#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 集部第七〇冊目次

儼山文集一百卷目錄二卷續集十卷（明）陸深撰　明嘉靖二十五年至三十年陸楫刻本　〇〇一

# 儼山文集一百卷目錄二卷續集十卷

（明）陸深撰

明嘉靖二十五年至三十年陸楫刻本

儼山集一百卷、續集十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明陸深撰。深有南巡日錄、已著錄。是集有費寀、徐階二序、文徵明後序。續集前有唐錦序、後有陸師道跋。皆其子楫所編。錦序及師道跋並稱尚有外集四十卷、通此二集爲一百五十卷。此本不載外集。蓋外集皆其筆記雜著、又自別行也。明史文苑傳稱深少與徐禎卿相切磨、爲文章。又善書、仿李邕、趙孟頫。賞鑒博雅、爲詞臣冠。階序稱深以經濟自許。在翰林、在國子、數上書言事。督學於晉、參藩於楚、旬宣於蜀、則皆有功德於其士民。而惜其獨以文章見。寀序亦稱其以剴切不諛忤宰臣、左遷以後、略無感時憤俗之意、而舉其發敎嚴詩峽江道中詩證其無所怨尤。今觀其集、雖篇章繁富、而大抵根柢學問、切近事理、非徒闒茸誇多。當正嘉之間、七子之派盛行。而獨以和平典雅爲宗、毅然不失其故步、抑亦可謂有守者矣。

# 陸文裕公集序

陸文裕公集一百卷其子國子生楫所刻公諱深字子淵上海人舉弘治乙丑進士歷官至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文裕者其謚也公自少時文則有名既官翰林以文章爲職業於是其所著作日益工以富每一篇出士大夫輙傳誦推遜之然公嘗言文以通達政務爲



尚以紀事輔經爲賢非顓顓翰墨之飾已也夫文之用廣矣大矣其體諸身爲德之純其措諸事爲道之顯其書諸簡冊爲訓之昭古昔聖人以此經緯天地紀綱人倫化成海内貽則萬世故夫播而爲訓誥萃而爲典謨删述而爲經筆削而爲史雖出於聖人之手猶文之一端也而後世不察獨以文字當之於是

道德勳業文章判爲三途至其甚也又舉所謂文字者歸之乎浮靡詭誕之作而其爲文因亦流於俳優之末技家人之俚語則何所繫於人文世道以庶幾古作者之萬一哉惟公之見不然故其輔經有詩微有道南三書有學說有同異錄於論政有處置鹽法狀有禆



聖學光治體疏有西川用兵書有備胡弭盜賑饑諸策問於紀事有翰林誌有經筵詞有郊祀錄有孫炎花雲傳而

國家之典章百司之故實散見於碑誌序記者尤多率其言可以適道舉其說可以爲治信公之深於文也階往年嘗獲侍公竊窺公之志蓋毅然以經濟自許故在翰林在國子則數上書言事督學于晉參藩于楚旬宣于蜀則皆有功

德於其士民而世顧獨稱公爲文章之宗匠豈以彼而掩此乎抑論文者汲溺於舊聞而然也公歿再期而此集出維公位不登卿輔壽不滿七十其文在經濟者雖不盡顯於時而所謂輔經紀事通達政務之文猶幸有徵於此然則集之刻固尚論公者所不廢哉宜揖之拳拳也昔公嘗重修蘇文忠傳而大學士



桂洲先生夏公誌公墓亦以文忠擬公天下稱爲知人嗟乎後世合公與文忠較量之當益知階之序公集非諛矣

嘉靖丙午仲夏望日

賜進士及第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郡人

徐階序

# 儼山文集總目


賦一卷　歌二卷三卷

謠　辭

行　四言古詩四卷

五言古詩五卷六卷　七言古詩六卷後

五言律詩七卷八卷　七言律詩九卷之十五卷

五言絕句　六言絕句十五卷後

七言絕句十六卷十七卷　五言排律

七言排律　聯句





集句十八卷　雜體詩十九卷

樂府二十卷之二十二卷　樂章二十三卷

詩餘二十四卷　詩話二十五卷

冊文　表二十六卷

奏疏二十七卷二十八卷　青詞

讚頌　讚餞文偈二十九卷

頌　贊三十卷

詩徵三十一卷三十二卷　講章

策問三十三卷　議

辯　解三十四卷
銘三十五卷　引三十六卷
序三十七卷之五十一卷　記五十二卷之五十六卷
史記五十七卷五十八卷　傳五十九卷之六十一卷
墓誌銘六十二卷之七十六卷　墓表七十七卷
行狀七十八卷之八十一卷　碑八十二卷
誄辭　哀辭
祭文八十三卷　雜文八十四卷
策八十五卷　題跋八十六卷之九十卷
書九十一卷之一百卷



總目終

# 儼山文集目錄上

第一帙
目錄二卷
第二帙
一卷
賦五首
瑞麥賦
南征賦
弔劉生賦
後灩澦賦
宜悼賦
二卷
歌一十九首
大將北捷歌
紅白蓮歌
魯橋熱
秋水篇
楊妃病齒圖
石齋歌
寶絲燈屏歌

三松圖
蓉溪書屋
渡淮放歌
呂梁洪
大風宿留城
寶應湖翫月
和王元章梅花
雪村晚酤圖爲溫宮諭題
南峯書院
龍江歌

瀛海圖爲李宗易諭德歌
題嚴介谿所藏何竹鶴畫
三卷
歌二 二十一首
節婦歌
開河待牐苦熱
星月歌
秋日入佘山觀三栝松
悠然亭
赤壁歌
子醇雨後陪宿道館
夜泊眞州
雨後於都司分種紅蕉
趙千里射熊圖
南宮北郭踏雪
文峯歌
竹巖歌
西巖歌
題畫
雨中汎舟聞座客琵琶

可泉圖
松鶴圖
枯木竹石圖
次韻黃如英聽管生彈琴
和答張子醇索硯
楝塘
四卷
謠 三首
邊城謠
臥龍謠

石橋謠

辭 二首

春山辭

風泉竹石圖

行 十五首

沛水行

悲開河行

重廿五行

金陵行

江南行



傷哉行

蜀山行

駿馬行

畫松行

東家行

西州門行

分金行

猛虎行

射虎行

擬飲馬長城窟行

四言古詩 四首

遂菴詩

修竹篇三章

五卷

五言古詩一 三十七首

園中芭蕉

聽雨

儼山西偏鑿方塘

慶壽寺西廊齋居贈沈仁甫

送王存約赴惠州



清河曉發

游虎丘憩劒池上

西壇曉發

送王憲副廷吉赴蜀

雜興

晨起南牖納涼

坐月效古

儼山精舍晩意

新秋別三首送唐士同

遲嚴介谿大史

我有平生人二首
連理詞
出土城即事
發昌平
雜詩
遊潤州城南諸山
晨發柯村
上峻坂臨崖
率童僕出田
理園

秋懷
贈別安鴻漸給舍四首
儼山堂遲友
移居寄子容
送徐進士昌穀湖南纂修
發西店驛
六卷
五言古詩二 三十五首
贈別徐昌國二首
夜宿爛柯山農家

武卿山中晚行
閒居擬陶
寓彰德倉司小憩
雨後分種秋葵
登翠華巖上洞
新晴病起獨登臺觀耕
齋居
風琴
碧雲寺觀泉
臨清車行

秋懷
題畫
陳光祿惟順迎暉書舍四首
瀟湘圖八首
玉華雜咏七首
過安山
七言古詩 四首
雲山圖
中山圖
月夜與高進之諸友過簳山次壁間韻

秋思
第三帙
七卷
五言律詩一 六十首
何舍人館中對雪
過盧溝橋
孝廟挽詞
下陵
對月
假寐

三日出大明門
賦得玉河煙柳
得劉子書
寄李獻吉
和張玉溪山行
華蓋殿候駕懷崔後渠嚴介谿
分水祠漫成
谷亭經舊寓
清河煙霧不見山
徐州洪次韻
月下抵彭城
寶應晚泊
渡江
過丹陽
遊金山次唐韻
登圓通寺佛閣
次韻黃純玉遊龍華
遊昭慶寺
坐月喜易欽之見過
題竹逕張鍾美侍御按雲南

晚過元明新居
月下與張碧溪泛舟
贈沈舉人銓
儼山春曉二首
寄孫思和
雨中行史涇
六日雨二首
南浦阻風
宿布金寺

秋齋夜聽雨二首
宿碧雲寺
次韻嚴介谿上陵
酌別何舍人兼訊空同子
贈別王垣瑩中二首
五塢山房爲盧師陳賦
曉自西隄攜悍兒散步
陳莊避雨
人日雪二首
看雲



人日
月下行舟
蘭谿道中
教巖蚤發
宿建昌縣公館聽雨
鄱陽湖
望雲居
萬載冒雨曉發二首
八卷
五言律詩二 五十五首
龍窩驛
自榮澤渡河
初從木罌渡水欣然忘危步入山菴小憩
過趙州
下邳晨渡
汶上
西望太行諸山
石鐵村乘月行
陽武道中
井陘道中雪甚



井陘西上故關
過北關
定襄雨中
涇陽道中曉行
寄題郭復齋別墅二首
送朱守忠兼懷山陰舊遊
大浪灘
玉山西下換小舟乘月
書龜峯石壁上
宿龜峯

中秋對月二首
至潼關
峽江道中暮色
雪中嵩野過公館小酌次韻
宿邯鄲
十日早朝寒甚
應　制撰潁殤王挽歌四首
新鄉道中
曉發新鄉
淇縣道中雨淳



泛黃河
赴介谿賞雪
次介谿看牲韻
次楊子濬大理歸嶺南
次韻曹承之留別二首
送張希賢令酒會
次韻送李都閫
邀甬川少宰過報國寺送呂涇野致仕
舟發
潞河發舟抵和合驛
放任城南閘
十四日放徐州洪逢周一之
直河晚泊
河漲
舟中晚景偶理琴
晴發
山莊
方竹
雪後
九卷



七言律詩一　五十首
長至侍班
南郊駕出
駕入
東山草堂
賦得新鶯
秋聲
秋興二首
秋日慈恩寺訪舊迷道
秋日會通河送客

與徐呂國登雞鳴山
送林兄素都憲撫江西
送劉直夫還江西
雙挽
元宵
破曉出水西門往江口
子殤后二首
夜宿龍江驛
入京口閘
晉陵東門曉泊



春暮還舊隱
夏日幽居即事
書扇寄王天則
挽周處士
寄王瑩中
落花
館中書事
野雉坪
張家灣志哀
長女卒後復攜家渡江
送熊元交使越
送顧與成使浙江
邵氏園亭
雪夜聽沈仁甫談鄉事
秋丁國學分祀
題石涂二首
長陵
景陵
劉蕡祠二首
夜坐念東征將士



書扇贈何子元
赤水村登土岡
赤水村與方道士
思歸
病起見庭萱
鄭家口晚眺
戲馬臺登眺
十卷
七言律詩二五十首
對月

淮陰祠
虎丘
晚行浦中
苦熱
嚴陵
將遊龜峯寄汪抑之器之二太史
謁張東海先生墓
懷曹定菴
驄馬一首寄同年沈子公
甲戌二月十三日大雪晚得月書事

雪霽訪李百朋
甲戌四月八日再遊龍華
春興和張碧溪
贈別碧溪次韻
江上載疾送嚴介谿太史
送黃竹泉兄弟南還
除夜僦居對雪
雪後遊廣恩寺
綠雨樓漫興
禁中觀雨

下陵
月下有懷王存約都諫倪本端祠部二首
登翠微恭望　長陵形勝
八日雪中自海子東過朝天宮習儀
展牲還
廿四日再出視牲
郊壇還贈同行余德重副郎
初與　郊祀分獻風雲雷雨壇
候祭
孤悶中有懷途次兒女

秋懷
秋病
奉和石齋少師對菊
哭桴兒六首
五七哭桴次吳朝言御史韻二首
次韻温石莊大參
寄懷
元年除夕試筆二首
二日陰
次韻王欽佩寄泰元甫

山居和答鄒山人

十一卷


七言律詩三 五十首
寒食展墓
初夏四首
夏日山居三首
初秋夜
秋興三首
秋懷十二首
八月二日至六日大湖成巨浸頗得奇觀
山堂晚晴觀揖兒作字
元宵
渡江
次韻王子升侍御登姑蘇玉峯二首
舊墓
七月四日與姚時望放舟過南浦
五日夜坐見新月
元日渡江二首
懷江東山居
元宵風雨





十八夜雨
雨中撥居
出西郊書感
七夕與客夜坐
和徐鶴谿宜興道中喜雨韻
蒋山曉發經行稻泉過青龍
青龍別子
詠鶴 有序
王郵君
題南莊號
題松泉號
漁樂圖
贈別鄭廉


十二卷


七言律詩四 五十首
八月十六夜渡江
玉舜十八首
晚飲張虞卿舍西江泛月還舟
九日
九　望初夜獨坐

十月朔與客汎舟遊靜安寺
十一月朔江門觀漲
七寶鎮擬訪黃天章寒副寒甚不果
遊東石山園
乙酉歲除
丙戌元宵
次韻揚伯立春與
春雪
三月三日
清明出行阡丘

清明後一朝見桃花有感
和郁潮州
五十生朝自壽
十四日晚渡
餞顧東江宗伯
山中歲暮作　旨召還翰林志感一首
平望阻風期友人不值
嘉禾道中
陳東祠堂
維揚懷古

三月晦登芊山望下邳
東昌懷古
端午自天津發舟入潞河與夏公謹晚坐
七月七日同林介立遊廣恩寺
與顧未齋遊西山過海子橋
和未齋韻寄徽州鄭珏山人
十七夜待月
再出郊壇視牲於　華蓋殿復命
第四帙
十三卷

七言律詩五　五十首
賦得禁中早春
南郊雪後齋宮候朝
禮成下壇時天宇朗霽
重登子陵客星亭望釣臺二首
蘭谿易舟愈小而北望愈遠
自懷玉驛復行舟
鵝湖曉發
遊武夷二首
九月朔餞別過水南

十月十日雨
雨中發玉山
過草萍
桐江
和汪有之園亭
春日有懷王天宇嘉定
清明前一日過毘陵
庚寅三月三日渡江
宿州道中
甜驛亭晝夢

睢陽禮月
行經隋堤有感
自清華西行村落閒驟作鄉思
淨果寺晚眺
曉發權店
四月晦日盂縣試諸生
自盂縣度石梯嶺
忻州試院雨中閱卷
代州靜邊堂大閱諸生
繁峙率文武諸生校射
南峪雨後取道上五臺
入五臺
遊五臺
宿顯通寺
竹林寺避雨
竹林擬宿
清涼石
七月十一日雨後東巡過鳴謙驛
廿日發晉定
九月將望始對菊

雨後觀葵花嫣然感秋懷土
十二月重渡江東歸用前三字韻
辛卯三月三日再疊前韻三首
八月九日月夜泊舟鳳凰橋
過北幹觀舊題自西嶺步歸
泛青龍故江
登鳳凰山絕頂
十四卷
七言律詩六 五十首
晨登庫公山

宿布金寺
閶橋迎漲泊舟待月
連夜月色甚佳浦上尤勝西渡
渡江
維揚哭蔡石岡侍郎
懷寄齋白巖太宰
宿遷曉發
雪後登平潭驛樓
除日平潭道中
呂左丞書院
高嶺書院
孫太守兄弟陪遊鄧家瀑
與楊用之憲副遊城南嘉山
嘉山次韻鄧文淵知州
次韻再答鄧文淵
送王賓峯赴陝西太僕少卿
贈高如齋少參巡雲中
栢井
度井陘
題兩江號



五月廿七日紀異
雨後
和張賀卿喜雪
癸巳春日與諸同寅遊湖山
寄鄭思齋侍御罷官
德清谿南山水
嵊縣早發
經天姥
天台東入寧海
寧海北歸
桐江舟行沿月
瑞虹
白鹿洞游眺
伏日登覲瀾閣
十二月朔雪夜宿宣風館次壁間韻
二月廿二日冒雨發天長
虹縣曉發
南陵王望雲樓
洛陽書懷
登華山至青坪

棧道寄康德涵修撰
利路紀雨
八月一日出郊秋色佳甚
十月六日曉登大安門樓望雪山
詰朝侵曉再出西城門
微雨出城赴南泉憲長草堂之招
仲冬望東郊送鄒和峯侍御
至後四日偕鄭少參謁孔明祠
過萬里橋
十五卷


七言律詩七 四十五首
謁諸葛廟
送客過昭覺寺
暇日謁潛溪宋先生祠
送温託齋少宰赴召
將過新都秋曉同衛涵川東行
錦江
冬日同涵川過范浣溪
發新津
遊三巖

留題凌雲
兖陽書樓
二月五日發長壽
春雨遊郭公祠
廿六日雪後赴南郊觀禮
仲冬晦過海印寺
立春後一日午門宴罷有述
丁酉除夜
歲暮旅館燈花異常
介谿宗伯柰賜麟袍和甬川少宰韻


送沈大華下第還
龜峯晚興
次韻白鷗
登太白樓
贈別鄭宜簡
和介谿賞蓮
送張勉之赴新建縣丞
送崔都尉奉使 顯陵
內丘大風塵
送黃甥標東歸

送魏僉都伯深鎮汴
五月十三日下滁始入舟居
和答陶南川兵侍
後樂堂家宴守歲
杜鵑花
壬寅中秋書王元寀扇
自潭山取道過玄墓　雨後對花
中秋後夜登樓　東軒春興
聽僧道淨彈琴　史涇西發
喜雨次韻鄭文峯　築堤



觀市燈　鴈來紅
五言絶句 三十首
初夏五首
和安鴻漸登樓曲四首
過張龍山樊柳圃納凉
我有江南屋
西巖
西湖
成晉驛庭槐繁陰
暮至清涼

疑塚
辛丑歸途中八首
碧雲寺
過叢臺
白槿
題小景二首
偶成
六言絶句 一首
過淮陰
十六卷



七言絶句一 七十一首
館中
春陰送客即事
和俞生暮春閨怨二首
雨牕春興四首
漫興六首
書扇寄黃竹泉
初夏即事二首
四月一日與客登松梅亭
野航

汎舟
題畫贈唐雲東
黄葵
芙蓉
登樓
題蒲泉
秋興二首
中秋後黄葵作花二首
秋江釣舟圖
題芙蓉



偶成
重陽試筆
漫興五首
重陽後六日登鏡光閣
西軒
丙子除夕
二月望晨起
曉起
園居雜咏三首
春日雜興廿七首

十七卷
七言絶句二五十六首
南牕試筆硯二首
即景
水涯
中歲
書扇寄楊朝敬
和顧未齋韻寄鄭山人二首
山間雜花
三月三日與客



月下看梨花
書扇贈蔡士楮子高
張氏南莊
瑞應堂留别二首
南旺湖二首
題扇
滿林風雨圖
畫魚
絶句
送陸生歸

鼃湖
壽陽祭院壁間大韻
入晉南關
松隱為弋陽王
草萍道中
龍窟二首
偶成
官署紅梅
劉都閫送菖蒲
病愈
病起獨坐東堂
燕寮
定州道中
黃河南岸見梨花二首
新野道中
山居八首
西園四首
六月十三日夜雨作寒
送人還徽州
京口別黃甥良式



留題董子元紫岡別業
贈楊雲將望
十八卷
五言排律 六首
江湖覽勝
挽王復菴錦
追挽王愚菴
得家書
春野
詠雪 禁體
七言排律 三首
發谷亭
壽西安楊節推
曲江歌
五言聯句 一首
席上限韻送沈仁甫
七言聯句 十五首
雨中同嚴介谿張碧溪懷宋西溪地官
與石門介谿聯句二首
餞別聯句三首

與東江未齋介谿餞別間齋司業二首
道院夜酌聯句三首
與介谿聯句
綠雨樓賞月二首
疊石作小山與張碧溪聯句
集句二首
舟中集杜句寄顧未齋諭德二首
再集一首寄徐崦西侍讀

十九卷

詩雜體十五首
和昌國蓉菊圖 五七言
題曲江春杏圖 五七言
病起清河阻風 五七言
芳樹篇 三四五六七言
後篇 三四五六七言
雜言贈別李獻吉 三四五六七言
南樓對鏡見白髮 長短句
風木圖 長短句
雜言 長短句
易言 長短句



李白對月圖 長短句
鷓鴣洲 長短句
行路難 長短句
夢椿爲周廷和 長短句
春日書事 用十二生肖韻

第五帙

二十卷

樂府一 四十一首
豫章臺
潼關會
舍東桑
昌門別
望夫石
楊白花 後賦
堂山高
莫老虎
畏虎
見竹篇
搏狼篇
野葛篇

東石篇
新釘篇
元日詩 丁卯歲
守歲詞
閔雨詞
雨雪曲
妾薄命
行路難
望夫石
唐夫人 五解



龍鳳洲 口解 有序
楊白花 擬賦
陽春曲十首
二十一卷
樂府二 二十八首
聖駕臨雍詞八首
經筵詞二十首
二十二卷
樂府三 一百三首
大賀詞八首

丙寅元旦待漏
接駕
素履齋
隋宮詞二首
端午詞二首
江東竹枝詞四首
步虛詞四首
蓬峯草堂歌十首
元旦試筆二首和柴德美
書扇



寄江都舊友
節婦吟
閨詞四首
又閨詞四首
縣齋春燕
清河東渡
力士二首
臨城道中
送方仲敏侍御二首
沛縣二首

南旺湖
遂菴挽歌二首
巵踔詞三十二首
桂洲夜宴出青州山查薦茗
張家灣棹歌四首
天津棹歌六首
送鶴池出鎮潯陽擬鐃歌二首
二十三卷
樂章六十二首
恭擬 太祖高皇帝 孝慈高皇后上冊樂



章六首
戊戌秋明堂禮成慶成宴樂章七首
戊戌冬至南郊禮成慶成宴樂章四十九首
二十四卷
詩餘三十二闋
念奴嬌疊韻壽桂洲
念奴嬌同費鍾石宗伯再和桂洲
念奴嬌與南川鍾石同宿西閣再次前腔
念奴嬌秋日懷鄉
念奴嬌秋日懷鄉再和介翁

念奴嬌和錢文通公小赤壁
風入松和桂洲賞芍藥
風入松再填前腔送桂洲
風入松再和桂洲
木蘭花令二闋村夏即事
減字木蘭花新居雨後
醜奴兒四闋咏閣前芍藥
天仙子咏雪
蝶戀花和道州周希旦
點絳脣冬日懷鄉



點絳脣送縣侯張入峯行取赴京
浪淘沙寒夜齋居
青杏兒寒夜齋居
謁金門送縣侯曹孟輝行取赴京
踏莎行一孫殤
浣溪沙秋丁思家
長相思二闋次韻
南鄉子四闋擬馮延巳
風入松山居冬曉和胡頤菴祭酒韻
二十五卷

詩話 三十二則


儼山文集目錄上



# 儼山文集目錄下


第六帙

二十六卷

册文 一道

應 制擬撰 皇天上帝册文

表 四道

賀景雲表

聖駕巡幸承天恭視 顯陵禮成賀表

大駕廻鑾賀表

應 制擬撰請慈表

二十七卷

奏疏 一七道

擬論取回都督僉事許泰軍中家人狀

擬處置鹽法事宜狀

稽古禮以崇祀典事

乞 恩認罪以全大體事

陳愚見以裨 聖學事

貪酷官員枉法人命重傷憲體等事

衰病不職乞 恩致仕事

二十八卷

奏疏二十四道
正名袪弊以光治體事
乞 恩分罪以全大體事
紀天瑞以頌 聖德事
謝 恩事
奉慰事
謝 賜川扇
紀瑞雪以頌 聖德事
乞 恩追贈前母事 擬上
乞 恩比例改給誥命追贈前母事

乞 恩養病事
衰病乞休事 擬上
自陳不職乞 賜罷黜以彰聖政事
自陳不職乞 恩罷黜以消災變事
自陳不職乞 賜罷黜以弭災變事
二十九卷
青詞一道
應 制擬撰追薦 皇妣獻皇后青詞
讚頌五首
應 制擬追薦 皇妣獻皇后讚頌五首
讚饌文偈四首
擬中元節追薦 皇考皇妣讚饌文偈四首
三十卷
頌二首
景雲頌
瑞雪頌
贊十八首
御史張公遺像贊
按察使林公像贊
朱允升像贊

壽松贊
黃靜菴像贊
方棠陵像贊
羅太宰整菴先生像贊
李百朋秀才像贊
夏桂洲像贊
嚴介谿像贊四首
東方朔像贊
胡大參像贊
友梅李錦衣像贊

林母王氏貞節贊
怡順汪翁孝義贊
第七帙
三十一卷
詩微一 二十五篇
三十二卷
詩微二 二十三篇
三十三卷
講章 二首
經筵講章

國學講章
策問 十三首
國學五首
山西八首
三十四卷
議 一首
薛文清公從祀孔廟議
辯 二首
崧宅辯
立心辯

解 一首
來鴈軒解
三十五卷
銘 二十五首
白石硯銘
疊碎石作小山刻銘其崖
綠雨樓銘
娛永堂銘
井井亭銘 有序
木和氏銘

高嶺書院銘
正齋銘
石涇銘 為陸方伯
白石印池銘
鐘硯銘 為汪司業器之
筆屏銘
几上廬山銘
鼓枰銘
洮河綠石硯銘
芙蓉洞銘

硯銘壽寧居範
小康山徑銘
大象石銘
屏石銘二首
硯銘
大理石屏銘
玉華洞銘　醒酒石銘

二十六卷
引七首
知命集引

朝天詩引
海邦快覩詩引
石門詩引
蓉塘詩話引
見月録小引
思萱詩卷引

第八帙
三十七卷
序一七首
送都閫王公北歸序

送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安齋朱公治河序
送巢白石學諭令邵武序
名藩至德詩序
虞山奏疏序
送沈文忠左判德慶州序
重刻百官箴序

三十八卷
序二十首
分寧周氏族譜後序
大臣禄養圖序

武寧縣志序
兩浙南關志序
庸玉集序
唐詩絶句序
重刊杜詩序
重刻唐音序
送右方伯劉南泉赴任山東序
送中書舍人潘君致仕序

三十九卷
序三九首

送馬都諫參[illegible]
光祿卿洪洋趙公謏餘序
海潮集序
道南三書序
送左長史胡君世傑序
古詩對聯序
詩集序
玉舜編序
送壽萱堂詩序
四十卷
序四 六首
北潭稾序
送倫編修彥式歸娶序
壽王母趙太夫人七十序
夏翁誌[illegible]詩序
送姚君廉夫赴象山丞序
送沈子能別駕之任汝寧序
四十一卷
序五 九首
古菴文集序



家語序 代郭通判允禮作
詩微序
張文水六十壽序
古文會編後序
贈揮使李君授職還鐵嶺衛序
陶節齋傷寒書序
擬己卯山西鄉試錄序 代作
南山野唱後序
第九帙
四十二卷
序六 六首
滎陽鄭氏族譜序
送曹博士先生赴福寧州序
草堂遺稾序
望金焦倡和詩序
送別路北村郡伯序
送監郡趙侯赴辰陽序
四十三卷
序七 七首
郊祀錄序

李世卿文集序
借冠回天詩序
送陳靜齋都憲巡撫南還序
大司冠立齋吳公七十壽詩序
穀溪詩集序
壽路北村郡伯序
四十四卷
序八 六首
臨潼楊氏族譜序
贈侍御林君以吉南還序

壽談東石六十序
梅林詩集序
重刊家禮序
送郡伯何鷹峯入覲序
四十五卷
序九 七首
贈少司冠東洲屠公南歸序
擬進同異錄序
經筵詞序
松江府志後序

送楊松菴都憲總制兩廣序
一泉文集序
壽唐龍江憲副六十序
四十六卷
序十 六首
擬會試錄序
送彭少參赴福建序
送宋西巖副憲赴蜀臬序
錦衣鮑君出使朔方序
霞溪十景詩序

壽顧母秦孺人六十序
第十帙
四十七卷
序十一 九首
送大京兆江公赴南都序
遯喧菴詩序
送賀君汝修赴內江令序
別聶文蔚詩序
送張虞菴都事序
南渠集序

陳江丁氏族譜序
龍江春遠詩序
行春留愛詩序
四十八卷
序十二 八首
重刊豆疹論序
懷旂集序
介菴先生鄭公哀輓序
送何述齋太守入 覲序
送司訓吳先生九年考滿序
竹亭詩序
澹軒集序
送浮屠默菴序
四十九卷
序十三 七首
送嚴介谿宗伯奉使安陸詩序
送李長史宗豫赴任序
重刊周禮序
贈別篤齋先生致仕序
重刊千金寶要方序


鹿門遺隱詩册序
送黃翠巖節推考滿序
五十卷
序十四 八首
書輯序
書輯後序
送沈員外歸省序
梅林續槀序
縣侯張入孝膺奬序
送王君世熙授職南還序
送某先生閩省校文序
錦衣千戶陶君五十生子詩序
五十一卷
序十五 八首
送光祿卿張南山先生致政序
送沈西津憲副赴陝西序
爲己方序
送縣侯曹孟輝入覲序
顧母李孺人五十壽序
封君潘頤菴八十壽序

江東藏書目錄序
理學括要序
第十一帙
五十二卷
記一 七首
浮山遺龕記
徽守南侯復役記
錮鼎記
江南新建兵備道記
大益書院記
留鹿記
上海縣令題名記
五十三卷
記二 七首
荊南精舍記
綠雨樓記
芳洲書屋記
月塢記
晴原草堂記
小康山徑記



靜菴記
五十四卷
記三 八首
杜石塢記
玉山書院記
可齋記
黃山樓記
玉泉記
蒲山書屋記
南泉記
栢崖記
五十五卷
記四 六首
嘉興新建察院記
江風遺憾記
重修松江府學記
羅氏義宅記
薜荔園記
靜虛亭記
五十六卷

記五 五首
沐齋記
怡怡堂記
鴈山圖記
願豐樓記
燕翼堂記
第十二帙
五十七卷
史記一 一首
周大記
五十八卷
史記二 一首
吳記
五十九卷
傳一 二首
季札傳
重修伍子胥傳
六十卷
傳二 一首
重修蘇軾傳



六十一卷
傳三 五首
擬孫炎列傳
擬花雲列傳
棟塘翁小傳
鮑處士小傳
晚逸居士傳
第十三帙
六十二卷
墓誌銘一 四首
中憲大夫雲南臨安府知府致仕瞿公墓誌銘
前江西按察司副使素菴曹公墓誌銘
前承德郎刑部主事張君墓誌銘
奉直大夫司經局洗馬楊公墓誌銘
六十三卷
墓誌銘二 六首
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宣城伯衛公墓誌銘
中順大夫廣南府知府顧公墓誌銘
散官省軒顧公墓誌銘

顧母陸孺人墓誌銘
竹泉黃先生夫婦合葬墓誌銘
勅贈承德郎刑部主事松雲沈公合葬墓誌
銘
六十四卷
墓誌銘三 六首
太學生談君墓誌銘
勅封安人郭氏墓誌銘
副千戶唐公墓誌銘
方溪劉公墓誌銘



致仕新淦縣丞榮隱余公墓誌銘
勅封孺人居氏墓誌銘
六十五卷
墓誌銘四 六首
朱夫人秦氏墓誌銘
軍器局副使宋公墓誌銘
西郊先生瞿公墓誌銘
丁素軒墓誌銘
處士朴菴倪公墓誌銘
曹母顧孺人墓誌銘



六十六卷
墓誌銘五 六首
將仕佐郎刑部司務黃溪孫公墓誌銘
孫孺人胡氏墓誌銘
散官北園唐公墓誌銘
鄉貢進士錢公墓誌銘
喬母陸孺人墓誌銘
俞孺人墓誌銘
第十四帙
六十七卷



墓誌銘六 六首
太學生竹溪唐君墓誌銘
唐處士夫婦合葬墓誌銘
誥封宜人陳母黃氏墓誌銘
范時修墓誌銘
處士鄭可齋墓誌銘
李先生墓誌銘
六十八卷
墓誌銘七 六首
封太宜人楊母墓誌銘

良沙范先生墓誌銘
勑封徵仕郎刑科給事中龐公墓誌銘
王母劉孺人墓誌銘
陳母嚴孺人合葬墓誌銘
處士思巖唐君墓誌銘
六十九卷
墓誌銘八 五首
勑封太安人趙氏墓誌銘
黃良式妻陳氏權厝誌銘
廣濟教諭周先生配朱孺人墓誌銘


碧溪先生孫公墓誌銘
唐母梅孺人墓誌銘
七十卷
墓誌銘九 五首
誥封太恭人顧氏墓誌銘
太安人王氏合葬墓誌銘
中憲大夫湖廣提刑按察司副使張公墓誌銘
將仕郎景寧縣丞韓公墓誌銘
勑封承德郎南京禮部主事趙公墓誌銘
七十一卷
墓誌銘十 四首
勑贈安人孫氏墓誌銘
承直郎汀州府通判宜亭劉公墓誌銘
勑贈文林郎監察御史王公封太孺人齊氏合葬墓誌銘
竹溪韓公夫婦合葬墓誌銘
第十五帙
七十二卷
墓誌銘十一 五首


勑封孺人錢氏墓誌銘
誥封山西右參議盧公墓誌銘
顧室華氏墓誌銘
奉訓大夫寧海州知州沈君墓誌銘
司設監太監董公墓誌銘
七十三卷
墓誌銘十二 二首
承德郎工部主事劉公贈安人趙氏合葬墓誌銘
沈母葉孺人墓誌銘

浙江按察司副使進階亞中大夫閔公墓誌
銘
七十四卷
墓誌銘十三 四首
監察御史鄭公墓誌銘
進階亞中大夫黎平府知府郁公宜人王氏
合葬墓誌銘
廣東布政司理問王公配侯孺人墓誌銘
贈徵仕郎中書舍人隱西張公墓誌銘
七十五卷

墓誌銘十四 四首
省軒莫先生墓誌銘
處士南谿朱公墓誌銘
九樞喬君夫婦合葬墓誌銘
處士西莊王公墓誌銘
七十六卷
墓誌銘十五 五首
先孺人墓誌
京女誌銘
清女權厝誌
不成殤女權厝誌銘
不成殤兒子誌
第十六帙
七十七卷
墓表 四首
玉壺阡表
晉國夫人阮氏墓表
東石毛府君墓表
金鹵何氏墓表
七十八卷

行狀一 四首
勅贈承德郎刑部主事松雲沈公配封太安
人謝氏行狀
奉訓大夫禮部精膳司署郎中唐君行狀
思巖唐公行狀
沈孝子行狀
七十九卷
行狀二 二首
刑部右侍郎乙峯蘇公配淑人王氏行狀
通議大夫應天府府尹黼春桑公行狀

八十卷
行狀三 一首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康顧公行狀
八十一卷
行狀四 三首
勅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先考竹坡府君行實
先孺人吳母行實
先兄友琴先生行狀



第十七帙

八十二卷
碑 四首
應 制擬撰重修 祖陵之碑
陸氏先塋碑
鈞松府君碑
王侯去思碑
八十三卷
誄辭 一首
愚菴李府君誄
哀辭 一首
陳翁哀辭
祭文 七首
祭梓兒文
祭鄭可齋處士文
祭少師大學士遯菴楊公文
祭少保吏部尚書白巖喬公文
祭張都諫外母文
祭封君誠齋崔公文
祭閣老石齋楊公文



八十四卷
雜文 十二首
浦喻
序交 贈劉子
讀春秋正傳雜記
讀老蘇文
硯室志
學說二首
自訟
自警

責志論
四川與何總兵論西番用兵公移一首
四川與巡撫論處置西番用兵公移一首
八十五卷
策一首
國學策
第十八帙
八十六卷
題跋一二十一首
題海叟集後
題蜀本史通
題史通後
題七賢過關圖
書偶軒先生小傳後
題蘿山集
書戰國策後二首
題所書後赤壁賦
題誌窮録後
題方氏世像
題李棣塘詩文卷後

題張九苞高房山畫卷
書名藩至德詩後
書青烏先生葬經後
書越行小藁後
書學古編後
題七寶寺僧詩卷
題利路紀雨詩三首
八十七卷
題跋二二十六首
跋劉都司家藏卷
跋羲獻六十帖
再跋羲獻六十帖
跋郭熙長江萬里圖
跋宋刻絲作樓閣
跋趙子昂臨張長史京中帖
跋張翰寢書
跋東海草書卷二首
跋十七帖
再跋十七帖
再跋十七帖

跋溫泉石刻
跋東書堂帖
再跋東書堂帖
再跋東書堂帖
跋師山集
跋李蒲汀尚書所藏鴈山圖
跋李昇出峽圖
跋唐人雙鉤大令帖
跋商父乙鼎
跋湯南詩
跋韓熙載夜燕圖
古銅印章跋
跋邊伯京草書千文
跋所書黃甥良式綾卷
八十八卷
題跋三十六首
跋月影辯
跋李嵩西湖圖
跋姜明叔西湖圖記
跋解于伯機草書千文



跋師子林圖
跋南牧稾
跋邵二泉西涯哀詞
跋顏帖
又跋顏帖
跋淳化帖
跋蘭亭
跋石湖一曲卷
跋聖哲圖
跋陽關圖
跋范石湖辭
跋陶氏家譜
八十九卷
題跋四十八首
跋溧陽史氏族譜
跋五賢像
跋九歌圖
跋解學士書卷
跋米元章書卷
跋東園遺詩二首

跋所書陸放翁詩
跋絕句詩選
跋所書陳虞山詩卷
再跋虞山卷
跋家藏韓幹畫馬
跋所贈沈子龍詩
跋忠賢遺墨卷
跋秋錦堂卷
跋顧九和宮諭海棠詩
跋墨竹
跋所書瞿甥學召詩卷
九十卷
題跋五十四首
跋文與可畫竹
書韓跋
跋張碧溪詩
跋宋人臨閣帖
跋石鼓詩
跋漢魏四言詩
詩大序跋



校定詩大序跋
跋石齋諸詩
跋雜詩與鄭大行
跋淵明圖
跋許傾近田詩卷
跋莫子良送行詩
跋龍江泛舟曲

第十九帙

九十一卷
書一十四首
與夏公謹都諫
與方叔賢冢宰
與徐子容吏侍
與周白川尚書
與康德涵修撰論樂
與陳省齋
與何栢村總兵二首
與宋秋崖憲副
與王舜卿
與郝狐中兵憲

與汪器之
奉劉野亭閣老
與李獻吉
與顧未齋宮諭
九十二卷
書二十五首
與林見素尚書
與王荊山都憲
奉羅整翁太宰
與陳晚莊京兆
與顧東江學士
與曹定菴憲副
與沈西津方伯三首
與朱子文六首
九十三卷
書三十七首
與倪小野正郎
與何栢齋侍郎
與劉子
答張君玉

與徐子謙郡伯
答方時舉少參
與陳玉暗侍御
答朱世光侍御
與楊夢羽
與夏桂洲閣老
與嚴介谿閣老
與許松臯太宰
奉李蒲汀尚書
與孫毅齋宗伯
與張陽峯宗伯
與金美之太史
答羅整菴太宰
九十四卷
書四二十八首
與楊東濱十五首
與曹茂勳四首
與李百朋二首
與姚時望二首
與姚子明二首

與姚玉崖
與馮會東二首
九十五卷
書五 三十八首
奉梅月伯父
奉東隱叔父
與唐龍江三首
與表弟顧世安十六首
與黃竹泉三首
與黃甥良器二首
與黃甥良式十二首



第二十帙

九十六卷
書六 二十一卷
山西家書二首
浙江家書一首
江西家書十一首
四川家書七首
九十七卷
書七 二十二首
京中家書二十二首
九十八卷
書八 二十三首
京中家書二十三首
九十九卷
書九 二十四首
京中家書二十四首
一百卷
書十 二十首
京中家書二十首



儼山文集目錄下終

# 儼山文集卷一

賦五首　　門生黃標校編

(印)

## 瑞麥賦

僕閒居田野多見瑞麥兩岐三岐至五六岐彼九岐者得於傳聞殆未之見云實有之感玆休禎造賦一篇有頌有美有風有刺義主勸戒附於古詩人之諷諫雖不足以希蹤相如子雲庶東京之流亞也示我同志庶得而布焉

天子正德五祀孟月維夏知知子瘍發下體更朔新



愈有客喑啞登堂三揖乃掀髯吐論曰夫物有異産事有奇遭談肉者不可與論味耽采者不可與節文闕哉希乎今茲之所覩也子足良苦抑未之知乎知知子蹙然而起危襟橫几奉客下風曰唯唯願客詔之客曰走故農家五穀是理爰自弱齡勤厥四體今年逾知命而豐穰凡幾一畝三石稂莠吐米皆未若今歲之爲瑞也麥苗芃芃秠歧爲二楊芒含穎復爲三四多者五六將將稷地東鄰一莖九岐尤異殆淳和之所薰蒸而上帝用以錫類也周書異畝漢歌兩岐陋昔人之誇詡昭后皇之恩慈雖蒙白之翁負玄之老皆緣畝玩視相與嗟咨若走者齒髮猶盛涉歷未廣宜乎驚悸而彌順也知知子仰屋太息索然久之曰否否客何談之盭也夫緣物者貴質數文者適用且夫麒鳳之希難以療饑芝菌之祥難以充庖雲錦之爛難以禦寒蠙蚌之光難以續膏是以聖明抑難得之貨獲不稽之言誠以重本而緩末棄無益而卽有用也客幸目覩岐麥津津稱瑞民瘼甚矣果誰之致獨非客之所覩見者乎試爲客語往歲己巳運厄元元夏耘被襲淫雨注天晝夕閱七飆風相牽海波怒而山立江潮噴以駿奔蛟龍舞於街衢岡阜淪



爲滄淵漂尸橫野浮畜蔽川千里一望萬竈絕煙於是百年之完聚通邑之生全化爲魚鱉葬于鯨鱣者殆過半矣暨乎水退民失故居滄桑一變形勝都非朱門沈其閥閱碧瓦蕩爲丘墟鳥窺巢而不下狐訪穴而重疑號哭振野提負沿途父棄其子妻別其夫相與轉徙乞丐奔逐投依若流星之逼曙而敗葉之辭枯也於是強有力者牢朽材於古岸塞行潦以腐薪依濕林爲棟幹綴敗席爲閭閻淵㵎無別臥食不分什伍爲五棄仇講鄰相依爲命枵腹連旬野無罶菜樹不遺根徼倖於萬一苟活於旦昏爾乃積陰鬱

結隆冬盛寒層氷千尺竹栢枯乾豈祝融之故都存
玄冥之停驂何曖曖之陽國頹風烈於塞垣民無夙
具習不素安於是受凍而仆者又如干矣　天子方
軫念南服融照閶闔發德音大王言貸常賦闢四門
封簡書於芝檢勤使者於輶軒省太官之供調減司
冦之坐論賑倉廩之儲積蠲逋負之浩繁方將奪民
命於溝壑續生氣於遊魂蓋三五之罕有而二氣所
不能全之曠恩也良有司方憂經費之不足懼考課
之殿後鴻澤持而不下限令疾於雷走朝四莫三示
一藏九使民破十家之産僅足以輸一家費數畝之



田未足以賦一畝茄鼓盈村擾及豚狗爾乃制爲嚴
刑迫及黃耇巨木囊頭負金繫肘臂無完膚指欲墮
手谿壑之塡未厭伸暴之門何有於是孑遺之民瘠
瘦之未斃於敲扑困於征科者蓋淪胥以盡漸不可
久矣戾氣醞釀蒸爲疫癘方且乘陽發騰猶不可制
今枕藉而病卧者比比皆是招醫降巫若憒若醉是
其凍餒蝕於胃腸刑罰慘其心志發雙伏而並攻何
方藥之能治厥禍方萌殆未知其所至也使墾畝之
植一本而十岐共蔕而百穗將安救之而客詩以爲
瑞哉且菽粟所以貴於珍鼎布縷所以加於玄黃者

爲其有用也今夫用者徒存而用用者已亡是謂隆
虛而病實忘遠而娛細矣僕竊爲客贅而不取也客
聞而憮然曰噫嘻有是哉子之迂也信乎執一者未
足與權二泥彼者不可與適此子徒驚於己巳之變
爲流而不止乎是殆滯於陰陽之迹而未深於斯理
者也且夫於穆之化圜運不已剝終必復泰因於否
隆隆也不伏不起數逆斯通氣順乃死是故九載之
吉凶互尋禍福相倚夫蟲之蠕蠕也不屈不發地之
水或以成堯七年之旱終以啓禹子豈知夫凶儉之
後繼之以豐登進之漸承之以君子耶然而氣機



突篇必有攸始兆先於物發遠伊邇鐘鳴而隕霜磋
潤而降雨走誠得於俯仰之餘是以釋近憂而崇遠
喜也且夫麥備四氣實首五穀詩人頌其於皇下哭
賴以率育續歲功於發春函潛氣而多淑是休嘉之
先露後斯理於將復示帝心之仁愛啓方來之祉福
諒有開而必繼孰無徵而適獲走且與子託丘壑以
優游味皇風之淸穆是故有取于麥歧子何責之備
而論之刻耶知知子不能難客乃蹶履而退曳杖
而歌歌曰麥秀兮多歧覆壠兮纍纍彼其之子會是
兮弗思於是知知子返乎潛室沈思淵默緯情愫以

渾淪抽端緒於開闢推玄化之始終考休咎於遺册覽春秋之所書測消長於三易道有殊而歸同理既契而心戚然則客之言似亦未爲失也將以厥明戒館客循阡陌辨麥岐之疎數聽鄒鄭之損益問勤勩於三時弔疾苦於緩急於時風輕景融煙朗霧清謝彫輿卻繁纓被大練策溪藤道以童子從以經生指三汀以東鶩遵龍江而緩征瞻桑梓於原隰拜松楸於佳城睇海氛於極際儼波浪之奔轟感釣游之舊踪慨歲月之不停謁里墟之蔓延有孤物而屢更亦浮雲之多態何難樹而易傾悵久寄於異土心戀戀



乎故京方徘徊以瞻眺吝彷徨而屛營顧見道左麥穗岐岐木同末異旁無附枝始戟戟以競秀竟變變而莫儔將神工之妙合徒化鈞之巧持或雙昂以森矗或左右以紛披或越畂而希挺亦共房而駢垂薄長飈以洄洑照圓景而陸離等比翼於異類喻連理而不爲固物薄而衆厚騰衆喙以增奇胡哲人之超軼隨所如而見疑昔宣尼之瑞魯匡人惟而圍之比于之忠殷曰不祥而戮尸彼二聖且猶然般催此又何辭抑軒輊之偶致將彼蒼之有知於是歷覽既倦羲馭未疲攬厥頴異采掇以歸洵旱潦之滲漉拯黎民於阻饑託予思以宣秘聊洋洋以陳詞

## 南征賦

空同子陽明子同日去國作南征賦

嗟肅肅以宵征兮悲征路之未央懼中道之折軸兮思改轍又惡夫無良顧僕夫以先後兮嗁河廣之誰航瞻桑梓之翳翳兮孰云忍捐夫故鄉方青春之駘蕩兮何雨雪之縱橫白日匿其耿光兮鬱浮雲以翻揚睇山川以無極兮陵谷杳乎其孰明叶祥狐嗥而風厲兮何有於蠍蠍之鳳凰昔宣尼之遑遑兮固蒙笑於楚狂展直躬以事人兮卒三黜乎舊邦慨殷室



之多賢兮王子剖而信芳苟璞玉之終在兮雖屢刖又何傷試人之罔兮爲有稱而獨藏覩巨盜之乘垣兮固將謟之以峻防謂余夢寐之顛倒兮豈敢幸其必當黑白之同體兮蓋昔爲之所常憚嬋娟之翻姤兮吾安忍刓夫淸揚蔡絺綌以禦冬兮疇騖尤於寒凉狎逆鱗而批之固以不碎爲慶叶也斥虎之使逝兮遭反噬未爲殃也卬衆之洶安兮初未量乎得喪叶驀委羽於東海兮奚成功之可望矢貞心之不泯兮瀕九死吾猶恇昔淑媛之見背兮竟結髮之難忘悵恩情之中絕兮徃將灑掃乎室堂彼良農之假載

兮力刈乎蕣與稂誕嘉穀之離離兮竟收功於千倉
度中流以失楫兮並俟共載而勗勤燕雀安於焚棟
兮斯物知之不長服先哲之明訓兮希旁燭之煌煌
神龍之淵天兮諒所乘之允臧步中夜以顧瞻兮睆
牽牛與七襄永相望於咫尺兮庶精誠之可將仰天
閽之九重兮冀羲馭之回光魂怦怦以上征兮寒徘
徊而彷徨亂曰桂車蘭軒服騏驎兮登高臨深送征
人兮懷芳擢馨遺心親兮瞻望弗及涕泗零兮

弔劉生賦

唐士劉蕡燕産也感激殷憂有薊丘易水之
餘烈以直言廢故有祠祀直言也在今昌平
皇明正德之六載中月南至史官陸深共承
陵祀道出祠下顧瞻徘徊乃述賦焉

洵劉生之瓌偉兮已亮夫言出而禍隨誕樹虛而賈
實兮紛振古之共悲測彼蒼之倚伏兮嗟生獨罹乎
此時也當明庭而鋪詞兮既已謝乎無媒也苟忠信
之自卬兮又奚必聞金石而稱奇願韜卷以有俟兮
恐歲暮之難期凌冰雪以北度兮敬弔生之芳祠空
蘋藻於寒沍兮悵瞻遡之何遲吁會合其猶然兮兇
眛已而前之塞河決於微穴兮當狂瀾之既頹[illegible]



逸而負嵎兮欲徒手以徑批臨深淵而莫戒兮聳旁
覩之屢疑佩宣王之昭訓兮亦有道而言危曰余既
知夫隱衷兮冀身却而道舉謂將來之可恃兮竟陳
言之誰施吝歷生之故墟兮睇西山之崔嵬尋采薇
之舊蹤兮路逶迤而多岐風號寒而木怒兮怳有遇
於斯須倩抑鬱而欲語兮魂靡靡以難持儻決機於
轉圜兮曰獨生之所私

後灔澦賦

昔蘇公子瞻賦灔澦蓋曰江會百川勢易驕
逞不先之以齟齬盡其快銳爲害斯大嗟乎
是誠有之夫當國家豐亨豫大之時必有風
靡波蕩之俗使無正人法家出氣力以扞之
則末流有不可救者矣此公作賦之旨也嘉
靖丁酉二月初予將出峽舟過瞿塘春水未
生孤根欲露盤旋其下有感于心作後灔澦
賦

道叢蠶之故國沿岷汶之長源聯灔澦之兀峍繹先
哲之名言測安危之倚伏乃始疑而今信然昔伯禹
之導江兮命陽侯爲驅先挾六龍與二虬兮劈雷斧
之神銛劃地脉而中分兮挺孤高之一拳隮犇轟之

若驚兮回薄折於潤翻轉盈縮以浮沈兮擁百川而獨尊或如象兮如馬舟人睨而不敢上下相逝者之汩汩兮同晝夜之不舍惟上帝之默佑兮恒斡運於區中示機緘於錯糾兮物有窮而必迴猗宣父之感麟兮既伐樹又絕糧羌鄒孟之仁義兮竟見沮於臧倉胡賢聖之迍邅兮夫豈茲堆之未汰派遠而彌昌兮象下流兮永賴抱遺經而先覺兮返亂治於否泰顧大化之茫茫兮倏萬世於須臾俯中流之一柱兮盍前驅而蚤圖慨孔明之馳驅兮磊磈乎八陣猶未磨問草堂於瀼水兮弔江上之東坡于槃槃其白髮兮懼末路之蹉跎



宜悼賦

陸子羈旅兩都三年之間四哭子女天永地厚悾訴焉如作宜悼賦

歲靡靡以于邁兮嗟繼續之未昌曰予適廻之可哀兮何歲三毀而四殤背鄉井以遑遑兮零又告予以屢空謂彼蒼為不仁兮先哲重之曰降祥將余戾之日積兮懵不知其內訟抑修短之有命兮長辛楚又奚用登高臺以舒嘯兮淒北風於裂縫涕既掩而復隕兮雲空與而四涌豈余目之昏眊兮心悽惘而不衡俯危闌以佗傺兮恍何物之湍瀉迴曲房以偃息兮若有聞於欷歔顧父子之至情兮孰云排擯而獲疏謂昏為旦兮謂日為年胡懽怜之易終兮而憂戚不可以延訴后皇之終惠兮恐日暮於虞淵及予秋以自持兮承慈顏於堂前

儼山文集卷之一

歌一十九首

大將北捷歌

弘治乙丑夏六月北虜乘我大喪肆蜂蠆之毒圍我游擊薄我大同今 皇帝握符正極之始 神武雄斷本於天至赫然奮怒若曰天命在予玆曷敢赦乃以縗絰之服親御右角門發 德音布簡書舉 廟算麾六師大司馬簡士卒大司徒備糗糧廷命大將面授方畧而以御史中丞副焉期於掃蕩而後已 臣聞自古師出以喪禮處之本哀懼也夫哀則多思懼則多謀必勝之道也況我師之出適逢大喪耶烈烈行師既哀既懼又是月也正周宣王勝獫狁之時耶夫兆必有先數不偶合空王庭於漠南繫單于於 闕下有不足言者矣 臣忝以文字爲職敢預作歌將以薦諸凱還之燕

六月炎蒸如甑炊天驕合兵犯西陲腥風穢氣滃不解烽火告急明星馳 天子諒陰赫斯怒醜虜自絕皇天慈黃麻夜草大將勑平明宣召當彤墀大將穿經數十戰虎視炯炯虯髯吹 天子御門親授鉞自閫以外卿便宜繫以金印大如斗許以熊羆百萬師大將蹈舞稱萬壽以少擊衆臣能爲師行在緑豈在冗請以甲胄二萬隨 帝曰俞哉卿算勝大官宴錫黃金巵微醺擁出長安道白馬蹀躞挑青絲簇花錦袍紅的皪五尺佩劍光陸離皇皇大節出宣武誓師禡纛虜滿涯啣枚疾走向雲朔雲朔地險胡天低疾雷殷殷動金鼓旭日晃晃搖旌旗部伍連連魚在貫馬首矯矯雲騰螭蔡蔡宵嚴帳外壁刁斗復遶轅門池王師節制本無敵曲直已定分雌雄指揮諸將搖白羽進戰以正援以奇先聲幷得風鶴助大勢欲撼河山移犬馬隊中夜相擾大酋嚙指驚還疑初傳漢兵卒未出何物神武速且治胡虜所恃在弓馬皇天効順霖雨霽牛筋弦解鶻羽澁豐泥塞道洗烏騅我師技長虜技短昏昏殺氣天地悲奇兵更令出山後直擣巢穴爲擒囊虜人聞之愈憂恐形魄故在神魂褫欲進不能退不敢三三五五成厄籠野草既清外援絕狼貪豨突將安施倉皇已同失穴鼠技窮有似臨江麋大將兵牌出麾下夷虜覆滅當此時功名機會不可失須効奇節稱男兒我師呼聲震山谷氣吐

長虹呑赫曦手擒朱鎔丈有二身掛犀甲輕銖錙棄糧却騎奮直前左馳右突春草靡兩軍旣合勝負見弱者伏地壯者尸竿杪髑髏縣胃蝡馬蹄腥血蹀閼氏膈肝狼籍骨平野脂肉饜飫烏鳶饑瞪瞪枯骨雜沙礫星星鬼燐昏參差敗弓折矢絕北返委棄機械如京坻名駒宛馬驅入塞維縶老稚何纍纍吁嗟醜虜良不度漢家兵力雲天爭頻年侵軼付不較　先帝欲示包荒私一朝遣蕩摩空大將文武誠兼資狼星夜墮胡天淨長城萬里鐵作基翻空露布叙戰績捷音曉入　天顏怡武皇徒聞五出塞班超空勒燕然碑仁義之師若時雨暴亂卽止休窮追　開天武功今第一雪洗千古光神祇須譜鐃歌爲樂府載拜稽首臣獻詩



紅白蓮歌 白學士秉樞次序分題

白家池館薰風裏恰在香山最深處池流曲曲暗通泉蓮葉亭亭齊覆水花紅花白相間開香風香氣四邊來乍比珊瑚出銀海還疑瓊蕊下瑤臺銀海瑤臺俱可憐仙舟一葉渡晴川素心飽露秋同月豔質凝脂曉破煙歌罷江南不知暑渚平沙暖新添雨江妃映日試紅粧楚客因風搖白羽別有風光傍晚看遙山流翠入闌干四面畫屏相向立一機織錦亂交攤主人个時玉堂退綸扇綸巾坐相對靜虛如此可論心芳韻于今應作佩論心作佩總堪誇不愧名稱君子花記得金鑾送歸夜分明一朵隔籠紗

曾橋熱

赤日行空正當午老夫畏熱如畏虎計程歸路三千七値我行年六十五昨過任城舊酒樓山川信美非吾土仲宣太白俱仙才安得並載黃龍浦此日池塘楊柳風此時庭院芭蕉雨牙緗架插餘萬卷寀鉞心傳破千古滿座時看羽扇搖半酣起拂吳鉤舞已約清風成故人更須霖雨歌　明主回瞻　殿閣憶微凉却向閩臨伐茂樹



秋水篇

江南潔修多水芳紫菱翠荇下銀塘銀塘遙接芙蓉渚曉粧亭亭沐秋雨摘花美人雲錦裳鬱金香佩雙鴛鴦家住湖南碧灣裏碧煙如紗拍湖水少年射策蓬萊宮文彩隱映芙蓉紅珊瑚十尺空自好靈芝九莖何足道一爲君歌秋水篇濟川穩汎木蘭船君命顏色休嗟晚竟堪持補君王衮

楊妃病齒圖

沈香亭畔催花鼓華淸宮中翠盤舞欲犀半啓櫻桃顆可是玉魚偏作作似將一掬黛娥掃翻取三郎斷腸譜歸來南內情更多一曲霓裳淚如雨

石齋歌

少師楊公之以石名齋也學者稱之曰石齋先生蓋有年矣客曰公博極群籍尤深於易不倦終日取其介也又曰公家本蜀奇偉秀拔之觀蜀實有焉著之心目示不忘也門人陸深獲周旋齋中問學而退嘗深思之夫道以濟時爲上物以資世爲賢故聖人不寶難



得不作無益遠觀近取凡以致用也今夫用石者博矣其細者不論淸廟明堂之建負荷而底定者是曰柱石疲癃殘疾之人延起而安全者是曰藥石盛德豐功之著刻畫以傳不朽者是曰金石盤石以言其固也鐵石以言其斷也彼甲乙之品袍笏之拜是玩物矣又君子之所弗論公碩德重望鎭物礪世其取諸石也非深之所能知自今觀之相業柱石也言行藥石也文章金石也使宗社有磐石之安處大事決大疑確乎鐵石之操石之

用大矣備矣作石齋歌歌之

關西夫子今元老有石當齋齋更好疑從天上墮支機似向瀛洲壁琅島磨礪堪爲百世師璠璵不數連城寶星光璀璨太白精雲根孕挺西川道早年充貢來明庭玉堂紫閣靜儀刑擎天入柱開黃道障海千尋擊巨靈有時條理振韶夏百獸率舞游魚聽孤標共仰積鐵壁大手爲勒磨崖銘投書空傳報城叟漢室開基一培塿何如五色補天材元付當年取日手石齋峩峩高入雲四海蒼生共翹首萬年永藉　聖朝安再拜爲歌仁者壽



寶絲燈屏歌

鮫人夜織氷蠶絲不數細滑剡溪絹或云并州快剪刀剪此一段澄江練乃是雲南之南萬山中雲腴石髓蟠青蔥酒黃鴉紫祖母綠復有無價桃花紅遠人不貢車與服持此射利如射鵠遂令長安富豪家下視隋珠賤和玉瑣屑璀璨星宿同水碓火鎔俱有功短長曲折巧應手無乃鬼幻神爲工分經錯緯了不亂各以本色呈絢爛霞蒸霧滃有無間遙看一道晴虹貫是中白膩若可飡良工點染開林巒似嫌世上紈素弱頗有勁氣生毫端製成屏風向燈夕聊慰風

居遠爲客壯心豈解隨物遷鄉書又遊經年隔酒錢不愛典衣償要與明月爭輝光但願明月長輝光

三松圖

可齋鄭宜簡抱負偉奇身通技能俱造精妙使推而致之可資經濟之用而宜簡甘自隱約於農賈之間不肯少露一斑往年游京師館閣巨公與諸學士史官暨當世名流頗有知之者而宜簡益自韜晦嘗告予曰道之精以爲身也他非所望今年六十矣日修孝義之行若以祈天永命然者使仁者必壽其殆斯人與乃題三松圖詩之



三松亭亭高插天離立森爽合風煙棟梁廊廟似無用撑架日月如有權渾疑無地着此物日覩其下天壇前秦時大夫封不受漢家武皇來何處潛龍臥龍差可擬鱗鬣頭角俱依然懶爲行雨六丁怒彩虬金電揮成鞭有似高人傲一世寧食富貴貽洗玄師山孫子今奇士家住萬山蒼翠邊胷中性儲秘書監襄不肸司徒錢手種青松一萬樹如此三樹尤堪憐風雷掀舞山嶽動歲華剝落氷霜偏古栢空傳二百丈蟠桃浪說三千年有時坐石聽凉籟獨把黃庭念字編神仙官府總一致朝中宰相山中賢題詩一寄可齋子會見滄海成桑田

蓉溪書屋爲金司寇

蓉溪江山眞畫圖蓉溪主人絕代無往歲西歸結書屋風前月下間伊吾牙籤插架幾萬軸雲錦照水三千株有時谿頭風日好一段秋波淨於掃水香花氣相氤氳人間別有蓬萊島蜀道時歌李白難草玄甘抱揚雄老只今身復上天衢太平經濟須巨儒尚書省裏少司寇御史臺中上大夫共道孤芳持晚節還應廊廟憶江湖別來幾度花開候每向西風重回首



補成五色袞龍衣元是當年摘花手復有堦前蘭桂行相期歲晏松筠友君不見南陽草廬綠野堂此溪此屋同芬芳

渡淮放歌

出門江南花無數行盡淮南春欲暮風雲天上鬢絲繁煩悔從前好詞賦伊呂分明道可行孔孟咄嗟時不遇故人袞袞俱公侯頻歲粉予勞只素不有封章達姓名會傍 重瞳屢回顧慣聆素冕成 陛辭天子中興初踐作入年林臥心常懸一捧部符躬莫措玉堂天高舊夢回 旨宮地切 新恩誤萬分何

掬等涓埃五十無聞昧時務憑將一出期遂初自保
孤忠總如故長河濁流足風波飛鷁揚舲競津渡携
家十口兒女情居安慮危在雲路遥持一寸報　主
心時放歌聲和韶頀

呂梁洪

青山夭矯如渴龍墜地直走河流東崖崩谷應氣猶
怒其下必有黿鼉宮舟人估客盡回首篙師柁手俱
神工人言大險亦大勝如此江山須畫中宣尼南游
見物出伯禹東導神靈通天地何心世多故劉項曹
呂皆豪雄　聖皇恃德不恃險萬里衽席歌同風我



來其間正初夏片帆遥映斜陽紅風旛前度影接岸
水檻下視波連空府輿十里擡高坐始信靜處觀無
窮

大風宿雷城

身世浮沈如一舸一日千里十日坐順風人喜逆風
怒我任天公何不可隨身所到一問津去者從右來
從左古今道路無不然白有亨衢白坎坷黃泥岸高
綠樹深遥望前船密如鎖爭先疾趨古所戒夜宿澄
潭傍漁火

寶應湖翫月

我生愛月仍愛奇看意欲到西湖西不然具區三萬
六千頃坐此一色銀玻瓈今宵寶應湖南路桂魄皎
皎風凄凄水光四接上下合氷柱十尺雲天低樓船
不渡南北斷危檣密鎖鳥窩棲我携二客恣清賞試
選高岸成攀躋弦光滿射白玉鏡□柄倒浸青雲梯
人間天上非還是翻疑□外開天雞瑤華臺殿雲母
障水晶宮闕黃金泥胡床老子興不淺揮手弄影沿
長隄菰蒲何心爛不起鮫鱷有恨□猶啼南中卑暑
不耐冷况復風雨尤難齊玆行所得差足慰未覺嚴
逗欺袍綈人言春月勝秋月春月花柳空蔓迷爭如



冬月有勁氣復此淮海氷連谿酒債逸與俱浩蕩霜
明雪映工品題君不見漢家中郞持漢節風鬟凜凜
海上甘牧羝

和王元章梅花爲段主事子辛賦

畫堂六月飛嚴霜客持此幅梅花芳乍覺疑浮初月
影細對忽麗繁星芒寒垣風高吹石裂嶺南天低不
受雪何似孤山處士家一段西湖弄華月梅花此時
殊有韻青鳥遥傳海山信度水盈盈玉雪膚含風裊
裊堆鴉髮萬插心情春酒缸起爲花神酹一觴誰憐
白賁元無價空復紅芳競假王會稽山農骨已冷

入梅花呼不醒巡簷且索屋三間負郭何須田二頃

雪村晩酤圖 為温宮諭題

崆峒萬木凍不僵瓊瑤一片埋夕陽雲安道上少行客百花潭西封草堂橋回谿轉疑無路前村依稀後村暮時見青帘獵獵招如聞白鴈翩翩度天涯搖落空歲華翠微自有高人家林端紅葉傍茶竈梁上青蚨挑畫叉一手鸄黃正堪買拍拍好懷同北海不來租吏渾無譁風約溪翁如有待川源宿滌古人風幸際車書萬國同床頭何用紀歲曆門外但送郵詩筒憑誰致此好氣象必有明君與賢相託齋先生素心



人懸此一幅高堂上畫家畫意不畫形當朝載進最有聲末歌三白呈祥瑞先兆六符開太平

南峯書院 為徐良節題

南峯主人顏如玉更向峯前築書屋虹光夜夜貫斗牛秀色冉冉連蒿祝復有家傳萬卷餘累朝諸父皆詩書子雲寂寞空玄閣諸葛經綸有草廬南州高士元同譜玉樹氷壺映千古風騷共許國無雙韋杜浪誇天尺五孤標絕壁倚春晴風動芸香滿院生常畱雲氣從龍出須種梧桐聽鳳鳴

龍江歌 壽唐士同憲副五十

龍江東來萬里道遙接瀛洲與蓬島三江有水剪不斷五湖無波淨於掃龍江先生江上生德器文章俱老成胸吞雲夢已八九量比汪陂無濁清登科弱冠人如賈辭源倒挽銀河寫砥柱中流力有餘扶搖九萬風斯下披垣諫草避人焚憲節西持徃校文多少魚龍隨變化一天星斗淩寒雲閒自愛歸來早蓴菜鱸魚舊盟好閒看秋影澄道心坐見紅塵揚碧草碧草紅塵閱歲年宣尼當日正知天終同渭水非熊兆會起浮空萬斛船

瀛海圖 為李宗易諭德歌



天南咫尺帝城隅山靈水秀相盤紆中有瀛海接銀漢吞九雲夢涵五湖太行西來走其下排列七十二朵青珊瑚微風吹波縠紋淨明月照影驪珠孤汪汪千頃蕩星斗上下一碧隨鷗鳧世傳神龍有窟宅霹靂驚起頭角殊化為霖雨灑六合波濤壁立風雲驅須臾光霽變天地荏苒花柳呈芳腴我聞弱流三萬遠隔扶桑外六鼇三島空傳呼玉堂學士李太白家住瀛海真蓬壺水心樓閣開雲母風外簾櫳壓浪珠有時倚檻一長眺宛見雲中五色清虛都心胸已着必書省 殿陛恭承子大夫青錢萬選絕代有白璧

連城天下無頻年文場拔萬買昨歲武舉羅孫吳廟
堂自當金玉器鼎彝竟與鹽梅俱周家申甫嵩嶽降
蘇氏軾轍眉山枯大賢應運重得地瀛海似也非其
徒江南程生近好手點綴金碧工調朱經營意匠入
窅眇翻取商巖舊典謨玉顏丈人古冠佩疑是退直
金鑾趨手揮一籌探海水坐見清淺連桑榆曾連高
蹈帶俠氣仲子汗漫甘乘桴君不見張子房借前箸
爲漢驅請看此籌一下能奠萬古之皇圖

題嚴介谿所藏何竹鶴畫

江南五月黃梅雨濕雲不斷生遠水風流太守竹鶴
翁家住江南水雲裏興來揮灑出畫圖高峯掩映雲
模糊江迴路轉草堂靜雨厓沙塌谿橋孤鈐山堂中
群玉府此幅遠淡尤足數寔使先生最愛才玉堂學
士真博古到處護持如有神攜來長安手澤新高人
韻士千年蹟孝子慈孫百代珍

儼山文集卷二



# 儼山文集卷三

## 歌二十一首

### 節婦歌

憶昔逆胡犯邊日　先皇赫怒揮鈇鑕蒼天深意在
戢兵六龍暫駐陰山蹕古來勝負兵家常土墓之變
悲莫當忠臣孝子畢皆死長纓徒手繫名王維時張
公忠勇士肉骨藁葬螢夷耳隕星莫想諸舊生落日
凋戈揮不起中閒裁羅寄征衣征衣一寄不曾歸東
海深深精衛苦九疑淚盡山成團折釵分鏡甘獨守
寒影遺孤成左右紅顏白髮須臾間長夜玄堂重執
手遺孤無怙亦無恃期以功勳光後祀星聯八座位
中丞重譯威敷雪前恥誰云綱常一日無嗚呼忠臣
爲君貞婦夫漶軒滌洒聲嗚嗚

### 開河待牐苦熱

長江無六月此語爲誰傳筠簟紗廚裏何人不可憐
我家本在三江上竹樹成行更森爽青閣含風蘸水
開仙槎到海隨潮長波搖雲夢通具區地接蓬萊與
方丈何似黃塵千尺高脫巾群飲總稱豪銀床玉井
無由覓赤脚層氷何處逃徙聞東郡泉千泒不濟南
湖水一篙臨流欲渡還躊躇待看西巖吐新月萬貫

誰纏鶴背輕一遂自笑鳩巢拙人間合有淸凉方半捲湘簾坐超忽君不見陶潛醸秋雨疏賜金罌此毒熱聽我吳吟

星月歌

元宵自戴子克冬官小酌還臥春眷夢中得詩憶其首聯云大星無光月如水碧空無雲千萬里晨起櫛沐頗用訝歎適小野春官見過遂擧似之小野今之雅才首肯賞音云突兀不類常作因加演足成爲放歌庸拓旅懷

大星無光月如水紫煙辟寒天萬里金吾木柝聲不



驕火樹星橋接空起恭承休假作上元滿目韶華帝城裏閭閻三五宵可憐淺薄一分春奈爾胡床浩興空昔年秋色不似長安姸五鳳樓前迎 萬乘六鼇海上擁群仙歡遊秖厭春更短欲挽空壺酒百川機中紅雨催花落天上青娥姤扇圓九衢羅綺人如蟻五侯甲第黃金炬底用還鄉作晝行其堪窮漢經年貧別有工夫巧奪天製成二八當窓女廻紋雀采剪越綾五色含光涵湘楮雲母琉璃俱有神銀河牛渚恍通津常抛金彈誇豪俠獨把明璫泣蜃人火具時時聞戰伐飛流一一繞勾陳誰家簾幙留歡佳幾處笙歌按拍新節物人情豈相待後夜遲遲出滄海每驚衰鬢羞鸞鏡却倚新聲塡款乃仙人自古有羨期昔生安意圓元憶但祈燈月兩相和歲歲年年常不改

秋日入佘山觀邵慶三栝松

雲間山水稱絶奇簡遠閒豁無不宜村村花柳足佳麗亦有落落致龍姿新秋晴日照古寺鳴絲幔蓋風離離閣前兩株踈且瘦左右拱揖如佳兒獨憐衆草沒吳院不見十尺圍桐皮稍偏一株在東龐翁髯披起三虬枝擎空似欲挐雲雨匝地更與成漣漪我聞



佳樹以地貴豫章赤水非人爲雲間栝松重昭慶往往盆盎時見之此來得共恣幽賞山深谷暝何遲進未嗟才大難爲用頗恨地僻稀相知摩挲風霜有古意指點時代多遐思東廊一僧最朴野導我屋角開重籬爲言秋高八九月風前落子堪萌滋邇來匪賦要往役此事久廢從先師山中歲月已如此世上風波紛路歧坐成三歎倚石壁欲別未別空徘徊蒼髯戟戟老髮禿白雲冉冉游絲垂此山九峯居第一誰爲姓佘誰所遺或云種茶似陽羨吳歙龍劍聊相隨陸家放鶴還沙際張季思鱸今水湄他日青松能待

我茯苓琥珀總宜詩

悠然亭

濠梁有魚水莊惠無爾我吾猶恨多事忘言豈不可
俯仰天地同悠然魚忘于水水忘淵澄鮮一色月轉
漢潑剌數聲風起船封君本是方叔後老氣盤空薄
牛斗長嘯江湖范蠡書逃名松菊王弘酒庭中渚泉
泉上亭亭外萬疊青山青有時出雲作細雨此際游
小開南濱坐來一日當千日未論他年百四十海棠
花發春氣濃一片臙脂鏡中濕

赤壁歌



我聞赤壁乃是曹劉之戰場襟鎖巴蜀喉控荊襄丹
崖揷江幾千尺疑是緞爛半面之崑崙下有波濤走
萬里上有椒桂森衆芳紫苔斕斑伏虎豹紅雲縹緲
遊鳳凰當時烈烈南風發北岸舟楫灰飛揚蛟螭失
勢易爲縛何奈太白多寒光時移運去疾流電江山
如故天蒼蒼平生好奇癖山水夢寐彷彿徒彷徨昔
有蘇子瞻來自白玉堂扁舟夜戱七月涼月明把酒
酹周郎英雄多有恨涕淚徒浪浪爾來數百載勝事
不可常陶子五月使湖湘殷勤請戒十日艤黃州弭
節聊徜徉須凌絕頂出上方翅扶桑兮俯八荒淸風

時來聲琅琅爲我一誦秋水章

子醇雨後陪宿道館有贈

春燈着花照春雨窈窕仙宮對床語龍池寘寘雜花
寒魚書鴈信多愁緒一百五日又已過二十四橋何
處所容座美人錦繡腸能爲楚歌歌白苧候我明光
起草餘更約城南看花侶長安風塵緇素衣故園魂
夢牽春渚三軍草露白鐵袍五侯宅第黃金鉅聞雞
起擊珊瑚鞭共慰此身同逆旅

夜泊眞州

前歲泊船眞州江滿船明月搖船牕今年復向眞州



住黃昏待月月欲吐明月照人無醜好來來去去令
人老一杯船尾得月多聽我試唱眞州歌眞州歌將
奈何大船如屋船船官艤危檣揷空飛不入鐵鎖鉤
聯密如織暗音嘈嘈了不分同是經商異南北居民
太半趨四向倡女沿河晩糚罷短揩雙眉喚賣鮮小
舠三槳輕如鴛逆便交巷簇簇新家家許住異鄉人
共道今年生意少下客折本上客貧江南春山疊疊
綠荊楚轉運遙聯翩南京估客日日過金字黃旗去
還續君不見文信公幾陷虎口中但願路日通不怨
東西逢逆風

雨後於都司分種紅蕉

今日不知來日事百年枉作萬年圖青青一種芭蕉樹春雨數榮秋雨枯憶昨歲晚雪飛白都閫門墻映紅碧依稀記得建陽過南北東西總為客建陽縣令薛給事開尊北堂邀我至對花云是美人蕉不怕風霜遲嬌媚前月京師附書還為傳給事死謫官見花憐花為花惱萬丈雪山毛骨寒都司劉郎擧武舉每以危言動　天子蝸頭豹尾不肯留獨鞚花虬行萬里萬里邊庭絕羽書手種芭蕉三百株一宵蹄嚙苦不戒粉碎玉人傷綠珠共汝朝來有歸興細雨沈沈



滿三徑携鋤斸取舊根荄且種窻前欹枕聽

題李蒲汀學士所藏趙千里射熊圖

王孫藻思錦繡紋點染青山紫白雲鴻雁霜高錦樹出射熊風勁角弓聞似是西原獵場下公子翩翩齊騁馬捷如流電氣十倍滿彎明月神瀟灑沙平草淺石徑長左馳右突不可當直前一發遂得傷豈但百步能穿楊古來妙傳誇絕藝此幅摩挲今幾世周詩藹藹歌夢祥漢館離離是何處蒲汀學士人中龍掛畫披圖最有工致身本在霄漢上雅興時落山林中武功文事亦素具細認丹青有奇趣尚父曾聞載後東宮尼尚且供先辦試看更非掌中珠雄風駿骨頭角殊他年隔座屏風裏喚取良工摸此圖

南宮北郭踏雪

前夜維揚訝寒月今朝燕冀寒踏雪百年快事能幾迴誰料茲行兩奇絕漠漠郊原一掌平紛紛珠貝綴難成玉堂瑤圃隨行上縞帶銀盃逐步生復有軟輿和蓋重何似漁翁一簑凍白馬翩翩千里驕紅旗閃閃長亭遙臂鷹走狗誰家兒頗憶東原年少時雙飛一箭穿雲下九尾千年匝地馳壯氣老來餘白首能裘貂帽鵝黃酒掃竹尋梅何事無柳絮梨花隨處有



東方又動朝日紅耀色流光四望通矮屋欲埋孤出棟遙山先映最高峯試問天公齊發首前須巽二後滕六蒼生赤腹望豐年黃扉紫閣尤驚目誰將堅白攻異同變理調和唯至公不見後猊巧搏換消得東皇一夜風

文峯歌　為鄭正郎

雲路東南永閶闔紫翠重遙萊宮闕近突兀見文峯文峯拔地幾千尺巨靈夜卓凌空筆特立疑從五老分尚標正傍三山出三山秀色鍾異人文峯先生尤絕倫身同砥柱障東海力挽華嶽開西秦二十明經

取上第六曹郎署稱無二作雨爲霖本有期擎天柱
日眞能事當今好手張平山寫出巉巖水墨間美人
被服何雅素坐看白雲相往還先生愛山兼愛畫風
物江南兩奇邁停驂駐節費追陪高堂素壁時張掛
舊家門巷對山居共道相傳百代餘開圖宛見文孝
面君論連城玉不如

竹巖歌 爲程時言作御題其先君方伯號

君不見程公竹巖重新安上有鳳雛雙羽翰下有龍
孫欲迸靑瑯玕嶙峋白壁連城價搖動淸風六月寒
美人歲晚愛顏色身踞虎豹凭闌干秖今仙遊向湘



浦唯餘落月輝林巒調和六琯製大雅鎭壓百里成
偉觀孟生淚盡不復苗唐皇感之比二難江南程氏
古司馬別有伊洛分派如波瀾諺云今人不如昔竹
巖太中相應看仲氏外臺握風紀儼哉伯子和氣端
正公壁立幾萬仞要比季子鐵豸冠四時正氣鬱不
改東南秀色若可飧掃除炎熱礪世鈍一爲長歌天
地寬嗚呼竹巖不可見見此孤標遺陰回風湍

西巖歌

君不見崑山產玉高嶙峋當年一片稱絕倫邇來幾
千載元氣醞藉含至淳乃有參天卓地壁立之西巖

窅窱洞府棲仙眞春色桃花誤流水秋淸桂樹當月
輪紫芝瑤草滿下界祥虹瑞靄往往早暮相鮮新箕
山將毋許武陵耶避秦遠觀田變海昔傳嶽降神自
如先生古柱史甲第華堂住其趾少年風彩眞玉人
陸家兄弟安足齒滿門忠孝世所希江南數作鳴珂
里狀元宰相應黑頭季弟今爲天下士大兒文學早
作發軔師直言忠諫丹靑裏小兒穎異似楊修已署
門生拜 天子有孫行年十六七一舉鄉書衆中起
珊瑚與珠樹過眼紛可喜先生况是眞仙才酒尊常
對崑山開消除日月歸棋局舒卷絲綸有釣臺履杖



登山疾於駕有時登山望蓬萊玉耶人耶兩難辨但
見秋容秀色遠與紛紛相徘徊五千道德閒常誦三
度蟠桃手自栽只今七十逢初度剛是浮生第一回
山中好風日天末負趨陪短篇遙當長年頌願借澄
湖作壽盃參天卓地之西巖永與朱顏黑髮相追隨

題畫

春風花柳谿橋路勝有韶華管送迎隔岸靑山千尺
起間歌多少別離情此圖點染還淸潤似是錢塘戴
文進張公好畫如有神高價金臺同買駿內庭多暇
日正長湘簾半捲當華堂時時拂拭見古意欲效丹

青比夢良

雨中汎舟閑座客琵琶

蘭舟急雨橫銀塘水芳沙鳥滋暮凉煙雲彌望接蒼
氣樓閣失地含龍光于時披襟坐盤薄愛聽瀟淅鳴
舷艎座中有客偏好事獨把琵琶臨醉鄉一攏一撚
有古意欲彈未彈先斷腸四弦嘈嘈乍入手似與風
雨隨低昂曾傳青衫泣司馬豈是紫塞啼王嬙孤臣
忠憤重離別壯士感激多慨慷鵾弦鐵撥世希有此
曲杳眇尤難當誰栽無價紫杪欏乃有雙盤金鳳凰
我生兩耳才具足妙解那得如中郎老慷政爾苦氷
炭試遣陶寫憑消詳須臾返棹更東下雲物一空江
水長



可泉圖 爲胡大參

我識可泉三十年今朝爲賦可泉篇泰川蜀川渾漫
爾相憶相逢俱偶然君家去天才尺咫雲樹蒼蒼萬
山裏羲昊曾留畫卦文陸郎未試煎茶水當年妙小
富文章春日承　恩上玉堂客過每勞占劍氣人傳
從此破天荒一朝汨沒青山下印月行風倍瀟灑遙
從西郡麥三刀又向南臺騎五馬皖城東下是蘇州
綠色琉璃萬頃秋匡廬天外飛猶落楊子江心泥不
泉濟南字地七十二錢塘江頭六西寺還將詞翰舊
風流總屬參知新政事一夜秋期夢故鄉某山某水
皆徜徉如流車馬來阿曲似水門庭復晉陽晉陽知
有吾已老開圖宛聽泉聲好白練橫拖萬里長銀河
倒挽三山小溶溶漾漾更逶迤東流終向鳳凰池聊
從漢使乘秋日正是商巖大旱時滿地蒼生望霖雨
天瓢一滴何如此由來鄒孟達逢原安用蒙莊齊物
理誰云嶓冢不勝舟誰謂崑崙最上頭請看逝者無
昏旦化作江河入海流

松鶴圖

遙空受秋萬里碧松露團團野花白藤椅蒯紛陸
離細水涓涓遶雲石我疑此圖是玄圃中有雙禽鶴
且舞霜翎砂頂足生韻玄裳風輕月將午當家妙品
在遙眞况是寫生須入神古來高人重圖畫欲令見
看常如新我聞胎仙三千歲摩挲此幅能幾世乃知
丹青空爾爲別有不朽超絕藝

枯木竹石圖

人間何處眞不俗雨後山前雨竿竹雪村老人幽興
多落筆能孫削蒼玉離離亂石出澗底古木壓枝虬
欲起相思天際望美人月明一片湘江水君不見工

師取才伶倫裁管兼收並蓄截長補短開闢識苦心
聽我歌欵欵

次韻黃如英聽管生彈琴

逸人最愛馮虛閣手弄絲桐自酬酢清安身世甘寂淡富貴交親供謔噱天空境靜初按譜掩抑悲凄更豐約淙淙巖背噴春泉歷歷林梢下秋籜緩徐急引大可儕合徵流商調相錯初聞古意三疊高旋見失勢千丈落勇如壯士提戈戟靜似佳人洗丹堊吳山積雪開四牕夜靜金爐火猶爍是時相對擁青綾頻使煩襟坐來鑠中郎此意妙莫傳炊爨之餘尚堪斲看君幽興正得意我和險詩聊善謔須臾鼓罷陽春曲門外青山映寥廓



棟塘 為李封君

甬東水樹清深處楝花風動黃梅雨喬木由來世澤家清溪合有高人主主人本是種德人種成玉樹高崢嶸青驄白豸風霜古紫誥金泥雨露新苦縣遙宗元姓李今代聞孫還柱史彈壓爭知重有山門庭不愧清於水黼斧銀章使節歸摘花釀酒映斑衣明堂正要求梁棟堅子成林大十圍

和答張子醇索硯

容臺大夫古列仙謫向人間年復年當時正坐風騷罰今日猶為筆硯儔吳東片石青山裏箬裹藤封四千里力微任重致不多空對知音慙未已看君筆陣何堂堂貝堪作史蔡中郎自須剪贈西湖水化作虹蜺萬丈長

儼山文集卷三

謠三首

邊城謠 贈王司徒

金木雞丑之年大同六月胡塵連將軍死綏戰士哭東芻斗米當千千司徒受命出餉邊綸巾羽扇何翩翩指揮捆載赴急援上山下山魚貫聯營中望見氣十倍枚滅褏血張兩拳君不見丞相昔日下三川木牛流馬何其便司徒之功相後先司徒之功相後先請觀渭上田

臥龍謠



龍臥不行天龍吟梁甫篇借龍何處所行雨過三川三川山勢當合市北風不斷東風駛赤龍上天掉龍尾更遣流星促龍起定軍山中龍潛藏龍光夜夜拂咸陽

石橋謠

一揮千黃金不如一石梁江水險莫測人命薄於霜南州十月水涯降臨流不渡愁裝裳家住江水北市在江水陽朝渡給薪米暮渡攜酒漿行將浪急石齒齒對面千里空斷腸東鄰周封君有子登玉堂一朝發私帑波面流虹光方車結駟若坦道石可泐德難忘

辭二首

春山辭 贈別何舍人仲默

登長坂望故都辭帝闕兮南鶩渡河梁兮春汝時一去兮難再怨芳歲兮蹉跎赴山盟兮夙約返初服兮芋羅林深兮春暮華靡兮雲和猿避席兮空谷樹開障兮崇阿左蘭兮右芷衆芙蓉兮攀羅聊倘佯兮寤歎濟容與兮嘯歌望佳人兮不可即盼千里兮傷如何

風泉竹石圖 爲楊夢羽江山賦



啓玄關兮纈群芳淡容與兮翱翔望帝子兮極消思美人兮瀟湘幽篁兮性石泉激風兮鳴璫神舒兮境寂開葯房兮閬堂冠切雲兮瑤珮殘沆瀣兮夜未央抱貞節兮自媚日夏烈兮秋霜羞秀色兮可攬遡江山兮蒼蒼遊夫君兮太清跨虎豹兮騎鳳凰

行十五首

沛水行 戊辰歲

沛水東決如沸湯家家水痕強半牆麥苗不收桑樹爛雞犬縛盡無糟糠河上丈夫七尺身插標牽女立水濱自言豐年娶得婦結髮辦能勾十春隔年生女

如獲寶阿翁提携阿婆抱兩歲三歲學步行鄰里盡誇皮肉好今秋糧限不過年縣官點夫夜捉船可憐此女八歲餘決券只實四百錢錢財入手容易盡但願分投避饑饉借問上船何處州與日經過煩附信答言家住越州城綠樹青山好託生桑樹蠶常著帛湖田種稻早炊秔聽罷那禁雙淚流相逢只合死前休聞道越中多賦斂父北兒南兩地愁

悲開河行

鄧張秀才翰林檢討常甫兄也北來省弟道死開河作悲開河



丈夫乍可道路死揮淚聽我開河篇開河五月暑有毒亢暵百日河無泉枯蓬赤鳥汗如雨長夜白鳥雄似鷁遊子去家三千里兄復病體累十年祇知出門多歷覽誰料來日當大難木皮束棺寄寺縣吏檢尸巫布筵憶昔當時別家日父母挽留妻子牽自言省弟到上國自謂賦命天無偏地豈長沙人賦鵩道如陋巷齋凋蟬弟不及兄親已遠奈此半路連棄捐重泉杳杳不復旦遊魂黯黯何由還相逢親舊煩附信南到會稽北到燕堂上老親嗔惡夢閨中少婦焚紙錢長安空悲聽雨約旅館那得共被眠哭夫哭兄兼哭子呼神呼地復呼天一死辛酸尚堪忍兩地吹咽真可憐君不見封侯無成向沙漠馬革裹屍猶是賢

重廿五行

予愛居海鄉寄生理於稼圃今歲壬午連遭天災前月一風今月一雨咸爲異常況值七八月之間傷農特甚慨然遠懷命筆識之題曰重廿五行紀時變也

前月今日風若掣今月今日雨不絕頹垣敗壁積未完汁棟傾盆勢尤烈對床不辨兒女啼懸天但恐星



河決遙看蠶溶同織絲復有大片如飛雪夜來露灑愁圖書似聞揮霍鳴金鐵昨聽父老指顧言目數群龍迸空裂海中沙縣全城翻邑奠樓半腰折皇天高照正森嚴　聖主中興自超軼豈伊玄化復偶然無乃蒼生自詒孽擁衾輾轉苦待明四野茫茫混魚鼈禾頭生耳須浪傳竈底產蛙幸虛說不然東南財賦區寧免　宵旰勞符節小臣幽憂才一家終歲饑寒詎堪說仰天端拜意獨深捧日何能計應拙挽回光霽敢望多今夕明朝事終別

金陵行

鍾山鬱嵯峩冉冉朝出雲昔日秦始皇於此埋黃金埋金空復爾千載悲歎深石頭逶其右長江亘其陰我　祖造帝業此地遂發靈雙觚切雲霄宮殿何森森下有高樓臺甲第貴丹青縉紳羅其中白馬揚金鈴山川此都會登眺亦崢嶸送君金陵去歌我金陵行

江南行 送鄧良仲尹崑山

僕本江南士請歌江南篇江南佳且麗沃野多良田道旁采桑女湖中木蘭船禮讓季札後文學言偃前崑山産良玉自古盛才賢東通滄海波西接闔城煙



既饒魚稻利復富大有年登眺何鬱鬱井市互糾纏商賈競啓闢通流願受廛使君楚邦彥敷治昔稱鮮新從天上來端坐理徽絃齊民本同性嗜好貴有先谷中自虛曠豈曰聲難傳酌酒聽我歌我歌慎勿諼

傷哉行 挽何處士

傷哉薤露日欲午昨日草堂辭故主黃粱已熟夢初回百歲相將一抔土北邙山下紙錢風杜鵑聲中寒食雨留得功名上墓碑行人立馬淚如綆椒漿滿地不勝愁日落玄猿爲起舞流傳義事死不泯會有餘休大門戶

蜀山行 志安處士

蜀山何蒼蒼蜀江何湯湯江山相望鬱不改中有懷賢淚幾行淚行灑向嘉州道嘉州高士忽已老高士墳前四尺碑北風細雨搖白草至今人傳高士德侍母能吞病回食讀書千卷老不忘白首猶能數行墨有文孫曾擬其武巍科逢官相次取千秋萬歲安家祠瓜瓞綿綿稱始祖

駿馬行 贈吳殷近甫

殷子有奇骨昂藏若駿馬康莊在遠道伏櫪甘土苴長安一朝別我去再三挽留不能住潞河新有下瀨



船到家正及朱炎暮君家本在齊魯墟楓林瑟瑟臨前除小樓當檻蔭林樾中有先世千卷書北堂慈母髮垂領倚門望兒悲短景小弟今年十四五弄筆時時學馳騁上奉母顏下咪弟口有餘功擬叢桂病骨偏宜秋氣涼藥囊開却參苓劑登高廻眸望泰山恍見仙人時往還翩翩白鶴不可借流光日夜凋朱顔朱顔一往那再復惟有功名留汗竹志士偏增日暮悲佳人易感窮途哭憶昔虛堂坐論文辭鋒往往傾先秦談詩每指數漢魏歎息六代何無人殷子奇氣鮮有匹人間八寶光耀日吳郡徐卿吾畏友每每到

君賞高逸君不見九方臯胡能按譜索馬毛願子加
飱善自愛天閑十二終當黍爾曹

畫松行 爲鄭啓範題

畢偃去已遠馬夏新有聲　將秦大夫從事褚先生
幽篁壓枝兎絲颺雪後氷前假相向淺紅賦紫多好
顏端合低頭丈人行蟄龍一夜聞雷起況復笙簧風
滿耳縣齋書靜簾影重聊伴詩書當行李君不見前
年營建採山林竹頭木屑俱千金天南別有擎空樹
廻巖疊嶂深更深豈不中梁棟地僻誠難尋由來才
大難爲用始覺良工其苦心



東家行

東家有女嫁西家不羞白壁倚蒹葭結髮初疑連理
樹牽情復比並頭花並頭連理願千秋夫婿今年輕
薄遊闘雞遠過夷門市繫馬晴從白下樓闘雞繫馬
聊應爾可憐年華付流水月離三五弓下弦春當九
十花成子千疊關山音信稀傳言絕塞寄征衣身騎
大宛烏龍去手取將軍金印歸烏龍金印兩難成邊
境蕭條不可行黃沙萬里雙瞎瞎白雪千山五月明
風月空閨難獨守團扇絺衣豈堪久箜篌弦上公渡
河羌笛聲中折楊柳楊柳秋來滿故園良人何日返

古門黃金繞身久離別不如貧賤暫溫存

西州門行

悵望西州路經年感舊恩昔因石頭醉不覺至州門
至州門應慟哭輿疾歸來塵滿目獨見江上兵八千
龜子車中年十六蒼生滿地終奈何一枕白雞春夢
足中原心東山志兩難憑俱不遂幾人能有羊曇淚

分金行

古人重結交何必千萬人一一苟知己安得各許身
嗟哉管鮑交跡遠心逾親後來相薦功寧令負分金

猛虎行



天生爾物何雄發咆哮一聲振林樾依魂離離腥風
動山下行人豎毛髮乳子曾聞昔授馴食牛誰料今
搏突太山嗁婦那忍聞血肉縱橫疊枯骨君不見東
家近日射生手彎弓百步能穿柳

射虎行

海堧饒稻粱日夕滿牛羊忽傳虎南下遙見目炬光
腥風獵獵撼林木前村驚走後村哭南衙仙尉滇南
才白馬彫弓美如玉太平寺西日卓午一箭殺虎如
殺爪長官迎勞吏歡呼爭嚙長嘯今何處君不見南
山白額長橋蛟眼中此尉人中豪

擬飲馬長城窟行

窈窈墻頭柳凄凄野中露徘徊念遠人即目不成覩別離誰不然相思逐流年日短願夜長夢中得相憐食荼知味苦登高知路長耿耿懷隱憂雙輪繞柔腸客來與鄉縣遺我一匹絹雙手認封題中有夫婿書上言紫貂弊下言近瘦肥持刀欲裁衣仍將比殘機

四言古詩 四首

邃菴 爲師相楊先生賦

時惟文明篤生哲人若大厦斯構巨木既掄江漢濯靈于國之南來游來觀有茲邃菴於穆邃菴莫長安之里先民有言人遠室邇仞墻既闢朗牖載啟邇心昭曠崇志玄始承明既下邃此深閎耽耽渠渠以造爾後生孰曰一室而匪八荒君子善居旁達煌煌凡此煌煌惟邃之功故獄深則蓄川匯攸同誕求明德茲菴是出出則外攘入則內謐庸是基程光我王室

帝用勤止僉曰允諧三事是寄以陟崇階對揚休命執德不回秉國之釣邃茲弘開孰求勿獲胡致匪才以延我基緒於皇遐哉



修竹篇三章

孝子備物以奉親物取於備孝之至也

瞻彼修竹薄言睠之依依庭除託植在茲我悅我親以況其儀竹之苞矣以慰我思

瞻彼修竹其色如玉眷言顧之豈曰空谷出則爾恭入則爾復君子之居清風穆穆

瞻彼修竹鳳凰于飛歲聿云莫泥泥有耀崇是正直以保中虛君子萬年神明所依



儼山文集卷四

五言古詩一 三十七首

園中芭蕉產甘露金色若蓮花而大幾盈尺欣賞一首

園古草木茂氣和休祥集老堪寄一席當此三江入
綠蕉隱輕霧紫莖垂巨實駢房類馬齒厚味過蜂蜜
蟠桃經千歲優羅竟誰把縹緲仙人掌瑤香鸚鵡粒
珍奇徒飽聞何如手可拾文園素中消起痾真一吸
太華玉井蓮菡萏黃金濕孤標自無群惆悵臨風立
食芹想 明主欲起為什襲倚檻良有情寒芳偶無

術把酒一賞之將脩百愁失還開制頹齡大藥儻可
及欲草貞符筍緬慙春秋筆

聽雨

白髮日夜長青草綠皆生江村荷時雨潮田慳耦耕
稍稍辨遠樹依依見孤城魚鳥亦何意上下如有情
撫已得良晤與物本同生遭逢百年間重陰幾開晴

儼山西偏鑿方塘而未及泉四面渟空若壁適春潮暴漲懸溜而下若珠璣萬斛水晶簾一段迸空垂舞噴射照耀奪人目睛而衝撞激湃頃搗出聲又若張樂洞庭之上信天下之奇觀也作詩紀之

九天落銀河一部喧水樂白昔飫奇聞于玆破塵濁
東風吹海門潮頭擁致鱷漫坡已鋪練濇崖遂懸瀑
雅音發鏗鍧天籟韻宮角橫開水晶簾亂颭珍珠雹
廻風拂漚沫落日漾漩澓排波摧冰霜蕩空驚鸛鶴
雖慚達人觀細希百川學無私理則然盈科仰先覺
嗟予方寡陋昔賢何渺邈垂老卜此居偶爾期浣濯
林木日已繁茅衡向堪斲相要素心人文史事商確

慶壽寺西廊齋居贈沈仁甫

山陵屆良吉群寮秉精誠梵宮庭宇靜願託塵土形

華鐙照木樹四面淒以清璧月度雲漢珠斗當女城
值我同心友相依敘平生弱齡結高誼白首有定盟
君為淵中水我如隨風萍萍飄入淵水蕩漾永合并

送王存約赴惠州

遠別當長歌歌短調轉苦鄙生寡諾合屈指那可數
夫君重意氣交誼薄太古豈惟到爾汝未暇辨賓主
同懷奉 聖明何心恭纓組契闊萬里途恨無衝風
羽客宵仰雲天明星燦二五

清河曉發

清霜肅曉野秣馬乘暗發長途曾淒風疎林滯殘月

三五東方星横針北斗沒似聞度前陂苦寒傷馬骨

遊虎丘憇劒池上作

盤石廣且平萬木鬱以蒼中有高樓臺窺攬何煌煌
黃金塗殿柱五色錯中堂問是誰所居緇衣僧空桑
感此金石固變遷不可量始因伯業成中更晉諸王
況以血肉軀焉得久樂康促膝臨澗水澗水清且光
澄碧照我衣可辨黑白黃俯身濯長纓素手激清凉
適意易為別悵悵不能忘

西埂曉發

日出山霧黃五月氣猶肅漠漠十里餘榛莽傍行縮
豈不憚馳驅所欣恣余目洸洸樹隱岑稍稍黍抽陸
仰觀雲中岫俯視澗底谷境深工出奇地古尚餘樸
舊言閭民風十稔九無熟巖欹時突煙委被閭土屋
行行重嗟咨明光竟遐覆予本疏才賢幽探事陶育
撫此皆陽區舒綿愧食肉

送王憲副廷吉赴蜀

出郭已可愛何況郊外遊十里歷大陸偶此值杪秋
黍稌畢刈穫前條見高丘密雲釀微雨輕塵斂前騶
送客遠行邁道路阻且修臨岐一觴酒去去不可留
丈夫懷明德仳別難自由



雜興

江河赴東流日月西馳逑天運有乘除人事工拙
如何首陽薇一去無後祿子雲最和同符命手自錄
婉婉舒我言往往殺人國叫亦知重身聞唯家非骨
肉伊余六尺軀寧用千鍾粟禍福止一時安能辨直
曲浩歌歸去來田中有茅屋

晨起南澗納涼

庭柯含遠風時暑散煩襟豈乏華屋爽適我良所欽
頗愛陶彭澤五斗比窗陰南薰來前楹何必懷千金
野居白雲樂俯仰遂素心素心亦何有息影睠山林
歲月忽已邁江湖一以深手持一編書中有太古音
誦言消永夏是非遺昨今

坐月效古

肅肅迎秋夕明明月流光衆星燦若珠三五正縱横
居人不能寐客子懷故鄉大化無停運弦望倏相當
鴻雁多哀思庭柯變青黃時往老將至悲來夜何長
咏彼蒹葭詩悵望宛中央

儼山精舍晚意

林深森煙紫海近秋月白稍稍神慮淡悠悠寺啼隔
乾坤等逆旅誰非遠行客嗟此百憂端揆我一畝宅

楚狂雖忘世湘纍竟何益寄情混漁樵託契友金石

新秋別三首送唐士同

悠悠都門道執手從此辭明時各致身那復計別離
君已寄民社我愧空文詞相視各不語秣馬當風嘶
馬嘶識故道落葉戀故枝仰視雲間漢牛女將秋期

二

潞水日滔滔豆花復離離新涼動長河樓船正南馳
側望日已遠何以慰相思願多東來風吹雁過京師

三

樓頭夜初永起坐薄羅幃團團向人月鑒我懷中私
與子三歲間一歲一聚首人生少百歲能共幾尊酒
子年三十餘我已二十九後時聚散期日月能俟否
同心多仳離良會不可久奈此參與商任運付何有



送嚴介谿太史

遠至卜燈穗近約喧路遙娟娟十載別盈盈中夜潮
僻地安足賞佳人不待招榆柳含新妍泉石共孤標
躊躕陳子榻迴有顏生瓢閒徑屢延佇永歎念久要

我有平生人二章

我有平生人故被雲錦裳灼灼桃李顏娟娟饒清揚
婉婉吐辭纖纖素手長後宮選名姝三千一身當
遠從二妃遊歷覽周八荒窅車駕言邁使我涕泗滂
念君不能已謳吟遣巫陽

二

我有平生人善鼓朱絃琴清商發高彈泠泠太古音
萬人羅列聽歎息一何深玉衡指孟夏朱明自南侵
曲中正悠揚絃絕調不任鸞膠是何年長令負此心
豈不增悲辛古意日已湣

連理詞挽畢封君

春草碧芊芊春晴寒日煙下有雙白璧上有芳樹連
連理復連根根深葉何鮮大枝高一尺蒼蒼欲攀天
孫枝復秀發直起拂雲穿樹色耀白日璧光掩重泉



出土城即事

粼粼原隰遠遲遲霽景晴始欣出塵想遂暢同物情
夭桃出積亞曲澗縈舊京民俗遠漸朴山照去猶明
天闕古無對巖塵今自清撫時感雨露緣禮報生成
因公遂攸往倡言紀茲行

發阜平

山城罷淑景沙堤度輕輿身從雲中歸疑有雲生裾
離離列巘崿譪譪越里墟時有桃李花無言臨澗隅

雜詩

苦乏山林資來此朝市游日月不相待華髮變清秋
孫心中道獲懔懔未路憂浮陰隱層城輕冰結洪流
孤語冀寘契同逝匪良謀緬斯南征鴻竝曰道里悠

遊潤州城南諸山

日斜始陟路春服遂遊行街廻復林轉西望見岭岭
道旁車輪推呦呦何嚶嚶平疇灌時蔬健婦日把耕
意惬勘不辭奮步直前征荊榛鉤我衣煙霏拂我纓
忽焉凌絕頂俯視江與城一氣漫浩浩清飈四傍生
藉草聊小憩爲樂不可名蒸景漸微茫欲下仍含情

晨發柯村

藹藹山川曲朝曦散秋光草露尚未晞嶺樹變微霜
白雲滿長谷此中多深藪遵養共眄晦滅景不可望
擾擾倦行役拙識難可將

上峻坂臨崖

少陵有佳句再拜扶病翁挽予登峻坂此事將無同
好奇已成癖犯險始有工流泉噴玉雪危石搖青紅
下臨千仞淵上摩九萬風秋陽正皜皜極目雙飛鴻

率童僕出田

旭日照桑塢乳鳩拂林坳農務日就理駕言赴東皐
東皐有佳適云是江海交彌望眇孤帆凌空俯危巢



伯禹功未泯季札風猶高戢戢出士女田田及土膏
鹿門有遺鄉子雲徒解嘲遑已詎非病胃予傷繫匏

理園

庭下石齒齒木際花寘寘宿痾霧看雨時還枕孤亭
百慮靜以遣世紛老旋經所存復餘幾兀然顧茲形
呼童理荒穢森爽出衆青官父歎後凋湘纍眷芳馨
孰云草木姿奄忽隨飄零持此遂久要庶以娛暮齡

秋懷

仰觀流大火圓魄復西馳未覩凌霜葉先見隕風枝
羅幃閱清景瑤瑟流哀思掩抑不成調清商況朱絲
恐驚高樓婦蕩子阻歸期

贈別安瀾漸給舍四首

西馳萬里道送子不及逵萬里非所嗟覩子恐歲晚
青青蘩蔽山歷歷太行坂素冠朱流塵客子中夜飯
驪車當周行相顧各纏綣

二

纏綣夫如何欲語不出口寘寘雲中翁菀菀道傍柳
炎暑方載途客行日彌久山川氣候更風雨昏旦有
毋爲人所先寧爲人所後

三

青城多異境峨眉隱新月巴江從中來紆曲如一髮
秋氣勁楩楠春陽長薇蕨地高魚鳥閒天近星斗沒
行歸及桑梓山川共輝發

四

君還江水源我去江水委江中多鯉魚尺素來萬里
遙涉岷漢流復泝沅湘沚海門何浩蕩但恐風波起
江干候鯉魚秋高水瀰瀰

僾山堂送友

淡煙釀朝寒細雨含秋姿獨立更延佇悵望迸所思
麗容本絕代被服何陸離一爲經時別悲喜極感持



徽音寄篇翰往往追四詩知己自曠遇佳會貴及時
大業日云遠非子誰與期

移居寄子容

予本四方人慷慨赴大路幸託金蘭交再蒙鹽車顧
端懷索居嘆豈之同袍賦側身向長安疑望幾朝暮
浮陰結苑墻年華落宮樹是非金玉姿安能繫在因
時欲往從之駑馬不能步相思在相知因風寄情愫

送徐進士昌國湖南察修

丈夫及壯辰足迹徧川谷送子湖南去佳勝付遐矚
渺瀰洞庭波盤旋衡陽麓引翰武昌魚暮聽瀟湘竹
嗟此赤壁灰悲彼長沙鵩雙旌動秋色俯仰如新沐
境內三千里候吏豐館穀山水富奇聞歸借南遊錄

發西店驛

海嶠不可即林巒互盤縈依依度阡陌靡靡事前征
僕夫祇趨嚮昏曉各有程豈不愛歲月娛此山水清
少小四海志老大竟何成伏轅蕩荷促領境戒高盈
南中氣候早三月競深耕林煙起菑畬園風動茅衡
物華遂敷暢旅懷倦將迎喧寂會所適感歎重含情



僾山文集卷五

條山文集卷六

五言古詩二三十五首

贈別徐昌國二首

北風吹我衣送子山之隅一瞻再三顧別離在斯須知遇良獨難工瑟徒好竽感念管鮑私安得不區區昔爲比翼鳥今如失水魚一日爲三秋悵望增欷歔

二

北風被原野送子古郭下叶僕夫遠前途執轡柔如組屛營復躊躇氣結不得語許身已太炫榮名毋多取珠明歷人心玉縝良工苦寄言同心人蜂蠆多風雨



夜宿爛柯山農家爛柯本在金華不知此何以名

夜扣田家門空庭列松炬導之上小樓一室有雅趣木榻久已塵煩勝棲草露雞豚棲下方警戒煩再顧雖無窮途哭必有神物護俗所錯得似從老農拙言辭起拜具禮度感此深山深土風儼淳素

武夷山中晚行

水流靑山中人行白雲處落日下西崦餘光拂高樹此行何所有一眺空海宇慚乏山林姿來此成賓主

閒居擬陶

林居罕人事漸與農圃親時還讀我書夢寐見古人桃源亦何有傳說失其眞藹藹風日姸鬱鬱草樹春儻免病爲累吾亦愛江濱

寓彰德倉司小廨頗有花竹之觀

愧乏瀟灑趣享此山林居時花當春發喬木向日舒好風汎崇光有鳥鳴前除坐久獨顧影悠然心遂初

雨後分種秋葵

早葵花已繁晚葵始萌滋迎陽與應肅物性各有宜吾欲備四氣代謝任所之往者固已爾來者當自知去住各有適得喪兩無餘



人生會有適遲速何足疑但願風日姸臨秋挹高姿聽此尺寸間尋丈以爲期殷勤付畦叟愛養貴及時

登翠華巖上洞

窮高躡遠矚躋勝酌良緣京塵動千尺往來成歲年偶上翠華洞閒尋舊鑱鐫無煩辨人代惟知出風煙長安近捧日葦曲低去天惟皇朝萬國聲教被八埏振策一以眺高雲下淵泉德輝九苞鳳形勢百足蚿

新晴病起獨登臺觀耕

東皐散早涼沃土依水曲宿雨一以霽微風滿疇綠

農人欣及時物情遂所欲稼穡良獨難勤惰各有屬夙痾幸暫舒登臺恣遐矚饁餉偕爾鄰指揮顧我僕新苗含露滋把愛等蒼玉稍稍已成行纍纍尚盈束苟遂豐稔期寧知泥塗辱倦遊拙理生藉此一屢足

## 齋居

園林變夏木弱軀猶春衣豈乏四方志瘠馬不能車偃息滄江涘水竹既清虛悟悅有夙契寘爾耆簡書翔禽懷佳音時雨鳴前除境適謝力造遐遙忘予

## 風琴

予蓄二琴客爲調之偶置亭間適天風微動



自出與齊容歎希有作詩紀之

陶令無絃趣不忘矯俗心退之聽穎師哀怨一何深伊余兩瑤琴因風調至音乍如落松濤復同驪龍吟掩抑竟何有斷續難自禁悅耳貴一適傳指勞千金乃知宇宙間喧寂寄所任大化本無迹至理不可尋

以余疎懶姿置之風水林

## 碧雲寺觀泉

堂辭白玉前寺到碧峯下石幢插渚波貝葉翻般若循除決觭泉此境極瀟灑琤琮金佩停宛轉玉繩瀉緬懷川上心臨流歎不舍曾開貂璫雄揮金事游冶

高臺相掩映松篁雜梧檟似識舟壑安寧知菸鹿假止觀等敷鑿洗酌泛周斝

## 臨清車行

南人不識車北人不識舟二者更相苦役役不能休吾生本丈夫安能絕行遊生長東吳郡偕計來皇州歲暮風日烈行行阻且修黃塵翳白日四牡騑梁輈未明候晨雞殘更且薄羞堅冰交狐豕寒嘷下羊牛疎林帶突煙迥野多荒丘觸目集野意撫時縈羈愁豈不愛遺體高居詎良謀遑遑念饑溺遐思禹稷



## 秋懷

手杓西指申興言懷幽詩玄蟬泣高柳玉露零泥泥急景如受驅少壯誠幾時丈夫懷苦心飄泊將奚爲悅彼庭前樹芳花綴繁枝莫俟凉風欺果實獨後期

## 題畫

關河凍初合雲物歲已晚紆轡雞鳴樹悵望羊腸阪徘徊不能度風高馬毛短

陳光禄惟順迎暾書舍四首

## 龍泉

瀑布下匡廬倚天插玉柱瀟瀟六月寒坐對白龍舞

幽人送目餘新添夜來雨

寺鐘

蒲牢吼蕭寺明星出東方動息各有會隨風遠飄颺
喚起巫山夢縹緲賦高堂

漁歌

愛聽江湖調滄浪第一聲桃花新水浪搖動楚王城
得魚沽酒處風雨更多情

樵語

風暖鳥聲喧隔隖聞人語盤雲拾墮樵晨昏自來去
深山多虎狼同心邀伴侶



予家舊藏瀟湘圖聊因舊題各成短詠八首

山市晴嵐

山以遠市珍山中復成市輕雲結浮嵐東風瀉清泚
不辨往來人微喧隔林起

漁村落照

風波本無定漁家愛夕陽絲綸掛颭處多在瀼西傍
清歌一曲竟天水共微茫

煙寺曉鐘

清曉坐聞鐘知是何朝寺微霜動商颸秋隨鴈行至
聯翩去鄉人豈無懷鄉意

江天暮雪

雪片大於拳江空歲復寒幽人高臥處偏得畫圖看
為問梁王簡何如楚客冠

瀟湘夜雨

扁舟瀟湘上夜聽瀟湘雨回風度明璫叢篁各成塢
欲起寄相思美人隔南浦

洞庭秋月

月光隨處好何況洞庭秋風露三千里金波上下流
此時聞鐵笛天際一登樓

遠浦歸帆



孤帆自天際出沒見秋毫歸心同逝水飛度挾風濤
臨流一悵望空覺此生勞

平沙落鴈

鴈陣驚寒早平沙襯水圓同懷稻粱意南下盡翩翩
誰念關山遠猶有尺書傳

玉華雜味七首 為盛程齋賦

玉華山

海風吹海宇飛過玉華山山中人不見窈窕翠微間
得月乘鸞度開雲放鶴還

白雲窩

雲來如有情雲歸本無跡歸去群山青來時林樹白
窩中臥雲人偶值愛雲客

萬柳塘

千條萬條黃垂柳復垂楊連雲難辨色蔭月不留光
幸不當岐路別離那復傷

望湖樓

登樓望澄湖樓高湖面小金波月裏秋青草雨中曉
心開境逾靜悠然見魚鳥

韓山

一髮韓江水韓山相對起扁舟乘海潮回首渺千里



上流春雨多夷猶弄清沘

越王走馬埒

燕臺骨已朽渥洼種未生何年走馬埒尚帶越王名
榕葉斜陽外坐看海雲輕

鶴舟

買得青田鶴相攜共一舟碧簫吹夜月飛度百花洲
借問華亭唳何如赤壁遊

過安山几間有高達夫集偶拈東平路作一首
戲效其體

飛鵲指金臺揚帆出鉅野細柳縈長隄新蒲弱堪把

煩襟散遙岑好風送朱夏

七言古詩 四首

雲山圖贈嚴介谿春元還

美人別我還楚封遙望雲山如畫中憶昔燕市初相
逢年少意氣雙飛鴻揭來射策技心胸五雲旭日蓬
萊宮玉堂對榻聞曉鐘南郊獻賦追揚雄旁人忽忽
稱儒宗文彩往往驚相公過從莫限風雪衝卜居長
安家屢遷眼見天門升滑龍不渠夜照藜火紅退食
聯步時從容移書論道相磨礱豈徒握手期協恭自
信所膽摩蒼穹今我日月催衰慵近有白髮臨青銅



世事浮雲無定蹤托子纏綿儼在躬十年契誼蘿施
松一旦摻袂成西東人言此圖千萬重我意試比應
難窮

中山圖次韻俞國昌都諫送許檜之侍御謫定
州

中山風物美且都無乃賢達避世區並山許子今誼
儒虬髯逸論如大蘇使手欲作回天圖七月詔獄朱
顏敷我生有癖惰且迂辱子契誼時與俱兩都三試
晏不殊空憐警夜鴈有奴寂寞府中棲樹烏輒割修
復見此吾聊試兒童爽道呼中山山中勸種榆

月夜與高進之沈德楨諸友過韓山次壁間韻

權歌欲停山月吐月影照人清可數疑心已斷壁間蛇壯氣猶驚草中虎清溪曲曲淡不流此月重來猶故我

秋思

空庭蕭索簾櫳雨秋色漫漫四山裏閒花不語傷朱顏落葉無聲風未起依稀三五少年遊夙風常時臨吳楚家書自恨滿紙題猶剩胷中數行語



儼山文集卷六

儼山文集卷七

五言律一 六十首　　門生黃標校編

何舍人館中對雪

燕地春猶淺高城雪更明相逢爲客處同有望鄉情殘臘因風積樓臺入夜清不知深幾許何似蔡州城

過盧溝橋

野適意自愜逢春更可憐弄黃初試柳破綠已分泉馬足騰晴霧雞聲隔午煙　翠華巡幸日馳道直如弦

孝廟挽詞

帝座宵沈彩皇祇進曬風　人懷三代治天悵萬年功　袞冕丹青裏山河涕泗中　聖恩如可報精衛海濤東



下陵

片月青山外搖燈綠樹中馬蹄知熟路人語雜回風望殿參差出冠裳彷彿同穿碑猶入望揮涕憶　神功

對月

連夜月色好此宵看滿輪金波　海別離新冰雪南征雁關山北望人　彤舟楫對過津

假寐

假寐依洄洑篷燈伴水雲曉潮隨月上歸鴈帶霜開
地古三江合星移五夜分宵行吾豈敢露宿畏離群

三日出大明門

日華麗高閣風光媚輕塵喧喧車馬動藹藹歲年新
花柳回芳甸關山念遠人籲端逢泰運大饗卜明禋

賦得玉河煙柳

御堤新水上細柳織輕煙隱映金鑾外低回玉輦前
聽容橫一抹春色試三眠地接天門近常霑雨露偏

得劉子書



念子不能寐中宵鳴素琴近聞衡嶽去遙望楚江深
入夢多岐路緘書有好音隔窗風雨橫愁絕故人心

寄李獻吉

客到梁園者仍煩致起居夜來新有夢春去久無書
綠野深花徑黃河抱草廬迢迢千里道日短鬢蕭疎

和張玉溪山行

一徑出林垌四山開畫屏霜鐘度遠寺雪柳帶長汀
路轉城闉出雲深石洞冥千年埋玉處 龍氣昔常
扃

華 蓋殿外候 駕雪中有懷崔後渠嚴介谿

上陵

此去西陵好花驄並轡行橋山瞻 王氣禮殿肅精
誠候吏供宵飯歸鞭促曉程立殘 金殿字憶爾到
昌平

分水祠漫成

江頭十日坐無日不吁嗟綠暗連天柳紅明委地花
啣泥新燕子傍水舊人家南望無終極青天又一涯

谷亭經舊寓

土屋曾爲客朱炎夜見星棗林連驛路麥飯趂魚腥
萬里看雙鬢三年抱一經經行重俯仰楓樹晚冥冥



過清河煙霧不見山

春氣濃如酒沈沈醉遠山愛飛孤鳥沒隨意片雲閒
興爲尋芳發偏憐撲面還石橋流水漫立馬聽潺湲

徐州洪次韻

表裏山河勝東泉復上流斜陽明石佛古堞遶徐州
駱影尤宜月潮聲不待秋去來風雨橫奇絕冠茲遊

月下抵彭城

險中不覺險家近轉思家世路元無盡人生故有涯
鄉音傳白苧秋事付黃花今夜彭城驛清尊對月華

宿應晚泊

天接湖光迥雲開塔影圓老漁明宿火客子傍歸船
晚市風聲靜秋沙月色偏絕憐淨如練聞擬謝公篇

渡江

幾日江南路靈旗發畫船江流餘舊日山色入新年
風細蛟龍臥雲開虎豹眠夕陽京口聞吟興酒尊前

過丹陽

平明辭鐵瓮日暮過丹陽遠道初知客方言忽近鄉
苔封聯艇綠泥涴小車黃柳暗河橋下平分麥秀京

遊金山次唐韻

過水金山寺眞憐地脉分潮聲生絕壁江影墮孤雲



凉吹先秋到長歌入夜聞登臨殊不極斜日伴微醺

嘉定登圓通寺佛閣次王節推韻

酷暑宜高閣時花上檻紅水流銷活火冰簟受南風
鳥背層霄外龍腥古鉢中晚涼頻徙倚村郭失西東

黃純玉之再遊龍華也予不及再陪悵然次韻

浦口橋西寺水深塵事稀重來黃叔度尚憶陸探微
霜後驚紅樹天南望紫微還將五色手歸補衮龍衣

遊昭慶寺

秋風昭慶寺初日滿迴廊地古松能偃山深橘未霜
移舟還傍麓著屐試登堂高閣凌雲表憑闌意自長

坐月喜易欽之見過

方庭兀坐久漏水靜來聞雉堞孤雲補旗竿片月分
鄉心基遠夢涼意感微醺賴有同心者敲門慰藉勤

題竹送張鍾美侍御按雲南

臨岐欲有贈贈此比琅玕南國多炎暑因君見歲寒
風雷山嶽動瀟灑畫圖看白雪眞難壓青雲亦可干

曉過元明新居

歲暮天涯客相依願好鄰樓臺殘夜月梅柳隔年春
契誼憐知己馳驅愧此身浮雲終日事偏感異鄉人

苦雨



長安十日雨雨中孤客愁泥深妨著屐鄉遠怕登樓
水氣偏欺日雲陰每妒秋不知畿甸裏禾黍尚堪收

月下與張碧溪泛舟

微月墮止水空明漾淺沙放舟沿柳岸看竹過鄰家
林靜一枝鳥溪喧兩部蛙不應張博望別自有仙槎

贈沈舉人銓

歲晚風江闊天空朔鴈孤君行自冰雪吾意且江湖
驥北千金價鵬南萬里圖文章關　國運把酒對青
蒲

儼山春曉二首

濛濛連夜雨幽幽帶溪山隔水分喧寂經旬斷往還
天連滄海近人比白鷗閒多藉東風力吹春到閉關

又

初有江山勝兄逢花柳春曉雲含宿雨暖吹約輕塵
樹裏看孤櫂煙中辨四鄰幾年京國夢喚醒受閒身

寄孫思和

竟負回舟約虛煩下榻留惟餘三畝宅遥望七峯樓
天接星文動江涵鴈影流煙花正無數老眼幾時休

雨中行史逕

江路西南永端陽亦不晴草堂松粉潤花塢薜衣平



橋古行人跡田低過水聲茲遊自奇絕雲樹望中生

六日雨二首

郊居世塵少農月雨聲多喫色連陂莢繁陰動薜蘿
歌謠終帝力霈潤即恩波漠漠江天外時時白鳥過

又

長閒緣性懶愛雨為年豐入夜聲逾急因風勢轉雄
燈前歌病枕江上憶漁翁亦有滄洲興相期泛水東

南浦阻風

西風催逝水一片布帆輕渺渺江鷗去離離錦樹明
興高偏有恨秋老最關情咫尺谿南路天晴訪戴行

宿布金寺

泊宿俱投寺行行莫問津麥波搖落日花雨戀殘春
水國攻農事禪房清世塵鄉心與野意從此往來頻

秋齋夜聽雨二首

鶺鴒林棲盡秋窗細雨來野雲天共遠涼氣夜交催
簷溜斷仍滴燈花落更開幽人心賞足孤味寄高懷

又

南畝苦刈稻西風乘送寒老農舂荏殺紅女擣殘紈
瞻響隨黃葉疎香消紫蘭物華知節改如意幾回看

宿碧雲寺



西嶺碧雲寺天空近太微堂虛寒吹入簷宿暮雲歸
聽夜仙卿集留僧錫杖飛偶因方外勝殊覺世情非

次韻嚴介谿上陵

帝遣修陵祀秋來得並行山聲連日夜山色洗幽幷
遠道防殘暑齋心並曉晴　敬皇弓劍地揮淚想西
征

酧別何舍人兼問所空同子

年少誰如子他鄉快所才秋風滿歸路幾日罷征輪
塵合青山遠河開碧樹新故園如見月應念未歸人

贈別王堂中二首

孤舟連夜發客子念還家遠道多秋卷高城急暮笳

二

一身籠外鳥萬慮壁間蛇春色淮南路江蘺遠白沙
愛爾不能住高樓空暮思浮雲連日脚流水遠天涯
未有孫陽遇虛煩楚客辭故園江上好風詠況相宜

五塢山房爲盧師陳賦

不是黃金地毋煩白石歌春風湖上路夜月鏡中波
揷案圖書在緣堦蘭桂多遙知梅雪後杖屨待經過

晩白西堤攜稚兒散步

夕陽江水外曲曲帶沙堤生意隨汀草閒心付杖藜
漁舟天上下人語渡東西稚子偏憐我相攜過竹谿

赴儲芋西少參中途過陳氏莊避雨

合下陳蕃榻兵成訪戴行燕泥妨馬力花雨弄春晴
十里緣江路中年故國情不須閒蓋擁風澹正雲輕

人日雪二首

院深勤掃地簾靜愛焚香墮絮臨風力穿雲逗日光
山城閣道迴松徑石床長欲試煎茶水丁寧近竹房

二

人日歲常陰今年雪更深天空山競出春早柳難禁
四海三農望孤城獨客心故園江上路梅塢有誰尋

看雲

銜蟬瑩冰紋開簾臥看雲隨風還作陣映水復成文
出岫連綿起奇峯次第分更能呈五色持此獻 明
君

人日

春日復人日鄉心亂客心東山遊不到西嶺雪常陰
城郭林泉遠風雲殿閣深梅花臨水發撫事且須尋

月下行舟

水曲風帆溯雲開月殿圓金波千片動珠斗半空懸
樹影連山合歌聲入夜妍舵樓高似屋歸興坐來偏

蘭溪道中

朝日蟬江路平林映遠山宿雲收不盡高鳥與俱還
秋草弄幽色寒松有好顏時時上高瀨隱几聽潺湲

教巖暮發

向夕秋山紫西風吹白雲納凉移榻屢待月引杯勤
嶺樹參差出漁歌次第聞去留俱有適吏隱欲中分

宿建昌縣公館聽雨和周玉巖都憲

五月溪山路水深雲更深溪梁連近麓帆影掠長林
巨浸愁廢事重陰傷客心翻將經濟意時向簿書尋

鄱陽湖

家居滄海曲觀水入雲天針日番君廟西風郭子船
草封高岸沒波合斷山連起擊中流楫秋光滿大川

望雲居

道遠山初近天長曉更晴水從星漢落舟在畫圖行
擊楫吳郎計乘槎漢使情難將物外意空博世間名

萬載冒雨曉發途中次韻

途迎南至日上盡雨中山人過龍行處雲生馬度關
征旗殘晝捲弛擔暝樵還阮籍何心者于方索笑顏

二

曉行隨落月細雨暗前山天地陰晴裏[illegible]變態間



遠裝初覺重濕鳥並知還捲幔峯巒接丹青有好顏

儼山文集卷七

儼山文集卷八

五言律詩二 五十五首

龍窩驛 一名雙溝

遠道悲遊子春光滿驛亭幽花背巖發芳草上洲青
帆影連銀海山形列翠屏何如張博望光動女牛星

自滎澤渡河

清曉輕塵濕長河新水通一宵花信雨兩岸麥秋風
禹跡微茫外滄溟指顧中七年三閱渡南北更西東

初從木罌渡水欣然忘危步入山菴小憩

病骨難爲路春容半帶陰木罌初渡水山寺不藏林



脫險初經險違心却負心楚雲天共遠聊復一登臨

過趙州

當代朝天路猶餘望漢臺地分三晉古客過萬山來
霽雪留殘照輕車動早雷望窮天北極紫氣遠蓬萊

自下邳晨渡

殘月曙猶上斷水寒更流風回青雀舫塵滿早貂裘
勳業險中鏡英雄水上樓行人連日夜陌上重回頭

汶上

汶上棲賢地風塵愧此行天寒日力短道遠旅魂驚
不醉任城酒空懷賀監情浮雲亦何意常爲碧山橫

西望太行諸山

白日如迎客青山解迎人半空橫疊嶂萬里一孤臣
澗積過年雪風廻隔歲春并州雖暫住難比故鄉親

石鐵村乘月行 一名什貼有鋪

片月新秋裏行人山路中晚涼微帶露宿雨尚含風
星炬參差列肩輿竇篠通去程迷遠近時復問西東

陽武道中

冬日如春暖河氷斷復流塵中藏去馬天際出危樓
周道真如砥行人那可留風霜雙短鬢失計爲身謀

井陘道中雪甚



井陘天下險何況雪中過絕壁看雲嶂危橋下玉坡
奔騰千騎馬森矗萬人戈但有淮陰令啣枚夜渡河

井陘西上故關 是日陰霧

雪嶺騰騰長天容黯黯低千重無路入一望使人迷
日午憑雞唱雲生傍馬蹄山川分趙魏關路隔東西

過北關 八月三日

舊雨使泥滑連朝得晚晴土窰留樹陰山路遂泉聲
近塞風先勁中秋月乍生幾家田石坂辛苦望收成

定襄雨中

細雨重門寂新涼病骨清河山褁子國關塞代王城
獨夜聞雞早高雲過鳥輕斷橋題豫讓身後尚留名

涇陽道中曉行

古樹梢殘月孤燈映遠村聞雞憐曠野驅馬上高原
戀主心逾切安身事不煩東風吹曉夢只許繞柴門

寄題郭復齋三守別署二首

城上樓臺廻山中日月閑眼空人獨坐吏散客頻來
泉石秋先到詩篇手自栽陶溪花發處時有鶴飛回

二

山水東南郡經營復此中渚花嬌欲語海鶴舞成童
曲徑重重月廻闌面面風蓬萊元不遠城外弱流東



送朱守忠兼懷山陰舊遊

我昔登南鎮山陰一水東禹功思玉帛秦刻臥魚蟲
古有神仙宅今傳王謝風獨懷詞賦悔白髮老楊雄

大浪灘

江水清不激秋客雨復晴捲簾聞瀑坐欹枕看山行
窈篠緣谿轉長松徑壑平人家翠微裏時有白雲生

玉山西下換小舟乘月

懷玉谿山路依稀記昔年秋風南國客明月下瀧船
苦愛滄浪曲誰歌白石篇甘棠是何物千古使人憐

書龜峯石壁上

四眺山俱好入山遊興長群峯更臥起萬木半青黃
輕鳥巢孤壁流泉過疊厴幽期探未極歸憶巨靈藏

宿竈峯

一宿竈峯寺登臨願不虛巖花僧定後山果客來初
峭壁時虧蔽孤雲遞卷舒愧無康樂手疑有子長書

中秋對月二首

今夜中秋月長安向北城高梧雲意薄小草露華清
氣候關寒暑天心忌滿盈孤亭虛四壁看意傍人明

二

對酒不成醉秋光倍可憐照人偏白髮為客況青氈
幾處關山裏終宵鼓角邊未應塵世上能看幾迴圓



至潼關

潼關天作險此地復樓臺一徑雲中度三川日下來
東遷周左計先入漢雄材自有蓬桑志西南萬里開

峽江道中暮色

曉山南國麓中月復冬深輕露遞蒸麓幽花尚滿林
北風千疊恨西崦半帆陰何似湘江路常懸魏闕心

雪中王嵩野過公館小酌次韻

西臺梁苑客南國楚郊山共愛六花舞如登萬玉間
平原千騎出遠浦一蓑還萍水萍鄉路相看得破顏

宿邯鄲

兼程趨百里虛館宿邯鄲世事渾如夢春宵尚帶寒
古臺平雉堞殘月隔雕闌無端是興廢人共璧俱完

十日早朝寒甚是日致賀皇子生

寒重春猶勸風廻雪未消於中見日月殿閣迥雲霄
卿相恭寅協　君王視早朝　天顏殊有喜臚唱邇
衛部

應制撰頌殤王挽歌四首

潛德悲天慭徐哀眷　帝衷素車明落日丹旐颺凄
風聚散雲無跡彭殤數偶同人間留不得　龍種自
龍宮

二

玉樹難爲寶璇源本自清未勝桐葉剪先助薤歌聲
祖祭公卿集　皇恩父子情堂封千古地佳氣五雲
平

三

瑤圃秋先到珠林露易晞千官歌執紼　萬乘淚霑
衣正氣蒼冥閟佳城紫翠圍多應返神物華表鶴重
歸

四

皇胤分天派仙才降　帝居如何埋玉日方及晬盤
餘不見東平禮空傳北海書英靈同大造消息任盈
虛

新鄉道中

望國還鄉路南人北客心鬢毛霜欲滿時敘夏初臨
宿雨風塵淨遥山紫翠深蘇門精舍近悵望負幽尋

曉發新鄉

落月猶在屋大星欲浮空旅門人戒曉官道樹含風
隱隱共山濕迢迢衛水東黄河舊行處指點爲誰窮

淇縣道中雨渟



雨深泥滑滑一步九躋攀世路分南北人情念往還
濕雲縈細柳龍氣隱高山想像歌淇澳何如蜀道間

泛黄河

淼淼望不極連天送濁流浮沈經塞外洶洗向中州
鷗弄千帆雨沙明兩岸秋靈槎頻訊問乘興欲遨遊

赴介谿賞雪

懷鄉仍歲杪喜雪況登樓天地俱生色江湖足勝遊
十年依鳳闕此日史狐裘未有陽春調能爲郢客酬

次介谿看牲韻

榛路金沙湧郊壇翠罼開定須騎鶴到唯許視牲來
列炬銀花發層霄玉漏催上卿仙骨勝俟曉入蓬萊

送楊子濬大理得告歸嶺南

愛爾不可別欲留其奈何池塘春草變山鳥杜鵑多
采藥仙人侶緘梅驛使過于公好門第四海望陽和

次韻曹承之留別二首

舊京千古重許國一身輕驛路梅初發都門雪正晴
慚除分畫省惜別賦春明多少臨岐客於君獨有情

二

南至三千里東風一棹輕石頭城外曉桃葉渡傍晴
客思裘裝重鄉心書綃明六朝佳麗地登眺若爲情



送張希賢令泗會

萬里古端州分符作勝遊雲山通庾嶺風土接羅浮
縣靜仙鳧遠樓高瘴雨收未能逢故舊迴鴈有高秋

次韻送李都閫

山傾與水泥時見野人家遠湖拖白練新竹長青蛇
淵露浮雲石林藏蒼雨花神仙無別徑此地有煙霞

邀甬川少宰過報國寺送呂涇野致仕

赤日都門道青山故國情風前邀客過寺裏送君行
有夢憑清曉何心計去程秦川一水隔天遠九重城

舟發

風水本無定有時能逆行西郊不作雨北望獨含情
習靜憐穿牖聞歌愛濯纓十年懷舊業六月遂南征

潞河發舟兩日夜始抵和合驛

快路日千里畏途腸九廻古燐當蜀道今日下燕臺
柳色連村暗波光映日開北山如有待猿鶴未應猜

放任城南閘

風水自順逆物情生愛憎任城天設險湖泊孔多慈
相業商巖雨 君恩玉井冰阮途多少意長嘯憶孫
登

十四日放徐州洪逢周一之



脫險方驚險思君喜見君高山共流水覆雨更翻雲
初過留侯國行經亞父墳當年誰作計楚漢欲中分

直河晚泊

落日青山好舟行復見山楚天窮眺望河水正潺湲
沙岸人爭渡柴扉夜不關何來戎馬地此夕且開顏

河漲

輕塵高弄日新漲急翻江客子難爲夜鄉心不可降
村沽聊取醉野調自成腔莫遣悽篇輸番簾短過窗

舟中晚景偶理琴

密葉隱日脚微風蹙水紋客心隨路遠人語隔溪聞
過雨甦秋穀征旂颺晚雲匣琴多古意移調奏南薰

晴發

氣爽鐘聲遠天空鳥影微橋頭分曙色帘背引朝暉
水亂添新漲沙明合舊磯田家需足否天遣遠人歸

山莊

細雨移花果來禽帖重題山林元有骨桃李自成蹊
林曠仍鳴鵲村深報午雞暖泉如可浴呼杖小橋西

方竹

仙人九節杖誰琢玉成方倚石孤稜瘦捎雲列戟長
莫將三弄笛雅製獨眠牀多少圓機客輪蹄滿道傍



雪後

風雪初開野江湖已到門水深三畝竹春蚤一犁萱
無事偏宜懶初心苦畏喧不應吳市裏自有辟疆園

儼山文集卷八

儼山文集卷九

七言律詩一 五十首

長至侍班

白玉闌干動曉容鳳笙吹律應黃鍾侍臣躡履趨金殿天子垂衣覆袞龍雲裏宮花依仗落爐間香氣入簾濃却看下界羅星斗身在鈞天第幾重

南郊駕出

南郊清禁鎖乾文時倚齋居望瑞雲帝輦欲來香滿道宮門乍啓曉初分芝房桂棟圜丘殿虎旅龍驤太乙軍昔日楊雄空麗藻唯將羽獵奏明君



駕入

龍旂日射九關開鳳輦風高萬乘來皇國山川自廻互碧空雲物尚徘徊依微花柳迎春仗次第王侯獻壽杯漢時唐封俱鄙陋虞書周典共昭回

東山草堂一首送東山劉先生致仕

堂成十載畫扃扉不負山靈將相歸物外漁樵相問訊堦前猿鶴有光輝偏宜海月涼先到可忍春雲濕未飛想得夜闌還有夢龍紋時動篋中衣

賦得新鶯

花裏新鶯高復低遷身金縷養初齊自來幽谷偏求友慣領東風試學啼何處王孫停柳外十年征戍憶遼西上林喬木知多少他日一枝應借棲

秋聲

高閣煩襟生遠興忽聞涼籟動羅幃隨風已去傳鳴柝傍月還來助擣衣疑有波濤從地起獨憐烏鵲正南飛長安此夜悲秋客細數流年感是非

秋興二首

細雨兼風若有情樹邊樓裏伴秋清候蟲燈火黃昏永客子衣裳白苧輕魂夢幾番偏故國標期何處慰平生壁間更與悲團扇臥聽梧桐落葉聲



悵望西山宿雨晴新涼高閣夢魂清秋於景物三分變老覺功名一念輕日課就荒詩草少月支無補俸錢贏長安歲歲逢搖落宋玉情多鬢易星

秋日慧照寺訪舊迷道

不是桃源路亦迷客心隨馬自東西蕭疎榆柳如前歲依約樓臺記隔谿入寺縉風秋較早照牕斜日鳥偏啼憑誰指點還歸去頭白山僧有杖藜

秋日會通河送客

京國三年思故國黃花時節又登臺清江水冷魚龍伏落日天空鴻鴈來忽漫逢人渾似夢常因送客暫

開懷鱸魚蓴菜江東地不爲蓴鱸也合回

與徐昌國登雞鳴山

臨風蕭散撤荆扉緩步相携上翠微試日丙丁看塔影脂松寬窄解腰圍路傍壁水分鳴鐸石近僧床掛衲衣滿目樓臺形勝裏當年辛苦憶龍飛

送林見素都憲撫江西

閶闔天開袖疏來　先皇深意獨憐材江搖旄旆雲霞遠　詔剪絲綸日月回千里藩垣聊試手百年海嶽鍾生才故山聞說饒猿鶴滿地蒼生半草萊

送劉直夫歸省還江西

群聯共愛把蘭芳南浦魂銷一舉觴君獨有親廿去國我寧無夢遶高堂天連鳥背迷寒雨江引湞梁出曉霜珍重天涯易回首官橋春日柳條長

雙挽

蕭蕭松栢北邙道連理凋殘風日淸地下有靈龍合劍人間無主鶴歸城山西短日迷椿影機上殘燈照雨聲四尺碑頭字如掌行人讀遍汝南評

元宵

滿街燈火雜游塵消受風光五日春時十日立春　微雨淡雲城上月紙燈茅店客中身家遊隔歲書時雁山近



當牕鬼笑人佳節不殊心賞異梅花新水獨相親

破曉出水西門往江口途中作

城西買馬滑衝泥總爲風光候指揮拍岸寒潮驚曉枕過江殘雪上春衣梅花野寺初聞磬楊柳村居半掩扉曙色漸分人漸遠五雲雙闕擁朝暉

子殤后二首

消瘦腰支減練裙異鄉音信可堪聞青春滿面殤兒淚白骨三遷幼女墳萍水飄零風韻雪文章消息雨收雲業緣尚有迂癡在愛惜圖書未敢焚

磨蟻旋旋意緒同傷春隨處怯東風三年未了隆中臥一旦誰收稷下功滿徑藥苗因病減隔窻蕉葉爲書空細尋舊事輪織指雲水今朝是幾重

夜宿龍江驛

風塵隨分三年住燈火江村一夜留入市女郎能買酒懷家游子怯登樓煙中舟楫來京口雲裏鐘鈴出石頭水淨更闌不成寐隔船鄉思起吳謳

入京口閘

沙城擾擾人歸市暮色津津客過關船外寒潮隨白鳥樹間花氣遶靑山夢魂風雨今宵滅鄉國門墻五日還百里波濤幸無恙滿卮村酒慰慈顏

入晉陵西門往東門晚泊

百年雨露長繁華煙柳長堤入市斜石岸樓船載簫鼓朱闌簾幙護鶯花軟泥驛路人調馬細水溪橋女浣紗待泊黃昏更東下滿城燈火萬人家

春暮還舊隱花木半存憮然拈筆有作

淡花疎竹舊簾櫳壁字苔痕碧土濃春燕定巢應識主夜蛾隨幌獨憐儂池塘深僕添栽藕杯豆留人半采蔬僻絕吾廬偏不厭枕書日日臥高春

夏日幽居即事

手汲清泉和碧煙細臨晉帖滿吳箋南風送暑催三伏西日下山留半圓丹奈雨肥禽著意畫梁泥足燕高眠方床高結趾趺坐我與幽居信有緣

書扇寄王天錫乃兄天則

梅花歲歲憑君折折盡梅花第幾枝樹杪暮雲看去遠江湖游鯉到來遲詩今點竄成千首路已經過熟九疑坐對惠連談往事夜來應夢草生池

挽周處士

生前不識處士面身後空成處士吟小雨荷香池館靜曖風花信草堂深青山昨夜悲埋玉流水何年到賞音四尺碑頭數行墨蒼溪松柏自蕭森



寄王瑩中

定山風景近何如江月江潮遶故廬能記舊游春限就太玄新著夜窗虛滿川花柳三盃裏隔岸樓臺六代餘我獨長安經歲晚南來目斷數行書

落花

蝶粉蜂黃冷浣溪衰顏無主畫樓西情緣偏戀鴛鴦水勳業多留燕子泥荏苒芳塵湘魄化飄搖紅雨蜀魂迷池塘倍覺朝來勝新綠成陰護鳥啼

館中書事

深既入館司禮監太監蕭敬者在　上前言進士陸深徐禎卿音若幸予而惜昌國之不偶數日後同年數輩在左　闕門接本有中人問之曰爾進士中有陸深徐禎卿者衆皆愕然不識其故漫應之曰然曰前日蕭太監爲　至尊言之如此衆以告予予驚且懼賤姓名何以達於中貴因識以詩

疎慵舊業大江東十載雕蟲愧未工豈有才名驚行輩徒勞中貴達　宸聽少年豈符易安敢今日相如事偶同自笑子虛無賦草親將廷策獻　重瞳

末旉謂深雖被蕭監之薦然以迂樸之學

受知　先帝故有是命與楊得意爲相如者異矣

馮侍御野雉坪

蕪莽頻年雜採樵山靈留此託高標紆廻孤郭瓜田近平遠如村石逕遙日暖林端飛雉子雨晴澗尾迸魚苗功成廊廟懸車處應有芳名配午橋

張家灣志哀

五年此地往來過人事悲歡奈爾何涕淚偏從寒夜墮月華空自海門多天邊衰柳連村郭囊裏殘書厭蓼莪沙際一燈人語寂北風流水共悲歌



長女卒後復攜家渡江

趨朝入市總無緣江上新開二頃田水閣芸堂元自得酒懷詩興故依然夕陽度嶺人吹笛秋水臨門客繫船尚有舊書三百軸海雲江月共年年

送熊元交使越

山水蒼蒼古越州菱花荷葉共維舟三高峯頂三更日七里灘聲五月秋靈雨自隨征旆去綵雲常傍使星流江南江北還相望兩地各登高處樓

送顧與成使浙江

江南此去經年別更欲慇勤不可攀細雨出城春淡泊斷水醉岸水潺湲風花碧落鸎遷谷燈火黃昏吏報關歸計越中須作早石渠諸老待君還

邵氏園亭

主人池館玉橋東盡日輕塵不度風黃鳥愛啼墻曲裏綠雲常護日方中茶分陽羨家園好地接長安客況同何似更當良夜燕月痕花影淡簾櫳

雪夜聽沈仁甫談鄉事

鄉事連牀話未休春寒寂寂送春愁素衣憐子客千里畫燭搖人風滿樓異地雪花偏入暮故園楊柳幾經秋多情爲問吳淞水猶遶儂家日夜流



秋丁國學分祀

璐壇夜氣屬秋清禮殿衣冠肅上丁鳳度簫韶聞九奏露垂銀漢轉三星青松園蓋飄香篆白玉闌闌映舞翎聖道彌高垂萬古　皇恩罔極授羣經

題石淙二首爲師相楊先生

入雲嫋嫋石泉流回首青山憶舊遊天柱雪消銀瀑下海門日照紫煙浮仰看鳥背三台路疑有軍聲萬里秋此地到江龍窟近化爲霖雨滿神州

瀨水湘山故有情石淙又紀勝遊名坐來風雨聞韶濩挽作天河洗甲兵曉出五雲隨日捧寒流千折到

江清晴通氣脉金山寺更表東南鐵甕城

長陵

文皇功業冠吾朝極目　長陵北斗高龍虎千重常隱霧松楸萬壑驟聞濟禮成寢殿嚴三獻版署　曾孫饗太牢淺薄小臣叨法從夜分端拜擁青袍

景陵

景陵東與接蓬瀛長憶　宣皇致太平弓劍閟嚴龍氣合樓臺環瑣斗杓橫地高海嶽依依見天闊風雲冉冉生萬歲千年隆禮典群官偏許夜深行



劉蕡祠二首

諫議千年自有祠唐朝宮闕黍離離多情瘦馬衝寒到無數青山落照遲往事空傳臺下駿靈風常滿廟前旗氷霜入夜頻搔首欲奠芳椒倩楚詞

門帶氷堤一徑隨丹青寥落見風儀當年夫國呈秋卷同輩看花滿麗詞言論縱危終愛主英雄空好不逢時客來繫馬祠前樹獨坐寒山有所思

夜坐念東征將士

長河乘夜渡貔貅兵氣如雲擁上游大將能揮白羽扇　君王不愛紫貂裘十二關山齊故國百年疆域漢神州不眠霜月閒刁斗自啓芳堂望斗牛

書扇贈何子元武選

春風吹墮洞庭舟春日來從鸚鵡洲萬國風塵隨獨客五更煙月下中流天邊城闕身重到笛裏關山鬢已秋坐憶五年江海別楚雲吳樹各登樓

赤水村登土岡同何子元武選張子醇儀制賦得春字

林館來遊已暮春追攀且得共高人貪山更逐雲中日避日時移樹裏身亭殿近聽龍氣遠笙歌聊代鳥聲頻城西亦是風雲地不遣登臨負此辰

赤水村與方道士



赤水村西風日晴紫琳宮裏鳳簫聲經冬翠竹搖仙珮萬里青山遶　帝京休沐偶過花院靜盤飧兼愛藥苗清主人已得長生訣我輩空懷避世情

思歸飲欽之館

鄉心迢遞轉難閒且醉佳人舊酒杯千里鴈書廻隔歲五湖雲樹鎖高臺遙聞河北兵還滿坐看長安月又來容取腐儒江海上仗君終作濟時才

病起見庭萱有作

堂背花開空復情客衣偏感歲年更滿庭綠蔭飛新燕無數鄉心啼亂鶯病後強題眠食健鏡中常爲鬢

毛鷟黃金臺上頻廻首慙愧當時買駿名

鄭家口晚眺

落日曠野飛沙平微吟捲席登岸行垂楊綠暗夕露下細草碧鋪晴月明空闊試窮遠望目飄零每動思家情明發一舟何處所江湖隨到問鷗盟

戲馬臺登眺

王氣蕭條伯業收彭城依舊碭山秋山連芒碭來齊遠水合黃河入海流漠漠雲涯低度鳥疎疎樹杪送行舟凌空臺閣宜春望尚及西風半日遊



儼山文集卷九

# 儼山文集卷十

## 七言律詩二　五十首

對月

深院黃昏清露多月明初上女墻過行邊幾度圓如此高處不勝寒奈何宿鳥頻翻動綠樹釣船遙憶開金波山城漏永坐來久牛女今宵正隔河

淮陰祠

是非千載總成空滿地淒涼在眼中落葉數聲秋雨暗女墻寒影夕陽紅旌旗南國悲遊輦圭璧東陲想故宮書劍扁舟乘夜發擁爐閒坐讀周公



虎丘

江鄉蕭颯不禁秋古刹名山占此丘雲護龍池迷鴈塔雨平虎跡上漁舟聲傳清梵疎鐘出衣染紅蓮極浦流千古宛然渾在眼越王臺畔女墻頭

晚行浦中

秋江東北風吹櫂夜色西南月度河客子生涯隨路酒漁郎消息隔煙波鴈行千里緘題到牛背前村短笛過船外暗香來不斷芙蓉知傍水雲多

苦熱

朝來病骨不勝衣望斷淮南一鴈飛故國青山三畝

宅何年白屋兩重扉牙墀旅舍多殤殯安忍家書送
報歸長日畏途猶苦熱江天明殺白鷗磯

嚴陵

嚴江秋色碧於空嚴陵祠堂江水東山雲不斷欲作
雨巖樹半欹常背風行人度嶺忽高下返照入壁時
青紅櫂歌互逐漁歌起相送樓船上峽中

將遊囊峯寄汪抑之器之二太史

愛此秋高風日清紆廻常作探山行俯看飛鳥有時
到悵望美人無限情沙淨水根偏見石樹含谷口少
聞鶯好峯只隔斜陽外擬借新居卧月明



謁張東海先生墓

東海先生天下士近從驥子讀遺文風霜滿壑松杉
古日月雙懸驄夜分書帶尚縈塔下草練裙疑化嶺
頭雲廿年正有高山仰形勝東南更出群

下鳳山南麓閱曹定翁先生夜過山居至巳酉
還贈行花竹間奉懷一首

遙傳拄杖過山居度壑穿雲更短渠入院秋餘霜後
菊護牕唯有讀殘書聊饒翠竹留題字獨上青松望
小車咫尺懷人情萬里江流爲寄一雙魚

驄馬一首寄同年沈御史子公

長安驄馬鐵連錢新賜黃金鑄作鞭千里共看皮骨
好五花應入畫圖圓昭王築罷燕臺下桓典騎來御
苑邊已見過都頻歷塊最憐神駿闢春妍

甲戌二月十三日大雪厚數寸晚得月書事

瓊瑤滿地月華明寒勒東風過海城午夜夢魂清化
蝶蚤春心賞狎流鶯半空臺殿疑無影幾處江湖尚
有情澤國年年候農事恐驚風雨報西成春雪後百廿日必有大風雨俗占謂之雪報最傷農

雪霽與朱子文陳起靜訪李百朋舟次先寄

雪消沙岸暗潮通南浦仙舟二妙同柳堤東痕黃欲



綻鴈拖夕照曉猶風幾年鄉夢三更後十里波光一
棹中復有月明同下榻山陰却笑與偏窮

甲戌四月八日再遊龍華有述

六日龍華兩度遊陸行騎馬水行舟風雲塔院松將
暝煙火村家麥已秋病到靜餘初減藥望窮天際更
登樓桑榆苦愛清江曲常愧山僧半日留

春興和張碧溪韻

天上歸來白玉京棠堂依舊帶江城安身已辨烏皮
几晚食初嘗玉粽羹何用門前栽五柳秖須石上結
三生東風又送催花雨起向花間次第行

贈別碧溪次韻

江上忽聞歌濯纓好風如護客南行黃金總爲收書盡白髮長因覓句生鄉里定誇能老健交游誰復更多情不須惆悵江湖䟦造物從來本忌名

江上載疾送嚴介谿太史

風風雨雨度江來此歲登臨第一回五月葛衣猶未著幾群鷗鳥莫相猜催農已盡黃梅節送客須傳綠蟻盃南去航樓波浪闊望君眞是濟川才

送黃竹泉兄弟南還

雪後遙山紫翠重宦情歸興二難同天邊樓閣身曾上冀北風雲眼獨空到日春回紫荆樹去途詩和鶺鴒風懸知別後相思處江北江南夜月中

除夜僦居對雪

誰遣天花白滿筵破除殘臘入新年江山萬里春猶淺煙火千家夜未眠馬援歸來空有累揚雄老去始知玄浮生踪跡元無定泥上飛鴻亦偶然

雪後遊廣恩寺贈同遊張儀部

落日未落西城西孤亭曲徑遶冰堤丹青合殿煙初暝紫翠千峯雪後低萬里旌旗閑戰伐一年風物淡攀躋同來苦愛張平子袖有琅玕錦繡題



綠雨樓漫興

暑雨初晴樹色偏畫長風景滿樓前天邊白鳥乘雲沒簾外青蟲映日懸古鼎香煙時裊裊小池墨水復涓涓綸巾羽扇閒居服獨對南薰理太玄

禁中觀雨

天連仙掌曙光分龍氣遙瞻五色文山勢淨依金殿轉簷聲淸報玉堂聞似知佳節催農事願比甘霖奉聖君昔日侍臣憐宋玉空將麗藻賦行雲

下陵

仙堦瑤砌雨如膏大饗初成月正高夜靜溪聲傳水樂山空天籟奏松濤參差燈燭趨群從次第官僚備列曹更許乘驄向歸路一宵淸境不知勞

月下有懷王存約都諫倪本端祠部二首

歲晚相思空滿庭也知祠部亦冰廳心期許我俱頭白雲路何人獨眼靑落盡燈花收夜局寄來詩草帶春星長安客舍多如許每過門時馬自停

雪後樓臺闊月明懷人咫尺最關情心無機事如君少時有詩篇過我評琪樹夜寒巢鶴怨紫簫聲遠彩鸞輕想應正草回鑾疏倚遍闌干臥未成

登翠微恭望長陵形勝有述

春深王氣擁重臣身到中天望轉瀕近接星辰看拱
極遙從江漢識朝宗風回喬木千章合時有祥雲五
色封一自鼎湖仙去後萬年弓劒閟　眞龍

八日雪中自海子東過朝天宮習儀

今日自誇銀海過古來空羨雪瑤遊連天紫氣迷金
殿遶郭青山盡白頭高處寒多渾可奈望中人遠不
勝愁一年長至須成慶重試難人拜　冕旒

展牲還

月照齋心萬慮空嚴寒時送北山風冰蹄入夜　天
關紫宵御分行燭影紅世事浮雲千態出（其敍臺城時出入皆拾遺兒兒有圖）故人點漢一尊同江南苦憶歸耕地三徑茅
堂一畝宮





廿四日再出視牲

落日朱衣五色紋天南清閟鎖祥雲重來正及春初
動歸去還憐夜已分十里瑤壇當地脈萬年郊祀應
乾文風雲若爲傳消息愛殺黃麾度漢汾

郊壇還贈同行余德甫副郎

具關珠宮上帝居月華夜氣鬬清虛西來步出天門
迥東望春隨斗柄初粉署仙郎時並馬禁城銀鑰尚
留魚御街風色香塵細吟過南郊十里餘

初與　郊祀分獻風雲雷雨壇

露冕垂紳午夜長瑤壇灝氣正蒼蒼靈飈不度松聲
細端拜初來曙色涼願有風雷悟　明主敢將雲雨
賦襄王（時有所諷）圜丘禮樂今　皇盛萬騎千廬簇女墻（時邊軍皆扈從入壇）

候祭

神道如弦春月寒女城西畔第三壇樓臺始信中天
起星斗翻從下界看五色龍蛇搖羽蓋九重煙霧藹
椒蘭　君王合在清齋殿共聽鐘聲夜向闌





孤悶中有懷遂寄兒女

細雨斜風隔市塵重門深巷怕逢人春隨久病難爲
客老覺虛名苦累身何處桃花流水漫一宵魂夢鬢
毛新天涯兒女癡心在寄語家貧未是貧

秋懷

曲徑孤亭盡日幽砧聲又動一年秋詩因才減頻留
草老爲情多易得愁天上風雲金鼓迴江南鴻鴈稻
粱稠陰晴却恐隨朝暮半月鄉書十度修

秋病

病裏逢秋愁轉多隔窗風雨滿庭柯寒衣欲授催砧
杵鄉夢初成遶薜蘿天上樓臺眞是好人間岐路覺

如何山東兵氣看雲變何日王師奏凱歌

奉和石齋少師對菊

封後文書紫閣閒對花身在五雲間松筠歲晚偏知己桃李春歸空厚顏自許託根依鳳闕誰從落帽宴龍山多情未忍輕歸去莫待金蓮輟送還

哭梓兒六首

生兒辛苦擬傳家搖落秋風感歲華過客虛煩奇路竄行窩留取亂塗鴉旅魂欲返疑無路淚眼頻揮似有花强起憑高望南國斷雲流水遶天涯

經行無處不傷神新剪羅衫四尺勻病母五更能送藥昨陪三揖解迎賓渾疑死別還生別莫問前身與後身我已白頭聊哭汝高堂更有白頭人

半生苦愛說忘情翻覺情多遣未成夢後青燈風不定搔來白髮鏡偏明家書自寫疑還信世路誰憑任與行悲怨短長吾豈敢空令身外有虛名

琴書辨得爲消憂獨抱琴書可自由歸計未能隨北鴈年華無奈逐東流廢來詩草誰收拾驗後醫方自檢求賓客不通門巷寂幾番爽日下西樓

更闌愛聽短歌聲倦倚藤床趁畫屏幾處遠書還說友最憐同學尚尋兄髮從此地雙蓬短人過中年萬



念輕後夜客居聊復厭淚痕偏映月華明

客舍并州背苑墻獨纏愁緒鬢絲蒼三千里外拋中産四十年餘哭下殤院靜風簾隨日動城高霜角共更長可能會得探環事來續衰翁未斷腸

五七哭梓次吳朝言御史韻二首

坐依塵榻起循墻一月情懷兩鬢蒼生死最憐俱作客歲華翻恨未成殤何愁異日居人後空想他時共我長見說食茶腸易苦極知茶苦不如腸

六齡攜汝郎辭家能變南音語帶華時向西鄰觀振鷺遙從北闕認朝鴉乾坤有恨容啼鳥風雨何心妒落花莫向故園傳此曲年年寒食海西涯

次韻溫菊莊大參

浣花溪上草堂閒多在青松白石間不與風雲重入夢每逢山水一開顏柴陶與寄霜前菊和杜詩成雨後山聞道年來倍强健溪藤高拄看雲還

寄懷

獨上滄江百尺臺夕陽無數鳥飛回寒暄氣候隨時變翻覆人情秖自猜白髮有期和我長黃花着意爲誰開壁間閨扇尋常事空負班娘最有才

元年除夕試筆二首

歲寒冉冉夜將除景物依依繞故廬大禹三江俱到海春王五始合教書山中日月從閒積天上風雲入望餘何用青銅看勲業自應愁鬢已蕭疎

蠟炬含風夜不寐得從兒女簇杯盤纔知萬里歸猶暮老覺多情遣更難期與青春酬寸草羞將白髮付彈冠百年塵世同官曆今夕明朝取次看

二日陰

江天不斷海雲生誰遣陰晴總未成苔片漸隨閒徑積梅花欲傍小橋橫占年法向山農問種樹書從老圃評幽興最關新節候莫教風雨妬春明



次韻王欽佩寄春元甫

賦就停雲第幾篇江湖渺渺轉堪憐更隨驥尾知何地同抱龍髯憶往年惆悵又逢三月暮夢魂多在五更前金陵城裏山如畫城外誰營二頃田

山居和答鄉山人

城上樓臺隔暮霞敢誇泉石自成家空煩妙句追風雅自許閒人領物華岸柳歲深高擁日潮田水落半侵沙倚闌正見三江口剪却吳淞共試茶

儼山文集卷十

# 儼山文集卷十一

七言律詩三五十首

寒食展墓

細雨東風曉未晴養花天氣近清明人間桃李俱生色望裏松楸獨繫情龍劍上騰星漢闊金章遙映錦雲橫傷春不道春如許芳草年年滿路生

初夏四首

桔槔聲裏送春歸乳燕還鶯接隊飛入硯柳花還礙筆撲簾槐雨欲霑衣月茶初碾金文餅團扇新裁白練機小閣正宜清潤候晝長消得往來稀



銀塘新水鴨頭紋載酒浮花動午薰老圃養成三徑竹野人耕破一溪雲簾纖雨脚晴不斷怯恰鶯啼遠更聞爲惜琴書妨溽暑自鋤苔砌辨香芸

穿林迢遞綠牛煙漠漠滄空映水田喚雨喚晴鳩不住能高能下燕頻穿春騁東去元無恙風力南來漸有權起坐江樓自消晚游魚吹浪碧荷圓

綠陰庭院晝初長樂飯丹爐按古方病後精神渾愛惜閒來文字費商量自攜藜杖安風背新作茅堂向水陽子黨正肥斑竹笋欲將身世老江鄉

夏日山居三首

柳煙槐雨帶斜陽極浦遥山入渺茫溪水通湖魚作
隊梅風催夏稻成行奇書到手添交友往事驚心免
校量縹緲有聲來別院小兒新課甫田章
小卜山居背郭開江流面面繞亭臺樹猶若此誰堪
待少不如人老漸來一曲緩歌聞白苧滿天凉雨過
黃梅野情轉覺閒方稱願與　君王乞草萊
綠陰樹樹水田田坐愛牛羊散遠天風送潮聲來別
浦雲收雨脚過平川幾村茅屋青山外無數漁舟白
鳥邊不信桃源是何處每將文字萬人傳

初秋夜

隨身枕簟綺窗虛映水樓臺晚浴初凉夢裏已無投筆
事閒來如有絕交書有低此手知宵永驚早西風是
病餘家在吳淞江上住底須天際憶鱸魚

秋興三首

茂苑長洲東復東江天淼淼夜合風誰家吹笛關山
裏幾處征衣搗練中鴈字未成雲又合魚書欲寄路
難通不知宋玉才多少只賦悲秋已自工
搖落年光急暮笳得閒懷處是還家新涼門巷堪羅
雀舊業園田學種瓜南浦風波看白鳥東籬消息探
黃花疎慵莫道渾無事袖手猶能領物華



半空涼籟撼千軍滿地秋光錦繡紋近水芙蓉先帶
露故園楊柳欲披雲憑高萬里從今見行樂三秋自
古聞堪歎楊雄甘寂寞一生空老太玄文

秋懷十二首

景物逢秋老更成峽猿何必斷腸聲習家池上歌如
沸庾亮樓頭月正明萬里山川催木葉五更鐘鼓動
江城當年與賜金莖露夢斷空瞻白玉京
天闊風高秋意多青山如削水層波知歸玄鳥遥憐
汝向晚黃花獨奈何故國笙歌遺玉樹前朝荊棘有
銅駝興亡亦是浮雲事古往今來鬢自皤
碧草幽花滿故園南山臥對久忘言年來行李書千
卷老去生涯水一村已辨弓蛇還石虎毋煩怨鶴與
驚猿秋光更比春光好蜂蝶紛紛不到門
青燈挑雨不成眠愛聽芭蕉夜似年去日苦多無計
欵浮生如寄定誰賢成功白髮馮唐老好事青山謝
客偏他日向平狙畢願惘雲秋水護沙田
斗帳香消病骨輕少年憶得賦秋聲青藜火煖西風
勁白玉堂深畫漏清上帝雲霄陪絳節仙人星漢濕
金莖高山流水空勝邇秋恐涓埃報未成
開楷横雨長莓苔藥裹詩籤手自栽潦水正須愁八

月浮雲常與望三台長沙卑濕偏饒病嶺表風波是
有才茅屋若爲容我老文章一洗舊悲哀
六代三吳業已荒英雄遺恨水茫茫試量秋與愁多
少始信年隨鬢短長江上野鳧爭得食山中叢桂早
含霜長門本爲黃金賦賦就長門却自傷
一翻風雨報園林岸柳汀蒲半不禁兎魄漸隨華月
滿鳳棲應戀碧梧陰清商律應笙歌細白苧功多簇
筒深起向推移占物候爲誰先有歲寒心
湖聲江上喚登臨日日東流故故深十尺草絲風蕩
颺一天魚信雨侵淫鴟夷去後猶堪恨禹蹟南來不



可尋一曲吳娃雙髻聳蛟龍堆裏晝陰陰
總爲秋光滿葛巾未應偏惟白頭新明珠本自能疑
我沙鳥何心却避人一片雲輕終過眼百年論定不
隨身草堂舊在三江上聽水聽風知幾巡
團扇情多味未休井梧何事強知秋霜華先上雙蓬
鬢壯氣空餘獨倚樓誰復帝何工薦士徒聞李廣不
封侯千尋鐵鎖如堪借借與人間鎖斷愁
病回門巷昔長扃畱滯周南改歲星滿目秋容頻看
鏡十年舊帶屢移釘高梧急雨開金井作火新凉照
素屏深夜不眠緣底事自攜鉛槧校丹經

自八月二日至六日皆大潮成巨浸頗得奇觀
愛看秋水坐斜曛汗漫東來昔未聞風送潮頭噴積
雪波連天際貼層雲高聲疑有蛟龍怒遠影空迷鸛
鶴群安得此心無一事南華經裏老遺文
山堂曉晴觀拼兒作字
論文說劒吏爭棋五十年來兩鬢絲無事可爲甘袖
手有山如畫且題詩望中禾黍秋風粒夢後芭蕉夜
雨枝小几映窻承落日雙鉤古帖坐教兒
元宵
橫笛短簫催暮筵星橋火樹共參天人於年穀占先
兆光向煙花正有緣霄漢無聲風力定山河留影月
華間他鄉頻歲氷霜裏故國今宵殿閣邊詩今寓在邑庠禮殿經閣之後



渡江
桂楫蘭橈江水生前麾小隊渡江行人生幾度東風
面花信一番春雨晴初日出林光欲動曉泥逐馬滯
猶輕少年游釣難忘處莫惟丘園太有情
次韻王子升侍御登姑蘇玉峯二首
牙旗分隊捲芳埃獨上姑蘇百尺臺南北下臨東海
近青山多在白雲隈設勞此地興亡恨共仰中朝將

裕才合是長城歷萬里野人林壑臥蒼苔

目極長亭更短亭觀風使者節初停潮頭東去和雲白山勢西來繞郭青豔冶鶯花春入望太平門戶畫長扃闤闠最愛千將劍化鶴歸來尚姓丁

舊墓

夕陽一片好山光啼鳥啼猿總斷腸有客已成風木恨何人爲廢蓼莪章年年芳草催寒食隱隱青山似洛陽流水橋東頻立馬一杯時復奠椒漿

七月四日與姚時望放舟過南浦

早秋煙水帶雲山江上扁舟信往還潮力漸隨青草短野心元共白鷗閒愛談舊事消殘暑賴有青莎破老慳四十年前釣游地歸來雙鬢已成斑

五日夜坐見新月

中庭秋影又經年節序驚傳巧夕前一井西風梧葉信滿谿涼露稻花天多情宋玉偏工賦曉事揚雄晚尚玄江上小堂蕉石裏不妨燈火抱書眠

元日渡江二首

殘雪樓臺媚遠天清寒先覺鬢毛偏多情桑梓依江郭過眼煙花改歲年龍氣常占雲五色遙山只隔路三千東風似解知人意吹向梅邊復柳邊



潮回沙際識春回遠見帆檣映雪開向晚中流空日月倚天隔岸有樓臺波濤東下元相逐鷗鷺群飛莫浪猜一望海雲俱不極令人遙憶濟川才

懷江東山居

知非知命復知還不負青青屋後山無數好花臨水淨幾群嬌鳥弄春嬌子雲辭賦終成悔摩詰圖書早占閒愛殺江樓無一事重簾長護白雲間

元宵風雨

風雨無端妬早春上元燈火寂遊塵此身天地誰非幻何物陰晴解弄人臺殿下方空悵望星娥高處自精神強扶殘病酬佳節斜燭銀屏照座新

十八夜雨

細雨斜風轉寂寥鬧春燈火第三宵姮娥愛影收鸞鏡歆吹生寒濕鳳簫此夜金吾還不禁多情銀燭更高燒陰晴本自關天意愿怨人間總未消

雨中樓居

惜春心緒雨連宵作陣飄空勢轉驕晚向梅花愁爛熳早從桑土念飄搖行人泥滑三汊路漁子潮平獨樹橋別有好懷高閣裏捲簾香霧倚雲霄

出西郊書感

花香草色遍天涯閭巷風多旭日遲負郭人家田陌陌送春心緒柳絲絲未應華髮偏憐我試問流年苦爲誰路繞溪廻無限好何人不起釣游思

七夕與客夜坐

花外闌干雨乍稀早秋風候報羅幃億千萬刼俱遭遇四十九年都是非白石清泉初已遂高山流水願多違誰云白髮三千丈信手梳來不過衣

和徐鶴谿宜興道中喜雨韻

谿上山青更水青樓船搖動棹歌聲先宵陽羨龍爛細不羨揚州鶴背輕鐵甕潮聲還寂寞銅棺秋色倍分明仙郎才調元如錦白雪新篇擊楫成



薛山曉發經石涌泉過青龍

畫船春盡水雲和曉夢中間十里過山色擁螺澄海霧溪流如帶縮江波逢人毎問三三徑對酒遙聞欸欸歌最愛凌空凭鷹塔何妨此地着漁蓑

青龍南寺與時望並步過北寺觀三亭橋月雨乘肩輿還

漠漠谿田半草萊曾聞此地起樓臺黃金歌舞有時盡赤縣軒墀何日開高閣俯闚鶖鶴鵲古碑看字蘚苔軟輿十里乘春雨花柳情多喜客來

詠鶴

予畜二鶴於山居標格異凡寔華亭種云修吭高足鳳臆龜文鳴聲清亮眞仙人之騏驥也往歲爲曾夫傷其一孤雄凡處若怨若慕益深孤潔之趣毎加眷恤日益馴擾時望見予輒鳴舞不已若迎若迓予益憐之丁亥之秋予渡白水東爲旬月之留是鶴忽飛止寓樓之外人共異之文學姚時望即日賦詩比於道義至謂士君子反面者爲淳蓋有刺焉予覽之梗槩於中援筆和焉



翩翩一鶴下雲中正倚高樓落日東憶得羽毛如昨夢不教心力破長空呼童護足防秋雨看汝梳翎颺曉風赤壁青田是何處忘機聊與海鷗同

王昭君

昭君出塞自是漢人禦戎失策却與尋常婦人失身不同斬毛延壽正是淫其色耳殊不成誅賞昭君既去亦不見有思漢思歸之意後來受彼淫烝已化其俗矣古今詩人咏昭君多是題蔡琰耳與文姬事頗不同此亦史傳疑義因華泉有作次韻

却抱琵琶別漢宮長城萬里戍樓空一身遠嫁從胡
主半面新粧付畫工雲外不殊青瑣月塞前初緊黑
山風異鄉景物新相識無限悲歡曉角中

題南莊號

背倚青山面水田草堂修竹向陽天夜深南斗當窓
見雨後薰風掠燕翩牧笛農歌俱負郭西成東作總
豐年主人愛打蒲團坐一卷莊生秋水篇

題松泉號

藤杖芒鞋白疊巾松泉隨處是知音半空素練懸秋
色十里青山蕩午陰坐愛圓陰當假蓋臥聽嗚咽替
彈琴道人緣業休相問聲色中間未了心

題漁樂圖

平沙坦路有風濤便欲移家傍此曹鼓櫂鳴榔自成
趣賣魚沽酒不辭勞拖藍檻水春雲膩破白船窓夜
月高收網一燈山下泊綠蓑衣底讀離騷

贈別鄭廉

新作相逢別更新雨中心緒病中身空勞魂夢遊千
里又負鶯花過一春江上水深芳草合尊前人遠尺
書頻歸舟若度嚴陵瀨此夜燈花定有神



儼山文集卷十一

儼山文集卷十二

七言律詩四五十首

八月十六夜渡江

天上金波影未闌人間已作隔宵看千家香霧籠銀
兎一派天風吹紫鸞夜色分秋當二八桂華佇意[illegible]
[illegible]不知高處遠誰思倚徧幽人十二闌

玉簪十八首

嘉靖乙酉八月晦日予臥病山堂木犀一株
白花千葉移植盆中與表弟顧世安文學姚
時望孫用夫把酒賞之爲賦近體一首



[illegible]嬋娟女詠同車更愛丰標淡有華欲傍苔莓橫野
徑似將鉛粉鬭朝霞品題從此添高價物色仍煩築
沙漫道春來李能白秋風一種玉無瑕

聆望渡江去與世安坐對疊韻

冰肌素質雪翻車搖動秋光歲有華映水盈盈卉雲
日隔落落鎖煙霞野人酷愛稱青郄老圃先教擁
白沙開道瓊花最奇絕揚州望卓却微瑕

九月朔晨起盆中再着數花適錢國輔自松
城至爲予作儼山玉簪圖邑中數客繼集而
世安具有所所大笑句席再疊

月下風前宜小車今傳白帝斂繁華漫揮詞手塡青玉欲酹花神潑紫霞作節正逢黃菊信高情分占白鷗沙相如自保完歸去趙璧從來本不瑕

按毛詩既舜華木槿也本以色取朝榮夕瘁還以寓色衰愛渝之戒此詩人之志也予東吳薄海壤沃宜槿每當臘月條而樹之無不活至來歲仰暢茂作花紅紫甚富往往村落人家以編籬障不甚貴重也白色者予近始得之葉似菊而條類竹扶疎隱映頗有風韻若幽人貞士泥跡於樵童牧豎之間質素而逸群荒煙野草間然有不願人知之意予甚愛之昔離騷草木多以自況芳臭勁脆靡均蓋三致志云自世而下覽其物者未嘗不為屈子增悲焉何則物因勢殊情隨事感古今同然此人心也予為賦玉舜詩將以傳之好事君子茲花儻因予而見重是未可知也嘗曰女無正色物無定形顧其遭逢何如爾斯言豈不信哉豈不信哉

時望一和得五首再疊一首為答

沙汎賀中書五車登高還共賦瑤華幾家籬落多秋意一樹冰霜帶暮霞不是託根通閬苑卽疑傳種自流沙最憐未識東風面一見東風定有瑕

再疊答諸賢和章

日日詩筒走傳車山中草樹有光華花神讓雪三分白文氣成龍五色霞肺病夜聰和玉露美人秋水隔江沙無由報得風騷手白玉明珠總未瑕

秋日鶴溪明府過山居見和玉舜七首再疊三首為答

門外頻勞長者車山中風物過繁華未成雪臥袁高士已見仙才蔡少霞一任登臨留勝槩虛煩拂拭到泥沙欲將花比河陽縣花似潘郎恨有瑕

羊裘曾起赴安車恨殺當年寵辟華木槿籬間好風露芙蓉江上共煙霞移將一樹渾如玉老去閒居却枕沙陶令閒情空有賦從來白璧忌微瑕

緣江路僻不容車開過芙蕖又舜華澹泊看花宜待月風雲映水盡為霞正堪結社三江口何似封侯萬里沙試把一杯重酹汝不須白獻玉無瑕

西津沈方伯屢和至十八首未已再疊一首為答

班輸妙具九攻車何似休文句最華曉日芙蓉出溪水暮雲楊柳隔江霞曾聞南國甘棠詠須築長安宰相沙刼火自驚山石烈不知白璧本無瑕

每向花前望小車詩來一一歎才華須煩妙手題黄絹絕勝當筵賦落霞一任江天狎鷗鳥十年邊塞長風沙晏嬰猶惜封書社衛國何勞怨子瑕

陳仲曾玉舜諸作予讀之悲其志爲再疊一首慰之

凌波仙子下雲車想見銖衣濕露華萬種閒情偏隔水一天佳氣半成霞緒風寒勒花間蝶落日晴嘶江上沙辦得素心終不改有人抵死保無瑕



再疊得七首

伐檀江上未成車獨立西風殿歲華誰復賞心同素月自憐春殿隔紅霞前身合住瓊花觀託跡遥連杜若沙不是風雲終少氣翻緣玉石共無瑕

疑是星精謫五車不隨紅紫領部華竦籬野水誰成伴淡雨微雲欲變霞爲客緇衣驚歲月倩人團扇掩風沙閒情脉脉秋江上玉面啼痕錯認瑕

顏如穠李不同車千古詩人詠德華涼信預教秋作伴孤芳無藉錦爲霞夢迴歲月梨花院望斷西風白鷺沙擕向玉闌干畔種青蝇不放點成瑕

風雨無端傾稅車坐當秋水閱南華花開一樹臨重九人倚高城望少霞顏色不隨游女豔心情常近狎鷗沙絕憐何用頻擕酒雲醉姿容玉帶瑕

繞簷鐵馬驟鳴車花有清陰月有華江上水天同一色望中臺殿隔西霞風隨秋遠聞香露潮識谿寒閣淺沙無計可遲搖落盡共梅開處闘無瑕

水雲深處挽羊車尋樂尋芳濕露華花徑五風還十雨江天孤鶩伴飛霞霜前巳露全身白風外遥憐半面沙愛殺臨流晴照影青銅如拭淨無瑕



有花無枉故人車花亦迎人帶露華是處倚闌憐夜月幾迴擕酒泛春霞銀瓶手挿新添水玉樹情親細碾沙欲寄報章重閣筆墨痕翻惜藺光瑕

晚飲張虞卿舍西江泛月還舟

南鄰歸去夜如何鼓吹無風櫂有歌兩岸碧波潮力定一身清露月明多天空星斗中流動家近舟航一水過千古勝遊誰得似前須太白後東坡

九日

滿目雲山氣轉豪一年佳節又登高天連澤國西風遠書寄秋懷北鴈勞三徑素盟頻問菊六經遺事月

髮糝授衣時斂偏驚艱簇裏猶餘舊賜袍

九月望初寒獨坐

風廻野渡水雲空猶是江南九月中病後歲寒偏覺早眼前心賞更誰同蕭蕭竹院詩初就曲曲山居畫未工賴有夕陽西浦上殷勤留送半窗紅

十月朔與客汎舟遊靜安寺

學子東西野渡邊前朝宮殿赤烏年夕陽迎林鐘落香湧泉墮地珠璣圓蕭然冠服古傲吏偶爾從如登仙三江禹蹟不可問一舸鴟夷非昔賢

十一月朔江門觀漲



渺渺煙波連海門長風吹浪晝為昏礮頭錦樹隨船出天上銀河倒地喧便欲乘槎貫牛斗却愁斷梗失山村新寒十月登樓望岸草汀花半不存

七寶鎮擬訪黃天章憲副寒甚不果

乘興何妨似剡溪故人只隔市橋西心情聊復同雲水蹤跡其憐在雪泥白下館前時繫馬黃金臺下共聞雞扁舟定有重來約來上春風細柳堤

遊東石山園

度壑穿巖窅窱通好山多在夕陽東望窮碧海龍宮近踏破蒼苔鳥篆工花塢四時常帶雨洞門終日細

合風仙蹤法界如堪擬不是蓬壺即華嵩

乙酉歲除

細雨催春歲又除縣城燈火接郊墟百年到我強過半萬事於人總不如弊齒病深拋酒戲安心法在卜山居東風若問新消息多上蒲團少著書

丙戌元宵

上元燈火鬧嬋娟滿月輕風夜可憐人踏六鰲看海市天連萬炬候星躔樓臺影裏疑無地歌吹聲中合有緣管取一春多樂事試從今夕卜豐年

次韻楊伯立春興



江南地僻書如年春與閒人別有緣滿徑落花風陣陣一犂新雨水田田池塘草長詩成夢簾幙寒輕酒擅權四壁已空諸業盡囊中剛剩買山錢

春雪

少年端策覲 君王記得春陰賦玉堂今日閉門風雪裏五更孤枕夢魂長薄田已就資生計省事初營却老方尚有圖書拋未得教兒多種翠芸香

三月三日

一年一度春最好三月三日煙雨中花外小車停過客山陰禊事想遺風高樓正繞長江去舊壘新看乳

燕逼桃李成蹊總相似行人莫問午橋東

清明出行阡丘

病來廿日始勝冠花柳清明滿畫闌二月光陰半騎雨百年塵世幾悲歡王孫芳草連天碧燕子東風作陣寒萬事山頭一杯土麒麟留得後人看

清明後一朝見桃花有感（因諷楊孟載也無人折休相惱才有鶯啼更可憐之句）

玄都觀裏到應遲前度劉郎鬢已絲燕語鶯啼有何恧石橋流水至今疑一枝帶雨比顏色千樹蒸霞勞夢思莫遣漁郎重問路此中元少外人知



和郁湖州

欲從東海望蓬萊試上江頭百尺臺春色送將拚獨醉好懷留取爲君開詩成滿砌翻紅藥客去開門長綠苔寄語桃花休折盡劉郎應是不重來

五十生朝自壽

年行五十鬢猶青浪許前身是歲星三刖尚存和氏璧一區初架子雲亭（于是歲始有居）人間好景中秋月世上浮名五夜螢偏愛江山圖故國欲將非是問蒼冥

十四日晚渡

團圓寶月漾空明東去疑從不夜城風送潮頭回別浦水兼涼氣弄新晴鵲填銀漢橋初就鴈布瑤空陣乍成一櫂中流雙槳楫隔江時度紫簫聲

餞顧東江宗伯於禮塔匯留題

千年地勝湖山繞十月江寒樹葉稀人向別時身是客舟從行處岸如飛舊家池館誰還念落日風帆我自歸天北天南俱逆旅莫將去住與心違

山中歲暮得　旨召還翰林兼許春坊供職志感一首

玉堂金馬是重來新詔青坊許並開豈有涓埃報明主虛煩聲價染尚臺千年禮樂還周典一代　宸奎陋漢才直北長安天咫尺紅雲無數繞三台



平望阻風期友人不值

渺渺碧波連白雲期君不見重思君妬花信急春如許折柳情多日又曛山色水光餘此地酒懷詩興憶離群楊侯若借東風便燈火棱船坐論文

嘉禾道中

畫旗搖曳午風多金鼓聲繁水漫波春色二分看正好　國恩千載報如何江天路接心逾遠花柳村深尚和童冠相隨畢裕貝康衢時聽隔林歌

陳東祠堂

鄱籤初下雲陽驛國士有懷陳少陽人世自應餘慷
慨東風元不管興亡誰無一死寧須晩事到千年更
有光當日上書多輟報至今遺恨說汪黃

維揚懷古

輦道蕪煙江水流遊魂不載舊龍舟花開綠樹春光
永火煖沈香瑞氣浮絕域衣冠朝萬國拂雲宮闕遜
千秋可憐惟有東征役星散旌旗戰骨裒

三月晦登芊山望下邳

一年春色此登臨入望遙山紫翠深二水帆檣風獵
獵半空樓閣晝陰陰何當開鑿留形勝不盡烟花自
古今直北風雲最高處極天關塞築黃金

東昌懷古

旌旗簫鼓畫船過風送長河渺渺波水報鄱籤朱夏
晩岸縈宮柳綠雲和聊城不下遺書在泰岱乾封往
事多七十二君空有籙莫因泰漢問如何

端午自天津發舟入潞河與夏公謹給事晩坐

雲際高城萬國通端陽佳節旅行中蒹葭翠映潮頭
月楊柳陰依水面風天近北辰龍有氣地偏東海望
無窮蒲尊箬黍依然在楚調吳歌一笑同

七月七日以公事出城同林介立遊廣恩寺

年年七夕是秋期殘暑猶存感歲時未對天邊新月
假先貪林下午陰遲城鴉啞鵲紅雲繞宿鳥鳴蟬碧
樹移兩月都門塵撲面偶同心賞一題詩

與顧未齋遊西山過海子橋有作

新水平疇逐馬蹄白鷗黃鳥濮東西風雲天上身仍
健雞犬淮南路欲迷倒影樓臺含旭日送春蒲柳拍
長堤美人期我城陰曲已有風花入品題

和未齋韻寄徽州鄭珏山人

別後風煙去幾重思君多在鶴歸松槭中尺素雙雙
鯉門外黃山六六峯花發春深行對酒地偏日晩坐
閒鐘遙知十畝棲賢宅却比丹青韻更濃

十七夜待月

紫闕黃鐘切九霄中秋待月第三宵天高易識龍文
動海近偏憐蜃氣消十幅秋光障雲母一簾涼影弄
冰綃欲憑絃管吹雲散忽有雲間起鳳簫

再出郊壇視牲王正十日早於　華蓋殿復命

九天風物麗春陽來自南郊夜未央龍馭遙傳香裊
裊鵷行時逐珮鏘鏘步依玉砌雕闌遶立近珠簾繡
帶長　華蓋極天懸法象此身眞到白雲鄉

儼山文集卷十二

七言律詩五　五十首　　門生黄標校編

賦得禁中早春

重重臺殿護雕闌欲動春聲鶯尚哭旗影漸隨風力
軟東扆初映日華乾雲依紫蓋和香度龍抱黄金帶
雨盤世道正同陽道長　午門朝下雍千官

南郊雪後齋宮候朝

雪片煙銷積漸和紫壇瑶殿接星河風行法駕摩飈
瑞雲護翼籠雨意多萬乘旌旗環　御蹕千官絲繡
濕恩波揚雄老獻河東賦何似明堂九德歌



禮成下壇時天宇朗霽

星橋閣道倚層霄一徑天關紫翠遥合殿椒蘭含瑞
氣九重煙霧鎖春宵萬年　天子調元化四海諸侯
奉大朝天意直教　明主識風雲盡捲雪含消

重登子陵客星亭望釣臺二首

萬古江山復此亭天邊自有少微星人生俯仰成今
昔客裏悲歡付醉醒誰為漢家廷國祚欲從嚴瀨問
山靈浮雲逝水秋風闊極目遥空環翠屏

煙霞冉冉去還迷紫翠重重高復低雙杜插天擎日
月一溪流水隔東西騷人道路頻回首客子光陰竟
賸題悵望高風千仞外敢將容易事攀躋

蘭谿易舟愈小而北望愈遠

山峯疊疊水潭潭欲斷還開去始諳淨照波光深見
石遠分秋色半成嵐夢魂總不離天上身世虚憐是
手南買得溪船如一葉茶煙頻颺酒微酣

自懷玉驛復行舟

行盡山程復水程水南山徑更須行攀高漸識浮雲
薄度險頻驚怪石輕到處一身直逆旅傳來滿耳總
虚名陰晴未定秋將半忽聽松聲是雨聲



鵝湖曉發

稻田迤邐水潺湲不待黄粱已度關去路每看青嶂
合穿林時攬白雲還秋風午日炎涼裏牧笛樵歌楚
粤間惆悵平生最奇絶未應向晚過千山

遊武夷二首

武夷宫前九曲谿好峯多在夕陽西仙人飛度無行
徑過客躋攀有杖藜草樹陰陰連碧落風煙裊裊引
丹梯相傳亦是秦人隱何必桃源路始迷

日日溪頭風日清棹歌聲裏鏡中行千巖萬壑不知
處芳草幽花若問名照影碧潭憐我老分秋華月向
誰明山川如畫人如玉望　闕懷鄉無限情

九月朔餞別過水南

年年席上看圖畫秋日人從畫裏行夾道古松飛蓋迴漫灘奇石繫船輕依山別館雲封戶入市流泉竹遶城回首夕陽無限好紫青如繡五雲明

十月十日雨

南州雨意萬山深毒霧蠻烟半月陰細草公庭秋漸漸隔花宮漏夜沈沈溪流破白添新漲雲岫拖青失舊林靜倚客牕聽不厭乾坤隨處望爲霖

雨中發玉山

歲晚煙雲釀薄寒好山正向雨中看斷橋流水橫漁艇要路豐泥沒馬鞍初向玉山迎　勅使時初接勅遠從閶嶺望長安北來南去年光裏却恐廬生夢未闌



過草萍

山作重圍天共低一灘分水浙東西雲邊野菜挑冬筍客裏行廚趁午雞鶴背遶雲瀑布雨馬蹄偏總錦障泥勝遊若許開晴照爲借仙人一杖藜

桐江

北風琵琶灘悠悠行盡桐江興轉幽水西半天墮紅日溪南諸峯偶白頭嚴陵自是高隱地錢塘從古帝王州海雲不斷三山近時有青紅起蜃樓

和汪有之園亭之作

一區猶愧子雲才薄有茅堂傍水開忌信經秋憑鴈到聞奇長日有人來好花隔岸飛紅雨新筍穿籬迸綠苔同上玉堂俱出牧却從湖海望蓬萊

春日有懷王天宇嘉定

美人祇隔淞江水不待秋風首重回今日吳公居第一少年賈傅最多才遙憐細雨催春到忽憶桃花對酒開病骨幾時堪東帶紫華青瑣共金臺

清明前一日過毘陵

老去逢春春更妍杏花開爛柳含煙風旂金鼓頻過寺石岸樓臺遠接天湖信有期通大海賞心如昨換流年禁煙時節江南路畫裏山川行畫船



庚寅三月三日渡江

明歲行年五十五今晨渡江三月三鷗盟鷺渚他無志鱷海龍沙我所諳北固山前帆欲滿東風陣裏酒微酣樓船簫鼓旌旗繞黃紙功名老尚堪

宿州道中

水郭山村不計程淮陽春晚更多情靄風常傍征旂遶宿雨新添野潦明麥葉青青初覆雉柳條落落未藏鶯風塵亦是尋常事陌上沙頭盡日行

憩驛亭晝夢

蕉鹿何心得失間如何連夜夢家山藥闌定爲游人
遍水閣唯應逆客關春日欲晴常帶雨客途雖好不
如還少年最愛河東問抽筆渾慚鬢已斑

睢陽禮月

金鼓聲繁夜向闌叩天無計路漫漫埋將桂樹三千
丈失却姮娥十二闌后羿彎弧空躍鑠玉川流涕正
汍瀾由來天上成虧事付與人間仔細看

行經隋堤有感

端委猶堪致太平龍舟錦纜竟何成空餘細木綠堤



曲別有番楊帶曉晴社燕歸來如有恨閒花開遍不
知名行人誰管興亡事但說揚州接汴京

自清華西行村落間殊勝平疇流水果園竹徑

戲作鄉思

燕麥青青柿葉肥江南回首正依依千竿新竹消春
雲一帶遙山深翠微閒任野禽啼樹隙細分流水繞
柴扉那知身是乘驄客疑向花前跨鶴歸

淨果寺晚眺

攤店驛前山晚晴天留高賞待西征北來形勝重關
紫苔上鶯花幾樹明風物未緣懷故土文章終恐是

虛名迂從一徑過僧寺紅藥翻增憶玉城

曉發攤店行兩山間流泉耕牧漸觸見聞

山花紅映石泉流初見牛羊散古丘秦晉河山俱重
鎮唐虞風土此中州彫殘極目知生計慷慨何能與
國謀頭白官僚半文字東風又上皁貂裘

四月晦日盂縣試諸生

閑棘森森翠幄重清和時候日高舂角龍隊裏皮濤
閣桃李陰中雨露濃未爲驊黃妨駿馬先從拱把養
長松風傳筆陣春蠶細繞郭青山鎖萬峯

自盂縣度石梯嶺



絕塞風多四望寬始知天上不勝寒依稀步入羊群
化文第行隨鳥背盤撲面榆錢迎棧閣染衣山黛落
征鞍關門去雁無消息滿紙書成欲寄難

忻州試院雨中閱卷

江南五月黃梅雨帶與滋花向晉陽映空游絲濕欲
墮赴壑細渠流未長重簷淅淅雜午漏晝寢冉冉凝
清香須女爲霖佐明主莫將小技減襄王

五月十八日代州答邊壁同陳憲副汝立大閱

諸生因贈汝正

白馬翩翩綠鬢開牙旗行帳遶層臺一時得共門山

勝他日須收將相才鳳閣龍樓俱咫尺齊煙鎖雨乍歸來君侯亦是三湘客莫漫淩雲賦楚哀

繁峙宰文武諸生較射

沙融草淺繞青山冠序童年各就班參合地承魚麗陣雀嵬天險鴈門關遶開白羽鳴風調時向烏號抱月彎金馬雲臺俱不薄文章功業古人間

南峪雨後取道上五臺

六月蕭然似晚秋登高重疊木綿裘即看滿澗泉初出知是前巖雨乍收碧嶂旋隨孤鳥沒白雲常傍古松留幽芳一路無人采何處三山更十洲



入五臺

山水情多不自由白頭終作五臺遊萬重雲樹高低出千里滹沱打面流絕頂只疑天北極朝陽初見海東頭共傳此是清涼地爲洗煩心盡日留

遊五臺

五雲常覆五臺端天近高都特地寒澗道千年冰未化林梢一夜雨初乾黃河紫塞依依見碧殿朱樓面面看萬壑千巖看未了更從高處望長安

宿顯通寺

一榻空齋臥白雲青燈微雨夜初分無緣十日漸凡骨有夢三台繞聖君別院雞催山月吐廻廊魚唱澗風聞青山亦是人間世自覺悠然隔世紛

竹林寺避雨

十里肩輿石磴深禪房瀟灑亂峯陰巖花笑裏饒佳色山鳥倦餘快好音下界風雷喧衆壑上方鐘鼓出長林蒼生正有爲霖望憩甚西來片雨心

竹林擬宿

未爲長歌行路難青山最愛雨中看圖書暫許淹塵榻蔬蕨先教具午飡碧樹洗空千澗出白雲封滿萬松寒天留再宿清涼境明日溪南十八盤



清涼石 石長一丈六尺餘闊僅及丈云坐五七百人以此見異

炙手熏心事已多曉涼來撫石盤陀不爭可受千人坐無事應須百遍過初日射林光歷亂斷雲將雨且嵯峨夜深或有騎牛到與和南山扣角歌

七月十一日雨後東巡過鳴謙驛

客居何似隱居閒城裏不如城外山澗水獨澄吟骨瘦秋風又上鬢毛斑黃花信早高低路白鴈霜前紫翠關愛殺無心雲一片隨風飛去復飛還

廿日發晉定

秋風七月度榆關秋色千巖雨後閒不向此中添白

髮只疑無地著青山補天人遠留遺事女媧煉石竈在永淳山
肯水功成合早還多少高懷付長嘯興亡元自落人
間

九月將望始對菊

遙憐佳節過重陽疊疊青山近短墻忽見黃花和我
瘦不知白日爲誰忙買栽自嘆居無地欲折尤憐鬢
有霜髙向小齋風露背捲簾邀日作秋光

分司院前植蓼雨後着花嫣然感秋懷土

我家本住江湖上獨客遙憐山谷中忽見庭花紅帶
雨恍疑浦樹碧含風此身去住渾無賴隨地寒暄自
不同試問桑榆能幾許長途南北又西東



十二月重渡江東歸用前三字韻

江頭十二月十二憶昨開帆二月三山川南北俱經
遍氣候寒暄已飽諳月色下澄江更遠湖聲驚破夢
初酣　君恩難報親廬近國事鄉心總未堪

辛卯三月三日再疊前韻三首

百年過半五十五一春最好三月三茂林修竹事可
續隨柳傍花予素諳駿愛遊蜂銜正放晴看行蟻戰
方酣士師何止三宜黜中散廊傳七不堪
陶令閒居愛重九故園今日是重三一觴一咏風猶
在江外江頭路總諳地僻仙家無歲曆花開國色學
朝酣黃鸝紫燕渾相識舊蕊新枝事事堪
江天十日晴無一花市殘時月過三賣困送窮方不
驗品茶鬬草事多諳新資恰有詩千首舊恨惟憑酒
半酣不是廣平心似鐵粉勻香沁更誰堪

八月九日月夜泊舟鳳凰橋

鳳凰山下鳳凰橋與客移舟自海潮中半秋光明月
小參差山勢碧波遙四眸得意真行樂一榻高眠愁
久要爲問向陽多少地種梧栽竹老　清朝

過北嶺觀舊題自西嶺步歸



南山初下北山滑慚愧山靈舊有移看種松篁如昨
日來驚霜露已多時漫游最好逢僧寺閱世無過與
客棋雨腋天風送歸袖野花開遍棘成籬

舟去速遂罷入寺從塔院西畔泛青龍故江

落日遙聯錦纜齊青龍江水故通西采藍曾樂多成
市颺網投竿盡繞堤一曲吳歌猶欸乃千年禹蹟半
湮迷勝遊回首將秋鬢怕向紗籠覓舊題

登鳳凰山絕頂

南山佳氣鬱岧嶢特地扁舟百里過緩步暗扶筋力
倦高登偏覺海天多閒中素練衣初具天上風雲氣

向和却立許時慙大手磨崖欲寫中興歌

儼山文集卷十三



儼山文集卷十四

七言律詩六五十首

晨登犀公山

山形横如軸正當鳳喙地理家謂之丹鳳嘶書

丹鳳嘶晝下九霄分明形勝見山椒先秋古樹蒼黃出映日高峯紫翠摇稅地澆花人未老買船載酒路非遥經行更愛清溪曲若箇淮南苦見招

宿布金寺

五年往再重過寺一夜空明獨倚樓水亦何緣俱到海心如無礙總忘鷗細尋往事和頭白多感新涼與病瘳安用蘧公嗟箇覺隨蝴蝶化莊周

將抵閘橋泥漴泊舟北岸待月

簇簇江雲姤月明悠悠沙岸海潮生漁歸別浦風無力人語孤村夜有聲頗覺推移爲去住尚勞恩怨是陰晴茲遊逐水留三宿別近翻多戀別情

連夜月色甚佳浦上尤勝西渡有作

昨宵對月思東渡今夕月明西渡江紅蓼照漁隱數點白鳥傍人驚一雙恍疑混沌太古色忽聞欸乃俚人腔一天星斗渡上下時有波影搖船窗

渡江

本有江南水竹情謬持華藻謁承明四年五向金焦渡（戊子北渡己丑南渡庚寅南渡辛卯西渡）萬里重爲吞行臣罪每蒙明主貰吏文先爲故人驚風前又聽滄浪起兩鬢霜寒一棹輕

維揚哭蔡石岡侍郎

魚鳥猶疑水上軍河州重到不堪聞才名滿世誰當忌膏馥宜人秖自焚已向蓋棺須定論聊從破虜見遺文西門總是傷心地淚迸羊曇灑暮雲

懷寄喬白巖太宰

吳山楚水謝行舟望入榆關路轉悠聊向歲寒占緯候旋看春色動林丘相逢先問尚書履願見津勝萬戶侯憶昨過江勞物色是誰同載上揚州

宿遷曉發

車裘絮帽北行裝地炕煤爐候曉光十里雞聲常帶月五更蝶夢半還鄉關河遠近俱蕭索歧路東西各渺茫不怕孤危緣歷慣太行山徑更羊腸

雪後登平澤驛樓

面面峯巒一水通危樓正倚夕陽東白將短髮明殘雪閒看孤雲送斷鴻北斗地高天更遠巴人心苦調



通工南冠歲晚催歸客合讓元龍臥此中

除日平河道中

陽和端藹度郊墟風曆拈來歲又除萬事可齊終有盡一生能幾苦求餘節笑人離雞聲早關塞天高雁影疎欲寄封書東海上藥闌花塢近何如

呂左丞書院

穹林古寺有殘僧指點前朝呂左丞石洞歲深苔蘚點碑塔春早雲層層藏萬卷能常護欲寄雙緘雁可憑足十夜閣雲遙裴州人遙見讀書燈

孫傑太守高簡書院

石梯隨步與雲升又是青山第幾層望到只疑天更近興來唯有手堪憑嶺頭日斤開昏曉洞口詩書感廢興一自文翁歸蜀後手扶風教有誰能

孫太守兄弟陪遊鄒家瀑

水簾瀑布見應多疊嶂層巒奈此何春向雪中翻玉乳人從天上挽銀河久蒙鄒姓宜攀桂未必王家勝浴鵝好事主人金玉侶遠攜名酒沸清歌

南里楊用之窓副　輒同遂歸共遊城南嘉山

二月二日榆關春流盃猶在蹟俱陳谿風撲面知新候野老傳名愛古人山外有山青不斷客中逢客意

偏親桑田滄海尋常事共惜尊前萬里身

嘉山次韻鄒文淵知州

尋山問水約同行嫩柳初勻花欲明正及人間修禊節更堪林外踏歌聲獨嚴酒戒三分量清愛茶烟一縷縈韋杜去天元尺五不辭歸路暮雲平

次韻再答鄒文淵

久客寧忘地主賢每勞移步出花前川園風日春難老山抱樓臺月又圓燕子啄泥低掠水王孫芳草遠連天行藏未定頻看鏡獨羨君歸及壯年

送王賓峯赴陝西太僕少卿

初從白豸換金緋遙拜彤墀違紫微外省中臺無別署求才買駿本同機秦關百二沙場迥渭苑三千塞草肥龍種不緣常在野雲車留取待騋騑

贈高如齋少參巡雲中

北門鎖鑰紫薇聽新轉官階舊典刑鼓角令嚴邊月曉旌旗春暖塞雲青臺縣駿骨千金重身作長城萬里寧會見極天歌帝力聊將風力掃王庭

栢井

東下重關紫翠深好山如戟送歸心嵯空日月雙行蟻夏木園林一變禽旗畫半銷嵐氣濕邊烽高結陣



雲陰前身或是乘槎客瑤漢銀河取次尋

度井陘

石磴磊磊水環隄喚起雞聲更馬蹄三晉山川分左右一陘塵土逐高低樾陰逗日連村動麥秀含風掠地齊近北韶華終覺晚尚攜春服事攀躋

題兩江號

長江西來雙白龍撓天波浪春溶溶群鷗弄影舞欲下獨鶴轉翅鳴相從雨後鶯花看不盡煙中舟楫望猶重主人不是鴟夷子一曲滄浪十二峯

五月廿七日雨後過山居覩屏間所留檳實更豐肥南色回蔥蒨詰旦南鄰致白菊一本三花燦然皆異也賦詩紀之

菊花開早摘收遲碩果幽芳又一時未用千頭當萬戶只愁無酒負新詩薰風五月黃金蘂映日南鄰白雪籬欲起三家問書法春秋何例合修辭

雨後

雨送微涼月向圓江樓獨倚早秋天稍消白髮知時令牛女何心識歲年近水夜雲常結綺在風潮氣半為煙倦來欲展南窻臥宋玉悲哀是偶然

和張贊卿喜雪

空滿琳宮小洞天陽春一曲爲誰傳雲低百尺闌干外寒在半空樓閣邊柳絮梨花俱不俗瑤臺玉署本通仙洞庭新水東風裏會造江湖萬斛船

癸巳春日崔東洲蔣東曉陸體齋諸同典作湖山之行

早春風日未全和十里湖隄小隊過歌舞樓臺耶復爾興亡今日竟如何三竿日影山中寺千樹梅花水上坡面面紫青看不厭好峯偏向夕陽多

寄鄭思齋侍御龍官

百年何處無風雨試問行人歸未歸畫裏山川看亦險人間岐路本多違海門有影龍方戰桑七何心鳥倦飛最好中流千尺浪不曾搖折釣魚磯

德清谿南山水

從乾元絕頂東樓午餉是日晴朗一望極目但不能把酒復自元峯觀北折山家玉蘭一樹高可三丈餘兩虬株盛開香風襲襲亦一奇境也

連朝積雨喜新晴渡水登山取次行南十里[illegible]吳越東風煙浪接蓬瀛半生酒醆元無分二月[illegible]太有情回首好山千萬疊青雲長傍澗松門



嵊縣早發谷涉新昌道中

沙明水淺映疎星十里春寒數短亭地僻稀聞行客早日高初見遠山青羊腸鳥背尋常事間竹有花次第經一任午風吹不斷海羅衣袂近蒼溟

經天姥

天姥峯頭雲日開欲臨東海望蓬萊不辭謝客登山屐遠愧孫郎作賦才秀色南來連五嶺星文高處接三台何人更有凌空手爲築黃金萬里臺

天台東入寧海

使星起踏天台路南意微茫海上霞巖衛共傳天使節龍深疑到地仙家千盤雲外羊腸坂幾樹山頭謝豹花欲問當年劉阮事人間紅日又西斜

寧海北歸

海城風物送歸程一段春遊畫不成山色有無分近遠嶺雲濃淡識陰晴青浮島嶼蘇波立綠暗松杉鳥道橫欲采采芳寄相憶好花開遍不知名

桐江舟行浴月

錦帆明月舵樓風逝水澄鮮復映空萬里鶴歸迷近遠一谿人語隔西東廣寒金粟秋香動碧落銀濤海氣通漫向桐江論往事客星元是釣魚翁

瑞虹

江湖佳傍青山好舟楫來從浪多雨岸蒹葭迴鸛鶴中流風雨長蛟鼉書隨驛使心先寄秋逐年光鬢已皤一曲滄浪多少意況堪重聽楚聲歌

白鹿洞遊眺

亭臺高下恣登臨泉石松篁處處尋一徑薜蘿苔無俗轍四時弦誦有清音人從勝境功名薄山到斜陽紫翠深五老不隨雲雨變卜鄰初見古人心

伏日自南康郡城登觀瀾閣

匡廬彭蠡久爭雄一段閑雲萬頃風五老地高俱拱北九江天遠總朝東秋期先逐鄉心到眼界聊隨野望空更向青霄問明月豈闌人在水晶宮

十二月朔雪夜宿官風館次韻

歲晚溪流凍有痕猶頭雲日靜猶渾向來萍實千年事一去梅花第幾村高鳥過林嘗積雪長亭倦客易黃昏深慚未遂還吳計猶向離騷問楚魂

二月廿二日因雨發天長斷橋亂水經涉甚險

軟虹籠雨破春寒煙水江淮路百盤橋斷正憐羸馬度雲深疑有老龍蟠行邊白髮和愁長望裏青山帶淚看為問陰晴成底事鷓鴣終夜一枝安



□府星河擁使旌隋堤花柳報清明人家煙火寒猶禁客子衣裳暖漸輕夾岸露華添細水浮空春色抱孤城東風滿地皆芳草一為多情盡日行

南陵王望雲樓

五色雲中木帝州梁園更起望雲樓太行西去天逾近華表歸來鶴更留貝闕珠宮元渺渺白衣蒼狗自悠悠憑將一掬思親淚灑向朱闌最上頭

洛陽書懷

河山天地此中州千古風雲擁上游王氣不消天正遠元功猶在水常流幾時荊棘銅駝巷何處隋唐五鳳樓六十頭顱身萬里春山洛社愧前修

登華山至青坪

群玉峯頭鐵鎖寒周秦遺事共漫漫山從拔地五千仞路向穿雲十八盤上界樓臺懸日月下方風雨長波瀾乾坤不博蒙頭睡一借神仙蛻骨看

棧道寄康德涵修撰

當年館閣重離群渭北過逢正暮雲嶺嶠共驚俱長大寒蹈無處不愍愍人皆欲殺偏憐我老更何求敢負君一上陳倉雲路水蜀川歌調況堪聞

利路紀雨

敧枕無眠萬里心濟時須仗傅巖霖三更忽送千山雨五月難逢半月陰禾黍壠頭新水漲芭蕉窓裏大江深起來欲着簑衣剪細聽簷前斷續音

八月一日出郊秋色佳甚

遠山流水曉雲和松有盤陀竹有坡兩月簿書堆積滿千重巖壑夢魂多蒓絲漸逐秋心[illegible][illegible]任憑將旅悵過一出郊關風景別桃源未敢問如何

十月六日曉登大安門樓望雪山

歲晚天空旭日晴雪山當面始分明登臨到我元無約風景於人似有情樓閣欲從千里見雲烟誰借一朝清不知地位高多少瑤樹琪花近五城

詰朝侵曉再出西城門

曙色喧闐滿市樓穿雲十里度林丘漢家事業三分國禹貢山川九等州村落人烟風不散田園生計歲應收茂林修竹渾如許安得蘭亭揖昔遊

微雨出城赴南泉憲長草堂之招偶述

衡雲重作草堂遊庭樹青黃濕未收[illegible]終戀蜀孔明無計爲安劉何須往事千年恨自愛長江萬里流老去諸緣看漸盡歸途知已勝[illegible]依



仲冬望東郊送鄒和卷侍御

冉冉山雲壓樹低村村茅屋帶沙谿征旗滿路風初勁尊酒長亭日又西栢府獨傳烏夜曲花驄偏戀錦障泥隔林好鳥知人意更向離筵盡力啼

至後四日偕鄭少參謁孔明祠

丞相祠堂特地過仲冬風日更柔和時隨運去終應爾事與心違獨奈何庭樹不凋棲燕雀江流有恨泣蛟鼉唐碑漢署青山下過客留題積漸多

過萬里橋

愁聞萬里橋南路回首關河萬里多入望煖雲山破白長年臘月水層波不闌且逐行行度蜀道時聽欸款歌此去應知東到海欲憑雙鯉問如何



儼山文集卷十四

儼山文集卷十五

七言律詩七 四十五首

謁諸葛廟

武侯祠廟已千年過客何心盡可憐百里營留嗚鼓後兩函表上出師前江流不轉餘灘石峽鎖猶聞哭杜鵑自信英雄終有氣風雲常護舊山川

送客過昭覺寺

霜日江雲杳靄間聯鑣酒力駐頹顏一冬天氣常嫌熱幾度郊行覺借閒世上無情惟白髮人間有福是青山山僧更住青山裏翻罷楞嚴獨閉關



暇日謁潛溪宋先生祠

華國文章報國身青山萬疊未歸人 高皇最愛才無敵學士應誇酒有神不向東方戀桑梓至今南斗避星辰揚雄杜甫俱鄰傍落日祠堂采澗蘋

少宰學士溫託齋赴 召成都邵守作三詩送之予覽其辭甚麗和韻一首

玉堂金馬退朝回常憶班行一字開東閣共推庸相入西川獨數子雲才瞻雲已識親悴近捧日偏勞御札催六月扶搖真一息十年魂夢繞三台

將過新都秋曉同衛漁川東行

昭覺鐘聲隔幔聞筍輿十里度秋雲山家歲計占農事客子年光付吏文岐路軟紅隨馬去遠山晴翠過江分聯珠倚玉多佳致此日同行賴有君

錦江

浪花如織遠黏天濯錦溪邊勝可憐五色文章初日裏一川綺縠午風前東流到海通蓬島南浦逢春送酒船若問乘槎霄漢事支機抱得已多年

冬日同漁川過浣花溪

曲徑疎籬路欲迷草堂歲晚浣花溪槐柯倒影醒殘夢竹汗留青滿舊題暇日偶從南郭隱好山多在小隗西高人未用逃名跡江上天空北斗低



發新津風日甚佳有述

江山偏覺此行多愛聽巴音入棹歌錦樹微茫連岸脚畫船掀舞出盤渦山雲欲起常迎日水鳥驚飛不離波爲客十年勞勝賞朔天萬里又經過

與余方池草池兄弟遊三巖

山下三巖逐二難春風初試杏花寒人情倦去方驚老江面東來漸覺寬一代交遊論出處百年身世絓悲歡浮雲本是山中事欲爲蒼生起謝安

西題凌雲

凌雲巖閣倚江開三面江流抱石臺遥浪點衣
穀舊題多日長莓苔下臨風雨空三蜀高處星辰
上台一爲賞心留勝槩還看秀色產奇才

兌陽書樓

面山花竹背山樓合着元龍最上頭雲氣陰晴常不定江聲回合正東流九關清夢通霄漢八月仙槎貫斗牛欲賦兌陽形勝裏山川元是漢嘉州

二月五日發長壽

隻隻樓船面面山磯頭石齒鬬孱環灘聲忽送蛟龍窟雲氣常封虎豹關南去雜花渾爛熳西來晴雪正



潺湲擢歌風起旌旗動時有漁歌互往還

春雨遊岑公祠

石門泉竇境尤奇紫暈蒼痕雨更宜信有神仙住人世何妨遊宦向天涯盤崖一綫通銀漢滴乳千年長玉芝流水高山俱望眼柳條花蕚繫春思

廿六日雪後赴金太常南郊觀禮有述

三級圜環八柱擎碧青浮動日華明萬年禮樂歸眞主一代彝章見大成天壓閶闔元咫尺雪消馳道轉澄清微臣將事依龍袞試向瑤臺最上行

仲冬晦過海印寺有述

萬歲山陰海子橋十年重到笑勞勞舊時風景依稀在歲晚氷霜積漸高鐘鼓連天涵日月樓臺倒影蘸波濤千重王氣盤龍虎常有紅雲覆赭袍

立春後一日午門宴罷有述

金殿彤樓白玉臺芳春風日暖初回千官簇擁雕盤細萬國趨陪綵仗開黃道正中當 御座碧空遥映入仙盃兩階拜舞俱沾醉已有歡聲動蟄雷

丁酉除夜

十年除夕總天涯 帝里今宵鬢已華歷盡苦心難報國撥殘新火倍思家鳳樓縹緲回銀漢宮漏迢遥



隔紫霞開倚畫屏清不寐獨將春信問梅花

歲暮旅館燈花異常有作

雪封虛館燭開花乍吐紅英暈紫霞四壁圖書看照影一行兒女念還家金蓮 恩重身難稱白玉堂高鬢有華應是明朝當獻納坐深宮漏隔窗紗

介谿宗伯榮賜麟袍和肩川少宰韻

白玉闌前紫獸鋪黃金臺下古燕都千年典禮開繪闕萬里風雲護 帝闕藜影木天時戰蟻鐘聲長宗
晚[illegible]由來此地文章海杯視三江且[illegible]

送沈大華小泉還

蓐業長楊滿徑閒春風燕市買驪還輕塵鳥背頻埋
塵曙月雞聲欲度關世味旋甞隨路洒鄉心遊慰隔
洲山憐君無計能留住草草詩成空厚顏

龜峯晚興

度壑穿巖興未闌更從燈火數奇遊風高八月寒先
到地僻千年事轉幽碧澗每逢春漲合丹崖疑共暮
雲稠平臨北斗長安近身在天南重倚樓

次韻白鴈

波澄照影度瀟湘回鴈峯高近　帝鄉星陣望窮雲
半沒雪翎風急字斜行蘆花深處驚遙火木葉催時
護曉霜記得上林曾寄處每因彤矢識君王

登太白樓

夜郎一去幾千秋尚有任城太白樓身後功名空自
好眼前汶泗只交流當年狂客心偏戀近代風人誰
與儔拍碎闌干呼不起月明風細憶神遊

贈別鄭宜簡

扁舟五月大江東總管千年見古風天北天南三十
載聽風聽雨幾宵同閒來只愛青山好老去方知白
髮公我已倦遊君作別相思多在月明中

和介谿賞蓮

雨氣自天香冉冉風光臨水碧颸颸移來玉井仙人
掌開傍金波太液池本爲憐芳衔散早翻因解語酒
行遲新歡舊賞年華裏倚徧闌干有所思

送張懋勉之赴新建縣丞

雲間文獻舊名家藝苑馳聲幾歲華新捧除書辭
赤陛滿斟別酒對黃花東湖古廟餘塵榻南浦疎簾
捲落霞少府勝遊還勝地好將清譽徧天涯

送崔都尉奉使　顯陵

雪中送客重徘徊白馬銀鞍畫角哀雲繞鼎湖龍臥
起月明遼海鶴歸來金符玉節　山陵使戚畹侯封



將相才萬里　皇圖元咫尺東風回首鳳凰臺

內丘大風塵

沙曲風塵冉冉高行行偏念　聖躬勞九天日月懸
平野萬乘旌旗捲怒濤山勢遠隨馴象輦春光正滿
袞龍袍侍臣亦有楊雄賦欲奏河東愧二毛

送黃甥標東歸

送汝黃金臺下路西風多少渭陽情愁看世態如雲
變須遣鄉關似月評海內勝遊吾欲倦江東好事若
爲成過家上塚俱如禮來趁鵬摶九萬程

黃甥良式博文好學予雅愛之相從南北

二十餘年患難之日多而安樂之日少予旣不能無愧而亦不能無望焉玆行也悵
戚殊甚賦此爲別以期明年之會

送魏僉都伯深鎭汴

中丞玉節下承明風動中州數十程喬嶽一時瞻氣象長河萬里爲澄清旌旗號令新開府籓省官僚古帝京若向周公舊臺下六符先候泰階平

五月十三日下灣始入舟居

淡雲微雨帶青山細柳新蒲水一灣人世百年眞夢裏　聖恩今日是生還來看海鶴迎風舞坐愛江鷗盡日閒京國風塵能化白臨流偏訝鬢毛斑



和答陶南川兵侍

曉開畫鷁帶遥山夜泊溪魚細柳灣鴻鴈逢時知北鄉蓴鱸有約待南還虛傳海外千年藥且向人間一日閒寄語隔船陶士雅故園新筍鹿胎斑

後樂堂家宴守歲

歌管聲喧餞歲除大江東下抱閒居夜筵椒酒元隨量春帖桃符手自書老去何妨鬆鶴髮歸來猶及讓鱸魚十年萬里風和雨此夕團圓畫不如

客從海上餽杜鵑花甚佳薄暮移燈照之有作

紅綠深紅照夜明自從西蜀識佳名年芳不隔關山道勝事新添洛社盟高閣捲簾看不足一春啼鳥恨難平闌干六曲催花信芳草王孫空復情

壬寅中秋夜同姜明叔王元寀玩月

蓬瀛東望月華圓咫尺煙霄萬里天屛翳驅雲收浩湯銖衣和露闘嬋娟良宵嘉會俱難得天上人間各有緣十二闌干須遍倚莫論風雨是何年

自潭山取道過玄墓

盡日湖山不厭多畫船初泊綠輿過路從鳥道衝黃葉浪打漁磯濕綠蓑開處風光巖壑占望中天氣水雲和相逢莫問鴟夷事愛聽滄浪隔樹歌



雨後對花和答沈叔明

三逕歸來春水生送春初覺病魂輕名花舊種渾無恙舊酒頻過倍有情十尺闌干圍紫豔一番風雨妬紅英殷勤寄語憐芳客尚保丹心向日傾

中秋後二夜與姜蓉塘諸友登樓

月到中秋分外清共登江閣俯空明參差漁火遙通海縹緲鸞笙欲近城滿目星辰分上下百年塵世半陰晴一尊且盡今宵醉鄉國賓朋倍有情

東軒春興

笙歌院落養花天六十年踰七十前坐隱尚餘經濟
手臥遊無藉買山錢江流東下饒鮭菜風信南來有
雁箋雙鬢不嫌搔更短老人心事愛隨緣
初夏移舟天馬山過嘉樹林聽僧㴠淨彈琴
城陰水木夏初臨十里來過嘉樹林乘興不妨靈運
屐賞心先到穎師琴望中海日依微見物外煙霞次
第尋欲上前山最高處扁舟應向五湖深
曳涇西發
西去青山入望多楝花風信水雲和田家秧馬黃梅
雨谷口漁榔白苧歌坐館宛如天上列書船疑向鏡



中過人生合住江南老何處滄浪與碧波
喜雨次答鄭文峯正郎
使君本意爲澄清先遣仁聲作雨聲百里望餘青障
合三農舞破綠蓑輕食看穲稏行來濕愛聽芭蕉坐
到明無數鄉心與時事每吟佳句候秋成
築堤
海門東啓護長堤小築江沙舊岸西十里蘆花依岸
轉一川月色向人低儒從鷗鳥忘機下或有龍孫掠
雨啼便擬種爲桃李巷春風無語自成蹊
甲辰元宵後二夜觀市燈效白樂天

好懷佳節是鄉閭歌舞樓臺鬧上元萬里園闤春正
月千家燈火水西村太平有象瞻 天闕老大何心
倚市門但願年年同此夕田蠶花竹長兒孫
有草類藜而幹生其本多綠葉至末始數爲紅
紫經霜更絢爛可愛一名雁來紅俗呼老少
年山居小閣前倚闌一株尤茂密高可丈餘
病起過宿相對甚適偶成一律
老去誰能更少年此來相對亦欣然人間白日無繩
繫爐裏金丹有訣傳秋水蘆花三畝宅西風鶴唳五
更天曉來霜重紅於染伴我梅花紙帳眠



五言絕句 三十首
初夏五首
野曠孤亭迥晝長花影遲蒹葭飛白鳥楊柳囀黃鸝
二
芍藥花初謝芭蕉葉已斜窗前一夜雨浮綠漲文紗
三
林日不到地溪風常滿船雨餘黃犢健天際白鷗眠
四
初日浮空動微風刻地涼苧衣人尚怯看竹過清塘
五

細草緣階砌幽禽語晝梁好風排戶入吹散午時香

和安鴻漸登樓曲四首

登樓覽春暉春暉可憐晚所思在天涯欲往道里遠

二

日夕倚樓望行人歸未歸斷魂與殘夢相逐雁南飛

三

雪後樓偏好青山破白看客衣無奈薄高處許多寒

四

樓頭紅粉粧樓下紫騮馬兩處總相思無言淚成把

與周適齋潮州過張龍山焚柳圃納涼



明月谷陽水長橋臥綵虹綠楊風不動人在鏡光中

我有江南屋

我有江南屋春深草映門湘簾低不捲寶鼎夜常溫

西巖 爲劉哲聞

我愛西巖好泰乾繞 帝城黃金臺下駿細柳月中營

西湖

夜氣消殘暑天光浸曉星草青蕪白鳥波綠泛紅蕖

成晉驛庭槐繁陰戲爲一絕

雨意將雲白山光隱樹青總看行蟻夢何日[illegible]

暮至清源

積雪千峯白層冰十尺強吳兒渾不解只道爲炎涼

疑冢

疑冢七十二冢冢渾相似春風草又青斜日牛羊裏

辛丑歸途中絶句八首

高鳥依依沒長河淼淼流風塵隨短髮去住任扁舟

二

弱柳風前轉新涼水際浮蓴鱸如有待歸日正逢秋

三

村村喜麥黃南風散初暑古岸綠陰中行人自來去



四

日落山煙紫林深暝色寒殷勤問前路今夜宿新安

五

曉行不知程夢醒聞細浪曙月逐雞聲櫂歌來枕上

六

水色搖蒼玉槐陰幢綠雲會心詩半篇得意酒微醺

七

目力耽奇短歸心引路長深林喧鳥雀斜日下牛羊

八

海月和潮上風帆接畫船故鄉連夕夢景物正依然

碧雲寺

鳥道千盤迴羊腸一徑斜年年二三月紅杏碧桃花

過叢臺

青山不改色綠樹有新姿昔人歌舞地今見草離離

白槿

尋常紅與紫不及淡梳妝木槿籬邊過水肌照拒霜

題小景二首

箬葉舟能大桃花水正新了知魚有樂袖手捲絲綸

二

自愛看秋水鷗閒我更閒蓼花洲渚裏隨意弄潺湲



偶成

蓬萊波浪淺汀洲杜若新暖雲不作雨閒殺釣鰲人

六言絕句 一首

過淮陰

故壘初驚雨歇古祠高枕江流一抹霏微輕靄片帆歸去清秋

儼山文集卷十五

儼山文集卷十六

七言絕句一十三首

館中

天上文章白玉堂日華浮動鬱金香詞頭封罷渾無事獨步花磚繞畫廊

春陰送客即事

洞口桃花帶女蘿不知春色幾分過長驅白日紅塵淨無數青山細雨多

和俞生暮春閨怨二首

落花庭院草萋萋雨鶴晴鳩各自啼倦繡一春長閉閣忽將清夢過遼西



二

魚書欲寄轉多情錦字回文織不成落盡桃花飛燕子一番風雨又清明

雨牕春興四首

芳草王孫滯未歸江南憑望轉霏微疏疏密密俱成陣留住楊花不肯飛

聽風聽雨隔牕紗愛弄潺湲試早茶更喜園丁報新事魚苗隨水上平沙

東風吹雨帶龍腥散作春聲繞畫屏人倚碧牕初避濕芸香翻盡太玄經

水心亭館午風多別有長條許客過舐數落花紅作陣一篙新雨綠生波

漫興六首

東風成陣落紅稀日日溪頭坐釣磯傳語白鷗休避我此心雖在已忘機

好山多在夕陽西十曲清溪護石隄臨水草堂春事晚罏香驚墜燕啣泥

麥秀風行宿雨乾苧羅衣袂薄生寒行藏欲問吾何似盡日花間獨倚闌

一臥林居獨下幃斬新時物換春衣絲絲細柳灣灣



水步到前村看鴈飛

細柳新蒲已滿谿獨尋春過小橋西奚囊佩得詩多少欲寄相思手自題

滿簑風雨楚江天釣得鱸魚不管錢十里溪橋趂歸路酒壚芳屋背花眠

書扇寄黃竹泉

溪堂山館帶江城鴈起催花雨正晴聞說閒人多樂事齊驂鬪馬過清明

初夏即事二首

水亭山館綠陰肥漸覺心情與世違午睡覺來香未燼一群新燕學交飛

雲日陰陰水氣涼園林梅子半青黃晨歌野唱元無譜和合滄浪意自長

四月一日與客登松梅亭

隔籬修竹隔溪花淺映深圍整復斜風外數聲啼布穀桔槔隱處野人家

野航

半世元同不繫舟落花時節雨初收東書一枕江湖夢流過江南杜若洲

泛舟



乾坤湖海總浮漚風月閒書共一舟向晚酒闌何處宿蘆花千頃近沙鷗

題畫贈唐雲東

扁舟只隔五湖東紅樹青山萬里通回首白雲閒似我却疑人在水晶宮

黃葵

碧紗高捲不勝情曉夢初回半宿醒獨有丹心待高日小闌干外雨新晴

芙蓉

輕紅淺綠殿芳晨野水凌寒避軟塵一曲楚辭湘子

去隔江愁殺采花人

登樓

小樓西下小西湖淼淼烟波望轉孤連日南風吹不
歇自添新水浸菖蒲

題莆泉

移得通靈上品苗雲根新水暗通潮曉來絕勝金莖
露多少明珠濕未消

秋興二首

春光不比秋光好料理精神只自知三月花時常臥
病晚涼日日有新詩





翠竹高梧一徑斜草堂開占白鷗沙秋來幾陣催寒
雨報道芙蓉又着花

中秋節後黃葵作花滿園甚富病起坐對二首

滿院晚葵秋日濃裹頭強起坐前楹誰云欠却看花
福病裏看花別有情

翠節亭亭搖翠雲淡鵝黃剪薄羅紋向陽心事依然
在不共南風早策勳

秋江釣舟圖

西風吹滿荻蘆花釀作霜寒噤亂鴉買得釣船如屋
裏只將秋水老南華

芙蓉

柳外風前生晚烟一江秋水碧於天吳娃越女相呼
調只愛銀塘歌采蓮

偶成

黃花翠竹動秋容白日滄江有臥龍不是扁舟歸去
急隔溪相約采芙蓉

重陽試筆

積水浮鮮雲日凉花芳開過木犀黃一年又是重陽
節閒倚西樓看鴈行

漫興五首





花枝壓雨粉牆偏淡白輕紅盡可憐獨立曉風無限
意為誰零落為誰妍

月明吹徹紫鸞簫火宿沉煙暖未消風送海潮來別
浦賣魚人過竹西橋

溪亭山館隔花分更起江樓和水雲八月木犀風雨
信偏紬緗帙散香芸

蕭蕭涼雨報秋衣雲影嵐光鎖翠微人在竹窗初睡
起坐看蛛網織危機

水芳無數長溪邊秀色遙連翠浪高欲寄佳人無處
所漫依楚調注離騷

重陽後六日登鎮光閣

下方僧梵雜鳴鐘身上危闌復幾重微看太液波光淨更接蓬萊雨氣濃

西軒壘壁作南牕打炕其下以供夜坐

地爐煤火夜如年旋作南牕映月眠讎種庭中數竿竹一時弄影到牕前

丙子除夕

一枝銀燭坐更闌小几攤書只自看家在江南四千里有人今夜說長安

二月望晨起



修竹深溪帶淺沙隔籬初見小桃花東風最是無情物却與人間管歲華

曉起

雨洗春容淡有姿柳絲花霧共參差人家住在青山曲無事朝來睡起遲

園居雜咏三首

廻廊曲曲面青山身世悠悠蝶夢閒半郭半村秋色裏聽風聽雨夜深還

竹闌干外石方塘映月含風貯早涼乞得名花周匝種為誰着意最憐芳

芙蓉洞口石坡陀摘刺藤梢帶女蘿一夜好風吹雨過曉來添起碧嵯峨

春日雜興二十七首

綠楊如線草如茵紫竹宥輿白疊巾不是病春禁不得老來心緒嬾憐春

山中春色二分強次第開花到海棠風日一簾初病起斜攤黃素寫宮方

臨池[illegible]閣背山堂乳燕泥融補畫梁按却茶經試江水日長陽羨鬬旗槍

種成修竹倚雲石新築方塘漾翠寒一夜落花風信急隔溪吹折釣魚竿



隔江樓閣樹崔嵬掩映繁花更柳條紅日半牕春睡足獨攜藤杖過溪橋

上臨風雨下塵氛一上層臺思不群更愛草深成小坐摩挲雙眼看江雲

重重簾幙護餘寒獨得閒亭映日看頗覺近來諸念盡偏於筆硯遣猶難

久忘把鏡照容姿風動屏開見鬢絲幾樹好花渾未發莫將春色怨遲遲

上作坡陀石作巖曉乘甘雨種松杉門前日日春潮

到定有雙魚寄一椷
細雨庭除濕未勻小山毛骨長精神呼兒半捲湘簾
坐滿溯飛花苦戀春
春深山館日如年品石嘗泉各有緣好客遠從雲外
至自移塵榻向花前
湘簾面面擁孤亭前弄春晴草更青山靜日長無一
事倚闌閒看鶴梳翎
高梧細柳儼成行遠水遙山護草堂一片浮雲颺空
碧半分寒氣釀春光
侍兒日日報花開白白紅紅盡手栽我自白頭春自



好莫教風雨便相催
江上高樓隔曉霞滿園靜結倚爐紗晴香一道隨風
力知是前村枳橘花
寂寂春陰江閣閒綠浮新雨漲潺湲隔花一犬足高
臥門外借書人未還
花傍高樓半掩扉河豚風起釣魚磯沙鷗似解閒人
意時向蒹葭深處飛
春江一曲遶孤村鶴有雙雛竹有孫愛聽滄浪臨水
坐背人新月弄黃昏
遙聞大藥駐衰顏我付行藏與鬢斑多事一春眠白
日無言十里對青山
漠漠楊花鬧曉晴穿簾入幙太多情如何無力還春
住點破滄浪萬里清
一溪一曲大江東細柳新蒲窈窕通寒食樓臺三日
雨捲簾庭院百花風
花木陰陰午漏長遷鶯啼近讀書堂誰能料理春多
少閒寫新詩上粉墻
紙帳蒲茵白板床瓶將春聯答春光夢中幾曲溪南
路水浴風行總未忘
鶯啼燕語各分明最愛春聲自物情風送夕陽賓客



退一簾香霧浪紋生
連宵草色雨中池拂地垂楊壓水枝倦倚闌干檢官
曆忽驚春到巳多時
古意蒼顏積漸肥座中山色有餘輝岸回細柳生綠
暗風送飛花深翠微
楊柳蒹葭一色勻江門日日弄絲綸夜來新水強三
尺釣得龍灣六六鱗

儼山文集卷十六

七言絶句二

南牕試筆硯二首

紫閣花深吏散衙肘懸金印淨胡沙山中亦有閒勳業搨得蘭亭上白麻

減却塵緣六十餘背山花木面山居爐烟茗椀春風裏龍尾鸜鵒自著書

郎景

江門日日弄扁舟雨雨風風得自由昨夜桃花新水漲鱖魚多在荻沙洲

水涯

一里二里過頭樹三株兩株着眼花東風一片閒心力送綠添紅到水涯

中歲

中歲山林頗有情柳條花萼弄春晴日長無事江門外獨立斜陽看水生

書扇寄楊朝敬

一夜江門春水生東風吹浪海鷗輕從來不識王侯面兩兩漁舟盡日橫

和顧未齋韻寄鄭山人二首



暑雨初開江閣空水芳搖動楝花風新栽白苧明於雪閒倚闌干送斷鴻

蕭蕭竹院午風微曲曲花籬宿雨稀人向此時初睡起海潮正上白鷗磯

山間雜花

雜花冥冥嶺雲低紫豔紅芳各自奇最愛午風吹作陣杜鵑枝颺海棠絲

三月三日與客一絕

城外青山翠可飧欲酧心約怕春寒美人肯伴雲中宿爲買青驄白玉鞍

至日平與客月下看主人後園梨花

最愛梨花傍晚看月光如水漾輕寒爲儂明日知何處試借春風暫倚闌

書扇贈蔡士楷子高

陣馬衝車次第行觸蠻蝸角總功名山中盡日無人到臥聽松間落子聲

寄題張氏南莊

鶴坡南望水如天亦有人家似輞川蓴菜鱸魚無恙否幾時來泛子鷹舩

瑞應堂留別所知二首

世間好事一百一春日麗辰三月三此地故人還於
洲他時江北望江南

四面有山皆入座一年無日不看花（此予山居春聯）如何又
踏朝天路春水樓船漾淺沙

南旺湖二首

愛此長隄夾樹行北來鄉土倍關情青山白水渾相
似只欠提壺布穀啼

遠水貼天霜破曉微風無力搖枯草青蠅不點爛銀
盤湖上無山湖更好

題扇



秋滿汀亭生紫煙綸竿穩泛木蘭船多情只愛芙蓉
水便得鱸魚不費錢

滿林風雨圖

山林何處無風雨不似人情翻覆間我有一區江上
宅幾回簑笠夜深還

和趙類菴題畫魚

天池咫尺候龍飛荇帶荷錢出水肥神物自應多變
化長竿空傍釣魚磯

絕句

十年憂國鬢如絲一路看山到武夷信宿故園無限
□情興惟長遲遲

送陸生歸

天上青雲白玉堂子雲詞藻擅長楊因君併寄吳山月歸
鴈海月江雲入夢長

鑑湖

湖邊青山候客歸暖風堪着芰荷衣水中鷗鳥今無
數知傍閒人不肯飛

壽陽寺院壁間次韻

無心隨處夢魂安古柏豪深五月寒自笑青山老居
士松聰閒殺舊蒲團



入晉南關

丹崖倒浸一溪影碧葉抽花十里香最是關中留客
處不知春盡度遼陽

松隱為弋陽王

月雪摩寒不轉蒙徧身鱗甲五雲高自從不受秦封
後風雨年年長翠濤

草萍道中

老懷病目向秋風江水西來湘水東可是青山知好
客淡雲疏雨翠微中

龍盤二首

江南澤國水風秋彭蠡西來是上游百尺樓船齊鼓
發和雲衝過百花洲
白鳥斜飛水拍天隔湖樹色見風船煙波只許漁郎
慣一任簑衣枕月眠
偶成
曲曲銙闌雨乍乾拍湖風釀海棠寒不知鄉思添多
少寛盡黄金舊帶攣
官署紅梅着花便傷於雪憮然有述因贈提學
張靜峯僉憲調廣東提舉
臙脂的的照疎林蝶冷蜂寒春未深一夜無端風雨



横朝來多少惜花心
劉都閫送菖蒲
虎鬚戟敂朕總紗勁氣孤標露有華見説仙靈通九
節夜深清夢伴梅花
病愈
細煑參苓擁弊裘滿城風雪送春愁下幃強作還家
夢蝴蝶衝寒不過樓
病起獨坐東堂
斜倚繩床落照東一簾秋意捲西風金丹換骨誰曾
見欲起衰顔借酒紅

有數燕遞營一窠唐人之作工然皆偶成
湖上雲開水没波綠陰庭院晝清和梁間燕子如呼
侶相伴銜泥壘舊窠
乘月行定州道中有懷表弟顧世安
絶愛丰標玉有輝故園分袂已多年如何今夜春宵
月辜負金臺共枕眠
黄河南岸見梨花二首
烟消露濕鬭輕盈梨花枝枝如有情分付東風莫吹
盡道旁留照夜深行
粉痕香暈雨初乾惆悵芳心怯曉寒憶向小樓吹鐵



笛湘簾十二捲朱闌
新野道中
隆中迢遞漢江濱藍路風吹陣陣春二十四番今第
幾莫將花信寄閒人
山居八首
十旬高臥畫樓東曲曲闌干面面通遠岫欲成梅子
雨曉凉初動楝花風
人間何處無風雨老去才情減十分半月不曾梳白
髮薰籠添火暖香芸
水雲烟月市橋西菱角荷錢已滿溪讀罷黄庭三百

前人家茅屋午時鷄
倚空樓閣枕西郊新築方塘漾柳梢忽有山童報奇
事一雙孫子鶴成巢
背山亭館跨山橋楊柳風多當舞腰一榻夜凉人不
寐隔窻疎雨滴芭蕉
一樓風雨獨離群藥裹詩囊酒半醺漁浦一篙翻白
雪麥田千頃濕黃雲
熟梅天氣晝陰陰簾捲湘筠一逕深十二闌干閒倚
遍晚來多少水雲心
望中城郭故依依喬木千章水合圍風動海門閒鶴
唳鱸魚正美客南歸



西園四首

綠陰紅雨大江頭遠有三山近十洲花外畫輪蓮葉
櫂夜深燈火上西樓
新築高過粉墻西野水通池欲滿溪坐久不知香穗
燼隔窻幽鳥盡情啼
三宿青山傍此君農歌時向雨餘聞牡丹芍藥俱開
過滿地槐陰湧綠雲
竹作闌干樹作軒菜畦正傍槿編門白雲滿地留春
住只對青山無一言

六月十三日夜雨作寒

人間六月火龍蟠秋道山頭瀑布寒底事江南連夜
雨五更欹枕怯衣單

送汪思雲還徽州

秋風秋雨滿歸舟明發錢塘古渡頭西望石瀨三百
六倚天雲樹是徽州

京口別黃甥良式

千里相隨論古今河橋風雨夜沈沈不知此日江頭
路何似當年渭水深

留題董子元紫岡別業

江流南下第三岡曲徑迴闌繞畫廊人[illegible]不春色
霧縠紋浮動木蘭堂



贈楊實時望

楊雄與世漸無緣誰作侯巴守太玄　今上好文
先帝武白頭空自感流年

儼山文集卷十七

儼山文集卷十八

五言排律 六首

江湖覽勝

芳草天涯路乘潮舴艋輕三生今世業萬里一鷗盟山送杯中影灘縈枕上聲微風采石渚閒月岳陽城賦就漁燈讀詩成旅鴈驚滄浪甘世味滁瀼足浮名波靜安三峽雲開見兩京逍遙湖海外吾獨羡吾生

挽王夜菴錦

文藻上襄手年華貫誼才秘書天祿閣驄馬繡衣臺自有滇觚化終成市虎猜節旄頻奉使松菊早歸來門雀無勞問巴猿益可哀大江流浩蕩勾曲聳崔嵬秦嶺重逢雪揚州更詠梅性靈陶萬象魂夢繞三台鵩鳥悲斜日昆池起劫灰平生山嶽動身後簡編開駿骨千金價天章五色裁長拋綠野地高臥白雲隈掛劍人終到生芻首重回傳家今有子他日兆三槐

追挽王愚菴

儀像風雲杳衣冠草樹稠行人收涕泗立馬拜山丘古有隆中操今從地下遊空傳楊子宅尚憶李膺舟地亦三槐古門惟五柳秋著書深擬易作賦過登樓鴻鵠雲霄闊龍蛇歲月遒山川還正氣風雨泣中州俎豆千年祀碑銘萬古留欲將椒桂酒一爲酹臥丘

廿五日夜漏旣嚴抵安德水驛有僕自北來遇之得家書

巳附還家信應知去國心一身還我有雙鬢爲誰侵松藥如無恙琴尊或可尋刪經存相鶴臨帖課來禽小閣開蘆渚枯棋閱橘林遠山春雨靜新水夜潮深乘興客移棹素心朋盍簪野情偏浩蕩秋意正蕭森自覺忘人我何勞問昨今沙田緣海枲無藉雨爲霖

春野

緲緲蕪烟綠依依柳日明好山圖畫幛細水咽琴聲心遠江湖適身閒軒冕輕鞲鷹回夜獵攜鶴看晨耕藉草遙憐色愛花時問名韶光偏屬我節序總關情蜜足蜂群倦泥融燕陣爭臨風一盃酒相與了浮生

詠雪 禁體

虛館都門裏遙空雨雪時雲同山受鎖霰集地承篩初對無還有徐看正復差霏霏旋布密陣陣漸成奇入冗猶飛灑披墻故累基蒼皇忙宿旅鼓舞走群兒氣襲裘功劣光搖眼力衰撲階登陛級打戶闖奚屢勢倍初昏會威伸入夜期空林愁鳥雀曠野失狐狸古屋深藏脊危城正沒陴總腰明敞紙宇脚飽[illegible]

山勢句肥瘠湖聲帶啸悲贅疣瘡竹節擁腫病松枝
池沼甘居下郊原苦厭卑當庭惟有影卧地險成夷
田犬思馳逐鞲鷹欲奮飛四簷迷一色獨樹下垂幃
風過梅苞瘦陽回麥壠宜墨池乾更溼茶鼎渴旋滋
眞足臨書卷應堪弄酒巵彼臺誇富貴歌諷競嘔咿
座擁嫦娥鬢杯分俠士髭乇悼江上客回憶隴頭師
帆濕橈迎凍兕膠馬礙馳豐年昭國瑞聊復一題詩

七言排律 一首

發谷亭

曉乘江漲下徐州秋氣侵人著眼浮小棹載青蓮子



摘甫田搖綠豆花收林蟬泣露鳴無節江鴈和雲去
不留時物每驚羈旅改江山未愜壯心遊乘槎欲奉
張騫節作賦思登王粲樓薪火千年湘水哭干戈滿
地浣溪愁良辰勝境難并得久客窮途易倦遊狂築
蘭橈輕日費筆床茶竈逐風流呂梁山勢危奔馬邳
伯波光蕩沒鷗兩飯龍蛇殘石裏徐州有古碑并于內□□眼刻
月明簫管夜橋頭山連天闕遙通海帆細風花故滿
舟此日懸知眞有助當年自分總無求夢魂偏向家
山入習氣難除書卷抽奇語驚師休汗漫何益人老
不禁秋

壽西安楊節推七十爲其子孟鸞上舍賦

蚤歲青雲會得儁中流綠髮已懸車眼看甲子年將
亥戒守庚申夜是除楚國江山空犴狴壺天日月付
樵漁白雲獻罷千年賦青鳥啣將咫尺書舊曆漸拋
身未老新陽纔復景初舒雲霄有子堪傳鉢滄海他
年擬結廬鼎鍊芙蓉丹已熟門塡蘭桂慶方餘朝來
七十遙稱頌此是先生一度初

曲江歌 送趙天挺歸省

曲江風月竟如何碧樹紅雲傍海多春暖瑤堦留舞
鶴吟成白雉鳴高堂會見重生萬舞袖新裁舊



賜羅石氏里門應卸騎秦胡源水更通波天邊曉日
牙緋近洲上靈風彩鷁過眞有神仙居陸地願將勳
業帶黃河遙持寶鉢臨桑梓重拜鸞封照薜蘿綺席
味甘羅海錯軟輿春暖擁瑚戈還憑鼎養供期耋不
負庭聞費琢磨我亦有親歸未得因君聊賦曲江歌

五言聯句 一首

席上限韻送沈仁甫憲副陝右

鸞坡新拜命栢府更乘驄孟纓別路風煙隔離筵臭味
同貊關河廻遠使氷蘖奏膚公深大華群峯削昆明
一鑑空孟長城韓范在麗藻古今通孟纓共羨恩袍紫

佪麥塞火紅 緇 朱輪常帶雨玉節偏觀風 深 威動三
邊士名傳五尺童 孟 春徃年資砥礪今日見英雄 孟 聖
主方虛席王臣仗匪躬 緇

七言聯句 十五首

雨中同巖介谿張碧溪懷宋西溪地官

今與懷人一水遙 深 小堂深竹坐蕭蕭江間去棹憐
仍駐亭裏緘書枉見招 嵩 前燭無由聯夜榻裁詩還
憶共春歌公餘漫有皇華味 欽 爲寄相思趁落潮 深

與石門介谿聯句二首

坐愛書聲起隔鄰 嵩 隨風和雨伴吟身盃深翻恨春



宵短 深 交好誰論白髮新匹馬衝泥歸路遠 鑾 隻雞
高會故情眞詞林舊侶今南北 嵩 百遍相過莫厭頻
鑾

載酒遙臨揚子居 深 寂寥春夜滿床書即看詞客非
常調 鑾 賴有高稱是起予細雨綠深庭下草 嵩 短檠
清照席間蔬十年無限綈袍意 深 猶喜同登白玉除
鑾

餞別聯句三首

稽山白璧産來雙 嵩 親向瀛洲沂玉淙 宇 家近闕 宇
秋正好 韋 夢回薇省醉初降 永 佛燈深照[illegible] 俊

詩句頻催水夜缸 傑 江鴈有書還寄否 天和 寂寥慰我
客逢腔 宇

棲船前下乞靈風 深 白露横江水接空 紹 夢繞紅雲
雙闕迥 宇 心隨碧漢一槎通 宇 離觴照蠟情偏切 韋
授簡催詩句未工 永 作會良宵須記取 天和 不妨寫入
畫圖中 傑

離筵高詠遠公堂 傑 漏盡何辭更舉觴 天和 光彩可憐
雙白璧 宇 文章絕妙幾青箱 紹 飄飄仙躅丹霄下 宗
渺渺鄉心碧海傍 宇 明日星軺當曉發 永 淡雲應護
鴈天霜 深



丁丑六月二日與東江石潭未齋介谿餞別閒
齋司業於受公房聯句二首

十年蕭寺此重遊 清 一酌還同惜別留聚散無端庭
樹長 俊 陰晴未定海雲浮宦情莫問僧炊飯 鼎 詩與
惟憑客倚樓天末相望重相憶 深 欲攀江柳繫蘭舟
嵩

芳樹移尊坐夕陰 嵩 清風爲我洗煩襟天涯爲別難
今日 佃 海內論交見此心池草[illegible]同涼夜雨 山 江[illegible]
望遠碧山外謝家兄弟多才俊 宇 共沐恩波玉署深
深

道院夜酌聯句三首

月色虛窗逗客燈（深）坐疑身是玉壺冰仙源幾曲塵蹤隔（孟春）雲路千重浩氣凌小鶴立庭渾似約（繼孟）清風入座鎮相仍何當漏下催歸騎（恩）離合其如重友朋（繼）

深深簾幙晚風清（繼）滿座衣冠四海情宮漏隔花仙掌近（深）月華如水市塵平阜比有道憐張子（孟春）宣室多才愛賈生紅燭燒殘詩興遠（孟繼）賞心誰復謂難并（恩）

月光剛照蕊珠宮（恩）對酒論文興正濃楚水昨憐何遜至（繼）吳宗遙悵陸機同天連鄉國俱爲客（深）地借山家幸有公花雨坐深雲洞闊（孟春）共看彩鳳下梧桐（繼孟）



與介谿聯句

長安東陌復西城（深）十載并州客舍情寄跡不妨旋馬地（嵩）歸心如願狎鷗盟遙山晴送城頭色（深）好鳥時聞禁裏聲金馬由來方朔隱（嵩）日長門花似冰清（深）

綠雨樓賞月聯句二首

淡雲疎雨弄清光（艾）會酒南樓共晚涼燈影照窗人語靜（嵩）烏飛遶樹漏聲長陰晴誰謂關離合（元）圓閒情知是抑揚此夜萬金難買得（深）歸程休促馬蹄忙（艾）

綠雨樓前月色明（承仁）雨餘良夜似秋清市喧不到人初定（深）鄰火新分漏有聲翠蔭滿庭驚露下（承仁）黃花一樹隱燈明誰家喬木今傳我（深）莫遣三槐獨擅名（承仁）

顧豐堂後隙地疊石作小山與袁碧溪聯句

旋分泉石作溪山（深）閒嶠方壺在此間一柱擎天高卓立（鈇）四時含雨細潺湲常疑虎豹穿群去（深）更覺猿猱費力攀斜釋卻如曾拜袖（鈇）娉婷復似綰雲鬟幽懷午對簾頻捲（深）佳興堪乘屐未還安石東山非久計（鈇）子恭南郭偶偷閒敢言風有山林骨（深）自分久遲鵷鷺班人事化工相勝負（鈇）酒尊詩卷日躋攀（深）



集句二首

舟中集杜句寄顧九和俞德二首

愛汝玉山草堂靜更有澄江消客愁竹葉於人既無分微軀此外復何求穿花蛺蝶深深見長夏江村事事幽安得仙人九節杖獨立縹緲之飛樓

蜀家最近雅三象笪稱情親四十年避地何時免愁
苦斷腸分手各風煙詢安不倦登臨貴蘇晉長齋繡
佛前李杜齊名真忝竊封書寄與淚潺湲

再集一首寄徐子容侍讀

更爲後會知何地想見歸懷尚自愛念我能書數字
至似君須向古人求三年奔走空皮骨萬里風煙接
素秋寂寞江天雲霧裏鶺鴒飛急到沙頭



儼山文集卷十八

儼山文集卷十九

詩雜體上五首

和呂毅菴菊岡五七言

誰傳徐熙趙呂手寫此秋一幅黃花得意香芙蓉映
江綠誰云搖落將滿林豔陽紅紫錦成村但令顏色
不薄忌春雨秋風總是恩

題曲江春杏園五七言

北地春偏早長安二月中杏花凡幾樹金水玉河東
綠羅衣決巽猶重九陌香多漾軟紅何用內園催羯
鼓一枝驚破蜀帝雄



病起清河阻風因删文俚語五七言

十日灘頭坐一日過九灘去者得順風來者生怨歎
人心險不測對面九疑山一言悟主三冬熱半句傷
人六月寒

芳樹篇求友也三四五六七言

瞻芳樹渺何許本在海濱發育時有秋風不可期流
光日夜馳歎息復歎息爲樂當及時若有美人江湄
贈我瑤草一束臨流不度徘徊遙望紅顏如玉人生
聚散那有常白日苦短夜何長則月可以代秉燭清
風可以薦素觴丈夫四海皆兄弟何況對面同肝腸

吁嗟胡爲乎東復西君不見靑松女蘿自相依

後篇

登泰山望滄海俯視九州一何慷慨仙人王子喬飄然遇雲端手把十尺芙蓉灝氣六月生寒嗟彼下土何啁啾昨日綠髮今白頭胡不服食求大道永與元氣相爲仇海風蕭蕭吹海雨海若揚旗靈鼉擊鼓仙人一去冉冉兮不可攀遺我一粒之金丹

雜言贈別李獻吉 三四五六七言

爾丈夫志四海出門驅車半路莫改長歌雖激烈短歌亦徘徊登高南望舊鄕山川一何纍纍別日苦短



會日長兩心對面不能當古來結交惟管鮑去之千載尚覺流芳香我有瓊樹枝能令饑渴忘

南樓對鏡見白髮 長短句

得一日過一日鬢邊白髮參參出有個知音教我染有個知音教我摘摘染有何益世間多少少年郞要白不得白

風木圖爲長沙施可大題 長短句

母生兒兒啼饑母乳兒兒未知兒今有知母何之悲號形影覓不得抑[illegible]風木邈峨巇畫圖意有盡孝子心無涯時復一轉[illegible]耶以慰所思山頭風微日抱珥栖烏無聲待哺子落葉深深井逕埋昔花魂銷招不起高臺燕去秋復春寒食新煙蝶飛紙孝子引領情內傷辛勤只望揚姓氏鄕書甲榜次第來提携此圖悲不止生紗半是血淚痕不是丹青點山水

雜言 長短句

淸流注燈望照耀鉛刀裁玉成圭璋抔土欲塞黃河決隻手障盡日月光未若不相知對面隔絕萬里長

易言 長短句

狂風驚葉柔條落順流一葦建瓴下束薪灌脂益火揚[illegible]指決機射矢舍未若同心人片言相要卽盟社



李白對月圖 長短句

老白愛月不愛身酒闌捉月秋江濱平生見月卽舉酸自謂對影成三人采石深不測靑天高無垠騎鯨一去忽千載月與老白俱精神

鸚鵡洲 長短句

鸚鵡洲邊水東南日夜流空傳鸚鵡賦千載使人愁榮枯生死遭逢耳不在多言在知己汝衡旣漫刺安用雖阿祖老瞞志在傾漢室一時翰佑皆名士公爾蘇卿爾獨富貴壽考俱絕倫豈但作人語區區耀毛羽君不見庭中鴈不能鳴亦能死

行路難 長短句

行路難江南道何況十八灘江南何所難我試言請君聽之勿復驚歎東南風吹舶艞信五湖白浪排銀山欲度不能前欲住不遑安有力不得出帆檣空好看船中轆轤轉船尾撥刺翻淺處豺虎多深恐蛟螭蟠昏黃復月黑四顧何漫漫乘風巨艦伏如馬相呼相喚不可攀茫茫家何處萬里在寸端我行尚未竟君淚揮潺湲嗚呼行路之難只如此仕路之難難未已

夢椿爲胄廷和 長短句



落葉不可復斜斜滿前除云是漆園樹嚴霜化枯株孝子安忍問何如空堂清夜雙淚珠雙淚珠迸如霰靈椿枝夢中見

春日書事用十二生肖體

碌鼠真慚獄吏詞飲牛甘結主人知已無虎頭食肉相聊從兔頴策勲遲春風欲動神龍蟄酒影藏蛇不復疑失馬有時還是福亡羊自古笑多岐沐猴竟誤韓生辨函谷聞雞事頗危莫爲侯封歎烹狗牧猪奴戲儘堪爲

儼山文集卷十九

儼山文集卷二十

樂府一 四十一首

門生黄標校編

豫章臺 送程太守時羽

豫章臺使君來銅符五馬春風回春風先傍誰門戶破屋蕭蕭四邊土吹開陰沍見陽和散盡呻吟到歌舞洪都風土古不薄唐宋雄藩漢名落南州猶存徐孺祠西山遙映滕王閣豫章臺前秋日晴豫章臺下秋水清年年歲歲送人去送君今去獨含情

潼關會

曹操與韓遂馬超會語潼關超負其多力陰欲突前捉曹公曹公左右將許楮瞋目盻之超乃不敢動



單馬潼關會阿瞞來送虜不恨事無成但恨事不武馬將軍人中虎力能捉曹公眼當空許楮英雄成敗常有幸舞陽殺人十四五

舍東桑

昭烈少孤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或謂當出貴人昭烈兒時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車

東籬桑樹五丈餘童童結成羽葆車下有大耳奇男

兒耳大志亦大擊劍走馬聊讀書左龍右鳳西南飛
來嚙桑土補舊居采桑桑桑有葉鑽桑桑有火桑葉成
文章桑火不照中原土

昌門別

孫策命太史慈往撫劉繇士衆於豫章左右
皆曰慈必北去慈去約六十日果還

把臂昌門別還期兩月中不負孔北海寧負孫江東
英雄託身非無地但恨相逢少知己臣念摧車思君
忘射鉤耻滿饒當歸空復爾

望夫石 車盤驛題



望夫處近青天天高高山連連妾身化爲石夫歸是
何年夫不歸妾誰憐夫歸石能前夫有父與母高堂
意雙懸妾不能前誰炊爨煙

右石在鈴山車盤嶺之最高處僅以形似名
傳稱此石處處有之自唐人山頭風雨之句
而騷壇遂爲一大題目藻製甚富予少亦有
擬作今過其地爲補古樂府一篇要止於義
理焉以示同行姚時望上人告予謂此石頗
著靈異每遷謫之人過其下必多風雨不亦
有雲霧羃其頂若夫賢人君子與顯達者之
往來雖陰晦必爲之開霽恒視以爲占驗予
是晚宿驛亭適有微雨飄灑明晨就道行經
其下碧天如洗紫翠萬狀一望可數百里也
予視時望爲之一笑

楊白花 擬賦

楊白花隨風起春風吹江隔江水楊花飛度江水東
綺房繡閣珠簾櫳不恨花無主但恨花[illegible]一夜風
來留不得

堂山高

堂山高風木何蕭騷中有壯士骨英英不能銷昔日



陳太丘於今見其曹天台六邑地淳風轉漓澆蓬門
多遺淚過客思蕩椒越山南趨勢如萬蛟左蟠右結
匯爲土膏煌煌靈芝秀其苗千古萬古堂山高

莫老虎

王師平僞吳其將莫天祐號老虎者尚圍上
城以拒 命錫山儒士絕城說降今其故墟
名新安云

平江夜縛張九四吳波不動吳山駭齊雲樓前半死
灰殺氣陰陰北門至當年部將號老虎血戰區區一
杯土計誠左心獨苦城頭夜納儒士語可憐黃金買

辭賦礮震聲中散如雨姑蘇臺麋鹿麋

畏虎

招友也特政虐虎暴

君畏浦我畏虎兩情惵惵各不武浦有舟航虎不可
主叢牙雪白舌有火利爪中人如拴土東村西落豚
犬空山前老㹀淚如雨浦頭潮落水不波浦兒五歲
能搖櫓白蘋芳芷鴻鴈高樓船橫濟鳴笳鼓我歌君
莫嗔君還聽我語未聞虎渡河但見君渡浦

見竹篇

慰孝子也孝子見物而思親



昔見竹其不俗今見竹令痛哭竹色自來無改移昔
日何樂今何悲森森遶屋秋更綠盡是先人手栽玉
竹未化人當還舉頭見竹猶承權直節空九霄清風
尚千古徘徊竹間路照影月當午好奇有客頻到門
何況人間父子恩君不見孟生筍湘娥痕

搏狼篇

狼來村煙黑狼去村煙紫逍遙信川路雞豚豈堪此
雞豚尚可殺我稚子使者從東來耰鋤借閭里走馬
競風電脫轡及日暮當年四境愁此夕一擊死姬公
驅猛志在安民留侯揮椎匪為一身河清海晏物阜

風淳歌我搏狼以告臣鄰

野葛篇

野葛不入口生啾一尺長一尺長何如一寸良我不
毒人人誰毒我毒我我有命毒人其又可於乎咦葛
郎空使葛掛腸嗣身不死心則亡

東石篇 為試舜耕

東有石一段雲臥起鬅鬆如舞裙苔痕蘚暈土花繡
中有玉質黃金紋東海更東下龍氣何氤氳空聞叩
牛角旋見叱羊群高山深林天地隔蓬壺方丈仙凡
分明堂韶磬不作貢清廟往礎殊無聞嗟爾東石徒



紛紛我欲攜之降百川策奇勳不能煉成五色文補
天妙手古所云補天手東石君

新釘篇

有新取進士者 不欲名 其健僕譁于國子先
生之門曰汝舊釘也我新釘也新釘使得應
舊釘使不應云云予聞之為賦新釘篇

曾聞新人不如故今見舊釘不如新沙汰苦臥土花
澁鐵刺無功愁殺人嗟爾釘同一鐵先穎脫遂鳩拙
不見赤日中炙手或可熱天道每如此人事安足說
噫嘻少婦利口可以出走彊奴制家閉目搖手國

乏老成典刑誰守歳寒之姿松栢是有願汝且弗嗔
勸汝一杯酒可憐舊釘曾爲新那愁新釘不爲舊

元日詩 丁卯歳

太陽蝕太白赤三辰多失職願我 皇帝建極群寮
肝食上天孔神下監無忒先民有言攸好德微臣作
詩以戒元日

守歳詞

垂垂絳蠟銀檠滿烏新盤獸金鑪煖宮井迢迢玉漏
聲參移斗轉欲三更小臣賤妾閨閫守 皇帝陛下
增萬壽



閔雨詞

炎空一碧金烏走白龍蟠泥黑沈數農人望雨如望
珠一點一顆勝一斗清晨染土按五方黃冠烹蛇巫
酹酒天門九重空兩爲五月作尾六月首君不見隨
車雨賢太守

雨雪曲

雨雪天山夜征夫閱壯丁將軍猶轉戰嬌閫盡來庭
試比臨關月還同隕石星借問寄衣使何時過玉陵

妾薄命

百年未畢願中道有搆心團扇秋風早長門苔滿深
行雲頻入夢流水罷彈琴所嗟妾薄命未效白頭吟

行路難

勸子一杯酒聽歌行路難日落豺狼滿山深風雨寒
出關難作使度嶺鳥同盤兵後人家少尋食帶水飡

望夫石

望夫何日歸空閨鎖夕暉石從心內化人到眼中稀
海月上妝鏡山嵐長春衣巫山雲雨夢空伴楚王飛

唐夫人 五解

夫人都庫部穆祖姑也

生長吳門下恩情結髮初猶疑是生別無處覓雙魚



二

遺孤悲六尺今才三尺餘黃昏燈火裏聯坐教詩書

三

雜珮當年贈時時問起居隔窗聞侍婢相送下前除

四

細草催寒食孤墳對闔廬年年城下路雙鬢已蕭疎

五

論心茶更苦金歸玉不如鬱蔥佳氣裏椒桂欲將予

龍鳳洲 四解

朱節婦氏胡今河南按察副使尚節槩之大

母故豐城杭橋朱公富之配也節婦不天時才二十有八逮其全歸年六十有七矣應令格當旌門然非節婦志有賛之鬻田以賄者節婦厲聲拒之曰吾豈以苞苴易名節也鬻田不可故至今乏表揚之者又若干年矣深悉歲與尚節並遊南雍高節婦之風誼舊矣昨參江藩守南昌有風化之寄焉方圖事事而遽部去矣往來章江之上陟覽釼閣公洞龍鳳閣未嘗不三垂涕焉爲賦龍鳳洲詞以寄尚節使刻諸墓門

章江南來龍鳳洲如鳳飛舞如龍游鍾毓士女皆名流中有朱胡成好仇
胡家女嫁朱家婦復向朱家作賢母婦貞母慈兩無負冰玉飛聲荼茹口
旌門亦是　聖朝恩孤遠何由達　至尊錢可通神勿復言鬻田教子還教孫
嗟予亦是觀風使藜閣本天閣史事詩成或有蛟龍淚風雨江頭寒食至



楊白花擬賦

江上風多楊白花隨風飛去落誰家惜花戀花渾無賴攪亂春風空自嗟

陽春曲十首寄縣侯徐德新

輕雲微雨淨風沙門掩春寒颭碧紗縹緲鳳簫催羯鼓前村實有預開花
春風欲動碧波平妙手行春過海城九十光陰盡韶麗兩輪日月最分明
街衢巷陌人如蟻簫鼓絃歌晝似年着意挽回和氣早地偏東海得春先
走閣行樓錦繡空簇花條柳水雲東萬家古縣笙歌裏十里遊人笑語中
山歌水調唱豐年漁鼓荷衣舞列仙紅抹額騎殘料馬錦搭輪簇采蓮船
陽和元屬種桃人禮樂從頭取次新滿路清平歌詞起今年春勝百年春
五風十雨卜時年萬戶千門列綺筵不捲朱簾樓閣裏堆盤生菜酒如泉
繁絲咽管九霄聲面具腰裝百態生請看一年春富貴儘摶歌舞答昇平
綵幡花勝參差動竹馬泥牛次第排要看芒神新結束短棍高履踏翻街

市井門擗盡賠名當行本色總教呈架上大青沽酒價儈頭先試賣花聲

儼山文集卷二十



儼山文集卷二十一

樂府二　二十八首

聖駕臨雍詞八首

太平天子重斯文龍氣南來五色雲遥望雲中雙鳳下須臾春在辟雍芹

南下旌旗曉日明廟門東畔百官迎彥亭繡蓋隨風轉萬乘　君王却輦行

松栢陰陰御幄高尚衣跪進絳紗袍　龍行虎步臨黃道端氣祥雲捧節旄

聖道中天日月高不辭再拜　聖躬勞侍臣獨有詞



林重盡許庭陪冠百寮

庭霞紅雲午日晴臨袍次第列諸生六龍不在煙霄外馳道中間枚輅行

寶座龍紋遶榻黃經筵相向列前堂尚書講罷　天顏喜又進西階大易章

公孫殊寵出千官偏得　君王座上看階下太官承旨罷一杯分賜小龍團

蹕散黃土接長安白馬朱纓金縷鞍輦出橋門直西去滿城士女看　回鑾

經筵詞二十首

經筵開自　祖宗朝按月逢旬第二朝　今上春秋
偏好學三千年後見神堯
國初　經筵無定日至　英廟初期始著爲
儀今用每月初二十二二十二日寒暑及有
故奉　旨暫免多以春二月秋八月舉行今
歲實以七月二十二日　上之勤學也
編排　御覽效精誠白本高頭手寫成句讀分明圓
點罷隔宵豫進講官名
凡進講先從　內閣點題票示講官分撰講
章進　閣下詳定　敕房官用高頭白手本



寫成二通講官預進東閣用象管朱印成句
讀科發隔日進呈其一在　御案展覽其一
在講案供講
絲鞭聲肅退　朝官名在　經筵各整冠一字班行
先出隊中臣扶輦下金鑾
凡　經筵例用勳臣一人知　經筵事　內
閣或知或同知　經筵事九卿之長及學士
祭酒等官侍班翰林兩坊及國子祭酒每二
員爲講官詹事府詹事等官各部侍郎出由
翰林者仍爲講官翰林春坊每二員爲展書

官給事中御史各二員侍儀鴻臚寺錦衣衛
堂上官各一員供事鳴贊一員贊禮序班四
員舉案侯伯一人領將軍入直　制敕房官
書寫講章通謂之　經筵官皆得入衍每當
鳴鞭退　朝　上將赴　經筵則各從本班
畧整衣冠以次先出分隊作一字行隨　駕
而南
金水河頭白玉橋上公寶帶侍中貂逡巡小立瞻龍
氣　左順門高御幄飄



駕過金水中橋迤邐轉東各官俱候橋北南
面小立望　駕升至左順中門進入然後度
橋循行每望見　御幄迎風映日或時見小
傘蓋擎蔽朝陽
文華東啓　奉天東滴翠浮青映碧空講藝談經頻
設仗太平　天子坐當中
文華殿在今　奉天門之東比諸殿制稍減
而特精雅用綠色琉璃瓦左右爲兩春坊
上之便殿所常御者也今用爲　經筵之所
中設　御座龍屏南向又設　御案於　御
座之東稍南設講案於　御案之南稍東入

殿中門當檻下白石一方純潔可丈許擡
講案官置案當其北二三尺地始稱講官拜
起也
百官朝下　殿門前仗馬雙舁七寶鞭黃道正中移
步輦侍臣班從赴　經筵
上御　奉天門朝罷百官皆北面拱立中使
齊輦仗馬過東　上輿下　御座乘　板橋
由　丹陛南下赴　文華　經筵官執事官
皆從
龍池鳳披詣朝暾　板橋初回轉角門聽唱官人來



進入講章默默又重温
各執事官於　左順門之南門西以次相向
序立定時上已御　文華閣中門各官東行
下坡則　板橋已回出向西循河過小橋北
入角門矣適略　文華中門內侍唱官人每
進來外門傳唱畢各官始北行將由兩門以
入是時輪講官各默誦所講之章敬慎之至
也
殿陛森排劍戟重金貂玉蝶護　真龍司儀起案雙
雙過　御榻前頭取次供

令駙馬都尉游泰帶刀入直立東近壁諸將
軍以次侍立各執金瓜西亦如之諸內侍稍
北東西分雁翅以次亦執瓜侍立諸司禮太
監分東西班近　御案鴻臚贊曰起案序班
二員舉　御案置　御前二員舉講案置
御案之南正中講案衣裙用純黃綺
橫經几子緒羅裙小對圓龍旋繡雲擡向　御前安
穩定黃金鎮紙兩邊分
御案面衣青綠圓花錦圍裙緒黃金龍小團
花序班舉案將至　御前司禮二太監自東
西來接舉至　御前近座上有金尺二條用
以鎮壓講章



第三廳協兩坊官長跪拈書漏手攤幸對　天顏剛
咫尺禮嚴不敢動頭看
第三廳史官廳也又曰槐廳即今翰林院正
廳之西偏史官所居是也兩坊左右春坊也
展書官悉從　內閣　題定兼用坊院近時
多以修撰編修檢討為之今廖中允道南張
贊善治仍供展書新遷故也每講四書展書
官從東班出每講經史展書官從西班出進

詣 御案前跪出手展講章二太監接手撫
滿以金尺鎮定然後起至此則 天顏咫
尺矣屏息以從事蓋人臣崇近之極而敬慎
亦於此極矣漏手香名太醫院每歲製此香
以分餽各官
行出班東面照西臚聲高颺叩頭齊參差進講並手
肩立輪看周書孟子題
鴻臚贊進講畢講官一員從東班出一員從
西班出俱詣講案前稍南北向並立鴻臚贊
鞠躬扣頭畢展書官進詣展書畢起立則東
講官一員進至講案前立奏講某書畢稍退
展書官復詣展書畢則西講官一員進至講
案前立奏講某經史畢稍退仍並立鴻臚贊
鞠躬叩頭禮畢故進講每至參差而拜起必
用比並故事先四書而後經史四書東而經
史西也
兩行冠珮列金緋供奉諸臣盡繡衣步入殿門同磬
折諫官端拱靠南扉
經筵官分東西侍立各以職事服大紅袍講
官雖品級不齊亦皆服之展書而下官各服



青綠錦繡惟給事中御史與兩侍儀官傍南
楹作一行東西各三人俱北面立備觀察也
師保公孤儘上行元勳立近 袞龍傍紅雲不動爐
煙細聽講虞書第幾章
時武定侯郭勛以太保知 經筵事立東班
首西班則 內閣一人首立最近 御座餘
序次立再立一行居後
金鶴飄香瑞靄濃寶鑪龍火擁蟠龍未曾暫免經傳
旨不怕嚴寒報仲冬
殿中金鶴一雙東西相向立盤中下有趺架
飾以金朱以口啣香香黑色如細燭狀外國
所貢也其下則以三山小銅屏風障金銅炭
鑪兩展書官各立其下每冬則設是歲十月
置閏節居仲冬尚未 傳免 上之好學可
謂無間寒暑真 聖德也
綠琉璃殿洞重門黼扆中陳擁 至尊傳與太官供
酒飯兩班文武盡承恩
鴻臚出班中跪贊禮畢兩班官俱轉身北向
拱伺 玉音官人每喫酒飯各皆跪承 旨
白玉闌干與案齊一行敘核盡朝酉珍羞良醞俱名

品指點開囊囑小奚

光祿寺設宴于 左順門之北蓋 奉天門之東廡也依品級序坐作一行俱面西珍羞良醖二署名 賜宴惟 經筵最精腆例得帶從官堂吏及家僮輩攜囊橐以收餕餘

姿容霑醉總仙桃黃閣三公共六曹步出順門俱北面瞻 天拜舞不知勞

宴畢出至 順門之南分班北向叩頭謝恩而退

隔宿薰衣問夜闌齋心轉覺副心難不知言語功多少到得 君身保治安

凡進講衣冠帶履俱薰香退即以別篋貯之示不敢褻也必齋戒必沐浴演習講章以祈感動一念之誠殆未易以言語盡也

齋居服次 聖躬勞淺淡黃衣寶座高昨日 御批傳帖下 龍紋重整 赭黃袍

上好學彌篤每當 忌 服輟 朝之日即以變服 御經筵諸執事官俱烏紗淡服以從惟帶或用角或照品陪期取 旨今閏月廿又一日 悼靈皇后發引 傳帖經筵官



照舊服大紅其餘青綠錦繡皆如 制是日始覩上赭袍矣

朱衣司禮下東班風細傳言縹緲間暫倚木天西面望 聖皇親饗 兩宮還

是日將下 奉天門忽司禮一人下東班向內閣若有宣示者始知 上將西朝 兩宮矣各執事官俱暫入史館候 駕東還行禮



儼山文集卷二十一

儼山文集卷二十二

樂府三　一百三首

大賀詞八首 乙丑

青宮潛德通元氣　先帝深仁釀太和文武兩階初拜舞應知寶曆萬年多

南薰前陳法駕高司𤇠燎火雜蘭膏千官瞻仰新天子五色雲中袞赭袍

巍巍　帝德足先前寶曆中天第七傳聽得臣民私慶語不須明日更勞箋

洞門法禁夜方中燈火煌煌動鼓鍾閶道淡陰連



御幄祥雲應解識　是龍時有決雲睟讖十月

奔趨萬國歸　新主次第千行列舊臣正值一陽初動後 特登極正子時 和風甘雨遍青春

鴻臚聲兩漢官儀環珮珊珊滿玉墀黃道重開新氣象齊歌天保答恩私

星星寶炬列高樓　恩詔泥封在上頭忽聽半空宣讀罷萬呼聲裏玉闌浮

字字親將恩澤頒十分消洗到恩頒　先皇多少心中事丹鳳銜來一紙間

丙寅元旦待漏

參橫斗轉曉相將遥逗宮門漏水長不見滿朝環珮響坐彈冰淚憶　先皇

接駕

曉日曈曨劍戟森五雲宮殿鎖深沈侍臣候立頻回首傳道　鑾輿幸上林

素履齋

新裁紙帳木綿裘曲几圍屏畢事幽明月射窗殘雪霽夜深人在水晶樓

隋宮詞二首

螺黛朝朝吏散來粧殘猶展鏡匳開門前報道宮車



過不似輕塵拂面回

金鎖黃昏知幾重夢回疎影月簾櫳笙歌別殿承恩寵半露春衫蛺蝶紅

端午詞二首

碧青艾葉倚門斜寂寞深宮有底邪幾度思量背同伴暗分醎水引羊車

石青蜥蜴泥金虎五色綵絲長命縷白髮宮監催拜賜含嬌時許未能勝

江東竹枝詞四首

黃浦灣灣東轉頭吳淞江下碧如油不用并州剪刀

快水晶簾下上西樓
二月春風滿地鋪芽針蘆筍一齊齊海門東來吞潮上春水連潮漫白塗
濱口舡船一字齊櫂歌和起自成腔潮來上南湖落北南到湖南北到江
明月番揚獨樹橋橋西熟酒好良宵紅香細剝鸞皆觜嫩白鮮羹玉麪條

步虛詞四首

晴日暖風吹紫霞西巖開過碧桃花仙家只住巖西畔水水山山遮又遮



風露滿山深翠微暗塵不上芰荷衣夜來拄杖成龍去斜倚枯藤送落暉
芙蓉花下石闌干茅屋空山生早寒養得一雙朱頂鶴有時騎向碧雲端
谿後谿前路白盤白雲常護禮星壇麻姑使者傳書到一派簫聲度紫鸞

鰲峯草堂歌十首

閩山南去是鰲峯草堂多臥龍春隨花路入千里天鎖煙霞十萬重
谷口子眞歸計成少陵老人歌北征五月南風吹海雨碧山無數荔枝明
御堤楊柳春日遲折盡長條更短枝天上初抛祠部祿山中誰送草堂貲
平生最愛方思道方外更交孫太初作吏隱居非我意南巡新上諫官書
早年蔡道世情疎乞得青山背郭居不爲登樓賦王粲文園眞有病相如
北來京國住三年南去青山得似前試問孤猿與孤鶴爲誰消瘦爲誰憐
新裁道服綠羅寬別有烏霞製作冠後夜相思長頊



月酒徒詩伴滿長安
山公路事執當前宣室求才詎少年一路桃花春水漲早梅催送得歸船
群策　先皇一網收虎頭高選重龍頭相知賴有倪寬在與汝一時成去留
莫倚高歌莫著書秋風病骨夜寒虛海門近傍鰲峯起錦字封題候鯉魚

元旦試筆二首和柴德美

天門次第列中官　御幄含風春尚寒拜罷兩班文共武相逢屈指計迎鑾

帝德唯天仰日新聖經書法重王春青陽應律方東令

翠輦臨邊正北巡

書扇

露下瑤空雁有期高樓凝望已多時隔江一片芙蓉樹欲采紅芳寄所思

寄江都舊友

平山堂外蜀岡長十里樓臺帶夕陽更愛綠踏芳屋好與君相約住維揚

節婦吟

深閨獨抱舊分銅淚逐黃昏怨曉風惟有五更孤枕夢尚將膏沐到飛蓬



閨詞四首

背人憔悴轉廻廊試折花枝比淡粧不忍問春深幾許芭蕉新綠過東墻

水閣看花怕到遲白羅團扇手忘持多情更向侍兒說庭院深深稱賭碁

晚粧重整翠花鈿滿指蘭膏試碧泉欲向姮娥訴恩怨人間天上共孤眠

薰籠百和曉粧殘把探陰晴遶石闌折得梅花無寄處自憐纖指怨深寒

又閨詞四首

庭鎖繁花晝景長繡針刻晷記春光行天嫌殺金烏嬾到得黃昏怯上床

池館殘粧坐晚凉自將金彈打鴛鴦打得鴛鴦各飛去白蓮花底並頭香

簾下風來月影過蕭蕭梧葉下庭柯起看曆論時令夜刻如今未當多

嫦娥自晝曉鴉蟠獨對梅花拄頰看直到夜深眠不得灸龍芸火鬪嚴寒

縣齋春宴



蓬萊方丈像三山舞象馴獅効百變人自東郊向南郭春從天上到人間

清河東渡

乳鴨苗魚促刺稠紫茸翠帶弄輕柔渡船人語回風細疑是江南小埠頭

王兵憲子澤以二力士送予遣還二首

雕弓羽箭爛銀鞍白馬朱纓錯繡鞍踏雪護行三百里一行騎射萬人看

紅袍白面好兒郎燕趙豪華獨擅場贈汝長纓三百尺樓蘭西去縛名王

臨城道中

寒雅成陣掠疎林晴雪峯頭弄夕陰憶向小窗茶竈下李成一幅論千金

逢方仲敏侍御二首

花驄高載璽書行憶在華亭政有聲塵土相逢渾不識聊從陌上各通名

依依把袂逐多情爲問何時下玉京報道　聖躬添萬壽南郊大禮慶初成

沛縣二首

人言捧土塞黃河丞相開河怨亦多曉日臥龍岡上



望白沙如繡淌層波

山東列郡盡王臣漢室公卿俱負薪侍臣欲獻河淸頌天運中興屬　聖人

南旺湖

南旺湖中水接天南旺湖上多漁船椰聲刮地風聲急赤鯉烏魚不論錢

遼菴挽歌二首

出當紫塞入黃扉重去重來復暫歸今日竟從何處去長江空遶萬山圍

金書鐵券是何時空復人傳翰墨師唯有銘旌題道

號更無一字上豐碑

扈蹕詞三十二首

保定候　駕四首

翼善衝天白玉絛團龍繫繡赭黃袍山陵南去三千里紫氣紅塵一騎高

乘鸞跨鳳貫魚隨日射　行宮近午時密密柱頭黃幄竪重重軒蓋繡簾垂

師保公侯列署分　勅書先下兩將軍濤塵雨歇梓風動抱日常瞻五色雲

靑衣楚楚閒靑黃僉點民間俊秀郎未到　御前先



教習遞分班次列成行

呂堰道中

四際天垂夜氣凝平坡十里萬枝燈風迴遠戍三更漏間訊　行宮膳未曾

博望道中

天際紅雲捧節旄襄陽大堤三丈高宿雨平添漢江水軍門傳向裕州　朝

奉　旨三品乘轎

東行歷碌騎行徐早晚誰來問起居　聖旨分明宣老大特教三品用肩輿

南陽

金字黃旗隊隊過雲竟偏傍六龍多星聯火炬南陽道不到黃昏渡白河

鄭州道中二首

宿雨豐泥燕子飛客心迢遞送春歸江河嵩少俱從幸麥浪翻空柿葉肥

飾物驚心去日多功名無奈白頭何中興 天子思豐沛一月官程兩渡河

候 駕渡河二首

豹旛雉尾午風和萬乘時巡南渡河千尺樓船龍出峽櫂聲齊和太平歌



三月一日春水波縠紋苔滑送黃河六龍自有風雲翼飛度中流一睫過

駕渡河二首

積雨新晴河水平龍舟風舸午風輕周王八駿空馳驟大禹三門正告成

水闊風恬曉露濃半空雲氣盡成龍萬方無事 君王聖河伯陽侯次第從

恭和 聖製渡河餘字二首

渺渺長河萬里餘昔年清澈見游魚太平 天子南巡日穩渡 龍舟似枕輿

天皇樓船百尺餘波神送喜溯蜚魚省方問俗勤王政白叟黃童捧 帝輿

曉過 御茶房

扎下行廚按四方嫩黃幃幙小金床太陽出海高三丈照見流蘇五色光

保安道中大風

漢王豐沛壯心多 今上褰帷特地過花柳盡迎紅日近山雲重起大風歌

博望道中小雨



驛路風塵去轉輕楚天雲雨近清明碧油衫袂三分濕金縷旌旗一半晴

從幸 顯陵三首

春深南國半陰晴輦路無塵 御蓋輕旋著 賜袍忙上馬中官傳道駕先行

板輴擡輿渡碧山淵花巖樹影 龍顏雲中別有[illegible]陵路趲過前驅插大班

純德山前氣脈長 太平天子感還鄉從官文武[illegible]羣玉簪著青松列兩行

駕還

朝門南上紫坡陀燈火叢中　玉輦過內侍雙吹佘
管籥教坊齊唱御鑾歌

廻鑾歌四首

兩餘江漢長波瀾日照山峯起鳳鸞九鼎已成勞
駐蹕萬方歡喜頌回鑾
謁廟辭陵不盡情從官有　旨許先行　獻皇開國
分南楚　成祖遷都奠北京
御筆分程意最深相兼七日到河陰凡情亦有思鄉
急何況　君王社稷心
舊路重經不厭多　龍舟銜尾俟黃河天心却與人
心合若比來時氣更和



泊黃河二首

元帥旌旗護六飛河南河北盡光輝追趨侍從聯舟
發歡喜都人　大駕歸
兼程通夕雨還風却望　行宮信未通文武先行遵
詔旨好浮新霽鏡光中

趙州聞栢鄉　駐蹕

廻鑾分日第郵程　御輦常兼四站行　聖旨特憐
人馬乏栢鄉　駐蹕進欒城
良鄉　行宮候　駕
青山疊疊遶　行宮萬騎千官四面風綵縷趨蹌煙
影下旂常搖曳月明中

發良鄉

紅日西飛白馬東錦袍織帶從官同親知相見如相
問日有新詩紀　聖功

桂洲夜宴出青州山杏薦茗色味佳絕

嶽背山椒一萬株青州糖毬天下無火龍行雨歸東
海拋却紅明頷下珠

張家灣櫂歌四首

當年海運數朱張灣泊帆檣正渺茫驚着櫂船愁水



淺隔船相喚剝南糧
轉灣脫壁水生衣惆悵輕船載月歸約畧寄居三百
石盡拈香紙禮天妃
百年漕運最稱能今歲河洪見未曾司馬中丞新領
勅聖神　天子坐中興
張灣水出北山頭十里洪身九里洲惟有老漁知進
退深灘撒網淺灘挐

天津櫂歌六首

壁除軍餉顧長夫北上南來愁直沽十隻畫船如々
大火忙飛票報前途

垂楊覆水晚湖平篛笠蓑衣一櫂輕何處官船初解
纜抄關給稟唱花名
滿船簫鼓載春歸燕子啣泥掠岸飛楊柳風多黃鳥
健桃花水漲白魚肥
拍拍襟懷潑潑身南來北去盡通津何如平地千層
浪無影無形愁殺人
船頭青雀碧紗幃檣上黃旗獵獵飛中貴少年紆蟒
玉南京差遣進龍衣
一溝黑馬百泉東萬里黃河五月終南運未離淮海
岸北船難上呂梁洪



送鶴池出鎮貴陽擬鐃歌二首

將軍開閫向西南文淵孔明今成三草綠韓門春晝
永磊落兵談如手談
漢武開邊到滇池張騫奉使上星槎何如將軍今日
去蹀躞龍駒爛五花

儼山文集卷二十二

儼山文集卷二十三

樂章 六十二首

恭擬 太祖高皇帝 孝慈高皇后上冊樂章

迎神

惟 皇高祖 英靈在天 神功大化 裕後光前
穆廟儼若 音容僾然 竭我孝思 以格于重玄
雲車龍馭 髣髴盤旋 與乾元同運 何萬斯年
肅以跂予 若有見焉 永佑于小子 對越虔虔

初獻

俎豆既陳 酒醴維清 既戒既慄 明德允升



孝孫始奠 庶展精誠 鴻稱徽號 聽于無聲
昭假可冀 綏我思成

亞獻

載酌載獻 惟 聖顧歆 庭陳萬舞 樂備八音
端冕有恪 以表予一心 靈風習習 祇拜欽欽
大禮斯舉 有壬有林

終獻

神降伊邇 終秩有嚴 三爵既右 百禮具瞻
惠我多福 以讓以謙 罔極難報 感懼載兼
洋洋 皇祖 如見于儼儼

徹饌
奠獻既備　敬徹不遲　亦有餘休　默鑒在茲
肅雍顯相　益秉孝思　我祖我妣　惠我思慈
仰德無替　終事有儀
還宮
祀事孔明　神休滋錫　孝孫有慶　法宮云適
心虔體和　禮嚴境寂　景雲祥風　荏苒霓旌
撫此瑤圖　永膺寶曆　於萬斯年　過廟必惕
戊戌秋明堂禮成慶成宴樂章七首
萬歲樂
風調雨順秋光好格　明堂吾　皇有道尊　親饗
帝多仁孝際昌期成　大報
朝天子
宮懸繡簾黼座黃金殿雕龍彩鳳簇瓊筵湛露初霑
宴堯舜重逢唐虞再見五雲天御爐煙遙瞻　聖顏
雉尾開宮扇
水龍吟
五色祥雲擁六龍開禁殿列臣工　主恩皇澤禮樂
象成功文華物采極天風動萬國來　朝貢
一奏開明堂之曲



大禮候昌　朝崇孝敬正　宗祧鈞天聲裏韻簫韶
金殿麥雲切紫霄　聖君萬壽臣節百僚願上華封
謠仰祝唐堯
四邊靜
國祚萬年禮樂重光一統天玳瑁筵麒麟殿瑞靄祥
煙　聖主開恩燕
鳳鸞吟
時文　聖明運中興道太清業敷天功扶世治化昇
平和神人靖邊境敘彝倫協咸其一德秉精誠璇衡
齊七政享明堂大典斯成奠玉帛潔粢盛受　神靈
兆休應報深恩罔極難名
萬歲樂
鵷聯鷺序臣拜舞荷醲　恩躬逢　聖主配天勳業
高千古同聲祝文共武
戊戌冬至南郊禮成慶成宴樂章四十九首
萬歲樂
五百昌期嘉慶含啓　聖皇龍飛天位九州四海重
華日　大明朝萬萬世
朝天子
滿前瑞煙香繞蓬萊殿風同部律鼓淵淵列陛旌旄

絢日至朱曦陽生赤甸氣融和徹上玄歷年萬千長
慶　天宮宴
水龍吟
寶殿金鑪瑞靄浮陳玉案列珍羞天花炫彩照燿翠
雲裘鸞歌鳳舞虞廷樂奏　萬歲　君王壽
一奏上萬壽之曲
聖主垂衣裳典禮樂邁虞唐簫韶九成儀鳳凰日月
中天照八荒民安物阜時和歲康上奉　萬年觴亂
祚無疆
四邊靜



天啓嘉祥　聖主中興正紀綱頌洋洋功蕩蕩國運
隆昌萬載皇圖壯
鳳鸞吟
維皇上天佑　聖明景命宣五雲輝三台潤七緯光
懸協氣生嘉祥見正萬民用群賢　垂衮御經筵宵
衣勤政殿禮　圜丘　大祀精虔明水潔蒼璧圓秉
周文承殷薦香　皇家億萬年
二奏仰天恩之曲
皇穹啓　聖神欽　乾運祗　郊禋一陽初動露先
春萬福來同仰至仁祥開日月瑞見星辰禮樂協浹

人宇宙咸新
水龍吟
春滿雕盤獻玉桃葭管動日輪高熹微霽色遙映
衮龍袍千官舞蹈鈞韶迭奏曲度昇平調
水龍吟
紫禁瑣廷煖應冬駿八蝻乘六龍玉巵瓊斝　獻壽
獻　重瞳堯天廣運舜雲飛動音聽賡歌頌
太清歌
長至日開黃道喜乾坤佳氣陽長陰消奏鈞韶音調
鳳軫律協笙簫仰　龍顏天日表如舜如堯金鑪煙



煖　御香飄玉墀晴霽祥光繞宮梅苑柳迎春好燕
樂蓬萊島
上清歌
雲捧　宸居五星光映三台麗仰日月層霄霽日月
層霄霽　中興重見唐虞際太和元氣自陽回兆姓
歡愉
開天門
九重霄日轉　皇州繞燕　天家共歌魚藻龍鱗雉
尾彩雲高視　聖壽慶清朝
御鑾歌

雅奏樂昇平瞻絳闕集瑤京黃童白叟嘗氣盈謳歌
鼓舞四海寧金芝結秀玉樹含英聽康衢擊壤聲帝
力難名

賀聖朝

華夷一統萬國來同獻方物修庭貢遠慕 皇風自
南自北自西自東望 天宮佳氣鬱重重四靈畢至
麟鳳龜龍

殿前歡

瑞雲晴靄浮宮殿一脉陽和轉禮成交泰開周宴風
笙調龍幄展 天心感格人歡忭四海謳歌遍



慶豐年

賴 皇天錫豐年勤 禹稼力 舜田喜慰三農願
嘉禾秀瑞麥鮮賦九州貢八埏 神倉 御廩咸充
滿養民以養賢

新水令

聖德精禋格昊穹一大統四夷來貢玉帛捧文軌同
世際昌隆共聽輿人頌

太平令

誕明禋 天監元后光四表惠澤周流來四裔趨前
擁後獻萬寶充庭盈囿稽首頓首 天高地厚祝
聖人多男福壽

三奏感昊德之曲

昊德運光明一陽動萬物生升中大報蒼璧陳禮崇
樂暢敬太清星懸紫極日麗璇庭乾坤瑞氣盈海宇
安寧

新水令

五雲深護九重城感 洪恩 一人有慶陽初長禮
方行 帝德文明表率家邦正

水仙子

萬方安堵樂康寧九域同仁荷 聖明千年撫運承



天命露垂甘河獻清見雙岐秀麥連莖喜氣隨冬應
觀祥雲拂曙生神與化並運同行

四奏民樂生之曲

大報禮初成象 乾德運 皇誠神州赤縣水清寧
甘雨和風樂太平陰陽交暢品物成亨元化自流行
允殖群生

水龍吟

五色祥雲捧 玉皇閶闔坐明光鈞天樂奏冬日
御筵張文恬武熙太平氣象人在唐虞上

水龍吟

玉律陽回景運新燕鎬京謌　皇仁光昭雲漢一氣
沸韶英錦瑟和聲瑤琴清韻聰仰　天顏近

太清歌

萬方民樂時雍鼓舞向　天上雷行風動喜今逢南
蠻北貊東夷西戎來朝貢　大明宮星羅斗拱　九
重天上六飛龍五色雲閒雙彩鳳普天率土效華封
允協河清頌

慶太平

惟天眷我　聖明禮　圜丘　至德精誠　乾元永
清洪曆景命休徵應泰階平



千秋歲

聖主乘龍御萬邦瑞雲翔化日重光群臣拜舞稱
壽觴載歌天保章

滚繡毬

五雲車度　九重利見飛龍耀　袞章火藻華蟲黼
虎敔考鳧鐘鼉鼓逢逢八珍列九鼎　豐隆　堯眉
揚彩舜重瞳萬國咸熙四海雍齊歌頌　聖德神功

殿前歡

萬年禮樂中興日大化覩重熙河清海晏臻祥瑞五
行順七政齊超三邁五貞元會既醉頌鳧鷖

天下樂

萬靈朝拱接清都享　南郊欽　天法　祖顧　聖
人承　乾納祐中和位育龜龍馬陳圖

醉太平

醉樂萬年規頌歌四海熙衣冠蹈舞　九龍墀　麗
正仰南離紫雲高捧　唐虞帝垂衣天下文明治鎬
烏岐鳳呈嘉瑞真箇是人在成周世

五奏咸皇恩之曲

雙闕五星光照旋樹紫蓋張璇臺玉曆轉新陽鈞天
廣樂諧宮商　恩深露洪喜溢霞觴日月煥龍章地



久天長

六奏慶豐年之曲

聖主懋承乾綏萬邦屢豐年　神倉御廩登大田明
粢鬱鬯祀孔虔興情咸豫協氣用宣萬古　帝圖傳
璧合珠聯

七奏集禎應之曲

天保泰階平甘露降渾河清嘉禾秀麥集休禎遐陬
絕域喜氣盈　一人有慶百度惟貞萬國頌咸寧
正重明

八奏永皇圖之曲

鎬燕集天京頌魚藻歌鹿鳴邊陲安堵萬邦寧重譯
來庭四海清晏池日曙昧谷雲征　帝座仰　前星
豫大豐亨
　九奏樂太平之曲
皇極永登祥乾符啓泰運昌玉管回春動一陽　金
鑾錫宴歌九章　虞廷獸舞岐山鳳翔日麗　衮龍
裳　主聖臣良
　水龍吟
香靄氤氳紫閣重仰　天德聽　帝容星輝海潤甘
雨間和風樂比爲魚瑞呈麟鳳永獻卷阿頌



　水龍吟
萬戶千門啓建章台階陛　帝座崇三垣九道北斗
玉衡光元氣調和雅韻鏘鏘　昭代慶明良
　太清歌
萬方國盡來庭稽首歌　帝仁仰荷生成握乾綱陰
陽順序民物樂生遂　明聖萬年春永贈　休命華
夷蠻獠咸歸正蒼生至老不知兵鼓腹含哺囿太平
九有享清寧
　萬歲樂
太平　天子興隆日履初長陽回元吉醴泉芝草休

徵集會聞道五星聚室
　賀聖朝
一人元良百度惟新握赤符凝玄應享太清大禮方
行祀事孔明感　天心德載恒承慶　明王愼德四
夷咸賓
　醉太平
星華紫殿高雲氣形樓繞九夷重譯梯航到　皇圖
光八表玉宇無塵明月皎銀河自轉扶桑曉平平蕩
蕩歸王道百獸舞鳳鳴簫韶
　看花會



普天下都賴吾　皇至聖看玉關頻款天山已定四
夷效順歸王命天保歌群黎百姓
　天下樂
九重樂奏萬化開望　龍樓雲蒸霧藹仰　天工雍
熙　帝救臣民歡戴渾仁恩遍九垓
　清江引
黃鍾既奏陽和長德感　天心既人文日月明　國
勢山河壯衢室民謠頻擊壤
　清江引
鈞天舉奏日方中既醉歡聲動雲章傍　衮龍颺萼

翔威鳳萬方安樂與嘉頌

千秋歲

上下交歡燕禮成一陽香萬彙咸亨風雲會今開明運紫極轉璇衡

朝天子

文班武班歡動承明殿禮成樂備頌聲喧真咫尺仰天顏日照　龍顏風回雉扇翠䙰旋奉仙鑾雲間斗間五色叁章燦

萬歲樂

天回北極雲成瑞望曆宵重華日麗九垓八極樂雍熙祝　聖壽萬萬歲



儼山文集卷二十三



詩餘三十二闋

念奴嬌 疊韻壽桂洲

天下奇才算蛟龍終不是池中物妙小文章驚海內秀氣降生東璧八柱擎天三長冠代節操瑜冰雪仲仙宰相元來同是人傑　同朝瑞靄叢中逢萊閬苑青鳥翩翩發報道桑田還變滄海剗狄要看磨崖東著全消金風初動進賢冠上髮況堪心事一片長安秋月

念奴嬌 同費文憲王宗伯再和桂洲 扈駕南巡

六飛南下大河上多少禎祥雲物紫氣平明浮水面向晚更穿奎壁畫舫盤龍樓船絲鳳兩岸沙如雪開頭換拖長年也是人傑　休誇碧漢銀潢天上人間一派靈源發界斷華夷奔大海島嶼煙波明滅一曲一千三門三級驚起冠中髮　聖人康濟太史大書年月



念奴嬌 與用川錢石同宿楊園書大前腔

半途微雨為灑淨滾滾風塵中物一帶青山如畫裏咫尺層巒疊嶂史部自明南宮少伯清耿如冰雪白頭老我三十年前爭傑　而今扈　駕　朝陵白馬

銀鞍紫陌聯翩發尋行山莊勞下榻共剪燭花明滅
香霧撲簾茶煙隔座相對頻搔髮同胞異姓真個渾
忘歲月

念奴嬌 秋日懷鄉

大江東去是吾家一段畫筍中物襟帶五湖吞百瀆
說甚黃州赤壁兩岸蘆汀一灣柳浪海湧潮頭雪捲
浪聲裏漁翁也是豪傑　明年准擬歸來輕舟短棹
兩腋清風發春水穩如天上坐閒看浮漚興滅黃歇
穿沙袁崧築壘到處堪聯髮鱸魚蓴菜一任江天成
月



念奴嬌 秋日懷鄉再和分翁

秋風客裏消不盡胷中許多長物瘦骨稜稜才一把
與病戰成堅壁欲造河車旋營丹竈贏得頭如雪卓
山辟穀笑來他是豪傑　一生四海交遊浮沈聚散
長嘯從風發惟有鈐山嚴少保不共世情磨滅蔡閣
相輝木天同上當日俱青髮綈袍戀戀多應念我寒
月

念奴嬌 和錢文通公小赤壁

江山闢入想安排真箇有那神物誰道是非泥印定
天際一般赤壁馬援長珠照人拄石此意憑誰學曹

劉成敗旁觀輸與豪傑　漫說吳國山川陸家池館
任鴈和雲發紫岫丹崖高百尺落日淡煙明滅二俊
才名長公英邁一夜俱華髮天公堪訴照人惟有圓
月

風入松 和桂洲內閣賞芍藥用宋文靖公韻

絕勝國色帶朝酣偏稱膽瓶斜清夜閒向綠紗閒客
誰駐墻外遊驂笑將露匀臙粉衣裳霞想羅衫　黃
金屋角繡雲藍乳燕學呢喃試把一盃黃醇酒倚闌
封罷紫泥挑一段太平氣象分明冀北燕南

風入松 再和前韻送桂洲



離筵高興付餘酣嬌得解朝簪路出齊封三宿晝未
須鞭快著征驂兩岸山橫畫障一川水膩羅衫　終
朝不采渚邊藍話別語喃喃一把相思無處著欲憑
鴈足寄雙緘自是煙霄有待怕飛不到江南

風入松 再和桂洲

綠窗午枕睡初酣夢喜脫朝簪覺來猶是長安客垂
楊裏空繫歸驂戀　主心依北　闕思親淚濕春衫
玉河流水碧於藍花外燕呢喃新詞譜就憑誰和
重封罷親手題緘欲待天邊鳴鴈秋風寄與江南

木蘭花令二闋 初夏即事

清明時候催花雨又早是紅英辭樹惜惜情思碧紗廚睡起槐陰最深處　衷腸沒箇人堪語屈指流年暗中數無奈雕梁紫燕兒春社飛來秋社去

二

綠油湧蓋張槐雨繁英簇絳燒榴樹無限幽悰午夢餘憶在江南水風處　家書題後教傳語新種魚苗正堪數荷錢竹粉更關心纔着　君恩未歸去

減字木蘭花 新居雨後

疎窻小閣銀燭搖紅簾影薄院宇深沈雨送新涼抵萬金　休休莫莫一任那知身是客茗椀爐薰雲裏



更聽吹笛聞

醜奴兒四闋 咏閣前芍藥

紅芳開向絲綸閣裊裊停停人比花清倚檻揮毫九制成　不枉芳名呼近侍邊殿流鶯槐蟻初醒傍砌頻經　勅使行

二

白玉闌干紅芍藥黃閣前軒一朶嬋娟封罷詞頭仔細看　幾番過了風和雨遮却塵喧紅紫將闌開向鈞天倚蓋園

三

黃扉紅藥翻堦好要賞娉婷日暖風清幾闋新詞按譜成　莫道春光留不住尚賴啼鶯半醉半醒起向花前緩步行

四

問花底事花無語倚徧南軒香沁瑤娟手撚高枝着眼看　養花天氣陰晴半雲翳風暄默默凭闌彈指年光作轉圜

天仙子 咏雪

閣夜米花輕不定撲上窻兒如寄信灞橋橋外望青山高一陣低一陣霎時白了詩人鬢　是則是遠近



都難認路入藍關人懶進青帘斜壓酒壚空描不盡題不盡平沙留取飛鴻印

蝶戀花 和道州閔希旦

長安回首香塵杳紅日遲遲偏愛無情惱病鶴高風看去烏欲奮雲霄無利爪　柳暗溪頭荷葉小淑景方濃燕子雕梁遶彈鋏計程何日了萋萋官路王孫草

點絳脣 冬日懷鄉

千尺京塵斜陽沒處西風弄小樓夜永鐵馬丁當動襯貼愁懷那更寒聲送淚痕凍天涯不了遮斷還

魂夢

點絳脣　送縣侯張入峯行取赴京

縣邊清江桃花紅處春波綠蘆檝曲曲風動簾紋皺鎮日鳴琴有个人如玉頌推轂鶴書高薦選入黃金屋

浪淘沙　寒夜齋居

寒漏夜遲遲緊閉柴扉破窻風透嫋絲絲半滅瓦燈昏滿案獨自支頤　惆悵少年時沒箇人知紙屏剛有影追隨滴滴淚痕彈不了一把相思

青杏兒　寒夜齋居



爐燼更拈香小窻裏百結柔腸天涯踏遍塵千里仰宦樓遠五平刺沒薄行裏王　默默護新糕堪憐處花老釀蜂忙萬事轉頭供一笑蕭蕭紙帳圓圓燈暈短短藤床

謁金門　送縣侯曹五峯行取赴京

秋正好一路西風吹早柳條折盡青山小咫尺長安道　此去蓬萊三島袖裏常懷諫草要看風神驚八表動搖山嶽倒

踏莎行　二孫殤

半捲湘簾落花時候六幅畫屏閑永晝天開目斷呂

江南家書一紙開封後　只任蘭香堪憐玉秀一番愁絕愁還又居人已鑄鐵心腸聽來却怕行人瘦

浣溪沙　都下思家

綠蓮蛟冰出御溝黃回鶯柳覆朱樓一場春睡暋春愁　蹤跡似鴻渾未定歲華如水只東流家住青山碧海頭

長相思二闋　次韻

山悠悠水悠悠山水中間一段秋扁舟古渡頭　過芳洲又芳洲更好登臨散遠愁誰家竹裏樓

又



日悠悠月悠悠光景驅人春復秋驚看白了頭　憶沙洲夢沙洲無數鄉心無數愁天涯王粲樓

南鄉子四闋　丁丑己

細雨濕流光芳草年年與恨長煙瑣鳳樓無限事茫茫鸞鏡鴛衾兩斷腸　魂夢轉悠揚睡起楊花滿繡床薄倖不來門半掩斜陽負你殘生淚幾行

二

細雨濕黃梅深院閑堦處處苔抱得鈿箏防浥損慵開爲誰擲取早歸來　有路到天台欲寄封書沒個媒窗外芭蕉塍作陣可猜那有相如奏賦才

三 擬

細雨濕秋風金鳳花殘滿地紅閒蹙黛眉慵不語情濃舊恨新愁知幾重　飛鴈過瑤空歲月如流只向東籬捲曲房誰共醉匆匆惆悵秦樓恁日逢

四 擬

細雨濕同雲綃卷鴛鴦五色紋凝望天涯音信杳微聽打窗風雪不堪聞　倚遍舊籠熏淚痕空沁石榴裙自捻腰圍半約準東君莫比今宵減幾分

南唐馮延巳細雨濕流光詞余蚤歲極愛之因按腔廣爲四首蓋四十年前之作也癸卯梅月偶於小樓敝書中翻出才情減退老病侵尋爲之憮然者久之



風入松 山居冬曉和胡願菴祭酒韻

溪山如畫客初歸年近古來稀疎籬曲徑霜天曉江梅早已放南枝近日過從絕少連朝臥起偏遲　風從竹裏弄漣漪宿鳥恰驚飛人生得意須行樂思往事幾墮危機花外小車隱隱林間高閣依依

儼山文集卷二十四

# 儼山文集卷二十五

## 詩話 三十二則

袁御史海叟能詩　國朝以來未見其比有海叟集予爲編修時嘗與李獻吉夢陽何仲默景明校選爲集孫世祺繼芳刻在湖廣獻吉謂海叟諸詩白燕最下最傳故新集遂删之嘗聞故老云會稽楊維禎廉夫以詩豪東南賦白燕其警句云珠簾十二中間捲玉剪一雙高下飛時海叟在座意若不滿遂賦一首云故國飄零事已非舊時王謝見應稀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柳絮池塘香入夢梨花庭院冷侵衣趙家姊妹多相忌莫向昭陽殿裏飛廉夫擊節歎賞遂廢己作手書數紙盡散座客一時聲名振起人稱爲袁白燕姜南明叔云朱簾玉剪乃當熟時大本之作其全篇云春社年年帶雨歸海棠庭院月爭輝珠簾十二中間捲玉剪一雙高下飛天下公侯誇紫頷國中儔侶尚烏衣江湖多少閒鷗鷺宜與同盟伴釣磯謂爲尤工但所記海叟首句不如故國飄零事已非爲勝明叔又記顧文昱白鴈云萬里西風吹羽儀獨傳霜翰向南飛蘆花映月迷清影江水涵秋點素

輝錦瑟夜調氷作柱玉關曉度雪霑衣天涯兄弟
離群久皓首江湖猶未歸明叔謂三詩可相頡頏
大抵咏物詩體不免要粘帶煩累氣格三詩必有
能辨之者文炟字光遠姑蘇人

陳思王七步詩世所傳誦云煑豆燃豆萁豆在釜中
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世說所載微殊又餘
二句云煑豆時作羹漉豉以爲汁萁在釜中燃豆
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世說撰於宋
臨川王劉義慶時去魏未遠當據未知何是本詩
但萁在釜中燃於理差礙爾




晉人工造語如潘安仁詩敘表兄弟云子親伊姑我
父惟舅直是雅暢若在唐以下諸公口須汝親我
姑我父汝舅成文耳

古名手詩有絕類如踏襲者鮑明遠客行有苦樂但
問客何行與嵇叔夜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陶
靖節雞鳴桑樹顛狗吠深巷中與古曲雞鳴高樹
顛狗吠深宮中詞旨何異及李太白学與明遠
本詞才有移易顛倒耳他不能盡記豈古人重相
擬與

古人詩語有不可解者如劉越石宣尼悲獲麟西狩
泣孔丘二句重複如此

歐陽公杜彬琵琶皮作弦曾虎臣能改齋漫録載一
說云彈琵琶妙在指撥硬杜彬琵琶如彈皮弦然
若絲弦則斷矣所以喻其妙也自四弦一聲如裂
帛之意頗爲造理段成式酉陽雜俎載段師能彈
琵琶用皮弦賀懷智撥彈之不能成聲則似眞有
皮弦矣或謂古琵琶用鵾雞筋作弦元揚瑀又記
畏吾兒人關闐世習銅弦曰余親見聞之漫書于
此




世傳曹景宗競病韻詩爲沈約輩所驚歎南史所載
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
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麞數肋射之
渴飲其血饑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生風鼻
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
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
置車中如三日新婦此悒悒使人氣盡此段文亦
豪宕

陳思王集惟洛神賦爲最沈約答陸厥書云以洛神
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當時論已如此近抄
陸內史士衡集亦惟文賦爲最他皆不及乃知人

不數篇而傳之遠者必文也

漢書朔通贊自春秋以來禍敗多矣而下減去一昔字兩而字皆七字成文分明是一篇詩特少叶韻耳其簡質若此贊東方朔則有韻矣首陽爲拙柱下爲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此與銘詩何異

退之詩於敘事處特有筆力如兒童見稱說祝身得如斯儕輩妬且憅喘如竹筒吹老婦願嫁女約不論財貲老翁不量力累月笞其兒攪攪爭附託無人角雄雌數句曲盡登科時人情物態千載如新



但此格本自木蘭焦仲卿來下此則俚俗元白之流派有韻之文章是已學者博取之可也

贈張籍詠雪一篇歐陽公不以隨車翻縞帶逐馬撒銀杯爲工而以坳中初蓋底垤處遂成堆爲勝但此亦未盡體物之妙蓋雪之初下必雜霰而輕細是四處易於攢聚高處正難粘綴耳至於松篁遭挫折糞壤獲饒培有激昂憤厲之氣若隱匿瑕疵盡包羅委瑣該則所感者深矣

一瞬即七里箭馳猶是難楫邊走嵐翠枕底失風湍但訝猿鳥定不知霜月寒前賢竟何益此地誤垂竿此謝靈運七里瀨詩也其格律與唐人何辨乃知濫觴已遠沈宋猶是後塵爾

宋思陵有中秋夜月詩作擘窠行草甚奇偉嘗見其石刻落句全用東坡看潮語曰門休上鑰夜潮留向月中看只換三字云分付九門休上鑰便是帝王口氣矣

詩句有相似而非相襲者然亦各有工拙杜甫云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儲光羲云竹吹留歌扇蓮香入舞衣李義山云鏤月爲歌扇裁雲作舞衣劉希夷云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老杜格高但歌舞於清江曠野之中固不若竹下荷邊之韻池月山雲之句風情興致藹藹自可人



王摩詰渭城朝雨之詩謂之陽關三疊相傳已久而歌聲不傳或曰凡三歌之恐或不然或曰首歌全句次歌五字又次歌尾三字句凡三歌謂之三疊亦未必其果然否也

折楊柳古曲名多用以詠笛李太白洛城聞笛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杜工部聞笛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illegible]袁御史景文亦有聞笛落句云天[illegible]楊柳[illegible]數短葉長條非

故園景文工詩師法少陵其詩有集而笛詩俱用
楊柳故園事與致各不同與世之摛擿者異矣識
者能自辨之故園事當本於桓伊

東坡嘗欲删去柳子厚漁父詞後兩句予亦欲取李
太白關山月節却後四句不知古今人所見同耶
否

文選所載漢蘇李詩蘇東坡以爲齊梁間小兒所擬
非眞當時詩也古文苑又載蘇李詩十首文苑後
出尤可致疑杜子美云李陵蘇武是吾師然世必
有眞蘇李詩當是何等又曰五言起於蘇李豈作
始者固不傳耶



圍棋世稱爲手談又曰坐隱二字蓋晉人語也可入
詩

三代以後君臣間隔近時尤甚獨講筵一時眞所謂
天顏咫尺也正德間　上聽講希闊七年四月十
二日　上御文華殿時講官石祭酒瑤字邦彥吳
學士一鵬字南夫邦彥講論語大哉堯之爲君章
南夫講尚書天秩有禮章深時初爲展書官班於
殿西南隅因憶比爲庶吉士時　內閣試經筵宴
罷有述詩曰　御廊宴罷侍經還轉覺微忱報稱
難輸直每陳香案拜隔宵先進講章看但祈　聖
聽頻傾注秪託遺經保治安論語尚書俱次第春
秋還擬進螭端是日適講論語尚書豈非預定所
謂詩讖者耶但春秋之義未知如何耳

同年劉寓生字奇進石首人在同館中最年少踈宕
有美質試聞鴈詩奇進立就曰秋至人間增客思
况聞秋鴈過皇都數聲到枕渾如舊幾隻穿雲不
受呼自惜短翎驚歲月可憐寒影遍江湖海天愁
發那堪汝故國音書得到無衆皆歎賞檢討汪器
之偉閱其卷謂之曰詩甚佳須作御史耳寒影遍



於江湖非御史何官也後竟授御史出貴州爲權
姦所誣幸不死

國初越僧曇噩字夢堂能詩一日聞劉孟熙績唐處
敬肅諸詩人遊集曹娥祠乃微服求載船尾衆見
而惡之方分韻即景賦詩噩忽作禮曰若有剩韻
願布施一箇衆異而拈蕉字與之噩應聲吟曰平
明飯罷促篙梢纜解五雲門外橋去越王城三十
里到曹娥渡八分潮白飄春雪柳花舞綠弄晩風
蒲葉搖西北陰雲天欲雨恐驚蓬頂學芭蕉一座
盡驚曰子得非噩夢堂乎遂與之共遊

餘姚楊軾字軾同嘗寓寧波延慶寺時僧房雞冠花盛開賦魚字韻詩云絳幘昂藏錦不如臨風欲闘又躊躇若教夜半能三唱驚起山僧打木魚軾宣正間人卒於天順中

余肅愍公謙以才器有社稷功觀其題太行近體詩亦足以冠冕時輩漫錄于此信馬行行過太行一川野色近蒼茫雲蒸雨氣千峯暗樹帶溪聲五月凉世事無端成蝶夢畏途隨處轉羊腸解鞍盤礡星軺驛却上高樓望故鄉茫茫遠樹隔烟霏獵獵西風振客衣山雨未晴嵐氣濕溪流欲盡水聲微



回車廟古丹青老碗子城荒草木稀珍重狄公千載意馬頭重見白雲飛

丁酉出蜀自西陵北上遇一郡守亦是相識人送予郭外致辭曰本欲遣一官相送老先生是　朝廷大臣誰不奉承予笑而謝之坐輿中自惟曰斯言可以自了不足以了人復吃吃笑不休因閱高達夫別董大一絕云十里黃雲白日曛北風吹鴈雪紛紛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乃知唐人已有此

丙寅歲與李貞外夢陽夜坐以芳樹爲題作一字至七字詩蓋唐已有此體矣張南史詠草云草草折宜看好滿地生催人老金殿玉堦荒城古道青青千里遙悵悵三春早每逢南北別離乍逐東西傾倒一身本是山中人聊與王孫慰懷抱

霍渭涯謂三字亦可成體是在詩經與琴操古樂府已具天馬歌通篇用三字鮑照春日行云獻歲發吾將行春山茂春日明園中鳥多嘉聲梅始發桃始青汎舟艫齊權驚奏采菱歌鹿鳴風微起波微生絃亦發酒亦傾入蓮池折桂枝芳袖動芬葉披兩相思兩不知深謂三字語既短節聲易促益貴



在和婉有餘韻令娟娟耳如此詩落句是也

鄉前輩朱岐鳳名應祥敏於辭翰爲一時所驚服嘗有一絕句云江面微風瀉浪開鳥聲啼過釣魚臺煖雲欲作桃花雨一片陰從柳外來

予作一小閣在方丈池上當春夏之交小雨時至池面無風倚闌佇目歌簡齋平池受細雨之句殊爲幽絕日華初動和風徐來則吹皺一池春水之詞愈見有工詩貴肖境如是

宋中書舍人朱昱新仲有詠摺疊扇一詞云宮紗蜂趐梅寶扇戀開翅數摺聚清風一捻生秋意搖搖

雲母輕裊裊瓊枝細莫解玉連環怕作飛花墜然則北宋時已有之矣古詩并畫中所見團扇羽扇耳不知摺疊扇起於何時而今遂盛用之耶

登山涉水之間專事賦詩則反礙眞樂葉石林記陳后山每登覽得句即急歸臥一榻以被蒙首家人知之即猫犬皆逐去嬰兒稚子亦皆抱持寄鄰家徐待其起就筆硯即詩已成乃敢復常大是爲詩所苦大抵江山既勝風日又佳從以良朋韻士便當極躋攀眺望之興罷從燈下或月夕追憶所遇歷歷在目然後發之詩文庶幾各極其樂而無累矣



趙松雪有墨竹在崇德士人家吾鄉華亭衛 先生題一絕句其上云漢家日暮龍沙遠南國春深水殿寒留得一枝煙雨裏又隨人去報平安其子仲穆善畫蘭勾曲張伯雨題之曰滋蘭九畹空多種何似墨池三兩花近日國香零落盡王孫芳草遍天涯二詩婉潤頗相當聞仲穆曾見之遂絕筆於蘭而松雪惜不見竹詩也

儼山文集卷二十五

# 儼山文集卷二十六

門生黃標校編

## 册

### 應 制擬撰 皇天上帝册文

伏以浩蕩難名萬物被生成之德高明在上一人嚴昭事之誠蓋神莫尊於 天而乾實稱爲父適仰瞻典適當册躬恭惟 昊天上帝一氣感通四時成歲佑人家國無形仁愛之心福我邦圻益致聰明之助左右列聖陰騭下民迨于沖人特隆大庇爰自宗藩入繼臨御十有八年迄今 眷命維新坐受四夷萬國全付以君師之任宛同乎父子之傳每荷 元慈



深懃克肖陽爲賞陰爲罰懋成亭毒之功日重輝月重輪廣運中和之德兢圖報稱莫罄名言惟是尊崇載揚大美彼清虛一大之說已涉不經見郊禘六天之文僅成丞史慨自周家制作之後洎於漢儒傳會之餘魏晉偽繁隋唐過濫自茲以降於何足云欲章無二之尊願洗千古之陋惟我 祖考若未暇於一刪顧此典彝如有待於今日是用請之 九聖告于百神恭上 寶册曰 皇天上帝庶明主宰之大義用極尊親之至情裕後光前郁郁之文斯在居高聽下恢恢之量維容伏願穹顯居歆群黎徧德精誠仰

逵永承黍稷之馨香　明照俯臨尚莪牛羊之右享
敢昭　鴻號敬藉休光

表

賀景雲表

恭遇嘉靖十七年九月十九日景雲見者臣等誠懽
誠忭頓首頓首稱賀　上言伏以太平有象雲呈五
色之奇　聖壽無疆雷動千官之祝惟　皇天景垂
霄漢由　聖人德至山陵事罕前聞人爭快覩茲蓋
伏遇　皇帝陛下　道通玄極德合神明奉三無私
永爲民物之主宰應五百運逢觀禮樂之會通嘗謂



敬莫大於享天乃若孝宜先於嚴父爰求典則用究
精微　四郊　九廟之鼎新　二祖　七宗之對越
崇極太室肇啓明堂配享之禮將行感應之機先動
時維季秋之月日臨己丑之辰有雲自天浮空抱日
非煙非霧氤氳璀璨以爲章如囷如輪舒卷悠揚而
有氣適當丙巳漸向明離戢干戈於四夷如飈露布
兆子孫於千億蓋取雲仍矧王相悉合於土行適休
滋方進於水德列詩書而無媿寫琰琬以增輝天亦
何言人皆有目雖傾海嶽揄揚　皇上方且謙
讓於未遑惟祈黙報璣官遂謁特誠而固請浹月始

從此　大聖人之所作爲而古帝王之所未有者也
臣等徒深踴躍莫效涓埃感覆冒生成之恩焉知
帝力仰流通契合之妙粗識　天心堯望方隆企昭
回於紛郁舜歌載續揚爛縵於風聲瞻丹陛以蟻旋
下形庭之虎拜自天有命紀至瑞於百僚望氣成文
護　其龍於九五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欣躍之
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聖駕巡幸承天恭視　顯陵禮成賀表

伏以　大孝統天旋轉法乾坤之運　至仁御世晶
華合日月之明禮重山陵　恩覃梓里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聖由天縱性本生知視四海爲一家運
天下於掌上循憂勤惕勵之道居不遑寧妙鼓舞作
興之機身先率物德純不已文王之所以爲文善取
諸人大舜於是乎爲大有典有則無怠無荒永懷豐
鎬之故都夙軫　園陵之大事禮詳法制義取巡行
誕告多方爰攄　獨斷下九天之儼蹕肅萬騎於雲
屯士氣騰懽人心望幸旌旗聯駱總列宿於北辰
輦轂迢遙薄大江於南紀先驅響應屬車景從故以
三千里之郵程僅供兩旬日之足力萬靈擁衛一德
感通風伯雨師前淸塵而後灑道嶽神川后高降福

而卑效靈小駐　帝鄉載聘　王氣望鼎湖之龍已
遠悵華表之鶴方還堂陛來同橋山啓秘　躬親卜
兆何閔曾之孝足云兼試省方舉舜禹之隆以續可
謂一舉而大備是誠千載之希逢者也臣等叨扈
聖輿仰承彝典漢高之過沛上惟侈歌詞光武之入
南陽徒私親貴粵遠稽於往牒孰有盛於　明時慶
協天人光增海寓利見　龍飛於　舊邸何啻衣錦
鄉之榮式貽燕翼於名藩佇聞湯沐邑之賚陽春白
雪和簫韶於九成郢樹荊門震嵩呼之萬歲益勤贊
頌奚罄名言伏願　帝治垂衣百代末金甌之固



皇圖磐石萬年延寶祚之長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欣躍感戴之至謹上　表稱賀以聞

大駕廻鑾賀表

伏以　六飛告至大慰都人就日之心三台既平式
符太史占天之法禮隆　仁孝功蓋乾坤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天與人歸　聖文神武紹　二祖
七宗之統得三王五帝之傳鴻烈駿尻懋樹無前之
績羅圖寶籙方開有道之長臨御十有八年邁德三
千餘載　父天母地尊　祖敬宗推　天子之權以
行　天子之事居　聖人之位而得　聖人之時誠

大有爲眞不世出四郊並建總條貫於百王　九廟
鼎新煥文章於三代　主鬯得託分茅有人比承
慈闈之上昇軫念　顯陵之中隔　躬行展謁　親
事卜征汛掃松楸敬恭桑梓光賁飛龍之邸某水某
丘詩陳鳴鴈之篇一遊一豫蓋王度極於無外而
天子必也有親愛自啓行旋及竣事惜寸陰之隙粤
有萬幾推一孝之端可徧四海邇彰渙汗誕告　廻
鑾惟聖人以天下爲家然　明主必宅中圖大　寢
閣載肅輿軫既匡號令速於風行歡聲鼓爲雷動會
諸侯於方嶽寔嚴後至之誅禮百神於行朝益妙先



天之用暨敷　恩澤載沛　德音復賦蠲租每自近
以達遠睦宗綏族盖由親以及疎舉千古之曠儀無
非事者成一王之典禮有足徵焉馳道三千還期兩
月念　宗廟社稷之重雨夜兼程忘舟車鞍馬之勞
星霜並戴蜂屯蟻附緣途見喜色之欣欣虎步龍行
遠道瞻　聖容之穆穆揮毫落紙時有賡歌援几開
筵常霑寵宴鄙周王之歷塊八駿奚爲陋漢武之橫
汾三疊安取未有人君之盛節乃若今日之大成者
也臣等夙荷　恩慈仰叨涵育扈從多幸恭承　帝
賚之駢蕃居守何功欣覩　天顏於咫尺妥靈　宗

稽顙手臣工虎豹九閽儼高居之　上帝雲龍千載
慶嘉會於一時伏願　艮福咸和　乾剛廣運無逸
乃逸用收位育之功日新又新以保雍熙之治臣等
無任瞻　天仰聖欣戴踊躍之至謹上表稱賀以聞

應　制擬撰請慈表

伏以昊天罔極難名鞠育之恩日月不居永抱幽明
之恨屬嘉平之四日憶昇舉之初年情若茹荼叩地
號天之靡及事同逝水瞻雲愛日以何從今則倏届
大祥再移寒序園陵迢遞悵迷漢水之風煙几殿悲
凉愴履玉階之霜露雖禮有盡於先王之制而哀難



窮於孝子之心欽惟　皇妣慈孝貞順仁敬誠一安
天誕聖獻皇后聖靈　慈儉性成睿明天賦昔佐
先帝德邵彤管之音肆佑朕躬運啓蘿圖之祚俔天
作合流淑化于二南儷極居尊正母儀于四國詎意
耀輪匿景月殿淪輝六宮莫覩於風儀萬姓盡同於
雨泣白雲千載仙遊之歲月何長玄序三冬人世之
光陰易邁以今特假昇玄之醮用伸追遠之誠恭陳
鳳座於玄堂肅迓虬軒于丹陛伏願白蜺青駟並嚴
駕以遙臨蘭殿椒房覽故宮而延竚咫尺儼如存之
日清虛登極樂之天瑤饌瓊羞少設崑丘之宴寶燈
華燭暫爲緌闕之宵鑒沖子之至誠洋洋乎如臨其
上眷諸孫之在鞠煦煦然若寘于懷遺庥誕集於
宮闈景福永綏於　廟祏無任激切瞻仰之至謹具
表祈請以聞

儼山文集卷二十六

# 儼山文集卷二十七

## 奏疏一

### 擬論取回都督僉事許泰軍中家人狀

臣近見取回許泰家人某等十幾人某等皆勇悍武夫止堪殺賊之用泰託爲父子同以生死已非一日矣今 朝廷方用泰泰方用此輩不識 陛下何爲而取之厮養下材過蒙特召 祖宗以來並無事例況此輩姓名遠在行伍不識 陛下又何由而知之訪得近日盜賊肆行無忌所畏者獨許泰一軍耳泰所以能使賊畏者不過敢死當先而已此輩正許泰



敢死當先腹心之士若其攻堅陷陣皆能以一當十其於許泰若左右手不可一時離明矣臣料 陛下不過聞其便捷騎射欲取而試之耳而道路流言洶洶可懼或謂有人欲忌許泰之成功或謂姦人陰主此策以剪許泰之爪牙而欲以泰委賊者此其無稽萬不出此儻相傳播未必不生賊間諜之計也況泰亦武人未知義命一旦奪其所恃蹤跡孤危加以流言必懷疑豫志日分而氣日索矣欲望其如前日之敢死當先勢必不能此其關係實非小小臣愚以爲陛下於某人等到京之日姑試其能即爲犒賞或薄加名目或 而賜獎言即還之於泰以終其所事則天下皆謂 陛下神聖不惟深知許泰之功而併與許泰之爪牙心腹皆悉知之庶幾邊將知所激勸而賊滅有日矣臣不勝私憂過計冒昧以 聞

### 擬處置鹽法事宜狀

臣近日伏見兩淮長蘆之間商賈嗷嗷怨聲載道問之皆云勢要奪其利故也臣謹按鹽課一事本因海澤自然之利以充邊方緩急之儲於國計甚便然使朝廷爽實惠而不下商賈畏空名而不來則竈亦甚矣 祖宗時設立各處轉運提舉等司僉竈以辦稅



置倉以收鹽建官以莅政設法以開中其要在於通商而已大抵商益通則利益厚此立法之本意也且窮邊絕塞輸轉極難之地而能使商賈挾貨負重以往隨令而足比至戶部給引派場涉歷萬里動踰歲年又况守支存積徒冒虛名仍復買補魚貫聽掣其辛苦如此勢要之人妄干 恩典動以百萬徃參其間馮陵假借支則盡支掣則便掣所經官司曲爲奉承雖憲臣亦將有投鼠忌器之嫌彼將何憚而不爲乎小人營利之心寧有厭足大率彼通一分則此塞一分自然之數也夫能得商賈力以利驅之耳彼得

以有利而來亦必以無利而去又自然之勢也矧以
彼之辛苦對此之僥倖交易之間又相懸絕坐使自
然之利上不歸於朝廷中不在於商賈下不藏於民
間雖天地亦將厭棄之臣實懼焉仰惟　皇上軫念
立法之本意嶄惜　恩澤不妄施與然後其他條畫
次第可舉行矣臣又按今天下榷鹽之地兩淮為上
兩浙次之而弊端亦於二處為多然尤大壞鹽法之
端有二焉其一則竈丁苦於兼并其一則今日勢要
之侵利是也然於兩浙又微不同大抵壞兩淮之鹽
法者多勢要壞兩浙之鹽法者多私販而竈丁之苦



則一而已矣蓋淮浙之鹽出於人力非若河東天造
地設不勞之利也其法在於𥓰土為鹵煮鹵成鹽以
鹽納官然而逋負多而國課損者何也夫欲𥓰土必
有攤場欲煮鹵必有草蕩今之場蕩悉為總催者所
并而鹽課又為總催所欺竈丁不過總催家一傭工
而已煎煮之法名存實亾而總催者下欺竈力上負
國課百計遷延以覬一赦而已伊欲處之在於盡復
竈丁之場蕩而盡懲總催之姦欺則其弊可息矣浙
中私販之徒以拒捕為常以殺人為戲驟不可剪則
比之勢要差為易處苟使出鹽之地捕其買者之市

家行鹽之地捕其賣者之市行而悉置於法則其黨
可空矣非若勢要之家蛇蟠卵翼不可一旦去也今
日得使兩淮長蘆之鹽利者雖曰朝廷業已許之然
終非法意臣以為與其壞天下之大法寧傷數人之
私恩必使小人之姦無所容而後已夫上之支中盡
歸於商賈下之場蕩盡歸於竈丁則商通課足而鹽
法不行者未之有也謀利之事君子所羞臣恐利未
與而害作故得備而論之謹狀伏候進止

稽古禮以崇祀典事

臣聞禮可以義起事待人而行竊照本監　文廟春



秋二祭累朝　列聖　制遣元臣主行群僚陪列迨
我　皇上紹統克懋前修益弘敬理可謂情文兼備
無所間然者矣顧秋丁一祭正當伏暑之餘況今歲
十月置閏炎蒸猶存誠恐浹辰之間陳設犧牲不無
變動殊非馨香潔清之義臣心思之至久至熟義有
未安謹按周禮祭祀共冰鑑說者謂以禦溫氣記又
有之曰伐冰之家傳者謂卿大夫以上祭祀用冰夫
秋者何止於溫氣　文廟雖同於世家況於　天子
之所饗者乎臣又按凌人冰政經見禮詩實聖人燮
理之方而祭祀之用為急知神明感通之妙而備物

之意當求見今京師藏冰至多尤宜致用玆云義起
蓋有待行伏惟 皇上天縱聖明動求古義是誠千
載一時也伏乞 淵衷少賜裁度急修冰鑑之儀以
爲復古之兆仍下所司永爲遵守庶幾神明饗而和
氣應矣

乞恩認罪以全大體事

臣於嘉靖八年三月初二日 經筵輪該臣講孟子
書隔夜借宿於工部廠中溫習諷誦門心有未安誠
恐於感格之道未切故於講畢叩頭之後謬爲 面
奏當蒙 慰旨正在臚唱平身未畢之際姿的有紊



禮儀是臣知而故犯也合當萬死臣念 經筵奏事
百年所無之典也 陛下臨御千古所無之聖也臣
竊愚起自山野感荷千古所無之聖而欲舉此百年
所無之典心跡參礙遂至犯禮伏望 聖明矜宥臣
不勝隕越待罪之至

陳愚見以裨聖學事

臣遭際 聖明備員講讀昨因講章未安特於文華
面奏臣之爲此者恃有 陛下堯舜之主耳果蒙
溫旨非臣捐軀所能報也彼時威嚴之下未盡愚衷
先行犯禮故退而待罪方將再瀆所以不意又蒙

慰旨是 陛下既宥之辜而復誘之使盡言是誠千
載一時也臣請盡言之伏惟 聖明采擇焉臣謹按
經筵一事關係匪輕輔養 君德尤爲首務因以
策勵臣節者亦不少也何則 君父在前咸瞻咫尺
爲之臣子者儼然拜起布義陳詞說孝說忠說仁說
義說廉說恥說禮說讓若使反之於身而一無所有
鮮不至於愧汗而聽者誰則信之故必益加修踐之
功而後可收感孚之效是以講章必出講官之手者
其意蓋在於此非徒以便誦說爲也然須有溫潤之
氣以具告君之體此非輔臣鮮克舉之所以必送



內閣改定者誠欲畧去麤疏鄙野之狀以養夫親近
儒臣之心其意又在於此非徒以美文辭爲也臣竊
思之熟矣臣豈敢不循舊規直行己志若以此勸講
是未誠也何益 聖學當時 面奏講章義理多未
浹洽所包甚廣意不止於文辭已也伏讀 聖諭益
增戰兢是臣之愚倉卒未能上達爾且今內閣無所
不統舊規俱帶知 經筵事又皆老於文學之臣講
疏更改宜有精義者此特小節耳第使講章盡出內
閣之意而講官不過口宣之此於義理深有未安而
交孚相感之道遠矣此臣之所爲呼也伏望 俯察

愚誠特　諭內閣只將講章一節從容臣等各陳所見而內閣因得以考觀臣等之淺深至於義理往復浸潤浹洽何所不可豈止於閱看而已臣愚意欲請自訓詁衍繹之外於凡天下大政事大利弊皆得依經比義條列類陳庶幾九卿百司有行之而不能盡給事中御史有知之而不敢言司府州縣有負之而不能達者皆得以次　上聞則　主勢日尊　聖學日邃而臣等亦得附之以進修矣區區一得之愚如此此臣之心也臣少而憨愚晚年悔過荷蒙　陛下特達之知每欲因事納忠以佐維新之化特患無路



耳若復不知服善希變苟章則死有餘辜矣更何面目復望　清光乎伏惟　聖明垂察則臣之效忠者方自此始耳

貪酷官員枉法人命重傷屍體等事

嘉靖九年九月十五日據山西太原府陽曲縣儒學附學生員劉鑵家人劉鉞抱告本年七月內蒙本縣將劉鑵叔父劉文宗僉作社副比時文宗因買賣不在被犄害老人王良却將鑵父劉文寬朦朧呈縣不料知縣崔廷槐當將鑵父用大板痛打三十監禁至九月初五日釋放擡回重傷至本月初九日身死等因隨據陽曲縣知縣崔廷槐申稱本縣建立社倉僉報正副據原委老人王良呈稱西關都社首楊奉社正副劉文宗各抗拒不服拘喚隨拘楊奉劉文宗到縣問擬不應杖罪不知因何病故劉鑵倚恃生員節赴各衙門妄稟等情各詞到臣俱經案候外臣先於本月初九日晚與按察使潘鑑一同回司忽見門外跪一生員叫聲有父被崔知縣三十打死時將昏黑臣與潘鑑言或是曾受之翅論使且去至十二日臣在提學道復見前生投狀臣已識認問曰汝父果死否答言已死三四日矣臣始惘然曰此狀該赴察院



按察司告如有冤枉方與伸理本生當去訖至十四日臣同三司進入察院作揖出至門外知縣崔廷槐慌忙跪告曰有一生員父親是知縣二十打死今糾合生員四五十人要行報復情願抵命衆未發言是臣職掌即令聽事吏探看隨同三司出門止見劉鑵一人衣巾裹頭在外餘無所見至司臣與潘鑑言昨日赴道告訴亦是至情寃哀該與准理潘鑑是臣同年舉人委曲對臣說我昨日曾見此告但前日是察院放告日子彼既不受我不好受他臣曰此非憲體須臾吏人來報察院將劉鑵揖去衣巾遞陽曲縣上

陣責打二十釘上手鈕發太原府監了其人害命台
臣愕然曰何得有此方纔與潘鑑說昨日憲長若與
准理辯其曲直豈有今日不曾見世上人父親被人
打死察院去告不准按察司又告不准本道又不能
准又遭非法刑打如此是甚道理且衣巾是　祖宗
制服必須結罪退黜仍與本道知會方可施行無乃
使叅職掌乎凡徒罪以上方上手刑今罪狀未白遽
施此酷無乃有乖憲體乎只得一面令人分付太原
府囑其且顧性命而已潘鑑向臣說不妨當道察院
討出臣曰不好若討不出後悔者矣至明旦月望該



臣詣文廟行香畢見一老婦持狀號哭諸生環告冤
苦臣亦爲之惻淚慰令各散後進察院作揖窺何淺
深延至後堂三司旁坐茶話已畢出至前堂候立間
並無一言說有左布政使楊叔通按察使潘鑑上前北
面稟說此事臣與都司馬縉東面却立以俟但見監
察御史趙鏜微笑說昨日劉鏜是崔知縣來稟故將
刑責亦是他父子之情上手鈕頗重了我心不安既
然送按察司罷共揖而出臣對三司曰父子之情刑
具之過幸大巡已知之此人心之所以不死也我輩
可以忘言矣至十六日復進作揖亦至後堂旁坐如

故此時御史趙鏜先受譖言豫作怒色厲聲曰如何
秀才們糾合四五十人扛打知縣是何體面便是知
縣打死一人豈可便提知縣對理況崔知縣是箇好
官衆秀才們却去太府都府告狀色微在臣　臣乃獨
起立從容辯解曰秀才卽不曾聚衆三司共見若是
崔知縣賢否自有耳目昨來父子至情刑法已過先
生大人兩言甚明我輩亦甚服之只此可了不須張
皇釀作大事方始笑頷曰是我聽之過矣却向潘鑑
又說知縣余昇問贓一百三十兩也中一場進士來
可與減免此潘鑑起曰此贓該給主趙鏜又笑曰若



是給主可補虛領了罷潘鑑欠伸承命而起不知向
後作何處置臣本書生初叨藩臬日逐聞見如此爲
之驚駭且父子天下之至情也父死非命竟無控訴
之地止餘一子排入陷坑察院按察司　天子之耳
目也全不奉法惟任一己之私敢於庭姦有同淵藪
此非　聖世所宜有也仰惟　皇上好生之仁同符
堯舜而山西之地密邇京畿豈容賣弄威福顛倒是
非一至於此臣今忝法官不得不爲　陛下言之叅
照知縣崔廷槐兇虐之姿貪饕之性一方士民怨入
骨髓所犯實跡逐一開陳此特據臣之所知耳臣之

所不能知者尚多也但其憑仗錢神巧為固[illegible]假之計合無照依　朝覲考察事例先行罷黜特　勅法司差官根究再照監察御史趙鏜不諳大體動違憲綱知善不舉見惡不拿巡按一方委的失職此特據臣之所見耳臣之所不及見者尚多也但恐別有所長似非堂下之人能辯合無候其巡按已滿回道之日特　勅都察院嚴加考察庶幾　國法正而治功明矣

衰病不職乞　恩致仕事

竊照臣年五十四歲係直隸松江府上海縣人由弘治十八年進士　欽授翰林院編修歷陞國子監祭酒充　經筵講官嘉靖八年三月內於　文華殿面奏纔又不合言事周章奉　旨降調福建延平府同知領憑赴任訖本年九月內蒙陞今職依期於今年四月十一日前到山西管理學政不關外念臣賦性迂愚叨塵任使頊以庶僚敢搖　內閣茲膺方面復忤監臨本欲自結　明主之知而不知先已隱身於衆怒群猜之地外難展布內蓄憂疑有臣如此陛下將焉用之況臣係南人不服山西水土舊患痰火麻痺等證不時舉發虛炎上攻兩目昏眊陰濁下



泄便溺頻繁其於校閱關防殊覺廢力見今奉行沙汰來歲又屆開科度非臣之精力所能辦也伏乞查照見行事例將臣罷黜以為罷軟不職之戒如蒙聖慈尚存記憶特　勅該部容臣致仕以為儒臣進退之榮是　陛下始終保全之　恩當圖死生銜結之報臣無任望　闕待　命惓惓

儼山文集卷二十七

奏疏二

正名袪弊以光治體事

近該臣叅奏巡按監察御史趙鏜不職趙鏜亦行舉劾臣過失均蒙　勑下都察院看詳公今有歸臣不敢辯續該臣自劾求退未蒙　允俞伏地聆天復有所獻仰惟　聖明納察焉臣聞人存則政舉名正而言順夫所謂名者自君臣父子之大以至官僚稱呼之間皆名也亦皆政也名必有義義必有稽稽而後正故曰政者正也無稽則無義無義則言不順而事不成故曰政息甚可懼也今鏜之言可謂無稽矣姑據其一二言以大義裁之夫御史之與按察使副使僉事等均爲風憲但名察官體分中外固也至於交際之間尤關　國體伏覩憲綱所載送迎坐次之儀得相主賓而非統攝故臣嘗謂御史與按察之官兩長可以相形兩短不可以相示何則按察見御史之長則當尊而敬之曰此　天子之按臣得體也御史見按察之長則當昇而薦之曰此一方之人才可用也是之謂兩長相形御史見按察之短則當隨事舉劾按察見御史之短則當指實以聞是之謂兩短



相示凡此皆出於天理之至公而不容一毫喜怒愛憎之情與於其間夫是之謂王道而貞肅之本意初不外此臣等所宜自靖自獻以爲執法執中皆職分內事也鏜不及此而嘗作威福每列三司於兩旁悉欲鞫躬磬折於前惟其言而莫違然後謂之無異議不知所議者何事也其於憲體何如而臣等三司盡皆何如人也弊政亂名莫甚於此鏜本小器而又不學徒懷疑忌之心不知義理所在惟有血氣遂犯實多一日聞臣叅奏手足無措漫爲失體不經之詞意在挾制孤危遂成欺罔　聰聽臣甚惜之若謂體統各別猶有可諉至謂督率司官則又無稽之甚者臣請復爲　陛下分疏之我朝　祖宗損益三代以佐置百僚內設五府六部外建都布按三司實有臂指相使之勢品秩等級殆猶鱗砌故府部謂之大臣三司謂之方面皆附麗　天子以制名者也三司自五品以上吏部舉用具名雙請與兩京堂上體例一同若六部之諸司則謂之司官郎中員外郎等官之於尚書侍郎則謂之堂官臣等三司視各府州縣等官則謂之屬官此司屬之所由分亦名分之所攸寓是或有督率之義存焉至如臣者備員提學　欽奉制

勑内有提督表率字樣方敢名爲督率止於師生進
退賞罰得以一面奉行鏜今妄認方面爲司官而欲
一槩督率之不知是　明旨乎是舊例乎第恐天下
後世有謂我　朝方面官皆受御史之督率實自臣
始竊謂此名不可不正也且御史積有資望方得推
陞僉事而副使之陞則御史之極選由此以上則謂
之超遷不次矣若果如鏜所言則尚書侍郎亦將遞
遷爲郎中員外郎乎其爲寡陋疏率若此不知將何
以副　陛下之任使哉又如劾臣不行呈稟撫按照
得提學職事原與撫按不甚交涉貪酷官人許受詞



詞此係奉行　勑旨臣固不敢以一人之私忿而變
爲之前却恭惟　皇上正名定分之志又在修正會
典之時臣感繹皆　恩每思報効於此豈敢循默而
自取嫌辟哉推求弊端皆由臣等不才三司諂佞阿
附要求保薦以爲進身之階所以養成驕傲之御史
敗壞　陛下之紀綱竊謂此弊不可不袪也非臣身
親目擊誰肯言及此哉伏惟　聖明將臣所言特下
該司會議凡有舉劾當視巡按者之賢否以爲黜陟
凡爲巡按當考舉劾者之當否以爲殿最凡遇接管
巡按之際再加精擇貲貨行賄之選宜一洗而更張

之著爲憲章載之令式咸使遵守庶幾内臺不至挾
權以相陵外僚不敢希求以獻諂名義既正弊端自
清言順事成而禮樂可興也此誠　大聖人之所作
爲所謂有是君則有是政矣天下幸甚世道幸甚臣
雖誅竄猶爲有光況於毀與進退之間哉臣不勝忠
懇之至

乞　恩分罪以全大體事 擬十

先該巡按山西監察御史趙鏜劾臣違慢不法等事
當差刑科給事中董進第會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
王道勘報續該都察院題覆奉　聖旨趙鏜劉儲秀



已有旨了用并革職了陸深范箕等着巡按御史提
問欽此欽遵臣是夜前來伏罪如律竊念臣孤危之
蹤曾叨侍從疎賤之性動致悔尤俯蒙　皇上每
賜優容非臣捐軀所能報稱也仰惟　聖製敬一箴
及五箴釋義皆千聖傳心要法天下臣民當心惟口
誦參前倚衡况劉儲秀與臣俱有提學之責者哉申
明建置因循欠闕儲秀既失之於前臣復失之於後
死亦何辭但招尤啓衅實本於臣波及儲秀得罪反
重臣之一身外雖受恩中實如刺敢昧死爲　陛下
陳之臣聞先儒有曰與人同功人用而已舍君子不

敢言勞與人同罪人免而已窮若子不敢逃責非能
異夫人也理固如是也不然則爲無恥臣每誦之以
爲名言今儲秀與臣同罪儲秀重而臣反輕若不早
爲伸理則臣何止無恥而已如蒙擴同仁之念准照
陳某遷官免究事例一體推恩惟復特　勑吏部徑
還職事以示使過之仁况儲秀年富才敏過臣遠甚
必能效忠補益以無負再造之恩若以爲情罪各有
所當則臣與儲秀同官同事亦願與之同罪庶幾少
附寅協之義以佐　陛下彝倫之化世道幸甚名教
幸甚



紀天瑞以頌　聖德事

臣伏覩近日景雲見者寔當　皇上明堂饗　帝之
期天意昭然一時臣民之所共喻也顧惟萬世亦宜
有聞焉臣謹按有虞之世嘗見卿雲大舜作爛縵之
歌公卿屬和至于今傳之唐宋事由播諸表狀逮我
成祖永樂間卿雲發祥一時廷臣咸有賦咏尚可
考知由是觀之則雲物之化雖常而風聲所被者甚
遠也臣愚過不自量勉爲景雲頌一篇引以小序凡
數百言用紀一時盛事雖不敢以方駕古人竊自謂
之實錄謹用繕寫上塵　乙覽庶幾春鳥秋蟲報答
和氣云爾一得之愚罔知忌諱無任隕越待罪之至
儻蒙寬假　須付史館少備　典禮采擇臣愚幸甚
萬古幸甚

謝　恩事

昨十九日吉辰恭遇　皇上祭告　玄極寶殿暨
奉先殿臣叨以職事獲與陪拜勉竭精誠以仰贊
聖德無任悚惶旋蒙　欽賜脯醢酒果品物到臣寓
舍當即叩頭祇領訖仰惟　皇上格　天饗　祖納
佑膺祥荷生成涵育之功深懷　帝德被馨香豐潔
之賜悉出　神餘酌湛露以知　恩歌既醉而捧腹
罔報無地瞻　聖有嚴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奉慰事

本月二十九日　皇上駕發衛輝　行宮偶爾被火
有軫　聖心臣等無任驚惶仰惟　皇上特加　寬
慰以副臣等瞻戀之私臣等下情不勝惓惓爲此具
本奏　慰以　聞

謝　賜川扇

伏蒙　聖恩賜臣等講官川扇九握者伏以蜀扇新
頒用賛南薰之解阜　經幃特賜光生東觀之披揚
日近　天顏時行火令感遭逢之有自愧培沃以無

能義重五明報稱萬壽臣等初慶誦席遽拜綫封名
具三臣風分九推附金崔璨昭回星斗之光漆背斛
斑宛轉輻輪之輳惟　聖人能開物以成務故微臣
得因事而效忠若去塵滴啟不佐下風於萬里手持
身佩益當重　上賜於千鈞臣等無任欣戴感激之
至

紀瑞雪以頌　聖德事

爰者恭遇　元旦靈雪浹辰仰見　皇上積誠夙禱
天降奇瑞非常雨澤可方無任欣忭臣敬賦頌
一篇引以小序雖不足以揄揚　聖德之萬一亦方



春禽鳥之和鳴也仰祈　聖明俯垂　乙覽幸甚幸
甚臣不勝惶惶懇悃之至謹用繕寫隨本上　進以
聞

乞　恩追贈前母事擬上

嘉靖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恭遇　皇上　郊廟
禮成渙頒　詔旨內一款兩京文職并在外五品以
上方面有司四品官在任未及三年　考滿者俱與
應得　誥勑欽此欽遵外續該吏部題　准追贈臣
祖父璿臣父平皆如臣官臣祖母尤氏臣母吳氏皆
爲淑人臣不勝感激即詣　闕謝　恩訖臣本出自
寒微叨塵侍從資歷猶輕　恩蒙三代此臣子之奇
遇而亦臣子之至榮也惟有勉竭忠誠圖報萬一豈
敢復有陳乞以要逾分之福哉第念臣有前母瞿氏
是臣父結髮夫妻不幸早世庴在淺土臣父受封翰
林院編修壽終之日臣回籍守制躬親治葬與臣母
吳氏合爲一穴前母在左臣母在右今臣母自孺人
加贈爲淑人　綸綍之光下賁泉壤而前母未有顯
稱臣父有靈亦望　恩及況歲時祭掃告謁之次未
益兼隆亦無以仰承　皇上　尊親之化此臣之心
深有未安雖臣母之心恐亦未安也臣查得先年臣



僚如侍郎曹鼐參政葉盛俱曾以及前母近年侍講
學士蔡昂亦曾乞　恩准贈與臣情事體例相同臣
聞惟聖人有一視之仁而治世多曲成之典仰惟
皇上以仁孝理天下曠世之典既行曠蕩之恩徧及
凡在幽明無欲不遂區區孝誠不容但已者此又臣
子之至情也如蒙　聖慈俯垂矜憫特賜　允俞
勑下該部查照前例將臣前母瞿氏一體追贈臣無
任感戴　天恩之至

乞　恩比例改給誥命追贈前母事

臣由弘治十八年進士　欽授翰林院編修歷陞太

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嘉靖十八年二月初四日恭遇　皇上郊廟禮成渙頒　詔旨內一欵兩京文職三品以上官未及三年考滿者俱與應得誥勑仍廕一子入監讀書欽此欽遵續該吏部題准追贈臣祖父瑢加贈臣父平俱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祖母尤氏臣母吳氏臣妻梅氏皆為淑人臣子楫行取入監前項　誥命未經關給復於本月十五日又蒙　聖恩改臣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旬日之間兩遭殊典而宮僚高選尤為奇逢清銜美秩又人子恩以膺之祖考而不可得者也況臣有前



母瞿氏係臣父結髮夫婦未及霑榮者　恩可乞仰惟　皇上仁聖必能曲成故敢冒昧請之查得品級相同改給誥命者則有吏部右侍郎唐龍事例顧名思義追贈前母者則有禮部右侍郎蔡昂事例近該刑部尚書周期雍陳乞則改給追贈又蒙一併得之又與臣事體相同如蒙　聖慈一視同仁以遂微臣一念私情則天高地厚之恩雖粉身碎骨不足以言報矣臣不勝惶懼祈懇之至

乞　恩養病事

臣原籍直隸松江府上海縣人由進士任前職於正德十五年　月　日聞父喪備關本監送吏部稽勲清吏司給領孝字勘合回還守制間臣不意染患痰火病證一向自行訪請明醫調治未愈今臣喪服扣至今年六月　日服闋理應赴京　奏繳孝字勘合不料臣之疾原係氣體虛弱至難醫療日甚一日不能動履難以起程恐違期限臣竊伏望　皇上憐憫照例准令養病痊可之日仍來供職臣不勝感戴天恩之至

衰病乞休事　投上

臣由進士任翰林院編修歷陞光祿寺卿蒙　聖恩



陞臣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一同吏部左侍郎兼學士張邦奇纂修　玉牒臣嘗謝　恩乞旋即到任開館供事外臣本迂疎粗通章句語言過直憎怨實多仰荷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不容終棄召自外藩付以內署再蒙拔擢超出常資處之清密之司委以文翰之事登瀛妙選古今至榮臣非草木豈不知感　恩思奮以圖銜報於萬一哉奈何福過災生力微任重忽於今四月二十九日夜舊患痰氣作厥一時醫治少甦目今濕痰下注於腰虛火上蒸於目遂致步履艱難瞻視茫昧勉欲省事服藥希望平復

庶幾少效犬馬之誠以畢盡忠於 陛下之職業也
顧臣今年六十有二歲矣但恐桑榆之日無復再中
况禁秘典文亦非羸弱之所能辦也萬一因病誤事
死不足贖如蒙 聖恩别選賢能當兹重寄將臣放
歸田間以終餘年臣當啣環結草以報 陛下曲成
之恩臣無任恐懼激切之至

自陳不職乞 賜罷黜以彰聖政事

臣係直隸松江府上海縣人見年六十三歲由弘治
十八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歷陞今職竊
伏自念臣出自草茅纔通章句偶忝科名叨塵侍從



幸逢 皇上中天而興大敷菁莪棫樸之化雖以小
材亦叨任使昨歲蒙 恩召自外藩旋蒙改秩俾以
文翰供職曾無寸補又被宫僚之選官隨年進 恩
與日隆是雖捐軀糜骨不足以圖報於萬一也自顧
臣學識疎淺氣質迂愚犬馬之誠徒切於念慮而涓
埃之報何益於高深尸素之譏實恐難逭况當六年
考察之期正惟大明黜陟之際如臣衰朽尤宜先罷
伏望 皇上將臣放歸田里别選賢能以副 輔導
之重任庶幾 典制昭明才能進用斯亦區區報
國之微忠也臣無任惶悚祈懇之至

自陳不職乞 恩罷黜以消災變事

准吏部考功清吏司手本近該翊國公郭勛奏爲災
異陳言冀免大臣以清 朝政以勵群僚以安黎庶
事奉 聖旨卿說的是災變策免大臣係 祖宗舊
典着九卿堂上各衙門四品以上官都自陳來仍着
科道拾遺糾劾欽此欽遵臣本一介之微叨塵二品
之秩出入中外三十餘年伏蒙 聖恩眷注超處清
華 玉牒大典俾與纂修比者 皇儲建立天下歸
心選置宫僚特在首列 經筵日講悉叨任使 天
高地厚之恩正臣致身効用之日也顧臣才識綿薄



展布未能徒饕 厚恩每懷慚愧若論尸素之人惟
臣爲甚災異之來豈不由臣徒以感戀 聖明未即
陳乞殊昧止足之義物理與憲俱屬有妨况臣行年
六十四歲氣血兩衰痰火間作報效之心雖在而驅
策實不能前皆宜罷免無過於臣仰惟 皇上寛斧
鉞之誅開天地之量將臣放歸田里别選賢能以致
和氣則未盡之年皆 陛下之所賜也儻醫藥少間
尚當咏歌太平以賛 中興之盛教子育孫使世世
不忘 大造之恩也臣不勝拳拳冀望之至

自陳不職乞 賜罷黜以弭災變事

近日九廟被火　聖諭屢頒感動中外臣仰覩　皇上焦勞躬親祭告郊廟社稷晝夜靡寧臣身心戰惕不知仰承之方惟增隕越該言官建言修省事宜覆奏　聖旨是　宗廟災變朕心震驚所宜痛加修省以實事天兩京文武大臣都著自陳時政闕失著各衙門條奏務切民瘼國體不許虛應故事泛濫彌文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臣聞殷憂啓聖變不虛生大抵天心仁愛人君必出災異以譴告之仁愛愈深則譴告愈重近日之災亦前代之所未有也仰惟　皇上聖敬大孝感格　帝天蓋有素矣而災變如此豈非臣等奉職無狀所致耶罪不容逭事當有因如臣一介草茅叨塵侍從食祿有年智無寸補尸素之愆尤　皇天所宜震怒者也而重貽　君父之憂乃爾將何以爲自安之地耶如蒙　聖恩天高地厚不加斧鉞之誅將臣放歸田里別選忠勤以爲　皇上格天之助則和氣可回災異可弭　列聖在天之靈可慰而於　聖孝至仁益有光矣天下幸甚



儼山文集卷二十八

# 儼山文集卷二十九

## 靑詞一首

### 應　制擬撰追薦　皇妣獻　皇后靑詞

伏以　慈陵厭代載逢諱日之臨寒序凝冬彌切履霜之感念劬勞之莫報顧愴惻以何伸世隔仙凡目極蓬山之路寂留風木淚添楚水之波嘗聞仙籙一境可賓實稱天門九陛徑達　帝聽以今肅啓皇壇恭陳醮事伏願　上帝垂仁群眞敷鑒詞通悃愊開山於玉京之前恩布祥光弭節於金庭之內蕊珠夜誦侍飇御以同遊靑雀西飛導　慈輿而遠至慶流胤祚介麟趾千億之祥福被家邦鞏金湯萬年之固無任瞻天仰聖激切祈禱之至



## 讚頌五首

### 應　制擬撰追薦　皇妣獻皇后讚頌五首

伏以　慈闈誕育萬年開帝世之勲仙馭遐征永日灑天家之淚驚歲華之易邁期届大祥念　母德之難酬恩罔極庸假熏修之典用資昇薦之因欽惟　皇妣慈孝獻皇后懿靈蘊姙姒之徽陰教夙成於宮壼翊昌閶之運聖功覃被於寰區受祉介祺正享彤闈之養乘雲厭代旋爲蓬島之遊叩天地呼神明

嗟何及矣在羹墻入夢寐如或見之以今逝望玄穹
敷筵紫禁供十華之道眾有飫其芬酌九醞之霞觴
維醹且旨伏願洋洋肸蠁穆穆居歆紫鳳臨軒羅梵
氣於散花林表蒼虬翼駕現真容於五燭光中仙吹
停音雲篇奏偈偈曰
太皇雲駕去昇天霜霰玄冬已二年賴有聖真垂
接引慈儀來駐法筵前祥節逢初臘弘開妙聖筵
慈馭引群仙香霧裏感華年
伏以圓景駿奔仰星回于碧漢浮光灸激躍日會于
玄枵憐歲序之將週矧祥辰之甫及終身永慕明發



有懷感與時來莫報三年之抱禮因義起聊伸一日
之誠擬磨丹衷敬賫黃籙欽惟　皇妣獻皇后懿靈
孝慈成性恭儉宜家荷眷命於三靈拜開華渚正
儀刑於四國化始汝墳懿範徽音允矣女中堯舜鴻
名美號至哉天下尊榮豈期遽棄人間自是僊游物
外悵音容之莫覩路隔西池賴精意之能通筵開北
極伏願徐引靈斑暫違溫凊風笙遂迤霞裾容與出
洞府以來臨雙成後擁玉女前驅望瑤壇而戾止酌
水獻花延羽衛於極樂世界孝鐘[illegible]鼓接僊娛於清
淨人天恭上明香[illegible]演法[illegible]偈曰

夢寐慈輿度碧空瑞煙初裊上陽宮身居貝闕龍
天上心在兒孫社稷中慈皇祖二載霜露切悲傷
寶座薦瓊觴來肸蠁格洋洋
伏以　寒威奄至益增風木之悲日月其除長廢蓼
莪之咏禮服以中月而禫仰報無階道範歷萬劫爲
宗皈依有在爰伸孝感仰借真詮欽惟　皇妣獻皇
后懿靈　端一咸非德配坤貞之厚安和恭儉道扶
乾健之亨發祥斯麟趾之祥昭卷耳葛覃之化介之
繁祉方永承千歲之歡乘彼白雲豈料棄萬邦之養
以今恭修玄典敬瀝丹衷飛雲章奏玉檢請命帝庭



爲時食陳裳衣奉安靈瑣伏願霞光燭地恍瞻華翟
之儀月曜臨軒快覩鳴鸞之駕鑒茲孝享回朗照以
降洪恩賚我思成樂逍遙而登霄漢偈曰
颯颯風煙傍禁城逍遙更漏轉寒更龍帷玉几三
年淚碧海青天萬古情珮落歌空洞鯨音動泬寥
待曙想縹緲思昔日寢門朝
伏以駒隙馳光壓世俄驚乎一皆桂輪隱曜玉容莫
覩於二周禮制有終易罄子心之報孝思無已難忘
母德之隆欽惟　皇妣獻皇后懿靈　積德輿邦居
萬年之景祚施仁翊化揚四海之徽音休徵應堯母

之門淑惠協舜妃之譽今則仙遊閟光侍玉案以周
旋駕返遙天騰綵雲而陟降霜寒寶樹慈烏徹終夜
之悲月滿遼城化鶴引千年之恨渺龍湖而不見貽
象服以猶存攀號莫罄於宸衷昇薦特資夫道力伏
願霞冠雲履暫離蕊藥之宮紫蓋緋輪少駐凝華之
闕脯八鱗而腊九鳳籩豆靜嘉酌桂醑而奠椒漿韶
鈞合奏右享惟傾乎致敬來歆庶慰於遐思載掞琳
琅式宣寶詠偈曰

蝺驂鶴駕降靈闕瑤樹琪花得暫攀禮罷上眞哀
更切分明玉几見慈顏風吹和宗袅天香合殿飄



瓊館斷塵留停法駕漫逍遙

伏以迴白雲於天際莫返其遊灑甘露於筵中式陳
殷薦禮虔皇而披寶籙潔珍饌而啓雲廚對揚閟幄
于誠將享必由其敬欽惟　皇妣獻皇后懿密之容
莊敬性道希夷貽寶訓於宮中紘綖是則正母儀于
天下褘翟攸尊方娛至樂於含飴俄結深悲於陟屺
今者黑帝歸寒蒼冥司令日曉曉而忽落夜綿邈以
何長撫景興悽歎坤儀之莽遠感時滋淚嗟慈矩之
長違以今恭按玄科肅陳淨供伏願鑒觀伊邇陟降
有靈安玉樓瓊室之天式遊以息泛黃竹青鸞之

來格而歆讚誦宣揚宮商合奏偈曰

蓬萊宮裏是天家青鳥書傳路未賒猶似當年稱
壽日鳳笙龍管醉流霞飛霰嚴冬候哀親思轉重
遙瞻紫霞輦疑夢竊見慈容

右讚頌五首俱嘉靖十九年十一月進

讚饌文偈四首

擬中元節追薦　皇考　皇妣讚饌文偈四首

伏以節值中秋灝氣應星樞之運天垂普度孝誠感
甘露之期覩大火以西流萬寶將隆而圖報儼　英
靈之如在一心有象以思成謹運眞香虔誠上啓欽



惟　睿宗獻皇帝與天爲體陟降恒妙乎帝旁闢世
如生音容每瞻乎法座　章聖獻皇后厚德承乾懿
閫仔萬年之曆聖慈裕後祚光延百代之長伏願雲
馭同臨饗孝子蘋蘩之薦法音並聽享玄都花果之
誠靈風條侯於逍遙餘澤尚資於解脫仰瀝丹忱用
宣寶偈

龍輦天上不能攀鶴駕雲間未擬還玉几金爐香
縹緲秋光滿目儼容顏

伏以玄都寶蓋人天共秋氣之澄鮮秘殿瓊筵水陸
備昨新之芳馥聊表仁人孝子之至意肅肅遙將愛

酬父天毋地之深恩洋洋如在敬遵眞香虔誠上啓
恭惟　獻皇帝至德無名仙馭已升於天上玄通有
感神游尚接乎人間再惟　獻皇后誕育神堯過曆
已占天定同符太姒端闈式著母儀伏願頃刻來臨
聽霄漢龍鸞之駕精誠上繁聞風雲環珮之聲陰功
普濟於塵寰仙路超遙於物表雙靈共慰萬法齊飈
碧天如洗動秋光寶月初圓助曉涼金殿玉筵將
孝享六衛仙路共徵祥
伏以曆府授時七月已過其半仙官校籍三元適會
其中慨光陰之冉冉牲鼎無期荷功德之綿綿椿萱



有恨謹遵眞香虔誠上啓恭惟　獻皇帝曆數已歸
遐大美於南服天心彌眷鍾餘慶於耶躬再惟　獻
皇后作則坤儀聿修內教儉勤行江漢之化慈寧覃
寰宇之恩伏願　龍旂鳳輦少回雲表之遊玉振金
聲暫聽人間之樂孝誠勉竭於涓埃精爽潛孚於天
地法侶宣音和聲敬獻
信有神仙白玉京芝軿羽葆彩雲輕遙瞻　二聖
雙旌引無限人間孝子情
伏以閶闔風生又變炎涼之候盂蘭會啓式陳水陸
之珍劍履猶存悵音容之漸遠羹墻如見奈謦欬之

難聞俯竭孝誠仰祈　神鑒恭惟　獻皇帝聰明睿
知之兼全每懷玉輅雷霆風雲之際會惟事龍潛再
惟　獻皇后育聖鍾神久啓貫月繞星之瑞辭頌厭
代暫遊瑤池閬苑之都伏願並駕下臨於法座鑒明
德之維馨九天暫駐乎仙驂饗孝思之如見徹幽明
而感格聽雲物之徘徊敬發瑣音恭呈玉餅
玉几香凝綺席張金莖露下碧空長珍羞寶餅依
然具且薦天廚一味涼
右讃餅文偈四首俱嘉靖十八年七月十五
日



儼山文集卷二十九

頌二首

景雲頌

惟我 皇明傳世九葉今 天子嗣大寶之十有七年龍集戊戌九月己丑景雲見於巳位五色畢具爛然成文冠日而興若華蓋之狀有目者之所共覩也于時 天子方修明堂講配位著兆旣協詢謀僉同將以吉辰有事于奠獻天意若曰文德至矣有如此雲萬口喧讙以爲希世之奇瑞也 聖德感格如影隨形而 天子方退然不居特下 明詔歸於默報甚無以慰臣民仰望之本心也臣 聞之古記云天子孝則景雲出游伏惟 聖上重新 九廟尊上 徽稱追宗 獻考奉養 慈幃本根終始之禮質文交盡可謂孝之至矣又聞之德至山陵則景雲出伏惟 聖上春秋霜露親謁 諸陵江南泗上葺飭備舉下至草木鳥獸之微生成咸若可謂德至山陵矣又按天樞得則景雲出夫天樞者北辰也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斯得矣伏惟 聖上剏製 圜丘密邇 寢極禮樂修明效法圜運屹然有居中馭外之尊萬世永賴則天樞亦云得矣遹是衆美而 眷祉方新有



煥天章悉以類應豈一德一行偶以希合致哉而歌頌不作後世無聞臣 甚恧焉臣 深無似待罪詞林獲以文墨事 聖天子輒敢忘其鄙陋撰成頌篇雖不足以揄揚 盛美之萬一庶以明臣 區區之職分也

頌曰

兩儀奠位 惟皇繼天 山川出雲 有開必先
明明我皇 履方體圓 毓靈江漢 比德蒼玄
誕膺寶籙 龍耀百川 啟邦靖嘉 羲晝契傳
撫世御宇 何德弗全 堯文舜孝 禹烈湯虔
郊廟儼若 山陵惕然 尊親饗帝 禮樂經權



文成有煥 蹟邁無前 祥由善致 氣以理宣
歲合戊戌 土德允堅 時維秋季 離巽星躔
太陽麗正 風候暄妍 有雲五色 若抱若懸
爲章霄漢 非霧非煙 綵絢晃曜 縹緲聯翩
至和攸萃 積慶綿連 萬目快覩 衆口垂涎
額手蹈足 祝禱蹁躚 惟皇聖德 克配彼天
子孫千億 麟趾闐駢 皇風淸穆 九有八埏
詎曰昭鑒 符瑞稱賢 小臣作頌 以告萬年

瑞雪頌

嘉靖庚子歲行將除 皇帝禱雪於 西内重民命

也天意若曰數有適符物以期致者非所以彰靈貺
而答至精也乃明年辛丑正月元日戊子之辰誕降
瑞雪飄空覆地爛若銀海明日己丑再降幾盈一尺
于時萬國來朝四夷畢至被冒抃舞於 大庭之上
稽首百拜咸稱 萬歲都城士女喜忭奔走於六街
九衢之中歎未嘗有遠而望之皜皜無際灼然豐穰
之兆矣易有之陰陽不測之謂神斯其神化也乎是
宜頌瑞四方而頌聲作焉臣謹按雪者五穀之精也
尤宜三麥夫穀晚成而麥早早晚咸宜民命厚矣其
瑞爲大臣又按庚者更也辛者新也是雪之降若更



其舊而維新之從 天覬昭彰我 皇上必且盡釋
舊愆而迓續新休矣斯所爲瑞抑又大焉臣忝文學
之司敢獻瑞雪頌頌曰

后惟玄聖 道通于天 風雨霜露 無感不然
爰念粒食 惟兹素雪 協候應期 以相嚴節
皇穹蓋高 其聽則卑 我后明德 響應是隨
帝曰不遑 三陽五始 乃召滕六 乃呼巽二
重雲密靄 玉潔珠輝 來牟之慶 徧于九圍
優渥霑足 黍稷穜稑 遺蝗截驅 愆陽盡伏
我后明明 既安且寧 玉樓瑤砌 垂拱穆清
增高崧下 踰尺盈丈 與化俱融 何物一□
瞻彼流泉 津成江河 皇澤斯沛 與潤孰多
普天溥海 以遂俯仰 一人凝和 參三贊育
凡此雪瑞 而自后衷 小臣作頌 以表膚功

贊十六首

御史張公遺像贊

是爲御史張公之像前輩人物典刑猶存後生欲起
爲之執鞭何況升其堂而及其門一生忠義丹青炳
然畫史徒能工於若筆豈盡得其似而肖其全惟我
聖明文皇入繼風嚴度貞公寔遭際侃侃中臺厥



聲鶚近薦一鶚馳電驚厥霜一當其戮衆疑太銳公
目遠遠左右我 帝青驄繡衣凜凜百世再拜述古
用告來裔

按察使林公像贊

此莆陽順齋先生林公總憲蜀司時小像也前史官
陸深爲作贊曰
即之也溫而有萬仞壁立之風退然若避而負四海
蒼生之望蓋才全者左右皆宜而內蘊者形神俱王
此將來宰輔之儲乃方今執法之象是豈贊揚之所
能宜亦恐丹青之所難狀也

朱允升像贊

紅日赤雲碧山如畫梧竹交加衣冠古雅殆居士逍遙於風尚之下耶欲覽德輝方歎龍馬文彩聯翩風神蕭灑豈居士校六書於旣暇耶外腴中腴調高和寡圖書在行辭翰滿把乃居士歸自東海之野聽金薤珠璐出其土苴鈞天虞庭以遂傾寫方將求居士於古之有道者也

壽松贊

雖我喬松是爲眞龍會充禹貢不汙秦封棟梁斯具冰雪攸從苓化珀萬世之功有萬世功與天地同



黃靜菴像贊

靜穆若沐咳吐成文儼然起敬卓爾不群謙沖自持而量包湖海之大籌金萬計而家以詩禮相間置之廊廟旂常與勳如當折衝可奪三軍豈動中之靜常有得於典墳抑亦人中之仙耶寄跡於塵氛耶

方棠陵像贊

斯人也其名豪其氣豪其文豪其骨亦豪所謂與望翁若丹青炳若者耶今之世孰爲相若而深之所畏若者也

羅太宰整菴先生像贊

一代醇儒當朝大老內重外輕量大心小淵源理賢之傳異同必析雍容廟堂之上模範不少文明國華平格天壽竹素傳芳麟鳳在藪門墻旣入然後知宗廟百官瞻望每勤豈惟東山北斗此蓋一時之趨鏘方當百官之領袖也

李百朋秀才像贊

前十年得子於文章之會後十年索子於丹青之外禍福無端愛憎叵奈服求厥衷道不下帶噫吾將與子浮沉於百年之內以靜觀天地之大

夏桂洲像贊



此公大宗伯時耶年幾耳順膺作心思伊周應序夔龍鳳池歷試底績一節何疑玉攻金冶彫範愈奇角麟在藪海鶴同姿古稱骨鯁茲表風儀　天子君曰此朕之五臣士大夫望以百世之師

嚴介谿像贊四首

身居廊廟之上心存山水之間任當宰輔之權享有神仙之樂衣冠儼然若在林壑退自南宮　朝回東閣人言介谿之風景或兼乎泉之經營我覽黔岡之川原實帶歐陽之鄉落天上飛龍九皋鳴鶴物色無邊丹青可託

又

龍章鳳姿儼然在上高才古調清廟餘響猗與休哉

大宗伯像此文章禮樂之司而霖雨鹽梅之望也

又

望之甚癯其中則腴即之也溫而多禮衮龍章鳳姿超遥埃𡏖之中正笏垂紳雍容廊廟之上其金馬玉堂之列仙柳曹監虎聲之退講　經筵沃心木天藜杖不然將典禮之數陳與修事之發覷彼擅丹青者徒有得於影響而工物色者方殷霖雨天下之望猗與休哉此介谿尚書嚴公之像也



又

此公扈從　南巡時耶　恩袍晃耀雜佩陸離公孤雅望文武兼資　天子神聖省方以時公在左右如取如期　六飛晨渡單騎夕馳奔走先後詎一匪宜雙瞳炯然四時備之一身倏繫八表是儀望之者曰此神僊中人以予度之乃當代之名臣也耶

東方朔像贊

人中隱吏中仙多聞博識所全者天吐故納新聊用引年微露編貝之齒饑倒一世之賢

胡大參像贊

此公大參時耶芝山之麓竹亭之上余以使事過錢適及拜焉敬作贊曰

湖山所鍾朝野之望遜矣獨特卓哉自諒今之牧伯古則輔相爵位遷升丹青成像乃有爵位之所未副者經綸之才亦有丹青之所難盡者高雅之量

友梅李錦衣像贊

此何遜之東閣乎豈林逋之孤山也彼美君子心跡雙間身依日月之上人在吏隱之間交結歲寒之契座挹春風之還是其不恃金吾之貴而常有玉樹之顏當夫破輕煙於耿耿恍乎麗奎星之斑斑者耶



林母王氏貞節贊

夫閨門之際可以觀化林母感憑其之事堅柏舟之節斯非所謂化與離形器超死生异哉乎其子文續以秋官顯致　封物并輝旌典天之報施於是乎在乃作贊曰

夫死君事婦死夫志事雖弗終志則靡愧有憑者其孰俾罔逆陟降一致馭風騎箕道既粹矣風斯引矣子子孫孫滌惟貞矣有旌在門封典斯存惟家之範惟國之恩以慶于後昆

怡順汪翁孝義贊

捐生寧毋未必卽死爭死愛弟與弟俱理毋心愛子豈間彼此兩利雙完天寔鑒旂惟孝與義儉哉兼美世豈乏賢乃見汪氏怡順之軒名垂千祀激昂高風賛者太史

儼山文集卷三十



# 儼山文集卷三十一

門生黃標校編

## 詩微一

### 大序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敎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

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右詩大序或以爲孔子作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或以爲衛宏皆無定據考其文義蓋先秦古書云頗有錯簡而窮經之士未之或知不免傅會穿合以成破碎決裂之弊竊敢正之如左亦思以還之於舊也

今校定大序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詩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



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舊誤入小序已上十三字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變一字疑闕風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二字疑衍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

按古文皆漆書竹簡而韋編之韋易絕而竹易蠹是故古文傳世錯繆實多如此序者窺豹一斑爾安敢自信間有闕誤亦復



擬而存之以備一說且以求正於君子云

國風一

國十五國風四詩之一體也亦樂名一說牝牡相誘曰風多出於男女之言情也

朱子曰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又曰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

又曰風雅頌者聲樂部分之名也

臨川王氏曰風之於物方其鼓舞搖蕩所謂動之也及其因形移易使榮者枯甲者折乃所謂化之也

周南一之一

周代名南樂名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

右關雎之詩至爲深遠蓋成樂也若咸韺韶濩之作隨所用而有感焉所謂洋洋盈耳者是已至於三月忘味亦是物也文詞訓詁之間恐未足以盡之抑亦所感者淺矣如以詩論孔子嘗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夫哀樂情也哀而不傷樂而不淫所以爲性情之正也夫性情之正萬化基焉此后妃之德也而文王家齊國治之化於是乎足徵



此關雎所以爲詩首也今斷以宮中之人美其始至之作必指淑女爲太姒則所謂寤寐所謂琴瑟所謂鐘鼓者皆宮人之性情爾於文王后妃乎何與風化所自不幾於誣乎又按孔子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夫託物稱名以寄吾不容盡言之情此詩人之旨也雎鳩性鷙而物莫敢狎河洲幽遠而物莫能近因以比太姒之莊正而靜深使人望之而善念興焉凡人情冶容則誨淫下流必招侮是關雎之義也而卽所謂興也彼王雎淫鳥爾狀似鶩鶩其取類者遠矣夫后妃旣具莊敬之德又居邃嚴之地然無妬忌之心能求淑女以事君子因率之以荐羞烹飪之務與共內政焉而有事於柔順潔芳之物以致吾左右采擇之誠是以未得而憂旣得而樂初無情慾宴昵之私而常有好賢求才之志情性之正莫大於此其贊佐文王者深矣所謂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則序說頗爲得之夫然後二南可爲也其餘則朱傳備之矣

按鄭康成謂以雎鳩爲王雎故以鷙爲摯又以摯爲至古字或相通也但摯則有別至不可以言別



也字書別從冎從刀蓋決而離之也列女傳所謂未嘗乘居而匹處是已四曰乘兩曰匹至之言到也或曰周至也皆親近浹洽之意王雎之交頸相和則有之故雎鳩不可以言至王雎不可以言摯蓋二物云

葛覃后妃之本也

右葛覃之詩朱傳得之此庸德之行所謂動容中禮者因治葛而見耳非容心於葛也至於景物暄妍意氣和暢以遂一時賦咏之志眞樂形焉序曰化天下以婦道盛矣

卷耳后妃之志也

右卷耳之詩詞危意迫必爲羑里而作也后妃采卷耳備酒漿以行飲至之禮而文王方就拘幽返還未期酒將安所用之故不復終事而棄之道傍事端如此初無審官進賢之志其下三章皆欲往從而未能之意張衡四愁實源於此傾筐空之作靡覬不與爲非類爾金罍兕觥蓋感酒而及與馬瘏僕痡皆託言也卷耳非託言也其命意搆詞千古如見尤非後世工文之士所能及簡淡淵永之味使人咀嚼而忘厭況被之筦弦乎此夫子所以刪述而爲經也夫居而相離則思以婦思夫而至於乘馬飲酒可謂傷矣然在憂患之中則相關尤切此所謂性情之正也序說疏矣



樛木后妃逮下也

按文公不信小序千載一人而已至樛木之詩乃取其誤說以爲傳不可不辨天下未有嫉妬之人而能逮下亦未有不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者也夫木曲下垂以引乎葛藟以興后妃下逮以惠乎衆妾此興之取義者至於葛藟必附乎樛木猶福祿必降乎君子是則比也故一章言綏二章言將三章言成感應也傳謂樂德稱願乃懷報之情其體又進乎頌矣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

右螽斯之詩與樛木三章皆后妃之德也詞氣和平文義回互初無激昂豐縟之費反覆而咏歎之則深淳醲郁之化自溢於音聲節奏之餘以聲詩言之三疊之類也以聲樂言之三闋之類也而古調從可識矣桃夭兔罝芣苢麟趾之作雖微有辨而體製皆同此所謂一倡三歎者耶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



右桃夭之詩說者以爲因婚姻而知女子之賢因女子而知室家之好亦可謂善矣然桃夭之善善時也大抵女子之失身由於失時一失其身則淫蕩猜忌之情有終其身而不自宜者矣況能宜其室家乎后妃內助文王以成齊家治國之化既無強暴侵陵以奪其守又無凶荒札厲以奪其時雖中人之性皆可跂及於善道也故因桃夭起興而所感者深矣謂非后妃之所致不可血迹尚云君上與迴爰當失萬騎千軍還馬來不合亂人之旨嗚嚱虐風猶有任節婦嚚

按桃木久實檖故貴夭夭而實實而蕡蕡夏之仲季

之候也時和物阜有萬物各得其所之象男女室家其中一物耳此文王后妃之化而周南之所以爲盛也

又按此詩亦疑有錯簡凡桃華而後葉葉而後實故華稱灼葉稱蓁實稱蕡其序宜然不應先實而後葉也其序于歸也亦然始言室家總指門閥猶云巨室大家也次言家人指夫也婦人內夫家亦夫婦互稱之詞次言家室合族而言由家入室宜之至也具有積漸廣狹之勢非但變文叶韻而已於體宜爲賦如以興則華與色葉與歸實與子非一時之事也今姑從舊說



兔罝賢人衆多也

右兔罝之詩以序之終言合於朱傳見文王作人之盛也兔罝賤役也干城好仇腹心皆重任也蓋成才不器精粗一致也夫自武夫野處以迄于治朝之五位所謂比屋可封矣

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右芣苢之詩序曰后妃之美也和平疑文有闕誤朱子以化行俗美室家和平足之其旨煥然矣按此詩凡三章章四句句四言總之爲四十八字內用采采字凡十三芣苢字凡十二薄言字凡十二除爲語助者才餘五字爾而敘情委曲從事始終與夫經行道途招邀儔侶以相容與之意藹然可掬天下之至文也即此亦可以見和平矣始言采者乃相約之詞繼言有者有芣苢也掇先於捋袺先於襭條理自然文化至矣

漢廣德廣所及也 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右漢廣之詩道江漢之人能變舊汙以沐新化女知守節男知好德風之所被者廣矣故曰漢廣按周南詩以木興者二篇喬木取其仰也樛木取其俯也仰則物不敢干俯則物易以附皆女德也樛木性之也喬木化之也雖然樛木居上宜俯喬木處下宜仰此又性情之正也故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秣馬猶言願爲執鞭之意致敬也秣駒與秣馬同變文以叶韻爾人言休息息字當作思葢思息字相近而傳寫之訛也讀者風味尋繹其義自見此不難曉



汝墳道化行也 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右汝墳之詩次於漢廣之後以地言之所謂南也漢廣猶舊民也汝墳猶舊君也穢濁之餘烈尚存

耶此周南之詩孔子所以列之於國風也按汝水出汝州天息山今之汝寧是也汝旁之國昔之虞芮皆是也文王之化被之雖遠紂都朝歌者尚無恙也豈應遽以文王爲父母而遂不知有紂耶傳稱三分有二以服事殷文王無心於二分之服而惟知有臣節之共此文王之德所以爲盛也說者謂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此猶謂桓文之舉可也謂汝墳之人猶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則一時之人知有文王而不知有紂矣而文王姑命之以爲紂役此則曹馬之事恐非所以論文王也考之當時



紂至不道而爲商者有人不但夷齊之高節已也至於三監之叛武庚既誅而洛邑之頑民猶在則天理民彝豈容澌滅而無餘哉故劉屏翁謂父母爲行役之父母蓋謂婦人不堪如燬之虐既以爲夫憂相見之餘得邇父母因以爲大慰則家室團圓之情忠孝惻怛之意益以見風化之美而文王德澤之所及雖文王亦有不可得而知者矣豈非王道哉朱子復取一說於後尤得經意愚謂劉說亦不可廢

麟趾關雎之應也

右麟趾之詩序以爲衰世之公子周之盛固商之衰耶周雖盛商之國也故周南以麟趾終焉聖人刪述之旨深矣

序曰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

按此本大序之文蓋統論二南之體也今錯在關雎序中恐亦有誤矣周公之功固大矣今以周南諸詩考之皆文王之事所謂王者之風也周公無王而曰繫之周公何耶要而言之周公麟趾之一



篇是時或未爲政於國中也若召南則召公之所治而甘棠行露之詩已有明據矣故曰繫之召公是也疑周公之公因下文召公之公連類而誤耳周公之公當作南故重而解之曰南言化自北而南也召公則無庸解矣或衍一公字亦通讀者詳之又按召南云先王之所以教先王指文王則二伯分治非文王時事明矣

召南一之二 召地名公奭采邑 按召南之召當屬之分陝不當屬之食邑

鵲巢夫人之德也

右鵲巢之詩鳩居鵲巢與女入男室與之取義者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

右采蘩之詩夫人共祭也禮莫大於祭而主婦主薦豆祭盡禮則夫人之職盡矣凡蘩采中饋之事無不盡者去事有儀恐非婦人之禮傳曰婦人無儀祁祁從夫以歸也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右草蟲之詩室家之至情所謂風也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

右采蘋之詩音節體格盡同采蘩特以宗室之奠知為大夫之妻而叙事頗有簡畧是貴賤之別也傳曰位彌高者事彌畧季女叶韻

甘棠美召伯也

右甘棠之詩大見甘棠而思奭觀河洛則思禹皆聖人之風也

行露召伯聽訟也

右行露之詩蓋謂聽斷明則習俗變本末具舉也是之謂周官之法度鼠牙雀角所謂無情之辭也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

右羔羊之詩因服以知德由外以知中被化深矣

殷其靁勸以義也



右殷其靁之詩婦人聞雷起興以思其夫本有不安之象而尚冀安全以旋歸也猶今云草露風霜然情之真切而亦不失其正者矣

摽有梅男女及時也

右摽有梅之詩女子之情事如此其急也然急於成禮以幸於免辱與情慾之感者異矣

江有汜美媵也

右江有汜之詩次於小星之後小星取其下之能安也江汜取其上之能悔也人無不可改之過世無不可化之人而其本始皆起於家人是二詩之義也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

右野有死麕之詩亂風也亂極思治必先見於男女之情是詩女貞於男化有先後也夫天下之治亂實始於男女之邪正大抵男之從淫女成之也若淫風流行世雖治必亂女節守貞雖亂必向於治此陳詩觀風所以為王政之大也

何彼穠矣美王姬也

右何彼穠矣之詩與麟趾相表裏公子男德也王姬女德也皆后妃之化也

騶虞鵲巢之應也

右騶虞之詩序傳所說咸有未安而謂爲蒐田以時春田之際者則同是也先儒不取小序惟取首句其下則皆經師所講說故有得有不得理或當然此詩之說正恐於序首讀之或過也序曰騶虞鵲巢之應也麟趾關雎之應也蓋謂關雎以麟趾爲終鵲巢以騶虞爲終特指二南篇帙云耳猶曰關雎之亂也孔子刪詩盡爲樂章肄在樂官者首尾有相應之理故曰應嚴粲讀爲效應之應非也何以言之夫麟趾文王之子孫也感后妃之德化



固宜應之至於鵲巢則諸侯之妻也當時之諸侯額何以爲之應哉其說有相背馳者矣是以聯菴朱子之說曰文王之化始於關雎而至於麟趾則其化之入人者深矣形於鵲巢而及於騶虞則其澤之及物者廣矣南軒張子之說曰麟趾言公子仁厚則在內者無不孚騶虞言國君蒐田以時則在外者無不孚鵲巢之化關雎之達也其義精矣皆未免於讀序之或過也愚於此詩嘗欲爲之說曰彼茁者葭草淺也壹發五豝獸多也于嗟歎美詞騶者文王之囿名虞者囿之司獸也按騶虞白

毛公始以爲獸古皆官也若六騶七騶山虞澤虞是巳彼有白虎黑文者是名騶牙其說具見於華谷嚴粲詩輯中發發矢也卽天子發諸侯發士大夫發之發豕牝曰豝豕一歲曰豵乃牧養之物非野田之獸正所謂虞人翼以待射者翼驅也故易著三驅之象周禮有山虞致獸之文唐補闕崔向上疏引小雅之詩悉率左右以燕天子解之曰悉驅禽順有左右之宜以安待天子射蓋古禮也中必疊雙巧射也亦後世窮兵黷武者之所爲非三代之禮射也禮射禁毋矢仁道也五豝五豵所謂



禽獸之多者得之或虞人翼之以成列也此詩之旨大抵詠文王蒐田之事蓋謂方春氣和草淺獸肥之時以射行禮而蕃育禽獸者得人因以致歎於虞官此可見文王之化而人材之盛雖小官皆舉其職與兎罝之詩相表裏若孔子之乘田百里奚之飯牛皆是物也此所謂王道之成也

按二南孔子之所整齊也其篇章次第厥有意義如關雎麟趾鵲巢騶虞經旨明白其他篇名未必皆有配合之意要在使人虛心易氣諷味而得之耳傳曰樂出虛詩樂章也憑虛宜隱無跡可尋至

於興象所寄尤有不容窮詰之妙是故六籍大義各有指歸惟詩多傅會穿鑿之病亦易爲地也如以采蘩配葛覃而以親蠶證之失之固矣又按孔子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夫面墻言道窮也窮必變變必通詩之所以爲教也紂之惡至深矣周南有以變化之周南之化未廣矣召伯有以推行之皆由近以及遠自身家而至國與天下循環之掌豈有窮乎此二南之用也



儼山文集卷三十一

儼山文集卷三十二

詩徵二

邶一之三 邶鄘衛三國名

按邶鄘皆衛也而衛風名篇冠以邶鄘朱子以爲不可曉而諸儒亦無定論程子以爲衛首并邶鄘之地故爲變風之首華谷嚴粲以爲存邶鄘之名不與衛之滅國也安成劉瑾以爲係名邶鄘欲寓興滅繼絕之心而引昭公九年陳災以爲證皆不足據蓋邶鄘莫能詳其始封而亦未必如陳爲大聖之後而衛之滅國亦不經見况詩之編次本爲正樂美刺已落二義又安有賞罰之權耶獨程子以爲得於衛地者爲衛得於邶鄘者爲邶鄘爲近之蓋以其風土所成若後世甘州伊州梁州之類是也按周禮太師掌六詩自二南後即繼以邶鄘衛見於季札之所觀者皆舊序也孔子因之至於進秦退幽少寓微意亦非盡用春秋之法也又按地里自紂城之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伐紂已後始以其地封康叔而衛始大於是南盡衛衛北至澶濮矣所謂邶鄘蓋在康叔之前已有其名豈畿內之采與附庸之[illegible]未必皆封國也

序詩自栢舟以下十九篇爲邶自栢舟以下九篇爲鄘自淇澳以下十篇爲衛綠衣燕燕日月終風碩人皆莊姜詩雄雉匏有苦葉新臺二子乘舟鶉之奔奔氓皆宣公詩一人之詩散在三編故孔氏疏謂新臺國人惡之而作碩人國人憂之而作則程子之言益爲有據云

栢舟言仁而不遇也

右栢舟之詩舊說以此下十二國爲變風說者又以衛居變風之首衛之禍始袵席取義於二南以爲詶爾夫以善惡治亂謂之正變者固也然孔子



删詩被之筦弦則既謂之樂矣朱子嘗曰風雅頌者聲樂部分之名則所謂正變者是又當以樂論矣若正宮變宮之類抑恐不盡係於善惡治亂也朱子又曰變是變用他腔調耳若荆軻易水之歌在一時者不必更詞而感召各異以聲調也此豈古之遺響耶意者正變所指蓋在於聲樂之作一正一變以極始終條理之妙亦猶兵法所謂奇正相生者也記曰窮本知變樂之情也朱子亦謂相生相長其變無窮者是已故風雅有正變而頌無正變蓋燕饗之樂主和樂故有變宗廟之樂主

嚴敬故不變如以義求則曾不宜頌亦謂之變耶可乎若是詩者篇章聲調已與二南自不得不謂之變不但事變而已又按此詩序以爲仁人不遇朱子則據列女傳以爲婦人之詩嘗試玩之如云飲酒遨遊與威儀棣棣皆非婦人所宜有匪鑒匪石匪席等詞引物連類如出文人之手群小亦似男子之稱既曰覯閔又曰受侮與夫寤辟有摽之狀其爲悲壯頻挫甚矣殊非閨房婉孌之態所謂卑順柔弱者不知果何所指也終篇託興於日月或有陰陽嫡庶之喻至於不能奮飛之言尤有飛



揚奮厲之意朱子必欲以爲婦人之詩自當有見愚謂如序言則人臣不得於君託言婦人不得於夫以見志尤爲委曲漢魏詩人多有此體蓋君臣夫婦其道一而已矣而人之情古今所同也於所天者而爲怨慕悽切之聲可以寫諸金石正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以善處人倫之變而風亦於是乎變矣於此尤見聖人作經之意而溫柔敦厚之旨不待他求而可識也若夫世代人名固學詩者之所不廢而亦國史之任也未敢謂然姑附於此

綠衣衛莊姜傷己也

右綠衣之詩幷上篇栢舟傳皆以爲莊姜作按是詩以色之間正爲服之貴賤比嫡庶之尊卑曲盡體物而傳義明備三章絲方爲絲而治之則正色之成材無用矣治絲女功也絺綌因衣裳而類及其意則忠厚之至者也與栢舟有間矣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右燕燕之詩序傳皆合而旨事明白故他說不敢采後放此

按大歸之禮無所考毛氏以爲歸宗公羊註以爲廢棄夫妾有廢棄是名曰出婦人之條有七去未聞夫死子弑而復出也春秋紀侯大去其國大者不反之詞



擊鼓怨州吁也

按左傳隱公五年夏衛伐鄭圍其東門五日九月而州吁被殺當時從軍之士不但怨深而死亡兆矣史記稱鄭段亡而州吁求與之友吁得志而伐鄭爲段也是其身負不義而又黨惡以助紂此詩之錄鑒戒大焉至於人心之公形諸聲氣者亦可以風矣

雄雉

右雄雉之詩序以爲刺漢儒好言刺雖關雎不免此則刺詩之首也考其文義殊未然但指爲宣公之詩則不可知按衛自康叔始封傳世十餘皆有令美至武公謂之睿聖又列國之所無也再傳莊公兆禍桓席而文武之澤熄至於宣公不道甚矣序謂軍旅數起大夫久役事或當然然衛自莊公糜廷之役又明年東門之役至宣公入郕之役迄于懿公滅亡之日兵禍不解男女怨曠無歲無之特未知的爲何公之世謂爲宣公者鄭譜也但以爲國人之作則非矣末章所賦尤足以驗先王之



澤猶存其曰百爾不特爲其夫蓋通上下而言若國君能不忮不求亦豈有無名之師耶衛詩兩百爾皆通言之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

右匏有苦葉之詩序以爲刺宣公傳以爲刺淫亂之人衛之宣公淫亂之尤者也均之刺也微而人之可也出之而歸之人不可也朱子嘗謂詩之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其時世名氏則不可以强而推斯言當矣愚謂義無窮而跡有限可思而得者義也難以世拘不可强而推者跡也當從其近彼

序詩者淺深固不可知而於時世爲近若於相近之時而指爲某人已不足信則自數千載之後而斷爲非某人將誰信之按此詩指爲宣公當是築臺於河國人惡之而作何以明之夫以匏葉比興而及於濟渡其臨流卽事之端千載如見若與刺淫亂之人顧何取於河水以爲義耶其言爲無謂而事爲不情夫詩人之旨遠矣詩之淺深厲揭濡軌求牡蓋喻不度配偶而犯禮以相求正指宣公宜姜而言鴈鳴氷泮以士禮責宣公招度待友以昏禮責宣姜詩人委曲之情不敢顯言其上此詩之有美有刺所以爲關於風敎政治也若常事而聖人猶錄之豈所謂存什一於百千乎謂宣夫人者非是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

右谷風之詩序傳畧同棄婦之作也以今文義考之又列在匏葉之次疑卽宣公之詩爾按宣公初立愛夫人夷姜而烝之生伋子又爲伋娶齊宣姜而變之夷姜失寵而縊是詩必宣姜始至而夷姜之作也按詩中毋逝我梁毋發我笱蓋有自悔誨人之意與夷姜宣姜事合及稱方舟泳游匍匐救

喪之務頻非凡庶之家覩夫旣生旣育與念昔窮之詞知爲夷姜亡疑矣然恐涉於懸臆也姑存其說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旄丘責衛伯也

右式微旄丘皆黎詩也而謂之衛寓於衛也寓衛而謂之邶詩而邶也存黎於邶雖鄰恤災之義衛之爲政可觀已

簡兮刺不用賢也

右簡兮之詞嗚呼以兎罝之野人可以敵體於公侯以簡兮之賢者使之不酬其願望蓋有世變焉不特爲風之變詩之變而已也



泉水衛女思歸也

右泉水之詩衛風以女禍而亦有女德焉綠衣夫人之賢也燕燕莊姜之賢也雄雉之知德泉水之守禮性情之本善也詩可以與如是

靜女刺時也

右靜女之詩序以爲刺傳以爲淫謂淫爲靜反詞也反詞有刺矣

按彤管亦筆也古者女史之任再言彤管有煒又

表其色以實之非汲衆一物也恐淫奔無此物以相貽然託物以致諷詩人之旨也於衛必有所指疑當從序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 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右二子乘舟之詩傳記所書本末如此按衛宣之立因乎州吁之亂故春秋書曰衛人立晉實爲隱公之四年十有二月也是歲爲壬戌明年改元歷辛巳爲桓公十有二年冬十有一月而宣公告終故春秋書曰丙戌衛侯晉卒始終在衛凡十九年其烝夷姜也而生伋當在二三年間其爲伋娶也




當在十六七年間其淫宣姜也而生壽又生朔非三四年不可則十九年已無餘日矣又況兄弟爭死竊旌殺祖斷非童穉之壽可辦事雖推考豈策書故有誤耶將詩序左史俱不可據與又按夷姜初爲夫人注家謂爲宣之庶母則是莊之衆妾矣何以稱夫人耶莊之世戴嬀子貴稱嬖州吁有母稱嬖凡以莊姜故也此何以稱夫人耶夫莊公狂惑容或有之亦當有寵有年矣莊公卒而桓公立立十六年而被弑則所謂夷姜者旣已色衰矣而宣蒸宜愛與之速有子以非人理或者夷姜但夫人之類與桓兄也宣弟也固宜曰烝洪容齋嘗疑此事而於夷姜亦未深考顧詩人之旨必有當也

先公詩微成携入 京師爲翰士借錄亡去僅存二南邶風耳餘俟訪獲當別梓成書以傳

儆山文集卷三十二

## 經筵講章

嘉靖七年九月十二日　經筵

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這是周書旅獒篇召公戒武王的說話明王是明哲的君慎解做謹四夷是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賓是臣服的意思方物方土所生之物昭示也展親是益厚其親的意思不易物不敢輕易其物也昔周之武王既克商通西旅獻獒召公猶以為非所當受故作此一篇書說道那明哲之王能慎其德故凡一取一與一喜一好無不致謹所以四方夷人聞之皆來賓服雖遠在萬里之遙近在封疆之外各以其方土所生的物來獻無一處不到然其所獻者乃是可為衣服可以飯食可供器用的並無奇玩異物若是那奇玩異物便能喪志所以不許他充獻誠亦不受他的此之謂明王慎德也明王既得貢獻乃昭示其德之所致頒賜于異姓之諸侯使之不廢其服亦效職貢寶



玉重器則分賜于同姓之諸侯使之益厚其親親之道如此則是明王以德為物而不以物為物所以受之者但見其德而不見其物矣故說道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臣竊觀此章之旨要在慎德一言蓋人君於此賓賜一事有德則謂之受方作福無德則謂之黷貨斂財有德則人皆感恩圖報無德則人亦不懷其惠矣恭惟　皇上敬一慎修勤民寡欲自　臨御以來不寶異物不畜珍玩四方賦入惟充經費鷹犬狗馬之署盡行罷遣其慎德之至同符周武嘉靖殷邦二三師保時進召公之訓戒誠千載一時也方且睦親柔遠諸藩賜予則有寶冊冠服之儀皆萬金為貺持節之使踵接于途諸夷　朝賀則有綵帛金楮之賚皆滿載而歸款附之來歲無虛日所以同姓異姓飽德感恩可謂一芥重於九鼎矣雖然天子以天下之財公天下之用要有深仁厚澤以為祈天永命之道且如車服以命有德弓旌以禮遺才賑發以活窮困爵土以待武功皆所謂德物也伏惟　聖明加惠



嘉靖七年十月初二日　經筵

儲子曰王使人瞷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

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嘉靖八年三月初二日 經筵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右孟子講章二首俱失槀

## 國學講章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這是中庸第二十九章亦言人道以終上章居上不驕之說君子是指那王天下者而言旣居天子之位又有聖人之德故凡動作必能盡善盡美世世天下皆以爲法則而不能違所謂聲爲律身爲度者是已措諸躬行是爲法行天下後世便以爲法度如規矩之爲方圓也形諸言論是爲法言天下後世便以爲準則如準繩之爲平直也遠近以地言若要荒之外四海之際這是遠者仰其制作之善皆有企想親就



之意特以無階而可達孰不有望乎所謂戴之爲元后者是已若其近在輦轂之下咫尺之間親承制作之善鼓舞涵育之餘皆惟日而不足孰敢有厭乎所謂親之如父母者是已夫君子之所以臻此者由其尊德性以極道體之大道問學以盡道體之細故能率天命之性以爲修道之教耳豈有所襲取强爲於其間哉雖然君天下者尚賴於學如此況其下者乎爾諸生來遊太學沐浴至教當天下一統之時際列聖作人之效果能從事於存心致知之學而有得焉他日列有職位陟居人上庶幾不驕以至寡過豈非同文之化哉尚相與勉之

## 策問

### 國學策問五首

問明體所以適用故曰體用一源或者倡爲有體無用之說果然與夫學術所以立體功業所以致用又似不同與三代而下惟宋室人才最盛韓范富歐並有功業周程張朱俱有學術無容議矣豈有功業者或未究於學術而有學術者功業顧未盡耶請究體用之說

問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信斯言也則安危

之勢旣殊而將相之任亦異不知身兼將相者又
何人與試論將相之所以異同諸生異日或有當
其寄者乎不知以古之何人爲法願毋讓

問賞善罰惡天子事也孔子作春秋借其權以行事
論者謂徒託之空言不知空言果何補而至今存
也迨宋朱子之作綱目論者謂以繼春秋之絕筆
然於漢書莽大夫揚雄死於晉書徵士陶潛卒固
賞罰之事與不知於春秋之旨同乎異乎請著于
篇用觀所蘊

問學術之正莫有過于濂洛關閩四家者果有次第



與抑因其時之先後而爲言爾先儒推程氏之學
直繼孟子豈濂溪不得與於斯耶關中學者特尊
橫渠及夫東見二程乃有皐比之徹至於西銘之
作孟子以後未見豈洛學未之或先也惟我文公
倡道考亭以繼諸子說者乃謂周東遷而夫子出
宋南渡而文公生則又蹈孟子而上之將所謂集
大成者非耶其淺深之間正當士據依之地明以
告我

問古稱備胡三策謂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
不知上策者何代得之其策果何如也試舉而論
之并論周秦漢之所以優劣者今之　京師逼近
胡虜烽火告警無歲無之不知古之策有可通於
今抑今之制禦或不可盡泥於古諸生抑亦有自
得者竊願聞焉

山西策問八首

晉陽

問文武一道古也後世分而爲二何耶三代而下稱
漢唐文武全才可指而數與唐之太宗亦可謂文
武之主矣興自晉陽其流風猶有存者與說者謂
唐文三變唐兵三變又何其多岐也有變而之善



有變而之不善何與諸生試著于篇

盂縣

問盜賊之興皆有所由自古弭盜之道不過曰撫曰
勦二端而已一於撫與將至於廢法一於勦與或
至於傷恩然則如何而後可昔人固有帶牛佩犢
之勸亦有綵線縫裾之機不知果有得於撫勦之
法與近者盂縣小警出於盜礦然山澤之利與民
共之帝王之盛德也不有封禁則天地之氣或泄
而招致之禍可虞於此何道以處之諸生盂人也
願以告我

忻州

問郭子儀之將功冠乎仲之相業亦唐宋之冠冕也試相與評隲之可乎夫謙沖不伐善處魚李之間其道不優於相業與器量鎮定決策澶淵之役固亦長於將畧也豈全才者自優於用耶人皆嘆其窮奢極欲又何與將務大者固不矜細也夫借奢敗度小人處富貴者之所爲而謂二公爲之乎至今有藉爲口實以濟其私者作俑之倘君子所痛也諸生盍論之以觀自待

峄縣



問董仲舒揚雄王通韓愈四人皆後代之大儒也其學術之優劣先儒亦既有定論矣試與而評之願因舊聞以驗新得毋泛毋畧

代州

問昔賈誼三表五餌之說議者謂之爲疎後來和親歲幣往往祖其術而用之郭欽江統徙戎之論當時誰復見信既而五胡亂華其言無一不驗豈慮始者固難耶方今其保之間安插降人歲久漸蕃不必豪黠如劉元海者而後可以嘯呼也第邇京邑能不爲之過慮西北二邊歲被㓂患　朝廷以天下之力爲備邊者卒伍羸弱餉饋空虛萬一大舉深入抑亦可爲寒心鴈門雲中介乎兩間有志之士經心久矣必有善終之策願聞之

繁峙

問曾點浴沂風雩與明道吟風弄月茂叔庭草不除與子厚驢鳴自適皆有道者之事諸生試形容之

五臺

問儒先有言科目不足以得人果然否與其謂明經止於一藝不足深探聖人之旨然則聖人之旨舍經安求哉其謂賢良止於對策非有直言極諫之



實然則直言極諫者豈有外文字耶我　朝設科貢兩途以取士諸生必由此出今日之所學他日之所用者安在盍各言之

定襄

問催科無善政賑饑無奇策信斯言也固將坐視其斃與不知黃紙所蠲如何而民受實惠青州之政今亦可舉而行與山西災荒極矣予行忻代間數百里愀然在目伊欲免賦與則祿米日增邊關歲費尤爲告急伊欲賑濟與則倉廩空虛謀斷互異徒事彌文於民何如也洪武中社之賜宋儒社倉

之法抑不知可復舉乎否也諸生其昌言之將以
聞于當道

儼山文集卷三十三



# 儼山文集卷三十四

## 議

### 薛文淸公從祀孔廟議

臣謹按祭祀之義本以報功而孔廟祀典實爲傳道
夫聖人之道大矣遠矣今六經所載皆聖人之道也
有能以六經之道蘊之身心是曰立德發揮六經之
理見之政治是曰立功講明六經之文形於著述是
曰立言夫德以建極也功以撫世也言以垂訓也凡
有一於此皆應法施於民之義故祭則福焉類則歆
焉饗則妥焉神斯享矣此孔廟祠祀之所緣起非徒



以彌文爲也顧世儒之論從祀者每多責備於著述
之文而於道德之實若在所後蓋有見於祭法報功
之說亦以孔子刪述之功居多而祀典皆在教學之
地故爾臣則以爲聖人之道本末一貫謨訓功烈以
時而出初無意必於其間也其在後儒不得不與時
而爲升降此祀典之所以品節也自今論之孔門七
十二賢親炙聖化相與講明有翊道之功故宜祀秦
火之烈典章焚棄故二十二經師口授秘藏有傳道
之功宜祀魏晉之際佛老並興故排斥異端者有衛
道之功宜祀隋唐以後聖學蓁蕪故專門訓釋者有

明道之功宜祀自程朱以來聖學大明學者漸趨於章句口耳之末故躬行實踐者有體道之功亦宜祀此皆出於人心之同然而無事於一毫之假借故曰禮以義起又曰天序天秩此之謂也欽惟我朝　列聖純以道化天下表章六經不遺餘力名臣輩出足配古人然知以理學爲宗者實自瑄始考其平生出處進退言論風旨其不合於聖人之道者鮮矣况生當程朱之後素尊程朱之學而反躬實踐復性存誠所以立其德者亦足以救末世支離之弊習其於世教似爲有功揆之祭法亦應有合但先年亦嘗建議



從祀先臣劉定之議以爲瑄實名臣勤學好問歸潔其身無愧文清之美謚至以較諸朱子之門人高弟微嫌不滿故斷以瑄祀可無施行蓋其愛護祀典之嚴也如此後來公論有曰本　朝理學一人有曰今之眞儒當入孔廟有曰比元大儒當入從祀有曰潛心理學當入廟庭有曰有功名教衒食無忝蓋其推崇尊慕之至也如此雖然是非必久而後定禮樂待人而後行今　聖明在上議禮考文正其會也臣又按古人制祭祀之禮雖曰報功其意又在風勵後來蓋欲引長其道以爲世教計也是故孔子之祀通於萬世則孔子之道行於萬世豈徒以籩豆祼獻云乎哉若使今之爲士者皆能如瑄之爲學則言行功業必有可觀於世道何如也所謂法施於民者莫大於此仰惟　皇上中興德冠千古行聖人之道得聖人之統主張斯文蓋亦有年如瑄者河津有特祀矣太原有專祀矣必欲鋪張一王之大典以表章理學之有人羽翊聖門風勵來學則從祀之選非瑄不可謹議

辯

## 崧宅辯



名名實實以彰道也作崧宅辯辯曰崧宅非崧宅也此地有蓋疑之疑之而未綜於實也易從信哉予嘗遊焉九峯聯絡其前吳淞橫亘其北襟以橫泖帶以大盈地窪而土洳實松江之下流蓋一澤也有阜隆然相傳爲晉袁崧宅遂以名予退而讀晉史史無崧傳附見於袁瓌傳中題曰山松云果即崧與則此非崧宅也崧家世非吳茲何以有宅按晉隆安四年崧以吳國內史來築滬瀆壘明年孫恩陷滬瀆崧遇害史亦云然借曰有宅又將弗暇矣或曰崧死國事吳人賢之因其所經此之甘棠云是尤非也夫崧之死

憐之可也人未必賢之也吳之人尤未必賢之也何則崧受專城之寄不能爲國禦災捍患以有功德茲土頃焉知勇俱困受戮賊手計當時因崧而死者非一人也人將無望之乎故晉史不列之死事之傳蓋諱之也且二其名以識史家之深意不然豈山崧者又一人耶或曰崧之後就居于此故名夫晉宋六代避諱特甚焉有子孫居其地而敢以祖父名之乎是又非也故凡言松者若松子里之類皆因松以名非附名於崧也然則機雲以名山者亦盡非與曰是殆其鄉人之志而非陸氏後人之所爲也夫機雲之死



並非正命文章名世實惟鄉榮况陸氏於吳累世將相功德甚深惜才懷惠之人眷眷於山川桑梓者情也亦實也若崧者上豈得與諸陸伍下豈得與二俊班耶故曰崧宅非崧宅也舊本名松澤爾故今其地水先爲吳文襄周公嘗欲經理之予蓋聞諸故老云

## 立心辯

君子之學始於爲己終於成己非有待於外也有待于外非君子之學也君子之心亦以爲吾何待於外哉自我學之自我成之自我得之而已矣故見於外也寧闇然而毋慕於的然其立心以爲不若是是則外矣由外至者何與於吾之損益哉誠使一鄉之人是之一州之人是之而天下之人舉是之吾之學其弗然與吾之心其能安乎一鄉之人非之一州之人非之而天下之人舉非之吾之學其然與吾之心其有安乎君子之心求於安而已矣豈有待於外耶心之安吾遂之以成吾之安也心之不安吾去之亦以成吾之安也夫知吾之安之也而遂之內以自信外以自堅誠之立也知吾之不安之也而不去之內以欺己外以欺人僞之趨也誠則聖人矣僞將不爲小人乎是皆原於立心之間也果有待於外哉夫自學



者至於聖人其上不知凡幾等矣自聖人至於小人其下亦不知凡幾等矣一誠一僞之間若是之懸絕吁可惟也蓋行吾之誠則日進由信而美由美而大其至聖人也何遠之有由吾之詐則日退蓋於此者恐其露於彼也飾於暫者恐其彰於久也反覆輾轉此心喪焉不自知其入於小人之域矣嗚呼成己者聖人也喪己者小人也爲爲成己始乎爲己也爲爲喪己終乎爲人也是故聖人之於小人誠僞辯之也欲去乎小人以即乎聖人者在辯乎誠僞而已矣孰曰尚有待於外哉

解

來鴈軒解

鴈陽鳥也大夫之贄也軒大夫之居也凡鳥之陽屬者衆矣知時而識序焉惟鴈世之居室軒豁而爽朗者通謂之軒中書舍人頟君汝嘉長安之居有軒大司徒蒲汀李公爲題之曰來鴈蓋紀瑞也瑞何以紀識不忘也所不忘者何 君恩也 君恩何可忘而又何取於鴈哉凡動物皆有靈有靈斯有成有感斯有通有通斯有應應斯徵徵斯驗矣鴈能通夢於人而適與 君恩會若先告者瑞孰大焉此來鴈軒之



所以識也惟我 皇上中興以禮樂文章飾治功凡才能畢錄而奇特之士尤所眷任若汝嘉其一也嘉靖壬辰冬十月 顯陵告成當有金石之製大書深刻以垂示永永於是少保禮部尚書夏公奉 勅撰文將 命汝嘉書篆蓋異數也於是汝嘉奉 命惟謹窮日之力未辦乃宿顯靈之宮以北命是夕四鼓汝嘉夢縞衣者至臥側拱手語云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覺而異之適家僮至報云夜四鼓有鴈一自天下止于中庭飲啄自如汝嘉益異之時江御史占之曰是汝嘉題名之兆而異日名位之所至品服所象也已而 御筆親書汝嘉之名於碑且褒以新銜云夫六夢有占載在周禮而熊羆爲男子之祥魚旐爲豐登之瑞著於詩舊矣大抵天人一氣也顧其精誠之所會合者金石可開魚蟲爲應而見於夢寐之間神明集焉易曰何思何慮此之謂也若夫遲疾隱顯乃有數爾汝嘉勤於職事爲 今上所信任一時交游皆文墨典雅之士與其弟汝誠對居長安聯鑣並轡齊雍後先斯於名軒之義皆有取焉汝嘉渾成人也天之所與必矣予特爲解以袪世之惑且以俟鴈服之至汝嘉尚懋之哉



儼山文集卷三十四

銘二十五首

## 白石硯銘

予假寓三義道院得白石破硯命工改小製陷之雕匣中銘曰

毋謂玉毀寧止瓦完吾方有取於使過爾尚自新之勿難

疊碎石作小山具有淵坡巖壑之勝刻銘其崖

萬仞雖巍一簣攸始咫尺之間乃有千里叢桂招隱淮南邈矣漱石枕流子荊可起卓哉靜壽爲仁不已我銘斯徵茲道甚邇



## 綠雨樓銘

客有出安福巷者見岑樓突起有槐覆于北簷問曰此誰氏之居也應者曰松江陸子客乃紆轡訪焉及門主人肅客而升隙光出入溶溶洩洩猥若積翠回薄矜佩涼爽霑浹若霢若霂望之可掇卽之無物客曰美哉此槐之精也有似綠雨盍名其樓主人起謝曰善願揮厥旨客曰夫本滋者末茂蓄豐者施廣昔人擇甘厚之壤蒔尺寸之萌孰不欲資其身詒厥子孫然非十年不用非百年不成亦難矣槐吾不知更若干主栽培灌漑之力不知閱若干歲至于子之身而有之庸非天定乎且綠者勝黃之間(去聲)色木土之中氣而天之澤而氣之和也君子顧名思義以華國普施不亦可乎夫舍子其誰主人避席曰若是則吾豈敢然亦不敢不勗以塞子之望客曰夫木值秋則零非逆性也君子深藏若愚非貶行也草木榮枯以順令君子行藏以正命主人於是憮然若失瞿(去聲)然若獲請客識之于壁客旣敘其事復繫之銘銘曰

嘉樹嶷嶷安福之里有樓言言與厥樹峙誰其有之雲間陸氏古有哲士一衡一龍聯英闡葩光于家邦奕葉承之載構載堂蘇哉斯樓層城爲屏西有玉泉(山名)東有觀星(臺名)仰瞻帝闕庶司在下屋瓦鱗次廣陌膴膴葺其上區以藏以修潛室素軒皆在斯樓名綠雨者厥掇其奇勿謂固弗培勿謂崇弗治(平聲)汝茂汝施我言如著



## 娛永堂銘

進士范君韶作堂於范光湖之上軒豁爽塏抱負陰陽取歡娛永日之義命曰娛永將以奉乃翁良沙先生堂成而翁適壽八十韶之志遂哉韶凡七舉進士有聲南宮徧交當世名公卿思得鉅麗偉特之辭又

以爲斯堂永而樂與之者衆也韶之志遠哉按古之稱孝者二養志爲大身養次之兼之者謂之備物若夫娛永之堂游耳目逸肢體有足多者而翁之志也喜文章尚禮義韶復成之是舉也不亦備哉韶於是乎能孝矣其友陸深爲之銘以示永永

粵維先民觀象徵理上棟下宇奠厥攸處爰有堂構啓之述之克諧人紀是曰孝慈伊其有作娛永之堂實維范氏濱于范光范子之考范翁之居其中休休其外舒舒澤國所匯天水空洞歲事維新日晷有永志以適遂年以樂忘風斯引之而澤孔長翁來堂上



櫂歌漁唱蒲荷鷗鳧近遠趨向翁有孫子亦有詩書以手提攜以口吹噓縷縷閒里衣冠杖屨宗德質疑周旋堂廡和明清夷翁寔備善乃勸人懷乃承天眷春酒登堂翁則楚楚風日載陽景物容與翁旣醉止朱顏素領斕斑滿庭或覲或請翁則撫之亦廣顙之有揚王庭以樹德基德基維何黼黻而露棟梁折衝取焉斯具孰啓之先譬彼流泉翁實決之以會百川惟桑與榆鬱鬱丘園駟馬高蓋以大其門惟　皇帝恩章服有耀翁敬承之乃食厥報淮海攸鍾沃野千里有貫　奎文自天上下君子之澤君子之廬孰敢弗聽有敢儼如惟德垂遠孝斯永世銘以介壽萬有千歲

井井亭銘

夫利成於人而功配兩儀者井是也且霖雨之潤雖洪或無及於亢夏江河之浸雖博或不救於冱寒井則有恒焉有恒之道小而可大邇而可遠配厥兩儀孰曰不宜哉吳郡之西天平山之麓有井焉派自白雲泉甘冽紺深故封編修吳公之所鑿也復亭其上以休役者榜曰井井人實惠之陸深銘其旁曰

天平峩峩靈泉所畜有亭翼翼臨於其麓爰覆厥井



虛體淵光濟彼二儀煥寒甘涼伊其有傚自吳太史惟太史公厥德肖是澤流生人實恒實宏太史莫作水觀厥成倦者來休渴者來飲注瓶挹罍濟饑烹餁朝井而西暮井而東衆享其利莫知其功功之不知厥功之崇我鑱斯銘庶永茲道式豐爾源勿以渫告

卞和氏銘

昔卞和懷璧獻之楚王被刖者二至今人悲之自和氏發而荊山之璞遂爲世大寶或謂和氏急於求售以速禍非不幸也夫和氏知矣用以自全顧不易易哉予重悲之嘉靖己丑秋八月謫南劍道武夷天日

清齋極登臨之勝旣謁朱祠釋菜於五曲明日任生錯復要爲九曲之遊回舟焉有古木出於沙際枲嗌水齧幻爲人形俯首交臂抱一石當胸若有所獻然時從遊者姚雲丘雲霄程久中共詣觀之予太息曰此忠愛之化耶胡爲乎來哉睨其下一足若蹺又類刖者因目之曰木和氏手爲洗剔以付王羽士文賜藏之宮中表異也復系之銘曰

和氏懷寶或謂乃石三獻而刖爾厲爾魄我行遲遲不索有獲知遇何難銘以勸百



高嶺書院銘

今之高嶺古冠山也冠山有書院高嶺亦有之冠山以呂左丞思誠著高嶺則自孫太守朝用作也前有倡而後和巷擁琢鑿成於教學有功不但一州之冠冕已也於是東海陸深刻銘其巔曰

穹山峻嶺以配人文峩峩冠山其上干雲豈曰藏副羅此典墳青青衿佩式歌采芹孔顏雖遠大道日聞羹墻有見慰我同群梵宮琳館一何紛紜闢邪崇正自我孫君

正齋銘

都諫俞君園自作正齋友人陸深爲之銘曰

渴不飮泉息而擇木毋謂小閑罔敢弗穆孑辰以朝兩觀斯戮秉德不回神明所福高齋抑抑惠山之東於皇先訓配玆棟隆過焉必式君子之功蟻旋則折龍德乃中曲房複閣以貯歌舞結綺臨春諫夐召侮陋巷稱賢草廬頌武端居儼戢式是千古易云尚象書贊肯堂卓哉位置孑陰面陽豈曰室邇用表萬方太史勒詞以銘勿忘

石逕銘 爲陸方伯

夫物之至重者莫石水之至清者爲逕惟重也足以鎭廊廟惟清也足以別姸媸石逕之時義大矣哉陸深爲製銘曰



沄沄石逕大江之東伊其有倣華亭嵍封瀠淼演漾襟喉洞空民生旣莫人思禹功有燁偉人靈淑所鍾配德比業循名考同厲齒可漱洗耳何工霖雨津澤與上天通江河淮濟式由地中千齡永譽百川攸宗

白石印池銘

若質維素爾用則朱尚毋紫奪而混之緇

鐘硯銘 爲汪司業器之

確然就轉鳴以叩從斯文攸宗含垢有容以坦厥中庸昭 帝明

筆屏銘

保障萬里卓立四山歛而用之在几案間

几上廬山銘

予得此石於武寧谿谷中宛然雙瀑故道也

因題曰几上廬山刻銘其東崖曰

寰宇孤標匡廬雙瀑袖懐東海不有先汲小大之分伊其劍斵靜對一拳徧游五嶽

鼓枰銘

未齋宮諭德成藝游出新意製鼓枰其友陸深爲之銘曰



貞象天方效地一動一靜以闢斯義爾木斵之爾革張之無所用心將鳴而攻之

洮河綠石硯銘

予得洮河綠石琢成硯銘其背曰

縝乎玉質乎綠用斯郁郁儼乎君子若內足而不以汙墨辱惟不辱壞不速幾哉福

芙蓉洞銘

豁高仰衙實怡隱映縈石與丁詎曰人境爾之始華氣澄秋龍爾之不華萬古常靜常靜常定以保爾正匪名之榮惟爾之命歲寒乃心水雲成性臨高履危敢不益敬

硯銘 壽鄭啓範

文字之友毫楮爲耦獨此最壽賦質近厚坦腹而受以茲故久知白含垢君子之守君子之有

小康山徑銘

治斬小康君子思大唐風無已詩人示戒悠悠泉石夙夜匪懈臨深履薄理欲作界理勝爲樂從欲斯敗敢告罍鄉額設所居

大象石銘

江之西海之東石爲林桂成叢歌小山咏大風生有



涯樂無窮

屏石銘二首

雲臥壁立仁壽爲徒可久可大以殿詒圖

二

完璧歸趙合劍于淵愼謀貴始後定者天

硯銘

陸氏之硯三世所珍用久而益奇質朴而無文古人所重者以德不以形歲在己未贊者陸深

大理石屏銘

遠岫含雲平林過雨一屏盈尺中有萬里

玉華洞銘

山月如璧中天無雲人心朗然以顯斯文

醒酒石銘

昔以醒酒今以醒心難如蜀道勝比山陰

儼山文集卷三十五





引

知命集引

深以嘉靖十有二年春得江西右叅政明年甲午冬十月有事浮梁之景德鎮望後四日聞陝西右布政之 命又明年二月初旬爲入關之役由京口濟江至維揚舍舟從陸實廿有一日也曉徑蜀岡問之曰此維揚也而謂之蜀可乎有父老荅之曰自此可以適蜀也予識之前此三日而四川左布政之 命下矣從泗渡淮過宿遷汴以三月四日抵大梁始獲報間追數微先爲之歎息旋被部檄因改蜀裴渡黃河而西行成皐滎陽闗入咸陽問前朝城郭觀龍門伊闕三門七津思大禹之功度函谷上潼關觀中條太華之奇峻秦晉宦游感念今昔乃歷長安畧咸陽道岐豐徵文武之遺化終南太白高切雲霞涉汧渭出褒斜東望漢中見淮陰拜將之壇徘徊定軍山下悲先主之業不終拜孔明祠堂而去比入五丁峽寔五月八日也山川偉麗之觀少償夙願而不知此身之遠適也亦云幸矣因檢漫稿次第之題曰知命夫一定之謂命顧知之有來有不來爾時年五十九歲是

歲六月朔書于梓州中江之分司

朝天詩引

右若干篇松郡士大夫之詩也嘉靖元年冬華亭侯聶君文蔚為入覲之行足舉也蓋古贈言也文蔚治華亭有善政故其詩有美有頌有願有祝有愛有慕有情有實有體夫被其恵則美形焉質其成則頌形焉冀其大則願形焉要其終則祝形焉思其去則愛形焉徯其來則慕形焉發於衷之謂情核於事之謂實明於國家之謂體是詩有焉邑士沈東聯而什之以屬序深受而終誦焉美哉渢渢乎其至理之音與



夫上天將開理於世也必生賢才以擬之若或待焉其將寄斯人以理也必設地望以處之若或試焉是故五臣之於唐虞尹旦之於殷周是已乃若以預擬之才用之於既試之後者是天也非人也底愛勤之績以致熙皡之治者是人也非天也天相之人成之其致於理也必矣文蔚之華亭其殆試之乎今　天子繼統將與唐虞三代之治華亭之政組固文蔚之所藉手以自獻者也由是而致理焉文蔚其將有不得而辭者乎故不知天之所為者非知也不盡人之所為者非仁也仁且知文蔚所以擬之者蓋亦豫矣故於序是詩也復申之文蔚名豹永豐右族少有重望舉丁丑進士精練明敏才無不宜治華亭再朞其廉仁尤足稱云

海邦快覩詩引

莆田鄭侯令上海之三年會江南饑　天子用大臣議發內帑賑上海以銀萬兩至侯捧而喜曰　上之賜也吾民之命也自吾之領斯縣也一錢以上於民也不敢妄費巳乃檢括諸庫得銀二千六百兩有奇自吾之社倉法成也斂散之有羸巳乃發穀之在濟農者幾四萬斛其在唐行者復得米二千五百斛有



奇巳乃集父老於庭諭之曰民病矣吾若父母也徒有愛焉不給是懼惟　天子念遠民惟撫按責之惟太守成之茲則有銀有米有穀食費咸具吾之幸也抑亦吾之心也諸父老皆拜舞曰是我侯之惠也徐勞之曰非吾所及雖然凡惠在速其以即日從事榜於通衢曰遠近皆集環縣以聽又曰凡惠在均其以三鄉之民下下者擬其戶三萬四千餘戶授銀三錢則又曰物析則寡其以吾民之強有力者任縻散則又曰凡物聚則壅其以地分處民之至者布而書之曰某鄉於此統以里老則又曰凡科擾者遨奪者論

重罪整以條吏由是煥若星布密若魚麗然後鼓以給之鐸以散之麾以進退之由是折若蟻封次若鴈序終事之頃幾日昃焉民欣欣然各滿所望探諸懷中得方函署曰戶某銀二錢人人無爽散設法如之散米法亦如之觀者歎息所未有也皆以手加額曰斯政也非侯之仁無以與此斯仁也非侯之才無以辦此諸生唐儆目覩其事颺於衆曰下有急而上弗聞者亂之積也上有善而下弗知者薄之趨也或以養亂或以導薄是焉取於理爲侯之理海也敦本阜俗鄕約具焉訓飭勵戒課試嚴焉三年于玆善多矣惟是一擧也而數善集焉凡我鄕校其謂之何紛而止齊弗可以制軍政乎博而要弗可以馭萬里乎濟而守逸弗可以倒後世乎不疾而速焉無爲而成爲古之卓異者耶而味歌摩闔歟等之恥也奚其可乃請于諸博士博士曰引以長其比於風矣復念于鄕大夫大夫曰德惟功其皆於頌矣又微之古作者作者之意旣深且渥其式於雅之大矣僉曰可矣乃帥諸同志共裁爲若干篇用備觀采聯而什之以告於前史官深不從二三子讀之曰稱哉乎情文之間也夫仁而無術與忍同害惠焉罔終買怨一致是宜俾遂題之曰海邦快覩以引

## 石門詩引

晉山深邃故奇秀不外見入山之人始知之若石門其一也石門在今平定州之東三十里南轉山石中斷若門林深土厚可耕可薪鄭氏之別業在焉鄭君文淵守壽春時貂寀玆地命畫史圖其勝凡十有六太宰白巖喬公題之曰石門村樂文淵致壽政還遂有其樂而山川之奇秀於是乎遇所知矣予再入晉寓平定久文淵以是請曰買田歸老此先人之志元深罔敢墜也願有述東平公擧進士官給諫郎以身殉國文淵一仕州郡飄然高蹈皆不事表襮以求人知者玆山固肖之耶而石門之山川於是乎得所託矣樵歌牧唱巖花野鳥與夫四時之變態無窮人未必盡知而文淵之孝先早退世必有能知之知之者各抒言於其左

## 蓉塘詩話引

詩話文章家之一體其盛於宋賢經術事本國體世風兼取不但論詩而已下至俚俗歌謠星曆醫卜無所不錄至其甚者雖嘲謔鬼怪淫穢鄙褻之事皆有蓋立言者用以諱避陳託微意所存又文章之一法

也若乃發幽隱昭鑒戒紀歲月顧有裨於正傳之闕失蓋史家流也吾友姜南明叔方工進士業餘力及此書予在京師時嘗一讀之卷帙尚多八峯張國鎮之令海也捐俸刻之縣齋頗有詮擇其間明叔可謂博雅之士哉古稱文章止於潤身而學以經世爲大是集所錄經世之端蓋多矣八峯亟表揚之與善之心皆可謂無窮也書凡若干卷明叔別號蓉塘故以名集云

見月錄小引

余性疎口且多言與人交輒得罪弘治甲子秋獲侍



嚴君子孝共載而北道路幾四千里始終幾五十日飲食臥起未嘗竟時舍去也而余之疎者不加密多言者不加默子孝頗待余驩然若骨肉時加許可不知何以得此於子孝耶將子孝時狎之情與人異非耶明年春余待罪於朝子孝去卒業南雍別且半歲餘未嘗一日忘吾子孝知己之深也追憶河橋風雨殘鐙對坐恍然夢寐想吾子孝無異此懷因錄往時與子孝途中鄙作爲一卷取柳子厚見月詩爲名庶幾后日知己一券云

思萱詩卷引

凡人之情託物而后喻者至情也昔屈原之作離騷也悲宗國悼故君其情可謂至矣頌其詞之所指品香草目佳禽抑又綴焉是故其詞愈綴其引類愈疎而其情愈至故不獨當時悲之千萬世而下聞其聲無有不悲者此思萱之所爲作與萱草類不見於騷而見于詩釋之者謂諼萱同音故命之以忘憂之草而後世遂託之於母其意若有頌禱焉者或曰婦人佩之宜男此或有母道云爾要之人子愛親之至情託物而后喻者新喻易君止恭六歲失母長而有知以思萱名堂又博求大夫士之能者咏歌其事浸成



巨卷語有之曰覩其物則思其人況於不敢思其人而惟物之是思其情又當何如耶故推其意有合於騷而卷中諸作頗挫抑揚亦足附於騷之餘者不知讀是詩也有悲止恭如悲原者乎姑序以引

儼山文集卷三十六

序一　　門生黃標校編

送都閫王公北歸序

今　天子神聖御寓逾一紀矣文恬武嬉四方無事在大江以南東至于海尤稱晏然若乃韜略之務定無所於用士大夫之抱負奇偉者咸無所以自見輒思引退若不得離以病免可也　天子亦以可之於是浙江備倭都指揮僉事王公得以北歸公盧龍人也在卑濕求瘀之鄉常鬱鬱無暇展布果若病然予來浙訪公於私門遂以病見而奇氣表然於離褷扃鬬之間予甚疑焉公曰受　國恩凡疆埸之事無論大小險易一切以身任之雖其子若孫尤當以繼志繩武爲大非若書生然起自白屋苟不得志則求賢者能者而讓之位絜身以去安往不可公宜難於去也予疑公固有待哉未兩月都閫顧菴鄒公一山李公以公歸期告且以贈言請予甚不滿於公之此去而又以不得如公之得去爲尚也乃爲之言曰士大夫自一命以上皆有委質致身之義進退可易言哉是故知進而不知退者非也知退而不知進者亦非也當進而不知進者弱也不當退而必於退者



情則有所利也進退可易言哉雖然能退者視不能退者則有間矣故曰難進而易退者古之節也古之人有文武才者不少而進退之際畧可考見馬伏波忠勇出於天性建立焯焯至於請擊武陵五谿蠻則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彼忠懇出將入相決策濟淵之役可謂有大功於國矣卒之皆爲姦人所擠徒以老不知退爾公之此行胡可少哉雖然此特禍福之小小者耳亦非所以論公也方今天下四裔惟西北二虜爲強而迤陽外諸部落尤稱黠驁若近時花當所爲北虜固嘗要結哄嚇以爲吾中國患聞今日之



醞釀尤爲可慮者海西朵顏等衛入貢之途必出盧龍公自少有志於廓清習知其情狀且邇邇京邑公歸輕裘緩帶逍遙塞上以觀其變萬一有警則朝發符而夕登壇矣區區東南宜公之所不肯少留也於是順菴黃輿酒酌觴曰公之志端在此請書以爲序我

送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安齋朱公治河序

國家定鼎于燕北塞南河其事惟大大抵塞上之事十七在人惟河之利害常有天數而人謀之事事者不能二三是故其事尤大天子每出大僚一人主之俾司濟上凡山之東河之南兩畿濟河之地皆

得以便宜行事任至重也是故常難其人嘉靖六年
治河之憲臣闕吏部以浙江左布政使安齋朱公名
上 上特陞右副都御史俾蒞此任既而
塞上事竣吏部復以朱公宜任實府巡撫之事特名
上請 上若曰河事非朱某不可實府之事可別擇
名來上於是天下皆知朱公受知之深而相與頌
君相之慎於用才也如此于時在今政府翰林黨公
請爲贈某甞謂官延平公適總閫寔得備觀公文武
之才經綸之具可以大受者有不得辭乃起而賛公
之行以告于衆曰公舉甲戌進士選爲監察御史出



知鞏昌陞爲按察副使于浙江仰轉參政繼陞福建
按察使復進浙江左布政使歷中外是可謂吾天
下之官矣癸未大覲吏部旌天下郡守之卓異者才
三人公居最既而吏科旌天下之賢七人公以廉介
與焉是可謂求天下之賢矣初巡河東釐政大舉再
按齊魯風裁振揚備兵潁處一道肅靖及長藩臬吏
畏民懷是可謂具天下之才矣公自筮仕以及今遡
厥潔自持一介不可以取與所在官府有絕日之素
者事必躬親雖井臼瀦潴之微或至身親之[illegible]
人運甓果何爲哉而又兢兢恭愼未甞有疾言遽色

是可謂有天下之德者矣夫履歷以練達聞望以感
孚才以濟事而德以將才凡有一於此者皆足以大
受而況公實兼之乎其於河事也何有雖然河事亦
豈易易哉自河入中國爲生民利害也久矣禹蹟之
後與大運低昂實繫興衰治亂之故蓋自戰國諸人
各圖規利始以城郭園田宮室井市之侈繁與河爭
而水勢始激爲害至于今未平也凡治水工自上流
乃克有濟今之汴泗徐沛皆下流也成功實難古河
入海悉由東北順下之勢然也今日治河本爲運道
障之使南似從仰出故理逆而禍大此其大較也苟



知讓斯須之利而不與爭凡事講求其本源而不瑣
瑣於末流之拘事得順適之理而因事以興利雖公
相天下之業亦不外是而況於治河乎聊於是行乎
卜也公其往哉

送葉白石學諭令邵武序

貫溪葉君淳夫教上海且六年矣廼遷爲令令邵武
可訓伍君汝觀率諸生董繼賢輩來請爲淳夫贈汝
觀之言曰淳夫剛方磊落動與道義俱不設城府與
人交若孤峭往往緩急之際氣力爲多卒然犯之不
校吾賢僚也諸生之言曰先生教人多方尤深於義

利之辨生徒貧且病者至割俸賙之而束脩之作乃
修不問也其講學則以致用爲實際而一掃高虛陵
獵之弊其校藝則以德行爲首科而文詞爲下升堂
侍坐之次能使諸生凜然戒懼雖辭色不一假借吾
嚴師也予聞之曰是則然雖予亦豈無良友之思哉
予憶少時往與計偕渡江道揚州觀同知葉公之爲
政上下響應如古循良然乃心自語曰他日有官如
葉揚州亦足矣又何必位通顯哉是時未知同知爲
誰也予既待罪史官友人空同李公督學江西以詿
誤繫獄大書江西諸生之義而以貫溪葉生爲冠是



時亦未知生爲誰也輒撫腕歎曰安得若人與之相
周旋哉會予自講筵調官同知延平便道擕家時邑
中得新學論偉如也即來慰予不甚作寒溫便語予
曰先生當速就道予竦然異之因以論其世始知學
論爲葉揚州之子而李空同所與共患難者即其人
也心益異之予去延平不滿三月尚不如葉揚州督
學山西得罪如李空同晉陽諸生候問者不少益思
吾淳夫之不可多得也家食歲餘而淳夫益相知厚
而起蒞浙稍遷江藩淳夫之規誨予者日益至今還
自江西得藤末弛而淳夫去矣予又安得無言哉予

行江西遠矣大抵多氣節之士往往類其山川而廣
信在江西上游尤爲佳麗故又多文章政事之才若
吾淳夫其一也往時少師東湖費公在館閣每向予
道信之丹山碧水宗伯石潭汪公少宰開齋先生昆
季又相與躋攀究眺自負爲乾坤奇秘口縷縷不能
休夫三公皆當世偉人豈徒詡詫形勝如幽棲之士
哉意必有人當之有之不在吾淳夫乎淳夫之氣節
著矣文章名世矣世所未必見者政事耳今將試手
卲武吾知淳夫必能發山川之光彩以經綸宇內姑
自一縣始無疑也卲武延平之右臂予知其風土朴



厚溪山盤固昔文信公之所嘗開府也而與貫溪爲
近以吾淳夫之才爲之其有不以政事名一世乎夫
以氣節根柢乎文章以文章緣飾乎吏事吾見卲武
之政日起矣異時　天子有召考功奏最爲天下第
一必吾淳夫也或曰淳夫才宜大用卲武非所以大
淳夫也予應之曰此用人之人之深意又安知不以
淳夫大卲武哉淳夫往矣於是汝觀諸君子僉曰是
則然宜書爲序

名藩至德詩序

嘉靖十一年十一月十日　皇帝親御奉天門降

制勑一識以親親之實若曰　晉王天性純孝長而嗜學及居喪哀慕有芝草白鵲之祥撫按重臣來上其事茲特遣官褒奬且以風勵諸王尚益篤孝行以永終譽爲宗室之光咸夾輔之美顧不偉與欽哉故諭於是大行人臣某當陛躬承馳傳續食以往封以芝之檢蒙以黃帕導以文馬呼傳道途行者皆俯伏頓首屏息以候傳于晉郊黃童白叟咸欣忻鼓舞偵伺所由來舉手加額曰　天子之神明也我　王之賢孝也及於國門則設大仗香燈旂亭官僚具服奉迎鮮耀登于　王宮　晉王奕冕執圭北面拜受惟謹



士大夫之能言者咸作爲歌頌以修一時之盛美于時前按察副使陸深適有事于晉與觀斯舉　王以左長史馬朋來致　命曰敬哉汝宜有述深以罪辭王再命曰嘻哉汝舊翰林也何罪之能辭深昨任事時辱　殿下知獎慰勞至于再三且孝芝之作已嘗附名諸公後而翔鵠爲異則又見於河中王等之奏特勅　顧其事豈偶然乃拜手稽首而言曰詩不云乎文王孫子本支百世釋之者曰本宗百世爲天子支庶百世爲諸侯古之諸侯今之　親藩是已漢稱諸侯王今之藩王是已夫天子諸侯天下之大分也

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封國天下之通制也天子親諸侯諸侯奉天子天下之定禮也若夫孝以法祖敬以修身天子諸侯一也天下之要道也安天下之大分遵天下之通制守天下之定禮明天下之要道於是動天地感神明致休徵孚臣庶昌宗籓輔治化權當令播來爲此則　晉王殿下之至德也於歌頌爲宜深謹序之曰名籓至德以傳且承命也

## 虞山奏疏序

今山西按察使虞山先生姓陳氏深之鄉同年友也又三十年矣中外進退大畧相似而廉介之操敢言



之氣非深之所敢望也嘉靖壬辰深候　命于晉而先生至首出疏草示之皆先生爲御史時所上也乃受而卒業焉分爲二編凡論列者曰奏疏凡條處者曰奏議大抵使人便於請決且以考一時行也先生爲御史餘二十年始自南入也當正德之初年爲　君而起也適　武皇之未造及終制而來也際　今上維新之朝昨方多事有大舉措有大興禮先生居中居外無不言危辭與婉道並出流行報章聞有之嗚呼茲一代之時也乎使先生終隊不起則有不得言使先生速化而去則有不及言豈天開間之時耶

將以舒露先生之蓄藏者而奇文法言往往亦在語
云與時高下豈不信哉宋制入臺有十旬不言事輙
舉辱臺之罰深竊過之使時無可言固將強聒也故
嘗謂臺諫之言事當論其大小不當論疏數當論其
緩急不當論其早莫則是編也所謂大小所謂緩急
所謂疏數所謂早莫咸可考見雖然先生豈有意於
言哉故又曰先生之告君也文少而事多氣平而詞
暢世必有知言君子

送沈文忠左判德慶州序

予昔官翰林與有史事壬申之歲南封于　淮輅至



所過郡縣以數十計而以常山爲之界其所見守令
亦以數十計而以常山爲之難蓋自京師而達也放
洪逾河絕淮涉江汎湖衝潮亂流上瀨有歸墉之限
津梁之轄雖然陟降止於尋丈水陸之勞逸未分也
惟至於常山則舍舟就輿出塗泥之下而躋攀雲霄
之間雖西北之塞棧東南之嶺嶠有雄且險者于此
此豈非一界限也哉令常山者往而送來而迎奔走
於水涯山巔或東不及西西不暇東往往令人傳呼
告至輿尉不及其汎汎然者猶煩館穀津遣而後巳
其地儉其民習勞而吝健于訟簿案繁夥易緣以姦

令豈不以是難哉沈君文忠適令於是予以鄉巳久
有場屋之好且舊矣乃待從容延訪以故且以觀其
政文忠執手板指額風生具於一談之頃方謀作城
鑿池安衣斯民以丕變其習俗纚纚然可聽而聲齊
之不難也時方有饒源之寇遣大將用兵百需咸具
將於是途予出予既下車非趨饒州竣事頗得賊中
情狀遂至常山則見文忠具舟鋪與工徒堙山疏水
次第以毀行視其倉廒甚虛問其策但口胡盧以對
予心偉其才之敏而竊憂其成之難或成之而怨斂
也但告之曰饒源之變賊雖就招恨撫禦非策將半



載賊糧且盡必大作矣常山其衝乎屈指計之臘盡
春初其期也文忠勉之既爲薦于同年王御史伯圻
時適按常山云予既被病歸臥于家賊復猖亂果如
余料自開化直掠常山以有備而止既而文忠果以
築城用鹽引稅錢爲當道文致罷令常山文忠訴其
事於　朝得雪之然猶坐微文當謫一秩於是謫
判德慶州予曰此非文忠之罪蓋州誣文忠曰令與
判相去幾何地爾然吾正當以人事其官豈復藉官
以重人乎昔人有言惠州豈在天上也予益賢之與
之飲酒而送之喟然歎曰天下事之難成也久矣自

全者固陋就簡以爲固產自任者貽禍姝謗以爲郵固蓋自昔然矣若文忠者之所遭果孰爲之哉而公道卒至於不泯問之向來鍜鍊文忠者半在鬼錄而文忠固無恙也文忠亦足以自快而自慰矣安知德慶非文忠游刃之地耶州守張君汝隆亦宿識才士方自開州得竊文忠往願相與以有成也

## 重刻百官箴序

我中丞新安潘公方塘撫蜀之明年重鋟百官箴於行臺屬適吏屬爰觀厥成公命序之按箴本衣箴醫人又用之以攻疾盖彌縫其闕失而刺之詩曰因以箴之是已百官有箴自漢始此則宋儒山屋許先生所爲撰次也山屋名月卿理宗朝進士及第家婺源許村蓋公之鄉人也深少倜閒宋亡時南士有臥一車中五年不言者心甚偉之而未知即山屋也今讀其遺文又知講學於鶴山魏文靖公得朱子之傳新安爲文公闕里則山屋固朱子之鄉人也平生著述甚多此箴或其集中之一類耳箴凡四十有九而名之曰百其見於自敘者意義深遠視昔楊訓崔劉之文尤爲忠朴經世大業悉聚此書其曰分殊理一其曰本末源流又曰關天下之義理愈熟天下之事



愈精此皆朱子之學也且人品甚高往往幾切時宰故仕不大顯至於摘文命篇辨於體裁雖首貞盡之間博考詳據眞朱子之正嫡也不可亡傳續其制盡宋官言多宋事特一代之書爾要之有合于今者則經筵翰苑御史史臣尚書六部太常大理國監登聞覽厥名義殷鑒存焉京兆非今之天府乎守臣非今之郡縣乎發運轉運提點刑獄非今之布按乎茶馬市舶鹽鐵錢糧又皆今日之要司觀會通以槩於不可解之心雖百代傳可也此公翻刊之微意豈徒鄉人云乎哉惟公歷中外幾三十年百年之業無所不具又況遭時得 君致位九列既非黍離麥秀之光可望而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學自幼得之朱子者尤精甚于到未竟也雖然以鄉人師鄉人爲近而深亦山屋之鄉人也於是乎序



儼山文集卷三十七

序二

分寧周氏族譜後序

刑部尚書泉坡周公重修分寧族譜蓋用歐蘇二家例以譜十有三世之可知者於是分寧之周氏蟬聯葉奕秩然可考旣成又手分爲內外二編內編以詳派系外編則文獻存焉公嘗授予讀之使序諸其後按周本以國爲姓所從來者遠矣其在于今則分寧之望族也昔孟氏有言所謂故國者非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夫喬木歷數百年而後成于雲霄



蔽日月蔚然百里之望可謂偉也已而不足以重故國者謂其爲物也然則周氏之所爲分寧重者寧非所謂有世臣耶今泉坡公審諦當 朝有伊傅之望敭歷中外幾四十年位至尚書典司刑獄天下倚以無冤自泉坡公而上則有來軒先生其人風猷峻整文學深醇屢典藩臬入佐省臺與官爲名屹然一代之碩輔自來軒公而上則有南山先生其人器度閎偉才識敏達西邊北鎭樹大勳績晩受知於 孝廟甚深殁有傳斂之諡其他以科第爵廩德誼稱譽傳芳踵武世不乏人皆玆譜之光也非一代之世臣耶其於人國也重矣故曰有世臣之謂也豈徒分寧之望巳哉玆譜可傳也慨自宗法廢而姓氏之學微自閥譜廢而述作之體雜是故高者過於文卑者局於質文質得中如尚書斯作雖謂之良史亦可也此尚書所以有功於續譜此續譜所以有功於周氏此周氏之譜所以有功於分寧此分寧周氏之譜所以有功於世道也何則土膏沃者産豐宗支蕃者積厚是故有世家而後有世臣有世臣而後有世德若斯譜也抑亦可以觀德也已於是乎序

大臣祿養圖序



嘉靖十有八年七月吉太子賓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張公邦奇上疏言臣母沈就養京邸越玆六年今八十有八矣覩生之子惟臣一人乞遂還鄉如例則臣母子並荷 皇上生成之恩而天下皆覩
皇上仁孝之治辭甚懇切 上意若曰侍郎學上于承弼之儒也允東朝初建方有輔導之寄豈宜暫輟左右乃出 御批答之曰大臣祿養壽母自古治朝則有之所請不允 命下之日朝士大夫相與慶之曰 皇上之敬禮大臣而及其親也如此人臣之孝奉壽母而格其君也如此固一代之盛事也於是

侍郎入謝退以復於太夫人敬宣　德音太夫人拱
聖　謝於庭肅拜如禮乃立侍郎於側舉手加額而
語之曰　聖恩厚矣吾老偶思鄉耳幸無他吾兒身
為大臣宜視　國如家吾有兒為大臣且視客合亦
如家心甚安焉於是侍郎下堂謝曰謹如教鄉之士
大夫復相與慶之曰賢母之教其子而志所懷也如
此孝子之奉其親而移為忠也如此又吾一鄉盛事
也用繪為圖進　聖諭題之曰大臣祿養以告于陛
深請為太夫人壽深視太夫人猶母也深與侍郎同
年交垂四十載聞太夫人之賢舊矣太夫人出鄞舊



族歸于贈少宰府君相之道義至訓誨諸族人之言
動與古聖賢合其教侍郎之方尤為遠大蓋張氏之
師保當世之女丈夫也昨歲深親拜太夫人於堂步
履康健耳目聰明如壯歲人未嘗不私為侍郎慶然
於此重有慶焉雖慶以天下可也何則古之所謂大
臣者必以身繫天下之重而其有祈天永命之業古
之所謂祿養者雖畢備鍾鼎之物而恒享於三從四
德之賢故大臣有之然知已之主難逢也祿養有之
然　京朝之貴難得也壽母有之然賢德之風鮮聞
也今太夫人以順厚之天和而夙成侍郎之器業以

侍郎之德望而遇知於今　上之聖明此風教之所
由盛而雍熙之治可致也則太夫人一日之養固朝
野一日之福百歲之養則亦朝野百歲之福也豈非
天下之慶哉是歲之九月太夫人既留京師又膺改
封之命翟冠鳳誥輝賁高堂適及稱觴之旦一時君
臣母子之際徽恭雍穆天保行葦之仁關雎麟趾之
化無以過此雖古今同以為慶亦可也因併書為序

## 武寧縣志序

武寧為縣僻在萬山中當修江上游水泉灌溉之利
茶蠟茶欉之美亦望縣也其俗朴野其民力本穀菽



布縷之用流焉以資生為裕其地邊鄰省自寧州西
來皆衝沙境也故流移易焉受納喜於生事而盜賊
因之其土著之人又皆負氣吝財傾其本也流於文
勝而和厚之風散矣亦勢也頗號難治司民牧者宜
示之以禮節夫禮必有讓節則寡求而武寧之淳實
可還也昔在癸巳甲午之歲予參政江籓嘗守其地
過焉接見士夫問縣之故而以志事為屬會予遷去
無暇然每每往來於懷也唐君世惠來知是縣禮聘
學諭徐麟修成此志凡若干卷提綱維目煥然可述
雖不入其地者一展卷間猶武寧之在日中也可謂

有功於此縣矣予既歸田世恵械來請序予讀之喜以成吾宿志也近世郡邑作志甚多多附麗於史法而藝文爲工大抵史以記往志以開來記往以存鑒戒開來者則經綸之業繫焉雖史家猶以作志爲難此體例之辨而名實之際也致用有間矣是書簡質不失其故凡有事於武寧者可執此以爲政矣世恵名牧自鴻臚選爲國學典籍予嘗教國子於世恵有與分且同鄉也因爲之序

## 兩浙南關志序

南關令兩浙征榷竹木之所在杭城候潮門外故曰南關定制歲　命工部主事一人領之設自成化間未志也志之者主事薛君尚遷也志成旂適來視學而序之序曰征榷國計之大而亦天下之大利也計大寔煩利太近咸士大夫有避而不肯爲有畏而不敢爲者事至於不肯爲與不敢爲其弊可勝言哉此尚遷之所爲志南關也志建始則永終之道得矣志關廨則體統之義明矣志官紀則交代之際慎矣志人役則小大之分辨矣志事例則綱目之理該矣志課單則新故之跡詳矣志淺獻則資利之意深矣志條約則告論之體嚴矣志因革則經權之宜審矣志事宜則變通之方廣矣志器用則愛養之心摯矣志藝文則性情之用明矣以是理煩以是滌贓夫何弊之有凡此皆尚遷之志而此志之所爲善也尚遷名儋湖名家舉癸未進士明以體用之學故雖小事不爲絜已雖大事不爲私已若斯志可以觀已



## 庸玉集序

終南山人王堯卿與予相得之知甚深頗根相從之日猶淺也歲在辛未壬申之間遇於京當是時予爲史官堯卿爲諫官也堯卿盩厔人每顧予之盩厔多與人於是相約爲物外之遊又約堯卿當過江南予當訪堯卿於盩厔皆漫然語也不久堯卿棄官去已而堯卿果渡江予時在成均昨歲過盩厔而堯卿之墓木拱矣追念今昔爲之出涕堯卿才甚高當時頗疑堯卿少自遜避蓋有待也不意堯卿坐交游之累下　詔獄就逮至南都甫脫以死死時事余聞而悲之亦天下之人所同悲也堯卿之弟舜卿又與予有寮寀之誼今寓茂州以此編見寄將刻梓以傳嗚呼使不識堯卿者讀此亦將一字一涕况如予與堯卿者乎復抆涕爲之序且手書之以報舜卿

## 唐詩絕句序

昔東萊呂成公著臥遊錄以適物外之趣近時都太僕玄敬亦有玉壺氷之作予嘗欲題其書曰山林經云丁酉之歲赴召出蜀下三峽道荆襄而北河山鉅麗之觀靡日不有時歌古詩以慰羈旅之懷因裁取若干首欲爲一編若輔二書而行者亦猶經之詩也予少弱而病病益弱故每退焉思爲祿仕之計今六十有一年矣竊念自先人祥禫營城之日以其餘力肘爲埼合鑿池種柳栽花蒔竹當古淞江之上漸歷歲年蔚成林藪泉石亭館之勝徒往來于奔走之日爾焉　聖明憐而賜歸得有其適將命童子按聲習之以娛老景而消長日是編也安知非予之鼓吹耶乃寓歸刻之儼山堂中



重刻杜詩序

自遷史班書而下杜詩韓文爲世所流布宜無限也近時杜學盛行而刻杜者亦數家矣余所蓄千家注者於杜事爲備聞付汪諒氏重翻之以與學杜者共誦其詩讀其書因以論其世也昔之君子稱詩人以來未有子美豈不信哉雖然杜子出而用行廢矣何者淳龎朴厚之才容於體而知務猶成人國於管是開業之資暨其休養蕃息之已久然後上無所見往往悉其長於藝文而於當務之急須有所畧積而至於弊且淪焉此孔子所爲思先進也自周之季蓋亡然矣故曰文盛者質衰末茂者傷本知者慎焉若夫子美沈鬱頓挫之辭忠義激昂之氣或因於所遇而霖雨經綸之思唐虞稷契之志至於一飯而不忘後百世而習之猶足以追想其沖襟雅韻願起而從之遊是其哀樂之所寓尤爲不遠於情性者此或詩人之所未講也工既成因爲之序卷帙次第固無改於舊云

重刻唐音序



襄城楊伯謙審於聲律其選唐諸詩體裁辯而義例嚴可謂勒成一家矣惟李杜二作不在茲選昔人謂其有深意哉夫詩主於聲孔子之於四詩删其不合於弦歌者猶十九也宋人宗義理而畧性情其於聲律尤爲末義故一代之作每每不同於唐人至於宋晚而詩之弊遂極矣伯謙繼其後乃有斯集求方員於規矩衆丈石以權衡可不謂有功者邪獨於初唐之詩無正音而所謂正音者晚唐之詩在焉又所謂遺響者則唐一代之詩咸在焉豈亦有深意哉旌德汪諒氏既刻杜集力復舉此予嘉其勤也復爲之

送右方伯劉南泉赴任山東序

南泉先生劉公以四川按察使遷爲山東右布政使憲副沙谿龔公憲僉震軒蔡公輩相率屬深爲贈深方居是官而無能理於其職其何以應諸公之求耶久之未有以復也顧南泉一世之才也無官不宜蓋自丁丑舉進士爲戶部兵部兩郎署有聲出爲河南開封兩大府又有聲陟爲參政憲使治行皆冠自此爲卿爲輔可矣由臬而藩遷轉一階耳雖然吾不爲南泉得是官而且爲是官得南泉也惟我　國家稽



古建官一遵周禮而於布政使有左右之設蓋寄之以古方伯之任而若將爲周公召公之分治者亦可謂重矣今布政之職於六官無所不統而司徒司空之務爲先右布政於左布政之職無所不問而司馬之清理爲專若兩手然故曰左右左右手具而人之一身理矣左右布政協工而一省理矣積一省之理而天下理矣其重有如此者大抵士君子貴於行道而轉遷之次實關氣運諸司之爲理則有大體存焉左右協恭體孰有大於是者而南泉固優爲之自此以理天下可矣今之山東即古齊魯之邦而周公太

公之所爲治孔子孟氏之教出焉茲將舉周官之法度以行孔孟之仁義而有合於　國家之治體非吾南泉尚誰望哉吾故不爲南泉得是官而且謂是官得南泉也況山東密邇　帝都據有海岱之雄北盡遼陽其物產豐碩故其人富饒其上地廣衍故其人勇悍多知保其險塞阻山帶谷故其人易動而好爲寇盜請兵請戍之務視他省爲尤急故曰山東之理亂天下理亂之徵也其關繫有如此者以南泉之才爲之又當爲諸省冠必矣此或當宁用人之深意而亦諸公寅協之忠告也深識南泉最早而知南泉最深於是乎有言會代者順齋林公至乃請郵致之



送中書舍人潘君致仕序

正德十三年秋八月國子監監丞臣潘援上言臣援久司教事出入內外承　國寵靈得表觀天下之英才有年矣顧累賦素薄疾疢荐臻願乞骸骨歸　上下其事吏部吏部稽援成蹟屢最議援抱沖退之節宜當獎拔之科儀循從其請即有故事超轉官階以風示天下國子監風化之源而丞故重職也合處以文翰之地致其事覆奏上　上是之擢中書舍人以去深自翰林出教國子與知其事時方求賢才與國

其埋欲留之而勢有所不及也承既罷來者數筏至不能歸深目覩其事肝方寒冱留以俟春欲助之而力有所不能也明年二月朔成行諸官與僚者咸作詩送之而請序予深援字匡善處之景寧人故鶴琴太守公之從子今太常少卿南屏先生之族弟前祭酒侍郎王颐濱先生之同年友也深聞匡善賢久矣求其人而不得見得見矣而不獲與之處處矣而不得久以盡其平生之所相與願爲者以爲快若相避就然予於匡善其何以爲情而又何説之能爲哉雖然動靜者天之時也險易者地之理也勞逸者人之事也出處者事之爲也仕止者君子之道也匡善兹將馭動以靜在險即易舍勞就逸既出而處壯而仕老而止仕以行道止以遂志久速消息一與道俱又焉往而不得哉身進而志屈跡遠而徑捷言合而行違者不亦甚瘁瘁矣乎視匡善何如也深又聞景寧佳山水有浮丘仙之遺跡潘師正之隱居清泉喬松壑也菖蒲茯苓琥珀仙草名藥之産足以引年而已疾者無算匡善採餌之餘舊術蓋朧旋逍遙之谷坐留鶴之亭詠諸父招鶴之詞續颐濱留鶴之賦比望南屏從容臺閣之暇以爲門祚之榮云擬塤篪之雅寄懷思於風雲霄漢之表時將峩冠博帶侈 天子超擢之恩歸來之賜感宰輔知遇之殊念同時僚友之樂覽贈送之言或有門人弟子遠致起居之敬而考德問業邦人晚生者彬彬乎門墻之下則匡善於世輕重又何如也深多病早衰未能歸而叙匡善之跡也若是以爲諸君引

儼山文集卷三十八

序三

送馬都諫參政陝西序

璞岡先生之參政陝西自刑科都給事中出也諫垣諸君子既喜其才將試於一省而又惜其人不可一日不在 朝廷之上也相率屬贈言於深深辭若子安若以深爲知璞岡者深與璞岡同在班行過從之日不數數而之深知或未能也璞岡往歲令武進美政以數十萬在人耳目深家夫武進三百里而近謂之不知亦不可也惟今 天子在位仁孝聰睿之治比隆唐虞而大小任使皆斷自 淵衷睿子明作之功中外一體若鑑之照物也比者襄藩有爭襲之獄當事者咸以分辨爲難久而未決 上命璞岡以給事中往至則剖裁若破竹中外帖然 上特器之歷轉副長凡大議擬大參駁務持大體士論翕然以爲當代之名賢也顧今日仕版分中外而有親疎故親民莫如令親 天子者莫如諫官夫令謂其能善於下也諫官謂其能善於上也既善於令又善於諫官則天下職任皆其優爲也而豈以中外論哉璞岡自此將拾級而升矣雖然陝西古關中也今藩省惟陝西



爲何則九邊要害其六在焉六邊之經費兵戎爲天下之勢不得不以陝西爲重也藩司職總錢穀一涉虜事則費出尤大天下之藩司不得不以陝西爲重也藩司之官參政而上惟有布政而布政特總大綱若夫畫守分行備嘗險劇參政事也況今日掌畫之在西北者乎諸藩之參政又不得不以陝西爲重也 天子用璞岡之意固有在矣深聞陝西邇年以來數被虜患而災荒相繼夫虜情無厭若虎狼然使得志而去則所傷實多使失利而還則報復伊始區區一省之民日夜隄防不獲生息而旱蝗又乘之農工庶廢奈之何其不寒且困也此藩司之責而在一方者參政獨任之將欲節民力與則邊餉何需將欲裕邊計乎則民膏日削二者璞岡宜有以處之矣 國家治安日久西北之事凡幾變矣撫綏劑拔洗剔蠹弊以復還 祖宗之舊則今日之陝西又不得不恃璞岡以爲重也璞岡素以天下爲任而才識足以辦之是行也其有以副 明天子之任使必矣他日入爲卿輔以其善關中者善廊廟猶之善武進者善諫垣中外皆璞岡之相業也此亦諸君子願望之意遂書爲贈

光祿卿洪洋趙公讓廕序

今 上皇帝以大孝至仁統天下十有八載矣乃二月吉建位 儲宮沛 恩宇内凡廷臣三品以上得廕一子於時光祿寺卿洪洋趙公信臣上言臣廷瑞年四十有八尚未有子無以仰承 恩詔恐孤 陛下盛典臣有弟廷璋年及強仕幼習經書允臣毌所鍾愛願以 恩廕讓事下吏部天官卿以爲賢乃覆之曰光祿卿移廕不私其子而成其弟乃推 恩之至情寔友于之篤愛事關風化於例有據敢上其事 上特可之於是信臣入 廷謝而廷璋入胄監以



需用一時士大夫皆多信臣之善讓而侈 聖恩之廣被也同官少卿東玉高公輩謂深宜序其事以傳深惟父子兄弟其道一而已矣自吾身視之一氣也自祖宗視之一人也自天下視之一家也顧其分有萬殊而仁人孝子之所願欲與聖君賢相之所經綸者有遂有不遂有得有不得則存乎其遇爾今公之讓弟一請而得焉抑可謂遇矣是故於君臣有體悉之仁於父子有繼承之道於兄弟有遜讓之風蓋一舉而衆善兼之可不謂希闊之遇也乎且自古治平之極必有美讓之德風被天下以爲萬世準則然恒自近臣始自古君臣之間必有孚感之意相爲流通以示彝倫法程然恒自大臣始今公身爲大臣而執事常左右 天子意氣之孚感德化之流通其所以凝集而啓悟者獨茲讓弟一事然哉天下之所屬望於公者宜如何也公宏材碩學抱經綸之器今 上龍飛首擢甲科入讀中秘書文章德業崇重一時既居諫垣凡三遷而爲都給事其在刑科屢進讜議蹇諤之風播於夷夏 上特倚重有超擢之 命遂遷通政清理内黄再正太僕之位 召爲光祿益見親密由是天下之望翕然歸公名位勳烈自此而愈進



矣其進愈高其讓愈多必能濟濟相讓於 朝以熾隆唐虞之化於我 皇上中興仁孝之業勸萬世而光四表者又將自一家始是可以傳矣因書爲序

海潮集序

古今言潮者始於王充而備於盧肇予生長海上諦觀潮汐孰主張之及聞諸鄉父老言潮起於南匯嘴始若湧突旋分兩派南派南漲入錢塘江北派北漲入揚子江南匯嘴者海之一曲也在邑東南百里而近比讀海鹽志云海潮東北自金山而來西南至浙江名上潭自浙江回歷海寧茶灣至澉浦爲下潭

金山在海中屬華亭在南匯之東北又云葫蘆山澉
浦鎮東南六里海上出沒潮中如葫蘆云澉浦屬海
鹽在金山之西南予嘗過其地蓋潮源云因檢古今
論潮者類爲集以存異同之辨庚子夏四月望

道南三書序

論語皆孔門弟子所記其篇次並有意義孟子之序
七篇或者以爲出於萬章公孫丑之徒秦漢而下士
爭以著書名家而兹義爾矣至宋儒者以講學爲事
諸家門人各有語錄據所見聞而深淺具矣可以考
論故當與成書俱存而互傳也朱子作大學章句



斷然以經文爲曾子所述其傳文則曾子之意而門
人記之也學者信之無疑宋來佐延平始至閩郡之
故楊先生文靖公豫章羅先生文質公延平李先生文靖
公得皆延産也偏仿其道文章業焉因次錄之爲一
編總之曰道南三書既以附於及門者之爲幸而又
以爲於聞見者之爲懼也併求正於世之君子

送左長史胡君世傑序

有謂者以仕宦不出國門爲樂從容侍從之優裕密
邇冕旒之清光信樂矣然而鄉國桑梓登堂上冢之
念歲時有不能以釋然疑此特爲都人士言之也有

談者以足跡不出里門爲高無奔走負荷之勞有宗
族昆弟之樂信高矣然而救時行道顯揚振大之業
有不能以坐致疑特爲山林枯槁者言之也夫人不
能恝然於當世而又欲自便於閭里惟典鄉郡者兩
遂之然非今日之　制也吾胡君世傑非所謂古今
希闊之遇者乎世傑本廬陵之族有戍籍於桂林遂
爲廣西之鄉試故今爲桂林人宗族墳墓在焉自丙
戌以來教安鄉博上虞擢國子教時行道出而任負
荷奔走之勞者廿餘年矣中遭家難三弟連折悉嘗
丘壠之私未嘗一日不往來於桂林也乃今正德戊



寅秋　靖江府左長史闕吏部以世傑名薦　上可
之於是自國子學正列大夫之階當輔相之任下
天子侍從一等而冕旒之光日周旋於殿庭咫尺之
間視古之典鄉郡其榮光尊重者且數十倍而比於
昔人衣錦之榮者不啻過之而人以遂夫顯揚振大
之願以遂吾睦族裕後之仁所謂樂且高者兼而有
之豈非希闊之遇哉雖然尒顧有告焉我
宗藩實藉以爲奠安羅閭之具而　天潢玉牒之英
其崇德進學實於輔相焉賴之而世傑其首選也惟
靖江奠在南服我　聖祖親建之邦而於今日所

謂故國也樂善好賢不有東平之遺軼而禮樂修舉則河間之賢未遠也世傑宜以是爲期正誼明道董仲舒之相江都也忠義慷慨則賈太傅之於梁可法也世傑宜以是自待余於世傑有寀寀之誼故既羨其私榮而繼之以公義者亦職也諸君子贈送之言具諸左方

## 占詩對聯序

禹貢三江故道惟婁與松可尋而松江入海處亦已再易今吾邑後一水名吳松江自西南來入黃浦合流赴海海口置戍亦名吳松江曰江灣曰舊江者故



在惟東江無復考證書傳稱東南流者爲東江今震澤東南流者自嘉興經長泖由府治而東北折則爲黃浦雖其移易稍有不同而黃浦決知其爲東江故道無疑余家自先曾祖竹居府君卜居於黃浦東涯已百餘年而子孫蕃衍內外族人已及千指余近買田頃餘於江上作樓六楹正當松東二江之合流被以蒹葭帶以楊柳隔岸樓閣一望如畫樓外有土岡數里隱若城郭宛轉有情樹宜木綿因名之曰木綿坡期以男耕女織於此焉老暇日倚闌極目風月無邊乃取古人詩句有默契焉者書之壁間每一登臨

諷詠節歌之以代賦焉

## 詩準序

夫詩以三百篇爲經三百篇四言詩之祖也前乎三百篇有逸出焉後乎三百篇有嗣響焉猶詩也予每欲因經采錄以爲詩學之準則顧寡陋未能也嘉靖乙未入蜀明年夏始得楚叢國詩一篇繼又獲見石鼓詩全文十篇乃編爲三卷名著所由於每篇之下而詩之源委流別亦畧可識云凡若干篇總之曰詩準夫民之有心天下古今之所同也感而爲情則不能以不異故詩也者緣情而有聲者也聲比律而成



樂樂足以感物而聖人錄之於經故詩可經也而經非盡於詩也故曰詩之祖也乃彙而序之以俟君子

## 玉舜編序

堯舜皆古聖人也聖至於堯舜極矣權微物也而襲上聖之號奚取焉夫人性善也充其善則至於爲聖人其不爲善也則至於草木而朽腐此其惡可辭春秋之旨也二三子識之曰然則玉之義何居不曰白乎涅而不緇不曰堅乎磨而不磷此孔子之事也夫人無堅白之操則至於違己而害性者衆矣敢不慎與二三子曰敬聞命矣雖然玉成也舜聖人之變者

也孔子聖人之窮者也舜處其變孔子處其窮聖人且弗能違之矣語曰庸玉汝於成此之謂也於是聯次爲玉華之什而以諸和篇附焉二三子請書爲序

遐壽萱堂詩序

予獲交天下士樂觀今世文武之盛往往高才雄畧多出於西北意山川之靈使然稍起涉行長河大嶽之間磅礴孕延者不皆盡是又意高才雄畧之士必有訓成之績使然昨觀晉臬與今都指揮僉事孫公同僚也公魁梧磊落誠西北之良哉予昔待罪史官時 武宗皇帝巡遊西北諸邊以耀兵同 朝諸公



苦諫留之不可得及聞分守居庸關有將官者固鎖南口 駕抵不得行意甚壯之詎知即公耶乃相與甚驩予既不合去晉今歲春 旨召晉伏辜爵繫帽廬公以故舊日來視予益驩都閫馬公朝卿又長才也忽與偕至再拜以請曰衛少孤賴母劉撫教有立家本北邊守居庸時得朝夕奉左右既來 勑守鴈門奉母至鴈門養已而思歸奉歸居庸既又僉書都司山西奉母至山西養已又欲歸輒跪請且泣曰子在晉母在晉母養木極子心乃安母曰人老思鄉耳汝勿復言輒因入 賀遂奉以歸今一歲矣睠雖千里

理寧無悲乎母今年八十有一九月八日實維初度之辰敢捧一觴東望致祝願之意寧盡於此乎辱諸公有遐壽萱堂之作聯而爲什願先生序之予聞之曰孫公之忠此母之教也然則高才雄畧之士豈西北山川之所能獨擅哉予之疑始釋然而又以未及登堂拜母爲歉也夫移孝爲忠毋以子貴此古今之通例也雖然忠臣由於孝子孝子而不進於忠臣者有之矣是母必有是子也子而不肖其母者有之矣今劉夫人有都閫爲之子都閫有夫人爲之母則忠臣孝子慈母名士萃於一門鍾和兆祥忘年愛日夫



人之壽寧有既乎都閫忠勇名世必有平定廓清之功建大將旗鼓勒名燕然提兵瀚海金書鐵券山河帶礪之盟夫人視之萬里猶咫尺也而又何但以山東西爲遐哉聊書以引群玉

# 儼山文集卷四十

## 序四

### 北潭稾序

禮部尚書贈少保謚文毅傅公北潭先生遺文一帙嗣子今禮部主事棨入梓以傳主事君謂深宜序深乙丑禮闈公所舉士也愧無能報公之知久而未有以復雖然公之文何賴於深此主事君之志也敢辭惟我 皇朝一代之文自太師楊文貞公士奇寔始成家一洗前人風沙浮靡之習而以明潤簡絜爲體以通達政務爲尚以紀事輔經爲賢時若王文端公行儉梁洗馬用行輩式相羽翼至劉文安公主靜崛興又濟之以該洽然莫盛於成化弘治之間蓋自英宗復辟勵精治功一代之典章紀綱粲然修舉一二儒碩若李文達公原德岳文肅公季方復以經綸輔之故天下大治四夷向化年穀屢登一時士大夫得以優游畢力於藝文之場若李文正公賓之吳文定公原博王文恪公濟之並在翰林把握文柄淳龐敦厚之氣盡還而纖麗奇恠之作無有也公舉成化丁未進士弘治間列職坊院寔由三公之門而一時同館以氣節相激昂者羅文肅公景明其人也其言



師友淵源之地已爲負異而涵養之深造詣之粹公所自得者尤多故其文章皆溫雅典則如鏐金璞玉不見追琢刻畫之工而光彩可掬斯稾所存豈惟家傳爾已又嘗聞公言文章政事本出於一文章之可施行者卽謂之政事政事之有條理者卽謂之文章蓋公之志必欲舉一世於禮樂仁義之中而不屑屑於語言文字之末視韓退之歐陽永叔輩弗論也正德初公佐吏部再遷大宗伯當 朝正色有壁立萬仞之風每臨事寔諤如正法王之號奪番僧之田阻監鎗之謀論兵老之弊皆有大功於 宗社而身始不安於 朝廷矣既歸北潭登臨味歌超然形跡之外而天下之望日歸焉蓋公之隱見進退所謂華國而經世者煥然可述文章之大孰過於是深故論次之以爲序

### 送倫編修彥式歸娶序

倫君彥式以禮闈第一人 天子親策之以進士第二人 賜及第既又出館閣近臣爲之師俾積學中秘期大用焉時彥式甫冠年未受室以故援請歸行親迎禮 上若曰禮成亟來彥式入 廷謝 廷辭既卜行冬官何先生汝璧彥式師也請爲彥式贈言

方是時天下之慕彥式者衆矣學者師其文士大
夫重其世宰輔愛其才同列薦其德閭里榮其光也
惟昔先論德公以狀元及第雅負重望爲史官之長
時予入院踵其後辱知愛焉丁丑禮闈與有職事嘗
旁從讀首選者紅衣擊節敲掌謂天下才也私[illegible]
朝廷得人賀及拆號主者宣名以訓也因憶癸酉秋
北上與冬官先生聯舟日獲聯席間稱其鄉士之佳
曰倫以諒以訓兄弟也則又論德公子余故耳熟焉
已而廣東之鄉書至書首者以諒也予既重冬官之
精鑒及是按籍勘磨又知爲彥式則余之欣喜慕豔



出於常情而欲爲之助者亦衆矣雖然余何以加於
彥式哉惟我　朝設科目以羅網海宇之士名公碩
輔雖相繼起而一家之中父子兄弟並以魁元策名
當世如南海之倫氏前乎未之有也今天下稱之曰
三倫昔宋蘇明允先生與其二子子瞻子由自西蜀
來一旦名動京師子瞻子由俱出歐陽文忠公之門
天下稱之曰三蘇程太中先生與其二子伯淳正叔
自洛官遊於湖湘識濂溪周先生於邂逅俾二子受
學焉遂成大儒天下稱之曰三程夫三蘇氏三程氏
之興當有宋極盛之世是故論者以爲間世[illegible]

而已我　祖宗列聖格天之功敷文之化百六十年
於茲極矣而三倫際興豈非　國祚之光與天下
之光哉後世將以配三蘇氏三程氏無謂曰宜雖然
明允晚起布衣已非論德公之比至蘇氏之學君子
亦有遺憾焉記曰擬人必於其倫其二程氏乎程氏
之學得聖人之全而上繼孟氏以承孔子周公文武
禹湯堯舜之統其功萬世永賴今嶺南先輩身居輔
相以扶植程氏之功用是而講明程氏之學以淑後
進者各有傳人自程氏後其道於今日謂之大行可
矣而況彥式承家學當嘉運負高資尚其益進於此



學哉汝壁曰吾志也遂書爲序

## 壽王母趙太夫人七十序

浙水之東姚江之上有壽母曰趙太夫人先南京吏
部尚書龍山先生王公之配新建伯兵部尚書守仁
之繼母今鄉進士守文之母也行太常寺卿兼翰林
學士陸深於龍山公爲鄉試座主亦嘗從陽明遊而
守文則督學時所校士視太夫人猶母也太夫人進
封一品今年壽七十守文自京闈取捷名春官選春
試畢歸及六月十六日初度之辰[illegible]
深深憶往歲癸巳之春[illegible]東總拜太夫人於紹興

之里第時太夫人出生中堂冠服雅飭藹然語家門
三數事徐率守文而囑之曰是兒或可教以毋忘先
尚書之德則又慨然曰守仁遺孤幼老服在望門戶
事僕可經理以無忘前兆伯之功深唯唯乃退自後
寢步履康和神情安裕有深思長慮之風有凝和兆
祥之氣深再拜堂下跽而俟其諭闔出而歎曰此天
下之賢母也亦天下之壽母也是時祭提學僉憲宗
兗汪提學廉鄭大行寅時尚為貢士與徐貢士建
俱以宗親侍郡守縣令宦御黌校之上皆從旁觀如
堵一時感動撼撼有發非太夫人之賢而能若是乎



初尚書公例當廕子時守文有庶兄守儉太夫人亟
推與之曰恩當自長受坐是守文居鄉校者數年不
與薦名晚乃從太學得列　天子畿內之英為翰林
先生之高第弟子使天下拭目而觀之曰是狀元宰
宰之子而名魁勳臣之弟不又將繼踵而起矣乎一
時京師亦復感動有發非太夫人之賢而能若是乎
閨德懿範見於呂宗伯鄒太史姚學士之所敘述皆
可詠歌又有他人之所不及知者尚衆然即此二事
亦可以為太夫人壽矣今守文歸即宗之祭以為祝
太夫人聞之其有不樂乎樂則壽不可量矣況又聞

之賢於一鄉者必享一鄉之福賢於一方者必享一
方之福賢於天下者必享天下之福今天下之廣不
知如太夫人者有幾人乎有之足以享天下之福矣
夫享福莫大乎得壽使太夫人得壽蓋天下是享以
天下而守文之心可慰也守文行矣書以為壽

夏翁並壽詩序

鄉教徐先生言於東海陸深曰府家於深之上故有
形勝壯遊四方乃即大江之陽而愛焉水自嶓冢山
自蒲高者適會於六合沃土朴俗尤所賞戀者士夏
翁長者也又聯之為婚姻故遂家於六合夏翁與其



配某孺人並年七十今辛卯之歲十月某日為初度
願先生一言以長六合之風且以表丙卜居之志予
敬諾焉予昨謁官晉陽亭郎奉　詔南還半歲之間
兩經六合南面長江如白龍交蛇隔岸青山交戟若
畫枕以園田帶以岡阜橋梁衢路公府民廬咸秩秩
整比而又扶之以濟通利用厚生故其人熙熙無巧
鑿狡獪之習意必有鉅夫偉公出其間以當山川之
秀亦或有高人韻士隱約混同以草間於人不然則
壽考淳慤之人可訪也恨乏知舊為之物色是時徐
先生方丞太學守官京師遂無從開門屏食去來意

未嘗不眷眷茲土也徐先生所序夏翁者豈其人耶徐先生曰翁號虛菴朴茂敦素居家孝友與人忠信尤好施予嘗修家譜以聯屬族人嘗捐金市地以開廣學宮嘗出百金以修葺縣治嘗供粥藥以拯濟饑病又嘗埋胔掩骼凡若干千縣大夫高其行取爲鄉飲賓者廿餘年今精力清明鬚眉森秀夫婦之間婉美健德予擊節曰翁固其人哉予覽古記桃源武陵以爲神仙所宅豐沛之間有朱陳村嫁娶不出其地傳數百年以爲世外異境若將超焉自今觀之武陵不過谿山明麗當時人避虐政相率以往久之長育



子孫非必眞有沖舉羽翰之事而朱陳婚姻止於二姓必皆朴野未知禮義文物之澤有如翁者生長太平之世名山大川不出人間足以適體而樂志夫婦父子之倫藹然天和碩士燁然文明道誼之交際方且葆和含眞駸駸上壽使眞有神仙殆將過之矣皆非
聖世之一瑞哉予與翁同鄉愧未識翁而徵於徐先生者已若是固不必登堂三祝而後爲之詩也世嘗有善頌者播爲聲詩以傳之永永彼桃源朱
圖書又安足道也遂序其事以張六令

送姚君謙夫赴象山丞序

今之謂親民之官者惟守與令而令爲尤親令而下有丞而丞爲尤親大抵官資漸卑則其去民漸近去民漸近則其與民漸親勢也與民漸親則其澤民漸易亦勢也丞豈可少哉今之守非積數遷不至而令與丞多出於筮仕今之令十七起甲科故常彊銳俊傑令之丞十八起胄子率衰頹遲鈍之人爾是故令之令往往樹特達奇偉之政而丞有能配之者求其十一且不可得何也將自畫於衰頹遲鈍苟以具位而已故上之人以是待之下之人亦以是忽之雖有可致之勢而特達奇偉之政每在此而不在彼與信



然茲豈　國家官人之意與君子自待之方乎吾邑姚君謙夫少穎敏以舊家子選入邑校卒以貲補胄子今上天官得丞象山縣其年方壯志方勵視其外抑其中豈所謂甘於衰頹遲頓者哉按象山古越地僻在海曲其民儉朴尙氣節號稱易治其令卽余之同年馬君懋聞所謂彊銳俊傑者耶其守諸侯弘望則鄉前輩也謙夫將有所遇矣而特達奇偉之政起矣於其行也序以送之

送沈子龍別駕之任汝寧序

國家進士之途闢矣惟科目爲正途士大夫仕進之

塗亦闊矣惟州郡為政本若夫由白正塗而道行於州郡以基政而崇化此當今之所以為榮貴而士大夫所履之亨衢也而是以登簪橐躋公卿進而為名臣賢輔又進而與古之名臣賢輔同傳焉皆可也惟有慕外之心者藉此以為膏潤之地而失其職惟有非分之望者視此以為卑瑣之累而不安於其職是二者皆非也可菴沈君字子龍去歲以通判原職謁選於吏部今年夏始得補汝寧旅食京華寂焉自守無一毫非分之望茲豈肯視汝寧為膏潤之地耶子龍與予同縣稱舊家世業醫儒其祖若父皆與余通



家故子龍亦視予為不薄嘗與予論吾鄉風俗之槩衣食饒洽人尚藝文居民得以耕織自足而僻處海隅無通都奇麗之習蓋淳如也近年文風尤盛家詩書而戶筆墨秀民賢子弟起取高科當顯任者亦可與天下爭衡矣獨於所謂名臣賢輔者二百年來未之或見能不於子龍之汝寧有望乎哉子龍尚不以卑瑣為累可也汝寧今之中原即古淮蔡汝穎之地其民果敢強毅可率之以尊君親上之風吾知子龍必能視汝寧之民如子弟而汝寧之民亦將愛戴子龍如父母矣如此則名臣賢輔之功業又豈在少

位閒耶聊於是行乎卜之也子龍舉癸酉鄉試在開乃就教職秩滿選南京國子學正又秩滿始判處州臨而以讀禮歸所至紓徐人咸惜之而子龍不以介意也茲當捧部符而去吾鄉之仕於朝者咸賦詩為贈予知子龍早且深是故望之最厚因以為序

儼山文集卷四十

序五

古菴文集序

古菴文集凡二十二卷自第一卷至十四卷文若詩在焉自十五卷至終卷奏疏及公移在焉成次第可誦法云華亭古菴先生張公之所著其嗣子文昔之所手書以刻焉者也公諱諧字汝欽成化丙戌進士自翰林庶吉士授監察御史歷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致仕而還益以文章飾吏事者四十餘年是集可考已深憶少謁郡前輩若大司馬莊簡張



公及公與憲副定菴曹公皆博大長者和厚豈弟言行風裁藹然有章而三公者又志同而聲相和也深既有當世之交每歎以爲非後輩所及正德辛未再入翰林公送之行執手諄諄道玉堂舊事與爲文章法若不忍休者暨與滇南士大夫游問滇之撫臣必稱三原王公及公而公之撫滇也實出王公所薦至論金汁河之利則又三原公之所無者又憶往歲考業南雍時謁蘭谿章公楓山先生爲祭酒每稱丙戌人材之盛若一峯羅公未軒黃公定山莊公而公亦出是科與相項背則公之所爲淵源者固有自

名世無疑是集也渾厚簡雅一洗艱深鉤棘之風習國體不事空言信乎體用具而質文均益歎以爲非後輩所能及也其傳世無疑若夫詞翰並麗橋梓相輝家學之傳又於是在異日足備郡故深郡人也重論其世而序之

重刻家語序 代郭通判允禮作

衍聖公成菴先生自闕里寓書雲間以家語見屬允禮故闕里外孫也不敢辭于時適有家禮之役以其餘工成之而完好可讀矣惟我 宣聖素王無土道德之與布在方册若是書所載蓋亦不少



矣史記世家以此爲相定公十二年以後事也或曰此非孔氏之舊者庭聞緒言相傳於其賢子孫者序次成之故名家語以別於論語云爾厥後魏之王肅果得此本於孔氏二十四世孫猛家遂以行世至宋大儒朱子復以爲是當時書過孔叢子遠矣或又曰論語及禮記諸篇皆從此出然則有志聖人而從得其心迹者不於此求之將奚從哉況於公親近有如允禮者哉乃若成菴之賢光于家乘允禮文學不及王肅徒以叨屬葭莩之末系丞承命之以學於此書竊有意焉又況遭逢 皇明全盛

之世視彼王肅託身亥魏則大有過焉者允是書以不朽也故爲具論所由來者如此願學士共之他日歸闕里當以此刻與續刻家藏奎文閣中成菴先生以爲何如也

## 詩微序

浮承父師之訓以詩經發科自少誦習中歲業舉加帥友發風詠之餘各有所疑輒用劄記迨通籍禁林獲交與俊聞於僚友間稍出一二質之頗有合焉而亦未敢遽以爲是也念今六十年矣雖於經術之大終身難聞而一得之愚不忍自棄耶復案存將以



示子孫題曰詩微其章句篇什多仍乎舊是編也蓋欲折衷傳序兼采衆長以明詩人之旨其疑者存焉其闕者擬焉而因以附見鄙說求爲朱子之忠臣而後已嗚呼僭妄之罪安所於逃粗令後世知予之苦心豈所謂皓首一經者耶

## 張文水六十壽序

海邑之南文水在焉邑以水利也水自西南來者匯爲孫瀆詰曲紆回渙然有文故稱文水凡言水於海邑者必以文水爲勝文水之上居落在焉其人多務本朴能力耕勤織竹林魚池望之蔚然淳里也而張氏獨以詩書爲業代有文人凡論世於文水者必以張氏爲首而張氏之能文章修行誼者又必以宗之君爲賢故宗之得號文水人稱之曰文水先生文水先生屢以文上鄉貢自邑校升之太學文益有聲鄉黨之士宗其文者翕然敬且愛焉今年辛卯八月廿九日爲六十初度士友相率捧觴故祝李君百朋以祝辭爲託予不敏顧憶少時與文水同學爲文章金評下應辛相濯摩則以名世而諸提學使臣與當道之能擢例者每加課試必以文水爲首延譽嗟獎而文水意未嘗自足也今去之三四十年文水之文未



獲少露一二於四方且闇然自持或者將負此以老耶而文水意亦未嘗不自足也予竊感焉搢紳大人皆曰是烏足以爲宗之哉夫君子達生至人立命斯道全乎我而無意於世然後不爲世所累而世恒賴之是故表萬物而獨全出處時也隱顯遇也遲蚤數也有如此水好風過之蹙爲淪漪怒且噴焉舞爲波

安流一注千里乃若滔天浴日之奇生物澤固在也而水亦何意焉此文水之占也自茲年俱起屹然斯文之領袖以與世人何當方子急於求賢不遺巖穴況宗之名在人口豈

題有待一旦出潛變豹使國家得老成文物之用且當爲世快覩而文水亦豈宜遠以此自足哉人亦有言其華茂密者其果碩源匯深長者其流沛衍榮之本無堅田間之渠易涸固物理哉予聞之曰是足以爲文水祝遂書爲序

古文會編後序

漢氏以來名能文者不過是數子衆愛而喜爲之傳者不過是數篇是編也出於今監察御史黃君希武成之者吾松守陳侯民望也黃君來視學南畿以斯文爲己任期還于古侯適初政協志作興君子謂是



舉也賛同文矣深昔與黃君同校　上命入讀中秘書時以文章爲職業得縱觀前代之文而揚確之謂文莫盛於西京而極弊於江左江左今江南諸郡是也黃君將有意於茲土耶然去之千數百年風聲再變巳非昔矣振而起之豈亦有待也哉夫文者質之餘也猶本之有華也古之人質厚重而本盛大是故其言必文而必傳夫質可變也本可培也力變其質以豐培其本其何古之難復議者曰古今時也文寔隨之古之文不可還也深竊惑焉夫時以氣化文由道同道苟同矣胡時之限且古之人何限也而以文

傳者僅僅固有時不能爲者矣其能之者繫其學也士知所以學士大夫有師長之道者知所以倡亦何爲而不成嗚呼獨文也哉雖然倡而後有學焉此今日刻書之旨而賢監司良守牧之體也工既訖謂深寔郡士宜有言於簡末深少喜學文今稍知本意甚悔焉適於是編覽孔明之二表讀伯淳之四箴庶幾見所謂大成者耶願與鄉郡士共勉焉

贈指揮使李君授職還鐵嶺衛序

遼東鐵嶺衛指揮同知李君澄其先朝鮮秃魯江人高祖應你洪武中來歸授總旗遂家鐵嶺爲曾祖英



以戰功授副千戶祖文彬父春美嗣正德初南北盜起春美從征戰滕縣戰冠縣戰狼山復往戰饒源洞皆有功陞指揮使及歸征北虜克復應州以戰功再賜織金衣獨兵部覈南北首功少合格乃鐫級爲指揮僉事嘉靖初春美因開原松山堡領哨有功復陞指揮同知推守瀋陽以老罷澄當嗣職之京兵部以案牘經火春美戰功無稽止請以正千戶授澄澄上疏辨父功狀既白乃得復授指揮同知將歸鐵嶺過余告曰三代以後仕者分文武爲兩途介胄之士以武勇力戰而得官朝廷因其舍生爲國有捍禦衛民

之功故爵祿職位延及子孫以此報功而為臣子勸柰何有司不能體　朝廷之意動欲裁制武職以為為國家徒冗食殊失古人以爵祿勸激之意况吏胥深文巧詆而官之失得在其掌握此馮唐所以慷慨而論魏尚也且余祖自外國來歸有世次功勞少有不明則受抑多矣是故必得大人君子之筆而記之則李氏之子孫世世有所憑矣予曰不然夫武勇之臣為國家干城爵祿得之智勇智勇而不出於忘身徇國之忠亦非也君之居於邊鄙也小則能為國家出奇以制虜之侵軼大則立功建績使北虜深憚而不敢近塞則忘身徇國之忠著矣縱有媒孽其細故者豈待君之自辨哉亦必有如馮唐之論彰彰於世也且君以述遠為懼獨不觀漢唐之史乎昔者金秺侯日磾以休屠之裔而武帝有託孤之命至於八葉垂貂蟬霍子孟有所不及李臨淮光弼以阿跌之族而肅宗有王爵之封至於智勇武畧且居郭汾陽之右二公皆棄戎即華不恃門閥徒以忠順自致其身耳君尚勉之哉君尚勉之哉



陶節齋傷寒書序

監察御史玉洲陸公按蜀之明年百度具舉於是博求藝文以惠來學頗有取於陶節齋傷寒之書乃節縮廩食命知成都府邵子經濟刻之而謂深宜序昔人以良醫方良相二者果若是班乎蓋為生意論也良醫生人良相生人人廣狹之勢殊爾存主則一也醫胡可少哉雖然生意之所遇邪氣戕之故邪氣之在天地間為姦為宄為弊端其中於人也為百病惟傷寒殺人為最速推積弊害治為最深是二者寔相類也故節齋之治傷寒也主於攻邪至謂世無真傷寒斯言一出而前人之論盡廢公之奉命也風裁所臨儼若神明爬梳剔刊無弊不革而三蜀之生意悉遂是二者適相當也深故比而論之以引其端且以告有事於蜀者非徒為醫家樹赤幟也書凡若干卷



擬己卯山西鄉試錄序 代作

我　朝三歲取士著為定制行之百有餘年條式品格愈嚴愈密奉行之者公明正大意視初始如一日也法久而無弊者莫善于是乃今正德十四年己卯復當其期於　今上為五開科而歲星亦一周矣山西布政使司復舉行之如　制而巡按監察御史某至期寔監臨焉亦　制也先期分聘司考校某官某某官某各集而提調學校副使馬卿所選三府應試

之七凡若干人亦集及期任提調者某官某任監試
者某官某而某官某相與佐贊于外臨期則鎖院搠
緘以藤隔座糊名易書按經業考限日分場而三試
之一如　制其法惟舊其事惟新凡閱若干日既竣
事揭膀于通衢後梓其文之合式者若干篇人之中
式者若干名與諸執事諸條格爲試錄夫勝以聴近
其事畧錄以傳遠其體則故宜有序而某以職事序
諸首昔人有言長材大器往往出於西北蓋以文章
許東南也今茲之來覈方輿之雄勝固未暇考觀其
人品而得先從事於所謂文章焉者窮日夜之力因



所疑而致志焉口誦目披則藻繪絢爛之所照耿和
暢洸洋之所宣颺使人起敬而忘食已恨於不能盡
錄而錄之止於是者固當嘗一臠而知鼎矣特此以
往其於賢儁豈多讓哉然後歎古人名理之未盡也
蓋自古帝王多起於西北而出於山之西者尤盛惟
我
聖祖挺生東南奄有西北而混一之　文皇作
京密邇三百年列聖繼承傳世八九術啓之用致治咸
孚之懿先及厚被旋斡化工所謂道德一而風俗一
車同軌而書同文者正在今日諸士其勗之

南山野唱後序

吳氏南山先生以厚德長才從政當其華潤之融結
動績之底成往往溢出一寄之篇翰兼是者可以爲
難矣避自臨安負丹江山之助是時春秋八十餘矣
陶物寫靈日增月益尤足以驗素養之粹序卜來賢
之條照也近時號稱詩人者尤所難及間以其詩云
南山野唱凡若干首某請而刻焉深以獲從先生遊
得聞春秋謹嚴之旨然先生爲人坦恕研取於傳家
刻核之論而獨求聖人之心以顯忠宏正爲主也故
其詩亦復似之覽者可以槩矣大古人之詩務得性
情不假彫刻而後工後世藻繪勝而法禁密矣其於



古道何如也昔者副轉好易其學傳之外族人稱
通解今先生詩道遠過彌易而深則有愧工氏之諸
甥也雖然若洪駒父之於黄太史陳履常之於郭大
夫亦安敢讓之舐從得焉而自棄也哉病少間因記
所私於簡末以告成事云

徵山文集卷四十一

序六

門生黃標校編

## 滎陽鄭氏族譜序

莆田鄭君啓範重修族譜成視世所有姓氏之書特爲詳整無失次無闕文義例森然上下三千餘年枝分派別儼若敘昭穆於一堂之上可以言仁孝矣題曰滎陽鄭氏之譜莆田滎陽出也按鄭本姬姓蓋周冑云宣王之弟友封於鄭是爲桓公詩之風所敘緇衣之鄭是也其後散處蓋以國氏云按滎陽之鄭在唐最顯敘於四姓八族之中至不得婚姻餘姓而於是取相才焉故鄭氏之相唐者衆矣今啓範所據以校定是譜者實本於唐書宰相世系之表在宋則夾漈之漁仲號稱大儒博雅淹貫頗嘗是正焉信乎故家文獻之足徵而鄭氏之多賢也夫狀元宰相世所榮貴傳世之器欲維文章是譜成有俟則所以承之後者宜有道矣啓範循然繼述父而爲是也蓋有意哉啓範志甚古學甚正年力甚富不朽是圖有光斯譜非啓範誰望哉雖然由啓範而上吾不知其幾世也將於是乎衷之由啓範而下吾不知其幾世也將於是乎開之彼富貴顯達不足言也功業辭華之美



其將重茲譜也果何如哉深不佞卒讀其書而歎曰休哉其神明之裔乎備哉其典則之萃乎遐哉其耆舊之家乎懿哉其嗣續之昌乎以神明之裔光有功也典則之萃傳將遠也耆舊之家嗇必厚也嗣續之昌後則大也皆不可以不序若其世次則自入閩之後有過江之派有入閩之派有南湖之派有桃源之派有入城之派城莆城也至於啓範桃源之十九世過江之二十九世入城之八世也其諸郡望自滎陽之外有河南之鄭有咸陽之鄭有京兆之鄭有南海之鄭有北海之鄭有丹陽之鄭有東陽之鄭有泰山之鄭有晉安之鄭其諸閩界自莆田之外有興化之鄭有仙遊之鄭其在莆田者則故埕前埭後埭上埭劉橋楓嶺桃源其在興化者則洋頭後洋井門上下窩上下溪大田竹演永泰其在仙遊者則笏橋白湖盤石梧山埔兜赤湖烏石鄭塘北鄭南西鄭雙峯鄭縣市鄭淳陽鄭溪東溪西鄭成程[illegible]公[illegible]公皆露莊淑也故曰閩無二鄭其所由來者[illegible]乾寧中司空表聖作滎陽族系[illegible]推及合文宋紹興中臨海尉鄭樵作臨安[illegible]序其源神文[illegible]入又記魏少府大匠鄭渾生晉[illegible]荆州刺史崇崇生[illegible]

適生扶風太守隨隨生趙侍中暑暑六子駢谿　靜恍楚谿字君明燕太子少傅封濟南公谿生溫溫四子濤瞻簡恬濤居隴西後徙建威將軍封南陽公爲北祖簡爲南祖恬爲中祖三祖者世次當過江之先後與又秦和有澄江之鄭越有浦江之鄭皆云出滎陽是書之所未見也因附於此并錄二文以貽啓範謹序

送曹博士先生赴福寧州序

余友曹君茂勳之教福寧也間道於余余昔南使渡濤江遡嚴瀨抵三衢之交南望萬山之間邑曰江山



群旅之人裹糧趨焉曰道此以入閩也又西經草萍下常山汎廣信之谿東望萬山之間邑曰鉛山群旅之人裹糧趨焉曰道此以入閩也客有告茂勳者曰彼由江山則遠彼由鉛山則險孰若趨永康登瀛公赤城之嶺踰永嘉之江以濟則捷茂勳疑焉曰是將何途之從余起而告之曰福寧於閩壯州也茂勳期至於福寧已矣夫苟期至於福寧則茲三者皆道也今三道而望福寧者無是也里之遠近行之安險遠之迂捷者遇也是豈獨行道然哉其從仕道也亦若是已矣今天下士大夫論法先王之道以從用者道亦有三自郡邑升者謂之貢自鄉薦升者謂之舉自省部升者謂之進士然其所程試者未必不同也事有難易官有崇卑職有廣狹者遇也方其遇也錯然交於吾前因所遇而自致焉可也局於所遇者非也孔子曰殊途而同歸茂勳其行哉膏車秣馬以至於福寧而已矣樹德以爲訓因事而有成天下後世之人將指而目之曰此福寧曹先生茂勳也則所遇者殷矣余與茂勳共學者餘二十年相知最深其爲人高爽尚氣節其學淵深弘懿其治經多所自得其致詩有騷選之感激悲壯其文章馳驟於韓歐之堂



奧往往能以晉唐之書法溢爲雜畫又能爲墨竹可方軌近世之王舍人夏奉常蓋其才無所不宜然十黜於京闈今正德丙子始應郡邑例貢之　天子爾試之成優授以令職余不能無感於其所遇也因書爲贈

草堂遺稾序

廣南太守顧草堂先生詩一帙其孫從先復深讀之既乃編次爲一卷而敘之曰先生宦轍[illegible]皆有[illegible]里外有長城龍沙棧道瀛洲巨麗之觀人歎悚　微撰命諸番車里[illegible]中[illegible]

歸田有林塘亭館之勝其詩宜工土官板雅氏者兄弟爭長殺人連歲不休爲先生勸契其事至作兩詩示之立解此亦可以風矣先生少以經濟自負嘗欲有爲故常不鄙僻遠期得行之而仕僅至守守又不久故得自肆於篇章甚富深幼嘗記其口誦如[illegible]地險難爲客且嘗官閒好讀書竹林竹日聽啼鳥苦遲東風數落花吸殘金露難消渴種得荷錢不濟貧等作今集[illegible]之蓋多散失其存者止此而此亦足以傳矣深方欲輯録郡中諸前輩詩自爲一編以致景仰之意愧未隨未就如先生之詩亦胡可少哉先生



名英字孟有別號南溪草堂卒之明年始爲集集名仍之著志也

望金焦倡和詩序

今　上皇帝興自江漢川后效靈無波濤之警改元之明年侍御史王子升先生自南臺奉　璽書巡江上下東暨于海十百州郡環數千里之地倚以金湯焉先生所至職事之餘多有咏歌登臨省覽之間不忘經綸功德之大故人競傳之而和者群附渢渢乎鼓盪于一時雲物改觀而川原生色固維新之　朝一景象也此閱軍北固望金焦之作和者若干侍御史朱子文方自北臺賜告見而嘉之曰此所謂治世之音也授深爲序之曰京洲之間有江山鉅麗之觀陸則北固諸峯水則金焦對峙形勢[illegible]十目可盡而江流萬里之砥障南北一統之喉襟在昔[illegible]天下無事之時則文人[illegible]賢大夫之[illegible]欲聞風雨而出塵[illegible]世外之奇觀[illegible]天下有事之時則控扼關鍵水陸之要會[illegible]師可恃以集而[illegible]而至蓋天下[illegible]惟昔孔明所嘗往來而劉毅穆之之徒因以興建牙衛公之[illegible]宮之翰墨咸於斯在先生得無感於



茲乎夫地所因者時也因地而用者人也人之所用者才也故人才之用世也處廟廊密勿之間則以文墨議論之[illegible]定萬世之典禮而不過有籓宣兵戎之寄則以詠賞激勸之權布一世之[illegible]而敷之以底於安定焉故曰地有全勝人有全材者乃作全材以全勝之地又維新之　朝一化理也[illegible]考已深既屬和而復論次其大略若此[illegible]文府上海尹鄭[illegible]咸曰茲義也宜序諸作者以著先生之全故書

送別路北村鄭伯序

嘉靖甲申歲六月汝上路公解松郡事歸而承重以孫禮也先是　天子有詔凡臣僚布列于外者得終養養終復起事事公升　詔曰臣有祖年九十有五矣宜有養臣及格郎日移文所司趣裝去有思所以留其行者有頃會汝上以祖訃至公遂去而留之者亦無計矣民盼盼然猶不忍公之即去也嗟乎一念之誠積而至於能感然後事應隨之及其至也金石開焉豚魚孚焉而況於君臣父子之間氣類合一者哉故公之志若不相値而誠定相通蓋其始也本以至情會于　國典暨其終也不以私事先乎公家公



於是乎爲孝子爲忠臣矣夫忠孝之積也神明通焉而況於繫一郡之思哉上海令鄭君啓範慕公尤深旣爲文以導邦人之思公而不可留者復謂深曰公果去矣予且問何他日嘗受愛于公矣仁恕而易親也未能窺公之高深也吾今而後知公之不可及也他日嘗受教于公矣嚴毅而懋功也未必知公之難退也吾今而後知公之不可得也故吾之令海也獲免於議其善且大者咸受成于公而人亦未能盡知也吾今而後安保吾政之無纇也某於公也宜何役之圖深聞之曰此非一人之言也蓋天下之公言也雖然公之去留者跡也感應者心也不能不去者制也制有禮跡有限惟心無窮是故心之精神謂之聖神而明之謂之化此學不講久矣故以官職爲傳舍而以民物爲秦越民亦始以愛憎爲推挽矣皆非也公之學有本源而才無不宜故其在松也興淑慝而善政以百十又其大者則牧獨猱之民於饑饉之時振[illegible]歸之風於奢靡之俗示敦朴之道於文務之餘此公之精誠達于松者自世未改也公之身豈松所能留哉啓範僅推公之心而致之公固未嘗一日去松也其去留者跡也啓範曰公之道大矣請書之以慰



邦人之留公而不可得者

送監郡趙侯赴辰陽序

今　天子升自興邸於是湖南之藩比於漢之南陽矣辰故湖之南郡若也比於畿輔守宰相愼選才賢佐理其地以裨　聖靈爲邑之化又加一等矣則今之辰非昔之辰也仕固易以當此哉況　天子臨御六年於茲閱歷旣深治效斯溥其所採賞慶之典將自近始而　神謨廣睿參參於龍翔之境者又豈他郡所可倫擬也哉今年丙戌夏六月天官卿試天下士於吏部將列之官以永康趙君希古爲賢科第

辰郡孟立亦喜自負曰吾母老矣獨不可藉是以投維新之會哉捧檄赴辰取道東海之上海令徐侯德新君衿友也要諸途餞之海士大夫寔從徐侯顧謂深曰此名士也金華忠諫之後而楓山先生之徒與子宜贈之言深昔登楓山之門竊講於金華文獻之故知憲副趙公忠諫之節既來使道浙求金華士大夫交之是時聞孟立名籍甚篇章藻翰時見一斑蓋傾心久矣乃執爵而屬之曰士之於世也以得所生爲賢以有師承爲幸出而自見也以得時爲遇以遇知己爲達夫不得其時與有時而失其會不見知於



時君世主至有異世不同道之歎則所以得之庭訓授之師門者猶空言也今將何時哉孟立可謂遇矣或曰孟立讀書金華山中餘二十年博觀而約取曾次經緯具有成說爲古文章高視漢魏要之以呂成公陳同父流輩自命也將出緒餘猶足以奪魁而名世乃今僅僅得一辰倅去若是者猶之遇也深曰不然凡余之所謂遇與孟立之自以爲遇者非以位之崇卑也非以地之遠近也非以建立之小大也大抵擇官而仕必其才弗足者也擇地而趨必其力弗給者也宜於大而方於小者必其負任之一偏也孟立才備而力克養深而施厚視天下事皆所優爲茲將因辰而見重非取重於辰者也又況今日之辰哉我

朝士大夫金華最尚名節　憲廟初年楓山章公自翰林編修諫鰲山以危言被　廷杖謫官末年趙公自刑科都給事中諫　宮闈復以危言被　廷杖謫官終始二紀金華兩公天下共尊師之孟立之所爲淵源者已然然則兩公之所以不獲遇者將不於孟立有望乎哉且夫學以致用爲道道以澤物救時爲賢以不失已爲正以忘我爲大彼高談性命者失之清虛專事藝文者蔽於萎瑣此亦深所聞於楓山



之門者敢以是贈徐侯曰可以上之辰矣海士夫請書爲序

儼山文集卷四十二

序七

## 郊祀錄序

故事天子有事于南郊卜日正月上辛預於舊歲季冬之朔備鹵簿　法駕啓大明門南出　郊壇太常奉犧牲　天子躬親臨視一一唱讙唱之省牲既還宮翌日命大臣以次行禮中馳御道禁旅分隊夾從出入甚嚴明早咸服入　奉天殿陛前復命大臣以次歲一行皆正德十二年己卯臣深備員國子司業丞預視牲之列是歲　皇上巡西北二邊大臣與視



牲者才十有二人於是人遂輪次矣又六飛未旋郊期再卜於是臣深遂至於六往返矣蓋異數也將事之夕臣深得分獻風雲雷雨之壇各以小詩識一時之感過附以齋居之作題曰郊祀錄藏之篋笥蓋曰禮謹於微榮以為懼云爾臣深謹序

## 李世卿文集序

本朝文事國初未脫元人之習渡江以來朴厚典易蓋有欲工而未能之意至成化弘治間宏朗發舒盛極矣然要而論之蓋有兩端以雕刻假鍊為能者之雄深雅健之氣以遒意成章為伏者無修辭頻捷之功故修辭類於雕刻而雕刻者辭之弊也遒意成章者近於雄深雅健而雄深雅健又不止於成章遒意而已大抵深於學昌其氣然後法古而定體吾嘗持是以考焉而有愛於李世卿之文也世卿嘉魚人名承箕與其兄承芳相師友嘗遊白沙陳公甫之門舉於鄉年甚少遂不與進士而肆力於古文章是編也昔在翰林日假於崔同年子鍾錄之一日發篋因敘而藏之以備一家言尚當訪成集以考

## 借紱回天詩序

嘉靖四年夏四月十有一日庚子上海有災于市市



廛邑中先梯鱗次其西為縣衙其東為學宮而禮殿為近是時日方下舂旋飇扶搖邑人喧呼烟焰滃翳莫測也布政使西津沈公有屋去之丈咫而深之寓居亦值其北風從南來融甚乃相與匍匐往救之議斷火衖然力微勢重無與也適守松江府方齋鄭侯適署邑乃自西來指麾含邑水具火政畢備整襟再拜曰宜攝令天降重罰當抵宜躬是邑焦土惟上墜匪遠仰天睇雲物徘徊則又再拜曰苟微宜之故惟上帝霽威以惠下土敢以身禱乃端立不敢動屏涼以俟少焉風滅火熄其尤異者太學生陳相之家火

烨其煉矣止若盡木乍見劍觀厥能神祁士女填道沃爐拾燼變慟為嬉萬口一詞咸曰我鄭侯之神力也侯方退然不居曰天庇斯邑予亦何有侯既還邑政邑人愈神其事相與歌謠勝口積帙渢渢有辭旁達四馳侯初不知也深既目覩身臨乃聯而為什序之以傳曰災祥之來也玄哉邈乎昔鄭子產之論火也歸於天道劉子政之傳五行也附之人事二者豈皆通論也乎天道果遠人謀無能則曲突徙薪之計輟矣徵驗著矣人心從之則巫蠡禱祠之禍兆矣是其昧理以干政豈曰細故也哉故孔子之作春秋也



以備裁成合一之道災祥不忽事應不書若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爾苟非其人變不虛生苟無其德禍不妄應是以君子之為道也至誠以格天貞報不敢也勤政以輔行非望不冀也存吾心於齊莊靜一之地以養此氣於勿忘勿助之間夫然後天人之際一而位育之業致矣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蓋是物也彼有噀酒反風為者抑亦末矣侯之學有本原殆夙有聞於斯與觀其一節可以知已侯向用伊始勳業鼎來異日所以格天者尚有大於是目題曰借寇回天聊以慰邑人士大夫之望侯名貴字子敬別號方齋襄陽世家與其從父吏部郎中伯先生少相濟礪並以正學聞于當朝云

## 送陳靜齋都憲巡撫南還序

今江以南蘇松常鎮徽寧池太凡八大郡首之以天府附之以杭嘉湖三郡而財賦幾於國家之十六七矣重以人才之進退利弊之興革凡地之故可以裨國而裕民者悉以便宜從事至重也　天子必用才德兼望之臣寄以巡撫之任今嘉靖更化之始江西靜齋陳公以右都御史為之公年壯而養深學純而志大敷施有張與道變通朞月之間政用就理方欲



為江南建不世之績施行次第各有端緒議者謂　天子斷然用公以贊維新之政雖公亦奮起許國以天下之重自任僉曰茲惟為宜何則今之巡撫以十數而必以江南為首江南之巡撫以十數而必以文襄周公為首蓋江南地重文襄功大故也公文襄公之鄉人也而才望吳實盍嘗留意文襄之江南者有年矣故議者謂　天子用公之深意與公所以副天下之望者又曰茲惟為宜雖然文襄江南之功以久任成也識者竊恐公之一旦入為元輔不復終文襄之業盼盼然望之而不虞公之遽去江南也今

消息與道爲詘懇上辭章至于三四　天子皆答以
温辭勉留而以別旨遂公之去於是議者始兩疑之
謂公之未可以言去而　天子未宜遂公之去之早
也士大夫願爲讚行江南之民至欲遮道使不聽公
之去爲下條吏咸相顧錯愕一旦失所以爲師承稟
受之規者松江守何侯合其僚正君某以問于陸深
曰　天子固欲成公之高公遂決去矣如國事何某
等不能無惑於議者之論非徒以搢紳扳其功名爲
也其義何居深鄙人也病廢久不聞當世之務以深
揣之凡公之所爲去與　天子之所以聽公之去者



皆古之義也何則自古聖君之御世必有度外之舉
措以待英傑之士故其意常恐異日之乏才而所以
爲斆貽之地者無所不用其情自古大臣之事君常
以身繫天下之輕重而無心於去就故其意常恐人
主輕天下之士而所以自重其身者多先於早退是
故世有餘才而士多高尚所謂上下相與以有成也
公年甫五十經綸具在異日固有大事事有大疑一
旦起公於燕閒之中坐而濟之方今　天子神聖席
累葉世亦知天下有難進易退之臣以堅其尊信不
遺之志則所以宏贊中興之業佐成熙洽之化者遠
矣比於當一面舉一職何如也竊悲文襄之未足以
與於此是公之退乃所以爲進今日之去乃所以爲
異日之來也何侯聞之曰子之言然請以致之公

大司寇立齋吳公七十壽詩序

大臣之進退繫天下之重輕往往當天下隆盛之會
則大臣多樂壽考偕禧之慶而其子孫亦必重賢疊
育出膺世用以延續舉光贊佐　國家昭興之休者
與窮若今大司寇立齋先生吳公固其人哉公少登
甲科典司內外刑獄明允卓然著聞屢遷至按察使
拜爲太僕卿入轄　孝廟登圖蕃育之政績尚著



進爲少司空由少司空又進爲大司寇出總　今上
留都之務攬憲持法侃侃不回忤意權姦竟爲所中
退而家居未嘗以幾微自見若是者其所繫何如也
公之伯子山爲刑部郎中奉　命按事江西仲子巖
爲工科給事中聲望照映寃時名流其重賢疊育者
何如也深比起告北來拜公於吳江里第衣冠儼如
聽領炯炯若泰山喬嶽渾鬱蔥蒨之氣猶足以出雲
雨澤寰內退而詢其所事事日惟教子弄孫決以時
書之澤吟咏登眺於湖山空曠之表而不知年之與
積也乃歎曰我　國家涵育休養川嶽之氣有以

靈毓秀於一世之耆彥若此是豈非隆盛之極會哉故曰非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深既見給事君於都下私以爲賀而未敢告也明年正月八日公壽登七十偕其繼室丘夫人之誕同焉給事君方嘗

天子喉襟聰明之寄稱觴舞綵未遑所私凡厥僚好謀爲公壽且以慰給事之心於是六科之長呂君道夫俞君國昌葉君良臣潘君伯和王君存約石君臣瞻合而屬敘於深夫大臣於國家無間遠邇至於所以幸其身之綿長而安閒者非徒爲太平之符瑞崇容之敷張以震盈耳目而已也古者憲老而不乞言漢養三老五更於國學宋起文潞公於朝堂惟師尚父則亦以耆耄之年咸聞周之績其於理化何如也深與國昌定鄉人謀爲之言與所以爲給事君慰者尤切是故推其所繫者尤大爲諸君子先壽頌禱之義則詩人備之矣



## 碧溪詩集序

科舉之業盛而此學廢仕進之心勝而此學微蓋彼有所工則此有所拙嗚呼獨茲一事外哉然然張子威先生自少時一再遊場屋卽棄去學古人之道攻古人文章學既成成可試用會有推轂士欲薦之

天子遣謁罷去然胷中負挾益富練閱益深開口論天下事筭較若纖絲炎穀竟日而不竭也一座人皆驚服有弗當其意者終席不能發一聲聞人之善千里赴之亦有隔屋而斷請謁者然坐是落落今年過七十老矣而猶未有所遇今也稍用其學爲人修敘譜牒以自資歎曰是猶能食吾力者苟非禮義之宗輒亦不往也正德十年自粵來訪余一見語合明年再見論益合先生自謂晚獲知已相從於寂寥枯淡之中久而戀焉一日思歸出其所爲詩一帙曰子知我宜爲我序予受而讀之曰此唐人之格律而碧溪子之性情也先生之學其盡於是乎盡於是則世人或能知之余宜無言且猶未也未也則余不宜無言夫文章與事功難相兼而聲名與貧賤常相值大抵安於貧賤以養夫閒習固君子之心諉於文章而畧於事功者豈君子之得已哉績學勵行存乎我而功業所就因於遇不遇之間是故有難易焉姑以詩人一節論之自古好文之主有聞于名篇佳句輒與宰相識求其人而詔所作於直廬與見之頃者顧以致斥茲非難哉夫天作之君君立之相務於延攬一世之才而用之操一善者無遺挾片長者畢達故言

相求之天下天子得之宰相者職也先生宜自愛會當有夢卜之舉舉於今日先生名鈇別號碧溪子因以名集云

壽路比村郡伯序

今　天子興自郢邸改元之年即用汶上路公簡賜守松由是天下咸際中興之會而吾松重沐維新之政矣乃八月九日適　天子萬壽之節而公亦扃懸弧之辰天人妙合君臣庭翔茲豈偶然者哉詩書所未有也郡之大夫士相與詣　闕上萬壽畢將次第登公之堂捧觴爲祝公既合郡之僚吏爲公鄉衰致



詞拜舞退將次第以慰邦人之意者忠愛之風行上下之儀辨君臣之義爲天日開明禎祥協候一時之盛又吾郡所未有也太學生王淮喬楷顧定芳輩相與謀曰若此非常事而歌咏紀次無聞焉不可吾詑將最其大者壽公以告於陸深曰松郡介在湖海之間土沃民勤爲天下先在司牧者安定優富之耳我公仁恕慎厚視篆以來無毫髮擾民不復知有官府而桑麻禾黍被野矣願公至上壽以長養吾松也又曰松實富饒而敦朴之風視昔少衰矣我公明練機殺事集於庭者如蝟徐出一言無不立決而天理民彝因之感格者多矣願公至上壽以長教吾松也又曰我公才無不宜望則素著自舉進士爵已半天下之選居郎署典大郡皆有重名故公之來松也召治者跂如覩德者薰如被化者淳如漠如也願公至上壽以長此風庶於松有所恃也先生以爲如何深聞之曰君子哉之言也夫不溢上愛不忘本禮不踰制三者備矣是可以壽矣雖然古記有之安我所以寧天下也存我所以厚吾生也故古之仁人君子其志不在一方也然自一方始天之付畀斯人也所責匪止一事也然自一事始猶之千歲之日也然自一



日始是故我與天下常相通而安寧所繫者至近也而至遠也此華封嵩岳之意而聖人之所錄以示其微者若此若公之壽夫豈吾松所可專哉殆將自松始耳自松而始以輔成今　天子熙皞之治以措天下於安寧仁壽之中則吾松亦衍後世光降生之始蓋已有默兆預擬之數矣諸君子盍用人以驗諸天衆皆躍如起曰是可以爲公壽矣請書爲序

儼山文集卷四十三

序八

臨潼楊氏族譜序

楊故弘農此臨潼族譜也臨潼之有楊氏定自顯甫處士始臨潼楊氏之有譜則自今石川先生始先生名修字子喬少以文學起高科今同知松江府事初石川知汝州時謀作譜屬其從子郎中淳是譜則成之松江者也石川嶷嶷凝定每事先大體而文理粲然故治松優裕而是譜所爲成也按譜楊氏自邪信公以百戶避兵居澄城蓋元之初造也由澄城四傳而至顯甫府君諱仲微當我 太祖高皇帝統一初例編臨潼之安業里故今相橋鎮之右石川河之曲楊氏盛焉而先生以石川稱志本始也由臨潼至於石川蓋五傳矣而楊氏益盛光其門閭則科第繼起表厥里居則坊樓相望以顯厥鄉則法從部院之官牧伯守令之職聯芳也蓋世遠則澤深蕃富則發厚信哉有故國而後有世家也夫所謂世家者豈徒以族屬之繁衍第宅之輝映富貴之盛張相雄長哉亦以文獻之足徵也夫文獻之足徵則由一世而至於千世百世由千萬人而會統于一人渙者可合疎者可親疎者可通而仁厚之風行禮讓之俗成矣既其大也則世道之升降於是乎考論而有國有天下者藉之以爲聲光往往故家舊族流風餘韻猶足以起懦興衰回天命而繫人心者不少此石川斯譜之志也今夫過關西者知問夫子而徘徊於四知之坊者莫若與伯起遇挹清風而聳毛髮不必其同宗與並世爲然也況此楊氏之系而居相近也哉石川方退託不敢以自附則其傳信之心澄源之忌尤足以爲文獻家法又安知後世不以石川爲夫子乎此又斯譜之志也譜之爲世凡爲圖十有二爲錄二爲編二宗山之圖二祫祭之圖二時祭之圖一大宗小宗之圖一世系之圖一卒葬之圖一衣冠之圖一先塋之圖二璇璣之圖二恩命之錄一叢載之錄一譜傳之編一世系之編一集一曰條煇之集曰輝集者集先事也凡碑誌之文附焉世系以辨宗支譜傳以謹生卒叢載以類家集恩命以華 寵錫宗山衣冠先塋圖以緯時祭祫祭圖以位大宗小宗圖以文世系圖以系卒葬圖以朱墨璇璣圖以歌詩別他凡例以數十皆刪取儒先之精與以裨補世教而隨事起義人以勸成一家者此又石川之志也深往讀而喜之故

爲之序

贈侍御林君以吉南還序

監察御史林君以吉先爲進士觀政戶部時上言臣有孚先臣某荷上 恩賜之祭賜之葬葬有日矣臣孤分當汛掃里門肅清墓道以迓寵靈且視喪固所自盡而誠信宜身親之乞如故事賜臣假還以臨先臣之葬昧死以聞 上不報疏再上曰臣有孚近蒙擢爲御史得叅幕事 上非但臣志亦先臣之志也顧今歲才三十有二耳犬馬之齒尚堪驅策卽令臣葬父以還旨報 陛下之年也夫事固有緩於目前



而圖報於後日亦有失於一旦而莫贖於終身者惟 陛下憐之又不報疏再上曰 陛下以股肱心膂之故尚能念先臣於地下臣孤懷鞠育顧復之恩獨不念先父於下地之日乎 陛下又焉用此不念父之臣哉卽使臣靦面玏行於 聖化何如也又不報於是惶惑罔措浹日而疾作矣乃更以疾聞 制可以吉始得去夫 上之屢不聽其去者將惜以吉之才也旣乃聽其去者卒成以吉之志也始之不得以襄事去者非以吉之不能也竟得以疾去者乃以吉之所爲孝也君臣父子之間可謂兼得之矣且以吉

之疾也以不得遂葬親之志也而疾疾斯去今而得遂葬親之事也其殆有瘳乎瘳將速來斯固去就之鏡也雖然先中丞心在王室被國厚恩凡爲其後者雖遠之於十世百世之下猶將明繼述之道而況於一體而分親爲之子者哉凡爲其子者雖屈之於布素草莽之間猶當奮涓埃之義而況於身居法從易以報稱如以吉者哉方今 國家多事斯亦以吉倥傯之日非與夫君親大倫也忠孝一道也以吉行矣其尚懋之余忝史職竊當紀載是故敘而列之爲行李贈使後有考焉以吉辛未進士以學識稱余聽之



於汪君希會而信之於疏云

壽陝東石六十序

東石陝先生以奇偉磊落之才拔自鄉校遂有重名於當世當世賢士大夫自館閣而下咸願交東石東石亦以獨交當世賢士大夫與之相上下其議論爲慊由是東石名益重幾與素宦大官等重以先司空之世澤在朝野由是當世益賢東石以得見東石爲幸者復與素宦大官等間起居卜出處無論識與不識殆無虛日東石視之意豁如也年甫五十餘卽自言海岱倦遊矣由是兩都公卿咸有海岱倦遊之作

嘉靖丁亥始及六十云賢士大夫咸願東石表表天地間以起懦而激頹也相率爲壽春正月廿有七日寔維初度之辰先是丙戌秋恭東石以華峯蓮葉之舟泛龍江過海邑鄉先生宋侍御玉洲趙太常由江輩望見東石喜相迎曰東海談生歲甲一周今翁矣老成人物巍然爲鄉邦式幸甚無恙頎謂儼山人陸深曰子知東石舊矣宜有言爲壽幸甚無辭及期談進士元質王貢士世祥以告頎予鄙陋安足以知東石哉嘗憶少小隨諸生試有司時見東石修髯峻宇冠佩楚楚揚眉吐氣一座人盡傾若珊瑚玉樹光彩



奪目操觚揮翰頃刻萬言如奏金石之聲以破蟋蟀鍋鐺耳目令人敬服願爲之役而不暇心竊偉之意若人必當出而爲世用以文章潤色國家以道德師表海宇以功業銘勒旂常信司空公之有後世嗣後與共場屋深濫先登今五十無聞而東石落且六十矣未嘗不往來于懷傷知人之孟浪也每見東石輙欲摻袂劇論共敍少年豪邁之氣以一吐胸中沈鬱之奇東石輙一笑止之令人憮然自失余又安足以知東石哉雖然竊聞之矣士君子有天下之志而又有天下之才使世未得用之而其人亦未肯小用於

世則必享有清明壽考之福昔人謂之天賞以其無所於試也則必以智次之所蘊大放於詞章左右典墳鼓吹風雅使千萬世而下如見其人雖與天地同久可也昔人謂之不朽若是者亦不數數然也或曠世一見焉東石豈其人哉今之知東石者不過曰富而好禮貴以下人灑酒絕塵之姿超然於形骸聲色之外居深巷臨山園池館之勝甲於天下賓從清嘉極一時之彥左圖右書人窺短什尊俎琴奕之樂如神仙然以是窮年而閱歲有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此固東石也乃若東石孝友之行孚於神明謙抑之風



若在寒素與時推遷以成滿爲戒往往斂其未試之具以爲有餘之地若昔人之所謂四留者東石蓋兼之矣嘗至京師有權貴人當軸處中其氣力足以變移國是者欲禮而用之東石拂袖南歸雖十不遇於科場無悔也是豈他人所易及哉而人亦或未之知世至於八面受敵之才一揮千金之義高率四海之心凌跨百代之氣轉之以博學濟之以雄辯嬉笑成文無所不可此又東石之餘也昔者大公釣渭未遇赴齊之日乃九十餘矣使其八十未遇之前汲汲於求知己而用之則文武之際或不相值矣天固不得而

賞之矣東石之道似之東石著書滿家別有杜少陵蘇東坡和篇雅麗高深金春玉應其若起二公於今日揖遜一堂之上比肩並列無少愧色其所以爲不朽者又在是孟子嘗言禹稷與顏回同道是豈以形跡論哉要其實同不同何如也世必有知言者諸君子皆曰是足以爲東石壽矣遂書爲序

梅林詩集序

深既僻居無所交接感念陸氏之舊封則聞有蕭嘉興之政治惟
孝皇之清問則知有蕭梅林之詩世恒言文章政事文章政事信難兼哉徒以風雅之才卿轄之位巧於相值爾古之人所爲發憤而寄慨於益也雖然經綸之業有不盡於藝文之流此完才之所以難也讀梅林集可以考完矣梅林子舉進士餘二十年積官至嘉興守守有異績其大者曰瑞蓮之異曰秀水之異曰嘉禾之異古稱神明殆謂是與公以其餘躬帥諸生講論道藝一郡文學又彬彬焉是時復有比湄子王玄成貳其郡左右襄贊大明風雅之道是故嘉興之政與嘉興之詩一時表倡東南云其門下士沈銓與陳憲章相與彙次爲是編以致師倣之勤刻之嘉興以傳其詩縝潤其體典則其氣流暢其味雋永比其詠吟性情聲和而義理其紀載時事思遠而言深信風雅之具也 明興百餘年矣而詩道盛於弘正之間是不足以名一家乎深故特著
孝皇敷治之化以冠集端將以復考梅林之所至云詩凡若干首其在嘉興者十之二三目在梅林之詩又十之二三其在梅林之才則又十之二三云梅林名世賢守若愚弘治乙丑科進士桐城人有別業在梅林窮極幽勝嘗著書其中學者尊之曰梅林先生因以名集云



重刻家禮序

徽國文公朱先生家禮一書世行久矣曲阜郭侯節之倅松之明年將納民於軌循求郡邑之文獻加意焉既得是書乃撫卷歎曰是不當家有而人傳耶既又從二三子讀之則又歎曰昔者先生之爲是書也蓋云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今允禮之爲政也獨不得自附於朱子作家禮之遺意耶亟指俾刻之刻成以示郡人陸深曰願有序深聞之禮也者理也先王因人情之多變於是爲之節文以達其理孔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夫喜怒哀樂其變蓋有不可勝者矣節而後和故曰禮

之用和爲貴夫禮以和而行亦以不和而廢也先生
之爲是書也其義精其文辯其大指見於自敍其微
意之所存則深有病於好禮者之無所折衷而貧窶
者之不得與於禮也惟吾松饒而多才風俗淳厚重
以侯之愛禮也既知教之必且富之由是君子和德
於上小人和力於下庶幾先生之意日新而侯之惠
松者日遠也深謹按此書成於隆興己丑行於先生
易簀之後又按先生既修家鄉邦國王朝禮乃以喪
祭二禮屬其高第弟子黃榦氏成之書凡十有五卷
今書四卷嘗經後儒撰次若文莊丘公尤有功於是



書者類亦不失先生之意也竊惟先生大儒意在發
揮周公孔子之道舉一世而納和之範總古今製爲
通禮以示法程惜也立朝之日淺居閒之時長著述
之功多經綸之業寡意者有遺憾焉安知百世而下
乃有同志合德如侯者卒其道而實之而深也獲覩
敦本復古之舉自吾松始故樂爲之序侯別號復齋
舉鄉貢於甲子科寔孔氏之外孫云

送郡伯何鴈峯入覲序

今上皇帝再朝萬方實維嘉靖五年之春正元朔於
是天運又一新矣我鴈峯先生何公時以松守[illegible]
其會遂以守松之績獻明受上賞於是治化又一新
矣先期戒行上民攀送歌舞載途跂望太平之盛於
是乎日又一新矣少參王公將賜請擧贈如禮而以
言屬之深乃作而歎曰懿哉此太平之典也夫上有
至明則下有至良信乎相待而有成哉太平之業將
不由松始乎夫治化大矣顧遇合之幾一也孔孟終
身徒以難遇爾今有其人矣有其時矣有其遇矣太
平之業謂非始於松不可也松在東南稱大郡其地
狹而賦出之名多其民繁而援生之事廣故松之治
世難矣深切從　朝待罪史官時嘗聞前輩知銓事



者言惟爾松守擇難乎良莫良於憲度之士既又曰
非才御史不可是伏田里竊從鄉前輩習聞郡事皆
曰松之美俗視曩昔少衰矣非命世之才爲之振起
不可公實抱命世才方以才御史來當維新之會視
篆之初疎剔姦僞而乾沒之徒斂手彈壓豪右而漁
獵之輩革心肅然示以簡易之道旬月之間百度改
觀津津然太平之象矣公方詢求民隱振而起之觀
感之下翕然風動此固前輩屬望之勤而當道選擇
之意公於吾松豈偶然哉顧松也小不足以盡公識
使留且久焉則所以深長而遠大之者豈徒吾松之

福哉夫福莫大於恤民之隱知民之隱斂而錫之福於是爲盛是故治有體時有變道有宜志有定夫牧之尚寬糾之尚嚴是之謂體氣完則淳文勝則弊是之謂變物而付之時而措之是之謂宜不畧於易不怵於難是之謂定雖然知體而後能合變變合而後能隨宜使非志定於先三者安從施哉公自少即有重望於嶺表思以孔孟之道自致於時庸其志固已素定矣嘗宰一縣於浙南少見緒餘俾民尸祝今上臨馭之初風采議論爲諫官第一選擇而來斂福松民寔以四者之道行之而人或未之能悉也 當宁必將聽而采之乎則太平之具在松矣深之言安敢誣也雖然此亦公之緒餘耳公學深而養完才高而志大發舒精蘊以究太平之極以當 天子丞疑之任此則非淺薄之所能窺也姑錄其由松之始爲序以別



儼山文集卷四十四

儼山文集卷四十五

## 序九

### 贈少司寇東洲屠公南歸序

嘉靖十有八年己亥夏六月朔雷變 奉先殿掣共左吻之鋪若劍者而烟焰及於列室今 皇上瞿然震恐求所以應天之道者君曰彌文其勿事事惟上下一德祇承之以匡台毋易從禮部言三公九卿大僚皆當上章求避位 上親臨去留之以共成格天之業于時刑部右侍郎四明東洲先生屠公方自大理卿遷 上若曰宜聽爾去而 旨獨加溫蓋 上所以注存之深意而非夫人之所敢知也公字安卿舉辛未進士爲御史有直聲巡按江西能力制寧藩之横不避顧忌而竟亦莫之能傷正德間賫紀軍功有勞奉 命當遷京秩迴翔八年始自御史出知保定府府又完劇公力當要衝手撫凋瘵又五年乃復調延平自延平凡六轉以至今官天下士大夫咸望其諳練之才光輔 中興之業大抵公之才明果慈恕詳慎整潔於官無所不宜若其剛毅之氣耿介之操有壁立萬仞之勢是故於世鮮合公亦不甚求合於世而每以易去爲能及其決於去也天下士大夫

又無不惜之尚書泉坡先生周公左侍郎南塘先生
宋公同官也惜之尤深而謂深宜有贈深惟君子之
道出處而已出處之際義命存焉是故其去也有不
得不去其來也有不得不來夫是之謂命其去也有
不可不去其來也有不可不來夫是之謂義深與公
亦嘗同官於閩晉聞南北相從之日久知公於義命
之學甚辨於是行也寧不有餘裕哉雖然旣去而復
來者公家太傅襄毅公是已旋去而速來者今司徒
儉菴梁公是已皆命也至於蹈止足之分繫一代之
風化若兩疏之於漢則不可不去當理亂之幾有華



夷之物望若司馬公之於宋則不可不來是則義也
深故賛公之不得不去而竊有望公之不可不來也
將以復於二公或曰此非子之言天下之言亦當朝
群公之言也遂書爲序

擬進同異錄序

臣愚才拙器疎力小圖大故嘗狹陋漢唐之治思欲
致身唐虞之朝恭遇　陛下繼統御極天縱性成眞
堯舜之主也千載一時益思自奮第愧誠意素薄不
識獻納之宜言出禍隨動輿罪會仰賴　陛下仁聖
曲賜保全尚與衣冠之列昨自　講筵出佐延平延

平實文獻之邦楊羅李朱四賢之遺風猶在水土相
宜職務易稱臣頗得以讀書向學每見先儒議論有
切於大典禮大政事者手自劄錄未及三月又蒙
陛下特超常資付以山西學政俾列憲臣增還舊秩
非臣捐糜所能報也比至山西巡行之暇偶出舊編
飜加銓次分爲上下謹用繕寫上塵　乙覽伏惟
聖人之學貴得其要　帝王之務在知所先儻事博
覽汎觀殆非神明化育所以無聲無臭之妙也頗恨
時日有限文籍少隨不免挂一而漏萬譬如涓埃何
益海嶽然裒多益寡之志終存而萬折必東之性難



改竊伏自念臣本農家僻居江海之上兼有藏書可
資考索衣食所餘足備筆札之費儻蒙乞　賜骸骨
少假歲時臣當部分首尾兼總條貫勒成一家之言
用備　萬幾之助罔知可否若蹈淵氷不勝恐悚待
罪之至臣謹序

經筵詞序

深故史官嘗厠　講幄旣而去佐成均遭家不造
今上皇帝紹統之三日　陛辭新命情未伸臥病
滋久荷　皇帝神明不遺舊學博采廣[illegible]以講讀
事　召起於海上將處以翰林春坊之職

北遷祭酒知遇兩極感愧交深雖許身之義徒明而經　國之猷彌遠也是歲秋七月重理講官遂首被　恩命龍群在列牛背甫來方切戰兢罔知攸措蓋嘗屢上　文華仰窺　聖學憲天法　祖崇古右文堯舜以來之統緒信有傳矣宛然身遊唐虞與夔龍皋相揖讓於一堂之上也加以　天縱　聖神威顏咫尺奔趨[illegible]及進退踧然又[illegible]乎階陛爲惟每於供職之次聊述短篇皆因事而選詞積成數首雖不足以鼓吹　休明用存一代故實云爾



## 松江府志後序

正德壬申冬十月松江府志成深從今守内江喻侯讀之曰松江以水爲郡其齒聚繁無名山茂林之固其利百穀漁鹽爲大東際於海西下諸湖其害亦惟水爲大此古今大較也物產之盛衰人文之高下習尚之隆替則因乎時大抵一世而變或百年再變亦或有數年之間而屢變者皆不可無示後來顧者舊局於見版圖具其數法家修其文識者驗其舛其指殊故其辭畧務欲博綜一郡之始終使自世而下微文獻覲理道者有要約焉此志之所由以作其體重矣翰林學士顧先生頗因舊志曾粹成書數年十汝而郡事屢變守又屢更矣乃克成於喻侯稽古右文之日其歷時之久也若此其用力之勤也若此是可謂博綜一郡之始終而文獻理道皆於是乎具昔先王之經理天下也既因土宜以辨國都又以精神之運以底定民志而其不可傳與不可不傳者則又筆之書以示鑒戒六籍所載皆是物也而禹貢周官有志之體矣惟松才轄兩縣貢賦一志定甲天下程其士力或不足獨以民之勤力苦作以給之而後已賴屢變之餘有難終作此任世道之責者所宜念而亦侯意也深忝以文業從學士後愧菲劣無能爲役乃得論次所欲言者附名其末豈非幸哉豈非幸哉



## 送楊拙菴都憲總制兩廣序

夫所謂名臣者有二人焉疾之以歲年試之於中外考其位不滿其德蓄其才不究其用天下之人惟恐其一日不爲宰輔也夫是之謂望其先世嘗有大人盛德之士勳著于朝廷澤及于天下後世[illegible]其成則思見其人思其人則必求其子孫而樂爲之報也夫是之謂世二人者之於人國也所至而功業隨之矣蓋養深則發盛培厚則植蕃故曰皆名臣也然于未必望望未必世是故以賈傅之於文帝[illegible]

而絳灌之屬當國房杜之於唐勳業㦯矣而後嗣之
賢者無聞者夫才矣而望望矣而世祿之臣非今昔
之所難者哉屏藩觀之重望世德之臣必出於久安
長治之後故孟子之論故國門非謂有喬木之謂也
有世臣之謂也然則從容養望以當功名之會承藉
家閥以引長君子之澤士大夫之榮遇同也而亦孰
非國家之福哉惟我　聖明重熙累洽百六十年於
茲矣是宜有世望之臣者出若今右都御史楓菴楊
公固其人哉公建安人也而先太師文敏公之曾孫
文敏公扈從　四聖佐成太平名在史冊事在國史



百世而下思見其人而不可得者也公夙承家學早
擢巍科遍佐銓曹迭貳常伯觸權姦之忌出牧視學
延翅于外召尹天府遂陟少宗伯復自南都入掌寅
清之職再轉爲少司徒總國儲使經略于西邊方
其時天下之望咸屬公焉凡有要地必以擬公或進
擬而未下及是兩廣總制之臣闕在　廷大臣合辭
推公　上以公爲右都御史職兩省以便宜從事公
上疏辭焉復下　制褒嘉且贊之行天下之人或又
謂公之未盡用也刑部郎中林君德緒合鄉官之在
朝者請爲公贈于陛深忝無似嘗於班行之末望公

眉宇退而繫于所聞以致景仰者有年矣其敢辭惟
公才無不宜正氣直道不肯少貶以自徇平生憂國
如家所至必事是行也夫　上德意以副群情之望
將左契耳惟我　朝土宇之廣前世無比顧胡虜當
其西北夷獠雜於東南其事至重也昔　太宗文皇
帝親征西北大建廓清文敏公實從之行最多贊畫
今　天子又付公以東南之任則是我　國家金甌
形勝之固其於楊氏之祖孫尚有賴哉且天地之理
有定位氣化之運有順序故治常始乎西北而成乎
東南也眾竊以是爲公頌言之且以爲　國家賀謹



序

一泉文集序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提督鴈門等關清苑
王公既卒之六年家子某來同年松又逾年始捐俸
刻其遺文而懷慶集山西集先成嘉靖集太常集戶
部兵部兩集與別集皆計工力次第告成[illegible]以詔勅
聖製也乃若名公碑板一時哀挽之作更爲一
集附焉總之凡若干卷而王氏之文獻於是乎可考
矣某以深常知公屬爲序惟公之學其大者在經綸
康濟時出緒餘以爲文章典則爾雅有作者風波思

科第成中高選亡友後渠崔公昔在翰林最慣許
可每稱公場屋之文語在墓誌中今讀懷麓集中量
地均糧諸疏問則杜君卿李泰伯之諳練也山西集
中處置　宗藩修邊務則賈太傅之通達也奏疏
諸集則陸宣公之流亞也兼茲衆長公誠天下士哉
惜也未盡見於世年僅五十有六而止嗚呼此某刻
書之志也悲夫公幼有至性不妄言笑私居嚴若神
明當官涖事奮發直前不惕勢利有肅清寰宇之志
歸自山西不問戶限外事稍暇則讀書綴文以自樂
高介特立尤不喜浮華脂韋之習故與世若落落然



教子甚嚴身自爲範故某懋承家學柄任伊始仲子
閒積養待用彬彬然中原文獻足光文忠之後矣雖
然有一家之文獻有一代之文獻一代之文獻繫乎
時一家之文獻存乎後何則唐宋文獻韓退之歐陽
永叔實當其盛而元和慶曆之治隆有三代之遺風
此一代之文獻也文中子講道河汾步趨周孔而中
說之傳則福郊福畤與有力焉此一家之文獻也自
今觀之公所樹立奚讓韓歐而弘治正德之交實我
朝太平之極王氏世代不乏賢而某兄弟視郊畤
甚或過之嗚呼斯集也固一家之文獻而一代之文
獻亦於是乎可考矣故序

壽唐龍江憲副六十序

提學憲副龍江先生唐公以乙未生是爲成化之十
有一年也既而舉丙辰進士是爲弘治之九年也正
德初年召爲給事中改爲員外郎郎中再遷爲按察
副使奉　璽書專督學政於江西當己卯庚辰之際
遂謝以歸今嘉靖之十有三年是爲甲午而公亦已
六十矣養深而蓄厚清爽精明之氣若歲寒松柏壽
徵也天下之人識與不識咸稱公爲有道之士深聞
有道之士嘗以身關國運惟我　皇明　列聖開基



挽回淳和之氣迨于　憲宗之朝昌大濃郁至矣
孝宗御天以大聖人之德鼓舞一世才俊懋焉　武
宗纘體則重熙累洽之日也　今上皇帝道冠百王
身致唐虞之治四朝全盛皇乎休哉而公以生成出
處一身當之天下之人不俟列表譜圖而後知公爲
有道之士也深又聞有道之士常以身關世運惟公
出自名族德器夙成於凡天下之書無所不讀而浸
潤於義理故少以文章名世一洗膏粱綺紈之習而
留心當世諳練閱歷富有經綸之具故早以功業
時晚乃以廉靜勇退之節爲天下倡一方習俗之

殺往往繫公嚬笑間世風爲之一變天下之人不待及門覲矣而後知公爲有道之士也自古有道之士在一鄕則一鄕重在一國則一國重在天下則天下重在朝廷則朝廷重在家庭則家庭重重斯敬敬斯愛公之所領受敬慕者故南山之詩曰樂只君子萬壽無疆言有德者必有壽也夫德至於樂其德盛矣公爲往而不樂哉然世之知公者謂公咏歌太平之日長黼黻皇猷之日淺以大道引長其年算而仁壽海宇之責未副身犯天下之大難有隱功於社稷而絶口不言徒退處於不爭之地而忘曲直是非之待



我而定也有竹頭木屑之才而方怡神於洛沂風雩之地是故天下日望公之起也日望公之起則日願公之壽日願公之壽則爲公祝者且日至矣而況於姻黨乎今之六十又一初也是公一身之所關係有天運存焉詩人以來未之有閱也十二月廿有八日是爲懸弧之辰顧君世安徵言爲祝深適還自江西將爲闕輔之役念予三人者兄弟之與姓也而相知寔深於是乎言雖然亦天下之言也謹序





## 序十

### 擬會試錄序

嘉靖歲辛丑今 上皇帝紀元之二十年也會試復當開科仰惟我 皇上統文體道禮羅才俊以恢弘文明之化至是凡七開科矣自我 朝開科至是凡三十五矣 國運盛昌文運益盛前古所未有也猗與休哉惟春二月定當其期禮部尚書臣某侍郎臣某先期以請 上命臣某臣某爲考試官其同考試爲臣某臣某監試則御史臣某臣某也暨內外諸臣



試處選以克臣等以某日 陛辭 錫燕禮部而後入院棘鎖嚴煩百務整整乃相與歎曰我 朝經制度越千古良法美意至多也久而不失其初者惟茲科試一事耳敢不慎與乃如期三試之天日開朗燦然文明之象旣而分經列館竊晝夜之力而校之崇雅黜浮務期必得乎眞才復相與歎曰聖王求才以圖理大臣以人而事君惟茲科目正求才之始而人臣之義庶藉以少布焉敢不重與將就試者兩畿十三省咸集而湖廣豐 皇上龍飛之地特廣解額總之新舊士凡四千有奇中式者三百二十人進 宸

斷也擇其文之尤者二十篇與諸名氏鋟梓爲錄將
以塵　乙覽而傳四方臣某以職事當序諸首因捧
而讀之又相與歎曰此一代之文體而治體於是乎
寓焉夫進士設科其來遠矣凡皆以文售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聖文神武廓清夷夏有萬古帝王之
功而其出治純用經術洪武三年即　詔開科取士
明年辛亥始會試禮部至甲子乙丑之歲而規制始
備二十一年戊辰始錄文示式於是五經四書之義
論策詔誥表判之文求爲定制前代詩賦墨帖之陋
一洗而空之遠宗孔曾思孟之傳近守濂洛關閩之



說醇乎不可尚已是謂一代之文體逮我　成祖文
皇帝靖難之始大收天下之才數踰五百象取列宿
而進士之科益重矣　宣宗皇帝撫熙洽之運用輔
臣議量地掄才三分南北中卷以同天下之文　憲
皇御世再事損益而科試之法益密矣迄今抱藝就
試者皆彬彬然明於聖賢經傳之旨以應　聖明稽
式之求人無異學文無異尚可謂道德一而風俗同
豈非一代之治體哉士由茲選功業在前於此宜占
論者然能以經書義訓爲治心修身之資以詔誥表
判爲潤色討論之具以論議策畧爲經邦濟世之[illegible]

則體用兼該文行相副用爲御史治而廣相業者固
亦不外於此矣未可謂爲科試之文而筌蹄之此又
國體所關也雖然以文取士未敢謂士盡於文也士
以文試亦未敢謂文足以盡士也諸士尚念之哉夫
士學於家患不獲用用矣患不逢時今有其時矣
皇上聖德　天佐乘一世而君師之自紹統以來議
禮制度之事研析精微至於考文尤深加意頃因[illegible]
官論列禮官題請累降　明詔以釐正程試之文體
臣等承乏試事大懼無以仰副　德意爾諸士登名
是錄其何以贊同文之化哉行將奉　清問第進士



服有條位各竭體國之誠以不負所學宏功大業出
是可建名聊碩輔由是可致此上司之望也他日執
錄而數之曰是科得人爲盛則主司亦與有榮焉

送彭少參赴福建序

彭侯思舜自祠部郎中參議閩省侯之履歷深而聞
望起矣其鄉之士大夫思以贈侯之行翰林張君汝
立以贈言屬予乃敘所以贈侯之意者曰政莫禍于
因循事莫大于更革夫文武周公之法也至後世而
必弊非文武周公之弊也天下之時與勢不能盡如
文武周公之意也而弊及其弊也文武周公而在亦

不能取已弊之法行之必將起而更革之矣夫以文
武周公之才之知審而思之而猶有待於更革節目
天下之時勢以合乎文武周公之意斯豈易言哉是
故爲之而無誠弗動也致之而無勇弗至也我　朝
立國百五十年於玆矣　祖宗之良法美意具在洞
者推姦竊政乃悉取而壞之迄今叛者四起而天下
之弊滋矣雖掃蕩之期近在旦暮其時勢可睹已臺
省牧伯之臣獨得晏然而已乎當更革之時舍因循
之弊吾於侯有望焉聊於是行乎卜之也昔侯爲儀
制時儀制典章禮法之府也適摐姦氣餒黃赫侯視



之若無人然每有恐酌務據舊典而侯固無害也則
於閩也何有閩省於東南財賦之中而變梗之易也
且首被摧姦之害矣府藏空虛人民凋瘵比諸省爲
尤甚而望侯者尤深然則侯已無難於摧姦竊柄之
日矣而獨難於摧姦既誅之後哉雖然侯未得當全
閩而爲之也且得當一面爲之爲之於一面而全閩
將法之閩之傍省又將法之已而環天下之省皆將
法之則歷履益深而聞望益起矣斯固侯之素具而
諸君子之望也侯家世人品皆望天下當別書

送宋西巖副憲赴蜀臬序

有分蜀之寄曰建昌曰松潘要地云耳將備兵之憲臣
吏部具故事以僉事宋公敬夫王公廷言名上　上
特推可宋公於是天下皆知輿議之所歸而　帝簡
之攸在矣敬夫與廷言同生畿輔同舉進士同爲山
西而聲望又同也報既至憲長潘公希古顧憲副楊
公用之而言曰惜也夫吾賢僚是使晉失一才也僉
憲王公時備禮而前曰蜀猶不得一才乎吾蜀產也
敢以爲賀相與賀于宋曰皆是也寅協之東鄉邦之
念盡之矣已而私相語曰宋公明且達其籌畫諸務
也若不動聲色而斷謀和寅畏未嘗言勤劬其勞于



晉者凡若干年矣才憚一意不已施乎且蜀在萬里
外而公家溫潤大夫人在堂隔有關雲棧道之艱水
有瞿塘灧澦之險不已遠乎子復以爲何如果解之
曰凡士君子所貴以爲經綸之地者不貴乎能致而
貴乎有望其所以維持之於深遠者不貴乎晏安而
貴乎弘業風行而其達者望也通變而不窮者業也
業必練而後達望必養而後成選之以歲月是之謂
養投之於繁劇是之謂練今夫通人之才使一日而
都卿佐宰輔之位亦何不可然而天下之人[illegible]具患
盡信而深服之乎有不信而服之則卿佐宰[illegible]

襄以累已此卷之所爲避地也且四海之遠也九州之廣也五方之雜出也利利害害新新故故若絲紛而蝟興使坐一堂之上億斷焉而懸中至槩之行也猶以爲難況未必能中耶此周公之所以待旦也是故養之於數十年之餘然後付之以卿佐宰輔之寄練之於千萬里之遠然後責之以四海九州之務使人望乎而理道熟如是則固有焉如是則安享焉如是則濟成焉此今日　君相之深意也建昌於宋公厚矣敬夫釋然喜慨然起而赴蜀諸公各賦古詩爲別而深爲之序



## 錦衣鮑君出使朔方序

錦衣親軍司冠帶舍人鮑君國用今　內庭賢輔思齋鮑公之姪寧夏鎮守太監呂公之甥也天資智勇閑習韜畧每欲出身報國慕衛青霍去病之爲人必以生縛單于致之北闕下而勒銘燕然立奇功於萬里之外爲事一聞邊警輒欲身卒伍兒自當一隊既而呂公爲請於上得　旨從行遂拜　勑至與處與靈之人聞君來咸喜且將　聖天子之命於是鎮守內臣巡撫大臣大將軍副將軍秉憲臨關督儲參將游擊文武之臣及諸校尉以下至庠士鄉耆無不攸欣然有喜色而相率來迎其冠履珮服之華羽旄旌節之美鐘鼓管籥之和皆夾道而前引時　勑在龍輿君以　命使按轡徐行觀者皆嘖嘖相謂曰是貴近而銜　命來者乎不但爲君一身之榮亦吾一鎮之榮也又有曰吾嘗聞其人矣今觀其容貌器宇瞻視不常舉動有禮恭敬謙和不越矩度是不獨吾一方之人得見爲榮必將建奇勲取高爵使天下之人皆榮之也豈非　朝廷之良吾邦之福也哉未幾果有功而建牙分閫宜文總制之臣咸書其勞旣承制備物以獎勞之復繪爲斯圖以爲君賀乃走使於



京師請於予曰斯圖也公惠然賜之文則鮑君之榮以文而永章也幸公無辭予喜君之有志諾焉久而爲之辭曰夫人臣之所以爲榮者莫榮於將君命於四方而不辱尤莫榮於敵王所愾而有功夫將命不辱之榮與夫立功邊陲之榮皆非人人之所能者以人人之所不能者有諸己則凡人之所不可得者嘗兼得之矣此理勢之必然而　朝廷爵賞之所由與也况君以貴近大臣之懿親有忠勇報　國之心無驕惰淫靡之習期功而功立椅榮而榮安他日封侯拜將功在　國家名馳伊吾其功非尋常之功其榮

非常之榮矣錦衣鄉冠高爵厚祿傳之子孫
爲君一身之榮其爲恩齋公之榮又大矣則斯門
當冊之不朽豈獨爲今日之賀言哉君名璜字國用
別號原城瀛海世家云

霞溪十景詩序

語不云乎人以地靈景因人勝蓋兼之者鮮矣乃若有其地有其人而景隨之其霞溪之謂乎霞溪在今歙之休寧據萬山之中山石赬紫倒射溪水空濛滉漾爛若彩霞故名霞溪其地勝矣歙士孫子守善家霞溪之上養高蹈道遠覩而近取攬以爲帔褐之可



餐心實樂焉故號霞溪其人勝矣厥惟兼有遂以名閑守善又往往即其地爲景而景益勝曰朱山奪錦曰香塢遲雲曰龍田穫稻曰飛嶺翻蕎曰沙峯古廟曰旋水靈祠曰柘橋橫影曰古渡聽霞曰仙潭汎月曰蓮沼香風總名之曰霞溪十景而士大夫從而詠歌之徵余爲序序謂此山林之樂而明達之士也夫山林之樂有之者常患於不知知之者常患於不享有山林之勝而不知者樵夫牧豎是也知山林之趣而不能享者達官貴人是也夫惟明達之士才足以有爲而不欲盡爲故常有餘功知足以知趣而無所於累故常有餘巧足故煙雲之卷舒氣候之明晦泉石之流峙卉木之榮瘁魚鳥之上下與夫四時之變態不齊皆足以盡取於几席之下杖屨之間矣其守善之霞溪乎旣各繪爲圖而詩具左方

壽顧母秦孺人六十序

魯詩有之令妻壽母蓋言德福也令斯德福斯壽人倫之通義也雖然婦道無專言妻則繫其夫言母則繫其子有功於夫德則崇矣有造于子福則備矣兼之者人情之所難而亦人情之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況子孫之於父母乎況令壽之善見於其鄉者乎



傳家說詩稱魯頌出於孔子之手是豈欲經萬世總百行以輔五常非徒善頌禱爲也孔子魯人意豈不曰此吾宗國之善也夫善始於一鄉而後廣被于天下是風化之原而聖人所以綱維世道者每如此今歲辛丑秋予蒙　恩還鄉進士顧名儒暨其弟名世相率扣予曰不肖有母行年六十矣正月廿又七日實維初度最以名儒試春官名世且有待以稱觴況吾母教內嚴不甚喜酒食世俗禮惟欲得善歌頌俾不肖兄弟諷詠道說於前以悅志然非宗工偉人亦不慊故以請予不敢當請屢至而意益勤念孺人寔

吾友景高處士之繼室也系出秦氏秦爲吾鄉右族
而賢與予家陸氏世姻兒子抃後於進士兄弟游有
麗澤之雅豈非吾一鄉之善哉頃予歸晩又諗陋何
兒爲進士兄弟揚聲光哉予聞孺人年未三十而寡
居時名儒名世兄弟髫髫然孩抱間舅氏懷松翁在
堂孺人身爲冢婦獨力門戶上事老舅下撫二孤朝
夕益勤懷松翁亦豪爽俊邁暮齡殊暢裕卽世之日
呼孺人謝之曰汝能植吾諸孫吾且不朽矣前室有
子名臣孺人視如己出名儒遂領應天鄉薦高等今
名世文學沛然書試多居首選家且中落孺人又力
起之一錢尺帛必教二子以節儉言動少不如禮雖
昏夜必召至榻前峻責乃已若是者孺人之德福備
矣其所爲今壽者獨顧氏之一族爲善哉雖播之四
海傳之千古與魯詩同一感召可也名儒兄弟試以
此義爲孺人壽孺人聞之有不悅者乎悅則壽進矣
且名儒兄弟俱工詩業旋當魁南畿魁南省魁天下
以魯詩之義助我 聖朝風化之政邇人見之有不
益悅者乎益悅則壽益進矣深忝鄉人尚當執筆爲
頌以爲上壽侑

儼山文集卷四十六



# 儼山文集卷四十七

序十一　門生黃標校編

## 送大京兆江公赴南都序

瑞石先生江公之尹應天也自晉之右轄升升等矣
而榮尤焉蓋自藩而轄於格謂之內入故三司之在
晉者因公以爲榮又榮也大方伯自楊公而下憲長
自潘公而下都閫則馬公王公咸屬贈言深又安敢
弗是之榮哉而謂公於此有榮焉則未也士大夫操
內外之說一切較量之故有一生仕宦不出國門者
爲幸且遇至春明天涯之味戀戀然不忍舍去二者
皆過也夫仕事也內亦事也外亦事也顧事事何如
耳或曰居中清燕任外勤勞獨非人情也乎曰知其
勞逸而均之以爲理此用人之人之事也榮瘁焉吾
何與公以經術魁天下進士高第筮仕兵部旣優拔
之吏部旣十餘年布政山之東西亦旣十年矣夫兵
部吏部方今之貴要顯融司也公未嘗以自逸山之
東山之西亦今繁劇險瘠之地而公未嘗以告勞是
豈留情中外者哉是行也公實有榮焉而非是之謂
也請爲諸公言之夫堯舜禹湯文武皆古之聖王也
然而稱聖王者必以堯爲首自堯舜禹湯文武以至

周公孔子皆古之聖人也然而稱聖人者必以孔子爲首又自漢高唐宗宋藝暨我　朝之　太祖皆中國之皇帝也然而稱得堯之統者必以我　太祖爲首何者堯之道欽明而已矣孔子之道時中而已矣我　太祖之神功聖德損益百王以還之仁孝而已矣今之應天　太祖之舊京也山之東孔子闕里在焉山之西堯之故都也堯之故都公嘗治之矣孔子之鄉公又嘗治之矣咸以最聞今將舉堯孔之道以復治我　太祖之舊京矣則凡創業之難與夫守成之不易者其在于今抑亦有裨於　神功聖德乎否也有裨於　神功聖德以賛佐一王之興頫不大榮矣乎請公曰然因書爲序

避喧菴詩序

避喧志隱也從而咏歌之成其志也凡人之情必有避觀于避斯知其人矣是故避位者讓避名者賢避地者哲避喧者隱夫喧譁聲也城市多喧山水則否人抵山益高水益深則境益靜而喧益不到四方佳山水稱東南東南之佳者稱天台天台一脉爲黄巖黄巖又天台之佳者也蓋天台東至黄巖窮矣其磅礴鬱律又鍾于人故黄巖多著姓而以戴氏爲佳戴



故石屏後也恬隱公又戴氏之佳者也避喧則公所名菴菴據黄巖之佳曰太平崙事見泰行人記中所謂善于慕陶者得之矣公之子允大仕于　朝爲國子師以學行聞天下由是避喧之名往往入于騷壇吟社中爲咀嚼品題之具矣深最遊南雍辱允大先生賞識茲會都下别且三年矣而所得避喧詩益多采而授深序或曰公既隱矣焉用文之若是者無乃幾于喧與而併爲公所避與深曰不然夫萬有相吹而聲出焉其在城市則車馬綺紈聲利名位紛然擾者謂之喧其在山林則泉響谷應禽弄木奏悠然適者謂之喧又其至也莊生所謂天籟焉自然動者亦謂之喧苟自其本來謂之喧亦可也苟自其末則喧亦多端矣公之所爲避者其城市之喧乎不然悠然適者自然動者公方有賓會焉而又曷避爲况詩書之聲和雅洪灊韶韵叶音呂與天籟等公方樂焉以爲茲菴助而槩曰避之是豈公之志哉或者喻而退旣迺錄爲序

送賀君汝修赴内江令序

余往歲遊南雍取友於天下而湖湘寔多士於武昌得三人焉張君一卿胡君汝洪賀君汝修而汝洪汝

[illegible]復以同經講好時同經之士以數十輩而汝修年最少資最敏余視之一日而千里也數年以來余最劣最先成名而一鄉尚需次于家汝洪今內鄉已逾一考汝修與汝洪同得項城俄以家制去今庚辰之秋起令內江予已轉官成均與汝修會于都門俯仰今昔爲之慨然屬其鄉士夫自少保陳公而下以贈言請而王大理寔來速之予於汝修豈得無言乎哉始汝修與數君子朝夕服勤者先王經世之迹前賢已試之方不知於今果可以見之行而無難乎茲得一縣去百里民社之責一時風俗所關不知操縱張



弛者果昔日之所講明而許與者乎昔之所學不可施之今是徒勞也今之所履不皆本於昔是忘其久要矣古之君子蓋有從容數言以槩其平生於把袂之頃者余於汝修豈得無望乎哉昔與汝修約曰人品必爲諸葛孔明程伯子文章必如先秦兩漢政治必放三代斯言未遠耶於內江乎卜之也內江蜀之壯縣去京師萬里地險而逵且當兵革之餘民弊而易怨又有中貴人將　命在蜀供需歲以數百萬計內江苟當一日之費且不[illegible]辭矣汝修能不以爲難乎哉汝修嘗遇至人聞大[illegible]講性命之說坐而聽之浹日焉皆不異吾聖人之指即是而措之則曲參之所以治齊槩已葛洪之神化一邑者寧不大過於功名富貴之所爲圖哉汝修行矣耶於內鄉乎卜之也汝修文章已成而博學未爲世所盡知知之深者余不能多讓也於是乎言

## 別聶文蔚詩序

余悵悵然無當世之交自罹憂患以來神情銷落尤無當世之志而世亦將棄我矣獨雙江聶君文蔚不終見鄙時枉山居惠而教我然文蔚來令華亭凡四年矣政績爲當世第一今年春　天子亦以第一人



召之深故華亭家也方將託文蔚以自老於一丘一壑之間而文蔚去矣文蔚去將陟華當軸以大發其胸中之所蘊文章政事卓爲名家信當世之才也顧深方抱病不及一握手別以謝知己賦詩送之

## 送張虞客都事序

自古觀盛治必徵於世臣觀於世臣之家者必徵於子若孫蓋積家而國積國而天下其化通也　皇明世德之臣於吾松有一人焉故贈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謚莊簡定菴張公是也公之學有本原不爲言語文字而其所自得者爲多故歇歷中外餘四十

年位至八座皆有爲有守晚就懸車益始終出處無少遺憾焉今之稱公者以董學兩浙爲盛殊未有及其學者深生也晚嘗一拜公近讀公之文獲窺其一二故竊論人品於吾松必當以公爲首又意其不當以區區一郡論公也公之子牧字虞咨復修公之道以公廕當補官吏部優其材得爲南京左軍都督府都事將赴任凡松之人有事於京者重其爲大賢之後而又賢也寔光于松故咸有贈而謂深爲序乃進告於虞咨曰南都重地昔者先公之所留守也五府要司昔者先公之所參贊也其德惠條畫固結於人



心者方新一時之士大夫嘗登公門者今且布列於庶位有與公同朝同事者三數公尚在閣君之往也必私喜皆來觀于公之世焉使其父黨退而歎曰清忠肅恭猶吾莊簡也其君子聚相慶曰公信質敏猶吾莊簡也其小人匍匐而進敬舞而退轉相告於其父兄子弟曰是我公之子也猶我公也若是是能世其德矣使后之人觀我治化本公父子其於吾松不滋重與凡松之人惡得無厚望於今日哉夫人之生乏賢父兄而外取諸人人或不足而尚取諸古之人是二者蓄德均也難易則有間矣若虞咨者其推官

其行已豈待他取乎哉故於是行也備論公焉而不以爲穫者深之私也初公之卒有司以聞　孝廟悼之爲賜祭　勅工部營葬事事既竣虞咨以太夫人之命入謝遂請贈謚今　天子正極之始首是之事下禮部既成請復疏乞終養事下吏部例格不行授今職得便養又成其志皆殊遇也故序

南渠集序

南渠子三十舉進士四十爲　天子諫官之長有詩若干首有文若干首詩諸體畧具奏疏之文居十六七子既編次爲集請而受之爲之敘曰有傳世之器



有濟時之具有行道之資傳世之器文章是也濟時之具功業是也行道之資祿位是也三者之不兼也久矣君子惡乎取舍哉或曰三者於人亦若是班乎曰皆君子之所不容已者也雖然祿位者命之制也功業者分之盡也文章者自致之道也是以君子安命守分而不敢怠於自致故寧爲此不寧爲彼寧彼之失而或得之此也南渠子爲諫官數年有行道之資焉其所論列皆天下大計有濟時之心焉文章典則溫雅有傳世之才焉是可謂兼之矣由諫官而上愈進則道愈行由論列而上愈行則濟愈廣文章雖

無事焉可也今罷諫官佐遠郡將有取於江山之助益肆力於自致而寧約取之非耶或曰南渠子之道隨時也是故居位則道行當諫則有功身退則學進覽斯集者有考焉

陳江丁氏族譜序

此陳江丁氏譜也陳江之有丁氏自諱荳府君始丁氏之有譜則始於毅齋府君繼之以養靜先生而大備於文範君倅松之日也文範名某號　孝宗乙丑進士直道雄才歷試郡邑敦本好古有天下之志此譜之作殆其一也譜成而徵序於同年陸深昔者先王世祿故士大夫氏族掌在國史井田故民庶具譜版圖雖歷世可按也自封建廢而士大夫失其世世失而譜興譜者補也亦所以補王政之不及者也漢以後中原多故士民遷徙不常厥居號稱文獻之族者鮮有能保譜牒於不墜魏晉及唐以門第用人至有昧冒神明之胄以為祿仕之媒者而俗日衰矣今文範之為此譜也近做歐蘇之意以成一家之書其立法嚴其處意厚法嚴故闕其所不可知而百世之傳覈意厚故篤於所當行而親疎之制明丁氏族之人一展閱間某也祖某也禰某也兄弟某也子若孫



水源木本綿延續屬繩武肯堂之思鶺鴒棠棣之念有不油然興者乎昔人嘗謂由一人之身而至於爲塗之人蓋不獨一家然也雖天下之大其始未嘗不本於一人而其末也爲九州四海萬里之遠推此意也親親仁民之政序本定分之業先王之制不以後世而難者此文範君之志也故序

龍江春遠詩序

凡人情之有別也必歆豔之必期待之愛慕之甚者悲之恨之攀留之又跂望之而不已焉士大夫之能言者乃從而寫其歆豔期待愛慕悲恨攀留跂望之意而歌詩之頌之諷之下至書史則闕其事與其供帳冠裳車馬山川風物之致以比於聲詩焉豈其居相汲然而情至是乃始發哉夫君子之行輒有事也事之大者莫大於致君以及民孰不爲君也而亦孰非民也是故歆愛之情生焉甚或使絕域去治朝則梗鬱於其中廑變於其外者不能不蓄而爲悲恨沒之爲攀留攀留之不得則跂望從之矣是豈有所待哉蓋必居也有忠信之孚而後出門有眷戀之色二者固相爲也不然鄉傅之送迎等耳豈復有所謂情也哉龍江唐先生士綱既禫除其先公之服矣卜日

還輒邑之士大夫自南山瞿公而下咸賦詩送之亦有作既成復俾敘之深於士絅安得無情乎哉曰始士絅以丙辰進士退而讀書龍江之上者十年乃起而令東明有異政 天子召為給事中於兵科侃侃諫諍奮不顧身尋以 璽書按事廣之東西勤勞者三載矣還為權姦所怒斥判深州權姦伏誅始叙遷為南京工部主事已而再進為刑部員外郎矣是行也 天子追念舊蹟必留為侍從擢為卿貳是固士絅之所宜有者士絅亦將有慰于今日作者之情乎哉因題其首曰龍江春送者期待也



行春留愛詩序

史侯來攝上海浙三月而去去而人思之士之能言者各寫其意之所到比律呂而可歌凡若干矣而侯未之及知也浙士魏允升見而錄焉錄成而徵序於予予時方臥病諾焉而未之及為也既閱歲將還于朝而民士之思侯愈久愈穩歌頌將愈作而侯之政蹟愈著予之覩感于侯者愈深乃作而言曰郡邑之政於今日難矣細民知有恩而不知有制其難一有如此者巨族知有利而不知有度其難得有如此者監臨知有分而不知有體其難事有如此者誅求知有給而不知有民其難供有如此者侯休於積勢利贅於群咻其興革有如此者侯之蒞海邑也能廉故民悅焉而忘其勞也能公故巨室憚焉而不敢怨也能禮故待之者易以感也能愛故取之者隨以足也能權故推之則以變措之則以新也五者天下之能事備矣而況於郡邑之政哉此侯之才足以辦之矣天下非無才也彼以攝焉者郵傳寄耳嗚呼能不以郵傳視天下之官守焉此古治所由興也讀是詩者可以知侯矣侯名瑭字某



儼山文集卷四十七

序十二

重刊豆疹論序

醫家素難如士人本經至矣備矣獨豆創不經見木草號稱古書亦無明著方錄至漢末時始言豆疹以爲得自征羌豈上古生人無此疾耶又迺北諸虜荷南近長城即出豆疹多死亡似又繫於地氣矣江南水土濕熱凡嬰兒必痘死生雖異無一得脫亦有長大始出者予所生育子女多罹此毒比年四孫連接殀殤至爲楚割不能不致憾於醫藥之無工也嘗聞宋有閩人規者著書專論痘疹具有條理往在館閣多方尋訪而未獲表弟顧世安氏素修醫業收蓄古書甚富每與論此而託焉歸田之又明年汾州栢山劉先生涖松之日首以此書爲惠展卷讀之殊快夙心乃爲手訂數字因命黃甥標校勘山甥立抄方以成一家之言嗚呼使窮鄉下邑家置而戶藏之稍識文義決不至謬誤其所保全者可勝道哉乃重翻刊刻庶便覽觀經云如保赤子蓋言保赤子之難尤難於保民之難也栢山以才御史出副郡車觀於斯樂可謂先其所難者松民坐享仁壽之福必矣世安校



官太醫院爲御醫供事 聖濟殿蓋欲廣先生之意因請爲序以傳

懷旂集敘

弘治辛酉深忝鄉薦乙丑春釋褐于成均三四年間客都門遊齊魯留南雍出入三吳旅食之日多所得詩凡若干篇率皆道路語爾既校 上命儲史館得專意文學探囊讀之感念今昔恍然若一日之所遇也取其甚不謬者存十二三焉傳有之曰士以旂耶有事也深明列下士仰沫 鴻澤雖遠在草莽其敢一日忘斯招之至耶故命之曰懷旂集云



介菴先生鄭公哀輓序

同知南雄府致仕進階奉議大夫介菴鄭先生既卒其子通判大名府相希說編其誌銘墓表哀輓之作若干篇元老名卿文士詩人海內之賢言焉而信今信焉而傳後渢渢乎事覈而情悲也上海陸深讀之曰此循良之吏論定而不朽仁孝之人揚親以致志者於是乎徵之矣嗚呼君子之學以經綸爲至其遇不遇繫乎逢君子之道以出處爲大其安不安存乎我故持必遇之心者無必安之地者也介菴先生四佐大郡其在南昌也以左調其在高州也以發去其

在大名也以薦陞其爲南旅也以卹歸停任又以紛更報罷然不皆遇也清白之操惠愛之政郡之人至今思之不能忘是可謂善行其所學者矣方其解南雄也使先生少自媟必獲安其位及權姦之誅也先生當起矣卒致其仕恬退之風止足之義視世之巧營固戀者何如也是可謂安於出處者矣夫過制乎命者也安由於義者也以義處命此儒者之能事而先生之考終也無少遺憾豈易得哉深聞之其德厚者其後昌其學深者其風遠乃今希說之向用未艾固將大發先生之藴而天下之欽德慕義者其於先



生之闕曰容少緩耶惜深生也晚不獲待先生以探其大全深造然厚交於希說亦有年矣始獲論次其經綸之方出處之大爲哀輓序

送何述齋太守入　覲序

易有之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蓋言上下之交也仰惟　皇上中興御極二十有二年凡七朝諸侯矣明年甲辰復當大　朝之期松江何侯述齋先生先期戒行士大夫咸悵悵然不釋其去相與就陸深謀之思爲留行亦欲望侯之久於吾郡也深亟是之而願有以告夫臨年入　覲以行明陟古之大典蓋常禮爾惟　國有大事與方隅未和則以　特旨留之方今上際治平下成康阜四海九州方軌畢至固我侯之樂於有事也忠勤大業行矣於是唐憲副龍江曰是禮也夫天子制禮諸侯稟禮以致之天下載見之詩所爲作也盍相與送之自趨太常曲江而下咸餞之江上御醫顧定芳寧丞喬訓趨而進曰餞必有贈贈必以言屬深爲之序深惟我　朝稽古建官超越百代　太祖高皇帝開天啓運　朝覲之典自洪武丙寅著令行之百七十餘年矣藩臬郡縣之長吏精白一心以承　德意者惟此舉庶幾有位顯然



以待旌甄者亦惟此舉雖然天下之郡皆統於藩臬而幽明黜焉　天子以一身主張於上而幽明之柄付之銓曹銓曹所寄以爲耳目者諸侯也勸懲之義所以爲理者莫大於是惟畿輔之郡則百執事之賢否獨守得與銓曹共之視藩臬等郡守之任莫重於兩畿而南畿爲尤重實以　高皇肇造之地典禮存焉然南畿之郡又莫重於蘇松非徒以財賦之浩繁也六官之事亦最他郡顧松地狹矣尤難於蘇守固天下之選也我侯述齋先生之守松也特出妙簡其爲治也不動聲色而百務具興二年於茲慈良愷悌

之政畢數四境是故霑其惠者親之爲父母服其斷
者仰之爲神明覩其德者尊之爲賢聖古之龔黄夫
復何讓兹　朝正禮成天官卿必且明揚於　廷則
松郡治平天下第一無疑矣百執事之師帥於是乎
在一方之民瘼於是乎達千里之風教於是乎宣侯
方斂功績於無言之表以成上下相交之業是行所
繫顧不偉與爰念先朝　列聖每當入覲時有　特
旨舉其賢者能者異等者錫燕　午門褒賜　璽書
馳驛以還或不次遷擢遂登台輔　皇上勵精圖治
明作之功與三代並隆必舉舊章我侯又當第一無



疑矣則吾郡士夫感知之情不於是而少慰哉詩亦
有之蓼彼蕭斯零露湑兮蓋言逮下也既見君子爲
龍爲光蓋言承上也深不佞請歌以侑別

送司訓吳先生九年考滿序

石峯吳先生教上海學學者有成矣遂從海學滿九
載考以上吏部將去海而海之士夫相與歎息其賢
酌酒送之有爲留行之計者曰先生政成九載海實
三年吾有子弟何可一日無先生有爲達才之言者
曰先生束縛校官幾二十載内外樞要何可一日無
先生相與質於陸子以爲何如深聞之曰先生去留
資格具在非我輩之所能與深獨愛敬先生之有量
有識而又以歎資格之重困夫豪傑也士舉於鄉矣
旅試於春官其上者爲進士正榜其次者爲進士副
榜其藝能無以大相遠也其實皆謂之出身然從正
榜出者二十年可至卿相出副榜爲校官者必限以
實歷之歲月未滿一日不聽使去去而以殿最也特
視其子弟貢之中式與不中式者乃皆若此間亦有
去爲御史者終不數數也豈才之同出於鄉舉里選
者顧遂爾懸絶耶抑人之限於地者無以自見也將
采聽者之未廣與推轂者之無公耶先生自丁卯舉



於鄉戊辰舉於禮部教於蘇者三年教於長沙之攸
者又三年至於教海始滿實歷云先生清才博學勤
于講說所至以春秋爲教其生徒自官司外常數百
人每舉必中式往來校文於蜀於廣於齊魯所得多
名士馳驅萬里江山湖海之奇勝輒有紀述咸可傳
誦淹留散緩之意未嘗少見其去海也束書就道與
嘗所往來者敘分留別道義繾綣之情藹然入人是
其卿輔之量經綸之業蓋已具見於此矣此所以爲
先生也若乃舍文字而持權衡辭冷局而當要路竊
謂先生亦既晚也深於是乎有感昔臨川聶先生大

年爲校官時王文端公抑菴先生在吏部大年嘗因題畫以致意其畧曰以二十年求書之心求天下之士天下其有遺材耶是後斯言徹于文端公欣然薦奏於是大年遂有修書之 命人兩賢之今先生之才無愧大年而整菴羅先生之賢遠過抑菴適居吏部是行必有遇也又倒得再試禮部先生爽然舉首以發於持滿之餘深於是乎有望故序

竹亭詩序

芝山之麓有竹亭焉今少司寇胡公之所築也有桑梓之義公之託於物者如此京都之間有竹亭焉今



士大夫之所賢也有配德之道物之附於公者如此始公之在荆也荆有竹亭其在廣也廣有竹亭其在閩也閩亦有竹亭從轍所至凡竹亭云者必公也無疑其於今也惟公而不惟竹或見竹焉儼乎若公之有臨也物因人重者如此由是士大夫之能言者咸有作積爲若干什公以深嘗登斯亭也授簡爲序深暇日從二三子讀焉渢渢乎何其音之長也亢亢乎又何其好德之同也融融乎何其入人之深也二三子識之夫物生也有自成也有託是故穉上無豐茁弱質無正色其斯之謂與乎昔者 今而南也止於饒使禮告成遂有事於觀察登芝山而望焉鄱湖之渺瀰我 聖祖弔伐之所也封藩之規度守令之理制明秀之山川膏沃之田疇富庶之齒淳龐之俗我列聖休養之厚也萬竹森映極瀟灑之趣則公之故居而亭之所爲築也廻降而修謁焉式其里閭弦誦之聲登其堂挹清修之操入其室觀朴素之業有先世之文獻在焉既而觴予於亭示予以晩節之志蒼粉碧玉與秋色相高令人肅乎其爲心穆乎其爲容欲去而不能者久之已復從公移植數本於公署爲旦夕之瞻企予蓋有所感也夫昔人有言禮樂必積



德百年而後興蓋生養教習之漸然爾 皇明撫運混一規模成於鄱湖之役則饒固首善之地也凝和被化宜有爲天下先者而公生其間適應百年之運加以故家流風荷承傳之學具禮樂之材爲鉅儒爲名臣爲天下羽儀蔚乎其有章也卓乎其不群也優優乎應變而不窮也屹乎處毀譽而不懼也其不爲斯竹矣乎蒔以佳壤育以和氣周以籓籬時以培植堅剛茂密之質足以資世用而和民生廼若挺拔之操可以干霄漢苞篟之色可以傲霜雪使乾坤之正氣後時而獨存者是宜公之有取於斯也故曰至治

之世多君子至人之居無疵癘二三子唯而退因錄爲序公名部字大聲登甲辰進士敭歷中外以至今官柄用方始云

澹軒集序

詩之作工體製者乏寬裕之風務氣格者少溫潤之氣蓋自李杜以來詩人鮮兼之矣兼之曰詩不其難矣乎得其一體者然且有至焉有不至焉則詩之道或幾乎廢矣而世未嘗無人也三百篇多出於委巷與女婦之口其人初未嘗學其辭旨頗足爲後世經何則出於情故也詩出於情而體製氣格在所後矣



此詩之本也深少游邑校時澹軒先生已號宿學工爲詩其時固未能讀之也其子鷗與深同舉於鄉又同舉進士於朝往來兩都間每與先生俱當其時又未暇讀之也今年以先孺人服家居其子鷗方編次爲集始得請而讀之凡若干首嗚呼是誠所謂出於情者耶先生屬孤耿之操秉剛方之性侃侃不與俗人亢合是故其詩鍛鍊清峭如其人雖屢厄場屋澹淡自居無怨尤追感之態可謂情之正者矣夫詩出於情難情而得其正又難也是宜有傳焉鷗作而曰家君道固如是其果然與宜爲集敘且夫伯俞之挺無慼無恤之節不忘君子所以爲其親者無所不愛而死於其言之成章者乎宜鷗之亟圖之也而先生苦志力探嗜好俱泯者得所付託矣其決傳而無疑者又於是乎在

送浮屠默菴序

普照僧默菴嘗從定菴曹先生學詩與書又每從士大夫遊故釋而文余道松亦至焉不則設茗論詩持紙乞余書數詩以爲常屢焉故契若古之方外交也乙丑歲會郡僧綱闕默菴捧郡檄詣選於吏部既受命冠服有章又加昔一等矣一日過余別且請以



贈余曰維佛氏以無爲宗萬有皆幻身世電泡耳吾之所有爾之所不取也何以贈默菴曰緣愛生慾緣欲墮千萬劫非愛非欲即證果矣何名爲有何名爲無余曰終然不同奈何相謀默菴曰不必於同不必於不同願卒兩忘之余曰余與爾異趨也獨不畏其相妨哉默菴笑曰何見之太晚也佛之道常附聖人之道而行不相妨久矣余曰異哉當竟其說默菴曰吾佛氏之道一切修於內然常使外者無擾也擾之則力倍矣是故聖人之道行使君臣父子禮樂刑政各職其職以綱維乎天下大定矣然后吾徒始得出

其一身以究其學不然且弗暇矣故琳宮梵宇金碧輝煌而吾徒安餐常在太平之世積垣敗宇而沛顛流離者必喪亂之日也故佛道獨盛非佛之福也聖人之道盛非獨儒者有望也雖吾徒亦日夜望之余服其甚辯然終未以爲然也遂次第其語以爲贈使歸質諸定菴焉定菴之季十峯與其群從皆余友也而甚文必有能印正其說者



儼山文集卷四十八



序十三

送嚴介谿宗伯奉使安陸詩序

禮也者緣起於人情會通以大道粲然後頌聲作焉休禎應焉今　天子大孝尊親久將備物於　顯陵　陵故在安陸於是特以禮部右侍郎介谿嚴公往凡禮儀之事悉總之奉　璽書佩織符至重也蓋古山陵之使而今　天子又寄之以精誠焉於是聲和祥協所以爲之應者多矣公方自祭酒遷於是國監自司業林先生而下咸賦詩送之深適來嗣公爲祭酒乃聯而爲什以爲贈且遂爲之序曰夫禮王道之終也有所終者必有所始無爲者王道之始也有所見者必有所因　國家拔天下士聚於翰林若將養之以無爲和平之福者及夫因能授任各有見焉禮之所爲體者固如是公之是行凡以爲禮也且因公可以觀禮焉公少以神童聞天下未弱冠擢危科舉進士入翰林讀中秘書擢史館爲編修官校文於禮闈侍經於先朝今　天子紹統之初署篆於南翰林召掌成均遷副宗伯自今以往崇階峻陟未見其終也而皆有其始矣其在館既時妙語奇

句應聲而成每試場屋必以經義為士人倡誦唱進士名幾及第居館閣試必在首選為史官編摩有法戶外求文之屨常滿投文輒得名士南院有望北雍有化可謂隨所因而緒見者矣而況完才厚蓄於是行也有不益懋大禮以將之成乎夫是之謂緣人情觀會通達和氣以比於王道則是詩也因聲光之洪暢者非與使事有程式遄其歸今　天子開明堂契大道必將賞懋功登名德公當以　山陵之威儀為廟堂之規畫以神明之歆格為民物之主持休禎其有不應者乎而王道於是乎成矣此深之所謂禮也公其行哉公之教學也尤有恩諸生至懷渤以思公之去一時屬下多才士覩感之深深之初至京師也翰林學士未齋顧先生遺之書曰善乎嚴公子當以為法故深之序是詩也尤致跂戀焉若夫覽形勝之奇神江山之助隆體貌之尊養宰輔之望此公之餘事也所以望之公者亦餘事也故序

送李長史宗豫赴任序

余嘉靖戊子再起為國子頃之吏部問士於予予以三人應蓋皆臺諫才也其一即李君宗豫頃之　崇府以長史請吏部疏名　上由是宗豫遂擢或謂予曰先生薦宗豫作臺諫頗乃得外藩得毋少之乎予解之曰古今稱臺諫與宰相權略相埒蓋惟臺諫能言之惟宰相能行之謂其皆得與人主可否是非以圖回天下之大業若夫輔導啓沃之功則宰相居多是故臺諫資卑宰相責大故凡有可否是非之任與輔導啓沃之益者皆臺諫宰相事也蓋嘗有布衣相業者況長史固一國之相哉輔導之啓沃之佩然相天下業也宗豫為不薄矣其尚求所以報稱哉宗豫領弘治乙卯貴州鄉薦登乙榜夫教蜀又教浙又教南畿之建德既又奉特　旨入教魏國徐公遂擢南監學正已復改北且滿四載宗豫之履歷深矣今天子修親親重宗藩輔導之職必欲得人宗豫固擇而使之者哉行矣昔董仲舒以漢之醇儒遠遇公孫聲乃出相藩國凡相兩王皆驕仲舒正身率物以禮誼匡王咸敬重焉況　崇王殿下好學秉禮有漢河間之典則而宗豫以該洽之學敏贍之才端諒之行輔導之固今之醇儒也而　崇王之賢有弗敬且重之乎宗豫其尚思所以報稱哉使　王以名德重天下屹為河南之屏翰則宗豫亦將蔚然有重望固今之仲舒也宗豫勉之還者吾將[illegible]　藩府諸佐有降

續者許入爲　京朝官令　天子立賢無方安知宗藩不自此而陟華要乎長沙之徵前席之問有日矣雖然相一國與相天下亦畧相埒相一國稱矣官至大夫榮矣又奚必中外崇卑之較乎此因仲舒正誼明道之說也宗藩行哉因書以贈

## 重刊周禮序

周禮一書說者以爲周公致太平之典或又曰戰國時書也議周禮者持此兩說久矣謂其爲周公者以其廣大悉備周萬物而不遺輔三才而皆當非聖人不能作也謂其爲戰國者以與孟子王制不合又謂下至輿阜之事皆備書疑周公不如是之猥瑣也皆有所執故卒不能合嗚呼秦火之後載籍散亡失次惟易爲全書而諸禮之病尤甚蓋自戰國諸侯惡其害己已盡削之故諸經亡於秦而禮尤先焉者竊嘗謂是書實本於周公而今之周禮則散失之餘者也或又曰未成之書許其規模亦既備矣漢興諸經書稍集而是書獨亡冬官一篇至購以千金不能得河間獻王始以考工記足之足之誠非是也向歆父子尊以爲經馬鄭諸儒與唐孔賈氏皆有注疏然但承河間之舊而已至宋諸儒力校群經號稱有工而於



是書亦畧迨俞庭椿始爲復古編以爲冬官不亡特漫入五官中耳於是刪取五官之羨餘與無所附麗者以爲是爲冬官也吳澄遂考註之以爲周禮復全彼固有見爾其間亦有不類冬官者要之竟非全書也大抵法因時異治以道同善復古者在彷而行之耳竊嘗讀是書而有感焉以爲良法美意盡此則幾於王矣古之人有用之而卒以敗者其故何耶抑亦存乎其人爾苟存乎其人雖得其意而遺其法亦可也善乎程子之言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信若是則是書之全闕又在所不必較者矣雖然必有得是書於言外者因重刊之而并著其說如此云



## 贈別鶴屠先生致仕序

三一屠先生以太平之政來致　上爲增秩而許之於是金緋在躬延辭而去中朝士咸相顧歎曰賢哉或曰是以退爲進者耶世有俟滿課功陟竟弗及者而先生顧於此得之庸非進耶雖然非先生之心也或曰先生仕不得意位不過下大夫官不過州郡是以去雖然非先生之情也或曰先生稍厭世樂高閒人江之南風日之美有釣游舊業故去雖然非先生

之志也先生有用世才視天下疾痛如在已宦轍所至嘗以一僕自隨廨宇壁立如梵舍晝夜治文書不休是爲樂簡閒者耶今大司寇公於先生爲兄夏官奎進士垚則先生之子也若蜚聲引前珠玉擁後而委蛇在中是爲不得意者耶其在武昌時破究囚斷疑獄號稱神明其在建昌時恤民隱抑權勞作民父母臺省籓臬交擧疊薦先生皆泊然不居而獨於此時求進耶夫出有爲處有時古之道也是故幼而學之壯而行之適可而去之其學也若饑其行也若推其去也若遺先生蓋幾於是矣何爲紛紛乎議之淺



也或曰禮稱七十致仕先生齒髮尚壯若是者禮與昔宋錢若水早罷欲以進退之道自全先生初爲郡推官與錢同其折獄事又同後所至雖不同而其去也適當人主之初年則又同殆欲以是勵世風與爲轉移感動之機與是或先生之微意而非僕之所敢知也武庫林君利瞻夏君某王君某畢君某相率請贈故序

## 重刊千金寶要方序

自古無不効之方而世醫有不識之病若也爲對證之藥此方書之所以不可少也是編千金寶要蓋傳孫思邈云我大中丞西野先生張公撫蜀以自隨因以濟人而每効焉視他方書特爲簡約可傳公亦寶之公自內臺出任旬宣之寄數年以還凡三易鎭至於籓臬之長皆再涖經世之務靡不達練設張擧措各有次第而尤以濟人爲先務如此方書其一也雖然先王之政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是故本草昉於神農而周禮命之官屬後世則有專門名家以效用者皆仁術也夫仁故無小行必自近先王爲理之要固如此思邈此作又嘗託之神異以取信於世要其實理亦有不可誣者今夫醫得其理凡醫得是書而



理之人有其書遐以語醫之理則所全活者必多矣豈非王政之大端哉而亦公之微意也於是左布政使陸深右布政使衞道合辭請而梓之冀以廣公之意會道以遷行深亦內轉皆不及視其成成之者參議鄭重也

## 鹿門遺隱詩冊序

昔漢龐公隱居襄陽之野曰鹿門今鄭君成大隱居新安之野亦曰鹿門古今人若是其同乎按史載龐公在襄陽時躬耕壟上劉表勸之仕不應扣之至再則以遺安之語答之而去蓋古逸民之流與今成大

寧有是乎曰不必盡有是也而其人固應公之儔也成大少孤事其母兄以孝友聞處閨門有禮壯遊四方考德資善年五十歸爲隱居計家在新安之雙橋鄭故節義士子美後也雙橋濱湖負湖爲腴田成大親操鉏鎒率童僕耕耨風日中如龐公然大夫士高之遂改姓其地豈不以成大眞龐公也哉予竊謂龐公當東都末季隱或非其志也其荅表語蓋以之風表者後表卒不能安及其子方其時固有高林深淵之慮爲旦夕栖宿之謀而已隱豈其得已哉今成大當熙洽之朝無意外之患保林泉之嘉遂高尚之志



是眞隱者其與龐公同乎不同乎又未可知也孰得以其地爲疑哉雖然地之靈勝者必鍾爲奇偉之士而奇偉之士居其地亦輒以名按襄陽之鹿門本號蘇嶺因習郁而得名因龐公而遂顯若是安知雙橋之不可名鹿門乎又安知雙橋之鹿門不因成大以顯乎又安知成大之終不可得使雙橋爲鹿門乎成大今年六十葆和養志其子廉予獲識之是能承其所遺者又按龐公有子某其孫渙皆爲魏晉達官成大之子若孫又安知不龐公若乎同其終必同其始予故得書其事授廉識之

送黄翠巖節推考滿序

翠巖子黄協恭以才進士出推松江松號大府所轄纔兩縣爾而地皆儉於百里六官之事最其浩繁者視他一省而刑獄尤甚何則松之四境多枕江湖而東盡於海昔時嘗富淳矣近年多事而水旱乘之民力日困爭訟之風熾矣夫江海之間易擾困窮之民成俗亦使然也翠巖之爲理也原情麗法事至立斷鈎距鍛鍊之術無所施凜若神明而兩縣之俗遂革一府若無事然于時述齋何公作守元峯李侯副之皆負當世之望每稱之曰翠巖其人傑哉於寅協則



良友也法律則老吏也器量則元卿也吏民之歌頌帖服者則師保也父母也奚啻乃廉靖之操直大之行三年猶一日也會當書一考還　朝適華亭令關府倅龍岡張侯樼之狄丞希明率僚屬請爲贈言而以屬之上海陸深顧無能爲翠巖役也其何敢辭夫自晉魏以來仕宦之籍門閥爲重至於世德繩武之風實鮮其倫漢唐之後文章政事分爲兩途若夫全體合一之學世不恒有兼之者衆之者豈非一代之豪傑哉翠巖學士壺除先生之孫也先生少爲世師名滿四海而仕獨晚從深之待罪翰林也同爲編修

官既而司業國子深復踵代景行師法固有餘地而
先生不予鄙也憶昨戊戌之春忝以學士讀卷有事
于 內閣得縱觀諸進士之文賞歎之餘意欲求得
世家士擅其文獻以光輔 聖治而翠巖在焉實始
託交而翠巖亦不余鄙也余既歸田而親炙翠巖者
又二年所見逾於所聞遠矣然則莆陽之家世松江
之政績翠巖眞人傑哉客有過余而問之者曰今
制舉進士賜第後例分中外外補歷三年則後科進
士贄及受代去矣翠巖茲行分當得代將陟臺省躋
華要以光彙陞之祚使我 朝有世臣爲 國增重



固斯文之慶也雖然此貫魚行隨資格之說耳夫資
格以待常流不次以待異等今日翠巖之行吾子之
所謂人傑者果若是足乎予應之曰資格 朝廷之
懸也銓衡吏部之權也持權以破格此用人之人之
事而我何與焉若夫本以不次之才而甘爲循資之
舉無躐等無躁進而我亦無與焉此豈非天下之眞
豪傑哉翠巖行矣當有所遇也問者唯唯而退因書
爲贈

儼山文集卷四十九

儼山文集卷五十

序十四

書輯序

前代書家之論著洋洋乎何其備也大抵文[illegible]其質
寡要約爲予之輯此也擇百氏之菁華示一藝之途
轍庶使後來求方圓於規矩將由下學而上達也顧
微辭奧義獵取牽聯僅已成篇似爲已出不幾於掠
乎若夫一章之中畢選衆善則今古迭形難以倫序
尤乖隱括之體今故會萃諸家首條品目庶幾博洽
之士知所由來云爾



書輯後序

予少溺志於書無師爲而未有所得也頗喜考尋前
人之遺論纂輯既久恍乎若有以見其指意之所在
而亦未敢遽以爲是也中歲以來抱詞賦之悔不復
數數然正德戊寅假館老氏之宮新凉病後再加删
次深懼古人之法不盡傳於將來也昔人有言經術
之不明由小學之不振小學之不振由六書之無傳
嗚呼余亦安敢少哉

送沈員外歸省序

沈君仁甫副郎之積勞六年也疏以歸省請 上若

曰其如故事吏部覆實以聞　命之遂特給實稽延
辭而還吾鄉之士大夫皆來謁予余曰仁甫不宜去
今　上新政百度更始賢才焦勞時也殿陛之下思
奮其一藝者畢至況如仁甫者獨得優游遂其私於
若時乎是一不宜去昔仁甫爲主事也其屬衆其事
分猶可逸也今副郎矣衆者以一分者以萃當衆者
夜爲之固其職也是再不宜去又況仁甫刑官也民
失其教罪戾沓冒輦轂之下大抵尤甚思得執法明
刑者雖百十仁甫猶將少之是三不宜去太保閔公
以其才也屢用之以裨左右遇知己又一時也是四



不宜去仁甫皆不顧焉以去不幾乎薄於　君靡於
業懷其寶以殉於所知者乎余曰否仁甫之去無不
宜者謂不宜去者愛仁甫有識非通於情者也人之
情未有薄於其親而厚於其君者也況其他乎昔者
溫嶠弼成江左后卒不償其功徐庶辭其主於國事
倥偬之日至今以爲得事君之體夫二子者當其時
也各有所急及其獲乃其所緩君子亦量其情而已
矣所惡於不情者謂其不可以訓也若仁甫者自始
登進士尊翁即背養夫不及養其父獲其母是其情
已難安矣又況越在數千里外無他兄弟爲侍獨能

一日安其情耶維我　朝以仁孝立國著在甲令式
曰有六載不歸者例得解職暫還仁甫不於此時去
何去衆皆曰諾遂請爲贈余與仁甫通家兼有世好
知太孺人春秋方鼎盛又賢也望於其子者匪獨一
歸省之榮而已仁甫亦思所以孝於親尚有大於是
者乎誠有之是宜速來去而不來始無以自解於衆
口矣仁甫亦曰諾遂爲敘

## 梅林續稿序

梅林蕭先生詩沈生銓既刻之嘉禾余既序之矣陳
生寫復裒爲此集復徵予序銓寫皆嘗學於梅林夫



學者於其師之言行惟恐不致詳焉況於其成章者
耶此集之所不容自已而亦非梅林之所能禁也刻
成予卒業焉歎曰有物於此爲世共寶然祈人之愛
弗可得也有物於此爲人鍾愛然祈世之傳弗可得
也是故黃金白璧世寶矣廉夫或覗之而不顧高官
大爵人愛矣貞士或推之而不居寶斯愛愛斯傳者
惟文章爲然凡以有定價也定價云者抑之不能使
短揚之不能使長得之足以致治失之足以召亂一
時之所未融萬世之所必白者也茲集也本之性情
而足以考見治亂興衰之故學者有興觀焉梅林沖

遠高簡不隨世汩沒其爲詩淵源於魏晉而涵濡於唐人之風者甚深故其所就亦非世所得而抑揚也信哉寶斯愛愛斯傳矣陳生曰以意之所肯記不可誣也請書爲序

縣侯張八峯膺獎序

嘉靖辛丑歲八峯張侯以名進士令上海再及朞矣適監察御史高君奉　璽書按吳越間覘侯之政有成也將以聞于　上先下檄獎之邑之諸寮以御史知侯之深也信之其詞曰持守謙確幹理周詳清約[illegible]而邑政新敷實惠而人心悅蓋實錄云於是邑士大夫咸信之外邑之士大夫亦信之惟邑之民以侯之聲望起而將去吾海也則又慮之深方蒙恩歸田會見其事乃喜之蓋喜侯之獲乎上信乎友感乎下而才賢之將得路也或尹何君寶文君觀光李君中允暨史陳君相相率來請爲賀惟我　皇明建官經國法意相維是故以公論付掌諫以民社寄有司良有司盡職于六官以當掌諫之激勸故　天子高拱穆清之上而四海之治成矣詩書所稱何以過此雖然此有毀譽焉此有明闇焉古諺有之受君子與則多榮惟御史公惟侯誠相濟以功業則我　朝之法



意具存而漢治之循良可幾也固宜賀顧吾邑在東海之上地僻賦煩歲供至數十萬而非時之需不與焉邇年以來民日貧而風俗日壞天下稱劇而令尤難侯之來也宰輔寔以難邑試侯而侯不動聲色處置有方若解牛破竹然百事就理人徒見侯寬大之規模與豈弟之治理而或未知侯之有本也大抵有諸中則外施無不宜有所養則外應無不當語曰本立道生御史固廉得之矣憶昨戊戌　天子臨軒策天下士於　廷深以職事充讀卷之末偶觀一對甚佳竊以爲此他日宰輔之器自閣老而下相注目焉深私識之及啓封　廷唱則侯也今世學術高者篡宋儒之講議務爲攏捆之詞以譁也其下者則獵取腐爛時文之語以合程式　君父前殊歉大觀惟侯之文超然遠邁直攄胸臆於靄然忠孝之風其大本已如此是科爾主司爲顧文康公未齋張少宰甬川皆予同年又同在館閣每詢之必擊節以爲然夫學與政通則侯今日令海之政特一斑爾是殆未足以盡爲賀也何君輩固以請深方欲論次侯令海之尤難者庚子之秋海沙盜起兵御太倉勢甚張邑且剽東士民望烽煙而奔竄者巷陌相屬呼號之聲與風

俱列時丞佐咸闕以一身當之飭兵食謹瞭探馳驅鋒鏑之間而戎務悉備賊幾及境若望之而退者百萬生靈賴以衽席侯固吾海邑之長城也此尤宜賀御史專理鹽政詞筆所未及深將附御史欲併以聞于　上何君輩咸拜下曰此實等之所未知也遂書爲序

送王君世熙授職南還序

王君世熙八九歲時默誦書傳曆法甚習長老以爲奇其自少警敏如此少長爲舉子業輒有奇語遊泮序既而以爲不足爲乃棄去從豪使七日夜飲博千



金一擲不難也其倜爽又如此余家與世熙家鄰也頗憶其少事又與之同遊泮序故得其人爲比余竊禄走兩都別世熙且五六載世熙亦已三十餘矣乙丑之歲會于金臺執手敘舊殊非昔之王世熙也日居小樓讀書自娛足不履戶限外客非相知罕見其面周旋曲折動合矩矱何其儼雅儒者也蓋郡邑以陰陽訓術薦起將世熙別後從事於天官之學而有得耶不然一變至此何其美也大抵天官之學上窺消息之妙俯察流峙之機中稽人物之變殆非麤心所能勝也世熙脫壯年之習以返儒者之故其爲不

負此職也明矣雖然是學也本吾儒者之事窮理盡性則得之矣自史遷作天官爲日者立傳始裂而外之後世往往取其怪誕不經之說風角占驗之術附會砌合自成一家而聖人齊七政授曆明時之意遂微蓋二千年於茲矣世熙自少即有志於曆法今果以是進用儻能推明尚書之旨以復還吾儒者之舊而不以術自小焉則又豈非其善變哉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余有望焉茲奉部符南還將以蒞政也吾友郁行人希正舉其職以告之盡矣余獨愛世熙之屢變以趨於道也故復以是贈之吾



邑種竹主人者世熙之師也雲谿居上者世熙之友也兩人者皆子之知己儻問我爲謝之曰脂韋甚矣往時坐竹所據溪上臨文賦詩自得之氣十失八九若余則爲不善變者也於世熙之還也寧無慨且愧乎

送某先生閩省校文序

科場取士得士之高下視主司主司亦以所得之士自驗其高下是故聘必於名士大夫士大夫亦以得聘爲榮歲在丁卯今　上改元之二年秋適當天下大比於是某應閩省之聘先生浙產也而校文於閩

閩浙壤相接也文相上下也閩之必欲得先生而先生必不薄閩而不爲也已夫以今同文之世而先生知文之深無不可者顧亦何擇於閩哉閩山水奇絶靈秀所涵必有瓌瑋磊落之士將待先生以收之或有右於他方者矣吾聞閩有佳實號荔子者味甲天下今之適閩者口不甞荔每以爲恨夫天地清淑之氣鍾於物爲奇品鍾於人爲奇才適閩而不食奇品猶以爲恨況適閩而不得奇才者乎且荔子之味不過美人口腹況人才可以美皇猷美天下相去又萬萬者乎先生必加之意矣他日閩鄉書見名士滿紙則可以爲先生賀得閩士爲閩士賀遇先生而聘者不失人者亦可賀矣先生行哉深請俟之



## 錦衣千戶陶君五十生子詩序

産子何賀成孝也或曰禮無賀余曰不然古之君子其心必於人倫是厚其爲教也必以厚人倫爲本是禮之所由起與協於義以合乎情故無得而泥焉人之有子也由吾而上不知凡幾世也得以續由吾而下不知凡幾世也得以引吾而續之孝有承於前吾而引之孝以開於後其於人倫不已厚乎古之君子必將歆豔揄揚以成之惟恐後理人不著之於經者常之也事皆由常多不見其述性有出於常之外者則其歆豔揄揚之情殆且過焉而不自知者勢也苟不害於義以咈乎情倘不得附於禮之遺意也哉若吾陶君以五十之年始有克闡之慶情慰於久望孝立於幸成其賀之也尤宜凡今之君子起爲陶君賀者余推其意以爲有合於禮也陶君吾故於人也由先世北徙至君起家爲錦衣衛千戶余以里閈故獲識君爲倜儻傑心同異之繼聞君談兵事絲理派分有源有緒又異之最后見君上　天子封事一帙鑿鑿時政失得益異之其先悉疏今錦衣衛之宿蠹巨害積數十年者將以陳之於　上今夫各覆所司之短以成輔車之勢者世之通患也在武弁爲尤甚陶君知明而勇違奮不顧私一旦慨慷累數百言有人所隂諱而私忌之者求之儒紳亦難矣於是異之不已乃退而歎曰孟子稱始作俑者無後惡其不仁也若陶君其必有後矣夫今果然將非一念之仁所感召與由是見天理不爽之妙且以幸余言之偶中也遂不辭而爲之序君名淳字克清産子之辰爲某年月日云



傲山文集卷五十

序十五

## 送光祿卿張南山先生致政序

皇帝青宮之臣最舊者宜莫如南山先生焉先生起家中舍明年召直　文華殿累遷至光祿寺卿四十有餘年矣中間嘗佐天官參大藩發容臺實未嘗去　文華一日也是故最舊昔人以一生仕宦不出國門者為榮且幸於先生何如也先生工書翰富文藻長箋大幅幾徧海內人爭寶愛之雖兒童婦女皆知有先生焉是故於宮僚又非特徒舊而已今　上既



光臨大寶先生年且八十矣抗章請老　上念其賢且舊為特允之又以給驛請復允之蓋異數也昔人之歸道出上東門外觀者歎息再三曰賢哉彼固見幾而作者耳人猶賢之遭逢　明聖晝繡而還於先生又何如也竊嘗觀造物於人若故忌之吾不知其何理也長於文墨或累以政事使之不得盡其力享有聲譽或終其身與之焦勞焉其於功名之際尤所吝惜竟不多使之完以去也於先生獨不然鳳池綸閣之上未嘗有簿書之擾姓名滿四海未嘗一日輟賦詩飲酒之樂金紫纍纍歸而為江山風月之主載籍所稱如先生者寧有幾人哉而先生身有之未必知其榮且美若是也自今之觀於先生者不知何如其景慕歎羨耶又安知後之觀於先生者不如今耶雖然世未必盡如先生也蓋其文以書掩才猷以高暇掩今所稱者幸其緒餘耳深嘗得先生一事於隱微中真可以立頑而勵貪也方　孝宗萬幾之暇雅意文事多所述作每一書進　御儒臣類有陟賚酬勞也先生修詩海珠璣成例得進階乃獨辭免由是觀之其廉退之節所可傳者又於是乎在是豈偶得於天而徒有所享者哉深少留吾松有二張先生者



博學洽聞人望也蓋謂東海公與先生爾不幸生也晚不及遍遊諸老之門愧方登　朝而先生又去矣考德問業將安適從能無眷眷於懷乎故受命於長者之前濡筆為敘云

## 送沈西津憲副赴陝西序

按察使之制視都察院故曰外臺臺以司法也其設官視內臺累降一等其貳亦有副有僉自按察之副而副御史大夫亦再遷而已其有由[illegible]者或遂遷固非特以其官而已矣亦其道之[illegible]以行也副使之職總持法令以振肅寮屬專之者刑獄也有平反之道

爲視刑曹理寺吏之貪廉才不肖得坐而進退之視銓衡有兵戎之寄者視司馬有學校之責者視禮曹國監獨錢穀不與焉則又取於才之備也吾友沈君仁甫自刑曹郎中遷爲陝西副使　上將有意於仁甫而大用之而將藉是以爲之階也雖以仁甫之才亦將階是以爲之地也而自致之大用也秋官張君亢包屬予贈之蓋予三人者其居同里其學同業同朝同爲世期而予又職文也嘗言夫言者行之標也知者行之宅也孔子曰有德必有言易曰知至至之謂言與知之重也故言而不能行者誕也知而不



敢行者弱也非言與知也天下之大業存乎人成天下之業者存乎學擬之而後言致之而後知斯學之道也仁甫長於論議而明於理名位所極宜仁甫之自有者矣獨念少與仁甫同業時遂有斐然之志旣而以言後先見錄中遭棄置兼惟憂患杜門家居者有年矣得從仁甫益辯天下之故考求古人之迹以合當世之變其成敗利害若有可言者矣　今上起廢之餘予尚無所於見而仁甫固得行之也豈非予之願哉雖然言之難孰與知之難也知之難孰與行之難也議論他人之失得孰與我之自見之行也行

□□不察其所言至忘其所以言者而變之而復以近似之一說自誘則予誠誕漫無稽而負仁甫多矣今陝西督學則朱君升之備兵則張君廷紀二君蓋予之所交而當世之望也仁甫往參其間相觀而善陝西按察之政必將爲天下冠矣予又嘗書乃序以別

爲已方序

予喜手抄書方時少壯夜寒燈炙不廢瀝額今五十有六年矣衰病悉及乃喜抄藥方予外病病齒最先最甚故抄方自治牙始其次病目而扶衰之方兼抄



壬辰春寓檢閱久間從諸生借書消日因得寫此嗚呼掘朵止渴求抹目前此予一人之事也杜門集方遐想舊躅此予一家之事也因題曰爲已方而序之

送縣侯曹孟輝入覲序

今　制凡以四季之年元朔　皇帝御正衙大受朝　賀而因以行黜陟之典於是京尹岳牧郡守與州縣之長吏罔不精白一心以承　德意而異政奇跡畢以宣揚　明廷士大夫往往乘此以赴功名之會而治理於是乎考成焉明年壬辰適當其期而上海令曹侯孟輝治且三年矣遂以上□之異政奇□

以獻于　上先期戒行士民攀留之不可得各夫第
送之十一月某日縣之丞尉送之既而請贈深適有
晉陽之役不及與祖餞後乃颺言而問之曰曹侯之
治海三事踐矣六條舉矣百里之内熙熙矣是行也
當受上賞必矣於是李君申作而言曰侯吾鄉達也
申也賴侯之教木土以平橋梁以建使民不病於耕
涉三四年來民用有秩而生齒日以蕃息深曰敏矣
夫是之謂惠而不費黃君貫惠君應緻而曰自佐侯
以來徵科有度出納惟允貢賦給而民不擾吾等惟
蚤夜是觀是法微侯貫應不及此深曰恭矣夫是之



謂寬則得衆王君徵又曰徵西人也未諳南土軍鹽
之劇侯嘗命之曰惟嚴而恕可以集事徵是以不愆
于政深曰直而溫寬而栗兹皐陶之今聞也主簿張
君相又趨而前曰惟侯總政惟尉司刑刑之不中政
從之隳矣相也先后左右吾侯又安敢矣和以罔法
深曰欽哉恤哉感而後有應也夫是之謂錫類典史
陳君相則執爵以揚於衆曰侯吾師保也相將從之
于邁矣侯有德有才相無望於萬一萬一相有少銖
則貽侯之羞相敢不殫志與盡力深曰愼矣斯亦長
事貴之道也夫政有體爲政有序得其序之謂從乎

之聲音之謂樂故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
其德觀於此則侯之德政可知已是寅協之衷也仁
讓之化也遠大之風也文華之實也治功之成也而
君臣之倫朋友之誼於是乎在卽此亦可以獻於
上矣今　天子神聖方以道化天下而尤加意於幾
輔之臣侯當受上賞必矣因錄爲序以贊侯之行

顧母李孺人五十壽序

東川顧君世安先大父筠松府君之甥草堂先生之
孫省軒翁之子也其配李孺人江灣之舊族也有賢
行實佐世安以承顧宗族黨稱焉一方之人咸以爲



兩美並世二氣成和眞一家之禎瑞云乃生六男子
三女士而顧氏之宗益以蕃矣世安博學多才藝以
明醫事　今上爲御醫領内局有天下之望而孺人
附之益以顯矣冬十月十有六日爲孺人初度適開
六袠婣戚媛姥捧觴稱壽者擁戶欸扉一方之人又
以爲五福駢臻一家兼備蓋天下之禎瑞云古稱形
和則氣和氣和則天地之和畢應此類是已而孺人
之壽可量乎于時仲子從德率諸弟從仁從義從孝
從悌以告曰吾父母之賢惟伯父知之亦惟伯父能
言之從德等思所以悅母而慰父者伯父豈有愛乎

予諾爲憶昨戊戌之歲予有四方之役不及爲世安壽心甚愿焉盍少遲之以同壽可乎乃諭之以竢今年世安奉　命使江南得便道過家適及其期此殆至和徵應天之佑善蓋如此乃製爲三祝之辭俾從德輩歌之孺人中坐聽之其心有不悅者乎悅則壽進而五十蓋其初階也歌曰望東海兮西池氣氤氳兮光陸離門有霓旌與雲旗　君恩渥兮湛露斯吾父壽兮吾母與之俱枝連理兮案齊眉再歌曰奉慈闈兮紫玉觴翠雲帔兮黃裳儼中坐兮高堂庭有蘭兮愛日長八千歲兮春復秋誕欣欣兮樂康三歌曰



颺斕斑兮簫管舉紛拜舞兮兒與女龍之孫兮鳳之侶倚閶閬兮崢嶸去　帝庭兮尺咫義方朗兮慈顏開瞻逍遙兮容與歌既畢風氣爲之暄妍天日爲之朗霽不知蓬壺方丈竟何如也乃復進從德輩而告之曰孺人與吾家姆淑人猶姊妹也予視汝父差長一紀則兄弟也是故其情密其分親不獨譜系著稱吳下也嘉靖辛丑予之乞歸汝父送之潞河之上信宿而別別復執手曰吾邑風化孝弟宜先感動誘掖伏兄此行予感其言而愧無以爲報也予少事草堂先生文采道德照映一世兩與大郡爲時名臣鈞松府君晩榮　聖恩贈官至詹事學士二老相驩相敬愛予今老矣猶歷歷記之先姑之舉世安也府君實命之名曰定芳今日爲李氏之甥者尚當爲陸氏之甥否乎此汝父所囑之孝弟也於今壽母見之矣惜也汝兄從禮方以詞翰直　內閣不及與斯舉儻轉以予言達之則孝弟之風遠播而世澤之垂永永矣因録爲序

封僉憲順菴潘公八十壽序

東海之上蓬萊方丈之境接焉人多壽考海上之邑環六七百里中涵江湖之秀故多文獻土脉膏沃風



氣完固又多長者我　朝文教四訖其在吾邑涵養休息者幾二百年是故俗益淳氣益厚仁壽之業益以宣朗乃若當一方之盛以享五福之全則順菴先生潘公其人也公朴茂誠慎儀冠有顏自一言一動之間具有規矩品式內外族人賴以師保少負美才有經綸天下之志退然若不勝衣嘗一仕項城尉屬當時艱修繕城垣平允刑獄惠政大著而項城之人亦父母之既去猶思而公口未嘗言功悉卷而懷之故一方之長者莫先爲公有四丈夫子皆身所爲教長恩曰子仁次惠曰子迪次忠曰子蓋季恕曰子行

蔚然詩禮之澤子仁既登甲科馴服大僚子蓋歌鹿鳴以起子迪子行皆績學橋門光彩照映故一方之文獻莫先焉壬寅之歲公壽八十十一月廿有六日其初度也適子仁以四川參議遷山東憲副還乃率諸弟捧觴爲壽公以子仁貴始封憲僉初階奉政寀奎煥然牙緋儼若安坐一堂之上斑斕滿前蘭玉就列望之者以爲神仙而吾邑眞蓬萊方丈之境也邑之親朋皆相約稱壽篚幣牽牲傾動城郭又一方之盛事抑亦百年之所未有也中書舍人趙君元伯請書其事以傳于方南歸實倚公爲重乃序之曰凡



壽敬高年也敬高年敬其人也是故君臣父子之道系之人倫經綸禮樂之業本于人事盡倫以舉事此世風之攸關引而長之稱壽之所爲重也夫善莫大於錫類錫類莫大于忠君忠君莫大于體國我朝

帝業度越千古雖然所藉以爲治安者人才焉爾矣若夫訓成作養之方則天下之賢父兄也惟公善端未易枚舉而諸子乃能發公之藏以需國家治安之用類孰大焉子仁奮迹州郡歷典大籓方當一面之寄忠誠體國柄任伊始子迪兄弟鼎起甲科同心共濟益振潘宗當爲荀氏八龍又進而與元愷並傳豈特一方之盛美已也予故論次其大者以復於元伯儼以爲然請爲公壽謹序

## 江東藏書目錄序

余家學時喜收書然覼覼屑屑不能舉群有也壯遊兩都多見載籍然限於力不能舉群聚也間有殘本不售者往往廉取之故余之書多斷闕闕少者或手自補綴多者幸他日之偶完而未可知也正德戊辰夏六月寓安福里宿稱新起命童出曝既乃次第于寓樓數年之積與一時長老朋舊所遺歷歷在目顧而樂焉余四方人也又慮放失是故錄而存之各繫



所得儼后益焉將以類編入

## 理學括要序

理學括要凡六卷禮樂之具性命之說萃焉元故鼇溪書院山長樂安詹先生道存所著而其從曾孫東會君所編次以刻之松郡者宋郡人也使序之曰自昔聖賢其志廣其學博其守約志廣故欲以成天下之務學博故必以周天下之故守約故肯不外乎此心之神明蓋非約不足以該博非博不足以濟務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我欲託之空言不若見之行事也顏行之之序則由身始孟軻氏沒而世儒以

功名就世者往往不知約之守而惟博之務其道則雜未能至於博而或施之應務其術則疎故君子之學鮮矣先生生當濂洛講明之後而又吳文定公之鄉也其學有宗旨大抵本於人倫日用之常以推極乎陰陽造化之變讀是編也可謂有斯志而又有斯學者矣惜也未見之行爾而若有待於今東魯君也君名崇辛未名進士出推一郡者行始也



儼山文集卷五十一



## 記一

門生黃標校編

### 浮山遺竈記

平定之山以浮名者二故稱東西浮山云東浮山在城東五十里餘即女媧氏補天之處其煉石竈尚存山多産石炭勝他産而所産諸色石亦可燒云予嘗荒唐補天之說今適其地睹其跡於是召其士人問之士人曰然又問之士人之耆宿耆宿曰然已又問之學士大夫士大夫又曰然予曰何謂也時僉憲白君貫之曰是遺俗焉可徵已凡吾定之人環而家者以千萬計而附州者尤密今州居之家復以百千計歲上元之夕無論小大家家置一鑪焉當戶高五六尺許實以雜石附以石炭至夜煉之達旦火焰熠然光氣上屬天爲之赤至于今不廢也是之謂補天予聞之始悟而未有以發也適過樂平與太宰白巖先生喬公談浮山及此予以爲此蓋史氏之微詞也要之實理固亦有然按媧皇之與繼太昊而誅共工是時火德中微生民甚朴想其茹毛飲血之外日出而作爾日入而息爾固未能盡火之用也況鴻荒初闢林木鮮少樵蘇之利尚微而附麗之機猶隱媧氏乃

察物宜前民用是故制此以延昏黑之變革烹飪之宜所以開物而成務蓋曰補天之所不及爾後世所謂焚膏繼晷燔火代明亦斯義也此誠贊化育之一端聖人繼作舟車宫室之制安往而非補天也哉補助也贊也未必盡爲彌縫修綴之義謂因其罅漏而補塞之嘖者不以辭害可也後世方士家本列子之言以爲燒丹接氣之術故神其事世遂惑焉公大以爲然云此可破千古之疑予許爲作辨而未有以復也聊記於此



## 徽守南侯復役記

徽父老鄭廉等言於深曰徽郡於江南據大郭之麓俯視諸郡地産民力於諸郡特劣而饒富之名顧不後諸郡是故號難治治之而得民心又難也南侯之治徽三載矣善政以十百計最得其民心者復役一事尤鉅於徽蓋百世功也徽之民自是有子孫矣徽之民自是有田廬矣徽之民自是有殖業矣侯之功安可忘也惟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太平實首善之地比於漢之三輔南陽故凡糧科力役獨加優厚若湯沐云近有桀黠者巧爲規避視吾徽猶壑也先是蕪湖役夫使徽代之繁昌祗候使徽又代之當塗之民復謀以南京兵馬司弓兵凡四十八名歲以銀計者數百攺派於徽徽弗堪矣由是歙休績祁黟婺六縣之民交訴於　朝事下撫臣都御史毛公馳檄屬郡議其便不便者於是池寧安太四守臣會于廣德太平林侯議曰太平屬縣地當衝要水則有通陸則有驛使節勞午客之費且重者每一接待凡費三十金或五十金其下者且十金徽僻處獨無此攺派便南侯曰不然　國初都南故雲貴川廣五六省使道必經采石荻港支應爲難未聞告乏今　朝廷在北諸道使客皆由西路豈昔有餘而今反不足耶



且太之糧畝以升計徽之糧畝以斗計自昔經制者固已權輕重於其間矣近奉部符調發凡坐派若干凡濯派若干視他郡獨多定額之上供者每歲計銀三萬兩有奇而不時之需大工之具不與焉徽煩矣攺派不便林侯曰徽善賈多富商是民力有餘也攺派便南侯曰徽地狹民不容居故逐末以外食商之外富民之内貧也徽近多盜内犯則外移外犯則内索大抵明於法則務傷養其成則滋害皆吾民也實獘矣按會典則戶口之耗者且半凡皆役之重也役之重民之貧也太之戶口視　國初不及者才三之

一顧可謂徼富而嫁役乎於是林侯語寒議上毛公
亟是之而改派之役罷徼之民得復舊規用是以和
深聞之曰善乎侯之治徼也其辭不費而利則溥矣
其事不煩而民則洽矣其心不黨而隣則睦矣其功
不耀而風則遜矣雖古循良茂以加此適侯有考績
之行因錄爲贈將以聞於　當宁并以慰徼人之心

銅鼎記

海虞王君文潔喜文博古嘗獲一鼎其識曰維紹興
丙寅三月己丑太師秦公檜一德協濟配茲乾坤乃
作銅鼎賜家廟以奉時祀子孫其永保是蓋宋高宗



之所賜而其相秦檜所從受者也文潔睹之慨然憐
岳武穆之冤忠而鄙其當時君臣之所爲若是棄而
勿顧久之當正德辛未秋流賊入江江南騷動文潔
又慨然思得若武穆者之爲將而又恐有若檜者以
害武穆之成功乃發憤即家山作萬松樓以祀武穆
而以所得鼎奉焉既又範銅像檜跪於鼎足間若伏
罪者以向武穆云是舉也可謂雄偉不羣者矣而文
潔固奇士也哉按史載檜之殺武穆也在紹興辛酉
之冬至丙寅之春乃作家廟遂有此賜五六年間和
議已成忠賢盡擯固自以爲百世之勳也觀鼎銘所

稱以君而諛臣若此計一時頑鈍無恥之士道盛德
於前誇成功於後者何限也抑孰知百世而下人心
好惡之公不容泯滅雖聲色之間亦有甚於鐘鼎刀
鋸之所及者而況其他哉人可不自力於爲善也予
嘗道西湖拜武穆墓下睹所謂南枝樹鐵瓶井焉又
一檜樹中剖而植其前固亦謂之秦檜也疑皆好事
者所爲又聞湯陰有武穆祠戶外鑄鐵爲檜拜焉凡
一方疫癘者必禱禱者輒持筥箠踏擊鐵檜或十百
千數皆如所祝輒得福事雖涉恠誕於此益以見人
心之公而忠賢正氣流行於宇宙間鼓爲風霆照爲



日星形爲川嶽眞有不隨亡沒古今而變者則茲樓
也謂非武穆之所饗耶而文潔固奇士也哉文潔名
澄別號竹泉有子曰授攻進士業賢矣而勤嘗問學
於予者予知其庭訓義方之貽遺安振宗之具激勸
之微權皆類是余友姚君尚絅最能道之作銅鼎記

江南新建兵備道記

江南之兵備設也自今　天子正德始兵備之有官
也自弋陽謝公始先是公以監察御史來按江南當
庚午辛未之際輿草擧措屹然不以禍福利害動其
心江南以寧既受代去　天子以爲明於江南之故

會有江上之師用大臣議設兵備於太倉州乃自御史陟公爲浙江提刑按察副使涖大倉凡水利屯田鹽法獄訟之類咸屬焉又聽以決糾察其屬文武吏之職不職者而獨以兵備名最重也公奉 璽書而來知州汪君俸以兵備道爲請乃即水利分司之舊址益以民間地若干畝而即工焉外建重門凡門之楹若干門內爲廳事凡廳之楹若干翼廳而南者爲兩廊凡廊之楹若干綴廳而屬之後者爲穿堂若干楹後爲寢堂若干楹旁爲兩廂又若干楹又別市民地若干爲內宅其制視前而爲墻門一殺去兩廊少



西建樓幾楹以供眺望而穿堂又殺焉又益以屋若干楹凡庖湢涸圊之類備具緣以周垣以丈計者若干經始於七年之秋九月明年二月訖工凡六月嘉定知縣王君某以書屬予記之惟古昔憲王經理之制凡以爲民也而兵則惟大惟慎大抵兵不息則治不興而忘備於無事之日者至戒也竊觀自古頑民之弄兵未必盡包不軌其始也起於無所彈壓以遂其無所忌憚之心及其過成惡稔則一切決裂爲之至用天下之力而僅克若近日之用兵皆前日撤備之所致也嗚呼孰爲之哉是故先王所以有禁於將

然與救於已然者其效可睹已仰惟 天子除去大憝求復 祖宗之經制若茲兵備之設惟善是從以保佑民宜示有永按太倉當江海之衝三吳之蔽而金陵之門戶也公旣至承 天子德意加以博大練達之才經綸體用之學惟地與民爲久遠規後之來者將尋公之始政而考求之則國家之幸而江南之民之福亦寧有旣哉深故敢列其大者以告若工費之自出與有事茲役法當牽聯書者勒諸碑陰

## 大益書院記

嘉靖十有五年冬大益書院告成書院在今四川省



城之東北隅四川古蜀都而益州蜀古名也惟我朝聲教暨萬里而四川號稱大藩合今昔之盛以大益名書院而書院之大者凡以文教輔國政也與古四書院之制同今 天子中興加意文化薄海內外蔚然向風矣而是院之成適當禮樂大明之後于時四川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西野張公翰巡按監察御史玉洲陸公琳相與落之而顧謂深宜記深自乙未夏來輶蜀司與聞斯事稽諸案牘蓋自正德戊寅提督學校僉事王公廷相寔始其事即故少師萬文康公之舊寓前爲講堂後爲燕寢翼以左右之室

列為五齋進務先賢之祠树之門闌繚以垣墻於是
書院之體位立矣繼之者副使張公邦奇端方指授
於是書院之師模具矣士之來學者彬彬然巡按御
史盧公雍熊公相助以罰金五百於是書院之潤飾
美矣巡撫都御史許公廷光巡按御史黎公龍提學
副使歐陽公重知成都府劉天澤王廷益以廩食實
嘉靖之甲申歲也巡按御史范公永鑾劉公徽相繼
買田於雙流以六百金歲入以四百六十有餘石於
是書院之居養裕矣副使江公良貴出學道贖金凡
四百左布政使林公茂達按察使許公讚相與佐協



以廣門衢之地於是書院之觀瞻勝矣會張公鯤以
副使來督學政請于巡按御史熊公爵加理葺焉甲
午之歲副使顧公陽和踵至請于巡撫都御史范公
嵩潘公鑑再新之於是書院之基構求矣巡按御史
郷公堯臣以為未足也再檄知府邵經濟拓之潘公
申之曰茲惟毋後時凡費重以三百金於是書院之
圮廢者起矣于時經濟方有事於學宮謀作鄉賢名
宦二祠僉事蔡公復元適視學曰隘矣書院學等爾
宜容有作憲副阮公朝東適本　爾時議合即請于
張公陛公皆報可乃左為名宦右為鄉賢之祠於是
書院之典章大備矣諸生復有請曰王公實創斯舉
且師道傳焉萬公嘗主斯地且相業懋焉宜像王公
於新堂宜俎豆萬公於右祠庶諸生來游於斯者以
無負王公於生以無忘萬公於求衣經濟復以白二
公復報可僉同之議亦曰禮以義起此類是也經濟
乃具石請書其事以詔來世按春秋之法最重興作
凡始事必書凡終事必書凡有益於治道者必書是
役也歷年二十經營數公前此所未有也不大益乎
竊乎在易有之震下巽上其卦曰益益之象曰損上
益下益之象曰遷善改過夫損上益下政也遷善改



過學也學與政通學所以學為政也諸生盍顧名以
思義乎學成而出持是以佐我　皇明禮樂之化益
之名義於是為大是書院也殆將與岳麓白鹿媲美
矣此王公建置之本意而諸公作興之盛心也皆不
可以不記其諸牽聯宜書者具之碑陰

畱鹿記

東海有邑蕭田黃侯實來治之侯之治海也任德而
好古使民各自為便雖三尺之童皆得以竭其所欲
於前退而無不得也其取諸民而用之也自一錢以
上度得已輒已之而民未之或知簿書獄訟之暇其

所好尚則彈琴挽弓投壺歌詩考古文物以求先王
之精義庭畜鹿鶴聽其和平之音翫其潔白之操以
養吾之高明而致之用不能委曲與上官遇勢取奇
譽以聳動當世之觀聽故民之宜於侯也若羣飲于
河各充其量若時雨之浸物皆霑足而不自知其功
之及恩之爲大也幾考而薦爲戶部主事於南京將
自海發也其民始慕焉若失而侯亦眷眷於海也顧
其二鹿而嘆曰是亦嘗芻飼茲土者耶乃留之而去
陸深曰黃侯於是乎有仁政矣夫仁者之心一視皆
同先難而獲是故天下者一邑之積也萬化者一事



之積也萬物者一物之積也古之君子由一事之謹
以成萬化之理自一方之治以表萬方之則自一物
之愛以至於物物無所不愛故易於近者非知遠者
也忽於小者不可與圖大者也天下之情賤目而任
耳久矣故嘗以所不見者爲奇而忽於其身之所自
有其居此也若將浼焉其慕彼也若將跂焉得失之
機交戰而靡寧故化理之本搖而仁者之澤鮮矣以
侯之才固不難於立致通顯而乃低廻劇縣殆且十
年其來也若將終焉其去也若有愛焉非其篤於自
信而無所慕於外者能之乎異日居裁成輔相之地

無內外無將迎無畔援無歆羨以底同仁之績則斯
鹿也固其徵哉士大夫雅知侯者從而歌咏之以比
於時苗之留犢云按苗魏人嘗令壽春始時以一牸
駕車而至久之生犢其去也以爲非己來時所有之
物遂留之可謂特潔者矣然其區區於子母之間猶
有論量較計之私是殆有所慕而爲之者耶若侯者
惻隱之心隨感而發去留之際卒歸於無意此則顔
孟之所以爲學者而非苗之所知也於是作留鹿記

上海縣令題名記

上海縣令題名者題令上海縣者之名也石之者示



不朽也創之者嗣令上海浮梁曹侯孟輝也由曹侯
而上令凡四十有一人其在元者十有二縣元始也
元令始於周侯汝楫也由周侯而下列其姓氏以官
階次第之使可考見復虛其左以俟後之令茲縣者
題焉是役也循名以求其實弗替乎舊而引之令侯
可謂知體矣縣人陸深記之曰令於縣無所不統令
猶令也所以使令一縣之人以知公上尊親之義而
和以富壽安逸之福懸以刑賞法律之文發而出之
故曰令昔言令之而必行也令於民親誨諭訓誡不
越乎堂廉之間里閭向方可以徧於時日之內故令

之民也便親則有感便則有功此治之基也基於縣而天下運矣基於令而六官舉矣是故令於民也身教之手澤之民之視令也公則官之私則父母之遇則戴之去則思之殁則神明之尸祝之此縣令題名之所以不容已也或曰凡是四十一令者有善乎曰有之亦有不善者乎曰亦有之曰善不善奚取於茲石哉曰民思其善以忘其不善令監其不善以底於善此關雎麟趾之意而周官之法度也又曰我 皇明之治體也侯名煜丙戌進士有惠政爲縣之三年當嘉靖之十年是月某日立石



儼山文集卷五十二

# 儼山文集卷五十三

## 記二

### 荊南精舍記

江南佳山水宜興爲最宜興佳山水荊南爲最按古陽羨在宜興令入宜興之境縣稱曰陽羨凡涉宜興之谿縣稱曰荊南水澄山秀明潤映發表之以銅棺蓄之以震澤魚稻之佳蒲葦竹箭之利喬松茂林之隱蔽習俗之儉勤人士之朴茂敦讓水旱之災鮮少鳴吠之警曠世不驚加之舟輿室居之堅緻以爲息游居起之適洞府之深恠瓌瑋泉石之幽閒供登眺



臨賞之勝信絕境也今少保司徒大學士靳公別業在焉有田有廬若將爲明農終老之計者公故潤人也潤有京峴北固之塹抜帶以大江之深長金焦之出塵亦既以効靈會粹鍾爲大賢碩輔舒乾坤之秘藏當台鼎之柄任霈澤寓内爲茲山川重有如公者又奚羨彼爲哉公之言曰潤天下之要衝也獨形勝乎哉然潤之產常不足以養潤之人地狹故也以狹地當適衝則善無常資而俗易廢壞是故潤自吾居之可也顧吾所以遺後者至薄而詔之以葬禮也至勤其將使後之人守宗祧於此而勤衣食於彼也故

始作堂命曰和義志吾私也命深記之深退而嘆曰仁哉乎公之垂範也不侈求不咈乎人情不以崇高爲專情不凝滯於物而有化其稱名擧事不煩而推類廣勞而有獲久而不可渝秩然享之闇然而無斁夫仁者之爲慮遠邇一也則公之相業從可識矣雖然觀河洛則思往聖瞻嵩華而考其降神于材賢陶漁耕稼之必有其地則山川之所賴亦豈細故也哉昔蘇文忠公軾卜居陽羨至于今談者美之而陽羨因以益顯按文忠未嘗來居志竟不遂且宦止于庶僚動與咎會學止于文章功名之末猶將借以不朽



而况于德業學術本之聖賢者哉况于子子孫孫克以永世者哉深不佞姑記其大者異日儻獲從公問學其間亭館樓榭之美卉木之麗時物之變態或能賦之

## 綠雨樓記

陸子卜居長安爰得高樓碩柱勁梁下爲三室悉牖其南高明靜虛是故夏涼而冬溫也以奉吾母吾母喜深邃而亦喜登茲樓以望焉面臨廣圃南風徐來城堞蜿蜿自東直趨而正陽宣武二門卓立相向若兩山然西山隱起半空巒環奔闘吐抹雲雨變態立異迴聯崇文指焉　下眺則綠城卉木高低隱映萬瓦鱗次如陳几案而城之異境也皆負巨槐團欒扶疎壽可百歲假霞簷際每朝暾初起則浮綠滿樓動搖不散因摘古詩綠槐疎雨之句命之曰綠雨蓋將於此息焉樓既高爽又洞中含風於燕處不宜乃障其東偏一楹縠以承塵飾以越楮既具而純白焉純白曰素素位而天下之變具矣傳曰素位而行故命之曰素軒又障其后爲小室啓一戶與軒通中設木榻一棐几一古琴一銅香鼎一左居圖右架史



正殿槐處也北爲兩牕槐幹竹龍每欲闖牕而入煩暑時於是讀書納涼蓋樓至此窮矣有潛之義焉故命之曰潛室又啓一戶折而西通中霤榜曰書窟廣可五尺長丈有咫穴北壁以取明雜藏書三千卷斯樓之大觀云素軒之東一楹可娛賓時享牕之外有露臺可眺可坐可玩月或二三良友可觴咏有闌可箕踞而濯其下有棗當離離時可掇而啖也吾之取於茲樓備矣夫雨及時也素正行也潛毓德也窟厚蓄也尚庶幾無負於茲樓焉

## 芳洲書屋記

今少參山東俞公正齋讀書之地在錫山之陽環水

而群芳集有勝槩焉故大師李文正公題曰芳洲十居公既由此取甲科鄉邦之人過而式焉地日益重而名日益有聞歸自南垣嘗讀禮於是然未暇數數然也壬申之春既起掌北垣瞻望日遠其弟震承公之志益事修葺架橋於上以通往來作堂其中以揭文正之篆額既成而景物愈出矣楊柳之蔭芙蓉之叢益以茂密林之鳥池之魚四時之花果蔬蓏協候而台和者不失造化之妙加以修篁篠而扶疎怪石樹而峯律有日新焉南峙則文筆之聳秀北障則龍山之逶迤挽以故墅帶以梁溪令人睇焉有忘歸之



趣而況詩書之聲猶在道義之樂具存者乎庚辰之秋公至自東藩謂其友陸深曰蔡齋孫茲地今將老焉子為我記夫林泉之操游息之居士大夫不可無而亦不可有者也三代而下井田封建之法廢士失所業故資焉以仕仕因所之而功業見焉雖然得失者命也進退者分也非我之所敢與也合則殉國不可則奉身去而無所託焉然後眷戀之計重而恬淡之節虧矣斯之謂不可無者士之正學久矣故解究才氣簡者德性之累也勸逆者治亂之分也夫惟榮名焉是趨而便安之是則天下之務必有所略[illegible]成弊積弊成壞若魏晉之叔季雖有一丘一壑之奇能獨饗乎斯之謂不可有者有無之間君子之所必辨彼以形勝焉者末也公與深同舉于鄉文學該洽精敏強毅有天下之才與司諫議忠正和厚意存體國有天下之志禮闈校士公鑒慎審為內簾冠退而未嘗伐焉有天下之量方將陟為卿輔擧一世而勤勞之以副天下之望若是芳洲者固公之所不可無而亦豈宜遽為已有哉與日荷公之成績朝野又安一夫皆獲然後幅巾杖藜從公兄弟以周旋於水芳野色之間深也不敏尚將賦焉是為記



## 月窩記

金齒張愈光修古學而未有合於今也自號以竊人之號將即月窩之勝而益修焉以告于國子先生陸深曰今居大保山中築窩讀書盡山之勝有泉有洞有樹有卉有園有亭有臺榭有梵宮琳館可遊可憩可騎射獨於有月為最勝山西峙凡西之山咸拱揖可俯故於得月為最先月時泉聲澗影樹攲卉蔭園亭臺榭梵宮琳館參差隱映含輝互彩浮藍盪白若有若無頡頏而樂之使人心跡俱泯世累盡失期以終老焉又曰家君捨舍以進士業非古也弗敢廢命則

玆山之月之境荒哉忻非凝乎又曰履靜以强志志强則學就緣凝以崇道道崇則用光含之志也深覽而異焉語之坐告之曰吾子用志良勤矣夫君子之學古也道貴弘守貴約動貴時不弘不足以周務不約不足以致道不時不足以利用吾子疑於適越而廢冠屨矣冠屨者首足之所用也越人廢冠屨非能廢首足也故科目者豪傑之所由也非由科目而豪傑也吾子求道於六藉修辭於兩都誠古矣今 天子置館閣敦論思所以華國而經世者非俗學之所用也吾見子之合也將有日哉盍與子論月可乎月



之時用大矣懸象於天敵體於日代明於夜積成於歲雖然風雨之夕晦望無月朔朔之際雖月無明上弦之與下弦魄回而進退殊也晨見之於夕見形同而消長殊也春之溶溶也秋之皎皎也夏之助暑也冬之競寒也是故月之變屢矣安往而不得月哉三代時上以選舉漢以經行魏晉以中正隋唐始以進士是故仕之變亦屢矣安往而不得士哉吾子耽月塢之山水幾于滯靜而未弘矣薄科舉之委瑣幾于騖遠而未約矣任氣質以疾疾幾于過動而違時矣愈光瞿然曰含凝庶其有瘳乎願書爲記

## 晴原草堂記

吾友前光祿少卿賈啓之作晴原草堂旣成自徽州貽書謂上海陸深曰宜有記深方退耕三江之野陟降阜隰以與老農老圃日相從事校量物宜占測晴雨以觀天地陰陽之變家本故農有先人之廬中田而柤繩樞葦箔無文章綺麗之飾總掛潔清取足卧起維柤梅竹桃柳以爲障蔽風日暄和則策短筇選高丘遐觀遠眺有延陵季子之風三國六代之遺蹟在焉歸而燕坐焚香讀周易楚詞歌淮南小山之篇自適也每當風雨交會之期則晦冥黯黮沮洳震蕩



亦復無歡閉戶而臥雖數日可也庶幾哉所謂晴原草堂者深疎慵人也不閑世務强起從仕今方爲世指日分當棄置僥蒙先人之惠力食足資未爲無事辛勤勞勸之餘因以寄吾幽寂散逸之趣蓋將老焉如先生蚤負重名擧進士爲御史正言直道聳動朝端視師浙廣有文武之畧還陟卿寺嚮用矣而暫理遠郡因寸陰之游太空耳而必是云云非深之所敢知也先生之言曰吾少也命名以啓按啓从攴从日有晴之義吾佩焉及長按詩至小雅之什曰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按高平曰原田於原焉有無逸之訓吾

愛焉且治田於雨餘乘時也顧名思義此啓之志也
深卒書而歎曰啓之今之知道者與天高地下萬物
散殊人生于其中經綸繁焉故形而上者七政四時
之類皆天也形而下者五嶽四瀆之類皆地也天有
陰陽之殊地有險易之辨人有邪正之倫凡陽明之
氣爲光霽爲日星其於人也爲高朗爲康聖凡平易
之氣爲原隰爲道路其於人也爲博厚爲坦夷若夫
消長之數治忽存焉君子之所慎也故曰君子之道
猶日星然不言月者陰類也又曰周道如砥君子所
履言君子之履無險也睹原之義意在於斯賦有非



深之所能知也今 天子舉用道才賜環在邇啓之
歸坐廟堂終經綸之業挽回清平淳厚之風以彰成
雍熙泰和之治然後明農畎畝及桑榆之未晞餘光
所被猶足以映後人人將指之曰此和風慶雲也此
泰山喬嶽也則是草堂固當與茅茨土宮同歌詠於
詩書矣豈區區藩墻所敢望哉姑記之以俟

小康山徑記

唐風之詩曰無已太康記亦有之樂不可極極者太
過之辭也蓋言樂之不可以過也予謂其樂無過凡
言過者皆情欲之感也夫物交於外欲動於中而情
出焉順而無制然後流連荒亡沈湎淫泆無所往而
不至至於傷性命之正者衆矣若夫無爲無求無思
無慮無物無我無肯無好無方無體無所待而適然
悠然而天和熙然而春育廓然而無所於累夫是之
謂其樂夫是之謂不過孔子曰回也不改其樂曾子
曰浴乎沂風乎舞雩咏而歸是物也何過之有予閒
居東海身境俱寂旣無富貴功名之想聲色貨賄之
奉茲焉養吾身之所到輒有山水竹樹之勝神契物
化恬焉不知老之將至也四友亭之南有隙地盈丈
因聚武康之石作小山具有峯巒巖壑之趣復作磴



路迂迴旁通可登以待月退坐亭上可以觀雨客曰
奇哉山水宜以小武康名之予猶懼此樂之涉于外
而至於過也因題曰小康山徑且以示戒云丙戌之
秋七月旣望記

靜菴記

虛靜先生閒居東海之上其貌悠悠其容休休其耳
若目莫之與謀蓋瑰瑋蕭如也靜菴居士大帶垂紳
危冠曳履立若山峙默若坎止齋心十旬裹糧千里
而來問於虛靜先生曰先生蓋有道者也辭榮就淡
樂寂厭紛付功名於鴻毛等富貴如浮雲中脫外

體循志勤若輕世絕影而神明爲之不分鄙人竊有志焉而未之有聞也願先生詔之先生曰嘻吾子亦旣已知之矣何事於勤勤耶居士避席曰夫知之非難行則惟先羊亡於多岐而魚得於忘筌終惠鄙人願先生抽其關而摘其玄先生曰善哉斯可以語大者也居吾明告子人惟動物爲物之靈未能離物不免役物爲物所役斯將化物物旣化矣靈則微矣顚倒紛挐殊適異趨凝定專一乃與道俱雖然有因有從有覺有識有習有合而後有得夫所因者資也所從者道也所覺者境也所識者誠也所習者行也所



合者契也所得者德也而無所得也資不高者不因道不正者不從境不廢者不覺誠不孚者不識行不勤者不習契不投者不合而不得也虛明之謂資簡易之謂道深靜之謂境超悟之謂誠積累之謂行融會之謂契相忘之謂得吾子博大高朗不滯於物偉然端莊語默有常其資乃絕俗矣遨遊湖海觀察近裏不隨時化所至求縉紳賢大夫而師友之其道則端始矣家居萬山之中與世紛隔不耽於奇詭巧異之狀守厥貞一養其端倪而境則有助矣居起游息志於沈冥神明之府不障不蔽緝熙于光昭其識則

素定矣惟日孳孳勿迫勿後功利思欲不煩有來其行則有恒矣跂而若慕退而若終若樂而趨焉若求歸而策焉不有所利不利有獲其合也妙矣吾子若也循是以往無物無我無久無暫無內無外無遠無邇其動也不忘其所謂靜也其靜也不知其所靜也則吾子其有餘師矣雖然吾子識之哉且二氣五行大用莫過于水火日中致熯揚而烈之以至于旁燭無爵幽隱畢露可不謂明哉而欲物物而一之難矣惟水也渟涵汪洋澄澈瀅映至於鬚眉目睫之間罔不洞寫而咸肖故曰能一萬物之形者也是何也靜



故也居士脫然曰某不敏願終身誦之乃拜下請書爲記居上黃姓名絅字惟中徽産也子思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靜故能中云

儼山文集卷五十三

# 儼山文集卷五十四

## 記三

### 柱石塢記

儼山西偏澄懷閣之下小滄浪之上復以暇日周施闌檻用備臨觀徙倚之適有川石者三高可丈許並類削成有奇觀焉因錯樹之爲三峯中峯蒼潤如巨彈窩岡巒豐上而銳下藉以盆石有端人正士之象排而望之擎空干雲廻巖奪塞道入杜之遺非耶題曰錦柱傍燧兩臺其左曰龍鱗石蒼碧相並比次成文儼然鱗甲之狀森聳而欲化也其右石首微婉而婀娜拱揖有撇舞之意名曰舞花蚪合而命之曰柱石塢曲徑其下以通往來每當朝日始升夕陽初下曳杖徘徊聊以寄吾孤芳之氣時時賦王右丞五言短篇或歌陶彭澤歸來詞一兩解俯檻觀游魚爲之一笑意甚樂也客有過者相攜而共樂焉疑之者進曰古之君子閒居而寡求今之君子退藏而有事是塢也奚取焉儼山人復爲之一笑徐應之曰夫生有定理物有定分各還其分以歸之理古之道也茲數石者遺棄荒林野岸之間蛇虺之所蟠牛羊之所礪樵夫牧豎之所踐踏石固無悔也而理有不當然者一旦起而拂拭之立者爲峯臥者爲岫欹者突者爲巖竇圓者中規曲者中矩抗者若介俯者若委參而列之者若同志孤者無黨正者不倚各還於理斯固其分也而石亦何加損哉乃若君子之取諸物也近而遠粗而精一以貫之獨非古也乎且予之理是也役數夫之力假旦夕之工高卑以陳動靜以位清濁以判治忽以區夷險以貞不曰儉操而博取乎吾子殆求之形跡之際末矣客起曰槃乎理遂書爲記



### 玉山書院記

古以書院聞者嵩陽睢陽嶽麓白鹿並謂之四書院今白鹿在大江西最顯而廣信亦以鵝湖聞是二者皆以吾朱子爲之重也玉山在淦淦志稱玉笥山廣信南壤相接也未聞所謂書院者今有之則自謝氏父子始謝於淦右族也與善封君謝氏之良者也既得地於玉笥麓極形勝之美其子今京衛參軍貫謀曰佳哉即與吾一家有之乎其將與衆共之也與善君曰良是於是書院兆矣相與鳩工遴材卜日集事正方表位以大厥規中爲堂曰會講後曰與善傍列兩齋左曰精義右曰麗澤出精義左上爲樓以度經史曰寶墨爲庖湢所具器什繚以周垣東置良疇爲

廪入曰閲稼西爲射圃有亭曰游藝弦誦以時養習有地合鄉之人與族之子弟於是學焉前啓修途曰雲從位途作亭曰禮賓右有清池池上曰洗玉亭左爲方塘塘上之亭曰天光雲影其後爲綽楔曰綠陰深處下有尋樂窩右偏之池爲觀瀾復亭其上曰理窟名義惟良築鑿有煥而皆爲書院設也既成取山名名之曰玉山書院邦之人士相與登與善堂落焉仰而歎曰與善之義大矣謝君之志也盍以謂君遂共稱之曰與善而不名云既有年矣正德二載參軍始以狀來請記余惟今之書院與古鄉學之意同今



之學與古之所謂學者抑亦有同乎否也夫學至朱子大備矣自本以趨末明體而適用此朱子之所謂學也况江之西又朱子杖屨所及之地玉山之學者儻有聞而興起焉斯地也安知不與白鹿鵝湖並聞乎又安知不與四書院者相無窮乎此則謝氏之功也不可以不記是役也吾惟列其大者若夫工役豐浩謝氏之所優爲者宜不書與善名乾錫以子封其行義類書院之爲者貴字敏德向用蓋未艾云

可齋記

鄭顒於歙蓋自前代巳然矣有字子美曰師山先生者故忠義士也其後嗣之良者廉字宜簡今行義人也宜簡遊四方將大觀焉以承其家再至京師請予余曰鄙人不佞思立於寡過之地顧未有聞焉爾雖然名以命我字亦庸我惟廉惟簡以是號於人久矣一言而終身行之取諸近者惟先生詔之余曰諾是可與語者別號之曰可齋宜簡有問曰鄙人不文敢不唯先生之教竊願有謁焉天地之化一陰一陽人理之趨一邪一正秉心之制一是一非名行之立一善一惡其歸殊也茲欲靡然惟可之從殆未知何途之適也惟先生盡之余曰然是可與語可者告之曰



至善者天之命也至不齊者造化之跡也不可不主一者人之心也是故有可者有不可者有可不可之間者可乎可不可乎不可夫是之謂可故世無兩可之說操兩可者皆不可也可以爲善必不可以爲惡可以爲君子必不可以爲小人故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至臨大節則不可奪是可不可之辨也且辨乎此而後名立而後行成而後過寡矣天下之勢無而之有簡而之繁也其於人也多蓄必厚亡善動必屢悔廉則寡取寡取則無厚亡簡則有制有制則無妄動可之道也善之積也君子之

歸也雖然於陵仲子非不能寡取也而辟兄離母所不可子桑伯子非不能愼動也而廢棄冠裳則不可宜簡歸而求之二者之間去其不可以適於可夫是之謂可宜簡再拜曰鄙人不敏築室於黄山之麓書諸壁間以爲記

黄山樓記

黄山雄峙實當新安之境多偉麗卓絶之觀森然嶷然而峯者至三十六若王公大人者弁冕端頎於霄漢風埃之上使人起敬起仰於數百里之下大抵融結厚而氣勢盛猶之於人也涵養深而道德著矣



故曰泰山之於丘垤類也鄉先生黄公賓夫致潘參而歸築樓其麓當之凡黄山偉麗卓絶之觀霄漢之韻實數百里之仰望皆不越几席而盡之榜曰黄山樓最勝也先生日登斯樓顧而樂之節宜四時寒燠之宜乘早暮氣候之變有會於中即命酒獨酌身被野服手執如意擊欄楯爲節歌之歌曰山中兮白雲英英兮欲雨羌攬結兮不能時來宿兮簷下 叶 又歌曰山中兮有芝聊采之兮以療予飢望西山兮崔嵬思佳人兮不可攀又歌曰山有木兮木有枸有鳥集兮文厥躬夕陽兮高逝嗟緡繳兮徒工歌闋聲出林木若鸞鶴之唳層雲時人莫測也新安人士云爾君子聞之曰博哉先生之有取於黄山也夫物以象德德以類求斯逝川所以興嗟仁者然後能樂也且夫山類能出雲雨豐財殖以利於物利矣山何與焉先生以名進士爲良有司入柄郎署出參大藩餘三十年矣計其利物之功何限也殆無跡止足之戒乃顧然自放於斯樓之中與煙霞泉石侶先生人何與焉記曰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言舜禹之能不與也夫能不與則其德備矣乃作登樓歌三闋若以和先生之辭者俾新安人士特歸爲先生壽且以爲樓記歌曰



登樓兮蒼莽萬里兮在下送予目兮扶桑會懸車兮駟馬粲金碧兮有煌俯茲山兮既長酌沆瀣兮欲咽極予心兮羲皇樓中何有兮有圖有書招仙人兮與居齊萬物兮一瞬何非是兮乘除

玉泉記

歙之潛川玉泉在焉潛川之汪歙著姓也而舊一樂翁者汪之彥也翁故有行誼嘗思以利澤其一鄉人歙據江南上游黄山其宗也潛川依山厥維高亢齒泉縈行每秋夏之交民實病汲翁所居之左泉發地中洌而不絶翁顧而樂焉曰茲鄉之利澤庶其在是

乃疏導之匯而爲泉往來井井礙有利哉歲既久漸就堙圮翁之澤幾微矣翁之孫維翰鍾情其地喟然歎曰茲惟一鄉之利哉茲惟我祖之志哉夫利有弗廣非仁也志有弗承非孝也汪之宗又安用維翰爲惟仁惟孝寔維翰之責也於是募工伐石深甃而堅甃之視昔有加而泉遂澄泓淵澈厥維末末潛川共利哉泉色潔白味清冽甚淙淙然有聲若鳴珮環甚可樂也維翰遂以玉泉聞人稱之曰玉泉子間來請記余告之曰玉天下之至白也泉天下之至清也記曰君子比德於玉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復以



比德焉汪君其尚有取於是哉雖然玉天下之至貴也泉天下之至多也人之情得無感於難得而忽於近且易哉然玉之用虛而泉之用實以其至貴麗於至多合而一之則天下之利澤其有窮哉何特一鄉井而已此汪君之志也惟仁人惟孝子汪君其尚勗哉乃歛衽起謝曰玉泉之義大矣維翰不敏敢敬承君子之教請書爲記維翰字宗臣倜儻好禮戚閭之後蓋故家文獻云

## 蒲山書屋記

蒲山書屋者歙士鄭子晦之所建也建以教其子若弟子若弟奉教以承鄭之先是子晦之志也既成其族之彥子西託之子梅復走東浮乞余記余嘉其志爲之記曰先王設教俾人復性焉備矣故有小學有大學有庠有序有校有辟雍有頖宮皆爲教也故自言語動息飲食男女衣服冠冕禮樂射御書數皆教事也故由暗室屋漏朝廷宗廟山川華夏霜雪雨露窮通險易皆教之地也是故有一代之教有一國之教有一鄉之教有一身之教其義一也自古官教外別有書院之制若白鹿岳麓之類所謂四大書院以義起者也今制自兩京國子監之外府衛州縣皆有



學而書院之設尤多若茲書屋者又書院之義起歟雖廣狹不同其爲教一也準之於古蓋在黨塾之間其教於一家者乎夫一家者天下之積也士修於家以效於天下故曰教也者效也然則一家之有賢父兄與天下之有賢師帥其道一也子晦其人傑也哉是可以知矣子晦名炳師山先生之後少從其父嘉與府君宦遊博洽清修有志於復性之學自以爲不獲效用於世而欲振其學於後之人其於是書屋也甚力鄭之子若弟群而聚焉學而思焉當山川之形勝據棟宇之輪奐資經籍之儲偫遠有賢祖先近有

賢父兄盍亦知所自奮哉夫性不違而復者也孟子曰學問無他焉求其放心而已矣如以文詞爲爾矣如以功利焉爾矣如以榮華焉爾矣豈子晦之志哉蒲山在今歙之雙橋之北師山遺跡在焉書屋之役子晦優爲之茲不記

## 南泉記

南泉古靈江也在今台之臨海越西南諸山起爲天台赤城之勝含蓄靈秀東盡於海故曰臨海之域有二水焉溪清而江濁其在城南流者曰靈江或曰澄江云上接三江下引海門晩潮初上若拖白練於紫



翠之間諸峯環列俯視之歷歷可數也王先生敬忱家于其上顧而樂焉遂自號曰南泉子南泉子少有大志不屑屑事家人生產又不喜爲舉子業孤岸摸靜淡如也年六十不識官府人稱之曰南泉翁云翁平生與人交不爲款曲畢籠之態遇有過必面折之人有陰事獨不肯談有談人陰事者必趨而避之人故以是德之稱長者云胷次夷曠若澄陂渟淵澄涓甚辨尤不喜人機濁之跡每聞官府貪墨輙拍几大嘯怒隱隱不能休獨之泉上睨而歎曰何以異於是清者水之本也濁者水之蔽也已乃掬而揚之曰何

以異於是定者清之路也雜者濁之門也旣而仰天祝曰有不返於本而性之蔽者非夫也暇日或從諸父汎舟泉上徜徉容與出沒於鷗波蜃樓之間以滌塵坌而游高明甚適也興酣耳熱則又從而歌之歌曰泉之清兮俟正命兮泉之濁兮德斯病兮由是聲出金石振盪於兩涯風波爲湧人望之以爲神仙云莫測也嘉靖甲申歲翁就養于松初翁別族於范氏凡數世矣始復王姓是爲東溪之王王范俱宋宰執裔至今爲台名家云翁有子度字律生舉進士在第二甲格當有官於京　朝以獨子請便祿遂得教授



松郡教授君恭行孝敬敦本復古之訓諸生化爲相率候翁起居於歲時更相謂曰先生之教我至矣固翁之道也其何可忘乃最其事以告深聞台據山海之環瑋志稱人神壯麗意者必有異人出於其間今世台士大夫尤以氣節廉介聞天下至有委身贊國忠烈貫世者顧其涵濡觀孚之久又不有超出而獨詣者乎其南泉翁之謂與夫名山大川爲國鎭數非徒以其峥嶸浩渺之觀已也蓋曰輔陽相陰產材育物與道爲體功在萬世其降爲偉人鉅公經綸天地之宜修明禮樂之道與國咸休功在本朝有若人焉

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其南泉翁之謂與諸生張其性輩合數百人請書爲南泉記因以爲翁壽

栢崖記

義水之上蔪然秀而蔚然深者栢崖也尚書民部郎中陳君德階少日讀書其下旣以科第起矣而仍之曰栢崖者志也君子之志其取諸物也博而其功業之至也嘗與其物類孔子曰仁者樂山知者樂水著其志也志有定而功業從之矣故曰君子不凝滯於物今夫栢之爲物木也其材良栢於崖爲其託固而其成大其色茂以悅其獨後其用可以任重而傳之遠德階之先以道德文章顯者數世矣家學淵源固已若樹崖之栢根深而地絕也養之深厚則蔥蒨滃鬱之色卽之而蔭塈之而竦容也抱懷利器閟厥聲采若方春之栢退然而不與群卉競榮也筮仕之始獨任遠縣若落落澗谷而無悔也東莞之治也適權雄變法之際確然之守則又早霜先籜之集而不挫也比奉　璽書出督江南上下允賴固栢之舟車乎越川度嶺濟世險艱也異日棟大廈柱廟堂奠安鞏固垂之百世而不朽君子將指栢崖而繫之曰德階之志有素定也若夫崖之邃幽孤峭足以游焉明而



出塵登景物之態四時不同而早莫變也才客墨卿或能賦之而深特記其志之有取也若是

儼山文集卷五十四

儼山文集卷五十五

記四

嘉興新建察院記

我　朝御史列居兩京皆謂之十三道各統以都察院道視十三省南北盡同而同以浙江爲之首其制然也御史凡奉　命而出所至則謂之察院匪若六曹諸司各以本曹繫其體然也是故御史職在爲僚貞度察院得專達上下維地維人以尚重哉嘉靖五年中秋日嘉興府新作察院成嚴整非視[illegible]於兩浙嘉興浙首郡也凡御史至入境按治與御史按竟受



代去必於是洛陽潘公倣道以浙江道御史按浙應政維新乃以嘉興守蕭侯世賢爲才蕭侯謀諸二守王君大化將改作察院以繫體制爰瞻城中得廢寺一區相與規畫以授諸匠氏會公代去御史蜀州盧公問之寔來聯視規材因以議於分守參政胡公海之胡公曰宜爲計求求於時參政朱公應周僉事喻公宗之蔡公汝楩史公文材先後行部至胥相之垂成會盧公以憂去既乃訖工蕭侯以書告于上海陸深曰願有記深不文竊聞之先王之範政凡以待人也君子之寶位凡以行道也器者道之所寓無䌷無衫無振無起此位置本末之論天地之化所以常新蓋不獨一察院然也法以人行人以地重御史之所爲重凡以行法也察院之所爲急凡以奉御史也廉遠堂高羊存禮在此名實精粗之論天下之紀賴以不墜蓋不獨嘉興一察院然也顧天下之政有體有制出於一人符之百世成於一方則於四海是文武周公之意以待後之人明於此者謂之知務於此者謂之禮舉此而集者謂之才若兩御史之賢二郡侯之績於茲察院也皆不可以不記是役也費出於羨耗工成於顧募役徵於優隙以金計者六百有四十



五兩有奇以日計者三百有三十以工計者九千有四百有九十爲堂五間崇二十四尺羸廣七筵深五之三翼堂而左右之者爲室各二堂之前爲露臺覆露臺者爲軒棚爲房以處案吏者列之東西各五間候隸房亦如之引堂而後者爲穿堂五間後堂亦如之間爲卧閣者二爲鳥臺三間臺之崇四尺爲書房十間居廳堂東西之際爲生吏房三間門有儀堦有級庖有所湢有床浴有室溷有舍書房之東西偏各有隙地西爲圃可射東爲亭可憩亭之南爲池可臨總之爲地十有八畝南北[illegible]有八丈東西三十有

三丈總之爲屋八十有三間經始於四年十月之望佐之通判李君源與董君琦張君珮推官南仝而王君大化實始終之邑令之與有事者嘉興則龍君欽秀水則趙君章桐鄉則董君鋑海鹽則劉君桂平湖則鄭君瑚崇德則葉君瑞嘉善則李君調元有勞其間者則典史李玉梁珍也

江風遺憾記

江風遺憾終慕也終慕爲誰歙之吳生鰲也生之言曰鰲早孤生才六月耳無所知知乳哺又漸知視息僅僅識母襁褓不能離又漸識母顏能辨母聲時時見慈節孺人出之懷中撫頭而歎淚續續落臆揮灑嗚咽罷又或呼天長吁即摩肩號曰未亡人洪故家宦族也固能死所不死者恐吳氏鬼不食耳言已復泣泣不復已鰲當其時漫不省是何等言是何等狀也孺人勤紡績以育鰲又漸教鰲以詩書鰲奉孺人惟謹鰲漸欲覔父所在見時隣舍家悉事游賈或經歲還或經數歲未還意久亦還耳亦不敢問又漸聞父客死他鄉不復還意惝怳叵測慈節始告之曰兒哈兒父果沉溺死死時余年二十今日久矣初商游於越歸自荻港人馬同舟中流遇風與俱覆矣鰲聞



之號慟幾絕遂復修先業事遠遊將以訪鴟夷之遺蹤哀箜篌之餘韻每涉江水颶天風輒躃踊涕泗終日士大夫憐之爲題江風遺憾或賦詩以弔鰲以慈節顏堂以爲鰲母慰友人汪子哀其言致之陸深子感之爲著其事曰生死天命也禍福人事也修事以俟命幸不幸存焉處死有道蹈禍有數不幸猶幸也獨其周旋於禍福生死之際依倚於義理慈節之天者君子謂之世則　聖君賢相將必求其人以揚礪引長之謂之世風風噫氣也鼓盪萬物以振迅八表貞速焉貞哉洪孝哉鰲是可以表世風乎鰲之父諱賜字思寵

重修松江府學記

正德己巳江南大水而松特甚越明年庚午水再至淩公私廬舍凡旬有五日而退退而學宮壞特甚又明年辛未夏內江喻侯時以才御史來守松至既禮聽大懼弗稱乃進師弟子而問故已又進父老於庭問疾苦外使之言其故皆前對曰自昔弦誦有堂有陛厥惟天災以渝舊觀侯歎曰是在我凡起天下於弊者乘其未極則費寡而功多若是者失今不爲他日民有十百其勞者矣松民甚德而又遺之後艱謂

何是誠在我當是時府庫無羨財侯乃撙節浮費殫竭心計至冬而後始事而令于教授彭錄曰教授職務稀宜試督於是且爾也能廉遂以規約相予予覲厥成焉錄曰諾即日鳩材募工因以役民之不能食者咸踴躍恐後由是易腐以堅益圮以阜整頹煇黯次第舉矣會樂安詹君崇以進士來推府事曰夕侯之勤勞也憮然曰獨太守責耶適枝符攝令華亭維侯之命以身任之百費有加事乃告集寔甲戌歲之秋也凡歷四載自大成之殿明倫之堂殿之東西廡堂之左右四齋尊經之閣魁星之樓崇德養賢之堂



書旁之鄉賢之祠講誦之號舍游息之亭館禮器雅樂之藏庖湢廨署之所後之鄉射之圃外之櫺星之門成德達材之坊登雲之橋皆還于舊維新有作者則仰高之坊以冠於文廟云偉哉皇乎教授君身親厥功以其始末走告于陛采又以其弟子員王輔而下凡三百人合詞曰是功鉅矣何可忘願昭示來裔深維

皇朝建學徧寓內而輔理之才於是咸出於松之人才嘗甲天下矣今　天子右文求賢皇皇弗給維是棟宇之弊也不患其無復也吾獨愛腧侯心之仁也以侯之知體也不患其無助也吾獨愛詹君義之易也蓋自古豐功懋績必有偉才長識之士以爲之於其豫周公之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是已亦有同心一德之人以相先後不言而喻唐虞之典曰百拜稽首讓于夔龍是已夫有周公之才爲夔龍之讓則和德濟濟彝倫攸敘休徵薦而彝倫敘矣是故顏淵曾參之徒相與從孔子於困窮之中以删次其說而傳固以望之天下後世也若茲一役可謂備矣宜有記贊之成者同知侯君自明孫君璽通判聶君璜錢君貫參之者華亭縣丞趙才也

## 羅氏義宅記



昔高平范文正公作義田以贍族世傳以爲盛事今欲羅君作義宅蓋聞范公之風而興起者也予亦欲傳其事羅之肖者曰滋將廣其傳以告予久而未有以答也茲乃伐石請書其詞曰宅以義名合族也義取於辨何合之爲夫物久必繁繁則必合合而無辨何以能久是故合之所以成其辨也羅氏之宅凡七畝其居凡百有九十其族凡三十有六堂曰義堂閭曰義閭井曰義井其田百畝其租百石在　之里嗚呼羅君無范公之名位與[illegible]祿而彷彿范公之舉於君其義士哉夫義利之判久矣羅世以貲高鄉里

至東峯君益昌大東峯名元孫慷慨游江湖間所務
者營什一以計贏縮若爲利謀也而獨有志於作宅
君眞義士哉予惟世人愛身重自一軀外若斬斬然
且以吾身而視吾之兄若弟未有如吾身者也自兄
弟以至於爲從爲再從未有視之如吾之兄若弟者
也自再從以至於爲緦麻爲袒免又未有視之如從
若再從者也蓋其屬遠故其情踈踈則易忘踈則易
離雖欲視之如吾身視之如吾之兄若弟視之如吾
之從若再從不可得也雖然自吾觀之此吾之兄也
此吾之弟也此吾之從此吾之再從此吾之緦麻此



吾之袒免也自吾之祖若考而視之皆其子也皆其
孫也皆其子皆其孫則其所以衣之食之煦之育之
姻之嫁之安之養之以至於合而撫慰之者皆其心
也吾祖若考之心將以衣之食之煦之育之姻之嫁
之安之養之合而撫慰之而吾之族人或至於饑寒
困苦離散而莫統吾未知吾祖若考之心宜何如也
嗚呼此羅君之義宅世不可少世又可少傳也哉雖
然羅君之族三十有六矣自三十有六而又廣之其
族漸以滋其費漸以繁吾懼夫七畝之宅百畝之田
未足繼羅君之志也爲羅君之子孫又宜何如也重
義輕利以毋墜先擧此固世風之所關獨羅氏也哉
千百世之下當與范公並傳無疑余故太史氏樂書
其事故書

## 薜荔園記

深讀太傅王公志震澤稱兩洞庭之勝往歲擧進士
與今侍讀徐先生子容爲同年先生西洞庭人也太
傅公之言曰西山之起甲科寔自子容[illegible]求之
勝洩之乎人高賢之以聲光垂世也建置[illegible]心目
之所及則山益高水益深景益清遠造化之巧所不
能與者又託之乎人若徐氏之於洞庭洞庭之有薜



荔園是也園之廣凡數畝地產薜荔因以名園云園
之景凡十有三曰思樂堂曰石假山曰荷池曰水鑑
樓曰風竹軒曰蕉石亭曰觀耕臺曰薔薇洞曰栢屏
曰留月峯曰通冷橋曰釣磯曰花源四時朝暮之變
態無窮而高下離立足以當欣賞而遊高明可謂勝
矣洞庭既勝而園又勝也使人樂焉若仙居世外煙
霞之與徒而日月之爲客也君子有當世之志者疑
於習宴安而畧憂勤矣似乎有所不暇侍讀之言曰
薜荔之有作寔自先太史公始太史公謀以娛靜菴
府君之老也而未成成之者縉也是故堂曰思樂先

公府君木主在焉一石一峯先世之藏也至於一泉一池一卉一木之微亦皆先人之志也每一過焉陟降汎掃之餘恍乎聲容之在目繹也何敢以爲樂願子爲我記之以示後之人深道吳輒望湖山思一到焉以考信於太傅公製作之奇遂拜思樂堂下與先生講通家之禮往來通泠橋過遊茲園以觀里仁之化末儕夙心焉其何辭之能爲雖然深少側聞徐氏之世西山也種德修義自靜菴府君而上數十百年矣含宏潤澤至於太史公有述焉延和當秀乃大發之乎侍讀先生才富而學精雅負世望爲 天子講讀之臣獻沃弘多聲光方起將踵太傅公後米輝玉映於西山之間以爲族望以爲鄉榮固有大於茲園者而茲園之成也可以觀繼志之孝焉可以見後樂之仁焉可以見裁成之道焉可以見垂裕之謨焉合是數美不可以不記



靜虛亭記

昔孟子稱舜爲天子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及孔子困窮身爲匹夫與其徒弦誦以自樂至稱顔子則曰賢哉不改其樂顔子之所有簞食瓢飮之外無幾也夫窮達天下之分也達之至於天子窮則至於匹夫窮達之極也樂乎天子與樂乎匹夫無以異也何哉凡欲因於有者也妄成於動者也交於有而俱出役於動而莫止雖以天子之大通而累方將焉以匹夫之易以至足也而競方生焉故曰惟虛也足以涵天下之變惟靜也足以宰天下之動自天子至於匹夫者境也外也有時而爲天子有時而爲匹夫而我未嘗與焉是故不以天子之樂加乎匹夫不以匹夫之樂易乎天子無我者也其知靜虛之道者與顔孟氏歿而聖人之澤微矣迺有虛極靜篤之說行焉彼豈無以異乎權數流蕩之爲也而較較然滯於形器之小猶有我也故曰濟天下之務而不累靜之至也成天下之化而不居虛之至也是是非非之辨也吾友顧君德彰學有本原超然獨會於事物之表作亭後圃名曰靜虛以求孔顔之樂遭時任用不鄙州郡之煩猥存乎我者無適而不豫也孟子嘗曰禹稷顔回同道又曰易地則皆然是致一之學也德彰請曰願書爲記以張亭之牖下



儼山文集卷五十五

記五

沐齋記

黄子汝新顔名思義顔其所居之齋曰沐以問於東海陸山人山人告之曰沐之義大矣哉按沐从水从木成文又曰以木受水爲沐山林之間萬木華叢茂浹旬旹旱焦槁枯萎沛然雨之葱蒨改色早夜滋露欣欣向新勾者伸萌者達有不容遏之勢至於榮華果實以顯設造化生生之妙迨夫水泉涸落然後歸根養困以逆維新之會夫人心猶木也顧可無義理



之沐哉易曰日新之謂盛德屈木爲槃準以規矩把水盱之時其寒煖以瀬澡人身之汗垢一新舊染用享上帝成湯之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夫利欲猶垢汙也顧可無沐浴之功哉彼異端者流竊見元化之秘妄意時日之間亦嘗以卯酉爲沐浴矣鑿枲揠苗將襲取助長冀新新焉是襲抑末矣非汝新之謂也夫水木曰沐以自新也木水曰沐以新人也敬立而義行體周而用具斯義也孔子之舊也汝新其究而一新之哉汝新之先人未軒先生嘗以是道佐皇明之中葉顯而未融遂啓莆陽文獻之傳過庭之餘厥有聞哉從子如英山人同年進士也交舊而情新茲歸莆儀以質焉汝新曰願爲記

怡怡堂記

歙據江南上游山愈高地愈狹是故境愈勝居愈密而齒繁其人往往游寓而散處也夫境勝則難遷居密則易爭人散處則情常不聯其勢然也由其勢而忘其俗之厚薄者恒民也夫難遷之至也鄙吝生焉爭之易也仇讐樹焉情之不聯也途人至焉君子將思變而通之乎通之者豪傑也黄君緬字惟中世家於歙慨然念地之故既以千金拓其宇又以若干金



作堂若干楹工訖進其二弟約經而詔之曰斯堂之成也豈曰予之侈乎吾弟之相也抑亦先人之緒也昔之湫隘者今茲翼然其有立乎昔之櫛比者今茲廓然其有容乎昔之互出入者今茲驩然其有合乎桑梓森然其前後乎山林蔚然其環衞乎吾與若安焉息焉迎和迓祥以引嗣續於百世也百世而下將復通之則斯堂也豈惟黄氏之堂哉抑亦歙之堂哉且不朽矣雖然非予之所敢必也二弟跽而俯曰唯唯於是兄作於前弟奉而趨兄止於中弟列而侍寒燠以時風雨以除弦誦俎豆日相周旋於堂隍之間

蓋怡怡如也宗嘗公子落焉共顏之曰怡怡之堂以
成惟中載拜謝曰不敢敢辱教介予友人揚君伯立
請記於予予交黃氏有日矣惟中懷清適之才篤厚
彝倫崇尚文藝約字會中抱珪璋之器誦說載籍醞
釀經綸經字守中勵高尚之操維持清門總統內範
兄弟若此固足以望於鄉矣而況於茲堂之作哉貽
謀端本有出於風氣之外者豈豪傑士非耶予雖未
獲登茲堂以覽觀山川之會合稽驗土木之精工考
紀歲月之早暮以激引聲光於末求予獨愛惟中出
於風氣之外也一居室且然況有大於此者哉夫一



家始於一人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兄
弟有兄弟而後有子孫子孫以至於百人千人萬人
其始本一人也由一人以至於途之人此古人之所
以難也夫婦父子者恩之屬也兄弟者禮之屬也恩
屬則固禮屬則疎故兄弟者恩之漸殺而禮之本始
也恩以附於禮者兄弟也孔氏之訓曰兄弟怡怡宜
非以其難哉夫怡怡之謂也和之至也和之至自兄
弟始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況於茲堂哉
予與會中有麗澤之雅會中方將以禮興天下因取
其義之合於性者以淮中[illegible]綸諧堂以爲記

鴈山圖記

古稱山河兩戒南戒盡鴈蕩山云山高四十里頂上
有湖方可十里鴈至棲之故曰鴈蕩或云鴈蕩山
溫州樂清東北山之通名也去縣九十里而遙山蓋
純石而土山不與焉沈存中云諸峯峭峻險怪不類
他山當是谷中爲大水衝激土盡去而石獨立爾宋
復齋圖序總之云東西四谷西外谷有寺四曰古塔
靈巖寶冠石門其流水自大芙蓉港出纔嶼其路下
與西谷有寺七曰能仁羅漢飛泉普明天柱華嚴瑞
鹿其水自峽流筋竹澗出清江皆嶔嶺自石門來者



曰東嶺自芙蓉來者曰丹芳嶺自筋竹來者曰飛泉
嶺達于東谷曰馬鞍嶺東谷有寺四曰雲巖淨名靈
峯真濟其水自峽流白溪溪上有路通白溪驛東北
有嶺曰謝公嶺逕東外谷有寺曰石梁自石梁東北
至雙峯以達黃巖左有谷曰南北閤南閤乃鴈蕩之
北有崇德寺水自蕩頂分流焉鄭向文云古樹老藤
蔽虧天日林顛葉隙時見異峯餘波洄注流爲飛泉
高自雲霓懸瀉數道鴈山之大略如此其雜記一時
之勝者石梁云月已沒白雲西來如流水風吹橡栗
墮瓦上轉射巘下小屋從竅中擊地上積葉鏗鍧宛

轉殆非世間金石音靈峯洞云兩大石相倚如合掌至掌中望見山罅中青天如懸一片氷靈巖云巨石孤立如人俯月出正懸東南角星象纍纍下垂四旁如游魚噞喁以身爲浮游在灝氣上夜色如霜雪諸峯相向立儼然三四老翁衣冠而偶語能仁云鴈山西南一峯絕高下視衆山猶當是大父行舟行南海月餘常望見直西北有物如高髻亂髮纔一握大倚爲指南西谷云出南戶望屋上山山圍屋如城府或纍纍然如蜂腰綴下而剜其中淫淫然如燕巢斜罥而部其戶顚者宊者仰者欹者聚者訛者偃者喙者



掉者俛而窺者騰而上者如人皆具耳目口鼻而無一相似又云從靈雲寺南入山時時過絕險挽索懸藤傴木以過日正中僅到山顚望見永嘉城下大江如峯一線自李孝光云北從天台來入古東甌郡境上望見西南有山相向立如兩浮屠遊者咸曰此鴈山門戶也益深入其阻視羅漢洞東西天柱大龍湫猶人有眉目十八寺皆其肺腑也文人之所次第如此予聞之土人言秋遊鴈落有以哉南土溫濕蒸氣氤氳故有毒螫至草木黃落毒去乃可入數百里山皆在目中無毫毛蔽遮嗟乎遊貴及時也哉予將問

途者有告余者曰鴈山循崖而南百里如畫自樂清道白河芳林逾窑嶴過長嶼原經古塔本覺寶延石門諸寺出白溪驛謂之右路自黃巖由白岩嶺入石梁過靈巖逾馬鞍至能仁出長嶼抵窑嶴謂之左路馬鞍嶺蓋其分界云東谷之峯五十有三西谷之峯四十有八謂之百一峯有泉五有巖二十九有石三十三而石行廊爲勝有潭七而沐浴爲大池一澗一曰筋竹峽一曰經行門一郎石門也有洞十二而道姑爲古有溪四而四溪之水爲會有嶺七而丹芳爲峻凡四十九盤有障二而平霞爲華有橋二有嶼二



有閣二郎南北也有菴三而八扇爲八菴有亭四而看不足爲奇堂一曰資深遊人之所有事也余性喜登臨中歲四方行萬里而勝處必往蓋嘗至天台云獨於鴈蕩有眷眷焉今老矣乃畫爲圖聊以資臥遊之適爾因考論其槩爲記近時陸文量以瀋㕘出遊具列形勢謂西湖諸峯爲劣至登平霞則獨立四顧疑非人間世也潘三峯御史加品隲焉謂有勵拔有空洞有雄渾淵澄勵拔如介空洞如通雄渾淵澄如旁行不流各舉其人類之則又出丹青談笑外矣皆有關於茲山也因并記之

## 願豐樓記

歙據萬山之顛多舊家人務本而俗禮讓顧田狹而齒繁也力畊或不足族聚而重遷也第屋而難容故其地多樓居嘉靖丁亥汪氏之新樓成軒爽塏緻爲一方望蓋克尚之居也扁曰願豐而請記于余使再至會余有遠役也克尚送之重申其請余叩之曰今世故家舊族喬木日茂而手澤就澌矣其子孫之賢而力者往往以更新室堂爲繼述之大蓋其意亦欲傳之子孫以爲燕休生息之地耳至于支分派屬則門戶各有掌握雖一瓦寸椽之微必計爾我以爲承



傳之大雖至親有不相假借者蓋一家事爾意至狹也杜詩之所謂願豐憂國者之事卿大夫職業也於子何居克尚之言曰綺田野人耳何敢與於國謀顧念穀粟桑麻生民之天也一遭歉儉則骨肉有不相保者矣奚暇禮讓之圖且身處瘠薄之地人力雖盡孰與天時衣食既充仁讓可廣是故恒願時和年豐如唐虞之世綺得爲堯舜之民而茲樓庶可保之子孫矣予聞之曰是安得有道者之言哉夫天人一氣耳志之所之氣必隨之願望所及天亦應焉至其效之淺深遲速係其誠否何如耳是以咨嗟嘆悴之

或召水旱災戾之變而和平恬淡天日之所爲清明也此中庸之義而儒者之極功克尚其有聞於斯哉一樓居而公心昭焉誠意孚焉仁澤寓焉將所謂庶幾者非耶雖然稼穡王政也燮理相業也家國人道也兼之者身也盡之者分也通之者一也克尚亦何負于卿大夫哉因書爲樓記

## 燕翼堂記

詩之雅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蓋言圖遠也凡遠之圖則近者始有所藉若乃圖近於近則尤近者或有所遺而況於其遠者乎此古文武周公之志也夫文



武周公聖人之備者也其所圖維經畫匪徒用以造周而已實以教萬世於無窮爾萬世而下有能師文武周公之志而用之乎師文武周公之志而用之則利用安身動罔不吉而況於其細者乎予故有愛於黃氏之堂也歙黃氏之齋曰文晟父一旦顧謂其子壽賁積罍曰吾黃氏自芮公避地於潭渡入百餘年矣先世恩誠之堂燬吾力復之今吾復抱孫矣合族之會不已難乎於是壽等咸曰諾乃擇地於恩誠之東復作一堂既成而軒豁美麗據山水之勝扁曰燕翼父父子子祖祖孫孫世相踵武於其上蓋秩如也

積來徵記記曰君子之居室也非徒以光門庭侈輪奐而已也蓋亦有義存焉是故先人貽之于我承之是之謂傳世自我作之後人受之是之謂永世傳世之謂孝永世之謂仁斯義也在身成身在家成家在國成國神而明之無鉅細無精粗其究一也昔周之興也卜世三十卜年八百旣其終也咸過其曆雖曰天命亦由文武周公相與經畫而綱維者以深長之思爲久大之計若詩之所詠者而黃氏之堂義有取焉斯亦文武周公之徒非與則潭渡者固黃氏之豳鎬而茲堂將不爲魯之靈光也哉雖然詩之頌曰君子有穀貽孫子蓋言祖宗之所以裕其後者非徒以基業爲也抑亦有善道焉夫善莫善於仁黃氏復以仁孝與斯堂並傳焉則傳潭渡之族之盛豈可以世計哉於是積再拜曰此家君之志也遂書爲記

儼山文集卷五十六

儼山文集卷五十七

## 史記一

### 周大記

門生黃標校編

周后稷名棄帝嚳子也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爲帝元妃姜原出見巨人跡履之而有娠居期生子以爲不祥而棄之隘巷牛羊皆腓字之又棄之林中會山林人多遷之棄之冰上飛鳥覆翼之姜原以爲神乃收養之因名曰棄棄爲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遊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稼穡焉民皆則之堯聞而舉爲農師有功帝舜曰黎民阻飢爾稷播時百穀封于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夏后氏衰廢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犇戎狄之間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百姓歸焉周道之興自此故詩人歌之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毁隃立毁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國人戴之薰育攻之民怒

皆欲戰古公曰予不忍為乃去豳踰梁山止於岐山
之下豳人盡復歸於岐下及他旁國亦多歸之於是
古公乃營築城郭而邑焉作五官有司民皆頌之古
公有子長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
娶太任皆賢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興其在昌
乎太伯虞仲乃如荊蠻以讓古公卒季歷立是為公
季公季修古公遺道諸侯順之公季卒子昌立是為
西伯西伯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禮賢
下士士多歸之伯夷叔齊聞西伯善養老自孤竹往
歸之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



之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閎夭之
徒患之乃求美女奇物獻紂紂乃赦西伯賜之弓矢
斧鉞使得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乃獻洛
西之地請去炮烙之刑紂許之西伯行善諸侯皆來
決平於是虞芮之人如周俱讓而去明年伐犬戎明
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
作豐邑自岐而徙都豐明年西伯崩謚為文王文王
囚羑里演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蓋即位五十年詩
人道西伯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云太子發
立是為武王武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為太

王公季為王季蓋王瑞自太王興武王即位太公望
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
緒業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為文王
木主載以伐紂畢立賞罰遂興師武王渡河中流白
魚入舟既渡有火下于黃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
云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未
可也乃還師歸二年紂昏亂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
子太師疵少師彊抱樂器犇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
曰不可以不畢伐乃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
士四萬五千人以東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諸



侯咸會乃作太誓二月甲子昧爽至于牧野乃誓武
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誓曰予發維共行天之罰今
日之事不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勉哉不過四
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勉哉夫子爾所不勉有
戮誓已諸侯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紂亦發兵七
十萬人距武王師尚父致師以大卒馳紂師皆倒兵
武王馳之皆崩畔紂紂走反入登于鹿臺之上蒙衣
其珠玉自燔而死武王持太白旗以麾諸侯諸侯畢
拜武王乃揖諸侯諸侯畢從武王至商商國百姓咸
待於郊於是武王使群臣告語商百姓曰上天降休

商人皆稽首再拜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紂死所武王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紂之嬖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三發擊以劍斬以玄鉞已乃出復軍其明日除道修社及紂宮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驅武王弟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劍以衛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康侯封布茲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策祝曰殷之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天皇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又



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封紂子祿父殷之餘民未集武王乃使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命南宮史佚展九鼎寶玉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軍乃罷兵西歸作武成封諸侯班賜宗彝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聖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而師尚父為首封尚父於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

魯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鮮於管弟叔度於蔡餘各以次受封武王徵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周夜不寐周公旦曰曷為不寐王曰告女我未定天保何暇寐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雒邑而後去縱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虛振兵釋旅示天下不復用也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以天道武王病群公懼穆卜周公乃祓齋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後而崩太子誦代立是為成王成王少周公攝政管叔蔡叔疑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啓代



殷後國於宋收殷餘民以封衛康叔康叔武王少弟也晉唐叔得嘉穀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于兵所周公受禾東土旅天子之命初管蔡畔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次歸禾次嘉禾次康誥酒誥梓材其事在周公之篇周公行政七年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道里均作召誥洛誥成王既遷殷民周公作多士無佚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既絀殷

命歸在豐作周官正禮樂制度於是民和睦頌聲興
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王賜榮伯作息慎之命成
王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
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
王廟申告以文武之所爲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
多欲作顧命太子釗遂立是爲康王康王即位徧告
諸侯作康誥故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
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康王崩子
昭王瑕立時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
立昭王子滿是爲穆王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



道衰微乃命伯冏申誡太僕作冏命穆王將征犬戎
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
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
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
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
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之務利而辟害懷德
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
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
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遵修其緒
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

不忝前人至于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
和事神保民無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于民庶民不
忍訢載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故先王非務武也勤
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
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
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
貢終王先王之順祀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
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
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
讓不貢告不王於是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



討之備有威讓之命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有不
至則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
服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
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無乃廢先王之訓而
王幾頓乎吾聞犬戎樹敦率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
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
是荒服者不至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於王作甫刑
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子共王繄扈立共王游於涇上
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女三爲粲
夫粲物之美也女何德以堪之小醜備物必亡康公

不獻後一年共王滅密共王崩子懿王囏立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爲孝王孝王崩諸侯復立懿王太子燮是爲夷王夷王崩子厲王胡立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榮公好專利夫利百物之所生也而專之其害多矣以是教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王而專之其歸鮮矣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爲卿士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告則殺之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嚴道路以目厲



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奔彘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而圍之召公曰吾昔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其以我爲讎而懟怒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是爲宣王宣王即位二相輔之修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十二年魯武公來朝王籍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王弗

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敗績于姜氏之戎乃料民於太原仲山甫諫曰不可王不聽四十六年宣王崩子幽王宮涅立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甫曰周將亡矣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是歲三川竭岐山崩三年幽王嬖褒姒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去之夏亡



傳此器殷殷亡又傳此器周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漦化爲玄黿以入王後宮後宮之童妾既齔而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女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奔於褒褒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於王以贖罪棄女子出於褒是爲褒姒當幽王三年王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初王娶申侯女爲后

生太子宜臼至是竟廢申后幷去太子而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太史伯陽曰禍成矣無可奈何褒姒不好笑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王爲烽燧約諸侯寇至則舉烽火乃舉烽火召諸侯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大笑王說之爲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幽王以虢石父爲卿國人皆怨又廢后去太子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於是諸侯乃卽申侯而共立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平王立東遷于雒邑辟戎寇也平王之時周室衰微齊楚秦



晉始大政由方伯五十一年平王崩太子洩父蚤死立其子林是爲桓王桓王平王孫也桓王三年鄭莊公朝桓王不禮五年鄭怨與魯易許田許田天子之用事太山田也十三年伐鄭鄭射王傷二十三年桓王崩子莊王佗立莊王四年周公黑肩欲殺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王殺周公王子克奔燕十五年莊王崩子釐王胡齊立釐王三年齊桓公始霸五年釐王崩子惠王閬立惠王二年大夫邊伯等五人作亂惠王奔溫居鄭之櫟王弟頹立爲王初莊王嬖姬姚生子頹有寵及惠王卽位奪其大臣園以爲囿故

五人因以作亂四年鄭虢伐之殺王頹復入惠王惠王十年賜齊桓公爲伯二十五年惠王崩子襄王鄭立後母曰惠后生叔帶有寵於惠王襄王畏之三年叔帶與戎翟謀伐襄王不克奔齊齊桓公使使平之九年齊桓公卒十二年叔帶復歸於周十三年鄭伐滑王使游孫伯服請滑鄭人囚之王怒將以翟伐鄭富辰諫曰凡我周之東徙晉鄭焉依子頹之亂又鄭之由定今以小怨棄之王不聽十五年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棄親親翟不可王不聽十六年王絀翟



后翟人來誅殺譚伯富辰以其屬死之初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黨開翟人翟人遂入周襄王出奔鄭鄭居王于氾子帶立爲王取襄王所絀翟后與居溫十七年襄王告急于晉晉文公納王而誅叔帶襄王乃賜晉文公珪鬯弓矢爲伯以河內地與晉二十年天王狩于河陽諸侯畢朝晉文公致王之也二十四年晉文公卒三十一年秦穆公卒三十二年襄王崩子頃王壬臣立頃王六年崩子匡王班立匡王六年崩弟瑜立是爲定王定王元年楚莊王伐陸渾之戎次洛使人問九鼎王使王孫滿郤之十年楚莊王圍鄭鄭伯降

巳而復之十六年楚莊王卒二十一年定王崩子簡王夷立簡王十三年晉殺其君厲公十四年簡王崩子靈王泄心立靈王二十四年齊崔杼弒其君莊公二十七年靈王崩子景王貴立景王十八年后太子聖而早卒二十年景王愛子朝欲立之會崩子丐之黨爭立國人立長子猛是爲悼王王子朝攻殺猛晉人攻子朝而立丐是爲敬王敬王元年晉人入之王子朝自立敬王不得入居澤四年晉率諸侯入敬王于周子朝爲臣諸侯城周十六年子朝之徒復作亂敬王奔于晉十七年晉定公遂入敬王于周齊田恒



殺其君簡公二十年孔子相魯四十一年楚滅陳孔子卒四十二年敬王崩子元王仁立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定王十六年三晉滅智伯分有其地二十八年定王崩長子去疾立是爲哀王哀王立三月弟叔襲殺哀王而自立是爲思王思王立五月少弟嵬攻殺思王而自立是爲考王此三王皆定王之子考王十五年崩子威烈王午立初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爲桓公以續周公之官職桓公卒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是歲韓趙魏爲諸侯

二十四年崩子安王驕立是歲盜殺楚聲王安王立二十六年崩子烈王喜立是歲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周與秦國合而列列五百載復合合十七歲而霸王者出焉十年烈王崩弟扁立是爲顯王顯王五年秦獻公稱霸王致賀九年致文武胙於秦孝公二十五年秦會諸侯於周二十六年周致伯於秦惠王四十四年秦惠王稱王其後諸侯皆爲王四十八年顯王崩子赧王延立王赧時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西周武公立公子咎爲太子共太子死有五庶子毋適立司馬翦說楚立之八年秦攻宜陽楚救之



將伐周蘇代爲周說楚王曰何以周爲秦之禍也言周之爲秦甚於楚者欲令周入秦也故謂周秦也周知其不可解必入於秦此爲秦取周之精者也爲王計者周於秦因善之不於秦亦言善之以疏之於秦周絕於秦必入於郢矣秦借道兩周之間將以伐韓周畏之史厭謂周君曰何不令人謂韓公叔曰秦之敢絕周而伐韓者信東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質使之楚秦必疑楚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韓彊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也周不敢受秦必無辭而令周不受是受地於韓而聽於秦秦召西周君西周君惡

之周令人謂韓王曰秦召西周君將以使攻王之南陽也王何不出兵於南陽周君將以為辭於秦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踰河而攻南陽矣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或為東周說韓王曰西周故天子之國多名器重寶王案兵毋出可以德東周而西周之寶可以盡矣楚圍雍氏韓徵甲與粟於東周東周君恐召蘇代而告之代曰君何患於是臣能使韓毋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為君得高都周君曰子苟能請以國聽子代見韓相國曰楚圍雍氏期三月也今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今相國乃徵甲與粟於周是告楚病也



韓相國曰善使者已行矣代曰何不與周高都韓相國大怒曰吾毋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故與周高都也代曰與周高都是周折而入於韓也秦聞之必大怒忿周即不通周使是以弊高都得完周也曷為不與相國曰善果與周高都三十四年蘇厲說秦白起無攻梁四十二年秦破華陽梁城周從馮犯說也四十五年周君之秦秦攻周周最謂秦王曰為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聲畏天下則秦不王矣五十八年三晉距秦周令相國之秦還而見秦王曰請為王聽東方之變秦攻三晉五十九年秦取韓陽城負黍西周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秦昭王怒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犇秦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周民遂東亡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公於𢖍狐後七歲秦莊襄王滅東西周周亡

論曰周道備矣蓋文武周公之盛也至於東遷王綱陵遲蓋幽厲之所為衰也太史公追論營洛其意蓋曰周之興也以豐鎬亡也以洛邑其實不然孔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予因舊文畧討論之使學者可覽見焉



儼山文集卷五十七

# 儼山文集卷五十八

## 史記二

### 吳記

吳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之兄也王季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王季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乃避之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季立是爲王季而昌爲文王太伯之荊蠻自號句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太伯太伯卒無子仲雍立是爲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巳君吳矣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是爲虞仲列爲諸侯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柯相卒子彊鳩夷立彊鳩夷卒子餘橋疑吾立餘橋疑吾卒子柯虛立柯虛卒子周繇立周繇卒子屈羽立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處立禽處卒子轉立轉卒子頗高立頗高卒子句卑立是時晉獻公滅周北虞公以開晉伐虢也句卑卒子去齊立去齊卒子壽夢立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爲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



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從太伯至壽夢凡十九世壽夢二年楚大夫申公巫臣怨晉自晉使吳教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爲吳行人吳於是始通於中國乃伐楚十六年楚伐吳至衡山二十五年壽夢卒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眛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乃立諸樊攝元年諸樊巳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願附子臧之義吳人乃舍之秋吳伐楚楚敗我師十三年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以次必致國於札札封於延陵號曰延陵季子餘祭三年齊相慶封有罪來奔予之朱方之縣以爲奉邑以女妻之富於在齊四年吳使季札聘於魯去魯遂使齊去齊使於鄭去鄭適衛去衛適晉十年楚會諸侯伐吳之朱方以誅齊慶封吳亦攻楚取三邑而去十一年楚伐吳至雩婁十二年楚復來伐次於乾谿楚師敗走十七年餘祭卒弟餘眛立四年餘眛卒欲授季札札讓逃去餘眛子僚立二年公子光伐楚敗而亡王舟復襲得舟而還五年楚臣伍子胥來奔公子光客之公子光者諸樊之子也常以爲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父先立即不傳季子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襲僚吳

使公子光伐楚敗楚師迎楚故太子建母於居巢以歸因北伐敗陳蔡之師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鍾離初子胥之奔吳也說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欲爲父兄報仇耳於是子胥知光志乃求勇士專諸見之光喜子胥退耕於野以待十二年冬楚平王卒十三年春吳欲因喪伐之使公子蓋餘燭庸圍楚之六灊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絕吳後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曰時不可失也告專諸曰不索何獲專諸曰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公子將兵攻楚外困而內空也是無奈我何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



而謁僚飲僚陳兵於道自宮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僚之親也人夾持鈹公子光詳爲足疾入于窟室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進食而弒僚公子光竟立是爲吳王闔廬乃以專諸子爲卿季子至命哭諸僚墓復位而待公子燭庸蓋餘二人過圍於楚者聞僚弒而光立乃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元年舉伍子胥爲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臣伯嚭奔吳吳以爲大夫闔廬與子胥伯嚭將兵伐楚拔舒殺二公子光謀入郢將軍孫武曰未可四年伐楚取六與灊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使子常囊瓦伐吳迎而擊之大敗

楚軍於豫章取居巢而還九年西伐楚至於漢水與楚兵夾水而陳闔廬弟夫槩欲戰闔廬弗許夫槩曰王已屬臣兵兵事上利何待焉遂以其部五千人大敗楚兵闔廬縱兵追之比至郢五戰楚五敗楚昭王奔鄖與鄖公奔隨吳遂入郢子胥伯嚭因以報父讎十年春越聞闔廬之在郢國空乃伐吳吳使別將擊之秦兵救楚吳師敗夫槩見秦越交敗吳而闔廬留楚不去夫槩亡歸吳自立爲王闔廬引歸攻夫槩夫槩奔楚楚昭王復入郢而封夫槩於堂谿爲堂谿氏十一年吳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徙都十五年孔



子相魯十九年夏吳伐越句踐爲檇李之戰使死士行造吳師呼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而伐之敗之姑蘇傷闔廬指軍却七里闔廬病傷而死太子夫差立志報越每朝出入使人呼其名曰夫差而忘句踐殺而父乎則對曰不敢三年乃報越夫差元年以大夫伯嚭爲太宰習戰射常以報越爲志二年夫差率精兵伐越敗之夫椒報姑蘇也越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太宰嚭而行成請委國爲臣妾夫差將許之伍子胥諫曰句踐爲人能辛苦後必悔之夫差不聽聽太宰嚭卒許越平與盟而去七年

吳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不先越而務齊不亦謬乎吳不聽遂北伐敗齊師於艾陵至繒召魯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太宰嚭乃得止因留略地於齊魯之南九年為騶伐魯至與魯盟乃去十年伐齊歸十一年復伐齊句踐率其衆以朝吳厚獻遺之夫差喜惟子胥懼曰是棄吳也諫曰盤庚之誥有顚越勿遺吳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還報吳夫差大怒賜屬鏤之劍以死齊鮑氏弒悼公夫差聞之哭於軍門外三日乃從海上攻齊兵敗乃引歸十三年吳召魯衛之君會於槖皐十四年春北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以全周室六月戊子越伐吳乙酉越與吳戰丙戌虜吳太子友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夫差夫差惡其聞也斬七人於幕下七月辛丑吳晉爭長夫差曰於周室我為長晉定公曰於姬姓我為伯卒長晉盟已與晉別欲伐宋太宰嚭曰可勝而不能居也乃引兵歸國士皆罷敝於是乃使厚幣以與越平十八年越益彊句踐伐敗吳師於笠澤二十年越復伐吳二十一年遂圍吳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破吳欲遷夫差於甬東予百家居之夫差曰孤老矣



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遂自殺吳亡越誅太宰嚭而歸

論曰語有之蓬生麻中予覽延陵季子之高誼喟然歎曰何其似太伯也太伯用以造周季札以而基禍豈所謂可與立未可與權者耶

儼山文集卷五十八

# 儆山文集卷五十九

## 傳一

### 季札傳

季札者吳壽夢之子也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初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眛次曰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立諸樊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曰昔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



棄其室而耕乃舍之諸樊立十三年而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餘祭四年聘於魯見叔孫穆子而說之謂之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愼舉何以堪之禍必及之請觀周樂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能勤而不勞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歌鄭曰其細已甚其民

不堪也是其先亡乎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歌豳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盟主也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也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歌頌曰至矣哉直而



不倨曲而不詘近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及之見舞招箾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其盛德無以加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觀去魯使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

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所歸難未息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去齊使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以禮不然國將敗去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曰異哉吾聞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可以畔乎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也君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



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將去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吾子直必思自免於難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也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餘祭卒傳餘眛及餘眛卒欲授札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必致季子今季子逃位則餘眛子當代乃立餘眛之子僚為王公子光者諸樊之子也常以為吾父兄

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父先立即不傳季子光當立又用專諸曰我真王嗣當立吾欲求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既而篡僚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闔廬命哭僚墓復位而待札長子死於嬴博之閒因葬焉孔子使子貢觀之其穿深不及泉其斂以時服既葬封其壙左袒右旋號者三言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其合矣札凡事吳七十年九十餘卒孔子



表其葬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毘陵之間尚有季札墓云

論曰司馬子長稱季子閎覽博物及觀嬴博之役又何深於禮也信乎附青雲哉

## 重修伍子胥傳

伍員字子胥楚人也父奢兄尚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故世有顯名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無忌不忠於太子平王使無忌為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而更為太子取婦無忌既以秦

女自媚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王卒而太子立
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王王稍益疏建
使建守城父備邊兵頃之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
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願王少自備也自
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爲亂矣王乃召
其太傅奢考問之奢知無忌讒因曰王獨奈何以讒
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事成矣王
且見禽於是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
太子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王曰
奢有二子皆賢可質其父而召之不然且爲楚患王



使使謂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奢曰尚爲
人仁呼必來員爲人剛戾忍垢其勢必不來王不聽
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尚欲往
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
生患故以父爲質二子到則父子俱死矣何益不如
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耻無俱滅爲也尚曰我知往
終不能全然恨父召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耻終
爲天下笑耳謂員可去矣汝能報父之讐我將歸死
尚既就執使者捕員員貫弓執矢嚮使者使者不敢
進員遂亡往從太子建於宋奢聞員之亡也曰楚國

君臣且苦兵矣尚至楚楚并殺之員既至宋宋有華
氏之亂乃與建俱奔鄭鄭人甚善之建又適晉晉頃
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能爲我内應而我攻其
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會從者告
其謀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建建有子曰勝員懼乃與
勝俱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員遂與勝獨身步走
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知員之急
乃渡員既渡解劍與漁父曰此劍直百金父曰楚國
之法得伍員者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耶不
受員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至吳吳王僚方用公



子光爲將員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之邊
邑鍾離與吳之邊邑卑梁氏俱蠶兩女子爭桑相攻
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
巢而歸員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光
謂王曰彼伍員父兄爲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
自報其讐耳楚未可破也員知光有内志而未可說
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
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
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立是爲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
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

國內空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王僚而自立爲王是爲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員以爲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郤宛伯州犂伯州犂之孫伯嚭亡奔吳吳亦以爲大夫前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絶後聞僚弒而闔廬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興師與伍員伯嚭伐楚拔舒殺禽故吳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灊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吳使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取居巢九年闔廬謂伍員孫武曰始子言郢未



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槩將兵擊楚將子常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己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王出亡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鄖鄖公弟懷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鄖公恐與王奔隨吳兵圍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盡滅之隨人欲殺王王子綦匿王自爲王以當之隨人卜與王於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初員與申包胥爲交員之亡也謂包胥

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員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已甚矣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無天道之極乎員曰爲我謝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六月擊敗吳兵於稷會闔廬久留楚求昭王而王弟



夫槩乃亡歸自立爲王乃釋楚而歸擊夫槩夫槩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楚復與吳戰吳敗乃歸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鄀當是時吳以伍員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五年伐越越王句踐迎擊敗吳於姑蘇闔廬病創死夫差既立爲王以伯嚭爲太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椒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員諫曰昔有過氏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帝相帝相之妃緡

方娠逃於有仍而生少康少康爲有仍牧正有過又欲殺少康少康奔有虞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後遂收夏衆撫其官職使人誘之遂滅有過氏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有過之彊而句踐大於少康今不因此而滅之又將寬之不亦難乎且句踐爲人能辛苦今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卒與越平其後五年乃與師北伐齊員諫曰句踐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



師於艾陵遂威鄒魯之君以歸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句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王信用嚭之計員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僞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劓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不然後悔無及吳王不聽使員於齊員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

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爲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恥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愎彊諫沮毀用事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爲人臣内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爲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員屬鏤之



劒曰子以此死員仰天歎曰嗟乎讒臣嚭爲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欲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爲器而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之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員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爲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

論曰事豈不有天道者哉伍子胥本用吳以報楚乃謀越以忠於吳初言既酬交疏隕命倒行而逆施亦

夫子異於自與也尚之死足以稱仁子胥終有功名
可以不死乎徃來江上未嘗不悲之

儼山文集卷五十九





傳二

## 重修蘇軾傳

蘇軾字子瞻眉山人也父洵母程氏軾生十年父時宦學四方母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母讀范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為滂母許之乎母曰汝能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比冠學通經史善屬文嘉祐二年歐陽修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詭異之弊思有以救之同考梅堯臣得軾刑賞忠厚論以示修修驚喜欲冠多士然疑之乃寘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後以書見修修語聖俞曰吾當避此人一頭地會丁母憂五年調福昌主簿修以直言薦之秘閣試六論軾始具草文義粲然復對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來制策入三等惟吳育與軾而已除大理評事僉書鳳翔府判官關中自元昊叛民貧役重岐下歲輸南山木栰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衙吏相踵破家軾訪其利害為修衙規使自擇工乘水進止由是害減半治平二年入判登聞鼓院英宗自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琦曰軾才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令

驟用之適累之也英宗曰且與修注如何琦曰記注
與制誥等爾不若召試館職英宗曰試之欲知其能
如軾有不能邪琦猶不可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
史館軾聞琦語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會洵卒賻以
金帛辭之求贈一官乃贈光祿丞洵將終以兄太白
早亡無後嫁妹葬事屬軾軾既除喪即葬杜氏姑後
推蔭彭太白曾孫也熙寧二年還朝王安石執政
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變科舉興學校詔兩制三
館議軾上議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在於責實
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皁隸




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為
有餘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從常患
無人而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臣
謂今之學校特可因仍舊制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
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
與今為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為孰優所得人才與今
為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為孰辦較此四者之長短其
義決矣願陛下留意於遠大臣又有私憂過計者夫
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學者恥不言性命讀
其文浩然無當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

而樂於誕耳陛下亦安用之議上神宗悟即日召見
問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對曰陛
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神宗悚然曰卿三
言朕當熟思軾退言於同列安石不悅命權開封府
推官會上元勑府市浙燈且令損價軾疏言陛下以
耳目不急之玩奪百姓口體之養願追還前命即詔
罷之時新法行軾上書論其不便曰願陛下結人心
厚風俗存紀綱軾見安石獨相因策進士以晉武平
吳符堅伐晉齊任管仲燕任子之事同功異為問安
石滋怒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軾遂請外通判杭州




高麗入貢書稱甲子軾却之使者易書稱熙寧然後
受時新法行軾於其間每因法以便民徙知密州司
農行手實法軾與提舉官議其不可行未幾朝廷罷
之有盜竊發安撫司遣三班使臣來捕領卒悍凶至
爭鬬殺人將潰爲亂民奔訴軾軾投其書曰必不至
此潰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徙知徐州河決
曹村泛溢于城下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
出民皆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驅使復入詣武衛營
呼卒長曰河將害城雖禁軍宜為我盡力卒長曰吾
儕效命率其徒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于城

城賴以全復請調來歲夫築故城增木岸以虞再水
朝廷從之徙知湖州表謝又以事不便者託詩以諷
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劾其語涉訕謗逮赴臺獄神
宗獨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築室於東坡自
號東坡居士三年神宗數有意復用輒爲宰相王珪
蔡確曰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珪有難色神宗曰
軾不可姑用曾鞏鞏進太祖總論不合遂手札移軾
汝州有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
終棄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願居常朝奏夕報可道過
金陵見王安石曰今西方用兵連年東南數起大獄



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
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常禮耳
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事上者豈可以常禮
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
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爲乃可軾曰今人爭減半年磨
勘雖殺人亦爲之矣安石笑而不言至常神宗崩哲
宗立復朝奉郎知登州召爲禮部郎中軾舊善司馬
光章惇時光爲門下侍郎惇知樞密院二人不合軾
謂惇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不可慢惇以爲然光少
安遷起居舍人軾辭於宰相蔡確確曰朝中無出公

右者軾曰林希年且長確曰希固當先公耶元祐元
年軾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賜銀緋遷中書舍人初
祖宗時差役法行久而弊編戶充役者不習其役遭
吏胥虐使之害多致破產狹鄉民有終歲不得息皆
王安石相神宗改爲免役使戶差高下出錢以顧役
不行者過取以爲民病司馬光爲相欲復差役差官
置局軾與其選軾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
掊斂民財十室九空斂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
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利猾胥得緣
爲姦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



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
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之卒
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
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
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
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軾又陳於
政事堂光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
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
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笑而謝之尋除翰
林學士二年兼侍讀每進讀至治亂興衰之際未嘗

不及覆閱導覬有所啓悟哲宗每首肯之嘗讀祖宗
寶訓因及時事軾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
又黃河勢方北流而彊之使東夏人入鎮戎殺掠數
萬人帥臣不以聞每事如此恐寖成衰亂之漸軾嘗
鎖宿禁中召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年爲何官
曰臣爲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爲何官曰臣今待罪翰
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
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
狀不敢自他途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
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宣



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
前金蓮燭送歸院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
士坐庭中噤未能言軾寬其禁約使得盡技四年請
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未行諫官言前相蔡確知
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太皇太后大臣議遷之
嶺南軾密疏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爲不
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爲小累謂宜皇帝
敕置獄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詔赦之則於仁孝兩得
矣宣仁后心善軾言而不能用軾出郊用前執政恩
例遣內使賜龍茶銀合慰勞甚厚既至杭大旱饑疫

並作軾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復得賜度僧
牒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春又減價糶常平米多作饘
粥藥劑遣使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軾曰杭水陸
之會疫死比他處常多乃裒羨緡得二千復發橐中
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待之杭本近海地
泉醎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
民足於水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
溉至千頃民以殷富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浚
治宋興廢之葑積爲田漕河失利取給江湖舟行市
中湖又多淤三年一淘爲民大患兼六井幾廢軾見



茅山一河專受江潮鹽橋一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
以通漕復造堰牐以爲湖水畜泄之限江潮不復入
市以餘利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
里爲長堤以通行者募人種菱湖中葑不復生收其
利以備修湖取救荒餘錢萬緡糧萬石及請得百僧
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蓉柳其上望之如畫圖杭人名
爲蘇公堤杭僧淨源舊居海濱與舶客交元豐末高
麗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及淨源死其徒竊持其
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來祭因持其國母二金
塔云祝兩宮壽軾不納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

寺厚利意欲求朝來測吾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
僧而行祝壽之禮若受而不答將生怨心受而厚賜
之正墮其計今宜勿與知從州郡理却之庸僧猾商
為國生事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貢使果至
舊例使所至吳越七州費二萬四千餘緡軾乃令諸
州量事裁損無復侵撓之害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
雷霆而浮山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
公私船不可勝計軾議自浙江上流疏鑿以避浮山
之險奏聞有沮者功竟不成軾復言蘇州以東公
私皆以為行無陸挽者自慶曆以來松江大築挽路



建長橋扼江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為十橋以迅松江
之勢亦不果用軾二十年間再蒞杭有德於州民生
作祠以報六年召為吏部尚書未至以弟轍除右丞
改翰林承旨轍辭右丞欲與兄同備從官不聽軾在
翰林數月復請外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潁州先是開
封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
河不能勝則陳亦多水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並且
鑿黃堆欲注之淮軾始至潁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
漲水高於新溝一丈若鑿黃堆淮水倒浸潁州決不
可遂為言於朝從之郡有宿賊尹遇等數劫殺人吏

以名捕不獲軾召汝陰尉李直方曰君能擒此當力
言於朝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有母年
九十與訣而後行手戟刺而獲之朝廷以小不應格
賞不及軾請以己之年勞當改郎階為直方賞不從
七年徙揚州發運司舊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
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以官舟為家補其弊
漏所載咸達近歲不忍征商之小失一切不許故舟
弊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饑寒公私皆病軾請復舊從
之未閲歲以兵部尚書召兼侍讀是歲哲宗親祀南
郊軾為鹵簿使導駕入太廟有赭繖犢車并青蓋犢



車十餘爭道不避軾使御營巡檢使問之乃皇后及
大長公主軾於車中奏之哲宗遣使齎疏馳白太皇
太后明日詔整肅儀衛自皇后而下皆毋得迎謁尋
遷禮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為禮部尚書高
麗遣使請書朝廷以故事盡許之軾曰漢東平王請
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
可予乎不聽八年宣仁后崩哲宗親政軾乞補外以
兩學士出知定州時國是將變軾不得入辭既行上
書言陛下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為急務臣
日侍帷幄方當戍邊顧不得一見而行況疏遠小臣

欲求自通難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不効愚忠
臣觀陛下之有爲不患稍遲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
勸陛下輕有改變敢望陛下虛心循理天下幸甚定
州軍政壞弛諸衛卒驕惰軾取貪汙甚者配隸遠惡
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以戰法
衆皆畏伏諸校業業不安有卒史以贓訴其長軾曰
此事吾自治則可若聽汝告軍中亂矣立決配之衆
乃定會春大閱軾命舊元帥常服出帳中將吏戎服
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至軾召
書吏使爲奏光祖懼而出訖事肅然定人言自韓琦



去後不見此禮至今矣契丹久和邊兵不可用惟沿
邊弓箭社與寇爲鄰以戰射自衛猶號精銳故相龐
籍守邊因俗立法緩急可使歲久復弛又爲保甲所
撓軾奏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不報紹聖初御史
論軾掌內外制日譏訕遂以本官知英州尋降一官
未至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再貶瓊
州別駕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初僦官屋以居有司
猶不可軾遂買地築室獨與幼子過處著書爲樂居
將終身徽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團練副使徙永州更
三大赦遂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建中靖國元年卒

于常州年六十六所著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
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論
語說五卷書傳若干卷易傳則成父洵之志而作別
有中庸論成傳高宗即位贈資政殿學士崇贈太師
謚文忠云三子邁迨過俱善爲文邁駕部員外郎迨
承務郎過通判中山府孫符禮部尚書
論曰軾與弟轍皆師其父洵學嘉祐間父子兄弟並
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世稱之曰三蘇
然軾文得之於天資幼好賈誼陸贄之書既而讀莊
子喟然歎曰是得吾心矣謫黃州杜門深居馳騁翰



墨其文又一變矣嘗自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
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故雖嬉笑怒罵
皆有文章轍嘗稱之曰自有文人以來未有若家兄
之達者也君子不以爲過當時受知於歐陽公特深
韓魏公富鄭公皆待以國士一時文人如黃庭堅晁
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皆宗焉負當世之望甚重仁
宗以宰相許之神宗復稱爲天下奇才忠規讜論立
朝挺挺有大節每遭忌惡擠排還謫迄無寧居與王
介甫議論始終不合復與程正叔詰難積文至分黨
相攻或謂軾稍自韜斂亦當免禍不至大用人皆惜

之或又以不大用爲軾幸也

儼山文集卷六十



儼山文集卷六十一

傳三

擬孫炎列傳

孫炎字伯融句容人也祖文嗣父顯卿皆爲儒炎身餘六尺面鐵色一足偏跛於書少所不通喜雄辯辯常窮一座人元至正中天台人丁復金陵夏煜皆有詩名炎遊此兩人間最深時時與夏煜飲酒賦詩角勝得一僑語輒椎案大譁聲撼四鄰每下筆累紙可盡由此驚動江東閒出遊四方所與交必當時豪傑常鄙視章句儒衆中自負曰孫炎豈齷齪伍耶竟困而歸歲乙未　高皇帝渡江得金陵開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召炎炎見　上陳元運將終勸　上養士以圖大業凡稱　上心戊戌從征浙東擢池州府同知尋攻池爲華陽府即拜炎華陽知府明年冬召爲省都事月餘會處州降乃以都事往總制處錢穀兵馬之柄悉委之不取中報且以省符未署者付之聽自辟任炎疋馬入處時賊營城外酋蠻咸狠虎踞不肯奉官府約束炎至坐廳事驅城中民跽堦下諭　上意在生民無自取虀粉爲世語氣慷慨甚民皆叩頭流血退而轉相告以爲孫使君不比舊官可玩狎矣

炎又爲檄徧屬縣諭之皆投兵相繼爲良民又擇其
驍勇者爲兵拔其服衆者爲長時練習之以備寇罷
則歸農馳一符立軍門至無敢後者姦吏豪族束手
畏之雖在數百里外常若炎臨其家不敢出聲語時
上方事延攬秀民伏匿山谷中咸未肯出炎餉致
一二人問有才者爲誰今皆安在錄其姓名遣使者
以書招之當是時劉基章溢最爲處士所推基又最
有名使者再往返不起以一寶劍奉炎炎以爲劍當
獻天子作詩封還之仍爲數千言書開陳天命以諭
基基乃肯就見置酒與基飲論古今成敗如傾河決



基深歎服曰基始以爲勝公公論議若此基何敢望
公也炎徒以口舌安反側郡　上方征伐無一兵與
炎壬寅二月苗將賀德仁李祐之叛襲炎炎坐無援
被幽空室中列卒環守逼炎降炎紿之曰若縱吾吾
能成若事叛將益疑之逾夜以炙脯斗酒餉曰以此
與公訣炎引佩刀割脯啖之酌酒仰天歎曰嗟夫丈
夫死爾死義爾賊死乃其術且不爾食卒怒持劍瞋
目擬之炎飲酒自若食竟叱其解衣炎罵曰此紫綺
裘吾　上所賜誰當解者乃引枕而臥賊乘其睡中
害之年三十戊申追封丹陽縣男妻王氏初　國兵

入金陵死之
太史公曰語云膏粱養體金石伐病其文武之謂與
孫炎早以奇氣自負遭際草昧觀其於鎮撫民有餘
力矣卒死於兵亂何哉

擬花雲列傳

花雲懷遠人也少孤隨母嫁張氏貌偉而黑勇力絕
人歲癸巳謁　高皇帝於臨濠一見奇之俾將兵畧
地遂破懷遠城虜其帥以歸進拔全椒乘夜襲繆家
寨走之甲午秋七月　上將取滁州雲單騎前行卒
遇數千賊顧後騎遠雲遂提劍躍馬貫其陣而去賊



驚曰此黑將軍勇甚勿與爭鋒是行從克滁乙未春
正月從取和州得兵三百人授管勾夏六月從渡江
先濟從克采石取太平　上以雲忠勇命宿衛左右
丙申春三月從克集慶得兵千人陞總管徇鎮江丹
陽丹徒金壇諸縣皆下之過馬馱沙擒殺劇盜數百
人授前部先鋒夏六月立行樞密院於太平以雲爲
院判丁酉春正月克常熟得兵萬人命將之三月攻
拔常州駐守牛塘營秋七月以兵三千趨寧國道群
盜間陷山澤中者八日雲操戈轉鬬而前出入險阻
斬獲以千百而身未嘗被一矢一創還命守太平庚

子夏閏五月漢主陳友諒以舟師寇太平雲帥壓下三千拒之友諒引巨舟泊城西南隅敵衆緣舟尾攀堞而上城中饑憊遂陷雲被縛縛急雲怒罵賊奮躍大呼縛盡解起奪守者刀殺五六人復罵曰虜非我主敵也爲不趣降敵怒碎雲首懸於舟檣衆射之雲罵不絕死年三十九甲辰追封東丘郡侯初雲戰方急夫人郜氏抱三歲兒拜家廟泣會家人曰城且破吾夫忠義人也必死之吾夫死吾不可不死所不可者使花氏無後兒在若等善撫之聞變夫人赴水死之侍兒孫氏負兒去就漢軍虜至九江軍中惡養小



兒孫更以兒屬漁家曰此兒良宜善視之是年冬漢破孫脫身至漁家視兒良在竊漁人出窺孫以逃夜宿陶穴中天曙脫簪傀舟以渡會漢潰軍還奪舟捽之江中孫氏抱兒過斷木浮至附入葦洲採蓮實哺兒七日不死夜半聞人聲呼之逢一老父號雷老告之故與俱行明年辛丑春二月達　上所孫侍兒抱兒且泣且拜　上亦泣置兒于膝曰此花雲子將種也賜雷老衣追之詔復其徭不見雷老追之無所得云兒名煒水軍左衛指揮僉事

太史公讀花東丘傳而興其所謂雷老者豈一時豪俠士類脫人於難而併與身名焉隱之至託之神物甚矣其江流斷木抑亦有天命可以爲難

## 楝塘翁小傳

楝塘翁姓李氏名正華字本素鄞人也鄞甬之東山水清嘉人喜種植務農功李氏世家鄞城初據軒先生開別墅於古鄮之墟北枕龍岡南列鹿巖諸峯其東則太白山雄跨西來諸水則東吳小白寶幢咸會而東之以匯絳橋有形勝焉欒軒生五男子而翁最長會當析產以居翁顧諸弟慰之曰吾當徙且業吾農也乃往得墅因手植二楝曰楝苦木也吾以此示



子孫遂築室鑿渠繚之以垣內外整整可居久之二楝離立門左右日長以茂適蔭塘水之上亭亭若張蓋遠望數十里可見皆曰此李氏之居也因稱之曰楝塘而稱翁曰楝塘翁云每春夏之交楝吐花煜煜香風拔拂紫翠若錯繡可愛天且盛暑濃陰敷布幾百餘武翁坐塘上綸巾羽扇手一編或口哦小詩與至則拂柯攀條升高望遠每呼子若孫讀書其旁聽以爲樂時出步田疇間與農人校量秔秫問歲入多寡客至未嘗不置酒即楝爲席因石爲几芟芟逆擷之廚請客所欲即取而供之或棄其餘鵲下巢鳴噪

噬魚尾尾躍水面不復避人或對奕或鼓琴或流觴而飲或蕩槳而遊大醉則放歌振起林木問與漁樵牧笛之聲相和答客人人愜不忍言去去則就塘浴浴起則枕石而臥清陰掩映不知炎熇之襲人也入秋冬則有黃葉飛舞浮泛碧流中爛若雲錦青子纍纍葡萄在架野禽啄啅群翻爭墜時復夕陽在樹則炙背而觀之月明之夜倒影入池如鏡乍拭星斗羅列其下成可俯而掬也門外樵採歸者船尾相啣如織或值風雨暴至則金鳴鐵應若在戰場霜雪交加則瑣龍玉蕊如登瑤圃當其意會處豁如也翁撫之



曰此足以老矣路當通津往來者至比之桃源而不僻翁遂以楝塘名天下天下士大夫從而咏歌之翁亦作詩自賞有云人薄利名何患老手分耕讀不妨多世傳以為實錄不獨佳句也翁四子曰循義循禮循智循信俱世其家循義乃以文學起甲科織以卓異應令格召為　天子耳目之臣翁遂兩膺　勅典蓋異數云今踰七望八之年風神邁朗冠佩偉如所謂神仙官府兼之者非耶善乎姚太史之言曰楝之宋晩且久也故人又稱之曰楝塘封君云

太史公曰予聞種木者求用於十年之後大江南多長林木不可以品計大抵農家喜種槐與楝適所用也故諺有之曰頭槐二楝夫槐一發為良楝良於再發豈不信哉昔王祐種三槐於庭曰後世必有為三公者已而果然翁種楝而其子循義舉進士為御史乃再發之符與種槐事同然而不同者王取必於槐而翁無心於楝也予故類而論之

## 鮑處士小傳

太史公曰予讀前代隱逸傳記未嘗不慨想其人也其悠易足其業耕釣其道孝友廉介其事讀書誦詩治氣養生其樂登高臨深彈琴放歌時時弄筆墨著



書雖老自適而已其中倥侗未易窺也予北遊蓋三千餘里矣當山川之盤鬱頗林木之茂密意必有先生處士隱居其間輒卽訪焉而未得將予遊之未遠耶及有官京師從祀諸陵出入都城每每加物色之京師五方之所聚也或者有朝隱吏隱大隱庶幾一遇焉然其跡愈微愈不可得而見云黃山者江南之望山也其山廣厚延亘數百里其高見三百里其下多洞府蓋古仙靈之窟宅世傳黃帝於此仙去故其居民猶有隱逸之遺風云汪程鮑鄭黃山著姓也居其地蓋皆千數百歲鄭廉氏之於汪弘仁氏友也弘

仁嘗客太史公所廉介於弘仁言於太史公曰夫子居常喜道隱逸黄山鮑處士其隱者耶蓋隱於賈者也迺今老矣休矣太史公唯唯夫隱者恬淡多考終夫惟不變其末以成其操非是耆考耶是弗可以弗傳已處士姓鮑名光字字以弘歙人也鮑出夏后氏敬叔仕齊食於鮑因氏鮑敬叔生叔牙亦仕齊薦管仲相桓公乃大有功當時語曰管鮑卒爲宣王時卿秦既併六國鮑遂散處漢哀帝時司隸宣最顯光武時永亦爲司隸晉有靖爲葛稚川所愛宋有昭以文章稱自後鮑氏無甚顯者趙宋南渡有壽孫者亦自



青齊來歙壽孫者與父宗嚴爭死賊世稱慈孝鮑家而歙之鮑立矣　孝宗敬皇帝時時明吮母疽愈郡太守上之令格得旌門會太守代去事寢鄉里義之時明寔生處士生三歲而程孺人卒程孺人者處士之母也當時無知也比有知有及程孺人者無不涕泣不已茲謂其得慈孝之遺云甫冠年偕其群從行賈往來汴中積十餘歲貲累鉅萬他賈者咸弗若也或請焉曰吾惟無競心云爾方貨之集也競者市之惟恐盡吾俟其盡取之而吾從而取焉及其售也競者發之惟恐不盡吾俟其盡發之而吾從而發焉夫市之也吾以必後售競者貨必竭是皆非物之理也吾惟無競焉而以物之理觀理故吾之獲也常居人後而操其贏也常先雖然聊寄制於是也矣非吾好也會且棄去從吾初志乃歸傍黄山之麓闢地治圃鑿池構軒日以栽物卉木自娛樂浩如也性耿介不能爲涂阿淟忍態人鮮靚云予芷之蘭葵

太史公曰自三代井田法廢士大夫鮮不兼農賈之事況他無祿仕者乎若鮑處士之從賈近於理財蓋託跡於一事者非耶語云大隱在城市又不然乎

## 晚逸居士傳



晚逸居士者歙人也姓鄭氏名敬偉字郁大世居雙橋出歙令君安曾祖德翔祖仲榮父文盛盛以謹禮後鄉居士少孤走四方懋遷以貲雄長既有子三曰尚似尚化尚倜咸肖乃俾以其業而休焉故稱晚逸居士云居士事母孝爲弟弟與人交必敬慕其賢者弱冠遊北桐鄉邵宋司農之墓登余忠宣公大節堂徘徊慨然不能去識者奇之兄玄偉客河南爲苦惱子者所訹苦腦子者梁宋奸儈間無賴結數人爲黨收養丐乞無依者於他僻處廉知四方商賈之有財者乃令一人入市貿易故爲低昂以激怒又激以取

辱譁諸市其黨尾伺之待其勢成乃詐[illegible]詞爲弟兄
也佯責其不謹謝過扶去歸則殺一巧者明旦素服
號慟蒙屍以至其黨又從中和解之盡獲其金帛乃
已玄偉坐是亡去錢數千緡居士聞之乃晝夜馳蹤
跡至陳州盡得其狀以聞于官悉置諸無賴于法北
方之俗少衰矣官還其緡之半竟以歸其兄云休寧
人程祿家貧後母弟被誣以殺人事不勝搒楚乃誣
伏祿恐其傷母志也出白于吏曰實殺人者祿也今
抵罪者乃吾弟爾吏遂釋其弟而坐之居士與之錢
若干爲路費從臾以聞于　朝祿竟得白其行誼多



類此居家以禮度自持爲一族倡常語諸子曰非勤
無以生財非儉無以足用非禮無以立身非義無以
處事汝曹以此四言終其身可也又曰兄弟如鼎足
足傾則鼎覆矣汝曹能協心一力庶幾吾志在是令
年凡十爲鄉飲賓云

太史公曰昔司馬遷以言事當腐刑漢法得贖遷家
貧竟下蠶室遷乃發憤得貨殖遊俠以著微志若曰
當是時以金銀數鎰與有力尚氣之人捐數鎰與之
皆足以脫已於禍于讀其書未嘗不悲焉夫財貨於
人至薄也苟當其急亦足以免患而全其大若夫美
女奇物不至則羑里之西伯未可知也易曰利者義
之和也不其然哉所貴乎人之豐其財者正以其能
脫賢人君子於患難而其倡義也乃先衆人而辦耳
不然金谷郿塢之所畜竟何爲哉竟何爲哉程祿之
遭遇郁大玄偉之得其弟皆過於遷遠矣予故次其
言行作聣逸居士傳居士儼所謂古之人非耶

儼山文集卷六十一

墓誌銘一

中憲大夫雲南臨安府知府致仕瞿公墓誌銘　門生黃標校編

嘉靖二年癸未冬十二月十八日甲寅葬我南山先生於洋涇之原禮也孤山以墓石爲託且致遺命深拜而受之泣不能勝嗚呼先太史公竹坡府君初娶於瞿先生女弟也先生先公契分甚深先妣哭孺人就養京師與今陸宜人連邸猶嫂姑也歲時往來無間故深出而從先生于朝若見吾先公焉先生既去雲南先妣見背歸而奉宜人于家若見吾先妣焉因



念往歲乙亥冬深將起告奉吾三族之尊老于江東之新堂先生時年八十有二矣世父梅月先生則少一歲先公又少二歲外父悅清先生梅公又少三歲從父東隱先生則六十有七云作五老之會適曹憲副定菴先生與陳州守約菴先生自松偕至遂題之曰七老之堂命畫史圖之于時惟定菴年最高八十有四約菴最少猶六十四云齒德輝映衣冠肅穆咸賦詩紀之傳至都下以爲盛事深官國子庚辰悅清先生之訃至辛巳夏南奔聞定菴先生之訃既葬先公明年壬午元日哭吾梅月先生再旬從與先生哭

之矣尊老彫謝若相觧次孤苦之蹤無復恃賴其以情爲嗚呼先生之盛德深又安敢以弗著謹按先生姓瞿氏諱霆字啓東別號南山先生瞿之先自通許遷居華亭高祖諱富之字守仁號士清以德行稱曾祖諱阿滿字子謙別號菊軒再遷上海今爲上海人菊軒府君生愍孫字以孝別號思聰世隱于農思聰府君生晟字彥明別號松巖先生之父也松巖府君復以農業繼間往來湖襄爲貿遷家以益大配凌氏持家有程度生三子先生其季也後以先生貴加贈松巖府君奉政大夫修正庶尹左軍都督府經歷



凌太安人加贈太宜人先生幼有奇表端愼敦厚年十九贅于陸已而歸爲補邑弟子員有聲場屋爲諸名公器待五舉鄉試登成化庚子科以春秋上南宮從三山林公亨大問大義林公亟稱之四舉禮闈不偶以弘治庚戌秋謁選天官名在優等授順天府通判勾管　上供薪炭積弊剔疏事倚以辦撫按交薦壬子居太宜人憂喪葬如禮乙卯服闋仍補順天督治糧草丙辰奉　命同工科給事中李漢等清理武清等七廠草地訖事繪圖進　呈命勒石爲定規戊午爲縣吏因犯至死而罪不至者李稲名等三人立

出之稱平允焉是夏　親王之國供億甚擾催價貝
器急備器則價急先生具奏宜輸直長史司從宜額
備兩便之會朝饗諸陵值沙河暴漲先生溺焉賴以
救免方出談笑賦詩不失容色既濟即造二方舟以
備後患庚申滿六載考最已未會試爲簾外官辛酉
鄉試復爲簾外官調度有法癸亥秋滿九載州縣共
保奏遂陞左軍都督府經歷每朔望詣　闕下躬奏
朗暢　武廟登極受白金文綺之賜者三是秋調後
軍都督府仍經歷　太師英國張公甚倚重之戊辰
陞廣南府知府廣南雲南邊徼郡也先生不以險遠



行廣南舊寓臨安治先生居禪寺中有扶桑黃花
卿俄轉臨安先是嘗奉三堂檄署臨安矣故臨安
甚宜之元江知府那氏與族人讎殺不已先生往
撫之諭以田眞兄弟事立解庚午再撫蒙自所李師
與普濟等又撫曲江驛石祥奉等皆解以功受銀牌
之賞獨那氏一族黠夷也陰行千金爲賂先生發其
姦獻議誅之是秋入　覲以老乞休許之東還日坐
南山以爲樂時時招致親朋賦詩爲會如香山洛社
故事如是者又十餘年以嘉靖改元正月念一日考
終於正寢距其所生宣德九年九月初十日享年

八十有九云配即陸宜人出名族恭恪貞淑有賢行
少先生一歲白頭相敬如一日內政秩然子男一郎
山義授郎官以孝謹克宗娶王氏繼張氏孫男三長
曰應元次曰應祥國子生次曰應隆曾孫男四繼武
繼文繼甲繼恩玄孫女二官貞官福先生生當我
朝熙洽之運是故德器豐碩若喬山茂林滃鬱蔥蒨
之色閱歲寒而後彫力學懋成持滿而始發有淹貫
練達之妙故天下事無不可爲而意近於厚所至化
之宦業不務奇苛而愛戴之者父母奚彼不居未嘗
有喜怒之色尤不屑屑於厚産植生計門堂絜清禮



秩整敘年過八十猶親近簡冊精彩如少壯好吟味
有南山集若干卷藏於家處宗黨恩禮尤極周密云
初先生母兄怡清先生與蒲泉先生共相友愛惟篤
怡清卒時有子才四齡先生宜人撫育之歸愛過所
生長而命之曰堯宜人以女姪妻之每侍宦遊孝如
所生故先生行誼覺得之多茲特爲狀以速銘銘曰
於皇明運宜正爲盛篤生偉人直方以正會史春
秋斷自宣聖襄越之嚴孰執其柄公闡厥微傳之
從政躬躬京兆載其清靜參畫大府翁張惟令遙
遠臨陽萬里爲境公乎摩之克惠克定既曰倦遊

攀挽莫競至神無方去思有詠大耋斯佑以保正
命欝欝高原草樹輝映厯崖勒詞述德纍行嗟予
小子孰敢為佞

前江西按察司副使素菴曹公墓誌銘

孝宗敬皇帝之十有八年是為乙丑歲當臨 軒策
士先期於 宮中焚香祝天曰願得眞才是科 制
舉三百人多忠節文行顯名當世天下以為盛未三
十年而放黜殀死錯出殊常生無恙者不滿百輩其
注仕版者才四五十人爾人或以為衰深厠名是牓
無足比數每以罪遷庚寅春來山西山西同年總之



八人僅存者三人又皆以詿誤廢處而平定之曹公
憲副則既臥病不能見客矣辛卯之冬奉撫其獄再
至則僉憲閻公復以七月捐館舍矣 旨來次平定
當壬辰春正之三日公適以是日終于正寢享年六
十有九余哭之哀曰吾黨衰甚矣既相斂入弔周視
其室廬儉素考其言論風猷皆朴實正直有益國家
始抆淚而歎曰茲所以為盛也既而其嗣子自新等
以墓石請乃諾而慰之曰非深誰克為之公諱雷字
啓東別號素菴其先泰州人以戎籍隸平定州曾祖
二祖輝父恕母葛氏公少即知砥礪名節性尤儉勤

廉直事親孝大母某病風臥不起者十年公奉湯藥
不離寢榻者亦十年人以是稱之以經學教其鄉出
門下者百人舉進士觀政吏部授大理寺評事既改
為 道監察御史陞江西提刑按察司副使兵備
九江其在大理也平反冤獄多所駁正其為御史也
巡光祿寺則立平準法獻納者賴之巡茶陝西則周
嚴禁防私販大塞巡按湖廣則激揚風紀士民稱便
有太監王潤家人犯贓立寘于法在 朝多正議敢
言時流賊掠新蔡官軍圍之急賊自圍中聲言曰圍
不解吾將屠新蔡主兵者以聞群議皆曰寧殺新蔡



之民圍不可解也公獨曰蔡民何辜寧解圍以善後
圖可也至議三邊設總制官公又曰不便夫三邊既
有三堂矣三邊相去又遠若總制于一人三堂皆掣
肘矣人尤以是直之然復以是惡之公不顧也正德
間 武宗皇帝初欲於西安門外積慶鳴玉坊買拆
民居數千家以事興構者公聞之即上疏其畧曰臣
覩今之勳戚各有寧居有司庶府無煩添設禁城之
傍又非演武之所三者之外豈宜別有造作是必左
右希恩榮規私利者導之 陛下未察而誤從之爾
臣聞天生烝民而樹之君君之舉措以為民也今一

旦破民之產奪民之居令其轉徙提攜呼號道路上
干天和所繫非細況　兩宮被災經營未暇豈宜先
先後之序而為此不經之務哉昔漢文帝惜十家之
產而竟罷露臺唐太宗納張玄素之言而止修乾元
殿　陛下德過堯舜亦何嫌於漢帝唐宗哉在一念
轉移之間耳伏願早發德音亟罷此役豈惟　陛下
享納言之譽而臣亦得竊回天之名矣疏入工為暫
阻其在九江也適值宸濠之變時公以餽糧先往涇
江口府衛官委城而逃公從瑞昌起兵復之事聞降
詔獎慰有曰曹雷糾集義兵克復城池功勞可嘉



時閹璫權倖以搆巢為名勢甚張公畧不為屈張永
劾公嘗與逆濠通餽械繫至京下　詔獄雜治之無
狀勾稽逆籍又無名訊之劉承奉者語無連涉始坐
以兵不設備編戍太原左衛公曰是雷之罪也非雷
之心也今　上御極之九年推赦令釋除公惟舉手
加額感　恩而已不甚加辯云人方服公之善處患
難而公遂不起矣嗚呼公生以成化之甲申配郭孺
人有賢行先公十八年卒葬在桑溝之域今卜以某
年月日合而封焉子男三長曰自新次曰自修自重
州學生息女二俱適名門孫男女七人曾孫男一人

宜銘銘曰
生當治世推邦英既起立　朝多直聲蹈危機
禍橫生竟逢大霈蒙　聖明有如不信視予銘

前承德郎刑部主事張君墓誌銘

嗚呼吾尚忍銘吾九苞哉又安忍不銘吾九苞也始
時　孝宗皇帝馭寓內天下治平極矣統紀布明士
大夫無所於自見遁皆留意藝文之事歌詩詞章字
畫非此無賢是時灊軒張先生與從弟簡軒先生方
攻進士業又力以文事為邑人子弟倡從之游者蓋
彬彬焉是時有朱先生景陽者以雄邁之姿震盪其



間與灊軒為文字交甚驩時時挾酒擊鉢賦詩帥諸
生講誦邑中文事咸在是矣九苞最少而慧尤以沈
默為灊軒鍾愛又遣從朱先生學是時邑之穎銳者
並集朱門則有沈恩仁甫瞿鵬萬里楊學禮伯立與
景陽仲子豹尤為邑人器目而仁甫遂崛起連捷進
士去九苞益奮不自禁作長書數千言若將與仁甫
分道而馳者衆咸偉之然自是功用過苦得奇疾疾
愈又六年是為弘治辛酉乃領鄉薦是時南畿士就
試者幾四千人而九苞一試而捷邑中之同薦者則
有郁儀希正張紱文儀裴鈦廷用戴慈子孝唐權季

和董惲世康暨深凡八人邑中科目之盛前此未之
有也明年壬戌會試禮部下第而希正又以本經魁
天下是時九苞益信文之必於工也丞濬軒先生南
還方購書取友爲進取計居三年是爲乙丑會試暨
賜第咸在高等觀政禮部是時濬軒先生復同在
行謀奉而南遂以疾與告先是九苞之外舅劉隨其
夫東平州判官吳君貫卒業胄監時客死不能返葬
益三十年矣是行也九苞尤以爲念親扶而還識者
義之　今上之初權姦竊政九苞倒以歸罷而仁甫
亦以刑部員外郎罷既而深以先孺人喪還九苞數



來慰焉退然益修所以用世者不懈權姦伏誅深三
人者連翩赴　召既至授九苞刑部山東清吏司主
事提獄省中遂捐俸作亭於獄之庭榜曰放飯以便
食囚之雨雪者霸州民有與中貴爭田者九苞竟判
民田還之正德癸酉秋奉　勅視囚淮揚等處竣事
維允明年甲戌滿一考維稱加授承德郎刑部山東
清吏司主事推封濬軒先生爲承德郎刑部主事贈
母唐爲孺人　制勅甫下而濬軒之訃聞矣九苞留
閣以歸深寢疾往吊退而驚其哀慘憔悴之過不意
數月之間而竟哭之矣嗚呼九苞姓張氏諱鵾字九

苞別號虹谿居士濬軒先生長子也濬軒先生諱教
字文魁祖諱綸號樂道曾祖諱益號存耕世爲上海
人配吳氏封孺人卽東平公女也子男二長挺娶予
兄子次拓聘吳冬官子儀之女孫男一九苞之卒年
纔三十有九爾今卜以乙亥十二月庚申奉厝於虹
谿祖塋之次嗚呼君子之學始於潤身終於澤物夫
所謂潤身者非取其言語之能工而聞望之徙外著
也蓋必有不可奪者存乎我於凡外物之坌至而僅
往者渙然若春冰之融液於澤而莫禦是故足以宰
動應變而不窮夫然後成物以成身其功業所就者



天也念昔乙丑之歲　孝宗皇帝臨軒策士先夕於
宮中焚香祝天曰願得其才是時邑士之與計偕
得奉　大對者獨深與九苞爾　攀髯以來歲星一
周深之衰鈍無似上負　國恩下慚所學而九苞澤
物之志百未一效遽至於此則吾涕之所從者獨閭
里親知之私而已耶銘之曰
志也不遂遂未必如志命則若是於九苞乎何尤

奉直大夫司經局洗馬楊公墓誌銘

昔在成化戊戌之歲　憲宗皇帝預養士於館閣一
時皆極天下之選若山西楊君廷儀人也固以爲必

至大用少猶不失卿貳而孰謂遂止於洗馬耶嗚呼
廷俊卒之二十餘年而余始獲銘其墓其尚何能爲
情耶按學士張君文卿狀公諱傑廷俊其字也別號
立齋世爲平定州人曾祖叔成祖玘舉于鄉授鳳陽
府通判再遷鎮江府同知父灝修隱操以公貴累
贈司經局洗馬初鎮江府君之歸也囊無餘貲時時
教授鄉里至教公聰悟異常府君奇焉比成童爲邑
諸生每試必先成化戊子鄉試中式明年會試下第
入國學卒歸郡西有冠山佛廬靜深公讀書其中以
餘暇爲詩歌追古作者後進士多從之遊蔬食菜羹



淡如也時儀郡之守素不知公意欲公往而後修好
公終不往素知公者或從他郡招公公亦不往其自
守如此壬辰再試再不利再入國學時太宰耿先生
好問爲司業知公數與議論天下士多與之游戊戌
禮部試　廷試俱高等爲庶吉士時學益進造詣益
深庚子授翰林編修聲望日重癸卯滿三載賜　勅
進階文林郎　贈考封母如　制甲辰會試爲同考
官稱得士戊申　孝宗敬皇帝龍飛充　經筵官有
文綺白金之賜己酉滿九載陞侍講尋充講官啓沃
得體辛亥同修　憲宗實錄成有銀幣襲衣之賜遂

陞司經局洗馬壬子爲應天府考試官是科最稱得
士甲寅滿三載賜　誥進階奉直大夫加贈考加封
母復如　制配黃孺人進封宜人尋充日講官復以
大臣薦充　東宮講讀官又與修　大明會典未終
事而疾作竟不起寔己未六月廿三日也享年五十
有六事聞賜　祭一壇蓋特　恩云配黃宜人有賢
德同郡巨族當公喪西歸宜人寔左右之提幼纍纍
然茹荼隕涕竟教成其後而光大之以今正德十三
年考終享年七十三禮宜大封云子二長毓坤以公
廕爲中書舍人有文行能嗣其家次毓圻側室出也



女三長適呂應宸次適指揮朱瓚又次與毓圻同出
適某惟公端謹凝重安貧樂道可謂始終無間然者
法宜銘銘曰

顯允楊公令德令舉行焉乃沛處矣斯具瑚璉珠
璋爾才則試承疑弼輔往哉惟地嗟嗟早歲豈曰
天賦惟賦之成惟公之遇　皇惠載承公論斯樹
欝欝僾阡孰敢弗度於萬斯年式啓爾祚

儼山文集卷六十二

儼山文集卷六十三

墓誌銘二

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宣城伯衛公墓誌銘

正德丁丑八月十又一日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宣城伯衛公卒訃聞　上如制遣官諭祭于家越明年戊寅四月二日賜葬於阜城之西香屏祖塋之次先期嗣宣城伯錞奉監察御史周君鵷之狀來請銘按公諱瑺字景昂號逸菴世爲松江華亭人曾祖[illegible]州贈特進榮祿大夫左都督追封宣城伯祖[illegible]特進榮祿大夫左都督追封宣城伯父諱穎奉天翊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宣城伯謚壯勇追封宣城侯定生公弘治戊午之春侯卒而公嗣予每聞先輩之談壯勇侯當　英　憲兩朝之間邊陲多故故多奇功其追也先也邀於黃花鎮戰於西直門鏖於紫荊關其鎮甘肅也與虜連戰十二皆捷敗西番於涼州拔毛忠於重圍克定把沙其鎮遼東也破毛鄰成身當矢石匪獨以大將旗鼓爲也定封立名翊　國傳後夫豈偶然哉公事侯久韜畧之學得之家庭最深當　孝宗皇帝之世四夷向化五兵不驚治安極矣公嗣爵之歲以兵部薦提督三千營簡練精嚴庚申掌



龍旗寶纛尋推坐顯武營操閱敢勇已乃得奇疾辭免職務復起領衛士直宿中禁穆肅祗慎癸亥春充正使使韓府襄事有容今　上皇帝正德　持節冊封晉府至國與　王議曰定禮　王雅重公親送之丙寅復使瀋府往還益謹是時逆瑾招權以公使得罪者頗衆亦識何公無所得[illegible]朝獨指曰汝宣城伯好官也吾今知之已乃病復作屢疏乞休　賜告家居凡十一年謝客燕處無外慕病少間以書史自娛雖顯達過門不一見也予與公同郡通籍于　朝以鄉里故及識公又辱與公之弟海鷗公子瓚遊故嘗謂公之才不盡見於世而隱然故家遺烈若大山深林鬱茂蒼蒨之色中含萬有殆未易一二測識耶其餘澤潛德尚復有待於後人耶公長身美髯容止偉異沈毅寡默遇事謹畏馭下嚴而恩有將帥之風焉享年七十有一以正統七年五月七日生云前母嚴氏母俞氏配顧氏皆　誥封宣城伯夫人子男五長即錞次鋥鑑鋹鈇皆早世息女五法當銘銘曰

有偉其先其後則賢樹功寔多與國並傳才以地顯業以會宣金券玉帶公則有焉太平無象公[illegible]

斯全其然其然後千萬年

中順大夫廣南府知府顧公墓誌銘

憲宗純皇帝時遠郡有才良之吏曰上海顧公諱英字孟育初同知雲南之廣西府以憂去既乃改陝西之延安府九載陞知廣南府廣南雲南夷中地也尤險遠公之在廣西也民楊姓者兄弟爭産訟累不休楊夷俗也公至各以百金入賂公兩聽之明旦詣府受理譁辯吏肆公曰若所爭者幾何也至是其弟悉白其兄匿財狀凡五十金公曰若以五十金之故致訟比於餽人以百金未勝其盈縮又何如也及顧吏



人出其賂於庭即取其兄賂半償之兩人羞伏各涕泣投拜而去其在延安也適兵歉之餘民多逋負公即移文所司曰本郡東距河湟西接慶環北連沙漠南迫關陝山多川少土瘠民貧且以一年之收欲完數年之負竊慮民力不堪愈加逃竄舊糧既無完期新糧必至遺誤乞以舊糧暫收輕齎候充俸支折色庶幾民免負戴之勞軍得實惠而無朽腐之患矣所司是之時歸德等處東西兩路土賊兵饑巡撫丁公委以安撫公往閱回投丁給以牛具三年然後科之遂著爲令中官汪直者進軍征討卒經其地即欲用

馬槽數千時巳薄暮公命穴地作坎築以起土爇火燎之儼然芻秣以濟其在廣南也寓治臨安府屬阜里讎殺宣慰板雅氏者死有二子安長庶也愛猛幼嫡也各爭襲位蠻夷承傳惟貨力是視志吞噬而巳撫按檄公往逾冒險行千餘里入其地爲辯嫡庶之分卒定其事茲行也或連日不炊夜懸宿樹間衛薄瘴癘出入虎狼蛇豕之群自是有歸志矣明年得歸去縣市五里所搆南谿草堂賦詩奕棋以取適公自少奇逸有大志不屑屑治家人事閒從博遊巳乃從兄行賈淮北輒負不能壯歲始折節讀書遂一舉而



登上第時年二十有六也去來兩都授徒取給比有祿入常不繼是故生理尤薄長子澄以儉勤起家有田十餘頃公曰吾志也吾廿年宦遠地無厚澤及人雖曰未嘗仕宦可也當以此田倣范文正公故事爲義莊以澤吾族人會白其事於府府守以其體大也議　上請未及行而公卒矣嗚呼公生以宣德甲寅五月十九日卒以正德戊辰十月四日壽七十有五云考諱文敏號清隱有隱德妣陳氏祖諱仲脽祖妣沈氏曾祖諱友寔曾祖妣邵氏配徐安人邑簪族有賢行先公十三年卒今卜以庚午十二月壬辰啓從

公於肇谿南原合而大封焉子四長即澄娶陸氏孝
友禮讓以克厥宗次清蚤卒次實能娶姚氏國子生
謁選而卒季淵側室張出也女一適張錫王出也孫
三裔芳賢而殀娶談氏定芳國子生娶李氏世芳孫
女三韓恕劉壽陳相其壻也公貌不逾中人而勇略
出人談辯清雅和婉恭敏喜爲近體詩工緻有草堂
集藏于家云惟公發身在　英憲熙洽之朝人文盛
邑得以攄忠效謀裨國體及其奉身而退也尚在
彊盛之年返適樂土具有林泉之賞金紫輝映詠歌
太平者垂二十年以考終出處如是可謂得所遭逢



者矣公之冢婦深之姑也少獲以通家子拜公數從
遊燕得公言行爲詳復按邵君政所狀書其大畧系
之銘曰
政以達撰深以義除用捘之難淸以退易健矣獨
公兼也垂世尚在永寧門見良吏

散官省軒顧公墓誌銘

公諱澄字源潔上海人也其世系具深所撰草堂先
生誌中草堂先生故廣南守公其長子也母徐恭人
配陸氏實深之姑有子三曰裔芳有美質蚤卒娶談
氏曰定芳太學生娶李氏曰世芳側室蔡氏出也女
三長適浙江都司知印韓恕次適劉壽又次適陳相
並太學生孫一斯道孫女三深幼侍先大父鈞松府
君見公每以歲時至至嘗從旁撫予額曰翁家千里
駒也復彈指曰隱隱作五花紋矣府君爲之破顏深
孩漫不省何等語也長而知公器待之厚自後每成
名公輒手書教勉辛未之赴　闕也至作十詩送之
明年秋奉使還省公則已病矣乃握手敘平生不欲
大辟輒附耳語不休大抵憐其婦之節與其弟之無
後者而欲定芳以文學致身大草堂公之業也或況
及其造家辛苦細事意若有所託然心私惟而憂之



竟以癸酉歲之二日卒上距所生景泰壬申享年六
十有二云其孤定芳等以　身經營二世以繼志爲
任卜以乙亥歲之二日庚申奉喪于肇谿南原從草
堂公也乃泣而請銘深亦泣而叙爲公素長者慈仁
惇吝有心計特長於理財他人所縮公則羨之用是
爲邑中巨室草堂公宦轍所至輒以清白聞公之助
也其歸自廣南家中圖書而已及按視其家則曰吾
兒自足也遂營別墅於郭西之五里榜爲草堂觴詠
吟嘯之地與弟實能遊邑校例得入粟公資以五百
金補國子生卒業而還又益以千金廣田數頃與之

曰此陶父遺也第受之勿疑草堂知之召雲龍曰一
錢非吾有汝兄之爲以悅事吾也人兩賢之有別業
在邑西水鄉己巳以來連災於水公傾廩給里人全
活甚衆公起自勤儉一文不以妄費當其勇於爲義
乃如此深嘗論公仁足以事天也而嗇於遠義足以
陰隲也而畜斯微埶足以角勝也而名位未稱意者
天將大其後於其遠者耶若夫父母稱其孝宗黨欽
其惠鄉閭服其誠信識公者莫不敬其生而哀其死
雖百世傳可也爲之銘銘曰
皇皇三吳著姓顧陸祚之斯達學有芳躅昔在中



葉海邦奠居偉矣草堂憼起詩書沖沖省軒草堂
有子惠始于宗亦及國鄰秩之七品壽以六旬曷
疚于內以潤厥身身所爲教貽燕斯晏孰云承之
亦詎匪我高風晚顯築亭浚沼昔公出遊睹物興
表霞樓鶴馭旋轉星躔登口厥世或從之遊遺慶
若流沛厥來裔太史勸詞以莫于世世

顧母陸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陸氏諱素蘭義授承事郎省軒顧先生之配
廣南太守草堂府君之冢婦處士筠松先生陸公之
季女太學生定芳之母而國子司業深之姑也其卒
也定芳以書來成均請銘惟廣南府君與省軒先生
之葬深皆刻辭茲則忍忘吾賢姑耶惟我大父筠松
公與大母尤孺人毓德孫和以昌厥後故八乳而有
五男子三女子鄉里異之而孺人又賢始孺人之在
室也已見長妹有受姑者是時一髮指逾百數而公
孺人家極嚴且勵子若孫以儉勤也孺人事父母奉
兄嫂撫婢媵無不曲當故公孺人最所鍾愛諸嫂氏
有不合公孺人意輒訪於孺人而必得也既歸省軒
先生時廣南府君方事宦游百需咸給於家多孺人
從中措畫府君安之省軒先生共相起家共祭祀應



賓客和妯娌滋產業顧氏之門祚益以振拓及府君
解廣南持國昔以歸入其門視供帳涉田園日據此
可以老矣雖則營之既而知孺人有力焉每向筠松
公謝曰翁之女耶吾之子也不啻由是而仰孺人以
濟吉凶者凡若干家孺人之所視以爲子女者凡若
干人深之先孺人吳來繼太史公竹坡先生之室及
孺人之姊也惟好尤厚其行仁而好施也若相競而
趨之故兩宗之賢陸則稱吳顧則稱陸也先孺人之
喪歸自京師孺人哭之尤極哀而視深也與深之婦
閔其所出也不欲材孺人有子曰裔芳少深兩歲

自鄒卯以至於誦書綴文之日與而游息者無間月非喬芳過舅家則深來自姑家也喬芳賢而有文年十九而死喬芳有子曰希賢後一年亦死故孺人意極傷之而又念定芳之弱而未有助也既又遭徐恭人之喪連遭廣南府君之喪自是而省軒先生亦謝世矣茹荼隕血以植立領宗蓋有奇丈夫偉男子之所難者既以搆疾尋愈尋作定芳之求瘳也力則醫誠則禱以口續食以體藉臥深心憂之已而計至又明年移家至都始悉所以而哭之不能盡也孺人病既革梅氏婦攜二子性候焉猶執手問深且問　聖



爲還京未語既翛然而逝時正德十二年閏十二月五日也上距所生景泰壬申四月二十六日享年六十有六云嗚呼孺人之懿行淑德蓋有深所不能盡述者獨其推財濟物出於天性而又力足以行其志故厚惠周徧感之者皆思報之於定芳無間也故廣南之後雖才焉寡弱而所以維持陰隲之者甚厚斯亦爲義之效也子男二長即喬芳娶談氏次即定芳謹慎有行義將以進士業紹其家者女三長適浙江都司知印韓恕次適太學生劉濂又次適太學生陳相孫二曰斯道曰斯德孫女三深謹按古記貞烈以

不恤緯而憂王爲賢夜猶爲生也若吾姑之績既屬而　國事之大無忘詎不謂得正也巳此亦作男子奇丈夫事也而猶以未之學而式也爲難茲卜以正德十五年正月三日之吉啓省軒先生之兆而大封焉禮宜銘銘曰

秉禮植德女中儒既以成子遂從夫爲之銘者謂
爲姑

竹泉黃先生夫婦合葬墓誌銘

予女兄歸竹泉黃先生寔同乙未生竹泉才長十又六日耳雖其卒也復同壬午竹泉僅後百又二日耳



是歲十又二月十二日甲申復以同日葬于楊濤之原嗚呼伉儷之情賓主之敬同牢共穴之義可謂終始于一者矣予方居憂悲親知之彫謝重念竹泉壻非交游都門旅寓賭若同胞而買田築室共老東海之計猶一日也而今不可作矣嗚呼天道於善人果何如哉其孤持泣以銘請予亦泣而銘之按先生姓黃氏諱淳字克清別號竹泉其先汴人從宋南渡家于嘉定之清浦高祖子富高祖妣鄒氏曾祖昇曾祖妣顧氏祖守祖妣朱氏考鉞妣陳氏鉞以義授承事郎號濱陽濱陽翁始遷上海故今爲上海人孺人陸

氏諱翠翠于從父東隱先生之女也母顧氏竹泉先
生天常甚厚動合典則于雅重之自少事瀕陽翁以
孝稱陳夫人見背時以幼弟潮爲屬竹泉撫之終身
有恩迨事繼母陸又事邵母有禮待庶弟漳有恵毋
兄浙早卒無後以次子標後之有倫其孝友有如此
者瀕陽翁後吳中稱巨家最先而徭役及之亦最先
竹泉一身往共二司不乏漳以賦長部運入京受誣
謫戍高山乃走京師累疏卒白之得脫戎籍所居瀕
海恃以爲命者護塘耳每歲率僮僕修之甚完既又
周視曰護外水者塘以障内水者亦塘也利害等耳



非朩朩便乃大伐石選木完塘作竇時其潮潦而啓
閉之既成一方蒙利海寇施天泰暨流賊入江之桉
歲有保障徭役功制府欲論上歎曰此足自衛耳奚
以賞爲其局幹有如此者有逋券累千金遇里中歲
儉悉取而焚之捐田十畝作義塚又益以十畝命蕃
謙守之以代塚賦與修塚之廢浙有士人凍死于道
備衣棺葬之其仁義有如此者嘗以例爲中都留守
司知印赴吏部選當得一官受章服卽辭去曰如此
足矣歸築精舍鑿池架石有清泉修竹之勝時時臂
鷹牽犬從數十騎校獵原野之閒或信宿而還則叫

馬聽鶴課子讀書講古人已廢之禮延名勝士修家
譜理文墨暇則奕棋飲酒以自適其高逸有如此者
嗚呼年才四十有八而死矣寔十月之六日也先是
六月廿又二日予女兄屬纊竹泉哭之慟女兄孝慈
儉勤明達貞淑當竹泉愛客倡義時不問鉅細皆從
中資給之一一中節周旋宗黨憐恤孤貧一族稱焉
一族賴焉故家務雖極浩穰竹泉了不介意特可否
而已一旦失去若左右手嘗過宿于江東意惘惘不
樂予寬譬之多方然不意其遽相從而逝也嗚呼哀
哉子男二長櫂有志肖其父娶秦氏次標出繼女六



長適朱萬言次適王應欽次適沈燭次適車元爵次
二未行孫男一煜宜銘銘曰

並世敵德天相有仁歸亦曰耦茲萱延津千牛之
閒當有奇氣我作銘詩九京是慰

勅贈承德郎刑部主事松雲沈公合葬墓誌銘

公姓沈諱鉉字時用別號松雲上海人也其贈承德
郎刑部主事既卒而遷葬於長溪其原曰鳳凰其配
姓謝諱貞字永恭其封太安人道卒歸而柎焉其孤
恩既謀狀於深復以壙石見託乃復敍而銘之曰按
沈氏其先嘉禾楓涇人也其占籍上海也自其高祖

諱居仁者始當元季兵興人不能有厥家所謂避地者耶曾祖諱德弘祖諱晟考諱璟號梅月翁四世相繼皆不仕妣尹氏寔生公公猶未仕也所謂盤桓者耶公美丰儀有口辯不務爲勾棘之行與梅月翁並以雅量聞邑中年二十餘卽孤克自樹立手致千金之產樂善好施舉義睦宗養其不能養者婚其不能娶者貸其不能償者葬其不能葬者助其不能舉者濟其不能給者至費千金之蓄又破產以益之不恡也其行誼多類此所謂善士者耶其子恩登丙辰進士則爲之走京師觴客于堂曰吾家數世未嘗顯達



迨予又貧吾兒所謂發于持滿者耶吾願足矣竟以是歲十二月望日還卒得年四十有七初娶于談產一女而殀太安人者公之繼室也幼孤鞠于外氏翟翟與謝俱邑著姓自少龍莊端愼及笄而歸于公尤稱能相所謂好逑者耶中遭家儉嘗脫簪珥以助經營傾廢賄以還棄業卒至於成其子所謂賢母者耶就養于京者五載旣南歸復往往未至以正德丁卯十二月十日卒得年五十有四明年戊辰十二月二十一日合而封焉子男一卽刑部員外郎文學吏事俱有聲稱女二長談出適陸淮早卒次適韓惠孫女三長適孫天相次許聘張寶中次尚幼嗚呼余獲事刑部公太安人則嘗往來予家公磊落豐厚好詩考人而其行往往適古之有道者太安人又仁慈孝惠早歷多虞皆不至下壽天之報施竟何如也將所謂歛以遺其後者耶銘曰

僾美並世以成厥子究于同歸以妥萬祀匪積之厚曷流其長年則不永維德之良或後其生後將罔繼曾是多取造物鮮忌歿賻生封隴首峩峩斯是不朽厥終孰多土深草茂奠厥玄宅靡瞻弗虔靡車弗軾



儼山文集卷六十三

墓誌銘三

太學生談君墓誌銘

嗚呼此予友談君舜年之墓舜年諱壽與其伯兄田字舜于自相師友以文學鳴郡中有崑山片玉之風故人謂舜于爲東石而君爲西石云正德辛巳有以舜年名上御史者既已得出察院歎曰齋吾志吾逝矣乃卒于在京師傳其事者不一予未敢遽信也東歸問于其兄弟子姪則皆泣不忍言又問于其親識交舊或言不欲盡言予意甚哀之嗚呼士大夫僅立門戶思爲燕貽將使後之人弱者獲以自存其賢且明者復資以用世故孟子論故國必曰喬木世臣彼伐其枝葉以傷其本根使濯濯焉抑何利於人國斯豈其心哉無亦所遭逢者有命也嗚呼才美如舜年使蚤取科第以起必不死不必取科第得爲寒素士或不死且不爲寒素士稍自晦其才亦未至於死今死矣豈非命哉其孤伯古卜以正德辛巳十二月二十四日壬寅葬于鶴坡西原祖塋之右祔東石君所爲狀請銘于我不容辭按談氏今松郡大族其先開封人宋博士宗達扈從南渡居華亭之間再遷上海



之鶴坡里工部右侍郎野翁先生舉天順間進士歷官九卿有經濟才君之世父也曾祖晚香公祖怡靜公俱贈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曾祖妣祖妣俱王贈淑人考諱秩號存省義授郎官妣朱氏君生有異質寡言笑入小學時猶未勝衣年十三喪母即哀廬墓曰此家伯與大母時事吾家學也適野翁罷工部歸聞之曰兒眞欲學而伯耶君對曰孤兒非伯尚誰學哉則又泣曰願伯父子視兒也野翁舉少時讀書錄授之顧謂存省公喜曰弟有子矣時慈谿姚東泉先生有重名野翁禮致之俾君卒業東泉亟加稱賞已補爲弟子員有聲適存省公喪哀毀如禮服闋舉于鄉再三不利然名益起學益充督學使者更三四輩器獎益重竟以例上國子國子祭酒運接皆愛之與東石君自國子再報再不利更相謂曰司空之業墜矣不當再圖予卒無忘授鉢之事年才四十有八而禍作矣實三月二日也配唐氏有淑德視庶子女如已出用不乏嗣躬行勤儉用豐其家方西石君護其姪不當爲賦長有事于官時唐方病又私憂之一哭而亡云享年五十定二月四日也再浹旬閒而夫婦俱亡嗚呼仁愛天道竟如何哉子男一即伯古孝

敬而文息女一張忘其坍也孫男一如金孫女一德
貞君器宇修偉昂藏如野鶴而談吐條鬯有古策士
之風爲文章辯博不群詩歌清麗筆札在晉唐之間
家居尤事力田務本所與游盡海内名士而君之兄
弟厚謂余爲益友于竟何益哉雪涕爲之銘銘曰
孰豐其材而嗇其爲器何成之難而毁則易嗚呼
其藏之深以俟知己於百世

勑封安人郭氏墓誌銘

嗚呼禮婦人無稱其稱賢婦繫其夫其稱賢母繫其
子匪專詞也此深讀郁侍御希正所狀郭安人事而



有感焉安人今同知松江府事新蔡張侯配也深與
希正爲諸生時侯已來蒞於松松之人宜侯甚也由
倅以登故無攺地焉考於侯安人之賢槩可知已按
郭氏出汝寧世武弁有諱某者以文蔭通判武昌府
安人之父也母曾氏初武昌君與侯家公友也器侯
而女焉安人自幼郎不凡習於女紅手不停製曾夫
人見其勞於寒暑而止之每前對曰舍此閨中安事
也嘗授孝經列女傳請於姆師而讀之曰由此列女
貞婦知古昔有若人也及笄歸侯侯時爲庠生富有
文名日多賓友安人從中饋給之無倦夜分讀書倦

以織紝助其佔畢侯博學多才嘗試爲給事夫人從
傍覘之曰爲此能無妨於學乎抑將脅而功也侯憮
然止之自是一意於學領河南某年鄉薦遂入胄監
安人奉二大人於家居起以時瀡髓必具使二大人
忘其子之遠於身也侯宦松迎二大人來養安人曰
幸子姓娛弄左右使二大人忘其身之去鄉土也侯
餉内得助故不以家累攺嘗受牒賑郡饑侯以里計
民以民計粟大發一時全活者甚衆事竣閒獨會稽
官廩幾空頗私憂焉安人心知之曰是不過得罪焉
耳爲郡父母而活民寧能計利害耶侯聞而釋然海



冦發於崇明大出軍撲滅之檄侯爲先鋒戒行屬安
人以家事安人大聲曰此王事也吾將家女軍旅之
道以無懼爲主況此小醜盜兵者乎上慰舅姑下訓
子女妾之分也侯果以大捷蒙厚賞若安人者亦可
壯也侯督餉歲一至京師安人嘗嚴治門戶以猍其
教子也尤嚴而有法及是侯適出役而安人殁於枌
署嗚呼若是者能無稱乎是故表其大者繫之侯以
著安人之賢也享年五十有二以某年月日受　封
以天順某年月日生以正德某年月日卒子男三長
當娶游氏次蔡娶曹氏俱學生次芷聘王氏息女二

長適曹大夏次適孟堂早卒孫女一侯南還將歸櫬於新蔡卜以某年月日葬焉乞銘銘曰

惟婦之良爲家之光厥功孰多中饋將襄中閨淑靈豈獨君子英英閨彥懦夫可起周詩采蘩春風板屋太師是陳俾也可錄厥吉終叶繇章自天証曰草露永賁重泉

## 副千戶唐公墓誌銘

嘉靖二年春三月庚申武畧將軍副千戶唐公卜葬於周涇之原配以喬宜人大封焉禮也其嗣子太學生牧具衰經奉太常寺少卿曲江趙公狀乞銘深不





敢辭按唐氏著上海上海之唐寔出子方晉陽靈石人也吳元年有諱英者官烏泥涇稅課局大使因家焉英生福福生俊俊生昭皆有隱操昭生瑜舉進士歷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爲 憲廟時名臣公都憲公之仲子也母尹氏諱鏞字士和別號袁雪人故稱爲袁雪先生幼有至性孝友和厚儀觀雄偉嗜飲左右烱然射人音吐洪鬯繩繩然不爲姁阿澳游之能接人未嘗有惰容見者咸敬公公敬人亦終身也有長才見於家政事慨就理故家世遂爲邑中望都憲公遊宦無內顧焉詮還政歸則宅堂將好園田清嘉歌舞都雅賓客之過從甘脆之豐潔公悉心焉都憲公顧而樂之待伯兄桂巖先生尤有禮意故邑中稱公爲孝子弟弟云弘治壬子山東饑公輸粟若干賑之例授松江守禦千戶所副千戶月令行公具辭章服則拜焉曰 聖恩厚矣正德己巳邑大水公乃獨租若干斛日給食以活佃丁又若干郡邑長吏聞公名欲致一見之公不可或有禮其處者人勸之曰仙見於是公又不可歲時又招爲鄉飲賓公竟不可曰吾欲何求也顧不任爲禮耳雅愛山水晚益爲林泉之樂澆花蒔竹架石鑿池日與親知數輩徜徉





其間飲酒賦詩意豁如也享年七十有二以正德戊寅十一月三日終于正寢云配宜人喬氏贈翰林院編修公之女有賢行初連舉女得子輒殀已乃生牧牧生九齡而宜人卒公特鍾愛乃擇令族得長樂令平野凌公之女配焉令偶信有器局益方向顯榮云女四周鳳醉鳳張綸沈陟其婿也平與公家有姻少從桂巖袁雪公兄弟間游處皆昆山雙璧與桂林連枝交映相輝而接不暇也退而察公所存咸近於厚諸女賢居撫有期教養備至故周氏甥既登科猶以公姓姓之示不敢忘也則公之種德累行槩可見矣

宜銘銘曰

深山靈谷厚儲以蔚世德名家乃鍾偉人吁嗟先生栗遇特異身際五朝家承六世既令厥名復全而歸文事武備完德庶幾周涇之匯實維同穴太史銘之萬古是閱

方溪劉公墓誌銘

嗚呼必有世德乃有世望必有世澤乃有世家夫世世有德焉生長見聞必有超於風習之外使人望焉知爲名流夫是之謂澤漸濡所暨淵洄殊其於鄉邑郡國寔繫觀聽有感化焉此世家之所以重也予



於誌敬之劉方溪之墓蓋致三嘆於斯劉故上海世家也敬之早承父兄之澤其生長見聞淵源有自矣加以通敏倜儻之才發其深遠豐碩之積海雅縉紳望之於琴尊圖史之間非復尋常品流可企也惜乎天不假年而轉移之具於鄉國多所未試焉嗚呼其孤啓元等卜以嘉靖乙酉十二月六日庚申奉窆於祖塋之次以談進士承儒狀來乞銘陸與劉世姻也非歲汀州之葬予爲書其玄堂之石茲安敢辭按狀公諱交字敬之別號方溪劉之先自南宋有亨叔者遷居華亭再遷上海者仲禮也曾祖諱文忠祖諱鈍字廷晉號水月以仲子璵貴贈奉政大夫真定府同知祖妣顧氏贈宜人父諱璵字鍾秀號静齋母王氏生三子敬之其季也少穎異在群兒中目光如炬治舉子業卽通大義善筆札長壻曹怡松家怡松諱瑛字以渊縣之舊族以行誼聞又善鑒識一見敬之撫其額曰是郎終不碌碌吾未舉子吾有女宜配半吾子也旣入怡松家卽爲曹氏持家政甚辦會静齋府君謝疾乃辭歸率其婦日侍湯藥復奉王孺人以色養存歿咸厚以比于禮時從父坦齋府君致建寧政還敬之日侍尊俎殷勤款至遂仲兄宜亭公以汀州選



復事之如坦齋焉人每美之渊廣歲饑輸粟若干斛

校　會府引禮舍人待次于家郡縣有公務冗劇者成就敬之取辦焉　乾清大工典部使者分司蘇州事修閘濬撥從從事酌料有法大爲當海張公所器縣侯弘農王公甫田鄭公咸加賞識敬之不問久暫勞勚未嘗伐諸友人趙雲谷既卒其遺孤龍無所於歸爲收養之併恤其家如不及人尤賢之居嘗多蓄名酒暇則致客客至則賦詩屬對相與勘契法書名畫摩挲古彝器爲樂與人交不爲蹊徑有非禮相犯者輒形之顏面人亦究之治家井井凡婚嫁喪葬之

從成適于申教諸子以繼述爲大蓋世家之望云以
嘉靖甲申八月十三日終于正寢上距成化庚寅六
月一日享年五十有五娶曹氏郎怡松長女有賢行
能相其家子男五長啓元娶佘氏次紹元娶沈氏俱
國子生次守元娶沈氏縣醫學訓科次慶元娶莊氏
次鶴年女一適縣學生孫繼科孫男一繼孫承孫女
二敬之視余少長幼嘗往來予家與之游處甚狎也
予知其才之足以善俗而惜其年之未足以酬志也
乃爲之論次其家世而復系之銘銘曰
千年在前承者劉氏千年在後劉氏伊始人孰不



壽迭以名紀亦孰匪才崇善則美嗟嗟方溪人遠
室邇斯文足徵九原莫起鼎有遺休厥在胤似

致仕新淦縣丞榮隱余公墓誌銘

上海有舊家必曰余氏余氏之彥必曰榮隱公公諱
麟字文禎以縣學生起家仕爲新淦縣丞年未五十
即自銓曹乞致仕是時鈞陽馬端肅公爲冢宰特爲
例處之既歸修葺故居手理泉石花竹於城市中極
爲幽勝庭下紐檜相傳爲宋元時物人稱之曰喬木
云公修髯峻宇徜徉其間雅歌投壺飲酒賦詩不復
以人間事注意澹如也年七十有一而卒其孤繼芳
等以墓石請按余氏之先有諱承仕者仕宋爲拱衛
司兵馬護駕南渡因居華亭之華村十傳至耕樂公
之高祖也耕樂字毅實毅實永樂中應　召爲大醫
賜緋直翰林而終耕樂生旭字景陽始於上海鎮之
胡氏遂家焉旭生郁字孟祈號梅竹以咭晢行誼聞
邑中郁生廉字清臣通敏倜儻累科不第以例貢入
太學授新昌丞配姚孺人寔生公公遭憫內力守先
業專意科舉有聲既乃奉例補國子生循次授新淦
丞新淦故號難治適尹去公遂署篆以清慎自勵種
種悉辦上官才之他郡縣事有不能辦者輒檄公公



受檄即辦如新淦三載矣旌獎屢至亟爲按察使張
公某知府吳公敘所器後新淦人去思之饋遺候問
歲時不絕吳公謝還亦至上海與公握手相歡者浹
月乃去人以爲難云以嘉靖甲申十二月三日卒以
又明年丙戌十二月某日葬祖塋之次娶錢氏御史
孫女柔順貞淑允執婦道先公三十七年卒生子一
曰繼芳娶俞氏縣陰陽訓術女二適曹振適奚邦寶
繼娶彭氏府尹次女也賢明慈惠以賢母聞生子一
曰繼瑞娶韓氏縣學生女二適劉啓元適曹應文孫
男三重器大器宗器孫女三深少即知敬公嘗過其

家坐春堂俯山亭周旋陟降覽觀故舊之跡焚香啜茶每至盡日舉手揮麈談古今治亂之迹纚纚可聽與人交啓齒即露肺肝不少徇俗從始年耳目聰明步趨有常燈下猶能作蠅頭細字迨屬纊猶以纘述屬其子云蓋公天資豈弟樂善恭義無彫飾浮靡之行抑其流風餘韻固有以厚之也宜銘銘曰

厥家之舊而德之新雖宦途之晉與以有親進退何累蓋云任眞風以引之尚有後人是曰榮隱之藏佑此貞珉



## 勅封孺人居氏墓誌銘

許孺人姓居氏封兵科給事中許公之繼室也公名滋初娶于俞生子相卿是爲今兵科給事中公孺人所由貴也給事甫孩而俞孺人見背公抱之泣曰見胡不幸幸有母母之其誰則宜時介居甥舅兄弟也於是命之長者以孺人聞公亦聞孺人之賢也遂歸許許一博翁之喪室有季女公以屬之孺人曰此吾同產也先人之志也敢不惟原孺人欣然以之曰抑敢不惟厚既笄悉推已資具嫁之博翁之妾祭遺而無子孺人事之恭以老焉許故族大而衍內外長幼歲時交際孺人品酌而密應之一一當其心宗食凡數百指時其寒饑加之惠甚辦也凡祭祀賓客必親案豐腆合禮曰中饋吾職也又敢不虔生一子曰相卿孺人督相卿以兄之業既乃徧俾使行次 益王府典膳官曰若且倦矣以儉勤助若家可乎由是許益大初給事幼善病孺人躬調亟卜備兵迫長學成弗即遇時以好言慰公曰此子必遠到遲早命也既舉丁丑進士高等爲時名流即拜兵科給事中今上皇帝覃恩 兩宮晉建禁近之臣由是公受封命受贈而孺人遂並命矣既乃喜曰病婦蒙恩何以堪此公曰吾亦思之第當恪守儒素以成吾子庶所以



爲報稱者一意深藏養恬故給事閫內顧以其其職云逮與告退每孺人初度給事率弟若子稱觴戲綵以爲常一鄉榮之年五十有九以嘉靖五年十有二月六日卒給事允叔哀慕奉其友給事趙君 之狀衰絰走四百里而問銘於上海陸深按孺人世家海寧城北隅大父諱紹父諱正生而婉順浙之東西稱賢母云子男二長即相卿次即桐卿女二適祝繼暄周王府典膳適賈中錫太學生孫男四曰開過給事出也曰開達開運開近典膳出也女八卜以今年丁亥二月十二日己未葬于九杞山永安湖杜曲之

陽以深覲于給事之孝而槩于孺人之賢也宜銘銘
曰
夫曰賢婦子曰賢母儷榮𦗟典若券左右風斯引
之茲曰不朽萬世在前萬世在後

儼山文集卷六十四



儼山文集卷六十五

墓誌銘四

朱大人秦氏墓誌銘

朱大人秦氏壽七十有一以嘉靖三年冬十一月乙
酉卒於故汝尚書之里第尚書公哭之哀凡朱之內
外族人哭之哀秦之人來弔之哀里之人相向哭
之又哀嗚呼是可以考夫人之終矣卜以又明年丙
戌冬十月十一日奉安於錦溪祔於先之兆其子鑾
然以尚書公之命來問銘於儼山子家朱氏同里官奉
而鄭也外氏猶於朱尤近習聞夫人之德稔矣其敢
辭乃按秦君文解狀說之文解夫人猶子也狀稱秦
出高郵之邦滿本宋太史少游之族建炎南渡有諱
知微者遠來居海上高祖以政曾祖必通皆修隱操
祖瓊號松軒軒翁有北氣父諱濟號午山樂善好義
屹為秦望夫人其長女也母李氏有淑行夫人生六
年而母皆育於祖母張夫人幼有至性松軒翁奇愛
之事翁與張夫人盡事繼母朱曲有禮意以孝聞猶
長閑女紅通書史大義故憲副鈍菴朱公擇婦也嚴
年十六以歸尚書公事鈍菴公與王夫人必敬必虔
鈍菴時自官中寄詩勉其子夫人即執記操其語

風之尚書未嘗時爲歌詩或出無聊語夫人亦時時
誦之鈍菴公既謝政歸夫人遂總攝家政鉅細豐約
悉有條理雖尚書一錢以上不妄費也至脱簪珥以
佐賓朋無靳容成化甲午尚書涖鄉試卒業諸甥夫
人與俱躬織紝以助薪水之費甲辰登進士捷報至
而夫人適歸寧于泰宗人豔之夫人亦淡如也宦轍
所至夫人輒隨尚書內掌刑曹外司按察任夜歸必
請所訊罪至大辟即愀然曰人命重事宜以陰隲之弘
治戊午鈍菴公屬纊時撫尚書曰兒婦安在若將有
所屬者諸婦進往驗目視曰欲兒孝婦耳夫人益哀



選意甚傷之既尚書服除選　朝夫人遂留侍王夫
人遣一側室從是時尚書未有子也夫人侍王夫人
備至內外裕如也而尚書奉王夫人之喪還百事具
舉有助葬者尚書欲卻之與夫人意合一無所受凡
尚書有所舉措惠澤及物必力贊之夫人意有所爲
或尚書所未及也故尚書宦成九列無內顧之憂宋
氏之門閥將以大自前敬共獨一日也處姻婭有恩
御臧獲有禮尚書公晚未獲嗣爲擇佳媵以進冀有
子焉及舉子愛之不啻已出尤人所難者訓諸子諸
姪各底成立有爲時文儒彬彬起科第者雅尚勤儉

無華侈之風有餘財即以濟貧乏故卒之日無留蓄
焉奉午山公尤盡孝愛午山卒時夫人年高且七十
矣奔走於殯葬遂感風眩待其弟姪輩無近於厚有
愛深思遠之意非世俗所能窺也夫人諱端字惠以
甲戌年十一月六日生受封至宜人子二長磐太學
生方以器局需用娶沈氏次磐俊敏績學娶陸氏女
二長適都察院檢校張岦次適中書舍人陸修內外
孫男女凡十人云唯夫人出自舊族歸于名家天錫
之厚既有異稟而所以爲觀刑之地者固有本哉令
妻壽母賢婦孝女具尊道焉抑足爲世教勸也懋矣



是宜銘銘曰
玉駢珠儷爲世所珍並美兩美肖成斯人尚書有
婦夫人有夫鵲巢麟趾匪云絕無以似以續大厥
門戶忠臣碩輔茲焉維伍苕溪縈流萌蘖載霜
露之感曰萬春秋

軍器局副使宋公墓誌銘

按公宋姓澄諱一清其字也山東武定州之宋其先
也曾祖士榮祖仲輔父福文思院副使母裴氏其世
也宣德初仲輔始以尺籍隸武功中衛故世爲鄠人
成化癸巳公以修　大內功陞文思院副使弘治壬戌

元免歸辛酉復以修城功再起爲軍器局副使正德丙寅謝歸其官也李氏其配也子男六長鐺丁卯舉人娶葉氏次鉞辛未進士拜行人娶徐氏次鐸冠帶娶田氏次鉅武功中衛總旗娶王氏次鎧娶戴氏次鏜孫三曰廷相曰廷槐曰廷椿其後也女三長賢爲華亢銓其壻也孫女一適俞志同公少學進士業乃吏從司空以世其官器局秀整幹畫精密於職必勤也天性孝友慷慨樂施家無妾媵之奉無言動浮亢無弗愛者其行誼類此其生也以景泰乙亥八月三日卒以正德壬申正月廿又三日享年五十有八其



葬也卜以是年二月廿有一日從先兆於小南城之側乃乞銘於太史氏深葢人京闕都門外三友堂名籍甚既乃鐺來自余授詩遂登堂識公焉和厚愿雅儉勤以文余偉而敬之三友堂者公所葺也外環花卉中庋圖史以友韋縫之士又曰因以教子以求益者也夫友以德德可以世矣丁卯之秋鐺鉞同領鄉薦余再登堂賀焉公從二子欣欣迎余辛未夏余再入京而鉞已成進士余再登堂賀焉琴尊無恙而公已病不能揖客余私憂之閱歲而訃至余四登堂則遂哭之矣不五載而人事果何如也若公其無憾也已余宜銘銘曰

有要者途彼踐斯棘古稱不畀我力我職有尼而止亦起而仕以兹澤餘溉及厥子彼都人士風人所思思公不見恨矣其悲順則斯委歸亦曰全碣而式者後千萬年

## 西郊先生瞿公墓誌銘

正德壬申十二月　日葬我西郊先生於長溪館甥深定以職事獲誌其藏曰先生諱崙字茂卿故有別業在西郊習而稱之曰西郊先生云　誥贈後軍都督府經歷諱晟之孫義郎蒲泉公諱霖之子也少失



母鞠於祖母　誥封太安人凌氏稍長受業於從父令臨安太守南山先生有成矣蒲泉公委之家爲先生稍用其學於家家遂斬斬曉事繼母孫孺人以孝聞又虔事凌太安人太安人時時來就其養弘治辛亥歲饑輸粟若干　詔補官迪大有貲積晚用雄一鄉先生不爲守聚計益務施予樂惠埋義友輩有落莫者貧之使大發然竟不言或梁於行或轉於死或衣於寒廪於饑貸於所不能償者百金時舉也蒲泉公觀其志已甚悅焉公歿先生事之無不得者章服儼然寡言和色君子惜其無推挽之者使世獲其用

而使見之一家爲見之一鄉焉就其孝友所至已可
准古所謂鄉先生者其人矣年五十有九以　年
月　日卒配陳孺人有淑德佐賛之道稱其爲先
生婦也子男三長曰鵬績學攻文屢試南北京闈娶
吳氏繼曹氏仲曰鶴爲進士業有聲娶唐氏俱太學
生季曰鸞娶韓氏補醫學訓科息女三長適劉杰潘
文其壻也孫男七曰學顏學曾學思學孟學周學召
學伊孫女五嗚呼惟深前孺人羅貫先生之親姑家
公太史之妹孺人也不幸久而必泣凡遇孺人之兄
弟必泣又遇孺人之諸姪則又泣伯氏宗海與先生



兄弟行也深所以慰太史公者適以長女壻深及委
禽焉而殁弗獲以舅禮事先生每歲時候問則先生
必泣於堂陳孺人必泣於室或留與鶴同學往來出
入先生未嘗不送迎焉退而與孺人相向未嘗不泣
深既得官而還思所以慰先生者盛以弱女歸先生
之孫而先生不可作矣嗚呼銘曰

匪古適世匪今斯人承茲傳茲以卒厥身亦有不
朽斯文永存宅是長溪以需後恩

丁素軒墓誌銘

素軒丁公既卒之明年謀以某月日奉窆于某原其

外孫曰良子同年友也次其遺行其子倫奉以請銘
予讀焉而得公之爲人也公諱某字良玉號素軒金
陵人也其先世籍廬州祖貴從起淮甸以功授河州
千夫長父某南京某衛鎮撫娶馬氏封　人至公之
身以輸粟功加贈鎮撫府君爲明威將軍母爲太恭
人其兄輝進爵如父階公自幼不群齠年失怙哀毀
如成人親母愈謹長即綜理家政日不暇給所爲多
敦本善俗之行故賢者不以爲陋中才者不以爲過
也孝友之性得於天者獨至薦時拜奠禮容有章昆
弟之間形骸可合并也外祖父馬英以錦衣指揮謫



齊東卒歸櫬託公經紀其喪卒爲之守墓不替嘗服
賈從者發家覺而不言道遇人爲貸家所苦即爲索
代之蓋長者云性不嗜酒故平生不見其苟簡與人
交贈不爲斬絕而富貴崇高之勢毋得而加焉以弘
治癸亥之歲八月乙卯壽終于正寢上距所生宣德
之癸丑春秋七十有二配馬氏子男一即倫孫男二
曰武曰斌息女三長適明威將軍徐某次適舍人李
芳又次歸于山東參政胃某爲繼室嗚呼善必獲報
報將在公之後也叙而銘之銘曰

性也惟忠因之所減惟孝惟弟家焉斯昌嗟嗟丁

公厥存則良遥遥偎遌不有其藏俾食厥報曰莫
敢當推于上世有燁寵光嗟嗟丁公奉行馭已純
在有繼萱曰非美惠家毘宗令和屏祇開國之孫
明威之子不愧于生不朽于死勒辭貞珉永賁厥
止

處士朴菴倪公墓誌銘

浙之東處士朴菴倪先生卒訃于京師其仲子翰林
院庶吉士宗正解官歸治喪且葬奉其友人張君邦
奇所爲狀問銘於松江陸深深按處士諱某字用文
一諱彬餘姚人也曾祖諱某祖諱允中有隱德父諱



守禮有詩名處士美丰儀善談辯詞吐鴻鬯時舉經
史與義相詰難一座皆傾其所爲多俊爽不動以利
不屈以勢又能以信義服其鄉人鄉人爭訟有不願
之官府而願得處士一言者歲時伏臘必聚宗人酌
以酒告以振宗爲善之道衆皆悅家理故薄而好客
不倦多取給於外氏身於爲義嘗覽范文正義田記
擊節嘆曰吾志也兒子二郎終成之逌晚一歛其鋒
往之氣歸於爾雅又儒者也喜歌詩通陰陽術伎有
造精者其所不信而深排之則浮屠法與巫覡云處
士少處人倫之變長而能教其子尤爲人所稱初守

禮公年既長無子其伯兄意以已子後公未幾公繼
娶陳氏生處士及處士之弟又未幾而公卒時處士
年纔十餘耳始謀者膛曰兩遺孽去之則産吾産也
日來擾其門宄寇毁尾推瓶倒罌躬捷以歸則要諸
路擊而奪之死者屢矣時陳母外無以禦强暴内無
以庇其孤日夜哭泣因以喪明處士百千委曲以有
成立而陳母卒後每見目眚者則爲之一慟至其待
鰥者之子弟未嘗不如族人也是可謂怨而不怒者
矣處士食指既衆家尚不給或勸之曰若子盍使之
從賈處士聞之歸撫其子曰吾兒賈人耶是當以文



學裕吾家使之游皆不輟若是者可謂不惑於流俗
而善貽謀者矣今談者必曰倪處士倪處士云年六
十有四以一疾而卒時弘治丁卯閏正月某日也配
江氏賢而能相子男三長某次即宗正次　孫男
五　息女二將以某月日葬某原深與宗正同舉
進士又同官茲弗敢弗著宗正哭而告予曰吾七年
於外求以祿養今得祿而吾親不逮已矣深聞而愈
悲之乃系之銘曰

遭變孰難難歸於厚有蕃弗施而擴爲其後嗟嗟
處士仁勇協貫剛則不折貧而能守惟不折與守

乃見其有勒斯貞珉以永不朽

## 曹母劉孺人墓誌銘

友人曹君弘濟幼喪母鞠於祖母孺人既喪大父建喪其父獨依孺人以居實兼兩世四親之義及是孺人卒弘濟爲斬衰服三年弘濟長深十有四年而交數宿食孺人舍嘗登堂納拜焉時孺人年已八十毛間黄白于領鬑如而精堅家事一一不關白其孫弘濟得專力於學慨然以報劉爲志弘治甲子春弘濟將有事于科場而孺人遂屬纊嗚呼悲哉深適還自南都哭孺人於殯大弔弘濟於縗幃弘濟毀瘠扶而拜杖而起殆不勝哀既而以深粗明已志又識孺人請誌其藏深辱弘濟忘年視孺人寔有母道且勤館穀之德敢不是著按狀孺人劉姓諱妙其義望曹公度之側室也其先嘉定人有曰叔斌者孺人之父也始來占籍海邑初公度既壯無嗣父母憂焉聞孺人潛德欵懇求之聞時果産子瑞以繫曹宗孺人幼聰慧精女紅父母甚愛之歸公度之爲人而歸之孺人執禮不越事舅姑如事父母事其嫡如事舅姑久之率愛敬焉凡事必咨及於孺人孺人務殫心竭誠咸轉厥宜終始一轍其修饋祀必時以旨其治衣飾必儉以潔其處門閭必嚴以肅相夫子應宗黨御僮僕皆有寛度各滿其願公度遂以宮饒禮義甲海邑孺人之力居多己酉遭公度之喪壬子喪其子悉去古禮而襄之婦道母道盡之矣晩年唯一孫侍養恩篤情愛每詔師取友必戒之曰近君子遠小人毋爽厥德以忝所生癸亥秋嬰疾歷冬徂春而勢益劇將呼弘濟與之訣語曰吾且老死終待汝成竟弘濟試德史發遑勿爾聲曰吾不濟矣勉諸後勉諸後言竟而逝時二月某日也享年八十有六六子男一即瑞娶吳氏息女一曰淑蘭皆先孺人卒孫一即弘濟邑庠生娶談氏曾孫凡五長恢亦邑庠生次懷次愫次愷次惇卜吉於弘治某年　月　日奉窆於范溪祖塋之側禮也惟孺人儉勤忠謹慈順和惠粗涉書史能知古今得失至於醫卜書算博奕格物之類皆合于學蓋其天性然也此爲忠臣碩師於曹諒矣哉宜銘

銘曰

穆穆孺人終歸曹氏如蔡斯獲允副厥始緝勸熏紡范愧良史勤家惠宗嫡仲任只中更家紛栽可夫子居中應外有容有禮莫齡撫孫攜手提耳將食其報竟不少俟庶其下馳挽歌莫起徵志必不

豈曰生死芒溪滔滔有芹有芑後千百禩鬱鬱新

壘

儆山文集卷六十五



儆山文集卷六十六

墓誌銘五

將仕佐郞刑部司務黃溪孫公墓誌銘

嗚呼黃溪公遽至於是耶嗚呼黃溪公竟止於是耶自余束髮與公交好同筆硯聯衾席以周旋於兩都之間因以徧交當世名士自窮經考文求志講學以相與許可期待於意氣之外者何如也余去國五七年公竟不轉一資而卒訃聞哭之盡余哀乃復低徊毅沆誌其墓曰大道旣隱風流日靡士大夫馳騖於功利之區往往處下以窺高而於出處進退之際蕩



無紀限尙安知所謂義命之歸者耶余大爲是懼公才宜擧進士每向余曰從鄕擧非出身耶旣試天官名在第一得京官在第九品則又曰苟事事非從仕耶余心是之嗚呼公今已矣且恐朴厚之風從之以盡余又安得不悲嗚呼公諱錫鵬字朝立姓孫氏故上海世家居龍浦之南因以姓其地曰孫家灣云祖諱怡號節軒祖妣張氏考諱寅號愛溪妣張氏公生六七歲讀書屬文已不屑節軒府君愛之嘗指謂所親曰吾家世儒達者在此子節軒以文學雄鄕郡有成非行世仕止寶州學正愛溪府君恒服賈遊以爲

養而又以資公之學公弱冠北試有司報優等當師事今中丞東泉姚公公尤奇之弘治戊午領鄉薦中遭愛溪府君張孺人之喪哀毀盡禮居閒教子姪彬彬起科目正德庚辰始就選授將仕佐郎尚書刑部司務公在刑部盡心職事時命獄吏清囹圄捐俸佐囚食時其寒暑而矜恤之全活者甚衆諸司事有弗平者輙平之僚友之際不爲苟同而卒歸於理大爲諸司冠所器若見素林公而下無弗任之年五十七嘉靖丙戌冬以早寒趨 朝急遂得疾以二月廿六日卒于京師之旅舍配王孺人有賢行先一歲亦卒



京師之旅舍至以雙柩南還遂合葬薔薇涇祖塋之次定丁亥之十二月壬申日云子男三長繼臣國子生娶沈方伯西津公女次繼科縣學生娶劉氏次繼謙縣學生予表弟顧裔芳壻也三子俱有文行將大發公之藏者女一在室與其同年友嘉定沈僉憲東濵公長子聯姻云嗚呼系之銘曰

紬於前將裕於其後年則不永而銘爲之壽同室
同穴抑又何負視此銘詩以信我友

## 孫孺人胡氏墓誌銘

國子諸生孫世隆以予友張進士子漸之狀來爲其母氏乞葬銘予遂往弔焉還而誌之曰孺人姓胡氏孫君朝用之配年五十以嘉靖五年丙戌六月廿有一日卒先是朝用輸里賦京師留滯越歲不及視殯殮事既歸而視家歿事甚哀且哀其賢也卜以丁亥某月 日從葬蔡溪祖塋之次遵父命也按狀胡氏世居上海之烏泥涇有諱雍號耕隱定生孺人孺人生八歲而孤奉母吳事諸兄曲盡孝弟一溪孫翁聞之遂聘爲朝用婦既歸事翁姑尤極孝謹待賓客奉祭祀豐潔中度世隆既知學補郡諸生資給之不乏至北游國學間謂朝用曰孫氏饒裕如胤嗣單弱何



君胡不自爲計朝用不可徐謂之曰君視吾姑婦耶乃擇侍叟氏舉一子愛之與巳子等兄文泰多女孫養其季者厚貲以齎之其他鄰族貧乏罔不推濟故其卒也人尤哀之子二長即世隆次世濟女一適張伯潘即子漸子也宜銘銘曰

百歲亞有五十亦壽夫稱賢婦子稱賢母奉之白
首爾姑爾舅承前啓後兹石不朽

## 散官北園唐公墓誌銘

嘉靖乙酉閏十二月六日庚申北園先生唐公之葬合以孺人宋氏兆在金匯塘之東從祖塋也公壽七十

十有六孫人六人以至正之歲又辰又同以是月葬焉
合德也人尤賢之其子若孫哀慟不任相率來問
銘圖永終也謹按沈君愷之狀公先汴人也宋有將
仕郎貴一扈高宗而南至于松上居于華亭金匯塘
之上歷元入 國朝曰以大曾祖諱璘字廷璋號東
臯祖諱玉字伯堅號耕雲皆有隱德父諱墉字景臯
號勁節母周氏有內行公其長子也後勁節府君以
次子禎貴贈兵部車駕司主事母周贈安人公諱祚
字原德北園其別號也自少嶷異異群兒數歲知嗜
學長以家產出督里賦遂至中落猶閉戶讀書或勸



之仕不應勁節府君謂之曰汝宜綜家政相汝弟成
名吾兩子後唐各有立是吾志也公曰諾遂一意幹
蠱色養事二親凡所欲咸盡心力母病久臥公夜未
嘗帖席比其卒不渝喪居哀毀如禮與弟西園友愛
尤篤西園者即兵部君也字原善舉成化丁未進士
後官至禮部郎中纔積降重公之俗用為多壬寅歲
詔輸粟關中凡若干斛例授郎官以服俸如也正
德戊辰饑公為作糜粥復活若干人死者為具棺又若
千人務樹德也今 上登極詩被粟帛之賜鄉飲酒
請鄉邦當賓佐一時鄉邦之人推齒以德者未之先

也配宋孺人出望族松人稱蕭塘宋云父諱言號存
耕母潘氏孺人生有令質長有令德存耕翁為擇賢
配得北園歸北園公曲盡婦道孝恵肅齊之族人
稱焉燕賓治具不問皆中家熟教子弟晨夕饗饌皆
其手出公嘗欲給錢以勵勤者請於公曰利於子弟
非所訓也宜以紙筆尤公深是之晚歲猶習女紅家
人就寢中堂燈燭熒然刀尺有聲衣飾雖敝不忍厭
棄公嘗指所居示子孫曰得承先人蔽廬以至今日
者宋氏之力也先公以八月九日卒公後以十月一
日卒子三長偍國子生先二年卒次傳上庠典膳次



與縣學生女二長適國子生談詩次適金山衛學生
李煦孫男十長自誠次自明應例入監自新府學生
自謙早卒自道命後仲子傳自得自古自立自守自
持孫女七長適馮鳴殷次適王湛餘未行曾孫男五
以嗣以禮以文以德可大曾孫女四惟公承家世之
舊天賦精敏言動綽有禮度躬行孝友之道惟敬惟
勤以終其身故家日饒裕以副其好禮舉義之志詩
書之風彬彬然科第踵接地實為松之望族可謂
光前而啓後者哉嘗聞公戒諸子孫云凡事以豫為
先小事隔日思之大事當事四思之時以為確論云深

初舉進士讀書中秘時與西園公締通家之好茲以
兒子棋議婚於西園之孫與公之從子偁定有姻誼
今年夏與表弟頎君定芳拜公於里第啖獎迻日覼
然名德君子也神觀修整有松栢歲寒之操亟意護
哭公犒人於一旦哉爲之銘曰
金匱之塘流湯湯東海沃蕃南浦儲氣聯派續者
蕭塘約東靈秀詞陰陽中有異產德乃雙何殊采
鸞匹孟光門戶宗祧與美唐潮汐草樹俱輝光尚
有遺祉封若堂金純玉采深以藏生世猶短沒世
長請示茲文徵不亡千代萬代其永昌



鄉貢進士錢公墓誌銘

鄉貢進士錢槐亭先生卒於華亭之里居定以嘉靖
己丑六月五日卽生亦以己丑六月五日得年六十
有一卜以明年四月二日戊子葬於徐家濱東祖營
之次其子子才授狀於深以乞銘深與槐亭同舉於
鄉乃今且三十年矣不容辭按狀公諱恩字承之別
號槐亭姓錢氏錢出吳越武肅王至公蓋十六世云
元貞學公守白洛徙松遂家華亭望仙橋之東高祖
壽祖號履隱曾祖行號竹屋散人祖敬號聽筠考瑝
號友桂皆修隱德公幼頴異就外傳時與趙少卿經

同業嘗有名初友桂翁與趙悅梅好一日各攜其子
游別墅令默誦四書公誦如流觀者驚歎弱冠值翁
以鄉賦累其家日落公勉力幹蠱出耕歸讀與僮僕
同甘苦者幾十年遊邑庠與朱御史昂周御史鵷沈
教授暗輩爭相灌磨凡試必先一時聲稱大噪從遊
者日衆弘治辛酉遂領應天鄉薦高等明年上春官
屬翁微疾强之行既南歸極意爲養親計郡邑交聘
爲弟子師悉不應舊所受者亦悉還之翁嘗受誣郡
守宜春劉侯幾不可辯翁籲天曰吾誠有此事吾安
得有吾子守問子爲誰曰錢恩者卽憮然曰恩美器



也汝能善其子而顧不能善其身耶遂釋之歲甲子
翁卒公喪葬如禮悉力營墓道人以爲難一時門生
故友往往取膴仕以去公雖春官不售自如也益爲
敦本崇孝之行修家乘建家祠設家塾置贍族之田
整齊上世諸墓有惟日不足之意丙子喪葉孺人如
禮服闋應謁選銓曹公意不屑也乙酉秋以舊患手
足頑掉度不能愈卽預爲後事營雙壙以俟己且春
命子才行親迎禮已乃考終配趙氏賢勞克相倡室
尤氏包氏子男一卽子才仍出娶陶祠部女女一長
適侯侗次適監生徐應奎皆趙出公平居性極儉勤

敝冠垢服每不爲耻而灑掃纖瑣之役亦躬爲之與人尤和易坦率不爲高岸矜炫之行稠人廣座中欣欣然不廢諧謔田父野叟有邀必赴雖蔬食濁酒爲之盡歡處宗黨尤極篤厚與弟惠白首相愛方病劇時出數金授惠曰我後事具矣汝亦爲之令及我目不諱可也侯氏女早寡以承繼爲後侯祚益衰俱無所歸先生爲之收育于家復教繼承有立爲之娶于葉復爲之割田以贍人尤以爲難云深與公雅相知厚蓋孝弟敦朴人也若夫諳練之才使盡用于世雖古名卿輔亦何以讓乃止于是惜哉宜銘銘曰



緊昔侯王必復其始公歛厥施將以遺嗣子蔚蔚棣亭綠陰滿地精魄閟茲尚有徵於不死

喬母陸孺人墓誌銘

嘉靖十有二年春正月某日葬喬孺人陸氏於榆木涇之北原以合于怡閒公之藏禮也怡閒公姓喬氏諱嶽字鍾秀別號怡閒邑故大家公尤倜儻日蕃且大以弘治壬戌之歲幾五十而卒明年成葬孺人躬親視塚壙處墓所月餘後之三十年乃克從焉志也其子通判安陸州事稷聞銘於陸深按孺人陸氏又故大家族於東海之上父諱紳孺人生九齡而母某氏卒亦育於外氏婆妗任即能以幼弟妹各一人同有立既笄歸怡閒公俱以門第相高而男女比德爲宗黨所稱逮事南園府君余孺人余又故大家也成色喜曰吾此兒有此婦家其有濟耶南園府君嚴每有疾即不喜他人奉藥孺人時親執藥進即喜藥一啜南園府君余孺人後先棄養孺人治喪祭井井如禮乃總家政以相怡閒上下親疎曲有恩義延師教子輸粟助邊怡閒公多所賴焉初有愆息訟事於怡閒公者公曰儒且健矣獨不念後人耶孺人撫安陸君於旁曰政爲之地爾有奴逃且負或謀抵死怡閒



公曰計良耶孺人亟搖手怡閒乃置勿問邑故大家以德誼聞者曰喬氏喬氏陸孺人有力焉孺人生以景泰癸酉三月三日卒以嘉靖己丑十二月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七故卒之日上下親疎多爲之涕洟云子一人即稷孝謹和厚以世其家娶馮氏繼邵氏孫男五謨訓國子生諾縣學生說孫女一曾孫男二曾孫女三予與喬世姻於孺人則爲同姓與安陸君同學同場屋者屢矣蓋通家云序而銘之紀實也銘曰

媲美永世有相者存睇彼喬木陰遠益繁嗟嗟怡閒詒厥子孫孺人相之以大其門其大維何家範

國恩鬱鬱高原豈曰後昆過而式者曰遠曰敦陵
谷萬年以視斯文

兪孺人墓誌銘

南京詹事府主簿唐君士儀以公便還葬其配孺人於雁溪之塋者禮也時以歲辛未正月癸酉者吉也廼來問銘於深按狀孺人姓兪氏諱永寧永南昌兪公諱麟女也天畀淑愼勤精女紅南昌公奇焉曰必以得佳壻及笄歸詹簿君事都憲公尹夫人公夫人愛焉曰必當佳婦公之去爲牧伯守鎭也孺人每以不覩養爲歉歲必製時物函獻公夫人在數千里外



嘗之必曰是吾家婦所爲也是故終公夫人之世獨孺人適稱順志焉詹簿君績文種學雅益嗜義率於孺人焉是相賓從滿座干請者沓至又孺人中贊之人之知譽之者詹簿君也教諸子孫尤得其理富者進以義敏者勗之學幹者率之以儉勤也其賢若此大抵稱其爲唐氏宗婦也年六十有五以正德巳巳十一月十五日卒子三長降義授千戶娶姚氏早卒次啓縣學生娶梅氏次政娶沈氏孫三紹宗繼宗承宗孫女二皆適仕族曾孫四官保秋魁期元應魁深竊觀女德最隱其功最巨蓋不獨家之盛衰由之也往往賢女多出於故家名族將其觀化者然耶惟吾邑之兪最舊而以清白禮教傳者最遠誕毓孺人言歸于唐唐又最顯族也式克承之身所於處爲子爲婦爲母考於詹簿君於諸子孫靡有遺悔焉懿哉孺人之德所由來者焉可誣哉宜銘銘曰

美珠良璧所託者然名山深淵珠光璧器用斯允
藏彼棫者昌小星易歌河清難俟珠糜璧毀韜珠
瘞璧崇岡斯厚以延厥胄



儼山文集卷六十六

墓誌銘六　門生黃標校編

## 太學生竹溪唐君墓誌銘

嗚呼此竹溪先生唐君之葬蓋從其先塋今匝之阡以嘉靖癸巳十二月十有七日乙酉關予銘識焉予始舉進士讀中秘書僦居西長安里與禮部郎中西園唐公實連屋是時吾松之宦于　朝者故禮部尚書南山張公爲光祿寺卿在　文莊餞禮部尚書東江顧公方侍讀翰林大理少卿中岡董公在刑部今肇慶守宜菴董公在禮部故中書舍人沈公繼甫侍



內閣鄉好甚洽無暇日無相過從公長者也而會尤密予既近居復與公之從叔宗禹同鄉舉故相好益歡公既病予候問益數數焉公竟不起予哭之益哀且填其行狀而竹溪方自家來奔以兩旬日行三四千里人僉憐之而予始識竹溪年少又長者也予屢産子皆不育年且四十始得一子蚤夜心計之安得積善好修如唐禮部家者婚焉以延予世會聞竹溪有女往請焉而諾乃大慨予既作時再有晉陽之役時竹溪猶疾矣遂遽哭之尚冀或臨其葬及是葬有日矣予復爲豫章之役遂不得往相其練嗚呼吾

尚忍銘吾竹溪哉竹溪姓唐氏諱儒字子魯[illegible]部郎中唐公諱積字原善號西園之長子也母劉氏縣安人世居華亭之白沙里其先汴人系載少師大學士東湖費公西園墓誌中西園多竹有水環焉竹溪因號以識先澤自少穎敏動以禮閑服飾器御數尚朴雅年十四母劉安人卒毀瘠幾殆嗣母陳安人如劉安人再喪王孺人如陳安人西園公舉成化丁未進士家食久彼命入　朝竹溪奉世父北司公總家事以居北園公特鍾愛焉讀書郡城中攻苦淡學以大競每從郡邑諸生試諸提學御史每優遇之每



舉于鄉輒不售正德戊辰應例入國監時弋陽汪雙溪先生爲祭酒復優遇之自國監再舉再不售適卷懷以歸以家爲政斬斬有法孝弟之風洽於鄉閭先是西園卒二弟俛仰幼竹溪撫之各有立遂將建室柘產以居之布散聯絡有恩有禮一時端人正士咸重之樂與之交有勸之仕者則曰吾家世受　國恩吾敢忘吾忠盡額出處自有命也乃即竹溪之上修西園堂刻遺稿以度之又築勁節之亭以見志益樹竹數畝潴流其下時復徜徉若與漁樵爲侶客至則飲矣欸曙備有煙霞水石之勝故吾郡東稱舊家公

以唐爲第一而唐之衆賢亦必以竹溪爲第一云家居自奉甚約力田教子外絕無他慕四時享祀必敬必躬嘗有六世祖塋就廢旣臥疾耳語价曰成吾志者吾弟也手數金使修復之乃完以嘉靖壬辰二月十又八日卒於正寢享年五十有二云惟竹溪君天常甚厚無厲聲厲色嬉笑話言藹藹有旨趣飲酒至百盃而能不亂倉卒應大事靜以鎭之鯛物有可傷無間古今疎戚卽淚涔涔然下殆仁者與初弟侃早卒無嗣卽以子自重後之繼而自治生乃以自治易自重人以爲合禮而自重復殀竹溪委曲其間能使



朱氏婦有所恃以完其節人以爲難權宋氏甥早失母竹溪撫之如女旣長以歸張進士鳴謙人尤以爲難云配張氏賢而克相卽南山公之從孫子男一卽自治聘沈進士服采之女進士中舍之子而學士之世嫡也女四長適董希大於少卿太守爲從祖次適顧應雲卽東江公之孫也又次適陸楫又次許聘何應旂按法宜銘銘曰

仁不必壽亦旣有後厥所施張百不一偶有質有文且剛且守豈閶家邦曰唯孝友東海所匯長江抱右生直死哀自足不朽天道無私發豈嗇厚嗟竹溪抑又何忍

## 唐處士夫婦合葬墓誌銘

徽有處士先生行誼在宣德正統之際曰唐邦仁諱禮年四十卒在天順之壬午越五十年正德己巳之歲其配仇孺人年八十有六卒其子封文林郎知縣侏卜以　年啓而大封以究孺人同究之志禮也其孫澤方事　今上爲刑部郎中遁於京師乞銘於采深讀本　朝御製至五倫書額見　高廟駐新安時召耆儒與論理道有唐仲實先生者以不嗜殺人對上悅　賜銀酒束帛心竊慕之至是受郎中君狀先



生實處士曾祖也按唐本氏李有諱虞號梅癯者後於唐遂姓唐本德宗之後或曰國姓也世居汴宋南渡時諱承耶者守新安因家焉故今婺源之巖田有池曰飛龍橋曰太子云高祖諱元爲關洛考亭之學虞文靖公集以前輩風範稱之仕終徽州路教授曾祖卽仲實公仕終紫陽書院山長祖諱子儀舉賢良知興國縣　文廟選爲遁府紀善父諱永吉以詿誤謫戍卒於遼時處士年七歲張孺人母之少明敏能讀書旁及星曆之學性孝友痛父之冤也故竭力養其母如父事三兄禮如事其父後當析居地有右者

術云不吉處士曰吾世少當居是雖諸兄亦莫之能
強也邑嘗置監長平倉出納維允鄰有汪姓者匿其
產於他戶以欺之於異母之弟處士發其籍曰骨肉
至是耶且使百世爭也釐正如故友人有喪明當赴
之薄暮雪深別卜葬期來告處士已三鼓冒雪往矣
居嘗曰吾唐世文獻新安之稱必曰三唐先生至吾
而遂微乎乃以為任數年而姪行相繼取科第為監
司郡守者三人處士有力焉仇孺人諱誠歙舊族也
處士卒時諸孤笄笄長才八歲季猶在娠而貧窘甚
父母憐之欲其就食於家卒不往冬寒絺悴雪時綴



貂布為被以體溫諸孤而環之處士居所僅百武而
東雨時輒往庭淚與雨俱注張孺人在堂方有幼子
之戚損食復還泣事之間者悲其志云邊戍歲有征
索甚嚴或勸鬻產自念曰吾所以不死者守此以俟
諸孤耳諸方營辦業竟無損季子祿客死汴仲子璘
復死荊襄二婦皆守節如孺人云嗚呼唐處士之風
槩使天假之年或得用於世其所樹立何如也可謂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者矣惜也蚤卒而孺人乃後丘
十年以扶植唐宗爲詩禮以成處士之志譬諸邦
國可謂得忠臣者矣子男二長即傑娶洪氏封孺人

次璘娶張氏次祿娶王氏女二長適鮑璋次適方烈
孫男四溥澤已未進士任刑部郎中漢灝辛未進士
任南京太常寺博士孫女二曾孫男六銘曰
同室則短同穴則長惟丈夫之烈惟婦之良沈此
雙璧某山之陽綿綿奕奕以長發祥

誥封宜人陳母黃氏墓誌銘

陳母宜人姓黃氏世居餘姚通德鄉之竹橋里父諱
海字伯川仕至福建建寧府教授方正行古道世稱
朴菴先生母某氏宜人故中憲大夫湖廣襄陽府知
府虛齋陳公之配也初虛齋筮仕河南彰德同知滿



三載赴吏部書上考封及兩世由是父慎菴先生諱
某得 誥封官如其子列秩爲大夫母某氏爲宜人
而黃宜人從夫貴顯年六十有七正德乙亥考終於
正寢既葬仲子煒奉太史李君本之狀來請銘余往
歲以翰林編修奉使過浙江謁謝文正公于里第從
其子今少宰學士汝湖先生昆季間得聞虛齋之風
既教國子煒肄六館每試諸生煒必居首同年倪小
野在禮部爲予道煒之早服母訓也復知黃宜人之
賢煒遂以禮經舉應天鄉薦予間居海上煒輒來問
學煒母之銘予何敢辭按狀宜人生而貞靜自幼孝

敬動止皆有法讀孝經列女傳即通解女紅中饋之
事咸精工朴菴夫婦鍾愛之朴菴與文選陳靜菴先
生交甚契靜菴者愼菴先生弟也靜菴先生復鍾愛
虛齋一日請于朴菴曰吾猶子作先生能以子妻之
乎朴菴曰諾靜菴以告愼菴乃命虛齋拜焉時朴菴
任江西樂平教諭明三禮爲一時經師虛齋偕宜人
往事之因受業焉宜人内贊力且勤虛齋學成愼菴
喜每見靜菴必謝之曰得此佳婦吾弟之力也吾門
其興乎虛齋別籍于寧國之宣城以成化丁酉舉應
天鄉試捷至餘姚宜人曰差以慰吾舅姑望耳丈夫



事寧止此耶虛齋五赴南宮宜人復勸之曰此行勉
之二親年高得逮祿養進士第亦等耳況功業又不
係此虛齋心是之已而果就銓試高等得同知彰德
府宜人從之官爲内治政門論肅然虛齋之政大有
聲九載遷貴州思南府知府宜人在任歲時必手製
衣履以爲舅姑壽既乃聞　宜人之計從虛齋奔歸
治喪如禮虛齋起復知湖廣襄陽府宜人始留奉愼
菴于家盡孝且敬事　宜人尤極委曲　宜人兩目
苦翳步履恒艱宜人出入必扶持之病或增手調湯
藥至忘寢食處妯娌間情意尤洽舅姑所遺多讓諸

叔伯同居三十年無閒言歲時祭祀從虛齋行禮贊
修咸恭無替虛齋好交游賓賢宴集恒脫簪珥以佐
飲饌之費性惡佛尼有募修梁道者必以錢米施之
不吝有來售産者慫恿虛齋厚價曰吾子孫且享之
此亦陰騭也僮僕輩事貿易戒勿取贏曰爾毋招怨
也日攻紡績事或勸之自便則曰處貴顯以事逸樂
使子孫效之敗不可救吾用以爲戒也性不喜華侈
至有子女必節其服食曰吾欲爲汝等積福耳教子
睦族賙窮恤匱義方尤多平生鄙婦人失節事君婦
人即病或就醫診視亦羞之故雖得奇疾亦不好藥



石偶患足瘍七日而卒寔三月某日也子男二長燁
娶某氏　與祈引禮舍人贈四川鹽課副提舉次卽
燁娶某氏沂曹慶二爲知州俱有聲方向用未艾燦
益府典膳女一適倪贄卽小野太守之子二皆庶生
孫男七曰璋卽提舉曰文魁濟川州判官次曰垚曰
莊曰埰曰奎曰完孫女五曾孫四葬以某年月日卜
吉於姚猗山之陽惟宜人出自名族歸于宦家培養
之基素厚而師資之地爾殊故善譽叢焉以予所聞
焉槩之良是法當銘銘曰
有晩者園其核實繁室家之詠采蘋采蘩禮始夫

子婺以從類子以母賢妻以夫貴懿哉宜人展也
不朽夫有賢婦子有賢母土深水厚欝欝芊芊視
我銘詩後千萬年

范時修墓誌銘

范光湖之上臨縣實應有君子焉余不及識其人交其弟不及見其生聞其死順以事親稱其子也文以起家成其兄也澤以惠宗廣其仁也是三者皆適於壽之道也而竟強年以死嗚呼悲哉君姓范氏諱新字時修大父礎隱德弗耀父禽官表郎毋刁氏兄弟四人君最長其季韶字時美者余之同年友也癸亥



歲與俱遊南雍艳其文學固疑有所從來也是冬計至時美號哭旬日不能仰視客余往弔焉竊怪其過於爲禮也迺知時美能詞章取魏科其師師之其友友之纖悉皆時修之力也嗚呼兄弟之間人所難處也友于屬恩訓成屬禮禮勝使人離嚴恩勝將狂其才而廢之也君成弟之才而致弟之感以恩以禮可謂兩得之矣由是觀之則其平生可槩識也君性慈而心坦能談論好以氣勝人識古今器物頗留意法書名畫又工排律詩尤能幹家植業佐其父致富然未嘗畜一錢私產也宗黨有貧乏者即貲給之或不及白其父父終不以爲專也及死之日啓篋笥惟存田糧驛站馬草數目父愈憐之嘗自歎曰不知賢非予也由是博覽賢書又曰惟名與器可以榮人重王命也會　朝廷有納粟例即入貲拜其父爲郎官雖非父志以其孝而安之教他弟各業其業因禮視部其爲多類此初娶同邑張二守之女早卒繼娶張二尹之女生一子曰嘉謨一女曰二姐俱幼疾已革父母問之無所言強而後曰吾三弟恭吾親吾二息依吾親吾無恨也獨眼中不見吾韶此爲介介耳以某年月日卒年至四十有一卜吉於某年月日祔於



官莊祖塋之側余不容辭時美之請遂按狀而銘之
有愧而生孰與夫死之寧無愧而殁蜀害其表表
嗚呼時修魄秘竅遊

處士鄭可齋墓誌銘

鄭生舜功再至京師凡三閱寒暑往返萬餘里乞爲大父可齋銘其墓可齋于故人姓鄭氏名廉字宜簡可齋其別號也爲人磊落好義與名卿大夫多愛之尤重然諾雖千里之赴不失時日予之謫延平也可齋相予行尤勤故予尤德之以嘉靖十八年正月十三日卒于家得年六十有六云按歙之鄭族最盛最

郡有師山先生者諱玉以死節著名諱得韶者以行
誼聞一鄉故歙有善述堂可齋之高祖也曾祖孟學
祖文修父成大號鹿門隱君姓汪氏可齋生有美質
清修博雅操觚為文翰不下儒者諸技能精巧要妙
凡出其手者雖名家或未及壯歲服賈遊吳淞不屑
屑於刀錐之末而意氣豁如也歙俗健訟以必勝人
為能正德間為鄉人嫁禍郡太守遂當以大罪而可
齋兄仲出無與亟走京師聞其事於 朝乃械繫赴
御史臺辨連白其事盡釋自姑熟馳三日夜抵家跪
父母前曰兒無狀幾為二親兒罪獲昭雪矣人尤以



是服其勇且能孝云配許氏有賢行子男一思宏娶
某氏先 年卒孫二舜功舜勛葬卜以某年月日葬
某山之原惟我 皇明治安日久而津潤滲漉沃被
上膂故大江以南號稱殷富歙據上游山谷深固尤
多故家大族子弟之賢者習為容雅輕財貨好施與
然成負氣英英然其過也往往陷於剛折可齋能巽
順以自全不辱其視者矣可謂故家大族之子弟尤
賢者非耶予竟悲焉為之銘銘曰
千章喬木扶疎技柯冰霜凋颻摧挫奈何貞士直
節保躬受多殃延于世其除則邪銘以永刻石此

不磨

李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李氏諱文字尚文歙之績溪人也李氏之先
出溫之獨山自獨山而徙台之僊居曰李村又自李
村而遷績溪則生一府君也府君於先生為六世祖
元末時為美化書院山長云祖諱熙字秉震贈刑部
右侍郎考諱楨字宗堅娶湯氏方氏實生先生少有
美質補邑弟子員績學攻文綽有聲稱胡公某提學
浙省以理學為己任每試必加獎與然每不利於場
屋侗當貢禮部遭宗堅府君喪又遭湯夫人喪而生



母方夫人又喪積哀成羸適同宗人又以事扶制先
生使卒不得志乃歎曰吾命也夫當時有與家舉奮
也遂理菊莊別居以自娛日以教子孫為事而凡已
成之學遂不及一見之行嗚呼惜哉大江之南俗多
貴其所生而以側出者為左歸年之長在亦略焉必
克自振立加人數等僅僅與婚出者比然亦皆毀而
心婢之非弊習也初宗堅府君遘疾彌年先生侍左
右最久府君曰汝孝敬如此吾死之後必歆汝饗汝
汝宜承吾祀事且以長宜亢吾宗也先生泣受之後
雖屢遭流言之變惟事包荒而兄弟之間恩義日篤

人以爲難弘治間鄉人疫傳染甚酷雖至親莫相拯
恤者乃爲市藥粟米哺之瘳之全活頗衆正德戊辰
歲饑又爲出米殺賑之凡活數人有願出身傭作以
報德者爲謝而遣之里人有負財者類以他事見誣
當道得其情命如律先生憐其貧乃日給之食徐自
公庭而出之其行誼多類此以某年月日卒于正寢
享年　配羊孺人出四川望族婦道克修爲族
人法以某年月日卒享年　卜以某年月日合
葬于黄坑之陽子男四曰儒曰顧曰蒙咸克厥家曰
升舉弘治辛酉鄉試息女一適虞邦瑛孫男十四揔



試歸直忠洪臣相光遐章時元久孫女三深昔遊南
雍得與李君升交愛其文雅好學今十有五年矣深
比起告至都而升亦至試南宮乃以狀來乞銘誼不
敢辭夫古之君子多負俗累孔孟所以致意於里仁
之美也教化之不明也久矣若先生者明爽洞中樂
善藤義豈所謂克自振立者非耶其必有後矣宜銘
銘曰
其成之難其虧之易胡爲而致以承其前以啓其
後執匪所有不行爾相不琢而光君子攸臧太史
勒辭以告來者式車立焉　儼山文集卷六十七



墓誌銘七

誥封太宜人楊母墓誌銘

楊太宜人氏蘇諱淑故無爲州知州贈順天府治中
靖菴府君之配今南京太僕寺少卿陶園公直之母
也自太安人加封太宜人自歸進士爲婦爲寺卿母
爲貢士祖母爲曾祖母爲高祖母自正統丙辰生當
九十有三以嘉靖戊子閏朔考終于正寢太僕卜以
明年己丑某月　日葬于某原以從靖菴府君之兆
域其猶子吏部尚書但菴公爲狀以問銘於前史官



松江陸深深受知太僕太宰二公間者久矣適茲道南
辱顧弔客之末非獲辭既來延平太僕走一孫公轄
公載以速而太宰之命由至矣太宰之言曰母棄
養十有一年幸吾伯母之康猶吾母也今已矣有待
于子是時太僕太宰並躋稀年二母餘哀與訓俱積
且太師之昭穆也有風化焉深又安敢以弗著按狀
蘇故建安望族竹坡翁配鄒宜生太宜人太宜人幼
端慧凡女紅皆早能父母愛之初太宜人伯兄泰娶
于楊故劉夫人時時稱蘇氏家劉夫人者貞素府君
之配也一見太宜人悅之即爲靖菴求配而亦欣然

誥封劉夫人遂脫二金釵爲定天順丁丑靖菴舉進
士奉　旨歸成親迎之禮旣還朝選授直隸無爲州
知州偕之任在任數年內助居多靖菴剛而負氣甲
申考滿北上過淮竟忤當道坐失官太宜人自無爲
攜家從大江間關而還還奉繼祖姑劉夫人于堂克
盡婦道成化庚寅劉夫人養終靖菴始別居於所居
之左壬辰乃徙居焉太宜人內總閨閫外應賓祭悉
綜理之處娣姒待姊妹曲有禮意食指餘千撫御之
咸當推恩衆妾視諸庶生子等於己子不但不妬而
已性尤好施賙窮乏助婚喪凡道路橋梁之役有關



無吝平居寬恕特嚴於教子弘治戊午靖菴卒太宜
人慟絕之餘躬親終其太僕自天府奔還喪禮以襄
事靖菴嘗擬築壽藏於太平岳矣至是太宜人忽夢
與府君各乘轎輿後先詣吉祥僧寺徘徊四顧若有
所屬者旣覺以語太僕亟往訪之蓋寺後有岡府君
嘗與見素諸公之所游而意樂焉者也見素者刑部
尚書莆田林公俊也中有阜隆然起風氣鬱磅林木
華茂遂輪重購以營玄堂今太宜人之所從以歸宿
即其地云過太平遠矣人以爲默相辛酉太僕起復
天府過　恩典受　勅推　封乙丑擢治中再遇

恩典封贈皆如　制正德丙寅上疏移疾以便養得
請俱歸及門太宜人冠帔拜謝如禮遂命樊貴如
故事明年逆瑾亂政太僕勒停于家遂即所居小南
關因池構庭樹歲時奉板輿周旋其中太宜人甚安
之如是者三四載瑾旣伏誅太僕得　召還敘用意
猶戀戀然不忍即去太宜人揣知之促之曰　朝廷
恩厚矣胡久不治裝耶毋以予老故及今爾尚未老
也翌日遂獨去壬申改南戶部郎中然念太宜人不
能置乙亥夏乞休不允冬疏再上吏部覆　奏宜獎
恬退　詔進一階授南京太僕寺少卿致仕歸太宜



人年逾八十矣清明康強如壯時每晨起焚香誦佛
即視諸女孫習女紅飯飽時或攜諸孫遍歷堂廡嬉
遊以自適寢室外有盆花數本時抱甕灌之夜則篝
燈取故衣補綴以畀卑幼太僕每勸止之則笑曰藉
此以消夜不爲勞也蓋其捐已惜福者類如此嘉靖
壬午乙酉　詔養老太宜人兩荷米肉絹帛之典人
以爲貴數安榮和豫如是者又三四載而後委順焉
嗚呼尚書稱德厚生令終宜爲人瑞爲家寶爲太平
之成事太宜人可以不朽已子男一即太僕直字恒
叔有德有文娶何氏繼娶黃氏息女一適五經博士

朱㙜文公十二世孫也庶子一瞻娶張氏孫男三穠鄉舉士次選次適孫女一未行曾孫四公輔公範公載公輿俱府學生曾孫女三長適□□府學生次適周臣武舉署都指揮同知次適范宜貢士玄孫三玄孫女三其楊氏世德具載西涯先生墓葬誌西涯者太師李文正公東陽也靖菴之葬文正寔銘之茲別爲之銘銘曰

既以從夫復成子適九望百再承　皆母之懿範

女之士保大相門伊其始國有忠良家孝弟前千

百年後萬世我勒銘詩職太史



## 良沙范先生墓誌銘

良沙先生范公卒年八十有八葢考終云既卜葬法當銘其子戶部員外郎韶以屬之同年友陸深其外甥朱應辰寔爲之狀按狀公諱侖字耘夫別號良沙主人姓范氏寳應人也范故寳應著姓時爲之諺曰前徐後胡左范右朱咸以甡稱而范尤橫直大父諱宗泰父諱禮俱被服儒術未顯也公生特秀異然多智計父以其素羸也使治賈公弗欲強之乃就治賈賈有羸凡增鏹若干千凡拓第若干區凡買田若干頃日豐以大人曰范氏子賢良賈與公鬨之笑曰是賈吾也凡賈有道增羨起貲轉委駐傳非織嗇筋力則不得羸昔計然用以興越吾試于吾家吾宗鴟夷子皮非耶夫縣官食租衣稅而巳生無益於縣官雖羸何爲會歲饑公輒輸粟若千千官例授冠帶公厲其子韶曰吾將爲漢卜式耶式忠矣而非吾志孰若顯于儒術以佐于國家是當在韶乃專教韶習舉業韶于儒術起取鄉薦公喜曰兒固當光吾宗矣未幾長子新病卒未幾刁孺人又卒公用傲然韶識公意弗敢去左右每歲計偕輒歸凡六往來公恚之曰吾年且八十兒未顯尚詘待耶韶始往試天官名在第一



授禮部司務公乃悅韶竟念公每歲以使歸爲公壽辛巳今　上皇帝入繼以頌　詔歸某年　武宗毅皇帝升祔以頒　廟號歸某年　永福長公主下降以選婚歸某年　興獻皇帝上尊號則又充使歸歸輒崇燕樂歡韶每侍養公故加一餐也韶得辭去去遷戶部員外郎階奉訓大夫顯矣公遂病韶又以使職便歸公力疾倚門曰吾固知兒必來也居閱月竟不起定嘉靖七年五月廿八日也配鄭刁孺人有賢行子男四長卽新次翊次歆崇府典膳次卽韶女一適徐行孫男六嘉謨嘉猷嘉成嘉社嘉兆嘉變幾川

並縣學生孫女十二人曾孫男五人曾孫女六卜以
明年某月日啓刁孺人之葬合而大封焉禮也公倜
儻修正言行恂恂有規矩不事浮華事父母有禮事
兄有意度撫弟有惠訓諸子有道父母沒執喪禮即
儒者弗過處宗族有恩與人尚義信有心計故常裕
多交名人又喜談說古今稱先王人以弗知敬重公
也歲鄉飲爲大賓　詔下存問長老兩賜粟帛嘗聞
公與人言歲儉豐曰旱則資舟水則資車言貨殖曰
貴出如糞土賤取如金玉言農畝曰欲長錢取下穀
長十石取上種皆善名理即儒者亦弗能過也深家



故江南逮壯比遊取道淮揚必式公廬且韶又兄弟
行也以耳目所睹記若此槩於朱君之言皆核可徵
載自惟以罪斥過公門而不敢入哭得南郡遠又弗
克會葬而言又無徵重辱韶也咸可流涕云乃追爲
之銘納諸玄堂銘曰

同理異用觀厥會通君子之風彼畜此施其出不
窮君子之功吁嗟乎范公孫孫良沙匯爲君封異
姓同宮過者必式于邑之東

勅封徵仕郎刑科給事中龐公墓誌銘

丹菴先生姓龐氏諱能字大寬潯州大陽南里人也
以子浩永議貴章服第四品大夫徵仕郎刑科給事
中其實封也公資貌魁偉朴雅慈良語言琅然然必
依於孝弟忠信乃已故未嘗與人忿爭家嘗累百金
仲兄欲專之雖一毫不敢與世事仲兄甚共時或違
拂辱罵弗敢順常若恐傷其意者鄉人至于今稱之
成化中山西大饑人至相食大母王卒紆紀喪葬甚
力諸兄時適行賈食指頗衆皆賴公以濟正德中歲
又侵鄉人逋負積數百金悉焚其券大抵公以勤儉
起家而以陰德積行將古所謂仁義人耶至老不入
公府嘗舉爲鄉飲大賓云享年八十有二以嘉靖八



年己丑十二月廿日考終於正寢少參君自浙藩奔
喪深適聞管泉之命遇於大江之南予且哭焉既而
請銘甚懇按龐於潯故家也七世祖貴實生淵淵生
沛沛生濟安濟安生宏公之曾祖也宏字彥隆洪武
丙子鄉舉歷臨漳新安秩遷安仁四學訓導奉通五
經贈工部主事曾祖母趙氏封太安人祖諱毅字克
勤永樂丁酉鄉舉仕至兵部職方郎中祖母陳氏袁
氏俱安人考諱聰字至明妣王氏實生公配牛孺人
以賢稱子男三長即浩娶顏氏宦紫駿驗有聲實次
浡娶王氏又次沐娶劉氏息女三長適縣學生趙伯

貴次適牛宿次適李時修孫男四曰敦曰敷曰教曰
敟孫女四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之原是宜銘銘曰
委蛻而遷誰則不然死也令聞亦有高年厥所難
者其後允賢服哉雖衷絲綸載宜旣順旣安亦榮
亦全過而必式鬱鬱爲阡於萬千祀左岡右泉視
我銘詩以考承傳

王母劉孺人墓誌銘

嘉靖七年春二月十又七日王母劉孺人卒於松江
之郡齋孺人安福王先生木軒諱秩之配也孺人有
子曰學孔學孔舉進士授推官于松孺人之所爲來



也蓋就養云初孺人至自安福是時順德何公子魚
守松以推官之廉愼佐已也乃迎拜孺人于堂下退
而喜謂諸僚曰此眞魯卿母也及是卒公親爲之衾
殮如禮灑之泣曰魯卿之母猶吾母也已復雪涕爲
狀以告于陸深使爲之銘深前爲國子司業時識魯
卿于館下器之及孺人之來松也復爲魯卿爲孺人
壽且祝將以終惠吾松也奈何遽至是耶深適赴召
道松哭之魯卿迎拜且泣且前又再拜曰學孔不天
茲將奉柩歸以某年月日合木軒所若之穴惟吾母
不朽之圖敢以請乃受狀爲之誌曰孺人姓劉氏出

樸岡鉅族父公敬修德弗耀母鄧氏寔生孺人幼有
異質長益修女德父母鍾愛之曰必配良士年十九
歸木軒公族人以爲稱旣歸克盡婦道事舅姑孝敬
備至家政巨細悉入綜理舅姑亟稱之曰得此元婦
家之福也木軒苦學孺人躬織布爲助計日三必成
匹百貫皆從中辦故木軒得一意於學遂有重名于
時爲學者所宗師有兩子課之尤宗魯仲業成而天
木軒歎曰豈天不欲相王氏耶孺人抱魯卿于旁曰
是尚在造物者固有待也復何憂旣而木軒下世家
殘中落孺人益勤苦爲王氏門戶計稍以不墜宵泣



聞二子曰汝復何望耶魯卿益勵于學或有外侮至
抱聲曰爾謂孤兒寡婦易欺乎天道好還請試思之
聞者愧伏會魯卿領正德丙子鄉薦登癸未進士孺
人喜曰季子成名矣則又泣曰恨汝父之不及見也
至松每見魯卿公退必問獄訟幾何何狀輒戒之曰
務刻深文非王氏家法吾不願聞有此子孫也及見
魯卿案內蕭然常祿之入不暇給則又喜曰吾行將
族人謂吾富貴矣今日所見殊不逮吾始知吾子之
能廉也在松未幾每西望曰吾西日耳旦夕未可知
也尋汝果耶行且歸矣愛民爲國須好爲之所以報

老身也煦煦爲母子得無細節乎先一月魯卿以公事過蘇母子別時笑言欣欣然無恙也歸信行而變作享年七十有八以天順辛未五月十二日生云子男三長學閔娶李氏繼劉氏次學曾娶彭氏次學孔即魯卿也娶劉氏女二長適彭育次適郭　孫男二長世祿次世官孫女二嗚呼孺人出自名族歸于故家其所聞見要之固有出凡異常者獨其茹辛崇素以爲王氏衍長文獻之傳甲科聯武若今太僕少卿學夔進士學舜皆自孺人爲成之勤儉之風至老不衰則於王氏可謂有百世功矣善乎太守何公之論



曰孺人蓋有丈夫所不逮魯卿政績不顯而華要伊邇則孺人之所以報食于天者固大受而遲發之耶是宜銘銘曰

其來也歸如其全以歸也寄如其賢子而毋也以屹如奠如

陳毋嚴孺人合葬墓誌銘

陳孺人嚴氏以嘉靖元年壬午六月五日考終於里第越四年乙酉正月朔日庚申啓南疇陳公之塋而合焉先是太學生文禎祈得一官爲孺人榮謁選天曹自京師聞訃哀慟匍匐走四千里還卒哭慘怛戚動一鄉人及是葬有日矣縗絰奉中翰王君世美之狀問銘於陸采按狀海邑著姓稱嚴陳家世聲望故等夷也陳松巖翁諱衡巖怡蘭翁諱復又交好也松巖有子曰泰即南疇公公幼偉奇卓卓能自樹立怡蘭見之曰吾有女其若配也遂締姻焉及笄歸南疇公已不及事松巖　夫人備盡孝養及南疇蚤世事夫人益謹夫人每呼之曰賢婦賢婦能使吾老忘吾兒也怡蘭無子孺人自陳奉養之無間事怡蘭以高壽終孺人與之訣曰吾父無虞嚴氏之不食也即吾有子孫矣怡蘭曰果然吾瞑矣故今陳氏祠嚴



氏云成化丁未歲饑有賑貸之令孺人慫恿南疇輸粟數百石應格自舉文禎後嘗從容謂南疇曰自度吾再育難矣如君後嗣何乃爲置側室詹氏有子曰文祥陳數世皆單傳至是始繁人尤以此賢之享年七十有二以正統辛未二月三十日生云子男二長即文禎勵行績學娶王氏東溪少參長女次即文祥以長授官千戶娶顧氏息女一嫁梅嘗孫男六璨玠理琦琮玘孺人仁慈有禮勤勞于陳甚大教訓子孫動有矩儀日給裕而機杼之工至老不衰歲時享祀未嘗不泚然下涕也蓋其天常之厚如此梅氏甥嫁

乎家乎故知之尤悉宜銘銘曰

陳之大嚴之功下從其夫以靜終陸溪之南氣龍葱後千萬年胤嗣無窮徵我銘詩其由衷

處士思巖唐君墓誌銘

嗚呼此吾思巖唐君之墓君諱啓字世明世家上海南京後軍都督府都事桂巖府君之仲子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拙菴府君之孫也祖妣尹氏封恭人妣余氏封孺人君生而秀穎工進士業屢試場屋不遂而後棄去性至孝兄兄弟弟親親賢賢各適與恩余孺人素羸疾君事之每飲食必請孺人每飲食君必樂



也都事公遊宦兩都君自家經理資給惟力南都之訃至君徒跣千里扶以歸喪葬如禮與人交不爲畦町開口論事峭直無面背人以此服之其於人情物態多所曉練卓有不群之志年四十七以正德十六年十月二十四日病下滯而卒卒之日人愈哀之娶梅氏邑之舊族賢而能家與君相敬友終身君未有子也爲置媵妾以俟君每歎曰吾中丞公清白忠諒有功在國家將誰食之報耶吾都事公猶未融也吾兄千兵公世呂唐之世嫡也而德厚卜其一孫爲之梅曰毋之且祝之曰庶以承吾志也遂名之曰承宗承宗長而就學娶倪氏左右孝養君甚安之及是葬有期矣乃手自爲狀衰絰匍匐泣且告曰歲在未月在丑辰值壬寅原在　溪謹奉以襄事焉敢以銘請深不覺失聲以慟吾思巖君之重不幸也每憶少時與君同壻于悅清先生之門歲時往來聯鑣共載嗣綱兄弟也同處庠校以文字交好甚密中間離合出處之際期勉規誨者多矣方將恃君以老而不虞君之遽至於此也俯仰今昔竟何心哉竟何心哉爲之銘曰

桂茁蘭芽發不長珠沈璧隕竟誰傷傷哉衍裕弗可常緣情起義後必昌身有不朽垂耿光得義爲



彭喟爲殤孔悼回學今則亡黃生不祿鄙吝萌爲仁爲善孰主張一氣茫茫繫彼蒼吁嗟思巖其永藏

儼山文集卷六十八

墓誌銘八

勑封太安人趙氏墓誌銘

唐母趙太安人考終於上海之里第時嘉靖丁酉十一月廿有三日上距正統丁卯閏七月廿有三日享年九十有一江西提學副使錦之母也太安人以副使君貴受　勑蓋刑部郎中時推　恩云副使君太安人季子也諸子惟副使君侍斂含棺衾成躬親惟謹人以爲副使君寔亢唐宗而太安人成副使君之賢寔有功於唐卒食其報天道何如也深之女弟歸



副使君逮事太安人習聞太安人之風久中書舍人鏊與共事館閣每泣向深曰太母之殁非舅孰宜銘且父命也今葬有期乃奉副使君所自爲狀以請至勤亦不容辭按狀安人之父曰趙怡閒翁母潘氏皆儒家世居上海之南浦怡閒翁開門授徒以師道尊一鄉無子晚舉安人與潘孺人鍾愛之安人自幼閑染詩禮動合經訓不但工女紅已也既笄歸封刑部郎中質菴府君以慈惠淵淑稱府君前室有子曰鏡曰銳側室子曰鎰及二女安人子之逾於己子皆成立才子若女亦待之如所生負恭府君事封衢州知府容軒府君甚孝安人先意承之奉養備至容軒翁春秋高遘疾危甚醫禱弗效質菴侍安人不離左右疾既革乃號泣牀前翁舉手撫之曰汝夫婦孝感爲至願生子孫如是如是時安人適娠復向安人語之曰吾此去當懇諸冥官乞一賢子畀汝逾月而副使果生質菴好客賓朋常滿座講經考史鳴琴賦詩日以爲樂鮮入內室故內政悉安人主之媵妾童僕上下罔不得其歡心平生不好積聚恒曰積財乃積惡耳故自日用外輒以施人貧乏來告者必委曲賙貸之雖紿者負者相繼成弗較曰彼不得已固當閔



有建橋梁甃道路者輒傾貲助之弗靳蓋其性然也弘治乙卯副使舉鄉試明年登進士第安人自家以五經漢唐諸書寄京邸囑之曰汝少年登科聞見未廣公餘宜從事於此爲報效之地毋徒從朋儕日遊燕爲也出知東明復以脯醢菹鮓遺之曰以此佐汝滋味汝第飲官中水可也既爲給事中安人色喜曰此官必廉能得之已而所言觸權倖去判深州或來慰之則又曰士大夫當保名節官資去來寄寓等爾正德壬申質菴棄世副使以刑部員外郎守制服闋除欲乞侍養安人嚴飭之遂命長子錞赴銓[illegible]

盛文名乃授浙江布政司都事援例歸養安人曰汝
兄歸汝宜行以報國也始還　朝遂轉郎中丙子奉
勅審錄湖廣竣事多平反寃獄安人復喜曰刑官
當如是尋遷江西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俄爲逆藩
詿誤罷歸安人曰是非命耶時安人年七十餘矣日
惟焚香瀹茗集諸孫婦女講說閨房儀範或談善惡
報應之事以自娛至於服飾華麗不好也居常布素
至浣濯不忍棄聞見侈靡輒戒之曰人當積福苟暴
殄天物有神罰矣字紙偶墮地者亟俯拾水火之曰
此聖人所製寧可汙踐耶其謹厚仁敬多類此年過



八十猶聰明不衰惟齒則盡脫予女弟躬視諸饌歲
手成淖糜每爲陸氏婦加一飧又數年得痺疾歲輒
發發輒殆副使君延致名醫時以善藥扶養元氣少
愈嗣後每月發治如前久之遞月三四發即治不復
效矣遂不復起而始終可無憾也惟安人毓德於豐
亨之世十六歸於閥閱之家安享富盛逾九望百而子
孫滿前金紫在側歲時稱觴爲壽則手撫曾玄常百
十人翟冠霞帔高堂中坐望之如神人而懿德仁風
內外人飲之不能盡大江以南賢母未之或先也其
子女盈十半出安人長銑工部司務取山氏次鋭娶

杜氏次鎰娶陸氏鑄郎都事娶余氏俱先卒錦娶陸
氏封恭人千戶李榮士族周道顏源清盛珊陳熊其
壻也孫男十六人長敎次徽次徵次文太學生次微
亦俱先卒次玫太學生次郎鍫中書舍人　內閣誥
勅房辦事次稷鄉貢進士次致次敔亦卒次欽又次
交燮燭贊袞皆太學生孫女十四曾孫男二十五人
玄孫卜人深與憲副有兄弟之誼視母猶母也顧旅
食京華徒以空文爲役嗚呼尚忍言哉葬之日卜以
巳亥歲之仲冬三日啓刑部府君之壙而封焉銘曰
厥家之興緣起以婦惟子之賢寔視其母孰克兼



之世則鮮有嗟嗟安人取之左右人亦有言惟德
不朽闔雎閟宮風猷遐久嗟嗟安人式啓厝胄既
惠既慈亦劬亦守鸞封自天肇禋在首百歲何遽
同穴惟友慶澤之餘以豐厥後太史銘之泉深土
厚

黄良式妻陳氏壙甎誌銘

太學生黄標之妻氏陳陳氏賢而客死死又無年三
男二女㷔㷔然逆旅也標將扶櫬歸葬而問銘於予
標予姊子也自幼從予問學人稱曰陸家宅相予愛
之徙歲戊子予赴　內召携家入都時標亦以家從

梅淑人甚愛憐陳氏婦數稱其賢輩詡于黃氏甥落落有奇氣輒不便委曲而陳氏婦低首應之爲能吾黃氏姑之志也予在成均淑人多病陳氏婦數來視如所生歿既予南遷黃甥陳婦復跋涉從之去　國丁酉載予　召自蜀藩明年標自故鄉來卒業太學陳氏婦再從之行又明年乃以疾卒於崇文門東之寓舍年三十有九實嘉靖己亥十有八年四月晦日也予方自恩從還揮涕哭之曰天乎天乎何奪吾甥之賢婦之速也標爲書三千餘言以狀其遺行于屨請之不能終一篇乃撮其大者以敘之敘曰陳婦諱香父金邑庠生母沈氏嘉定東鄉之采桃港北人也黃陳皆蘇故大家相距百餘里竹泉先生爲標擇配凡閱數十家聞陳女賢好以龜卜于家祠龜不焞而兆兆又吉遂納幣焉會標出繼大宗事所後母俞孺人竹泉則相之成婚及期父母醮之曰兩姑之間難爲婦兒勉之逮事俞孺人極其誠敬時俞孺人寡居齋蔬灰心歸依釋教常悶悶既而慨然曰早知有新婦若是安用自苦爲壬午歲竹泉先生暨吾妹孺人邵太母孺人俞孺人相繼四喪家蠱紛紛起陳婦賛標內外事帖然時病疸而產理家務無少懈迨己丑



歸自京師母慰標曰此行甚勞畏而君之志識休進矣標首肯冉四壬辰六月以母沈孺人搆病急挐小舟江行中暑幾危坐是遂病會重入都而醫藥不能効矣既屬纊猶以好言慰標曰兒女事有君在當再世爲夫婦矣標發其行篋才有故衣三襲遂用以斂而標哭之極其哀云標又哭向予曰吾婦貞淑勤儉出自天性其初入予室也妯娌姑姊妹或相陵侮受之若騃既就枕簀間欷歔有淚聲覺而問之輒對曰偶然念吾父母耳標少躁急嘗事有動聲色者畧不校徐俟氣平曰君怒解耶若此數數標每愧而改焉標事夜坐臨文讀書或處分人事每至宵分必以女工佐之未嘗先寢有時親友紛集或客從遠來琴奕觴詠連晝浹旬日從中治具其辦親疎等數秩如至撫兒女必加嚴標少假借之乃曰惜兒害兒也一錢尺帛必稟俟標用嘗曰婦人私蓄即皆夫財耳出入之際人亦能挾之吾斷不爲也會歲歉適場禾被燬家幾食指不給乃日織布一疋晨令市米又不給至稱貸又不給或盡脫簪珥標念之後豐稔償以數十金又不願爲粉飾費曰足可買田宅遺諸兒也嗣後服用皆淡素有一青布幃施臥榻不易者十九年其

賢多此類予益不忍聞遽視標曰止止長子光次炎
次燮女二　乃爲之銘銘曰
孰啓之賢而弗永其年孰傳若賢汝夫則然子以
母賢而嗣息綿綿身後身前定者彼天聊用攄泉
盍虛左以遲兮歸全

廣濟教諭周先生配朱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朱氏諱某湖廣廣濟教諭南池周先生之配
太醫院冠帶醫士同之母長洲耆儒東山先生之長
女也東山翁以師道重吳中故孺人通孝經小學大
義攻女紅復攻筆札能楷書翁鍾愛之自諸生中識



南池曰是可妻也既歸南池南池爲郡弟子員每試
必在首選文章名籍籍起時世家大族爭禮致爲塾
師歲留客館府訥菴府君處孺人具慶在堂每去輒
囑之曰吾父吾母得卿侍頗勝吾自養也辛酉秋鄉試
下第歸處孺人遘疾南池亦因以疾孺人竭力醫侍
會處孺人卒喪葬事殷家遂中落然事訥菴公甘脆
未嘗不具優游以至七十有六乃終人以爲難云南
池凡八舉於鄉至己丑始以貢選於　廷授開化縣
學訓導孺人從之九載敘陞廣濟教諭在廣濟遂以
疾挾幼子回東歸至小姑山卒寔嘉靖戊戌之十一

月十七日也距其所生成化丁酉之五月十五日年
六十有二云子男二長即同娶盛氏繼徐氏以精通
醫術選充　慈慶宮官次冊吳學生娶陳氏次即
圃贅胡氏女二呂恩爲蕭其壻也孫男四爻又學覺
孫女二十以嘉靖己亥十月初六日葬于胡搭村祖
塋之次予比還　朝善病數飲同藥德之同因文雅
往來久始知其學有所自而孺人之賢可書者又每
若此遂按給事徽若狀而銘之銘曰
其生也五湖之陰其沒也九江之濤天　無靈與
大化兮浮沈賢婦慈母尚有光于古今



碧溪先生孫公墓誌銘

公諱鶴字朝序號碧溪姓孫氏孫之上世蓋在前宋
靖紹之間來遷上海黃浦之南因姓其地至今曰孫
家灣云高祖諱昌高祖妣王氏曾祖諱普曾祖妣唐
氏祖諱怡字　別號節軒賀州學正祖妣張氏考諱
寅別號愛溪義投散官妣張氏生二子長鶴字朝立
號前溪仕爲刑部司務卒於官次即公也初愛溪府
君之有兩子而愛之也以官業付前溪以家業付碧
溪故各有立而上海之孫氏益以大黃溪領鄉薦公
每周旋兩都間會愛溪府君病風公侍疾特敬謹疾

尋愈既卒哀禮兼至迎張孺人于新居孝養具備孺
人卒公哭之哀曰昔我迎母圖報也苟私所遺爲利
也悉以供窆葬之費黃溪之柩至自北都公號涕奔
迎尤竭心力嘉靖壬午子繼祿領鄉薦捷至公喜且
泣曰吾自辛亥之歲受誣鄉惡幾不能家明年妻亡
旋已無室吾兒才八齡耳與兄妹零丁携負人所不
堪姑忍死植立課之讀書僅僅足自慰辛巳之歲長
子繼爵又折吾門甘昏無復望矣兒幸成名豈天之
報我耶乃檢括租利一切蠲之每事愈從寬簡鄉人
以爲惠既乃築室當市區規制楚楚有祠有堂有樓



有榭悉比於禮義徐內翰少湖有文記之別築涵虛
亭于宅西吟嘯觴詠時閱古書其中儼然身在圖畫
居常誨繼祿等曰於人體異而泒同者也臧獲分殊
而理一者也天若玉汝于成當立義戶以覆宗黨使
無賴者均有所庇築義塚以掩骼骴使無後者得有
所歸此吾志也汝等識之繼祿奉斯言以請銘于深
深聞而歎曰此盛德事嗚呼如公之志安得盡白於
天下也深少與黃溪先生同學爲進士業或時宿食
其家公必從旁具殽羞撰筆硯咸精潔有條緒每戲
作長者語慰之曰此今日之佳子弟乃異日之賢父

兄也顧黃溪相與一笑公亦鼓掌若和答然宛宛如
昨日事而遽銘公之墓耶黃溪之葬深實銘之數載
間人事果何如也公年僅五十有五以丙申八月九
日生以庚寅八月十日卒茲卜以癸巳某月　日葬
于音薇涇祖塋之穆以合于張孺人之藏張出舊族
孺人有賢行繼配許氏能相子男五長繼爵縣學生
配朱氏俱蚤世次卽繼祿有文行名將起甲科娶胡
氏張出次繼孝聘喬氏次繼儉聘陳氏又次繼英許
出孫女二惟公孝弟天厚綜理才周善能以不足累
致有餘故其起癈與替之業視人人特易至於安恬



好禮不嗜勢利與人交克己而信議論無阿有不合
理者輙面折之尤人人所難云嗚呼如公之才安得
盡用於天下也宜銘銘曰

既起其家亦成其子前千百年曰此嗣美後千百
年自此而始吁嗟碧溪不朽在此

唐母梅孺人墓誌銘

予友思巖唐君世明既卒之十有八年其配梅孺人
卒孺人予宅淑人之女兄也吾海邑唐以顯達梅以
故舊兩家並著然而先世又同鄰閈烏溪之上督府
都事桂巖公爲仲子擇配以告于都憲簡菴公八[illegible]

曰此殆天合也孺人既歸思巖君君讀書好義有直
聲學進士業成累舉京闈不第定孺人以勤儉孝敬
佐之一族稱賢然不能有姙屢爲思巖置妾媵以好
言温色御之竟亦不育遂撫子以承宗爲之子孺人
中歲病乳癰久之甚苦承宗畢力醫治之少愈復作
作復愈戊戌歲疾作如初承宗忽夢具禮服走京師
向予拜乞文字傴僂望見予館几上樹金書碑額作
闕字醒而怪之曰此何祥也疑之而孺人竟以八月
七日終于病癰及承宗緘書問銘適予上疏乞歸田
蒙上勉留詔　闕謝唐生絳從旁道其詳如此絳承
宗之舅弟也予始發書歎曰此豈有默定者耶孺人
諱某考悅清先生諱元妣張氏孺人少負淑質事父
母昆弟克盡其道歸于唐迪事都憲公公清白歷四
朝無厚遺都事公宦遊南都尤爲淡泊孺人安之惟
蠶莫勤勞以取給奉姑余孺人于家更爲委曲余孺
人素羸疾湯藥飲食不敢輒委諸人人會都事公計
自南都還孺人相思巖力營祭葬居常治家咸井井
如禮賓客姻親無少失門戶日以豐潤既孀居恒處
一室以節自苦疾既革亟呼承宗語之曰兒同唐氏
一脉吾育之胎孩中龍勉作人毋墜祖業吾無子而



有子矣此汝父之心也言訖而逝上距所生成化癸
巳之正月十日享年六十有六云一子即承宗爲邑
庠生文翰方有聲娶倪氏孫男三杜槐　孫女三長
適陸文稍餘未行茲卜以某年　月　日啓思巖之
葬而合焉爲之銘銘曰

壽不以年嗣不以身傳同歸及泉而世乃並賢藏
焉息焉於萬斯年

儼山文集卷六十九

# 儼山文集卷七十

## 墓誌銘九

### 誥封太恭人顧氏墓誌銘

徐太恭人顧氏以子洗馬階貴封寔贈中順大夫江西按察司副使思復府君諱黼之繼室也以嘉靖十九年庚子六月朔卒於華亭之里第享年六十有八云已亥歲今 上皇帝建 儲宮妙選中外在京名實之臣充宮寮時階奉 璽書提督學校自江西召爲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讀仍以四品階秩供職是秋北上太恭人送之郊亭命之曰 聖天子錄汝於罪戾之餘躋處清華汝但盡心事事老身幸能飲食毋我念也今年春再遣季子陟學于洗馬牽其衣曰爲語汝兄汝姊皆事我幸無恙已乃撫其背曰汝好取科第汝兄儼亦轉遷年時歸爲捧一觴正我七十壽觴及階自長安聞計與陟相對舉其辭哭甚慟則又哭曰母殁已矣 君恩咫尺可覬也即具疏以情事請 上特允之 賜祭 賜葬甚殊典云既乃奉太史趙君景仁之狀問銘于深按狀太恭人系出浙之鄞以有戎籍于松江所故今爲華亭人父振宗母駱氏太恭人生有異稟謬以是家言其不宜了



遂不欲嫁行年三十始歸思復府君府君已再[illegible]吾有子若女矣術言果然然亦何傷吾明難嫁女賢庶以母吾子女也是時府君承宣平初娶于林生子曰隆生女嫁葉蕙繼娶于錢生一女嫁趙輔太恭人入室果能視而產如己生府君又有側室遺女亦育而嫁之旂乾猶子六人復撫視之無間府君自宣平移丞寧都皆迎母就養太恭人奉姑惟謹承府出署他縣或奉檄理公務別所十九在外太恭人孝養姑愈謹又躬自紡績以助丞廉是生洗馬次生一女次生陟而衍家之言竊矣鄉人多以爲美談



洗馬風骨凝遠爲諸生時已脫穎衆中有天下之志府君目存若因母喪自勉不復遊宦家具益落太恭人佐以儉勤至脫簪珥殆盡府君充然若不知也嘉靖癸未洗馬進士及第明年府君考終以編修守制還人以私干者太恭人率從中沮止之蓋不欲以家累貽其子云既終制還 朝以編修論輔臣建華非便謫爲延平推官稍遷爲同知爲僉事爲副使太恭人成裕如也先是府君有妹歸姚氏者分太恭人亦有姚氏嫁姊皆老而貧太恭人皆迎歸與共寢處衣食之甚恭二媼謝再四太恭人慰之曰吾見吾姑如

見吾夫吾見吾姊如見吾母爾石氏姒暴卒太恭人有美材壽器即輒與之其仁厚類如此他如訓愛內外子姪各有成立族人待以舉火者尤衆蓋徐氏之賢母云以成化癸巳十二月三日生茲將以卒之年十月二十七日祔思復府君葬涇之阡子男四長降娶何氏次即階娶沈氏繼娶張氏次陳早卒次即陟娶宋氏因子生女四嫁施文治者為己出蓋本以終養者云孫男四曰琛曰璠曰球曰環環以後陳孫女三嗚呼女德繫人家世大矣諺稱蘆花絮事託諸大賢而鸛燕之夢定兆宰輔信然然則太恭人完養厚



壽殆天相之以昌徐宗洗馬君之所為發祥而託始者夫豈偶然也哉是宜銘銘曰

大器兮小官貞女兮嫁晚二美兮匹難天作之合兮澤遠蔚斯丘兮且吉完硯我銘詩兮琰琬

太安人王氏合葬墓誌銘

皇明正德初有死忠之臣曰禮科給事中鄒公夔字舜臣嘉靖初今　上特賜褒旌事具貢太史碑表中太安人即公配也姓王氏父諱政平定守御所正千戶母嚴氏太安人生有異兆閑默沈靜及笄歸公以儉勤佐公登科第官京朝公既死事邊鎮太安人攜長幼櫐櫐西歸忍死竭力以經紀鄒氏之家理荒修廢凡三年而始定又數年而畢備于時長子元深始仕為壽州守仲子元洪始舉進士屬官司徒旋改御史得授　勑進封中外迎養太安人若少慰然既而元深歸自壽元洪歸自秦乃率二季清澈左右承顏太安人益歡戊戌之春手自移菊頹而歎曰萌芽既生本根就朽物理則然人可知矣起去如不樂遂感疾以嘉靖十九年庚子十一月七日卒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九四子二女孫男八人孫女九人卜以明年二月二十七日啓給事公之藏而合焉禮也元深手



自為狀遣弟元潢走京師問銘于昔有事於晉陽識府守文淵又自秦入蜀識少參文範復憶往年初登朝時逮見給事公誼不容辭嗚呼忠義事關祚運而感應必至者天也我　朝養士有禮至於　孝廟盛極矣是故給事之節以報國也太安人之造鄒以報公也子孫多賢以報太安人也豈非天哉豈非天哉法應銘銘曰

國有忠臣室有貞婦家有慈母於人乎何負是曰不朽合而封之昌厥後

中憲大夫湖廣提刑按察司副使張公墓誌銘

我　孝宗敬皇帝臨御十有八年養成忠正直諒之
風士大夫不以言爲諱以不酬所言爲恥凡臺諫必
極天下之選布列有位蓋彌如也于時張御史鳴鳳
則在南臺　武廟初權姦擅政鳴鳳等咸切諫有
中旨下詔獄械逮至京集于　闕下杖斃人三十凡
若干人而上海實有二人焉曹御史閔與御史鳴鳳
是也巳皆重創幾死皆幸不死民之深時出候才相
與涕泣而巳庚午秋逆瑾伏誅有　詔敘復稍遷湖
廣按察司僉事尋陞副使以父喪解任服闋仍補湖
廣今　上皇帝既自興邸起公遂以繼母之喪還遂



有實錄綵幣之　賜者再蓋宜有受知焉而公巳不
及矣嗚呼公之於時也抑亦遇而不遇者非與嘉靖
元年三月二十二日卒于苫次享年五十有八深方
在疚聞而悲焉卜以明年十二月六日壬寅葬于龍
華祖塋之穴其孤實仁等奉遺言以墓石見託衰絰
走百里拜且泣曰先君之棺巳蓋矣世果有定論耶
定未定惟執事戟手曰此先君志也言巳又泣深愍
且辭焉則又泣深知公從嘗聞徐參政贊道公吏永
康精甚巳卯庚辰之際京師見前文選蔣少卿詮稱
公有治才都給事中邢君寰謂湖湘之政公爲最監

當是時巳有飛語聞于　朝然坐是竟自諸君以深
鄉人也質之然不謂公止於是也巳乃按狀狀出金
華推府張公世和世和名鳴鸞公之兄也當有據乃
誌之誌曰公姓張氏諱鳴鳳字世祥上海人也別號
梧岡子狀稱張之先出南軒後自汴扈從而南因家
上海有諱楷之仕元至提舉楷之生海運萬戶逵之
逵之生詢詢仕我　朝至貴溪知縣貴溪生海寧教
諭復吉教諭生雲林隱君述雲林生紹字宗道別號
曉節冠帶監生贈刑部主事公之祖也刑部生應天
府丞諱黼字仕欽別號養恬丁未進士配尹氏贈安



人定生公公生未浹旬而尹安人卒鞠於大母以成
少穎敏與世和同領應天乙卯鄉薦登丙辰進士知
永康自永康召爲南京山東道監察御史巡歷江上
下歲用安濟再赴湖廣時會使閩二年皆公署掌憲
體明慎按撫諸公交薦章六七上四川巡撫都御史
胡公世寧特疏其有撫綏御衆之才云武義有殺人
獄久弗決當道自永康檄公治之夜夢緋衣語之曰
得王十一乃了厥明物色其人狄滚成人咸神之公
之器幹多類此惜哉竟止於是也嗚呼初府丞公以
公貴進階亞中大夫母尹氏加贈恭人繼母瞿氏亦

封恭人公事判行其先人□弟有恩曰毋忤吾母也娶余氏封孺人稱吾繩子男五長寶仁娶葉氏次寶忠娶沈氏次寶訓娶朱氏次寶賢又次寶臣側室林氏出也女二長適錢萬選次未行孫男二孫女五嗚呼愛憎毀與之情善惡是非之故同形而異理古人所以有毫釐千里之歎也惟堂康執其公惟鄉邦存乎實公於權則必行近於實則必信此世所以大同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深於誌公重有感焉乃銘之銘曰

孔云必達在家在邦揭躬赴國世亦少矬孝弟之一言閭閻內外目覩 龍飛事豈有待待不以年拚辟懷賢古今所歎表竒則然千載萬載惟公惟德有考厥終視此銘石



## 將仕郎景寧鄉雪莊韓公墓誌銘

公姓韓諱綸字縉之別號雪莊上海人也韓於上海爲著族至公始以文學發進初居黃浦之東華漕涇之上有諱福四者生威威生允恭允恭生彥英彥英生呈呈生十男子長諱永常號槐隱槐隱始拓市居謹愿長厚修髯白皙如畫以輸粟授品官衣冠偉如也槐隱寔生公母張孺人公少有大志爲邑弟子員有聲成化丁未例貢入國學卒業家居時槐隱年高家族豐衍命諸子各理家政延就公養養克以志順之槐隱公張孺人相繼謝世公喪葬盡禮廬居墓側因名雪莊遂以自號士大夫題風木還思卷表之正德丙寅謁選天官授浙之處州景寧縣主簿景寧山縣也險峻而民獷因礦而盜公捕其尤者論法餘撫諭之皆貼服爲良故多虎患公設法以彌之縣缺尹郎公署篆以廉勤聞時鄰縣有殺人獄三人悉論死處守梁公檄公鞫之公立釋其二曰法抵死者一人耳處屬十縣多宿滯御史按者委公辦理甚嚴公



歎曰是徒驅窮餓於溝壑無益也曷若俟秋成帶而徵之乃具申白會有 詔蠲焉幾滿兩考諸當道並加獎勞倘以濕疾懇請而還民甚思之既還再營雪莊以居稍稍拓亭榭闢園圃植竹種菊與鄉士夫結晚香之社觴詠爲樂優游其間幾二十年以嘉靖丙戌十月二十日卒享年六十有九配談孺人諱原靜同里望族明甚孝敬及笄歸公閨門穆如也治家種植有條緒尤以勤儉慈惠不娟聞從公於景寧內助爲多及歸道嘉興以正德辛未五月念八日卒享年五十有二茲卜以某月 日合葬於趙溪先塋之次

惟公出饒裕之家際豐亨之運仕宦雖不甚顯非苟
碌碌而尤以早退爲賢平生謹捉重信義繼室費曉
與一子甚愛之憫其弟維之無後也即命爲維後子
孫皆有法韓宗益大公可無憾矣子男一恕娶顧氏
知浙江都司印僴僴有文女三長適縣學生俞維瑞
次適山岳次許嫁趙希𬘡費氏出也孫三蓋臣國子
生次異臣次俞臣予將爲延平之役蓋臣具狀以
請希仁選予至武林要予爲銘銘曰
仕以達云達豈盡仕一命苟其是曰致理嗟嗟𡨥
躬況也履止有淑者媛以續以似同究而歸茲謂
不死阡原鬱鬱載蕃後祉



勑封承德郎南京祠祭主事趙公墓誌銘
公諱山字天秀姓趙氏曾祖諱鑑祖諱瑜考諱清妣
施氏上海人也公少孤長而玉立豐頤秀發有治才
能振起其家義授散官衣冠峻整一時上官往往器
之郡邑有大役輒以委任敏而趣辦喜從賢士大夫
游家居黃浦之上築精舍其濱時芙蓉映水萍花時
望之若繡幄錦城故號東浦因以命子憲嘗其間
時往課之觀潮汐往來乃悟盈虛消息之理故持身
淹雅人稱之曰東浦翁云憲以學文場遂起鄉科登
嘉靖乙未進士丁酉選授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戊
戌　覃天子推恩詔下竟以憲官授　勑封鸞繡銀
章光動閭里人以爲此東浦翁之食報也既而就養
南都睇城闕之巍峩覩江山之佳麗又聞諸當道大
人詎公論議歸釜務謙抑儼然儒宗長者所謂始笑
終凝卒乃貼然服矣庚子憲遷儀制郎中得考一滿
便道省公於東浦之上時已徙居浦曲少南因得寒
疾每促憲赴　闕曰人臣之義以勤勞見忠吾老矣
尚有厚望焉辛丑憲行行月餘而公卒於家享年七
十有三憲奔歸餘月亦卒人共惜之憲子逢吉纍然



治兩喪並葬而爲公乞予銘公于章布之交而逢吉
則外孫壻也誼不容辭逢吉手自爲狀能道家世之
詳且拜且泣曰吾大父性至孝心地坦夷不設城府
每當是非曲直之際則務公言故人多忌之陰中以
事搆成大獄破家嘗救得免嘗歎曰吾受毒踏阱則
已彼施之者能久貼席乎且我嘗受彼常施天之道
固昭昭乎昔吾父之未有子也往禱三茅君得歸取家
累千斛悉毀之曰我得孫矣已而逢吉生中聞其言
皆驚歎可誌公蓋不但食子之報也已今卜以癸卯
冬十二月三日葬于楊墩之陰配吳氏系出清門淑

愼善相與公同日受封爲安人子男一郎宗娶喬氏
息女二長嫁周易早卒次嫁顧鳴鸞側室高氏出也
孫男二長郎逢吉娶王氏次迪吉孫女一嫁陸文焴
予仲孫也嗚呼公眞儒宗長者哉宜銘銘曰
澤之長兮江流湯湯風之遠兮其人不亡手所樹
藝華國發祥其胤克昌兮曰此封君之藏

儼山文集卷七十





墓誌銘十

勑贈安人孫氏墓誌銘

故蔡安人旣成葬矣始及贈典旣成贈矣始克誌之
蓋誠有待也哉於是上海陸深得按武選汪君文盛
狀書之將進而納之玄堂之右誌曰安人姓孫氏封
戶部主事河南商城縣學訓導蔡先生諱貫之配也
孫故崇陽望族居里之橋墩港世修隱德有詩賢者
寔生安人安人始生嶷然殊異氣柔而聲和五歲能
讓七歲知戒九歲精女紅讀孝經小學列女傳都通
大義年二十四封君先生受于孫氏之廟而室之封
君出名家少郎聰穎過人蔡處士府君諱英愛之爲
擇婦必孫氏女旣成禮中外交賀先生方爲邑弟子
員遭歲惡家遂中落安人脫簪珥服飾以佐賓祭經
史之費罔德色焉封君讀書安人紡績俱入夜分或
至達旦積勤本儉以復家幾中興焉時處士府君與
太夫人鄉居距十里許安人問安歸無間朝夕得甘
旨必先奉處士府君嘗曰相兒子他日光吾宗新婦
之力也弘治戊午封君先生始循例貢京師授職
商城安人從之數年[illegible]獨食貧如也太夫人年八

十餘留崇陽安人每一思之輒數日不懌歸省視者至再既沒終其悉出潔鮮不倚辦於娣姒既葬號慟思慕若不勝焉僉曰孝婦云性澹泊尤不喜飲酒好周人之急了無後望不欲子姓析居綜理家政老而不倦孤姪祿與玉安人撫之人不知非已出也卒以有立下至臧獲有過必曲爲掩覆無喜怒之形以正德十二年十月十日終于正寢壽六十有八明年戊寅二月廿七日葬于青山祖塋之次禮也子男四長曰朝朴茂務農後安人　年卒次曰翰縣學生次曰乾戶部員外郎僉浙江按察司事李曰幹縣學生息



女二長適　次適　孫男八孫女五初僉憲乾成進士于京師即爲迎養之味未數月遽以叶去既悼遂朝列職卿省適　今上皇帝入繼大統覃恩宇內承有褒贈之錫安人孝敬慈惠之報從於天者與數已若是矣僉憲文學器識淵懿叫粹雅負經綸之望翰幹諸季俱以經術需次顯榮方將發諸人事殆有餘征焉應法宜銘銘曰

古稱善相獲良惟艱況也宜成從以間關亦有善教思食其報終封屬字泉壤斯耀運有秀莫德則不朽作之之徵十宗而九嗟嗟安人尚有餘慶我銘後之陵谷有徵

## 承直郎汀州府通判宜亭劉公墓誌銘

公姓劉氏諱充字復之別號宜亭其先汴人有諱亨叔者始占籍華亭亨叔生仲禮仲禮自華亭遷上海今遂爲上海人仲禮生文中世修隱操文中生鈍贈參政大夫真定府同知公之祖也考諱玉別號靜齋義授散官妣王氏實生公公資稟穎拔丰神和粹僩儻有大志受易于鄉先生陳晚莊造詣卓然有科第之望屢試不利成化間以例貢入國監時丘文莊公爲祭酒甚嚴於諸生少許可見公文輸加賞拔焉注選



還家餘二十年孝友之風動于宗黨正德癸酉始上天官第入侵掌授汀州府通判其有政惠巡按御史張公委以糾巡之職汀故夾僻郡也公商輸撫良四境成安適江西盜起閩廣騷動調兩城兵素稱難制守巡官檄公領之撫馭有方軍民兩便巡按御史胡公深加獎勞自是勞勩遂成嬴疾猶裹疾視事不怠越歲疾再作乃乞謝政當道者慰留再四竟不可歸與鄉士大夫作晚香之會觴咏爲樂者數年以嘉靖二年癸未二月二日終于正寢上距所生天順戊寅十月八日得壽六十有六云娶山氏積家淑德先公數

年卒卜以是歲冬十二月十日丙午葬于方濵祖塋
之右啓山孺人之封祔以側室錢氏而合焉子男二
長兆元績學承家廩膳生娶瞿氏錢氏出次兆先朔
氏出女四談斗曹寶諸弟其壻也一未行公故名家
世潤澤演溢淵源殊矣而明秀豈弟公實有焉從仕
大郡遂克樹立而引年勇退蹈止足之戒殆今之完
人者非耶尤善筆札工爲詩早侍遊宦多聞見之益
盃酒談笑綽有風致不見有處追矯拂之態今莫窺
其際也初公有母兄克時從父坦齋先生命爲後後
坦齋有子而克早世復歸承大宗焉終身事坦齋父



子也坦齋卒服心喪者三年人尤以此重之深與公
累世婣婭暑卑時辱公爲忘年之交知公爲深茲兆
元涕泣奉狀以請乃志而銘之銘曰
赤劉啓祚代有聞人淸門宿望奕葉維新嗟嗟汀
州脫穎絕塵旣文旣史惟子惟臣才以兼濟壽以
成仁邁古者名百年之身孰是完歸媲美先民先
民遺訓惟德有鄰以昌厥後孫子振振我刻銘詩
此石不泯

## 勑贈文林郎監察御史王公封太孺人齊氏合葬墓誌銘

公諱振字廷舉年六十有三以正德十三年卒葬大
梁之東郊越十有四年戊子是爲嘉靖之七年　今
上皇帝大推恩典始以子琇貴　勑贈文林郎南京
湖廣道監察御史配齊氏封太孺人太孺人受封之
六年年七十有三以甲午十月八日考終于正寢時
琇以江西按察僉事捧　表入　朝適還便省得覩
殯殮人以爲異數云卜以明年乙未四月某日葬于
邊村岡之東野遷御史公合焉禮也琇方爲關輔之
役道大梁嘗與僉事同官因往吊焉僉事拜且泣曰
昔子贈我也知我有老母在也今吾葬母也而不虞



子之遠來也是偶然耶乃揮涕指庭下所琢石曰必
以是爲託詰旦具縗絰造館授狀深慰而諾焉按王
之先出下邳世居皮家渡口有諱仁者隱德元世仁
生興興從我　太祖高皇帝起兵編伍寧國衛　太
宗入靖永樂間調宣武衛遂家于汴興生順順生通
通娶藏氏生五丈夫子其仲即御史公也是時同衛
人齊能娶王氏實生太孺人年十七歸公公性嚴毅
於人不茍合朴直有古風通解文義尤善筆札成化
間太監藍忠鎮守汴廉知公乃出令免公事事而惟
文書焉藍本靜安公亦樂事之廿餘年無與爲比今

監卒而畧云者至矣琅貪暴甚公甚愛之託疾求退不得退歸謂齊孺人曰將不與禍會乎吾且毒吾兩目庶幾脱此孺人止之曰何自苦乃爾彼左左右右人可請也公首計通之果免歸鄉敗凡佐鄉者俱敗而公迄無他孟兄咸早世遺孤璨珮公撫之如已子均其財產使各得所待諸弟釗賢銳恩義曲至咸有成立云公喜焚修晨起必誦内典數卷而止夜必辦香祈天無間寒暑初公家甚落孺人來歸佐以紡緝每勸之經營于外而内事一切任之事舅姑飲食必躬致每向公作好語曰吾家世寠終賤貧乎須教諸



子讀書爲衣冠流時僉事方七歲適在旁孺人撫其頂曰不尚有是兒乎乃延師擇友日日課之既而公寢疾以卒孺人泣謂僉事曰汝父棄汝早以貧遺汝吾恐累汝學當爲汝謀使裕由是僉事得一意向學遂以科第起人以爲賢母云子男四長玠娶侯氏次瑜娶吳氏次琮娶陳氏三子皆先卒次即琇娶何氏繼娶李氏孫男八曰紳曰禄曰爵曰化曰中孚曰中立曰中行曰中逵孫女二曾孫二惟太孺人始終以道誼相御史公起家身食僉事之報銘在是銘曰

治世尚文亂世武革武從文翁與姥誕育季子文

中虎王氏日昌天所祐兩美並世難綏數始謝終

合究吾土式車莫椒孰敢侮邊村高原高膴膴太

史作詩殿萬古

## 竹溪韓公夫婦合葬墓誌銘

嗚呼是爲韓從事竹溪之墓額孺人虛左合焉蓋臣自判荊門州奔還哀慕切至治喪如禮以告予曰先人之葬已成卜矣非舅孰銘孺人予先姑女也故蓋臣謂予爲舅而竹溪視予外兄也嗚呼予尚忍銘吾竹溪耶竹溪諱恕字希仁少有美質秀偉穎敏學進士業便通已乃棄去例授浙江都司知印從父雪莊



公命也雪莊仕至景寧簿母談氏韓故上海舊族代多長厚世系具予所撰雪莊墓誌中竹溪易直簡修和厚醞藉言行皆衷不屑屑於聲利家遂中落雪莊在景寧幾兩考每歲一往省行李道萬山中蕭然也雪莊歸談孺人道卒竹溪生事死葬竭力以濟人稱其孝教子親自課程人稱其嚴中歲乃闢園圃構亭榭時與賓客徜徉花竹間當其意興所到奕棊染翰尤爲灑落人稱其逸既授章服衣冠偉如雖從事胥勞亦復棄去也年六十有二以嘉靖壬寅五月七日考終於正寢孺人諱愛梅父省軒顧公與今御醫定

芳同母產也而長莊順淑慧夙閑禮度廣南太守草堂先生鍾愛之擇壻得竹溪既歸孝敬勤儉爲韓宗倚賴和妯娌睦宗姻御群小曲有禮意淡孺人卒貴孺人繼之孺人左右奉養必得其心人以爲難而竹溪之孝益光矣初雪莊有弟維死無後雪莊以幼子慈後之慈於本生欲兼其業竹溪以爲法不應兩後可也竟割産畀之會竹溪有從兄恩亦死無後孺人抱仲子國以與竹溪曰是不當後乎毋煩再割也邑人兩賢之得年四十有八先竹溪十六年卒寔嘉靖丁亥之九月廿九日也竹溪感孺人之誼終身不娶



以報至是大封爲禮也子三長藎臣以太學生授濟南經歷遷荊門州判淳謹有治材娶潘氏次國太學生出後娶沈氏季俞臣娶潘氏孫女二孫男二宗道宗周嗚呼予家海上數世矣與韓領聯姻藎臣嘗學於予每侍京邸御賢則同朝班固骨肉之託也歸將託竹溪以老焉今已矣予又安忍不銘吾竹溪耶銘曰

生以禮胥配當其偶是曰夫夫婦婦克昌厥後以貽不朽有眠牛首與載同久

儼山文集卷七十一

# 儼山文集卷七十二

## 墓誌銘十一

門生黃標校錄

### 敕封孺人錢氏墓誌銘

孺人氏錢封徵仕郎禮科給事中顧公啓明之配前禮科給事中存仁之母也嘉靖丙申存仁自餘姚令召爲給事中明年丁酉遇推　恩大典受　敕封孺人戊戌冬　天子舉郊廟大儀存仁疏言五事忤上旨　廷杖六十編管保安州孺人時已屬疾聞之曰兒以身許國耶蒙　聖恩未即死死自其分也庚子存仁歸自保安拜牀下慰勞悲喜感動遠近孺



人疾爲少間明年辛丑五月五日竟卒得年五十有八存仁哀毀幾死躬親斂含宅卜祠祭皆如禮又以身是罪人幸乘間踰望天也乃手自爲狀匍匐三百餘里來乞銘有傳陸子浚明所著顧孺人傳至海上余讀之作而嘆曰嗟乎物貴有本也哉夫土膏沃則木蕃水淵渟則魚字此閟宮玄鳥之所爲作也豈獨神靈之託爲然忠貞之成固亦有之漢之范滂晉之陶侃是已方存仁以言遭譴孺人在牀第閒無悶色無怨詞垂堂之愛若是乎此與范母何以異乃若士雅之功名本於秣馬截髮此固存仁之後效耳世德

所係大矣顧深不類無能爲孺人重重念存仁性
不可以不書按孺人諱某錢武肅王十七世孫父嘉
號鶴阜母莊氏鶴阜七世祖门謙出贅在崑山生政
仕宋爲提舉提舉遷太倉之新安鄉生貞元海道千
户貞生景春　國朝徵士景春生瓊以義聞　高皇
帝錫之衣楮瓊生晉晉生貫貫孺人大父也孺人生
有淑質寡言笑端靜而慧事嫡母聞以孝謹稱能通
小學女誡大義鶴阜翁鍾愛之年十八歸封給事君
道事實善府君黃孺人暨曾大母楊夫人咸稱之曰
錢婦賢實善府君有二幼子一女晚以屬之孺人孺



人撫教各底成立其季鍾蚤世無嗣遺命以孺人子
爲後孺人不可竟立伯兄子田宅頗厚正德末封君
以鄉賦累家遂中落徙居郡城遠二百里甘髓之奉
歲時益勤實善府君與黃孺人感且泣曰吾安得死
錢婦之手乎後值二喪孺人竭力以佐襄事弟璨詿
誤得罪乃晝夜泣爲營解之至發疾撫諸子女尤慈
愛而訓飭特嚴平生無妬忌之行多病寡孕育媵妾
得男即爲保抱如己出人尤以爲難故吳中稱賢母
必曰錢孺人錢孺人云子男三長即存仁娶盛氏繼
謝氏次存禮娶陸氏蚤卒次存性側出娶文氏息女

一適州學生龔愛孫四長可立娶劉氏國子生次可
大蚤卒次可貞聘王氏次可與聘毛氏孫女一卜以
又明年癸卯十月二日葬新安鎮之新阡禮也比孺
人之在殯也適鄰火風颷烈甚柩重而室隘勢無救
存仁但泣涕露拜須臾反風無恙人又以爲慈孝之
報也母子復完以處死生之際天將於是乎定矣是
宜銘銘曰
勾吳東防濱海汪洋出其潤朌與雲俱長波濤怒
狂魚龍奮揚莫之敢當有葦一航翩然下將蘋流
湯湯天開扶桑旭日載陽帆檣斯張利涉奚量珊



瑚琳琅鵰鶚鸞皇光采回翔旣泰旣康若堂在旁
是曰孺人之藏

　誥封山西右參議盧公墓誌銘

嘉靖十八年某月日葬盧封君裕齋先生于某原還
王恭人崩恭人祔焉先生初封工部虞衡司署員外
郎主事階承德郎加封山西布政司右參議階朝議
大夫皆以子取麟貴先生既終正寢取麟自大同鎮
奔還襄事乃奉王大理汝立狀貽書京師託李中舍
某來問銘焉某辱取麟交且嘗同官不容辭按狀先
生諱梁字峻卿永平之樂亭人也盧氏系出山陽自

山陽遷定州樂亭則自山陽遷云七世祖温温生和甫和甫生從德從德生信信生斌斌生敬敬娶芮氏寔生封君敬舉成化乙酉鄉試官刑部司務侃侃不阿以卒于官先生嘗悲其父之未大受也刻意閒學并教其子一時俱有聲場屋間而耿麒輙先成進士先生笑曰兒輩偶取捷吾尚未晚也久之以年資貢上禮部又久之會耿麒官滿一考乃詣京就封因以贈王閫俱爲安人輙復對人嘆曰吾讀書自少至老未嘗一日怠顧吾豈無自致者今若此又安能卑卑從人後徼升斗之祿耶適　制詞有就封高矣之褒



每捧讀之曰吾有兒吾有兒即吾所以報朝廷也又何必身親爲之哉吾可休矣遂歸與耆舊徜徉泉石之間以飲酒賦詩爲樂先生儀觀甚偉修髯而白皙如玉有飄飄塵外之氣生平不妄發語與人言盡出肺腑人有危急即倒囊周之事有不平者毅然見于色若其人革面亦復驩然處兄弟尤有恩禮長兄槃氣性嚴雖摧剉之無怨也弟棨早世先生撫其孤發各不失所妹有聾者且貧待之加一等諸姪中有乏嗣者爲置妾而豐其産一鄉之人咸以義稱之以嘉靖己亥二月十八日卒上距所生之戊戌享年六十

有二配王氏沂州同知瑛之女有賢德相夫教子齊家睦族皆可爲世法以正德癸酉正月十又八日卒得年三十有八繼娶蘭氏　縣主簿泰之女行實生卒在孫太史伯潛誌中子男三長即耿麒文學政行爲世名流娶邵氏繼娶李氏即李中舍女次耿麟娶李氏次耿麟娶歐陽氏女三長適國子生齊宗道次許聘王九韶次尚幼孫男二夢龍夢羅孫女五嗚呼先生之生當　聖世文明之運學成矣竟齎以歿然承前啓後卒植耿氏爲文獻之宗應法宜銘銘曰

吁嗟先生有文有守欲承于前乃啓其後古稱無



憂茲曰不朽有封若堂珠聯璧偶華袞之褒絲綸孔厚勒詩貞珉以視瓊玖

顧室華氏墓誌銘

太學生顧大棟汝隆之妻華氏一夕卒於京邸年才二十有四時庚子歲五月朔日汝隆以其賢也悼之甚予適鄰巷而汝隆時時過從問學予往弔焉汝隆泣以返葬告且乞銘予諾焉江南大族稱華顧世相婚姻柏海峯君爲汝隆擇配聞華女賢曰吾故華甥也使大棟有子華顧其還好乎遂以禮成聘年十八歸汝隆祖諱祖知號三山封戶部郎中父木母陸氏

聞汝隆言自吾之有此家也舅姑孝養賓祭恭修吾弟妹訓習僮奴采帖親族稱焉或可以世乎言已則復泣又抆泣指數之曰是有人未及知而吾獨知者今已矣天乎何奪之速也昔吾母以氣疾發虛巫醫罔効乃從夜分出中庭拈香拜天默禱微聞其言曰妾願身代之旬日間果愈某年例上成均於北乃盡撤篋中裝畀之曰此行入都門當多購書籍歸爲遠大圖丁酉歲將從順天舉鄉試乃移村落館中日夕攻業以好言相慰曰此一卷書耳離父母棄妻子何爲者光陰卒自愛既而疾作則手書勸之曰此過苦



乃爾保身爲上毋貽父母憂也己亥歲卒業北雍遂攜之往舟淺後至道路惟謹秋抵京邸則念孤客間疾相勞苦至潸然泣下時從四方士作文會館穀周至至售手織布以具見作文成帙則喜動顏色若相予得意者又容勸予置側室以蕃孕嗣心感焉而未之遂許也不久有媵娠乃喜曰吾志也繼之亦娠而禍作焉是豈天道茫茫者耶言已又泣予聞之曰此天下之賢婦也宜銘女一許嫁浦孝子某以某年月日葬從祖塋禮也乃爲之銘銘曰

雲之慶月有華雖爲求易興嗟之子歸宜其家永

瀰瀰山差差

## 奉訓大夫寧海州知州沈君墓誌銘

君諱鉞字建之別號恒齋仕至山東寧海州知州階奉訓大夫致其事年五十有六卒於京第贈禮部尚書沈公祿之仲子今太常少卿抑之之母弟也母張氏贈夫人壽寧侯綏之女　慈壽皇太后之姑也君卒　皇太后特遣中官致賻實嘉靖二十年二月十五日其生以成化丙午十二月二十有八日云今上以五月十一日葬崇文關八里之原從先兆也君幼穎異兒時不爲嬉戲長娶鄭氏贈安人故通政使諱



表之女今工部左侍郎紳敬菴先生之妹也先三十年卒繼娶潘氏錦衣指揮諱賓之女君無嗣卒之日悉以後事屬少卿君冀善處焉少卿君奉敬菴狀乞予銘予有鄉里之誼不容辭按狀沈出松江之上海永樂初有諱良者君之曾祖也隨　駕來京占匠籍今爲順天之宛平人良生敬敬生尚書祿君以尚書蔭爲國子生治舉業甚有工試不偶以母命就選正德丙子授光祿寺掌醢署署正公廉奉職滿九年陞知寧海寧海山東邊東州也僻處海濱民風刁頑健訟號難治君涖任興學校省徭賦補偏救獘而示之

禮義一時民皆向化爲積穀萬餘石癸巳歲大歉君
請于上官發倉喫饑所活甚衆時有歌曰寧海之民
太守生之寧海之水太守飲之太守一去誰其嗣之
在寧海者歷四載屢爲撫按守巡旌奬賢聲綽然偶
一不合於當道輙嘆曰此吾歸路也遂解官不一辯
白知者高之君性和厚孝悌藹然至對妻孥如嚴賓
遇親舊則情禮周至居常儉素自持未嘗有疾言遽
色人尤以是賢之病既革乃出所有金帛分散親族
雖童僕亦及也君可謂德誼士哉宜銘銘曰
世胄高門振厥聲出處進退與時行都人士兮東



海生八里之原閟佳城千古萬古垂令名誰其式
者視斯銘

司設監太監董公墓誌銘

司設監太監董公以嘉靖十九年二月六日遘卒實
以正德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得年三十有五　今上
皇帝特憐念之賻恤倍加　諭祭之文有曰溫敏之
資小心敬慎蓋公以實行受　上知如此故凡同事
内庭相與朝夕者尤哀悼不置弔相之日涕泗漣
洳蓋公以和氣得人心如此豈偶然哉内官監太監
王公邏與公尤善厚爾何過余乞銘其墓予不敢

辭至再而請益勤念于往歲以翰林編修官奉　命
教内書堂每見生徒中少年敬謹者必加禮之且致
厚望以爲此皆他日　聖天子心膂之寄與吾輩外
庭體貌之臣殊蓋君父之心雖出一致而遠邇勢分
終不若親且密者之易於納忠也故今生徒之柄用
者往往不忘予爲師範而王公又予之舊館人也義
不容懇乃誌之公諱智字克知別號明齋家世湖廣
武崗州人正德九年秋九月入　大内遂選近侍
乾清宮　今上龍飛改元嘉靖夏六月選入司禮監
從學内書堂明年春三月復選　乾清宮内侍是歲



八月遂有牙牌之賜冬十二月遂陞奉御自是賞賚
日繁而　眷注日隆矣又明年陞司禮監右監丞五
年陞左監丞六年陞右少監七年陞左少監九年陞
太監太監内庭之極選也自右監丞凡五轉而至皆
以歲之八月八日若刻期然蓋異數云時方年二十
五妙齡美質夐出倫項又殊遇也十年十月遂　命
視事本監十七年又　命爲官内牌子牌子又近侍
之極選也十八年命掌司苑局印二月上南巡承天
命掌　行在印四月　迴鑾仍掌原印於是　上將
欲大用之矣自奉　御以來凡受　賞大紅紵絲麒

麟表裏一斗牛一蟒衣表裏一玉帶一大紅金彩蟒
衣紵絲紗羅表裏者三百十二年以後歲加祿米者
八總之爲一百三十有二石又特　許內府得乘馬
上之禮遇至矣公亦益奮忠貞以至於歿身爲報
可不謂生榮死哀也已予昨扈　駕時以翰林院學
士掌　行在印從彷彿於　行朝嘗目望公今不可
作矣以今年某月日葬于　阜城門二里溝之原經
理其後事者則太監毛公隆也爲之銘銘曰
龍袞日近蟒玉有輝何機柄之伊邇乃淵冰以全
歸勇從順委忠孝一機顧賦形之萬變苑定數以
焉違後千萬年視此銘詩



儼山文集卷七十二



墓誌銘十二

承德郎工部主事劉公暨安人趙氏合葬墓誌
銘

嘉靖十九年十月廿又一日亭湖先生劉公卒於番
陽之甲第享年六十有五訃聞　京朝其子湘自太
博所奔講以明年十二月九日葬公於公下擬峰之
原將啓趙安人之藏合焉安人公配也與公同生丙
申先公二十年以正德庚辰八月六日卒[illegible]以深
知公世久乃奉文選劉君梧岡之狀來請銘按狀公
諱鎔字景賢更字世臣別號亭湖饒之鄱陽人也姓
劉氏傳自漢世至宋禮部尚書忠肅公摯寔起古木
家富田鄉五世孫壽可翁自富田寓饒構積善堂以
居壽可之孫雲樵翁諱琮玉字潤芳博學精天文當
元季望氣知　高皇帝龍興與友人決策歸附　高
皇聞而物色之翁乃隱跡於醫嘗師會稽楊鐵崖先
生與姑蘇陶安主敬同學最相友善會主敬守饒遂
定居番陽著述甚富四傳生教授濟字源清教授生
御史經字秉權御史生參政諱烈字尸吉以子中丞
貴贈大中大夫資治少尹配[illegible]氏贈淑人中丞諱城

字廷高以公貴贈通議大夫爲本　朝名臣熈菴氏贈淑人側室尤贈安人者寔生公中丞年幾五十未有子時爲福建按察副使巡汀夜夢偉丈夫來謁詰且得王狀元祠堂而像之以祀遂夢抱一兒謝適公生閣官舍中自幼教之甚嚴年十二而中丞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卒於行臺乃奉尤夫人護喪南歸執禮如成人尤夫人教又嚴遣就外傅從李用和先生學訓成端重年十五補郡弟子員即購奇書攻古文琢弘治辛酉江西鄉試明年卒業南雍與天下賢豪遊聲稱籍甚凡七上春官嘉靖癸未始第



進士出知贛榆贛榆海縣也而貧荒盜招仍且一紀矣顧征求歲益增公至抗疏免其繇十七屬淮北大饑乃即通衢設廠四十餘所作粥飼之數百里內全活甚衆尚書席公署其考曰處困事如家事視民饑如已饑會宿遷有疑獄屬公問之夜宿郵舍恍見若婦人者按尻寒幃如訴明日檢格以自經報公覘濯骨驗之乃尻先折而後自盡法當坐者咸伏罪又一日單騎謁府途中遇鹽徒數千一見知公皆羅拜更爲護十里行而散去乙酉以更賢調溧之平陽時處有礦賊殺吏僭號勢甚張　詔捕之連兵駐温師老

財費公請釋兵獨任其事近賊土民有葉光者家[illegible]死士力能制賊公抵其家諭之光感泣用命乃遣民兵擊賊甚力城中有惡少數輩投賊公計敗其謀賊遂殲焉光既成功因隨公幷遷族於市居時上官有力者欲攘光功文致光罪死公懇曰事由光請釋光願歸公功第一又海寇艘十七艘將登岸公親禦之挽弓命中殪一人又一矢貫篙工手賊相顧駭愕揚帆去而公初未嘗習射也丁亥擢刑部湖廣司主事先是平礦賊宿榛莽間夜三四徒遂傷右足至是以疾與告三年瘳補工部都水司管徐州洪舊例洪需



取辦於州繇人獻一金以飾廚傳公至惟命人植三柳以固堤辛卯　郊禮覃恩進公階承德郎追贈皆如　制公感且泣曰　聖恩至厚且褒及所生矣遂疏乞休再上乃允時年五十六云公家居十年口不談外事日惟教諸子以文史爲適自少倜儻有奇節體貌修偉氣和而色莊孝友天至人尤稱之趙安人出宋丞相忠定公之後父諱哲同知兩浙都轉鹽運使司毋恭人羅氏安人端靜恭儉能讀書結字年十六歸公迨事尤夫人孝謹備至內範肅而惠視諸媵尤夫人有嬖女安人愛之倍於公嫁李榕榕故家也

今爲鎮江府學司訓云子男九長即洵娶戴氏封孺
人次泌番卒娶楊氏次法娶章氏次沾中武鄉舉娶
許氏次治縣學生娶黃氏次泳娶王氏次沖聘嚴氏
次泄聘高氏次浚聘戴氏女五長適余傑次適鄧西
川次適祝奎次適姚承訓次適張文質孫男五桀榮
案渠葉孫女十深憶在南雍時見公如鸞鳳五彩翩
翩然正德間以史官使　淮公方績學著書滿家如
殷盤周彝龍文彌漫逮予參政江西則見公于芝山
之麓矣提手談議侃侃不忘天下之大真當世之奇
男子也時諸子庭列森秀若蘭玉予得徧視之退而



嘆予旣召還翰林爲學士與戊戌讀卷之列洵時
以禮闈第二人對制文章高雅在第一等封　上御
批爲三甲第一人臚傳　大廷於是天下皆知劉亭
湖之善教子而中丞公之有後也比洵出使還　朝
予猶得聞公起居纚纚詎意遽銘公之墓耶所著有
亭湖稿若干卷饒郡志贛州處陽二府與萬年縣誌
志別有哲亭集梓于平陽嗚公之學甘博而正可方
古名賢惜乎其不盡用於世也稍稍見兩縣者固不
勝書予特志其大者系之銘銘曰
山川出雲以澤天下淵洼之產厥有龍馬雲之油
油返于太虛萬里逝佩群龍並驅嗟哉水部前六
後啓還珠合劍豈曰居俟番湖浩渺芝山崔嵬用
徵不朽視此銘詩

沈母龔孺人墓誌銘

孺人龔氏以母德冠江東之沈有七丈夫子能以科
第起家振沈氏之宗者寔自孺人始孺人故上海家
也系出漢勝從宋南渡世多隱德　皇明有附井陘
者諱　驥濟叔孺人之父也母陸氏年十七歸友松
府君諱梁友松父菊軒翁母瞿夫人事親如禮有司
具聞　孝宗朝以雙孝旌其門時孺人爲冢婦實有



力焉旣而長子炯舉進士再遷給事中　武宗朝奉
使忤權閹重譴參官會友松訃聞還孺人倚門而泣
以指數之曰汝父行誼厚且壽今不及享下壽棄而
祖母背而飭養汝父之目且不瞑也言已而泣又曰
汝父教汝立身成名起科第今復云何乃爾耳則又
泣炯拜慟而前微出涕目見親他坐不能與時浮沉
故爾今生還得見吾母如見吾父也孺人乃揮泣曰
誠如是是不失身即不辱親吾固知汝父將含笑於
地下矣則又泣曰吾非不能死汝父顧吾姑在堂且
老諸子女幼婚嫁未畢吾恐累汝也乃相與扶悒

而泣失聲孺人幾絕會炤得伸白叙官由是此言稍
稍傳天下天下之人稱之曰賢母賢母云初菊軒公
爲江南望族族甚蕃瞿夫人在堂時子姓析居有一
二里二四里者孺人侍夫人晨夕左右甘旨畢辨會
臥疾牀第間孺人以一身周旋之幾二年如一日族
人以此多孺人享年六十有四以嘉靖戊子五月八
日卒卜以乙未正月某日葬戴溪之崇孝阡啓友松
府君之墓封而合焉孺人性至孝勤儉慈惠動有禮
則七男三女皆躬自乳哺訓誨至於成立人尤以爲
難云炤壬戌進士積官至廣東按察司僉事次燿雲



南永昌衛經歷次熠　王府典膳次燢太學生次炌
次烋次燭俱引禮舍人其子也典膳徐偉庠班諸華
監生秦文解三人其壻也孫男十曰科曰思道曰自
宜曰自立曰自正曰應奎曰應兆曰應辰曰自重曰
思義孫女十深母吳孺人之祖母瞿與瞿夫人姑姪
也僉憲君以深有世姻且通家也故使爲之銘銘曰
惟家之興專有婦職子孫日昌乃視母德於惟孺
人其報斯食鬱鬱堂封過者必式

浙江按察司副使進階亞中大夫聞公墓誌銘

公諱庸字汝思別號三樂道人世居邗之會善里曾
祖孝先祖棟咸隱於農父靜菴諱　贈文林郎永清
縣知縣母呂氏贈孺人公生而臞靜菴委曲撫之毋
令於群兒嬉戲公惟旁觀而已少從餘姚毛世達授
孝經即了大義諸童生嘗有世達課以句曰小水難
爲海公即應曰解鱗化龍世達異之初靜菴明法
律筮仕爲通倉副使有政蹟稍遷上海縣稅務大使
故公從來上海遂學於校官盧先生不踰年而通禮
經貫穿百家豁如也時上海令會盧於學宮試之謂
靜菴曰子嗣國器也汝官雖薄有是子奚滿載歸耶
會靜菴卒於官公扶柩歸葬如禮服闋補邑庠增廣



生督學使奇其文期之遠領弘治乙卯鄉薦登己未
進士第授永清知縣永清素稱難治公至治以誠信
仁禮勸農聽訟俗爲之變又雅意學校修葺考校諸
生若傅兗臣劉繼先相繼登科弘治辛酉縣蝗公發
粟易民捕之積蝗至萬餘石故永清獨不災巡撫周
公以事　聞有銀幣之勞縣有　壽府莊窪處不成
田居民歲代輸無從敢言公覈實悉免之時　孝肅
皇太后有莊隣牧場幾爲所侵公疏請還之乃遣中
貴人來按公力與抗復地百餘頃中貴人譖於　太
后后斥曰此爲　國官也汝奚白耶有事於霸州州

民願借以爲守縣人急往爭之訟於撫臺都御史洪
公曰是當作風憲官耳非郡縣能留也滿一考進階
文林郎例得推　恩贈及父母已而檄召當去未淸
民遮留不可得至欲建生祠公堅卻乃止頒行遺一
履掛縣門從民願也正德辛未流賊至郊賊首齊彥
明者公舊柢禁也感公德繫馬數匹於門望堂泣拜
而去時巡撫發齊李公寄詩云强梟思恩曾繫馬市
民懷德願留靴蓋紀實云旣入　朝試陝西道監察
御史巡視北城正德初元事務紛更公直言無忌有
侃侃風奉　敕查盤甘肅諸鎮倉糧糧多虧折官皆



鬻妻子償之有自經者公革兇攬之人禁兌給之弊
設法取盈釋淹滯之官凡六十輩舊例官軍馬駝所
司責其人貧者至典妻鬻馬以應因循成俗夫婦倫
乖公命屯地每頃出銀一錢以給買馬仍嚴典妻之
禁嘗經祈連蘇宿山下夜分聞金鼓聲比曉雪滿地
公諭諸左右曰山徑冰滑非雪馬不可度山後有霍
將軍廟蓋神助云公入廟祀之廟下有池出冰若榴
梨瓜果狀衆咸以爲公所感云旣復　命疏邊務數
條　上皆嘉納諸鎮至今行之遂　命巡按陝西時
也瑾擅權凡公出者歸必厚賂不然輒加譴謫公曰

寧死吾身不忍剝吾民也寘鐇之亂定遊擊仇鉞有
功逆瑾欲歸功於鎮守總兵曹雄雄瑾親黨也公上
疏別白之瑾怒遣錦衣官欲假他事逮之未及而瑾
敗公獲免未幾陞浙江按察副使奉　敕巡視海道
海接東南諸夷設憲臣爲備自逆瑾裁革之後倭寇
乘時刼界勢要開洋貢利公旣至水操艨戰衆右欽
逆海道爲之肅淸歲甲戌以疾致仕歸祁優游田野
之間芒鞋貝服號晉郊耕叟云暇日讀書猶不輟視
世務漠如也辛卯冬忽嬰痿疾旣革亦從容談笑殊
若諸子請後事勗以勤儉耕讀福善禍淫之道賦



詩一章曰一輪明月照祁川虛度光陰七十年今日
收光歸去也海天皎潔十分圓端坐而逝寔壬辰正
月初四日也距其生天順辛巳五月五日享年七十
有二公性敦直宦遊二十年以淸白自持家居衣食
僅薄宅舍僅蔽風雨人無少長賢愚皆誠心禮接凡
族人親友貧不能婚娶者輒出貲濟之友人王佑卒
官於廣昌尹柩還家貧子幼得公而葬其仁厚類多
若此性少飲酒而善吟咏有晉郊集若干卷配劉氏
封孺人　晉府百戶劉鑑女有賢行子男五師善娶
郝氏師賢娶陳氏師良娶王氏師文娶武氏師德娶

馮氏孫男十紹芳繼芳繩芳聯芳緝芳纘芳綿芳維
芳綏芳繹芳曾孫男五講論詩談女二長適郝廷佐
次適許登仕女孫一嗚呼公今之古人也世豈多見
哉歲戊寅為御史朱寔昌所薦嘉靖丁亥 今上推
恩之詔進階從三品云予故家上海童子時見公
與先兄輩同學業既得罪史官有事于浙會公憲臺
出督學於山西公自郝來逆良于榆次吉好藹然予
再適晉而公卒矣嗚呼辛丑之歲其子將學生某走
京師以葬期告而乞銘乃按方伯郭公韶之狀誌
而銘之銘曰
晉山蔥蒼惟祁孔良惟公祁産家瑞國光內臺外
臬風紀藏揚挂冠何早脫縰何長援毫揮手與化
偕忘是曰君子之藏祚胤其昌

儼山文集卷七十三



墓誌銘十三

## 監察御史鄭公墓誌銘

嗚呼思齋歿且十載矣始克葬而予始克誌之於人
世何如也嘉靖癸卯冬鄭生開自莆陽走海上再致
遺命復奉王大參應時狀并以葉方伯鳴玉書來速
銘二公端人也予發書而泣嗚呼悲夫士君子達一
王之制以興顏正途修正學適當 聖人御極乘可
為之時而又有能為之具顧其所出才十一爾而遽
歿焉竟齋以逝嗚呼予於思齋能不悲乎而繼之以
泣也按狀思齋名洛書字啓範姓鄭氏鄭出南湖唐
太府卿露偕道于莆四傳至刺史莊徙楓嶺生倉曹
楨楨生靜避都統帥瑄析居待賢里之桃源至元泉
南提舉朝避兵徙郡學之前其八世祖也高祖貴八
曾祖再一祖廷輔再徙郡治之前皆不仕考諱祥號
近溪正德丁卯鄉舉授衢州教諭娶林氏九牧蔭公
後實生思齋思齋幼生時適郡家縣書龜趺移因命
之名自少歧嶷異凡兒教以古歌詩輒成誦稍長治
經章解句析師宿以為賢已年十四應省試還補郡
弟子員提學東泉姚公試郡數百人中拔寘第一時

年十七也丙子舉于鄉丁丑舉進士觀政廣西道奉
例歸省蔡太君于家明年始赴于竈白會廣中兵亂
難仕百力營衛近巷以歸嘗過江門拜白沙先生祠
因登甘泉湛先生之門析衷理性之學甘泉器之時
有黨陛伐朱者極力排辯翰南人士亦服云時王
政齋宜學舒梓溪國裳兩内翰謫居吸稱之不置庚
辰赴銓授上海知縣上海東南劇縣也素稱難治思
齋治之以慈惠若有神明然毎事抵日昃則垂簾
屏坐鼓琴誦詩以自適或退而引諸生論經史月徵
季考時其勤惰而激勸之嘗曰為學不以聖賢為邦



不以仁讓非士也士多庞美才海故健訟庭下常數
百人詞入悉受而遣之聽自息有不息徐為數語折
之即皆引伏又曰民之爭禮之廢也乃計家為里里
有長計里為鄉鄉有老選高年有行者充之鄉約則
里老率其鄉人子弟行揖遜禮講書歌詩錄善紀惡
海多火葬又曰此非民之罪也令之不德也為立義
塚明表樹定禁約以示之習尚浮靡六禮過制且婚
無載昔易速于訟為之詳品節定書式令社學師生
行之遂建社學九十六區附學死倉為之約正司馬
準常平之法適歲大歉倉且不給乃大發賑之時饑

民相携來歸者萬計雜沓無緒為之法制別以都里
列以交衢識以旌旗散以僚吏金穀甘裘坐聚而即
之授受以手為論次鄉賢名宦修葺社稷壇壝祀典
咸秩更定邑志文獻以章海賦久弊始議以三鄉田
為三則稱土而均撫按咸是之奏上而未果行其說
猶存嘗於饑端謁郡歸泊海口下有沉屍壓以石磨
忽見之嘆曰此必客死故莫余告也遣人偵之近村
民家有石磨失其牡執來合之為一即訊乃伏果江
西賈卜人歲晏將歸房主利其財而殺之又一夕舟
行見焚屍者詰之曰吾嫂也姑隨俗爾數日有告毋



死無歸者因憶向日道見火而不哀豈其人耶因逮
來集訊隣保訊之衆云此家無叟亦無嫂乃告者之
母暮行被殺而焚其首被發其家叢者被一一具在
有懷金渡海者舟人沉之其家不知也旬日告發乃
盡呼舟人其一已移之他渡即令解其首帕簷遺示
其妻問金妻果以金至因乃伏諸如此皆擬法抵罪
無拘吏文邑人稱快初不以為功也又罷勾查以蘇
軍匠禁賭博以懲游惰毀淫祠以人巫覡表節義以
奬人倫懸鐘磬以達幽隱當道才之以卓異交薦乙
酉春召為河南道試監察御史巡視京倉九月實授

巡按通州丁亥九月選推提督南直隸學校計立臺之日僅三十三月而章凡四十七上其論治心修身之道者五事勸　上廣仁恩以惠京師者十事救災求言復上十事皆剴切語多不載至論逸欲之戒有曰　陛下觀於御馬可以求御民之道觀於使舟可以求使民之道劾費少師張詹事之交惡有曰失近臣守和之義乖明時雍穆之風二臣宜罷論調停器使之說有曰過為區別則才能何以自容每事紛更則法令何以專一開大臣薦舉之門者將移威福之漸破條例資格之常者必啓奔競之路悉荷　上優



容采納其爲遠臣工也如大學士楊公一清兵部尚書王公守仁彭公澤宜以軍旅禮部尚書羅公欽順吏部尚書楊公旦戶部侍郎鄒公實國子祭酒魯公鐸宜以簡任其勳德耆舊也如大學士謝公遷尚書林公俊孫公交宜以眷禮其致解過誤也如總兵馬永之革任御史魏有本之調外給事中楊言之下獄鄭九萬之瀕死郎中葉應驄之就逮主事繆宗周唐樞之編管皆一代之偉人名士上論疏之既奉　敕陛辭而南過徐聞近菴公訃號慟兼程歸治喪如禮己丑葬太君近菴於南寺月峰山明年壬辰終制赴

闕補浙江道兼理廣西江西諸道所至振舉名目益起而忌者日亦益衆時方考察京官適在當局會有互相糾劾之命給事中有失官者訐奏　上特旨報罷而思齋歸矣濟上舊治士民相攜徒步送百里號泣攀挽者載路既歸甫以明年甲午閏二月十一日卒于家年三十九耳遠近莫不痛惜之娶葉氏方伯女弟明惠肅慎忠廉之助居多子男二一夭曰開側室方氏出也娶黃氏主事文炳之女早卒次閎丘氏出早殤息女一許配林大尹成立之子卜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之原思齋天分極高以氣節自勵所與交



游必海內賢豪士非其人雖貴顯不顧也好辯有口喜稱古昔先王明習當世之故廣庭群議善批屈人卒亦以是自屈云念深昔在正德丁丑春試有事於禮闈與一二僚友相約期得名世士思齋經房出令大學士介谿嚴公公以示予頗批讀其文擅場之作也以呈兩主考閣老戒軒靳公學士東江顧公共咨嘆稱之晚不及梓文爲惜會出令海寧時居先詹事公憂目睹三年之治成聚思齋謬以予爲知已若不忘吾海也故予之海事獨詳而應時所爲稱述者數于餘言自當傳信云思齋文翰精麗所著思齋集若

于卷藏于家爲之銘銘曰

玉捫遁折瓦墁獲完利方旗在物則有然君子之守寧曰毀全節瓢爲奇鍾嗚非年烈烈御史笔白不死國之忠臣家之孝子餘慶實多貽厥後嗣徵我銘詩以閎千祀

進階亞中大夫黎平府知府郁公宜人王氏合葬墓誌銘

嗚呼是爲直齋先生郁公之墓昔在弘治間文治極矣有起自東海之上以一經魁天下者公實先登蓋一時之盛也茲以嘉靖癸卯冬十二月某日葬公于



楡木涇之原其孤夢麟禮服從跣奉唐憲副龍江先生狀來乞銘誼不容辭正德初公爲御史在浙江道龍江爲給事中在兵科深待罪史官在翰林同　朝同鄉又一時之盛也嗚呼公可以不朽矣公諱偁字希正別號直齋晚號嵩陽山人志本始也蓋其先從宋南渡從居上海之烏泥涇故今爲上海人五世祖德達高祖文富號菊隱曾祖愷號筠軒祖蒙號月坡世有清操以行誼望于鄉逮松坡府君諱瑄始以進士業補縣學生府有文譽以公貴贈奉直大夫南京禮部儀制司郎中配周氏贈太宜人生四子公其季也自少穎敏十歲能屬文出語輒驚其長老大理卿王公景明與松坡府君同學友善每見必奇公松坡亦以吾久淹場屋振吾業者必此子也已而疾將革連聲讀書屬之公領而刻厲益勤遂游舅氏周侍御之門學成而博洽選補縣學生諸提學使者試文必奇絕恒以倫魁期之辛酉領應天鄉試壬戌第進士觀政禮部初授行人奉使徽府　王器重之戊辰選授監察御史監稅蘆溝有才名既奉　敕兩廣稽覈糧儲疏上四事　武宗嘉納爲忤逆瑾干政辛未出判安吉州適有湯氏之變公皆先料潛消地方安堵



壬申量遷開州知州乃崇禮教修武備豪右爲之斂跡時內翰何公塘名士也與公同僚懽甚甲戌遷南京刑部員外郎公色喜遂將母之志即迎養太宜人于金陵公素精法比明允爲諸司冠有指揮某得覺曖昧公發其私證左辯甚人以爲神明明年奉太宜人喪還渡江驟風公泣禱而濟人以爲孝感戊寅二月終制赴　闕補南京儀制司郎中會　武宗南巡駐蹕金陵一切禮文皆公手所裁定措倖毋敢干焉辛巳二月調禮部主客司郎中多所釐正具疏乞休允員宿弊爲之一清然仇怨側目矣本年七月遷湖

州府知府潮俗獷悍公治嚴明果信人心貼服暇日
集諸生講授經義咸稱得師毀淫祠秩正祠士風爲
之一新上官有出令妨民者皆停閣不報勢豪禁戢
以法律故多咈意而謗讟興矣會　朝覲例移知黎
平公曰黎固仕邦若也猶吾潮吾其歸哉因上疏乞
休時白巖喬公爲太宰深知公而聽之遂歸歸務高
居厚養結社賦詩爲樂不以世務嬰心教子課孫動
循禮憲藹然文儒之宗鄉邦倚重焉既厭城市乃築
別墅於吳江之爛溪杜門簡出時具輕舟眺覽於水
光山色中悠然有自得之趣暮夜猶張燈讀書不輟



戊子　聖天子以祀典覃恩　詔進公階一級公感
恩稔每念　國本所繫乃上疏請稽古建壇秩祀高
禖以祈　皇嗣時李文康公在內閣亟稱其退不忘
君有餘忠焉丁酉秋命子夢麟二孫恪性應試兩
畿忽遘疾以八月九日考終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三
配王氏贈宜人太平守易菴先生女明慧貞淑通孝
經列女傳大義易菴鍾愛擇配得公文大奇之既歸
公孝敬勤儉事太宜人曲盡顏志生夢麟年三十一
而卒繼董氏大理少卿中岡公之姪世家閑則習書
翰知文義手撫遺孤備極慈愛太宜人尤賢之年

而卒再繼吳氏太僕卿　公之孫孝姑慈幼內
外無間言公敭歷中外內相之力居多皆次第從公
於俞原禮也今繼俞氏封宜人蘇州衛指揮友山公
之女有賢行子一　即夢麟績學修德以世其家娶曹
氏廣西僉事錦溪公女三女長董出適戴懋次吳出
早卒次俞出嫁周式尚書白川公之子孫二恪娶唐
氏性娶孫氏俱國子生孫女一曾孫二元吉貞吉曾
孫女三嗚呼公素英傑以直道自居遇事議論風生
黑白不爽文章追踪古作者六朝以下勿論也事業
欲與韓忠獻范文正相許與貌不踰中人而膽氣磊



落見者企服晚乃抑損恂恂辭意溫雅務爲睦宗厚俗
之舉親之者咸欣欣然若負暄焉深辱公厚善且同
舉於鄉嘗相要約以自見於世者多不能酬然公之
器業凡三四變最後乃粹然云宜銘銘曰

古三不朽得一者傳公所樹立有功有言其言維
何高文大科其功維何州郡省府詩云德輶公克
舉之太上無名視我銘詩鬱鬱若堂過者必式相
助多賢來同此室

廣東布政司理問王公配侯孺人墓誌銘

東海之上南浦之陽厥有喬木故家實維王氏積德

好誼蓋自宋南渡以來凡幾世矣然皆以隱操高一鄉傳至怡岡公始以文學起家屢試場屋晩乃隨例貢入太學既而循資試天官名在高等得選廣東布政司理問所理問賢於其官滿兩考遂致仕歸歸奉八十之親者數年甚樂焉以嘉靖甲午年六十有三卒配侯孺人從公歸自嶺南後五年己亥年六十有八卒嗣子詰乃緘狀來乞銘先是怡岡之葬予許銘爲有萬里之役未償也及是孺人之訃予益感悼又重予兒女之悲乃發舊稿併敘之嗚呼予忍爲此哉嗚呼予忍忘此哉殆有數存焉公諱寅字正之怡岡



其別號也父諱豪字九章號檜亭以孝友詩禮聞大江之南母蔡氏系出宦族慈惠敬愼祖諱某字某號南浦祖母某氏曾祖諱某號漁樂曾祖母某氏高祖諱某號槐雲高祖母某氏初里中有好善人人稱王佛子者是爲養靜處士養靜實生槐雲養靜之父爲友文處士則王氏始遷之祖云怡岡少勤斂家業益豐贍檜亭公特鍾愛之躬行孝友聲稱籍甚其居鄉也敬老禮賢賙窮卹匱一時習俗多爲之轉移其守官也敬事奉公初不以小大難易介其意動欲行志嘗一署新會縣事剖決無滯嘗處梅嶺分征商稅其劑有方撫按皆以稱行人皆多其才而又惜其用之不能盡也孺人系出郡之宦族坦齋司訓侯先生諱平之女也母某氏少閑家範有淑德初怡岡爲坦齋館甥已偕孺人歸事檜亭公既奉以從仕入在孝養備至乃至睦宗逮下閨閫之務俱斬斬有條理一洗綺紈靡侈之習而王氏之澤益以衍裕一族稱賢無間内外故其歿也人尤哀之子男三長曰詰娶梅氏繼莊氏初詰生有美質予以仲女許爲配及笄而歿仲女賢甚故予淑人每見詰未嘗不思女而涕從之梅氏之繼實淑人之姪也次曰詡側室王氏出聘張



氏次曰諾側室許氏出息女一適何良臣孫三廷佐廷佑廷仕孫女三詰卜以嘉靖十八年十二月吉合葬沙岡之原又明年夏五月予在京師追書爲銘使詰納之以慰予死生之痛銘曰

生以澤延配以德偶望以才充世以仁後嗚呼長江横前九峰列右是爲怡岡之藏而王氏所爲不朽

## 贈徵仕郎中書舍人隱西張公墓誌銘

尚寶丞張君寬有母洗之喪如例以終制請　今上皇帝特旨留之許以三月奔歸即起供職復以給驛

請　上又允之蓋殊典云雷感泣　延辭就道乃過
予以告曰雷辱公指教以有今茲門祚之榮實徼福
於惟是歸葬鄉嶽先人之封願得公一字埋為銘予
不忍辭乃按孫中書狀所為狀敘之曰公姓張諱昇
字以聞隱西其別號也世居松江之華亭元末有諱
國英者避兵海上因家焉國英生壽甫壽甫生中益
中益生森森生公公性至孝讀書循禮侃侃有執持
其處淺薄尤不能媕阿取容於俗人有弗合理者雖
廣座中輒指斥不少貸故鄉黨以直亮服之內外諸
從人皆嚴憚如父師然年六十卒葬瀝涇之阡嘉靖



十六年丁酉三月初一日遇　廟享恩以雷貴贈徵
仕郎中書舍人公初娶陸氏生一子曰雷繼娶沈氏
即雷之母也受封太孺人太孺人出上海舊族父諱
鏞貞懿慈順不喜華靡事中書公竭力養二親俱躋
壽康無毫如已出初舉雷有奇質愛之教誨無所不
至既而雷遭遇　聖君以文墨進　御一時才俊無
能出其右者漸致顯融館閣諸大老咸加器賞是歲
秋奉　使便道歸省太孺人於家舞綵上觴光動桑
梓環海之人咸嘖嘖歎羨此邦之所無亦近古之所
未聞也以巳亥十二月十五日考終正寢得壽八十

云卜以庚子五月十一日將啓隱西公之藏而大封
焉子男二儒娶王氏雷娶龔氏女一夏深其壻也孫
男二守絅娶王氏守經娶姚氏孫女三曾孫一予蚤
識司丞世同里閈故特書其大者系之銘銘曰
宗黨稱義于野則同隱逸之操有古人風載啓其
後文雅鉅公國恩天與歿贈生封珠駢劍合氣君
長虹孰是不朽惟孝與忠蔚哉斯丘大海在東



儼山文集卷七十四

墓誌銘十四

省軒莫先生墓誌銘

壬寅冬十一月七日癸丑鄉貢進士省軒莫先生卒於家嘉靖之廿有一年其子南京工部主事如忠予告歸養之明年也又明年癸卯冬十月癸酉卜葬於二里涇祖塋之次如忠率諸弟匍匐走上海乞銘予謹按狀華亭之莫氏自正二府君始居胥浦鄉正二生慶一慶一生真一真一生文通皆修隱操文通乃遷郡城之穀水坊而莫氏始大文通生勝勝補庠生用歲貢授官北京虎賁衛經歷滿考得　敕贈及父母而莫氏始名郡中矣勝生昂昂生昊昊字宗大號一軒以尚書學有聲一時登成化癸卯應天鄉試第二仕至東昌府通判卒配嚴氏繼强氏生六子而省軒行第三諱愚字汝明別號省軒省軒生而明秀長發廣東僉事竹坡朱公昴內外咸有師承名益起亦以書經登應天癸酉鄉試凡八上春官年五十有六而卒配朱氏子男四長即如忠登嘉靖甲午順天鄉試第二繼舉戊戌進士高等娶富氏四川按察副使女繼楊氏山東按察副使儀女次如信縣學



生娶姚氏工部□□女次如德府學生娶韓氏側室吳出次如爵陸出尚幼息女二長嫁王謨次唐氏遺腹生孫三是龍是驥是騏嗚呼吾松素稱文獻多故家舊族然三世兩魁中有啓承之士俱守一經宛然西漢風誼信未有若莫氏之盛者也省軒嘗以經綸望其後而如忠之功業方發軔康衢惜也省軒齎志以早世吾郡斯文為之出涕況相知如予者哉予憶少時出見郡先輩皆卓卓自樹立風儀學術足啓後來繼從諸生為舉子業一時所與游者咸雅馴動遵□傳未有浮譁靡麗之習如竹坡公子同年友也及見省軒尤愛之而予遽銘其墓耶嗚呼悲夫嗚呼悲夫省軒孝友天至事親成有禮度素以天下事自負諳練世故明習法律思欲見之一世自倡義厚宗祀享交際之儀內外親疎之辨下至樹藝學畜米鹽之細舉籍有經緯而又盡取古今家訓門範可行者條列以示來軌其於天官星歷皇極經世律呂書獨為深解策算了了故尤有心計而莫氏益昌且繁矣嘗曰周官一書規模宏闊然至於羽毛鱗介之微區處亦審是獨不宜於家乎又曰兒曹勉之且夫君子得志則有民社之寄否及不得志則有宗祊之寄而

憂孟子之論生道憂患爲先使天運不積生人之理息矣東南奢泆民易以逸故多不才以驕侈敗族所習非也兄曹勉之又嘗喜誦老氏言聖人執左券而不責於人故處世多陰厚無求知於人故知者鮮矣予故具見之比聞如忠泣道復如此此豈經生舉子所爲空談也哉予重悲之乃叙論其大旨誌之并系之銘曰

家聲之舊於我乎傳世澤之有於我乎延海山左右若封乎萬年

## 處士南谿朱公墓誌銘

處士諱暉字文采別號南谿華亭人也按朱氏其先出亳之永城漢有朱詡者行相國參軍事傳至孝友先生諱仁軌以德義聞于唐宰相敬則其弟也自宰相傳五世爲茶院制置諱華戍守婺源因居黃墩又傳九世諱熹者宋徽國文公兄弟行也熹官饒州教授又爲饒州人自饒州又傳五世諱素者仕元爲松江府推官乃樂華亭風土居之故今爲華亭人推官生祐之武舉進士祐之生信　國朝永樂中仕至工部營繕郎中郎中生廸簡廸簡生宓號南莊有隱操壻於泗涇之李孺人寔禮部員外郎宜散公之姑也



生三子季即處士初南莊公依李以外家業不當別業西居落落不屑家人事處士奉之治薪值歲饑斗米百錢處士有心計兩孝凡奉養畢具雖甘毳腆腴之物隨須而辦父母亦不知其所從也南莊喜飲酒李孺人每止之處士內順母心外私釀以進故雖以酒困乃其心罔不頽然樂也弘治間　詔令民間葬及時適南莊以脾疾卒當盛暑勉力襄事如　制既乃廬墓而以所居讓其兄兄卒無後復養寡嫂終其身鄉里稱之凡義舉必曰朱處士南谿南谿云南谿賦性雅淡無所嗜慕獨嗜善慕義若不及處人不設城府處已惟以理自勝好交海內名賢館待無倦當泗水之滙擇勝作駐春堂復裒先世　敕誥凡九通建寶敕樓近樓闢圃蒔蔬種樹水竹脩然極盤桓之趣忽一日慨然嘆曰吾憶廬墓時僅僅容膝今堂構軒豁畝鍾之田可備魚菽之祭有子學文人生可矣遂不復事事以嘉靖廿又一年六月二十日考終於正寢距其所生庚寅歲十月三十日得壽七十有三配孫孺人無子乃懷仲兄子子之名曰承順側室徐氏生三子長曰承益次曰承緒季曰承祐承順以文學偕諸弟有能詩名承益以縣學生上成均成緒總

家政承祔舉應天丁酉鄉試出後竹坡僉憲公既而搆歸者繼祀不繼產之說鄉黨是之會巡撫陳公祥據禮曰昭穆也治命以愛竟立祔南谿乃戒祔曰繼產毋多取余志也承祔兩從之孫四人朝宗朝賢朝賓朝質孫女二卜以某年二月廿二日葬于顧宗涇從南莊兆域禮也承益等渡濤江走千里乞徐奉化伯臣狀來問銘余嘗登九敕堂徵故家之文獻嘗覽觀于泖上愛之西環九峰若畫泖水匯其南澄碧映空可酌焉忘饑此風人之所詠也加以勝國遺老隱逸之區流風餘韻猶有存者是宜詩禮之胄託以引長焉故處士以南谿自表見著素尚云宜銘銘曰

古稱仁里亦曰華宗有偉朱氏長發自公漢唐苗裔洙泗會通地因人勝派以源同嗟嗟南谿有古人風既承既啓乃衍乃豐詩禮文物允贊我躬席珍邦寶厥功則崇百世貽燕孝友敬恭詎曰不試隱約爲工抱璞孕秀善始令終過者必式若堂之封青山蕭風貞浦游龍示我銘詩以閟玄宮



九槐喬君夫婦合葬墓誌銘

太學生喬大登諱禾別號九槐子上海人也上海舊家稱山喬而喬後爲盛大登喬氏之良也大抵南士喜工文華而於世務若不屑其在門閥者尤甚獨大登自少穎銳讀書業文之餘卽留心治理故凡錢穀田賦書筭法律米鹽布帛等等精練雖居積貿遷奇贏十一咸能操切至於土木基構鐵石瓴甓之細尤善心計是故堂室整潔園田部分悉有法一時號稱饒裕而喬氏益大焉使得效一官當一職移家於國必有宮府之績不至頹闒叢脞匱缺經費以妨公上固理治之才也年僅五十有六未及注選而卒予旅食于外聞而惜之惜也才如大登不一試以起鄉士之陋何耶予既歸田思見大登而不可得矣嗚呼悲夫嘉靖癸卯冬其孤承嗣承慈以葬銘請于諸焉乃發狀論其世善予徐南湖御史之言曰海上世望巨族不減百十至有鄙田舍翁過分濫奢欲萬萬不恤者非奸也耶故人子能知難痛心者可與述孝矣請斯言也則大登貽謀端雅益可惜哉豈徒有才云爾按喬之先有彥衡者自鶴砂遷于邑再傳而爲止菴翁諱巖字鍾良配徐氏生三子大登其季也孟仲蚤世大登卓卓自樹立泮斸從師學成三試弗售時止菴翁年且高援例入太學從太學試又弗售乃謂其友曰吾屢蹶固知尺寸實應舉之式士不求合難以

速得志也娶湯氏雪懷君之女都憲公之孫也有賢行善相起家杨雪懷見大器所爲文愛之而女焉因贅于湯逮止菴卒乃攜湯孺人歸共止菴舍力皆以襄事時屋止數椽身無重衣家產落落君笑且慰曰丈夫不克自奮乃望先人之遺天下寧有徒享祭富者哉故止菴遺蓄悉以讓諸大兄乃夫婦夙夜勤勞爲之二十年始作家祠揣溝洫營第宅爲子孫經久計平生尚氣岸重大節不下孺褁刺刺慨慷多作遠遊爲忌者中傷遜避僅免嘗語人曰君子修正不斷立名名自歸不斷遂毀毀自去吾進計爲海內縉紳



聞而韙之家居整辨內外語言不妄出入一以教子爲事延師豐館程課尤嚴然以有口忤當道竟得重譴踰年遂卒湯孺人繼亦卒鄉邦悼之子男二長即承嗣娶朱氏尚書琢溪之孫次即承慈娶朱氏御史青岡之姪孫業舉向學可世其家孫男二長守約承嗣出次伯駿孫女一聘唐懋義皆承慈出卜以十二月二十日合葬于沈家濱之原宜銘銘曰

嗚呼九槐瓊林一枝少乎知之長乎才之卒乎銘之後千百年尚有遺思嗚呼九槐其深藏之

處士西莊王公墓誌銘

正德庚午十二月丁酉望葬我西莊王公於高昌明之北原其子大學生淮卒其弟瀛洲踵門其孫相堯捧狀泣以告曰先君葬有日矣願賜之銘深自念與淮友善同攻進士業同寢處公時館我之齋以大故既得官京師數書候問不幸以憂還復來弔慰方圖所以報公者而公不可起矣嗚呼銘非深誼爲按上海王氏有諱谷英者公之高祖考也妣孫氏諱璘者曾祖考也妣陳氏諱翼者祖考也妣魏氏貞生友琥道止有行誼名公之考也妣陸氏生公諱銘字敬可別號西莊初娶江氏繼姚氏林氏子男四長淮娶



郭氏朱氏爲江出瀛娶康氏洲娶孫氏姚出後弟鍾爲林出女二嫁曹鶴齡和孫二長即相堯次相文以正統癸亥六月十七日生正德己巳十月二十二日卒壽六十又七云公天賦厚龐涉獵傳記詞貌清修以德度自持尤善生殖手致者萬金然能周人之急勇於出財宗族之孤寡貧乏待以衣食者數家架梁築道焚券如是者又歲數數爲之爲之者必於義必不爲者必不義也其行大都類此中歲厭屢居築西莊別業以游佚君子賢之曰西莊而不名嘗輸粟賑邊得品官服非其好也惟教其子孫必以科第顯行

及矣而不待豈有數也哉爲之銘曰

惟與好禮者與論君子有穀貽後是公若斯厚發
必蕃誰其塚之子若孫謂予不信視玆文

儼山文集卷七十五



儼山文集卷七十六

墓誌銘十五

先孺人墓誌

嗚呼孺人天下之賢母也雖然哀吾孺人之不及於養也孺人志不在養痛深之未有以養吾孺人也於京師卒卒之日自少師閣老李公而下咸賻贈甚深即日解史事扶柩還還之日自閭里能言而上咸迎哭焉既殯殯之數日親戚之疏者遠者自百里外咸持紙錢來哭曰以是報孺人之某惠某德也而人亦之及知也嗚呼斯非天下之賢母也耶孺人姓吳氏蘇之嘉定人父諱寔母姜氏蚤失恃年二十三歸竹坡先生爲繼室逮事筠松府君尤夫人府君夫人性嚴整獨孺人時時可其意閱三十年無間也前孺人瞿子曰汚甫九齡孺人卽子之時再舉子一舉女皆不育年二十八始生深又六年生一女曰素英八歲死竹坡先生遊宦南窮湘沅北走燕齊皆魏之墟或歲一歸再歸或間歲未歸孺人奉府君夫人以居早作晏息課男耕田女織布農月僮婢俱出覲爲之漸米於甑實薪於竈抵暮策其雞豚之入命長老僕行籬外視牛囤縱犬鎖戶退乃坐南牖下張燈或時乘

月紡木綿坐深於膝旁使之讀書漏深乃罷明旦升
堂視饌畢鄰之貧且急者族之不能衣者食者有哭
者悉來告告則各如所欲給之不給則解裳衣捐笄
珥以繼故家雖饒而黃白綺穀之飾未嘗留也府君
有男五人諸孫無慮十數率聚而教之孺人從中館
穀束脩筆硯費成經理之如是者歲以爲常是故過
於勞勤恒苦多病深年二十五謬舉鄉試明年壬戌
會試下第還業南雍是時孺人春秋五十餘南少兒
日溥日博育之既長矣遂奉以往蓋思欲以江山巨
麗之觀紓其早歲勤劬之過也於是登巨艦道五湖



適長江以達乘秋霽既風濤之險孺人喜津津曰吾
願也然居南雍再歲再病病輒殆乃逮甲子之春遂
奉以還明年乙丑深舉進士入讀書中秘例得攜家
益思大其桑榆之樂又迎之以最小兒博侍來京師
居少間又病如南雍丁卯冬深蒙　恩授官翰林編
修孺人得報曰是鮮政務當乞一假還覲汝父吾從
汝而南吾夢寐故土也涉春歷夏日就羸憊既亟乃
曰汝無冒昧請給汝父愛吾雖病無苦也竟不起嗚
呼深之罪尚忍言哉實正德戊辰九月二十四日也
上距所生正統己巳十月二十八日適六十云今卜

以己巳十二月十五日奉窆於洋涇之北原從祖塋
也深不孝既未能徧走當世之鉅公以乞書孺人之
藏不敢私敘懿美以瀆孺人之終於是乃收血而誌
之不忍銘

京女誌銘

余客南都癸亥以七月哭吾女四歲者明年三月哭
吾兒兩歲者今丙寅客北都亦以七月哭吾兒八日
者十月未盡一日吾女京姐又死且三歲矣余又哭
之三年之間四哭子女於客舍生世果何如耶嗚呼
將兒得於天者素薄耶將醫藥失調耶將余之德不



足庇兒耶將生死禍福壽夭富貴物自取之而天不
與耶其不然耶先有人妄傳兒死抵家吾父亟以書
來問吾發封吾母聞而解之曰死當得生爾書後數
日竟死是果偶然者耶非耶兒聰慧百出已能誦五
七言詩詞數十首每使歌之蓋物之不長者大抵然
也不欲悉識特識余之悲而埋之天壇之南銘曰
父陸母梅家上海月生在酉死在亥甲子迄寅歲
三改疹痘適體紫蕾苕宛轉可憐痛百倍南郊南
原阜且塏松棺布衾祭以醢速久深藏慎勿悔

清女權厝誌

女清年十三病痞死於京師痞凡歲餘更數醫竟莫
能治最先治者陳寵寵醫京師有名也當其時夏腸
中有聲乍寒乍熱寵診之以爲氣虛有積以阿魏丸
餌之既微有形在左脇下以爲痞也有胡某者都人
也以治痞名榜于通衢曰半日取效亟使視之曰痞
良是是名女得男疾法當下下之與之藥即阿魏丸
自是常服阿魏丸而病愈甚吻渴減食眉黃變幾殆
是時也產醫者李珪曰吾子齊傳秘方能治齊來按
曰脉數甚内有積熱服阿魏丸是謂熱濟熱也渴固
宜法當健脾清中才得服參朮麴蘖等劑以正勝也



或曰是在膜外藥餌不及攻若以補助祇邪王耳何
從勝嘗見一治法用朴硝壎患處火熨之令微熱若
是數數爲之愈矣乃依其方果獲效在内經有之鍼
以軟之者是也遂以朴硝治外而以齊藥治内有間
硝力遂頑而齊藥亦無大效也然日羸弱自後來治
者爭言補脾胃矣或曰是必針灸不然不止江西有
秀才蔡登以針名登貢來致之登曰非痞爲針我有
成藥治之當起登謂痞男必左女必右今左耳醫者
蜀王坤以爲登大不省耳遂受其成藥不用而登猶
以相貌云必無他坤遂治之專主於脾胃而以雄黃

白礬貼之然效愈遠矣晚又治於蕭正齋正齋名
某杭人也其說李王之間而加黃芪爲劑者彌月卒
不起嗚呼女果死於病耶抑失醫然也京師之醫盡
之矣所未及者針灸然言針灸者十一故常不可耳
或曰是疾成於水滞北方多有之若南還哄河中水
適有豫訪諸人人曰非便女偶聞之遂日夜促其母
歸未及歸而女死於乎女果死於客耶於是乎有遺
憾矣自女患是疾見余日夜憂嘗進曰大人無徒苦
兒有吉兆自當無恙其母抑其狀曰常夢之帝所隨
一行人乞壽帝與我脂僅唇覺而唇猶冷然唇者辰



也是益我以辰矣又夢人索病與他人兒乃捧腹向
曰若是寶貨便當與之此我腹中疾那得與人余聞
之曰仁哉果然當如女言無恙乃相與破顏而女亦
驟然舒展與常如何之女應聲曰今勝於昨實不勝
也察其意蓋見余頻年哭其弟妹姑護慰之爾至於
死猶云無恙言語無少亂者比病中夜嘗讀列女傳
國風小學古能記讀之間有未通即以意屬讀即不
爽余竊怪其如此病既加從余乞帖學書余曰兒女
郎也何用爲此遂不復事然見書即辨點畫大都與
弟妹讙譁說之未死前兩日猶坐誦詩時祖母與夫

人衣紫花半臂適來視兒褰幃曰耍耍年時衣單夏月得寒疾今嘗更衣之夫人背而泣曰兒何暇愛老身耶其死夫人尤痛悼之不已女巧慧工藝不欲書聊叙病醫時事以識余之痛云俟他日返葬銘而藏之女諱清姓陸上海人父深母梅氏爲初舉女許配鄉進士董君懌之仲子以丙辰臘月望前一日生以戊辰五月望後一日死余挈之走四方居南都者三載居京師者四載云

不成殤女權厝誌銘

嗚呼吾女果死矣祭奠不得舉鄉邦水穀枕藉不得用鄉邦草木瞑目不得悖祖父諸父諸母嗚呼痛哉女乳名定柱上海陸子淵之第三女也母梅氏許配劉復之之子兆元生以弘治庚申之八月廿八日死以癸亥之七月廿五日壬戌九月廿二日隨余來南都距來南都之前一月十二日劉方問名至南都之三月十二月朔病疳共二姊屢瀕殆危兒獨不爲樂驩然就愈既愈二姊雍然皆立兒獨豐䏶日與私心喜以爲厚於天者也詎知其不足恃耶兒巧慧宛轉能得人懽心令人悼其死不已死之日祖母臨爲余哭焉其母哭之慟且數曰不來南雍兒或不死雖婦人



之言不通於命要有傷于心者乃收淚誌之權厝于都門之外謀返葬焉銘曰

歸寄有時勿震勿驚俟焉遊焉終安故国

不成殤兒子誌

嗚呼吾年二十有七始生汝父母賴以有子祖賴以有孫汝之生在南雍吾馳書歸報吾之故人慰之曰有子內外族人賀汝之祖曰有孫於乎今後何望耶汝生兩月遭汝季姊之殤吾恃汝而哭之不盡哀今汝之死也吾何恃而不哀耶又二月汝之祖母母相對病其汝呱呱啼乳吾持汝哭而禱曰汝福德當重慶已而皆愈吾甚喜豈汝能慶及其親而不能自庇其身耶甫半周汝祖來視祖母於南雍撫汝而喜曰貌類我貌類我回顧乳者屬曰避風節食無厚温也別又牽汝曰歸見汝學步也今吾歸將何以慰汝之祖耶汝好眉目豐肌肉白如瓠早善盼笑見者莫不懽喜提携之汝亦不驚不懼其親父母尤不同常兒故凡余出也目光射戶外睽睽不見則號泣入則巽而附之如有知然弘治甲子三月一日夜夢兒病痢甚苦求醫不來恠而覺之不敢發明日而疾作果先腹瀉發疹不可藥九日死矣嗚呼能不悲哉能不悲

哉余將瘞汝郊之外合比去家甚遙且不忍也汝尚
未成殤不敢曰殯乃薄衾就木瘞諸寓舍之外門之
內俟返葬焉兒陸姓繼思其乳名也是爲誌

儼山文集卷七十六



儼山文集卷七十七

門生黃標校編

## 墓表

### 玉壺阡表

嗚呼是爲吳封君之墓蓋衣冠塚云其仲子昂以山
東提刑按察副使奉　命養太安人于家迨終事遂
合而大封焉太史氏表之曰天道於仁人之家深矣
其始也必有摧殘拂逆之施以寓夫遺傾存仁之意
然後付之甑賢啓祚之祥以收其繁衍食實之報或
自一世二世十世以至百世罔弗獲者蓋積之愈久
則入之愈厚出之愈遲則成之愈大若封君者可以
觀已封君姓吳氏諱寛以某年贈承德郎　部主事
以德稱太安人姓鄭氏諱某以節稱按吳氏之先浙
東人洪武初因江圯徙海鹽之城東今爲海鹽人曾
祖諱添二曾祖妣沈氏祖諱繼宗祖妣姚氏繼宗厭
市喧又自城東徙邑之聲壤里築室買田將以耕世
其業考諱顯字必達號恬菴老人行誼爲鄉里所服
以高年　賜章服妣姚氏出平湖名族定生封君封
君敦樸和厚未冠時遭家多故斡蠱出力以順適恬
菴之志恬菴矜嚴少不當意即命杖杖而叉之怡然
鄉人皆曰今之伯俞也俟二弟務極友愛終身

言處內人以禮斬斬有法度其於宗黨也恪慎謙和
與物一無所競有犯之者旣不與校終亦不復言人
故未嘗見其忿厲之色與叱咤之聲意淳如也年三
十有三病瘵卒寔成化乙未臘月七日壬午也太安
人姓鄭氏出于湖望族年十七歸封君爲繼室二十
八而孀居卽屏華茹淡躬勤紡績以節自苦手撫二
孤命之耕讀各理昂受學於雲谷朱先生之門至以
吉貝一端爲束脩蓋手所成布云逮昂起甲科馴致
通顯自宜城新建咸分俸爲養太安人曰祿以養廉
宜留爲汝助也昂旣轉官留都乃來就養已自閩憲



再遷會臬陳情得請始備榮養人以爲太安人善教
之報越明年考終寔壽七十有八寔嘉靖乙酉三月
廿二日也封君初娶于馬逾年卒子男二長昇娶
世其家傳次卽昂娶　學行貞懿爲時名臣女一適
中湖陸滔孫男六綬紱纓緒繼　孫女五曾孫男十
嗚呼古記稱仁孝必曰顏冉然顏以殀終冉以疾惡
疑於天道若難知者然德成名立萬世如新死生修
短之間此正天道之所以爲大也初封君病狀殆方
書所謂傳尸瘵者俗傳方後故尤諱之必燬遺乃已
當時憲副君才二齡耳太安人每語之故憲副君心

號慟犇慕淚日不能休歲時饗祀則躃踊再三曰昂
無父之人也聞者莫不悲之及玆同壙鬱成嘉阡八
背曰憲副君之知禮也深故狩表之使樹之隧上以
告凡世之遭變思復者若此太安人遺行復書之碑
陰以代銘詩曰甲令凡節婦有終應得旌門太安人
及格五清先生劉公端自翰林來督學政風有司具
上太安人聞之曰守志撫孤婦之道也已枝日典敢
徼冊命乎命昂力辭之每歲時必帥二孤上鄭公之
墓爲置祭田紡績之工至老不倦每歸寧舟行往返
必以木綿車自隨衣必澣濯破裂必爲之補綴一布



被五十年猶存每舉以示孫曾曰此阿婆嫁時物也
姚孺人有幼女曰菊英卒時囑之曰新婦母之太安
人撫育如己出長嫁之如禮叔母韓綦卒後具棺然
太安人卽檢自製者終之其仁孝若此又曰此吳氏
之世澤也凡吳之後人宜世世知之宜世世保之作
玉壺表

晉國夫人阮氏墓表

蓋聞聖人御寓睦九族以展親君子好逑歌小星而
弘化是以乾坤之位列則庶功順成網常之分定而
家邦並理斯古今之通義也所若發潛闡隱之德而[illegible]

以上行屬綜核之朝而名匪例及孝敬之風翕然在
歿之榮有耀則未有若夫人之盛者也夫人姓阮氏
太原忻州人父文舉母某氏今　晉王殿下之淑媛
也德工言容恩寵佐贊俱爲宮壼冠以嘉靖十年辛
卯六月十一日卒享年四十有三由尊子不與故也
是時　王世嫡尚虛尤痛惜之即馳傳上言于　今
上皇帝臣母妃彭以宗支事重博選名德親以阮氏
屬之臣曰是可助内也宜蕃衍嗣以延我統系臣頓
首承命惟謹暨臣母妃之屬纊也又以阮氏屬之臣
曰是眞孝婦也宜請封號以勵其餘人臣稽首受命



惟泣身在苫疚蓋有待也今不幸故於孕育臣上無
以副母妃之遺言下無以顯侍承之潛德敢昧死以
聞事下禮部禮部尚書臣某等上言曰禮緣人情例
以起義徵之典故宜有以慰　王者章再上　皇帝
若曰孝敬之道大可贈爲夫人嗚呼蓋特恩云前後
無足也自今觀之名器所以彰德也恩澤所以辨才
也死生所以定論也雖然必有遭逢非　天子之聖
何以擧格外之典非　賢王之仁何以隆逮下之恩
非夫人之賢又何以懋交孚之應嗚呼休哉夫人駐
性恬靜英姿婉娩自少寡默弘治十年禮選入府道

長事　王恭愼有要上奉　母妃益加勤畏妃且歿
之妃屬疾夫人入侍蚤暮不敢離榻前序進湯藥
王親嘗之夫人亦親嘗之由是孝誠感格宮中之務
悉倚辦焉夫人益修秖格手製冠服親調飲膳下至
茶果藥餌之類無一不致誠潔恒兢兢然而外政了
無干預人尤難之仙遊之日府中宮中無老無少無
賢無不肖無不嗷嘘流涕以爲夫人之惠未究於世
也弔者祭者持紙錢者以手加額者相屬於道而
王亦益悲思之嗚呼玆夫人之賢也而亦夫人之遺
也可無憾矣深昨備員晉臬有學政嘗以六月十有



八日隨三司後入賀　殿下千秋之壽具見品儀則
筐篚纖纊之文組繡黼黻之麗充庭耀目有指者曰
是阮夫人之勤也相與稱歎既得罪去再至而夫人
玄堂之期告矣嗚呼悲夫既而左長史馬君朋奉狀
來請文其實以備閫範使後有考焉故特爲之表以
侈　皇上睦族之化以彰　賢王懷賢之德併以慰
夫人之靈於不朽云

東石毛府君墓表

嗚呼我　皇明之文盛矣循海寓皆知誦經摛文以
起家科第爲賢父兄以是教其子弟子弟以是事其

父兄能是則爲愚爲不肖爲弱不能振其宗蓋自宵鄉下邑已然而兩浙爲盛浙之東寧紹爲盛紹之餘姚爲又盛彬彬乎蓋十室而五六矣雖然顯揚經濟之志或不能勝其富貴利達之心蓋又不獨一郡邑已然也予頃觀察兩浙渡姚江得一人焉曰東石毛本之是已其子復成進士名而東石即謝世復宦瓊林後二十日自京邸聞訃蓋公不欲食其報於子而復爲顯揚之圖者伊始況其有經濟才如復者乎蓋其爲學爲訓已盡出風氣之外頗非豪傑士哉予爲題其墓曰餘姚毛府君云府君諱明本之其字也別



號東石學士大夫又推尊之曰東石先生善有子也東石自幼力學甫成人即遭存守翁之喪事母鮑孺人奉大母徐曲有禮愛諸叔少孤捐私産創田宅宗然居之又撫諸弟以成立辛苦支吾遂廢舉子學築室東石之麓鑿池養魚引水澆花自適也大意教其子以明體適用不屑爲世俗之學暇則觴咏爲樂復領鄉薦作詩示之其佳句曰開軒恭三益閉戶尋九思辛卯秋忽不喜飲酒復私憂之作迎養侍養計不欲其會試東石微知之復作詩示之曰孟子非大儒三遷成底事復不敢留乃諭之曰人之生世有子

不死有文爲不朽汝能登第我即死必有海內能文之士表我我可託之不朽矣汝勉之復奉遺言走東海以請茲豈非豪傑士哉東石配貞懿孺人鮑先三十年卒子二長即復娶錢氏次師繼室錢出娶陳氏女二樂安王[illegible]匡山羅袍其婿也孫十曰五采曰五美曰五英曰五倫曰五善曰　壬辰之冬合于貞懿而封焉墓在湖杭渡山之陰予爲論次其世而詳書其系以告後之人

金齒何氏墓表

予讀詩至瓜瓞作而歎曰古人之仁也何其明於本



也及讀世本史記諸書作而歎曰古人之義也何其嚴於辨也夫不辨則不類不知所本則易於忘是生人之道幾乎熄矣生人之初原於一人所生不過一方既其末也漸繁而漸遠又其別族變姓授氏錫爵已不能守宗統之舊況於遷避流播之勢自出而無窮是故不特至於途之人而已也金齒何生偉來旅太學卒業歸以先世狀請表于墓予甚重其知禮焉按何氏本出浙之烏程　國初編戍金齒故今爲有何氏諱廸字惟吉者實何氏始遷之祖有令德以貲數稱配石氏繼沈氏生一子諱潮字公退娶成氏

諱號稱長者配陶氏生三子曰勝宗曰傚宗曰德宗勝宗字用光役以能書用於有司多託於酒以自適配劉氏傚宗字用恭以孝友稱於鄉配胡氏德宗字用本有膂力多巧思時金商初設學用本爲諸生卒以養母歸與其配錢氏力農其家有余商之何始大矣勝宗有子曰仲瑛敬宗有子曰璟德宗有子曰瓛仲瑛勤業拜官璟亦嘗爲諸生瓛勤儉剛果益充其家而行義亦益大偉其長子也偉舉嘉靖庚午鄉試勵行而績文何之後揚將於是乎在偉嘗請聞泣而告曰偉也幼先世之遺行美矣而不及知知矣不及



詳竊聞之先祖妣錢與伯祖妣劉孀居時與胡孺人同甥處者餘三十歲更相敎壯終始無間言二大母繼沒又十餘載以食指衆而析析焉而意未嘗不合也然猶之曾大母陶孺人敎爲多云嗚呼此何氏之祥也自古家國之所爲隆替者其始也未有不由於女德其終也未有不成於子孫其積累之難也勤以世[illegible]以日句達於天下一也偉乎尚勉之甚偉歸而刻諸石以示永永

儼山文集卷七十七

# 儼山文集卷七十八

## 行狀一

勑贈承德郎刑部主事松雲沈公配封太安人謝氏行狀

松雲府君卒既葬之五年獲贈官刑部主事又四年其子員外郎恩始克以品官禮改葬於長溪鳳皇之原初府君以盛年背養其配太安人謝囑其子曰汝爲雙壙以待及是卒於天津旅寓謀奉以歸啓而大封焉正德元年夏恩以例得歸省遂營改葬事已而復奉太安人就養于京而連遘婚喪事連不得行既



行而太安人疾作稿于淮上于徐醫于齊衛之間遷延者數月竟不起而恩竟坐是 詔旨免官人咸憐之先是府君之葬既有銘矣因改而廢而茲合葬非可以闕深與恩士同學官同朝且又世世姻講聞府君太安人之風習矣故敢爲狀以請按府君諱鎡字時用號松雲其先嘉禾[illegible]人高祖諱居仁元季避兵因家上海曾祖諱德[illegible]祖諱晟考諱環是爲梅月翁妣尹氏府君初娶于淡產一女而歿繼娶太安人謝氏諱貞[illegible]以子貴至是[illegible]洞究云府君之卒也卒於家以弘治丙辰十二月望日壽止四十有

七其子方舉進士於朝不及見太安人之卒也卒於家以正德丁卯十二月十日壽止五十有四其子侍焉人咸惜其壽不滿德云府君少聰敏以單傳故不爲仕學弱冠遊杭有鄰女挑之亟遷居以避其自幼端潔如此年二十三喪梅月翁喪葬一如禮而家稍歉太安人助之經營數年遂致千金之產自是舉義睦宗能世其家外祖毋某老無嗣爲迎養于家日招鄰毋之賢者相與談笑以悅其心既歿喪葬任其費且爭諸甥庶弟某已異爨矣長弗能婚乃厚爲之聘諸父有葬者爲營其墓適費過百金竟不出一德語



年三十二喪母復如禮鄉人有貸粟至千斛錢至百緡度弗能償悉焚其券時有亡奴爲盜者執而諭以義竟遣之施棺掩骴成橋濟涉殆無虛日而向之所致千金屢空矣市有樓一區既售太安人曰十年成之一旦棄之不可顧吾兒後業也遂傾橐贖還後各以讓其宗黨其行誼皆此類也太安人出邑舊族幼孤鞠于外家翟氏靜莊儉孝尤精女工紡績織紝常至夜分其養祭尤竭力稱其爲府君配也恩既第進士府君携家來京師是日適初度恩戒客上壽府君喜動顏色曰吾上世無仕宦始發於吾兒祖宗之

積也雖貧吾願足矣三閱月而南還還二月而不起太安人就養長安者五載遂及　封云子一即恩刑部員外郎女二長即談出適陸淮深之從兄也早卒次適韓惠孫女三長適孫天相次許聘張寶忠次尚幼卜以某年月日奉窆恩嘗泣向深曰更延吾父十載延吾母五載於天如何是雖一時過切之言然封君太安人生既有德沒又有後修短之數似有不足憾者矣惟君子賜之銘焉庶乎於不朽也

奉訓大夫尚書禮部精膳司署郎中唐君行狀

君諱禎字原善世爲華亭人居白沙里自高祖而下



皆弗耀至君始以科第起家故白沙之唐日益以大君自少穎敏淳謹年十二三即知讀書綴文鄉先生宋冬官克輝時致仕家居以經授徒號博學持鑑勁節公以君往見宋目而器之留置門　既又從張先生士欽學舉子業年與張同登進士鄉里奇之君家故饒逮君一無紈綺習常常居百里外讀書以一僕自給見者謂爲寒士也由金山衛學生領成化癸卯科應天府鄉薦丁未科釋褐高等觀政某部會　憲廟升遐宗伯特選文學之士分遣天下編纂實錄君赴浙江至之日鎮巡官以賓禮迓君君往答焉時[illegible]

守者故閉中門欲詘君從旁入君下馬南面立取刺授門者入達郎上馬去識者以爲婉而得體上所成事多入國史焉　賜告歸無何居何安人之喪長毀有禮丙辰歲服闋還　朝拜兵部車駕司主事明年閏勁節之詐甸甸歸治喪既襄事復還朝改禮部儀制司候例掌四方封事君每閱作疏輒口誦之有太激切者爲之歎曰言固當如是耶精膳每歲折茶進御必先至司驗視附其餘爲價日採茶者分俾僚友以爲常君摻諸心曰焉有上供之物人臣敢私嘗耶乃戒諸門者每茶至必執策數而入之無容入其餘



驗既復執策數而出之如其入焉由是採茶遂絕乙丑陞主客員外郎主客所轄皆四夷情狀不一號稱難治君一一調度皆得體時哈密貢方物穢與信常致說傻給君悉閱折之其人譁指庭累數日不伏曰吾主方物皆有數今乃爾歸必抵罪君徐曰爾上將罪爾耶吾以尚書一咨聞尚發將以尚書一咨諭爾主如何衆皆愕然不敢動蓋其物之穢惡者皆其使之在途潛易也君機敏類如此尋陞精膳郎中蒞事月而疾作竟不可治以卒於長安寓舍時丙寅四月八日也君平生篤於天倫家二親極孝與兄衎相

友愛甚篤與人交不立城府然未嘗不假然也其學不爲章句文辭好識前言往行博洽體法所繫掌借于皇明政要手抄未畢而卒云嗚呼天之生成不偶然也如公之才十不試一二而竟齋以沒抑又何哉深初登第與君鄰寓且有姻故學君不鄙每公餘郎過從談議故畧得數事竊識之茲將歸葬於祖塋禮也夫爲善而不獲其成苟併所存而泯焉卒亦何賴敢爲狀以陳伏乞大人先生刪次爲銘聊以慰君於地下也君生天順戊寅四月下至卒得壽五十凡三娶初劉氏再陳氏再王氏子男三長曰儒松江府



學生娶張氏次曰侃劉所生也息女二長適府學生戴恩次許配宋公選郎克輝冢孫君蓋不忘所自次一女一男皆幼側室王氏出云

## 思巖唐公行狀

公諱咨字世明別號思巖裔出于方晉陽靈石人也吳元年有諱英者官上海烏泥涇稅課局大使家占籍焉英生禱禱生俊俊生昭昭皆有隱操昭生[illegible]上由給事中歷官至右副都御史爲　憲廟諸名臣瑜生鐵以太學生歷官至南京後軍都督府[illegible]生三子公其仲也公生至性孝友和厚[illegible]

正直樂易自如見之者成敬公公敬人亦無苟者有大才諳練世故通曉時制篤學力行遂成名士時有以粟入監例由此途進者濟濟公獨不屑將期大成而與時忤遂躓不振然其江湖之憂時發諸議論聽者竦然若其表正鄉里一念尤其拳拳者故遇人有過輙面折之弗諱焉又節儉不妄費用能自樹家業奉親極豐故都事公宦遊以裕達稱由公能養志也母余孺人素羸病公事之益謹母樂就公養而不欲宦從既以壽終公哀毁殊切凡斂葬具悉力營辦服闋而都事公之訃又至矣公不覺失聲號泣即徒



跣南都扶柩以歸時語人曰天乎何困人若此吾大父中丞公忠諒廉直實清白吏而未食其報冀吾父必達而祿秩止此意蒼蒼者尚留有餘之福於吾後人遂刻意訓子延師取友實皆義方之計其事伯兄千戶公隆尤篤禮意待弟政不失以恩故邑中稱公孝友無間云享年四十有七迺公之生以成化乙未十月十七日以正德辛巳十月二十四日終于正寢配梅氏有賢行公德其幹相力徵愛特至子承宗貢青識義克纘公緒承宗娶倪氏生女一公卒邑人莫不惜公以坦夷仁誠而弗壽豈造物之理有不可測者耶嗚呼傷哉

## 沈孝子行狀

孝子姓沈諱輔字良弼別號菊軒蘇之嘉定人也孝子幼有至性奉親曲盡孝道成化丁亥歲孝子嘗出郡母孺人黃感暑中癰發于頸既決壞莫可治孝子忽心動汗流驚曰得無吾父若母恙乎即日趨二百里餘歸已無及于救矣哭踊絕水漿者三日及至葬會天久雨成潦孝子先一夕率其配瞿泣血拜雨及期果霽既襄事而雨復作如舊辛丑歲思善府君病腹痢醫藥罔効孝子復率瞿禱于庭願減己筭以益



父年拜至額瘡忽聞異香滿室思善遂瘥同邑潘郎中時陽作傳行其事錢文通公溥吳文定公寬夏少卿寅張給事寧沈石田周皆有紀述由是孝子之說浸聞於人人遂聞于御史御史聞于　天子　天子下其事於府若縣覈實以聞　天子若曰是不可以不勵爰旌其門於是大書特書幾與節孝之徐義門之鄭等矣故一時吳越之人皆稱之曰孝子而不名云先子之先為鳳陽人有諱鄒遠者登宋進士第仕於揚州會元兵渡江復仕於蘇夜夢雙虎黝然據獄厥明入獄果有兩男子荷校者察其有異陰縱之卯

張宦朱清也尋罷官寓餘之烏鵲橋後宦清以海運
有功並都通顯一日遇諸途爲拜曰吾父吾父卽奉
以歸清浦清浦瀕海帶江號沃壤因樂其地遂卜居
焉是爲沈氏南遷之祖也都巡生元俊元俊生觀光
觀光生垚垚生璞璞生虎樂善好施是爲思善府君
孝子之考也至是七傳矣而家益以大族益以昌矣
宅良田凡若干區而詩禮之澤益以盛登科賜第聯
歲而有若孝子者猶之於沈氏可謂有德有功之祖
矣嗚呼盛哉孝子幼頴敏能讀書長涉獵書史尤好
法書名畫古物器尤善踏定種菊滿庭以娛親悅賓



因以自號雅歌投壺與文墨士相周旋而彈絲吹竹
家富饒樂其習尚如此性好施與凡親之窮貧之者
惠之患難者拯之凡鄉之人則葬其死而貧者婚嫁
其失時者藥其病者橋梁其病涉者修葺觀之傾者
壞者殆無虛歲族叔有靜軒者無後則發其生送其
死甚厚徐氏姊少寡則撫其孤勵其志卒以節完天
順辛巳歲海溢漕漂溺者三千餘家則輸粟四百斛
於官賑之成化壬寅歲吳饑又輸粟五百斛獲章服
之榮又輸粟若干於邊應格當復得一官因以讓其
兄某弘治辛亥歲吳復饑又輸粟一千二百斛獲旌

門之榮弘治壬子歲夏旱又請于官輸種豆六百斛
于民賴以有秋弘治戊午歲又獎通務若干通其行
誼如此尤爲鄉人敬服至於縣大夫亦多材之賞成
于門者無虛日天順癸未甲申間鹽徒爲寇孝子設
法擒送于官一境晏然其材制如此弘治己酉有司
舉充鄉飲賓戊午長孫炤登京闈鄉試辛酉孫灼復
登明年壬戌炤登進士第乙丑例被　上賜有綿纊
米肉復有冠帶其遭際如此生於宣德甲寅六月二
十二日卒於弘治乙丑十二月初八日得壽七十有
二卒之時其孫炤灼皆以　朝命便道還家侍疾惟



謹既屬纊戒諸子孫於庭曰人數有限吾本布衣屢
被　恩榮夫復何憾但鄉人忘吾之惠累致於訟雖
然不可因此而怠其爲善之心也勉哉耕讀吾家業
爾其尚而終終而不亂如此子男四人長曰梁娶龔
氏次曰棠娶黃氏次曰棣先卒娶黃氏次曰槩娶楊
氏孫十四炤今官行人娶閻氏燿庠生娶徐氏顧氏
灼娶唐氏煨娶譚氏勲娶錢氏熙庠生娶唐氏爚庠
生娶曹氏烋烈炼熹燭熛孫女十四德清適庠生陳
金德莊適徐倬德眞適郭指揮乾德寧適徐孔暘德
溫適上海庠生諸華德柔德良德英德馨德恭德和

德潤未行曾孫一未名曾孫女七俱幼其胤嗣如此夫孝之德廣而義之道安前則有光後則有啓生則有享死則有與君孝子可不謂 聖世之耆逸也哉是宜以有傳茲將以某年月日奉窆于祟孝之阡惟當世之宗匠敘次爲銘庶以慰諸幽而徵諸明也深外曾祖母實翟孺人之姑則深視孝子祖黨也又獲與諸孫熠灼同朝而灼爲同年家且鄰比焉是故撫其大者爲狀以俟



儼山文集卷七十八



## 行狀二

### 刑部右侍郎乙峯蘇公配淑人王氏行狀

公諱民字天秀別號乙峯先世爲浙之遂昌人洪武初我 太祖高皇帝大封親王博選東南巨族以畀侍衛公曾大父良與焉時從 愍王之國遂爲秦人籍儀衛司良生仁貴仁貴生鄠南公文貞以民貴生公以公貴累贈奉政大夫吏部考功司郎中事員外郎累封趙爲太宜人嘉靖 年公以滿一考例得推恩由是蘇氏之入秦者自仁貴文通皆贈爲通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而趙宜人爲太淑人公自幼穎悟不凡稍長鄠南公訓以學即通文義突弁遂游鄉校師事宿儒柳先生學有進益會邃菴先生楊公時爲憲副督學較諸弟子員公名在柳先生上會廉倉公以柳先生師怡然讓之白於楊公公曰讓美事也知讓必知孝與忠矣亟稱之一時鄉士大夫皆目蘇氏子賢能讓自是刻志向學累弘治乙卯鄉舉累試禮部登乙丑進士第初授山西榆次知縣榆次健訟且善謗人難之公無懼色下車公以薙事廉以律己於是訟息而謗弭邑大治鄰縣有訟於撫按者

不之他而顧之公取決焉晉陞稽勳爲兵部職方司主事時故關巡檢素無狀過者必沮沮公不遂乃叢怨方逆瑾擅權搆公落職爲四川檀梓驛丞公毅然就道在任盡職無悔時鄱夷叛撫按委公進剿公承委獲功甚多撫按曰爾功也公辭不敢當亡何瑾誅復官爲工部主事管理山東徂徠等處泉源改吏部考功司主事陞驗封司員外郎調考功文選兩司陞驗封司署郎中爲諫止巡遊事奪俸六月再調考功司署郎中循資授爲郎中時奉例凡諫止巡遊官超升受狀者得陞俸一級乃調文選司爲郎中



文選據銓曹要地多所嫌疑公處之特有清槩乃陞太常寺少卿以祭掃例請　上命之畢事復任陞南京太僕寺卿馬政修舉名改光祿寺卿撙節財費庫以萬計陞太常寺卿提督四夷館尋陞工部右侍郎皆克修職務丁趙太宜人憂家居數載清修自持一毫不以干人服闋　欽改南京兵部右侍郎實署工部事入月餘司廳以亡臟百金奉公公辭曰我自有應得之者此何以爲南都人士服其廉且高也滿一考例當給由道經杭交榆者公舊治縣也父老百姓至萬人要迎入縣則又挽留塞道不欲行而入[illegible]

刑部右侍郎闕吏部疏名上　上即用之以南京工部修理　孝陵功　賞白金二十兩大紅織金紵絲二表裏甫兩月即得脾瀉疾偃卧者兩月題詩以見意怡然而逝寔戊戌冬十月之三日也距所生成化丙申之三月十四日得年六十有三云卒之明日其子幼平奔而至猶及歛　以爲孝感所致配淑人王氏故驛裴瑩丞成寧公紀女先公六年卒葬華曲里之新兆公自爲誌稱其賢不一而足　今上皇帝修復古禮嘉靖九年　皇后初親蠶於北郊有制九卿命婦從采桑淑人與焉鄉邦榮之卒於嘉靖癸巳之



四月一日得年五十有六子男二長曰幼平　恩蔭爲國子生娶王氏夔州府通判王君瑜之女次曰幼方側室孔氏出聘盧氏工部郎中紳之女女二長出側室何氏適奉府引禮舍人李君璘之子燁如次嫡出適翰林檢討陸公昊之子徵幼平扶柩自京師將歸卜以某年月日啓淑人壙葬　制大封焉嗚呼公以明敏之資剛大之氣通變之才堅定之守兼之以宏休之量歷轉官階凡廿有一顯晦近遠始終一節天下方望其大用而位不滿德人咸惜之深與公爲進士同年雅相知愛公方謫蜀時嘗從總制林公見

先生平藍鄢賊深非入蜀道經江津瀘戎之間見
城賊敗堞木聲嗚嗚然正公効力出奇之所土人猶
能歷歷道公姓名深心甚偉之丁酉召還公適捧表
入　覲獲與公握手談往事縷縷不能休戊戌之夏
公内轉過從尤數而詎意遽止於斯也予視殮斂哭
之哀幼平亦向予哭不能已涕泗向予曰吾父之賢
辱公之知而吾母之賢有可書而人未及知者吾母
病屬纊時嘗撫幼方而屬之幼平曰此汝弟也莫作
別視之又曰汝父止汝一子吾爲蘇氏宗祀計二三
年間爲置四女侍竟得一子一女如吾所生皆同氣



也汝識之弗忘吾已又哭訃聞　上悼惜之特賜葬
祭皆如例人以爲榮遇云因序次其行以告於當世
之大人先生乞銘其藏伏惟採擇焉

通議大夫應天府府丞黼菴柴公行狀

公諱奇字德美號黼菴姓柴氏崑山人也其先出嘉
定有諱廷富者元萬戶公之始祖也公生而頴敏初
同故禮部主事盛公鍾濟陽令杭公東往謁太常卿
夏公仲昭公未出私約分識其發問文字凡若干篇
及歸臨紙書之不遺一字與故太保顧文康公同爲
邑庠生時今崑山者慈谿楊公子器有鑒賞才尤
許可一見公所業文即曰此奇士也因屬以遊浙中
庠博聞見弘治壬子遭通議府君之喪凡亡弟幼家
遺中落公畢力營喪葬如禮辛酉以易經中應天府
鄉試名在第六主司刻其文以程多士正德辛未與
弟太同登楊慎榜進士觀政吏部時少師楊公邃菴
爲冢宰上書言東南水利事深爲楊公所器復極陳
白茅塘七鴉浦之利害請以逆璫沒入貲財給薪工
費楊公上其議於　朝特命工部尚書梧山李公充
嗣往司其事績用告成大抵皆公策也是歲八月吏
部考選科道以諫諍論試諸進士公居第一銓授吏



科給事中時劇賊劉六等弄兵山東　朝廷討之命
將出師以公與御史吳堂爲監軍旣班師有白金文
綺之賜權貴囑託一切絕不行所核功罪皆當壬申
二月賊陷曲阜城禍及闕里禮器樂器皆焚蕩公
奏移曲阜城以就孔廟永爲保障九月凱旋　獻俘
賜金織鷺袍與實兵部加俸二級癸酉六月丁計淑
人憂弟太任刑部主事適卒乃扶携二柩歸葬如禮
乙亥九月服闋丙子四月還　朝復除吏科給事中
丁丑六月滿一考授　勅階徵仕郎八月遷戶科右
給事中戊寅夏再遷左於吏科當事多所建白疏上

民災草入閭閻知謂有傳誦之者若　武宗南巡之
蹕錢寧狩寵之勢與邊儲屯政事關大體蓋有人所
不能言者己卯八月陞南京光祿寺少卿時　武宗
駐蹕南京凡諸供應皆先事而備若寺之圮廢次第
與復查革吏正多所修舉辛巳夏今　上登極　詔
考察京官適寺長闕公奉行惟謹黜屬吏不職者五
人查復厨役之占役於他所者凡百有二十餘人謗
言叢集一莫之顧然竟無他壬午改元公力辭加俸
上以公山東河南剿賊之功不允八月進階奉政
大夫癸未三月滿一考丙戌十月六載考績加授修



正庶尹己丑三月進賀　冊立中宮箋至京陞應天
府府丞值尹闕攝篆者五月巡撫都御史荷峯陳公
祥特疏薦之辛卯三月以　郊祀恩進階中憲大夫
八月鄉試充提調官場屋事惟謹壬辰九月陞應天
府府尹秋八月頒詔例授　誥命封贈及二代仍廕
一子入監甲午春清查官占埋沒地還之民間以絕
權勢起佃之謀復積科試羨餘以開拓貢院矩範儀
觀爲之一新是秋鄉試再爲提調官會南京　太廟
災引咎自陳致仕得　請即日東歸家居幾十年足
跡未嘗入公府口不談貴顯時事惟以詩文自娛樂

而已周貧贍族之舉則奮袂爲之不愛也公性孝父
歿時祀先必流涕每謂其子曰祖宗功德不可忘吾
平生無夢夢必有兆皆祖宗之報嘗憶山東時夜過
呂孟社身在賊中暫止鄰舍就草榻傍垣遂夢而祖
呼我曰速起速起寤驚而頗疑爲賊乘之方啓戶出
探有逸馬觸垣悉壓覆榻上旁近無完物矣此祖宗
之佑也爾子孫謹識之異日雖乞誌吾墓可也告等
以遺命語予若此予謂此公忠信之應也公以成化
庚寅十月十有九日生以嘉靖壬寅六月七日考終
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三配淑人曹氏有賢行子男三



長郊娶盛氏先十二年卒次郎告以文學世其家國
子生娶周氏次秩國子生娶周氏側室夏出女二長
適監生徐良次適縣學生張必紹側室殷出孫三輔
詰庠生娶顧氏輔光廕補入監娶宋氏繼室徐氏輔
延孫女二適宋景運殷上治曾孫男一曾孫女二所
著有石池稿嘉樹軒記聞行齋春集藏于家惟公以
經濟之才該博之學茂有鄉譽與古名臣與深同舉
于鄉既同　朝爲從官備郎行同心最相知厚予
之赴闕獨猶及見公于密室今請乃以後命爲託顧
予衰陋知公爲淺尚賴當世巨公大雅採擇焉以昭

不朽此柴氏子孫之幸也謹狀

儼山文集卷七十九





# 儼山文集卷八十

## 行狀三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　太子太傅禮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康顧公行狀

公諱鼎臣字九和別號未齋蘇之崑山人崑山古稱東吳吳四大姓顧其一也三國時雍爲吳名相其後別族散處故崑山有顧氏元公家雍里村世以力田種德聞於時故崑山之顧氏爲大族千十二公者元之萬戶也是生德輝嗣爲萬戶德輝生八子其季諱士恭公之高祖也曾祖諱大本祖諱良號耕樂道人



父諱恂號桂軒有隱德列祀鄉賢三世俱累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曾祖母蔡氏祖母吳氏嫡母吳氏生母楊氏俱累贈一品夫人公生而穎敏數歲能文章稍長學益進與兄子直潛同遊邑庠皆有名時號顧氏三鳳弘治辛酉舉應天鄉試乙丑舉會試對　大廷賜進士及第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七月丁父桂軒公憂正德丁卯服闋戊辰五月還　朝與修　孝宗實錄成己巳五月陞翰林院侍講賜銀幣十二月丁楊夫人憂壬申服闋告病家居癸酉冬還　朝甲戌充廷試讀

參官丙子五月陞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八
月受　命主順天鄉試時錢寧擅權令人持帖至公
所囑其所親以重利啗之公不爲動竟忤寧而寧亦
不能害也己卯　武宗南巡賜麒麟服辛巳　今上
入繼大統五月開　文華講讀充經筵日講官賜銀
幣孔雀服三襲復充　武宗實錄纂修官公在講筵
音吐宣暢敷陳啓沃節奏纚纚　上往傾聽嘉靖壬
午正月郊祀禮成賜白鷴服三月疏乞歸省祭　上
以講官故特命馳驛還鄉賜白金文綺仍令速返供
職癸未疏乞養病　上不允再疏得請家居藏修者



幾四年目擊東南利弊慨然欲起而振舉之丙戌冬
赴闕丁亥二月復職經筵日講仍舊十月更定學士
制公首爲翰林院學士掌印仍充經筵日講官分撰
　誥勅十一月進講范浚心箴　上特諭內閣云朕
因十三日聽講官顧鼎臣解說心箴連日思味其意
甚爲正心之助昨自寫一篇幷假爲註釋復　諭曰
前日聽講心箴深加愛尚朕自念上荷　天命爲人
君長當務學以致知待纔有領會之時再註視聽言
動四箴後復　御製敬一箴　命于翰林院兩京國
子監建敬一亭幷前五箴俱勒石其中天下學校准

爲定制戊子八月三十日　上又諭輔臣曰朕嘗思
範一書於帝王爲治之大經大法實爲親切講解須
委一人庶得接續貫暢欲令鼎臣通篇進講分段計
日從容講解務使盡其所言以爲朕爲學求治之助
九月八日　上又諭以公所講洪範盡心指解復慮
詞語長多恐溫書之日有所失記少爲刪去幾句從
容講說以發明朕心使有所得直解揭帖內可撰寫
精全朕得覽閱以求旨義爲爲治之助十月賜文獻
通考四書大全書傳大全各一部閏十月二十日
上又諭曰今以寒月例暫免經筵日講但朕以洪範



未終篇故未循例暫免又曰爲學貴終始亦在乎篤
行不在急迫與徒知也鼎臣暫免朝參止入講殿進
講庶得從容朕亦安聽或得於領會矣十一月二十
一日　上又諭以公進講洪範終篇盡心指陳陞詹
事府詹事仍兼翰林院學士賜白金文綺又　諭稱
公入仕有年故特進三品與他講官不同蓋特恩云
　上又諭公自進講以來忠誠剴切於經傳多所發
明甚爲朕進學之助又　諭以公學行素優侍講有
年啓沃良多勤勞簡在特給賜誥命己丑四月　命
校勘續修大明會典公充副總裁考定損益多公手

筆云十二月 上奉安先聖先師神位於文華殿之
東室行釋菜禮特 命輔臣及公等十臣瞻拜復
召至西室親承 天語期勉賜茶而退繼頒 聖諭
令十臣各敷陳經義關切於君德治道者以獻公撰
述中庸首章講義一篇進呈 御覽大意言圖治者
期臻於聖神功化之極不安於小康也庚寅二月
上肇舉耕籍禮 特旨命公與九推之列 賜雲鶴
服七月 命掌詹事府事辛卯九月無逸殿成 上
御殿命輔臣及公等坐講周書無逸篇賜宴十月陞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仍充經筵日講官不妨



部事十一月歷三品俸考滿廕孫謙亨入監壬辰十
月奉 特旨教庶吉士呂懷等二十一人舊例教庶
吉士率用翰林臣二員獨受 簡命自公始也十二
月陞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兼官職任如故癸巳
三月 上以釐正 先師祀典再幸太學 命公充
分獻官 上祀畢御彝倫堂命祭酒司業講書 賜
坐聽講賜新鈔羊酒時取孔顏孟三氏子孫至京從
幸陪祀公退而上言以爲孔子之道爲萬世帝王法
在當時門弟子唯曾參之傳獨得其宗觀大學一書
綱領條目昭然明白端可見矣而二千年以來未有

能表章之者我 皇上崇儒重道遠邁帝王似茲曠
典所宜肇舉伏乞 命禮官詳議盡訪曾氏子孫與
孔顏孟三氏一體錄用則吾道幸甚 上是之於是
求得曾氏子孫名質粹者授博士以主祀事甲午再
滿考進勳級授資治尹時大同軍士屢變執政者欲
以大兵屠滅公抗疏言叛者不過二三渠魁誅之則
國法正而人心安矣奈何戮及無辜使玉石俱焚乎
上從其奏全鎮生靈賴以獲免乙未 孝靜毅皇
后梓宮發引禮部疏請 命大學士一員題主 上
特以命公是歲 廷試進士充讀卷官舊制 親賜



策問皆內侍傳捧是年 特命公捧下仍著爲例
上復御文華殿親試選進士趙貞吉等三十人改庶
吉士 內閣疏請 簡命主教事者 上擢公禮部
尚書兼翰林院學士仍掌詹事府事教庶吉士公具
疏懇辭 上諭之曰朕以卿講幄舊臣効勞有年特
茲加秩專委教讀爲國儲材宜從朕命公就職程率
訓勵模範肅然冀得眞材以稱 上意七月公有疾
二十三日 上賜手札云前因秋享 祖考卿以疾
奏別委捧主朕意以卿微疾耳昨聞之李輔臣謂猶
未愈卿受命教習吉士此非小託宜善加調理可用

心教之以副朕任用焉二十六日復　賜手札問疾
并手製藥一劑賜公諭意諄諄恩眷有加丙申三月
從　上幸山陵賜麟服及銀瓶繡囊諸物四月　賜
飛魚服二十七日　召見行宮時公教庶吉士因論
進學之方作文之法教育人材之要及言宋史浩繁
宜加删削以備　御覽　上意嘉悅議修飾　七陵
并豫建　壽宮　命公往祭天壽山之神八月　上
遣祀　先師孔子　九廟成禮部疏請定各廟時享
太廟祫享大享諸樂章　上特命公專撰九月重
錄　累朝寶訓實錄成公爲同經理官特加太子太



保賜宴於謹身殿仍賜銀幣鈔馬十月議遷　孝肅
孝穆　孝惠三后神主奉安陵殿特　命公題主
丁酉七月公上疏言東南財賦重地積弊甚多爲民
蠹害遂條陳四事一曰暫議差官總理二曰查理田
糧舊額三曰催徵歲辦錢糧四曰查復預備倉糧皆
究極利弊纖悉不遺公恐行之者不得其意反爲民
害故又曰所以更化善治非作聰明以亂舊章也法
久弊滋務在整飭振舉以復舊規耳其惓惓若此先
是嘗以四事建言于　朝行之而有司因循廢閣故
復有是奏　上特命戶部臣速行之加嚴切焉是歲

京師大水流竄浮屍見者駭異而天下郡縣又多水
災湖廣尤甚公疏宜修人事以格天心紓民困以消
隱禍極論傷痍困窮之狀乞請優恤京師被災之家
其湖廣承天乃　皇上受命龍飛之地災沴如此神
人震驚宜遣大臣馳往賑救遺黎掩瘞枯骼更　勑
天下撫按憲臣嚴督有司奉行德意加惠存亡庶邦
本固而天心可回矣　上嘉納焉戊戌二月奉命主
考會試時士子一時習爲奇險之文靡然成風禮部
疏言其事公當文衡崇雅黜浮文體大正士論服之
三月　廷試進士充讀卷官公簡在　帝心自己丑



歲即擬大用公時宰張羅峯以密疏沮之非　上意
也是歲八月十七日　上御平臺始　勑吏部以太
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公疏辭
上諭曰卿講讀舊臣才學茂著朕心簡在內閣重
任特茲委用宜盡心輔贊以副朕意公旣大拜與序
菴李公桂洲夏公同心輔政　上倚任爲重九日賜
上尊珍饌二十五日　駕幸山陵秋祭公扈蹕侍行
十一月朔　駕詣　圜丘恭上　皇天册表復詣
太廟恭上册寶賜銀幣召對便殿復論經史欲集儒
臣類纂修葺公奏請　皇上宜如漢宣帝時開白虎

召諸儒講論五經同異親稱制臨決斯文之幸也
上曰卿言甚合朕意朕思作此等事勝於他務也
二十六日　聖母章聖皇太后違和　上命輔臣引
醫入視賜銀幣既而　皇太后上昇十二月侍　駕
幸山陵相度陵隧　上駐蹕德勝門手賜御寒首衣
途次　賜食器銀杓諸品物是日　昭聖皇太后遣
中使至山陵問　上起居以輔臣扈從勤勞各賜銀
幣己亥元日賜上尊珍饌與勳輔諸臣被召至　玄
極寶殿觀燈　賜燕二十七日　上於平臺　勑吏
部以昨冬祇薦　皇天册表命使諸臣虔恭贊佐宜



錫殊嘉加公少保兼太子太傅進武英殿大學士尚
書如故二十九日　召至啓祥宮入見　皇嗣賜銀
幣花紅二月朔日　皇太子册立及　景裕二王就
封賜銀幣新鈔時　上以是月十六日南巡承天
乃命夏公扈蹕而以公留守京師八日　賜牙刻留
守關防一顆　聖諭畧曰朕將躬詣　顯陵爲親營
計吉地日以期矣特命卿同鎮守北京佐太子代
理之重卿職也宜協心護守一應題奏以關防用使
密切要務重封印記庶別詐僞昨論宋事朕見文人
每私檜爲忠卿直以爲姦可見卿之公讜也朕此行

非有導之者卿但盡誠居守十三日　召見文華殿
面計南巡程途日行次序手授　几筵祭文及祀嶽
一帙遂賜蟒衣四襲金寶帶一圍　上以諸邊重鎮
密邇京師欲遣大臣行邊公曰須重臣乃可　上曰
崔鑾何如公頓首曰　聖諭甚當遂起崔公於家命
拜行邊使奉　勑巡歷九邊是日公疏　聖駕南巡
伏蒙恭命留臣居守京師輔贊機政受命以來蚤夜
兢惕不遑寧處良由責任至重切慮才力綿薄弗克
負荷以傷　皇上知人之明私憂過計不容隱默乎
上七事皆軍國重務內一事云　皇太子正位東宮



文武官例該朔望朝參　上曰可急者祇之又一事
云　內閣於各衙門舊不統攝臣留守事重乞分順
天府五城御史兵馬巡捕參將把總悉聽臣約束庶
便行事　上是之乃皆此悉聽統束其餘皆　上手
批可復命之曰朕祇爲　顯陵衍往躬視上地留守
重託簡付于卿宜夙夜慎恭以臣儲政啓奏各有批
示卿其欽之十四日　上召見平臺手授御筆面物
曰朕恭以　二親爰靈之地日夜思念心甚不安必
親見乃安此心非漫遊也特以留守至託簡付于卿
宜朝夕慎恭輔贊儲政庶朕心安于行卿其欽哉慎

之又　面諭曰朕用卿晚卿受重託凡各衙門事務
皆得預聞官員有不職廢事者重則太閒臣處輕則
取旨懲戒公即奏曰九重密旨人不得聞乞降綸音
百官悉知警戒臣得以行所無事矣　上可其請宣
諭百司是日又　勑諭公曰朕茲巡幸承天恭視
顯陵車駕往回動歷數月昨以册立東宮命之監國
特留卿贊輔協同文武重臣居守內自宮掖外而郡
城遠及邊陲并大小百司庶務悉以付卿宜遵承朕
命應啓請者擬請令旨施行應聞奏者馳奏行在定
奪其有密切緊重事情宜用欽賜印記來聞卿講幄



舊臣久懷經濟朕茲重寄宜欽承之哉　十五日　召
見文華殿賜　皇考御書扁二面一曰日新又新一
曰太極無極又賜銀圖書一顆文曰經筵首選十六
日　車駕發京師公奉命居守振舉紀綱嚴毅之下
肅然度以歸衣舍人齋　皇太子問安疏及公留守
問安密疏諸行在凡內外軍國機務無不纖悉聞奏
三月二十五日　上在承天以山陵相度事宜手諭
特先示公一人并賜御製詩歌三篇且　諭以御輝失
戒令錄諸勑諸文馳進公疏謝畧曰臣所知聖孝純
切諦視山陵已定大事聖子神孫億萬世無疆之福

基於此矣臣自忭慰未敢宣洩至若　聖情悲愴
於述作格律高古思致眞切直追典謨訓誥之作信
非漢唐以下秉德好文之主所能窺測其萬一也四
月十五日　車駕回京公率百官奉迎致詞贍拜
上慰勞之公居守時律下太嚴不少假借言官論之
公即引罪辭避　上特慰諭焉時　上以草勅事督
責輔臣公頓首陳諫詞意懇切　上爲之霽威五月
公以累朝典故文籍俱貯　內閣制勅房翻閱衆手
文字浸滅前後脫落二月間　召對平臺時面奏乞
令中書謄寫進呈　聖覽爲萬世法程　上俞允之



至是成二十餘帙上之餘未及就時　皇妣南祔
顯陵舟行遣公至通州題　主十二日賜御批寶璽
聖製詩歌二面皆南巡時作也十九日特賜天靈茶
筍六月公以疾在告　上遣醫視疾中官齎賜羊豕
酒米諸物閏月朔祀永明後殿　先聖先師堂　上
命公代拜十五日一品考滿復職　上遣中官齎賜
羊酒新鈔八月南薰殿書　太祖　成祖　睿宗三
聖玉册寶賜銀幣九月賜白花玉帶一圍金織麒麟
服三襲二十五日　召至皇極閣視書　皇天玉册
表賜銀幣二十八日扈從　聖駕親閱壽宮及奉安

成祖陵碑賜銀幣諸物十二月四日賜白金蟒衣
庚子正月十日冊封皇貴妃等妃嬪充副使捧冊十
九日　上祈穀于　玄極寶殿夜召勳輔禮臣六人
賜貂皮暖耳三月八日欽承　聖諭公具對解疑言
及朝會事　上再賜手札詞意諄懇一時君臣相與
誠信通流雖家人父子不是過也五月三日夏至有
事於方澤　命公視牲郊壇感寒病噎請告　上遣
醫視疾仍　命中使賜食品如前時公臥病日久不
痊　上屢遣中使齎手札賜問越二日公以例上疏
辭俸　上復予告給俸如故八月病甚公懇乞歸休



上溫旨慰留九月十六日公疾少間伏枕呼冢孫
謙亨語之曰吾受　皇上厚恩畢力報稱今殆不可
起矣臣志未及為者爾筆記之於是口占五言古詩
一章云天下幾大事初意戮力為流景若逝波世路
況多歧天造既難明立事不可期後來有俊乂一一
為為之為國開太平千載非鴻共後命書五事于後
一曰復鹽法以備邊計二曰興南北直隸山東河南
水利開稻田樹積蓄以省漕運三曰經理宣府大同
二鎮薊州遼東山西以備以保障京師四曰因曰復
河套經理甘肅以保全陝五曰經理松潘以保全蜀

皆國家大計云十月五日病革乃力疾陳遺疏感激
聖恩勸　上親賢圖治加意元元頤養　聖躬茂
登萬壽以貽　聖子神孫無疆之業以慰天下臣民
仰望之心　上答曰覽卿力疾陳奏足見忠愛朕已
具悉六日午時卒于正寢計聞　上為惻悼勑禮部
舉恤典以聞賜祭九壇仍命禮部主事王健營葬專
贈太保諡文康公身長七尺虬髯虎顧姿貌奇偉風
神峻拔自束髮為舉子時即有大志砥名合後更今
諱其志也果以掄魁發身位登宰輔文章功業卓冠
一時殆不負所學矣公性直諒不諧於俗遇事輒敢



言人雖敬而畏之亦以是見沮賴為　聖主所知卒
能保全晚歲始入政府　恩禮優渥齊予頻蕃亦
竭忠報稱不避嫌怨僅僅二載竟卒于位至於遺言
一不及私可謂社稷臣矣公生于成化癸巳二月二
十五日享年六十有八配朱氏累封一品夫人有賢
行白首相敬如賓長子履方夫人所出也鄉貢進士
娶梁氏次履祥娶周氏側室薛氏出也履貞順天府
學增廣生以履祥有疾讓廕入監娶陳氏履吉尚幼
皆庶出女二皆夫人出長適國子生歸某次適國子
生朱端禧蚤寡孫男四人長即謙亨國子生以

公　內閣恩政授娶陸氏次謙益四夷館譯字生娶周氏續聘查氏餘幼女二王世業周允懷其壻也曾孫男五咸和咸平咸康餘皆幼公所著詩文應　制諸作奏議共若干卷藏于家公之卒也　上遣祀以主事董子儀護喪內閣從方等將卜以嘉靖壬寅某月日葬公于灘山之原禮也深叨從公後三試皆爲同年而家居不遠百里又嘗同官翰林辱公以爲知己者久矣比聞國子司業王先生繩武數論公之行誼曰公居家篤於孝友父杜軒生公時年已五十有七公旣長恒恐不逮養每夜焚香祝天願減己歲以



益父壽桂軒公果登耄耋公狀元及第得報後兩月而卒竟如其願云公少不獲於伯兄事之未嘗失禮待宗族皆有恩義其貧者幾百人計口給粟以贍之與人交游洞見肺肝雖素布久要推敬如新云倜儻大度喜施予所得俸賜見貧者輒以周之濟南一貢士就教職待選日久無以自給遂鬻其子公聞而惻然遺金俾贖之居京師凡病若死不能具醫藥棺斂者有請於公公輒濟焉爲人外剛嚴而內寬和優賢樂善推誠布公獎引寒士孜孜不倦自公之暇觴奕詠歌寄興蕭遠乎居不廢絲竹所至室宇煥然一新

華之中未嘗不灑然自得無所係累也公生長東南念財賦日蹙爲　國大患故三舉奏又以故鄉崑山爲東南要地財賦上供者四十餘萬瀕海數受警無城郭可守何以保民乃言於撫按憲臣疏請凡沿海縣邑無城者令有司次第修葺而崑山最爲要害首議興築三年而城成民用又安百世之利公之功也繩武與公同郡邑而有親好相知尤深其言當爲實錄云復方寔于國子所教士開奉遺命以斯文爲託乃相與敘次如右將以請于當世之宗工大手製銘焉謹狀



儼山文集卷八十

行狀四

勅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先考竹坡府君行狀

府君姓陸氏諱平字以和別號竹坡松江上海人也以正德七年　勅封翰林院編修文林郎　制詞有曰遠貽林壑之光安享參倚之樂府君讀之喜曰天語之榮若是宜示子孫不敢忘因摘取以名堂關自稱遠安老人云以正統戊午二月二十五日生于洋涇之里居以正德辛巳二月七日終于正寢享年八十有四初娶同邑瞿氏贈左軍都督府經歷歲之



女有令德早世生一子曰洒娶薛氏俱先府君二年卒繼娶嘉定吳氏戊辰歲卒于京師以正德七年推恩贈孺人孺人賢婦道母道爲宗黨冠生一子即不肖深也娶梅氏妾高氏生二子曰溥娶曹氏曰博娶曹氏孫五人梁宋栢楫陸出自華亭洪武初竹居府君自白尚橋寓于浦東之瞿氏因家焉竹居府君修隱操爲鄉長者生筠松府君倜儻沈毅博學好古聲望隱然重東南爲人敬服配尤孺人出嘉定大族嚴敬勤儉寬乳五男子府君其仲子也生有異表身長七尺美鬚髯[illegible]雙瞳炯炯觀見左右耳音吐洪暢

談論往往驚一座人見之者皆以爲偉丈夫也少從鄉先生治經學大通已乃棄去事遊遨出入兩都北走並邊諸關南泛於湘沅之間多從名公卿遊名公卿無不愛之重之遇義事輒推百金成之不難也朋貧乏恤死亡於鄉人尤多復嘗輸粟賑邊大司徒償以品官章服長於理財積至千金輒復散施無餘既以此佐筠松府君起其家府君甚愛之曰吾評子也槪其貌類有後者無吾猶及見之筠松府君性嚴甚尤孺人相之極有家法獨於府君之養稚意安之時吳孺人尤能承奉備適筠松府君嘗曰吾吳氏婦不



當有子乎時深在孩抱間尤孺人與府君日娛弄其側於諸孫中獨憐愛焉竹坡府君既築室黃浦之東輒渡遊覽奉筠松府君尤孺人以老弘治丙辰葬我筠松府君至于癸亥合葬我尤孺人送終之備無不曲盡人稱其孝府君上奉伯兄下撫諸弟至于垂白無一間言人稱其友平居勤儉誠恪思致極精凡器物房舍一經其指授罔不造妙雞初鳴即起率家人事生産臧獲以數百指皆循循然在田畝間有以土地求售者必與之高直其遠者收息數年復召其主而還之性嚴重不喜人有過子姪行之犯禮者即時

形於顏色不少恕俟其改遷卽驩然如初偵有一毫則獎之亦不容口人故無怨之者待親故咸有恩禮歲時祭祀必敬每及先世遺事未嘗不泣也奉賓客必盡懽竟日無惰容所居去縣治二三里許以浦水爲限未嘗輕入公府達官貴人過門致存問者輒以疾辭強焉再三一見卽退未嘗敢與之抗禮卽有致敬焉者亦但唯諾而已若有一介之使必冠帶見之祖居百有餘年皆自府君漸次充拓鑿池種柳鬱然成林泉之勝因田高下以修水利皆爲膏腴扶杖行阡陌間課耕觀稼若有至樂存焉歲以爲常時或持酒一盂蔬果餅餌各一筐以餉勤者遠近化之故一方無惰農至今環浦而東雞鳴犬吠與機杼桔槔之聲相聞作人比之桃源晝風日妍美則折柬速親朋相與爲登臨之娛時殺野果取具園圃或操小舟或乘短輿徜徉花竹之間望之者若神仙焉晚年尤精明昨非燈下讀細書或作蠅頭字滿紙奮筆札眞行草書皆有晉唐人風致此於我　閒典章條格習熟通練若素宦然倘其言可以達當而效而不得少試深寘不能發其蘊分之一焉嗚呼痛哉今不可作矣昔庚午吳孺人之葬也嘗鈞松府君之穆位先兄



瞿孺人權厝在浚土餘三十年矣至是乃備禮遷焉府君定親臨視之遂營壽壙於其中曰他日得依我鈞松府君以左右子室人人以爲達且合禮云今不肖孤忍死南奔冀以成府君之志卜以某年月日大封云嗚呼我府君教成之恩不肖孤卽死無以復報矣深幼也多疾疢吳孺人覆之勤故未嘗苦督之學每過必撫之曰汝毋惰倘當以文學顯庸也吾家待此者凡幾世矣既有邑諸生輒爲當道者所獎拔每聞之必曰汝寔未嘗學何以躐此也每赴試都下必具舟楫與俱往殆辛酉之揭榜也乃指之曰汝偶在是退而拔泣曰恨鈞松府君之不及見也已而上南宮醉酒送之曰今吾倦游矣不能俱大成之深既陛走乃乘春漲復操舟而來壬戌下第忽從上東門入牽衣勞之曰吾固知有是也故復來來與俱歸耳乙丑成進士乃眞不來而以吾母來復以一弟最幼者侍曰相之戊辰之秋先妣見背扶櫬南還明年當調官主事于南都得報欣然曰資稍高耳吾且近然籍籍得罪云何深跪謝無以徐曰汝者皆我朝天下賢者名也抑又何辭明年庚午標茲味瘞得復被詔起當馳封乃笑曰昔年吾行湖湘閱日者言吾

是歲當蒙　恩吾昨猶以爲不驗也今職務若此豈
有命耶又明年辛未深入　謝果成請留官翰林歷
官述之曰汝節之闕也而信人太驟其放言也輕而
力善或不終難乎免於世矣汝必歸姊以累吾也深
是以有壬申之役既得便道與告歸居久之曰汝齒
髮長矣似也達於事言將有擇也行將有畏也雖然
不量力而居美又趨處而目之是造物之所惡也必
爲人所指目乃持而泣曰汝必去毋以吾累也深是
以有內子之行既來供職獲與禮闈校文手書問取
得士自後遺書但勉以國事及官國子又戒之曰是



亦責任也宜有以副人今縷縷猶在耳孰知其乃永
訣耶嗚呼我府君之恩即死無以報矣其他懿德遺
行荒迷之中不能盡述故血具此以備采擇惟先生
當世宗工幸在榜末兼承枉顧先施哀我府君儻賜
筆削成篇則天下傳之萬世信之不肖孤亦死無以
報矣

先孺人吳母行實

母吳氏諱　嘉定之清浦舊族父諱士實以信義服
其一鄉人閈閎斬然母姜氏生孺人甫　歲而卒同
孔姊才長一齡耳相依而哭無時時大父吳府君尤
憐愛之孺人長而寡言笑獨心乃通解知古列女傳
孝經等書時或從姊氏講説姑姆輩聞之有告吳府
君府君輒試之輒謝不敢言府君心喜語其子曰此
孫女耶必歸禮門或當昌其族攻勸女工不肯廢一
陰悲痛其母乃數數茹蔬紈綺鉛粉之飾不好也嘗
冬夜凜寒率群婢紡木綿居旁有積薪燎于火孺人
乃指揮群婢從下風撲其薪于地中風熾而火滅事
定一族長老皆驚年二十有二歸於竹坡府君爲繼
室前孺人瞿有子曰沔九年矣孺人子愛之備極委
曲事翁松府君尤孺人謹甚府君孺人性極嚴有五



男子婦少有違其教範者亟稱孺人曰吳氏婦孝純
而志悲惠博而性一是當有子有子必當大吾門矣
是時孺人累累不育姻婭之子咸趨以爲母孺人撫
之成當或脫簪珥資之游學或聚而教之家塾館穀
惟厚翁松府君嘗升堂拊掌曰鄉居有讀書聲與機
杼之聲相間作不已樂乎此吳婦之勳也沔之當受
室悉推隙其與之竹坡府君時事遠游或閒夜歸家
務整整一不以累年近三十始舉深翁松府君尤孺
人以孺人故愛鍾諸孫孺人未嘗不撫抱兒時嬉弄
必不與之錢具與之食必擇去其肥旨脆之辭灌之

衣出入必謹 原 不得孺人一語必不敢去左右也夜
或張燈牀月坐南軒手織作必坐之膝旁使讀書或
背覆之不得遺一字殆長娶婦爲邑諸生猶未問所
業聞售書者必售之不問有無曰爾不見爾祖之鍾
愛乎不勤學無以酬也旣而竹松府君棄養孺人竭
力喪葬事畢乃諭曰吾見婦當自力吾且成吾幼子
曰溥曰博蓋孺人所爲置高氏出也辛酉之歲子舉
鄕試從竹坡府君歸拜孺人于堂相向而泣曰恨約
松府君之不及見也明年會試下第歸當攜家入南
雍乃辭于竹坡府君隨之以往在南雍見舉一孫命



之曰繼恩喜甚致書迎竹坡府君來視驩如也時 原
有課業或應酬人學爲文章孺人顧曰不常見汝讀
書而常見汝操觚是不爲入者少而出者多乎君子
以爲名言 原 一念及不覺涕泗之交集也繼恩殀甲
子之春奉以東歸乙丑 原 成進士是秋遂迎來京邸
行州判博子與俱曰茲行不亦有所觀勸矣乎來京師
甚安適至於紡績之 原 尤勤于家間嘗勸之曰吾少
自習此一日舍之吾無難無以遣吾日也惟汝勸職
事以報 朝廷吾坐而養以祿不愈於往時田間乎
有過從者必問其人賢者曰汝狎與之游此汝父之

志也起從中饋治具惟恐後庚辰秋九月忽遘末疾
終于旅舍享年六十云 原 扶柩南還閭族之人無不
哭失聲道路奔迎者數十里外迨旣葬猶有持
紙錢裂而哭之曰吾某日受孺人某惠吾某日受孺
人某惠也矜之明年辛未推 恩封孺人賜勅命云
嗚呼吾母之賢不孝孤無以盡述亦無以盡報也獨
其鍾愛前子復憐庶生過於己出賙恤貧乏不問親
疎至飭以體從之猶恐不及若是者勉焉一二猶足
以爲訓而勵世況吾孺人出於至誠無所希冀而爲
之者哉乃若教成不肖叨以文字起家雖曰至愛撰



所由來殆若有相焉惜也辛勤於強健精糲之時而
不獲少一待於桑榆之暮是殆不肖之惡逆有以爲
之累也痛惟吾母晩年也似有所悟脫然於死生之
跡旣將屬纊猶能了了知未來事又其平生尤好與
文皆其天賦之厚有足傳世者惟先生念有門墻之
義少見省述使得附於古賢母之列則不孝孤之罪
藉以少逭矣伏惟矜哀與之

遺事

年五十時日中嘗見旗影自上下醫者以爲病旣
而 原 舉于鄕有司置錦標于門 見而失

平生喜誦金剛經無間朝夕屬疾已甚時深適從慶賀還毋郎曰吾兒來矣何今日衣緋也蓋深方歇馬于門云旣入與訣曰命也脩然而逝

先兄友琴先生行狀

先生諱洏字宗海封翰林編修竹坡府君長子也母瞿氏贈左軍都督府經歷晟之女祖筠松府君祖妣尤氏曾祖竹居府君曾祖妣章氏先生生浦東洋涇之里九歲而瞿孺人歿卽能哀毁思慕終身不替吳孺人繼室竹坡府君敎之學文理蔚然將事科第以總家政遂棄去事筠松府君極其敬畏竹坡府君或



遠出經歲先生應門戶課耕織事皆斬斬有條目事伯叔處兄弟務止於理每館穀名士以敎子弟深少學時得今南京禮部郎中張約齋先生爲師先生時時至塾中視供張致殷勤焉尤好賓客酒醴殽核非甚精潔不以享至於用財未嘗妄費一金以上蓋其儉約天性也常居焚香掃地尤惡穢故雖容膝之室必使光輝溢目左右圖史咸整然以理衣冠楚楚[illegible]之服亦燁如也好鼓琴時時閉戶撫弄風月之夕尋理古曲聲調清越有振木遏雲之趣嘗得名琴抱曰此吾友也人以友琴先生稱之暇日則澆花種竹治亭館修水邊林下之操架石爲山竄土爲池以日適世俗華利不問也或時啜菽飮水蔬糲者經旬或異之曰吾自安此吾欲使子孫讀書攻苦以勵志則此固傳家耳故其敎子尤力節縮他用以資束脩乙丑秋奉吳孺人就養來京邸留兩月擇名士大夫必款基移時得所遺片紙隻字皆藏以爲寶先世所藏法書名畫彝器學硯惟謹丙子之秋深起告時方病癃痿涕泣爲別曰弟第去幸毋以老親爲念吾且循北來視弟爲我乞詞林諸名公詩歌爲吾壽待歸爲吾林壑光至己卯春三月十九日竟不起云生於



天順辛巳享年五十有九娶薛氏同邑舊族父塤母談氏薛孺人慈順孝謹克修婦道奉舅姑得其歡心處妯娌藹然和惠工紡績刺繡脫簪珥以助子讀書之費宗人賢之後先生卒一年庚辰六月十九日卒亦年五十有九云子男二長梁娶吳氏繼吳氏次棨娶潘氏女三陳天衢王相堯殷某其壻也惟我兄清修雅操好文而知禮吾宗上承下傳皆於是乎賴而享年不永悲夫茲將卜葬於　　惟執事名滿天下文工當　朝兼有通家之好幸賜之銘焉子孫百世之光也亦子孫百世之感也謹具狀以

備采擇

儼山文集卷八十一

行奉旨



# 儼山文集卷八十二

碑

門生黃標校正

重修　祖陵之碑奉　勅擬撰

朕惟我　太祖定鼎于南我　文祖遷都于北兩京並建屹立天地之中山是上世陵寢界于江淮間朕以倫序入承大統春秋霜露之感未嘗不南向而悽惕也其在泗州者實我　熙祖裕皇帝　祖妣裕皇后隧宮攸安暨我　懿祖恒皇帝恒皇后　德祖玄皇帝　玄皇后咸此焉奠是稱　祖陵去州城東北十有三里洪武之十九年修建如　追尊制設官



奉祠月日惟謹頫今歷歲百五十餘矣雖萬靈擁衛王氣常然華夷之所向仰臣民之所欽恭者一日猶昔也肆予冲人上膺　天眷遠稽　神休嗣位以來日稽禮典凡所以竭孝思於　祖宗者　九廟七陵以次興舉惟是　帝業所基之域尤軫于懷曩撫臣馬卿具以上請會南京工戶二部尚書侍郎蔣瑤唐胄相繼有言　朕特下其事於所司議亟行之頃撫臣周金御史蘇畫以工完來告遂疏乞朕親製碑文以示萬世特禮部尚書嚴嵩工部尚書溫仁和以議請從　朕既慰既喜特賜命焉　朕惟　天人

有德以開一代之統必生異人豫擬於數百年之前
潛光隱耀世無能名以爲植本發源之地浮家泐鬱
彌久彌敦然後　聖子神孫託體繼志而千萬世之
鴻業垂焉若我　德祖懿祖發祥於　熙祖毓德於
淳祖而我　太祖龍翔電繞用成乾坤再造之功
皇哉巍乎三代以還莫得而彷彿焉肖兹靈壤固東
海之一源上林之一本也朕曷敢忘朕之子孫其曷
敢忘朕之千萬世之子孫其又曷敢忘大工始於十
四年之八月成於十六年之十二月仍舊而崇飾者
凡若干過新而備物者凡若干咸具在有司自餘則



祠官領焉內外肅穆一代之制煥然用稱　朕報本
至意敬勒諸石傳之永永欽哉

陸氏先塋碑

深幼侍先筠松府君時府君年高謝家私事矣長眉
素髯每日晡酒微酣乃慨然發聲甚激越曰吾陸
待氏姬周大聖人之後也當元之季　皇朝之初與
其陸氏之中衰乎而有茲餘慶府君矣雖然無屈不
終伸必有興焉者其竹居府君之後乎乃灑泣數行
回顧深曰汝小子識之餘慶者筠松府君之祖也竹
居者筠松府君之父也已又述竹居府君之始遷縷
縷的的深僅領畧未知也後筠松府君沒且一紀深
謬舉進士以翰林編修還拜先塋至是距竹居府君
之葬又且若干年矣始克追敘遺言爲先塋碑碑曰
府君姓陸氏諱德衡號竹居其先汴人建炎南渡來
華亭居華亭大有背積稱巨室今松城有興聖院浮
屠其基蓋半爲陸捨云餘慶自華亭出居于魏塘之
馬橋北莊蓋陸氏之別業也門有巨槐株可十六七
抱列孔道時元亂未艾盜白晝行劫一日群盜從東
方掠一人來被掠者急抱槐不可解大呼求援餘慶
嚴戶外視賊勢張甚即從中大言麾之賊叵測散去



去抽刃割抱槐者兩吻抵耳即不能出聲死死者有
子踪跡得賊所趨寃直走金陵時　太祖高皇帝初
混一天下凡民間幽隱皆得逕達由是從中遣人急
逮賊并逮餘慶餘慶逮時竹居府君才數歲耳上多
女兄行第七最末從以兩壻兩壻者陳某某也兩壻
皆衣食餘慶家如見賊既戮坐餘慶不救護殺人律
論戍　國初法凡當戍先營工於石灰山者百廿日
滿乃議地發遣於是餘慶役且滿矣復慮因禁由江
行二十里還金陵聽指揮二壻得賊令當詣謫所矣
道里費盡奈何一人當先遷紹理之兢欲往不決二

壻竟不告而夜俱往明日餘慶失兩從者梵曰是固
忘吾乎吾且忘之又安忍於吾弱兒乎吾又安忍以
戍事貽吾弱兒乎及今猶可爲也於是紿守者曰吾
將臨江遺矢守者從之乃乘間牽守者並入于江江
流悍急歿其屍竟不謫戍云蓋戍者既遣有地死即
其子襲戍若死于未遣前未地即其子不襲戍令然
也遂招魂葬馬橋今馬橋有塚蓋衣冠之藏云竹居
既喪父家產盡爲諸壻所據又不自安遁流落去外
且三十又二矣來上海上海有章某者長鄉賦雄於
一方一見竹居即奇遇之歸語其室曰若旅人視耽



耽耳倀倀貌不雄而揚殆有後者以吾女妻之決矣
逾年產一子是爲我鈞松府君也諱璿又產一女後
嫁爲樊某妻竹居府君既受室既有子女即別產於
章氏有田一廛有屋數楹在黃浦之東由是始定籍
於上海而魏塘之產棄不理矣獨歲時持紙錢上塚
一往來耳諸壻亦復分散他去惟陳某尚守故業在
竹居府君性嚴馭內最有法而章夫人又有賢德能
起家先君千年卒鈞松府君既長見竹居府君竹居
府君未嘗霽容也始來居浦東時鄉里共來存短長
不相容竹居以好語慰遣之即來需索不如意立致

惡語或隱几而臥他日待之復如故蓋長者云妾黃
氏生三子曰璣曰珮曰瑾璣有二子珮庠生早卒無
後瑾有一子惟鈞松府君有五男子五男子復各有
子於是始彬彬矣嗚呼惟竹居府君其道似陳寔郭
林宗清而夷嚴而不峻其光閟閟隱於農賈之間以
弗造茲家在易其屯蒙之際乎鈞松府君以詩禮繼
之未洽也古人有言德必百年而後興今固其時矣
深大懼墜先人之志碑以示後之人以成我鈞松府
君也世系不載載在碑陰銘曰
惟宣王中興分籍于六遁爽于編諜延散處列國



楚狂歌鳳漢賈以口辯紛遂代有顯士不絕踵躅
惟昔江左以四姓著華亭始封邦域乃樹自汴宋
南渡言復我故土遭世多屯或不保厥戶若水中
淤不絕僅一縷列列餘慶殺身成仁以覆我後人
惟先竹居誕集厥身星星四奔遁定於海濱若淤
水復洩或未臻于淵淪迨我顯祖鈞松力決其障
手足並敍龍江東注惟禹之績匯爲高原抵厥玄
宅順導五湖偉哉肖厥澤草樹鬱鬱合抱盈尺滄
海東環九峯趨其西陌是曰陸氏之塋永寧先魄
於惟遐哉

鈞松府君碑

陸氏世稱長者至鈞松府君尤有聲稱而家始大矣
先民曰堯舜之世比屋可封蓋言不獨在朝周之初
興詩人咏歌免罝棫樸其氣機之開與惟我　皇明
太祖皇帝汛掃前陋淳和用集　太宗皇帝生養
休息之日以豐隆故永樂洪熈之間風俗最淳其君
子焉淳博其小人焉淳朴渾渾乎蔑以尚茲惟我府
君適逢其運天賦不群博大而弘戰戰小心克儉克
勤以興禮教敘彝倫蓋休哉懋哉至余小子　孫　蓋二
傳矣生遭文明之盛策名登庭獲接故老聆祖宗之



休懿又爲史官覩　累朝實錄金匱石室之藏於是
乎稽事實考治化得以洽流風觀俗尚府君豈不乘
運而生也哉乃次其行實刻諸墓道之石自華亭來
遊者曰竹居府君諱德衡配章孺人定生我府君府
君生數歲而章孺人歿自少倜儻奇偉弱冠北遊至
梁而還丰姿峭岸言辭粹雅夙有林泉之尚遭時承
康獲遂斯志嘗手植美竹高松蔚焉成林中歲耆處
士衣冠杖屨其下每曰古稱樹德夫德如樹久而後
有託者此之謂也因自謂鈞松云故今稱之曰鈞
松府君者著其志也府君慷慨任真以信義自持能

赴人之急難卒然非數十百金不惜也鄉里皆尊禮
之既而縣令尊禮之府太守又尊禮之然卒不以干
令守是時邑中賢豪有金彥英陸大用陸有常者凡
數輩獨府君後起尤見重云人有侵犯府君者至再
三皆怡怡然受之曰是余先人之志也大物之負氣
而來也甚銳徒爾激之必折折必有受其傷者吾須
其平耳當有愧悔之然其人有愧者有不愧者愈甚
者甚者後懼于法人曰府君以是遺之耳乃歎曰出
之必反爲之必受理有然者我固遺之邪君子聞之
益賢其爲長者是時鄉邑稱長者莫先焉其於弟子



君諸孫必教之修仕學曰吾未嘗學問靡是自解然
人何可以不學吾又不可以不教學學未必其皆仕
也儻有仕者亦余之志也每見古法書名畫一代鼎
彝器必重購之曰古之人非有甚異於今之人也然
其技能絕者何也夫心以造物目以行之手以從焉
古之人心如目目如手其志專而事不雜吾固不得
見古之人吾徒謂古人之蹤迹而置之其不然也尤
精於鑒賞歲月真贋望而知之是時號博古者必歸
府君就正焉府君家居必鷄鳴時起衣冠夜飯畢則
列坐諸子孫於一室咨叩其日之所爲曰歲有春春

者天之神也日不寅寅者人之神也故春氣不發舒
者歲必儉寅氣不振拔者人必憒人憒於寅徒終日
耳夫人日中氣盛有為必成夜者人之所息者也宜
有以思之思之則善從生不善從而識吾於汝曹非
徒苦為也凡天文有變異必謹識之曰人者日月五
行之分氣也氣行於天而質凝於地氣變於上則質
變於下顧其始也甚微然因是以為儆耳其所居墻
壁處必有日月五星字皆滿至晚歲益有見於其分
際云每好讀書然不深求嘗自謂麤解其於農卜雜
家多留意焉然其行多合於古人之言不槩於道希



矣嘗論起家不以勤勞者必弗久也無故之利必弗
居也其論人物必質且厚者也聞人之有不善必弗
言有善必弗輟諸口也跡斯以往其真長者耶是以
采而著之嗚呼豈非乘運而生者哉夫繁言隱雅飾
行亂俗孔子曰與其不遜也寧固又曰如用之則吾
從先進然則時固為之所也非耶府君年八十有三
卒其配尤孺人世家嘉定父諱德脩又里中賢家有
五男子曰太平定震寅女二嫁羅俊許銓顧澄諸孫
十八人涵瀾沔淮淅渭沂深溶漢湄河溥瀚博洲汀
汶以某年月日葬洋涇之北原後某年又啓而孺人

祔焉后某年始克樹碑云

## 王侯去思碑

此上海王侯去思之碑其文曰侯姓王氏名卿字良
佐太原人也初有戎籍于弘農之衞遂以河南貫舉
正德甲戌進士戊寅夏來令上海蓋自德州之德平
遷也令上海幾三年有薦于　朝召為戶部主事去
去而民思之侯敦厚質實所居不為赫赫名其治海
也循循然因海之故而辦上官來之或知也侯處之
淡然不疑無甚高深城府人樂親附有以非意干侯
者侯瞠目視面赧然變竟不一語其人流汗走故侯



之去行李才數篋簡畢之若棄槁葉也民尤以是思
之　武廟南巡道路洶洶有緣以為姦利者侯抗諸
邀索一不應第曰　車駕至日供不供有令也何先
事自擾為竟以安堵他郡邑有坐是得譴者縣糧長
有曰關頭關頭者攬聚斂之首人也其人必且材
技尖儇侯伺人意際中之大率官取之關頭關頭取
之糧長糧長取之民民輸十糧長輸六七關頭四三
之歲罔虛日侯悉除去曰此假一手取諸昏無取昏
何關頭之為每歲里甲賦錢於田斂之官以充經費
曰櫃錢櫃錢者官操其奇贏而出納之諸行市賣有

折閲者有入空券而待命者侯每公用先籌直之於而後入歲杪羨餘且數千上官歲速災或出權餘賑之民以不傷時疫流行侯擇善藥作糜粥躬行鄉落遍給之小舟獨行侍御簡少民初不知爲官也江落犯順人心騷動侯諭衆曰江海潮汐非賊利也固無慮奈武庫何吾且有備乃以告訐人獲罪者許以鐵贖由是兵刃森然而民免科賦矣尤慎改作三年無土木之役舊民復延公宇廨舍曾曰取足居止已矣至於出令則曰令何可遽出出必祈於行行必祈於久朝自爲之暮自更之何以範民爲故終侯之任



若畫一焉雖胥隸坊甲之人亦以不諱嘗語諸學官曰松郡文名尚矣講習討論諸生所自致也規程以煩三博士恤其家禮其身令實主之何敢哑也會有計偕士窘於行者曰衆賢邑令責也衆而不能行焉用令爲遂捐俸若干贐之士用感激乃若稀簡權倖抑過才頑理剔宼滯躬親淡泊一用清淨之治海俗幾爲之一變其德遠矣案按上海古華亭也地盡東海耕織之力甲天下人易爲富其失也儕奢俗喜相雄其失也嚚訟禮讓之風少衰於曩日矣故海之政也廉慎儉信所宜先焉侯人品高有得於誠意之學故言行咸鑿鑿而感應隨之彼巧飾以捷取者繫民之心果何如也又聞諸唐貢士周曰侯嘗有言造化所甚惡者財也所甚靳者福也吾得之而不能享吾享之而子孫不克守多多亦奚用吾見以利貽子孫而竟破其家者何限也嗟乎侯斯言也豈惟繫吾海之思哉耆老胡錦等合數百人發私財市片石以請曰陵遷谷變此石永存惟侯以永存案故史官也榮于所聞良是故得牽聯書之碑樹之縣衙之右以長海人之思嗣鄭侯洛書曰可矣徐侯邸遂以告成事云



山文集卷八十二

## 誄辭

### 愚菴李府君誄

府君蜀內江梧溪李氏諱吉安字邦瑞仕至　華陽
王教授年八十解教授歸梧溪居溪餘二年以弘治
壬戌九月晦日考終正寢州閭悲思朝野弔吉山川
失色天日改觀嗚呼悲哉府君幼懷淑慎長益明哲
有容有守乃武乃文抗師亦鼎規輔　親藩立訓作
則流風餘韻靡得而聞然者矣迺歟華胄蓋自古遷
逮于　皇朝世有聞人故兵科左給事中諱蕃之子



今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兼都御史充嗣之父也初
仁廟登極給事公自漢中訓導上端本策十有六篇
驛　召見即拜兵科所言皆國家大計剴切咸可施
行具在國史今尚書巡撫江南列職三事適　皇帝
纘統首伸大議入事開列裨贊元化功在　社稷孫
謀祖武父作子述抑亦有深長者矣深故史官綴于
聞見见且密邇嘉定毋族衛與恬在童稚講說府君
之教訓娓美蘇湖餘波所漸私淑有年兼以末路綴
于尚書公之後私藉怵慄大獲知遇夫息陰者顧木
仁者及烏矧夫府君之德徵不朽有圖敢闕其文

敢乃造誄曰

於穆府君派姓自李𠂤有玄聖稱柱下史帝胄既
裔于編里有鬱爾遷徙自吉木龍市載西內江梧溪
崔塘地軸峨嵋天齊積秀攸蓄俾也可稽蜀富文藻
上當星奎　皇明御宇慶雲甘雨大科徵才以選隆
古李氏鼎興喬紫俯取起家師儒陶鑄鼓舞遷于兵
科漢中弦歌貺頌奏書謂臣匪多上有六策　帝曰
汝嘉宜侍禁近徵起傳車童生不錄貫傳痛哭氣水
之拔豈門夢卜篤生府君如玉斯碌如杵梗楠翔于
大谷至性夙成孝友鍾情齊眚既亡荒貧何承遐哉



堂構遺嗣家聲詩書文藝疾世倦宦崇居起卒升
胄子科盈斯行學優而仕嘉定惟南在海之汭既樹
既采生徒濟濟社與明揚傅華陽王騎決棄罔念
作狂有指內閣亦効閫壺府君衷誠既華既張明明
祖訓修禮大分有干者誅治遠自近王恩無親執
曰致仕深惟海古追事懲忿既復既同府君效忠日
月云館君子之功無行不信有感斯通著號傳保式
哉惟公有孤在疚負荷以手左之右之式先式後孝
正以蒙可大可久危疑豁開寺上是有府君勤止倦
而還事挽留莫回祖餞成市兩疏贈金穆生設醴圖

書在行篋裹有子惟時弘才翰林秋臺舞牧州郡風
操獨裁府君色笑喜聞慶來台鼎之勸淵源始開大
業有述將食其實朱顏素領金相玉質湯湯浯溪杲
杲愛日形以外休心以內逸僉曰景賢於萬斯年如
何不弔委蛻而仙風木遺恨山水餘妍景藏聲達生
直歸全嗚呼哀哉父子之間君臣之際授受之微進
退之制緣禮則裕得正斯毙豈惟哀榮且以厲世罔
乏典刑士喪法程孰行不式孰涕不零東吳南楚尸
像勒銘服有心喪囊有廢經噫予小子職在太史述
德累行遐敢舍是生世何遲聞風乃起緬託旒旂爰



述茲誄嗚呼哀哉

## 哀辭

### 陳翁哀辭

廣陵陳翁宗瑞卒之及葬楊君鏞其異姓姪行也悲
哀思慕閒走四方求文士悼之君子曰於是乎可以
觀德矣世有殁世有子弗父有孫弗祖弗可期也陳
翁獨能感及異姓之戚其於德可知已用終楊君之
志作哀辭曰

施殫君之系兮爰得氏於有虞演流之殿冑兮世弗
斬於賢儒漢曲逆寔蕃兮魏之琳與唐伯玉躋廣陵
之一派兮審未遠其裔爲誕毓靈於夫君兮耶千里
之黃鵠宇兜傑以㪍弛兮慕陶猗之所處遵海濱以
養晦兮挾高貲而樂與端軌轍於室堂兮同廬閭之
式也鼓盦斯以振振兮亦好還之極也惟惠澤之未
究兮心恝焉其憂隱乃命汝讓兮賑積倉於饑魯女
諫暨女詳兮續貲裹乎汝父孫曰鎮兮曰銓博敏古
以征前衆紛若兮承命合龠勉兮勵旃或侯封或斡
鹽兮或頡頏於泮宮業雖殊而志一兮咸副望於有
終君懽欣而遂適兮弛負擔於山之麓製綸巾被鶴
衣兮邀侶期而旅綺角李羲和之逆駕兮歲冉冉其



在辰究青山以窆壁兮如可贖兮百身輯素履於茲
生兮夫豈惟今之鮮伍思顏色於彷彿兮涕浪浪以
如縷辞曰已矣山空兮來悲風青筱𤄷兮丹楓日黯
黮兮雲濃思夫君兮傷余衷感舊事兮紀公跌鼎鼐
兮碑豐隆揮淚眼兮將終思夫君兮首如蓬耶杖屨
兮將安從睇蘭桂兮森叢叢徵厚報兮蒼空思夫君
兮鞠躬

## 祭文

### 祭存兒文

正德十六年歲次辛巳臘月辛卯日陸子自京師歸

存厚櫬前日甲申葬我太史公兆塋而祔之殤位乃
抆泣爲文祭之曰嗚呼予年三十有八得抱此兒一
何遲也汝才七齡棄予而歿又何早也汝之同胞兄
弟姊妹凡十三人是何多也今所存者一弟一姊抑
又何寡也嗚呼汝父汝母以此之故衰老侵尋使汝
有靈尚何心也往歲來京翩翩丰儀過客愛賞玉樹
瓊枝何生之奇也履牽我衣勸我東歸謂兒孟浪斯
言有違今乃歸矣何昨之非也今擧汝櫬以從汝祖
早識孝敬斯曰得所汝復何苦也嗚呼



祭鄭可齋處士文

嗚呼可齋其可復起耶可齋之鄭寔出師山代不乏
賢作郡喬木至我可齋尤稱雅熟克踵世範遠近推
服少事客游不安交際而獨與予傾蓋相契予亦寡
儔款洽無我獨視可齋猶芝蘭玉樹也旣而可齋以
耿介受侮予爲白之而可齋之德予也獨深此亦義
所不容已也正德辛巳予還讀禮氣毅衰疚而可齋
遠過慰藉矜恤家居十載不煩屢訪每一聚首輒連
旬日藹然骨肉之誼也嘉靖戊子起召北上明年遂
自　講筵左遷南翙可齋遠自海上操舟送之自吳
歷越不啻千里南抵閩關繾綣難別每當祥風麗日
之辰丹崖碧潭之上携酒短篇未嘗不與可齋共之
也是歲予遷晉臬明年遄歸是時可齋且病矣猶買
舟騎驢訪余海上是豈世情交合者耶旣予入蜀萬
里閒關猶能聞問迨予再上玉堂而可齋之疾不可
起矣嗚呼哀哉感念今昔惟餘涕淚再越歲年未酬
挂劍嗚呼哀哉遺孤單弱庶幾末階盟社猶存尚念
世好耶予且視二孤猶子若孫也忍忘吾可齋耶忍
忘吾可齋耶嗚呼九原有靈可齋其歆予之言否耶
尚饗



祭少師大學士邃菴楊公文

惟公一代偉人四朝元老出入將相丞疑師保蓋天
之生我公也固將以爲世道計若乃公之所享實盛
衰升降之幾胡蓋棺之已定猶未辯乎是非嗚呼哀
哉盛德大業完器兼資謀斷並出公實多奇故渾厚
宏博所以養天下之元氣而變通神化足以繫斯世
之安危豈道大者難容而忠誠或以北疑嗚呼哀哉
本　朝學術孰使之昌前輩相業誰云最良昔三楊
之藻潤共建績於渡江逮李薛之醇正式以增　復
辟之光何我公之博達兼數公之所長嗚呼哀哉人
亦有言萬里長城五百之運賢聖合并縱后皇之孕

百固不知幾年而後成僞求才於夢卜亦將合千萬
人以爲英公今已矣首曰難名九京可作執鞭爲榮
此擧一世之所同悲而尤門生故吏之至情也深早
承陶冶遠大是期動輒得罪徒負敎知宋芳晚登公
門特荷恩慈幸託公之末照毎相頷以得師忽山川
之還氣指天日以何私當輛車之在翟貢一觴而陳
詞嗚呼哀哉淚止於斯

祭少保吏部尚書白巖喬公文

惟公具經世才實天下士功施社稷名番太史公孤
卿佐臺省部寺進退出處俱關　國是文章翰墨六



經諸子人所難兼公則具美四海起居　九重眺倚
蒼生注懷詎曰不起嗚呼哀哉深託交道誼屬公忘
年一別十載相見懽然公方謝政予乃謫遷慰之累
牘贈以長篇約我南下追隨莫前予方北征聞公棄
捐百身奚贖有淚如泉世道之慟豈曰惓惓嗚呼哀
哉門墻如昨子孫有託絜酒炙雞公如可作尚饗

祭張都諫外舅文

於惟大人出自名族皇皇大參中牘是瀆宦轍東西
鳳凰相逐居常應變一一可録偫遊成均捐珮遺友
策名夏臺米粱助守出鎭大藩不變所有晚歸于田
耰冠在首歲臨巳巳倉卒變起都城皇皇士女四徙
屹然安居誓以生死曰此君夫去將安止大參既逝
門雀可羅強奴猾斡所存幾何獨撫二女甘此機梭
辛苦門戶心盡手摩大參鮮後丘壠何主烝嘗四時
涕泗如雨博選于宗義成恩䘏絶者復續以光遺譜
殷勤相攸爰得佳壻東海之子柱史之弟出司諫垣
入讀中秘迎養于家甘旨終世嗚呼哀哉惟我夫人
世之頃節國之忠臣今不可作哀我比鄰江風海月
想見精神合葬有日柳轜于任村林黃門纍纍扶行
生有淑德歿宜有榮蒼天之報終焉乃乎宋等涕雖



有從足不能擧酒絜千尊殽醴子俎千里臨風擧目
凄楚洋洋如在鑒此心膂尚饗

祭封君誠齋崔公文

維公維海宿望商顔高風清時人瑞　聖世伏龍脫
穎藝苑飛聲營宮仕親民社志抗峨崧不大厥施以
成其子華國有文直筆在史爲天下師遂掌邦禮鸞
封鳳誥公竟不俟嗚呼哀哉深慕荊有日許劍未酬
遽聞訃告悵望十洲天風海濤君助隱憂尚有恩波
永賁林丘嗚呼人生所貴者壽公壽絶倫望百逾九
埃塩壓寰與化爲友芳靈洋洋歆此絜酒嗚呼哀哉

尚饗

祭閣老石齋楊公文

惟公兩　朝師傳一代忠賢身騎箕斗氣作山川深
禮闈門生最辱知憐相從館閣餘二十年白頭萬里
謬寄旬宣過公鄉縣桑梓依然感念今昔有淚如泉
嗚呼哀哉萬世在後萬世在前誰爲此謀悠悠蒼天
嗚呼哀哉尚饗



儼山文集卷八十三

儼山文集卷八十四

雜文

浦喻

陸子生於海瀕而家于黃浦之上浦故松江別流江堙而浦代志曰楚時春申君黃歇所鑿因姓其氏壯遊四方適吳覩五湖具區北渡大江逾于河達于呂梁然後知水之爲理也海水際天浦水朝潮夕汐盈縮吞吐匯爲汀洲帶以百里湖水汪洋渟泓萬頃一色漫流四溢而不見其涘也江水夾以連山源遠流盛蛟龍黿鼉變怪百出而獨力東注河與江埒而源



發崑崙流益盛濁悍若怒呂梁水摶山而行崖石鎖齧濺沫渤潏鍧蕩出聲故海至大也湖至澄也江至深也河至長也呂梁至奇也後曰浦者大不能海澄不能湖深不能江長不能河奇不能呂梁奚取焉雖然被之以長風則鱗鬣若奔亦似海天閘浪恬其出無窮又似湖獨流勇赴似江與河至於潮頭秋壯排空倒嶽雖呂梁或不能及嗚呼水之觀盡於是矣余性好水常探遠皆大皆奇者亦且長者及東出海自北而歸復汲浦上之舊廬歎曰天下有本同而末異者茲物是也又聞范門砥柱瞿塘灩澦洞庭皆極天

下之偉觀皆未及到今而後知到焉亦一覽而已也
是故忽於近者非知遠者也易於小者非圖大者也
作浦喻

序交 贈劉子

大江之西有士曰劉子某與江東陸深友數歲矣而
未有合於時也往時劉子游南雍深聞其人而願交
焉辛酉之秋走金陵與劉子講相見之禮是歲深領
薦北上取道江淮會劉子於齊魯之間居京師與劉
子隣寓間日輒會已而深南歸與劉子別劉子遊吳
楚臺乘秋而還觀鄒嶧望尼泗沂呂梁之波絕江南
渡登黃芽諸峯經吳越而西再會於金陵歲暮歸省
太夫人於廬陵再別矣歲戊辰復會於京師然遂別
別而又會是未可知也大抵每與劉子會必有言言
必有合也每別劉子必有所得有所得必以告也故
嘗樂與劉子會而悲其別雖然竟不能使劉子一日
留何也始深之聞劉子也以瓌輸瑰瑋既見得其人
焉方行古貌既交得其學焉弘放浩博及至京師將
會為別最久而劉子所得深矣行益慎貌益古博者
益以約而文章益工此聞劉子出歷之餘則吾將
獨造本原浩然有求道之心焉其之於道若飲食然



珍錯之傳不若穀粟之為用也適口之奇不若烹飪
之為味也深方偃焉未有所為將於劉子是賴而劉
子去矣故敘以為別使有考焉

讀春秋正傳雜記

春秋聖人之刑書也康節雖有此言蓋指齊桓晉文
之功罪而言之春秋豈止為刑書哉謂聖人專為刑
書尤不可禮一出則入刑此言猶可謂犯禮則得罪
出刑則入禮此言不可世豈有才脫罪便能合禮之
人乎今法家除誠輕重罪外有一等供明人是出刑
矣謂皆合禮得乎其本意謂刑禮相反而語則滯矣
禮也者關人事止可謂天理之節文若謂禮即天理
又謂天理即天道愈支離矣知我罪我之我夫子自
謂也豈可謂我衆人經云葬我蓋彼己之詞也

讀老蘇文

嗟乎知人誠易哉諺云嗚鳥事誠有之夫鳥惡聲也
本以先儆人若或德之然人未有不嗚焉者也王安
石在宋非方其沈滯下僚天下人識與不識惟恐其
不得為宰執辭明允深辯其姦至今以為刻薄論也
似矣使所謂刻薄者當時得聞於上上之人姑聽不
盡用安石後來豈有熙豐靖康之禍哉不為家國天

下惜大計而爲一布衣惜小嫌諺哉忘一己之私脅然爲世發幾先吾於明允有取焉蓋不謂其已中也

## 硯室志

虛靜子有古硯作木室貯之其製方其廣袤視硯其高寸有半廉隅靳然過客數十發而視之曰硯美也却而望之曰美則美矣室少引矣弗稱也夫虛靜子惑焉命匠氏將改爲之匠氏操斤而進睢盱而歎曰是所謂甘苦得中高卑合度者矣將其靳然者累之也乃刓爾觚乃斲爾棱而寸之有半尚爾爾也向客遠而睨之已蹴然曰乃今式矣虛靜子曰圓之可以



徒合也如是夫

## 學說

君子之道莫先於學夫器弗飾不完事無法不成方圓就於規矩射者存乎彀率猶之於學也學之時義大矣哉繼往聖覺來裔參天地贊化育皆學之功也堯舜由是聖賢由是不由於是則桀紂幽厲愚不肖若是其甚也頓世之學亦多岐矣孰不自是哉宜君子辨之早也彼其含華茹英雕肝鏤腎汲汲百家棖擬六籍鏗鏘瓊玉宮商金石高辭奧義連章累牘浮績積采傾耳炫目文辭而已焉者末也者證製作准合陰陽堯文舜治禹畫湯昏禮容聲樂鍾斛千世因襲沿革纖悉精詳上稽千古下辨百王制度而已焉者迹也腹貯載籍口含經史聖作賢述野纂國紀仰海墳典俯囿諸子意象靡遺何文不理該洽通貫歷歷可數記誦而已焉者陋也若乃脫略文義凌躐等節灰心幾乎聖功速化類乎上達異端之道也耽於訓詁溺於言辭描寫摸擬之員依俙假借之似支離之徒也若是者雖弗學也由前言之則不全由後言之則不正君子之學以全爲貴而要於正明諸心盡諸性以達諸天而已矣雖然泛之而爲之無其序不可



也且夫性者心所具也天者性之盡也心外無性性外無天學之者其始諸明心乎本之戒懼以求其密繼之體驗以止於是極之擴充以滿其量由是七情不遷而五性具矣萬化出矣事天之功於是爲大所謂繼往覺來參贊者不於斯而備之耶夫是之謂學難之者曰聖賢之學以致用也學而弗用焉用學應之曰事必有體用斯由焉不惟其體惟其用猶之室而無基步而不履難矣哉故心者身之體也身者家之體也家者國之體也國者天下之體也孔子之於大學其論修齊治平必先之以格致誠正是固用之

說也曰聖人作經詔告萬世正學門戶惟茲肯綮予知斂華以近裹美矣循子之說固將舉六經而盡棄之耶曰非是之謂也凡學以爲身也爲身以爲心也六經皆心學也豈曰聖人辯且博哉況古者誦詩讀書皆爲養心設也徒玩其土苴而忘其精粹反之此心不有得焉吾恐群聖人作經之志荒矣學於天下後世者孤矣彼禪寂者吾固非之章句之儒亦所不取也曰名物度數古今事變不格其物曷窮其理徑約之患陋子之說啓之矣曰不然物必有理理必有義雖變故不齊斯二者不易之論也誠使吾之虛靈



者無以具之絲棼蝟興安所折衷哉物不爲吾用吾反爲物役矣況學之貴於全者亦非獨畧於是也須末不先本後不加前自然之次也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夫是之謂善學於乎論學至於孔子萬古之法程卓乎不可尚也

又

於戲三五靈瀬誕毓爲人圓顱方趾效法乾坤反身而取毋有萬備奄然存化違物不遠斯際學之過也粤自羲黃以前遐哉漠乎斯文既興列聖授受殆夫精一執中之訓益有論說矣雖學無費詞而教以言

闡進使之然也自周而下由孔而上則淵旨微義森若繁星洋洋乎總厥大成金聲而玉振之也孟氏而后學統絕統嬴秦斷然漢之儒氏質而陋於聞道唐人華而不實風斯下焉皇天相宋聖學勃興濂溪濬其源伊洛助其流推而上之直追孟氏盛矣哉游揚而往則致末異譬之斎田荑稗與之俱化矣考亭夫子實踵其後左排右敺口吟手補復求諸義理之中而得之知行並進內外交養文質彬彬稱君子矣不一再傳竟陷卑萎殆終宋之世焉元處士劉因敘學博而寡要去之亦遠我　明純德寔毀兕克享后皇糾



和翕淑篤生哲人今者負宿在朝正學宣朗余小子忝際遭逢願吐胸臆敢就正焉作學說

自訟

汝驕汝矜既險既輕謂汝多能而病人之不稱謂汝多辯而屈人於無辭多能害道多辯近刑勿謂汝少三十而立策名將祿汝寔何德薄蓄厚施寡種多穫汝甘於小成是謂狼疾朝聞夕死云胡不力

自警

孔曰默識孟云勿忘夜氣既斲山徑則荒苟外物是恃則內焉必亡雖相文之盛督史猶譏其末王堯舜

之道本於孝弟文王小心昭事上帝暗室大庭孰云
有異知而不爲是曰無志唯無志之人迺足以僨事
汝奚不曰我異於是

責志論

天下之事成於氣之充而敗於氣之餒夫三軍之帥
至勇也可以奪之金石至頑也可以開之天地至
幽且遠也可以格之是孰使之然哉氣爲之也苟無
是氣四體在我有弗聆焉至靈如人有弗感焉雖褐
寬博有弗勝焉況於天地況於金石況於三軍之帥
者哉故曰成於氣之充而敗於氣之餒孟子曰其爲



氣也至大至剛繼之曰夫志氣之帥也由是觀之凡
氣之充者志之立也凡氣之餒者志之靡也是故事
莫大於氣氣莫大於志志莫大於責夫志以令氣氣
以聽志吾見有弗動動斯戢矣有弗舉舉斯終矣推
是以往何事之不可爲何功之不可集何習之能移
而氣之能勝哉故曰氣莫大於志顧人之情樂因循
而成於惕勵棄於自盡而獲於有所勸嘗試之捷而
示之識必專也疾而覺之悟必速也昌被不飾則刑
喪神馳衣冠以閑其體珮玉以警其耳采色以觸其
目則肅然穆然常若大賓之是接矣此蓋適中人而

下之故態也故曰志莫大於責雖然氣以志充矣苟
無義理以養吾志而以血氣輔之則爲強梁爲剛愎
爲妄虐且將無所不至矣故君子之責志志於道志
於聖人而已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健者
天之志也故四時寒暑各司其職而百物生焉自強
不息者君子之志也故修於身刑於家措之國與天
下者萬世法焉夫天之志無事乎責也君子之志不
待乎責而自責者也是知程子之論非爲君子也爲
困學者發也是爲論

四川與何總兵論西番用兵公移一首



爲照西番自古以來不能爲中國大患亦未嘗不爲
中國患要在羈縻之而已往昔難以縷舉以我　朝
國初兵力之強御史大夫丁玉經畧之勤其終也亦
惟給散銀牌至今各番藏之以爲寶是雖丁大夫威
惠入人之深亦以賞之而已今爲撫剿之說者已失
其宜而所謂撫不撫之剿者尤爲不通之論蓋撫之
不從而後剿之未聞既剿之而又撫之也且如上夷
芒部已叛則剿之而改爲流官鎮雄府如烏蒙烏撒
雖有兵端但撫之而已蓋剿則必盡撫則必賞故曰
撫夷賞亞非漫語也今西番自有部落自成風土比

與土夷尚興聲教者不同將欲剿之則不能盡將欲撫之則不可終故爲中國之計者必以備禦爲上策伺其犯邊則誅之因其欵塞則賞之賞之者非盡賞也賞其欵附者也誅之者非盡誅也誅其犯順者也若思爲拓土開邊之策生事喜功以僥倖於萬一則啓釁構怨孰任其咎耶麾下熟知番情忠勇素著當儕之古名將之列比與白面書生妄爲自用者不可同日而語見案　撫按批示開呈番情兩條其誅賞撫剿事宜逐一開報以憑轉達訪得深溝一寨及據地圖詳觀山脉起自西番迤邐而來至於深溝地而方始落下壁立斬絕約高三十餘里我兵以仰攻而彼可以下據蓋彼反在內而我在外地勢則然譬如城堡可以內守而不可以外有也今縱一時攻破窩恐不可有也有之恐不可守守之恐不可久今若悉併財力建爲城堡西番暫且遠避俟我功成不過數十人至百餘人守之而已一旦驅其醜類乘便逐之殺虜殆盡如近日貴州凱口之事則地方之責又將誰任耶昔人謂幽州之地曹翰可取孰可守也竊意此地宜空之使彼不得而居我亦不必護此孤危則架梁累塘之援可免而華夷之界限自明且省後慮



此亦書生膽怯之言亦希麾下斟酌以爲久遠之圖備細開示以憑轉達

與四川巡撫論處置西番用兵公移一首

爲照今歲威茂用兵建議進討身親行陣則兵備副使朱紈之功爲多副總兵何卿始議不合後乃強從參將周繼勳中立二者之間其用事勢成則指揮吳鉞也大抵此舉猶文勝而誠意微始事收功多涉詐謀若使四川諸邊尤而效之則挾忿自用假公營私而天下之禍始有不可勝言者矣重煩　奏報奉有明旨麾下與人爲善欲使之因事有功甚盛心也深等豈容復開妒婦之口第念　國事至重終難隱默今據副使朱紈條陳四款內多支詞其至自相矛盾者往往而是反覆辨詳乃其不能自安之本心耳亦在所取惟有布政司錢糧姦弊多端必須請官查盤下落方顯貪廉若少遲延必蹈往年五寨之弊使姦雖明至三十餘萬殊爲不便



儼山文集卷八十四

# 俛山文集卷八十五

## 策 癸亥南監季考

問國學之設所以維持世教造就人才非徒爲粉飾太平之具也自昔以來其建學之制與爲教之法得才之効互有不同則游於斯者皆不可不知也請以所疑從而詳焉孟子論學推三代所共宜無異名也而禮有上庠東序右學東膠成均辟雍之異何以不合於孟子孔門傳大學之道不過三綱八目宜無他道也而禮有三德三行六藝六儀四術四教與夫樂德樂語樂舞之目何以不同於大學師一也而有大司樂樂正師氏保氏司成司業之職何以分士一也而曰選曰俊曰造曰進之義何所取周之五學與漢之三雍唐之七學宋之四學其數之不同亦各有說與今太學之六堂其亦有同於古乎不也古之士以德業相先今乃行業不修惟筭撥歷之月日豈以是爲惜寸陰耶古之學以明經爲務今乃經術不講辟爭短差之甘苦豈以是爲奪錦標耶欺誕相習每稱病以免坐堂奔



競成風或附勢而求速化憚拘束而樂放縱避勤勞而求安逸若是者可望其有成材乎玆欲變化士心作新士習使爲師者各舉其職不爲倚席之博士爲士者各安其業不爲城闕之子矜乎先於學問而資格之不計相讓以道德而奔競以爲耻不負菁莪之化聿成棫樸之材何所施而可 國初積分之法可復舉乎湖學經義治事之教程子吏師禮賢之議亦可用乎抑別有道乎前代太學諸生有舉幡而救鮑司隸者有倡義而不污朱泚者有殺身而爭宰相之用舍者有捲堂以論丞相之起復者其忠義節槩爲何如不知其人亦皆筭撥歷而爭短差乎諸生皆四海之英俊貢舉而來肯自處若人下乎願一吐胷中之奇老夫當斂衽以拜下風

昔讀賈生書未嘗不陋其辭之隱也夫才如誼何患不知不患不知何患不用如是其陋過矣暨得觀先正議論謂生志大而量小痛哭流涕於初見君不稱則又快其言之中也由今觀之乃大不然夫奉公履忠臣子恪節引墨循繩士女美行然[illegible]之的耳

非所與論於賢知之外也是故上有倒行逆施以適
於道道喪法弊然後大臣敢與天子抗議以行其志
故曰賢者作法愚不肖者拘焉誼之悲千古之痛也
今夫太學者豈惟賢士之所關哉民生休戚之所關
也世道升降之所關也何則今日之生徒異日之百
僚庶府也天下之事待人以集集事之人有不自大
學出者大都四之一耳一不勝四雖盡歸之太學亦
可也不儲其才於未用之時而欲較其功烈於既用
之日斯是之謂不耕待穫胡可得哉古者太學之禮
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也降至兩漢三老五更



不失古意歷代之所禋隆封厚者獨一此爾恭惟執
事奮學聖賢望隆台輔有年矣竊恐門生故吏之言
不信於天下故不敢頌稱功德由今 天子任執事
之意可謂重矣虛位三年泓 昭接踵自我 朝以
來未有盛於執事者也而執事其亦果不負此任也
哉愚生雖在草莽亦思咏歌 聖明以俟師道之得
人況得躬逢其盛與係籍弟子者哉草莽咏歌尚期
徹於執事以露諷論近在門墻固當一躡忌諱而言
之此而嘿嘿是重負執事也固欲一言又恐先動賈
生之哭所以雖吁躑躅而不敢者於茲兩閱月矣雖

然執事方有門爲宜終不得無一語也日者季式宋
日愚生竊得而伏讀之一則曰諸君二則曰老夫何
其言溫而氣和憂深而思遠矣執事不負 明天子
者其不於此畧見一斑也哉伏惟明問自昔以來建
學之制爲教之法得才之效皆生輩所宜知於是舉
疑義數端以詰於乎執事之心所謂待人以不淺者
矣愚聞隆古之日人之生也自能言能食時有教以
至成童弱冠之日有學故自八歲入小學逮乎入大
學之年中間訓詁名物固皆口誦心惟章析句通由
是而往盡天下事理次第而學之積以日時高深上



下靡有或遺及其隨用也舉而措之是故風尚淳厚
禮樂宣著此古之教亦古之道也執事慮今之學非
古之教以古之道繩今之人乃先綴辭括義以驗其
體然後與論天下事以博其用自愚觀之學以識治
爲難而記誦辭章不過格致之一端爾者如彼類皆
愚幼讀其書與學於其師者姑俟終篇以獻未暇也
術於名物度數之間徒舉先儒之成說至於紀綱法
度無適融之術者世之君子固有拾芥高科而才不
堪一縣吏指揮予予而步趨亍亍比比僨事者愚未
嘗不刻骨刻心以惻隱之也夫況於古而不適於今

者謂之腐儒熟於世故而暗於道者謂之俗吏二者
皆君子所弗學也伏惟明問行業不修惟第按歷之
日月經術不講群爭短差之甘苦嗚呼是固宜執事
之所爲驚恠而亟問也諸生入太學者皆由貢舉德
性就矣學業成矣登庸將矣烏乎然哉竊觀天下之
勢人情而已情之所安不能拂之使違雖有堯舜之
知湯武之勇若使逆人情而用之斷曰不能也亦文
情以合法而已矣太古之世民之初生被髮裸形與
禽獸無異聖人製爲冠帶衣裳之冠帶衣裳本人情
之所甚安也若被之上石草木掩蓋之而已其有不



跳踉而投擲者乎　國初生徒固有數年不從者今
不過三四年之間而爭端百出豈古今人情不同選
庭哉曰不也夫人之情非有所樂於此孰肯甘辛苦
而安之是故馳馬試劍獵較原野之間寢饋甚矣厭
明復事必將操戈振鞍奮躍而先之何則樂於得獸
也使有獵較之勞無獵較之樂吾知不能一時安矣
今日之事何以異此　國初雖日日捲三班然因而
飮食之諸生整衿束帶携書就館飯畢班散從容自
公然後各坐號舍以遂所業且朝葺成而夕見用矣
旣無薪水之勞又有行志之樂如之何而不安耶今

也不然雖有廩餼之給已非養賢之初意又況貧病
衰老僥壽於其中辛勤客旅流浪歲月雖有志之士
亦將起而爭之況于好逸惡勞中人之性哉此勢之
所必至者亦何足恠蓋嘗驗之人之欲去此地者必
其心有所不樂也其相爭者必其所不相安也夫樂
則相安相安則相遜此理之必然者故曰知而不好
知之未至也好而不樂好之未至也事而至於樂聖
人制禮樂之本也今之生徒有望太學而與畏者矣
烏在其能樂哉伏惟明問欺誕相習每稱病以免坐
堂奔競成風或附勢而求速化憚拘束而樂放縱避



勤勞而求安逸於乎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孟子曰上
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今日太學之教其諸異乎
古之教者矣所存者獨文學一科耳其又異乎古之
文學者矣愚生自入太學以來竊嘗用情焉其所見
聞者不過曰某長於舉業可以取捷進士也從而禮
貌之某熟於時文可以雄長場屋也從而接與之教
之者如是而已未聞某爲道德而被一褒也某學專
賢而博一譽也豈群然數百人之中曾無一二輩以
當其選愚不敢厚自誣於一世也況科舉之業係於
人者其學也有至焉有不至焉聖賢之事本諸天[illegible]

是惟無學學之必至大抵科舉之學易而聖賢之學難又舉世皆好科舉而不好聖賢則人孰肯違天下之所好以獨攻一已之所難能自拔於流俗挺然風氣之表世亭幾人哉且夫文人無行自古爲然蓋其究心枝葉而遺棄本根游藝之日長而依據之功少令縱不能直示學者以本根之地猶爲之揚其波助其瀾明知其人之不可與言也而徒重其文辭彼將曰吾之醜吾之文足以蓋之也有愚不肖者從旁孰視之亦將曰某且如是猶齒于人吾亦爲之無傷也轉輾效尤人將何憚而不爲乎中人之性非有所



勸之乎前與有以懼之於後不能動中矩矱士習之不美有由來矣伏惟明問變化士心作新士習使爲師者各舉其職不爲倚席之博士爲士者各循其業不爲城闕之子矜爭先於學問而資格之不計相讓以道德而奔競以爲恥何所施而可愚聞聖王不沿禮樂以爲治君子不襲故常以立教何也道與時常不能以偕行故也執事憫學教之陵夷奮然左提而右挈之愚以爲執事人也又得其時竊所望焉必欲遠追三代坐享人材之效此其事係愚生更有論撰在度不能卒然行之也何則太學與銓選相通欲復

太學必變銓選欲變銓選必變科舉此非有願治之聖君與得君之賢相大約更張之漸以三十年之久不逮故曰不能卒然行之也茲欲行　國初積分之法復宋儒湖學之規愚直謂其勢亦有不可遂者又何也積分之法即前所謂通銓選者已以今日之資格行　國初之積分則士有老死成均者矣豈其本願哉若宋胡瑗痛詞賦之弊其在湖學務之以經義治事夫湖郡學也當是時師有定教弟子有定學故安定之門人出而天下之人才盛矣慶曆中曾頒其法於太學然宋朝三舍之法猶有小成大成之遺意



故士多有至數年者蓋經義治事之學非可責効日夕之間日久功到庶幾有成然宋人亦但著爲令而已未見其能舉之蓋非鄉學與國學不同師雖有定教而弟子無定學故也今日之事則又不然入太學者有所謂水程事故之日其實歷也有數月者有上歲者最多者不出三期月之外又有課試之累又有薪水之勞其間實力於學者幾時哉夫苟用之亦揭虛名而已有益上下未之有也夫人居家與居傳舍異傳舍常思行居家則安業今之太學今之士之傳舍也故曰勢所不遂者此也獨二程謂賢曳師之

議爲可用於今日耳雖然立法貴於濟事不貴於從
吏使法立而人駭駭則疑疑則不信不信則不用要
在因其勢而宜之若禹之治水然豈獨禹之治水哉
三代聖人用此道也且夫忠質相因忠弊則救之以
質文質相生質弊則救之以文是故其人不駭而亦
不知其法之改也燕趙之人生不識舟楫一旦至於
具區彭蠡之濵望帆檣而疑矣及覩其出没風濤縱
横上下則足顫背汗而吳楚之人固有以舟航爲家
者耳目不同也甚哉耳口之障蔽不可以易而祛也
若驟相與於言意之表其不爲燕趙之舟楫者幾希



今日之太學謂宜以今日之宜處之今日之宜畧有
四事愚請一言之一曰大學術以救科舉之弊愚聞古
之人無不學也其學以二十五年之久然後仕焉既
仕也惟才是任無所謂資格也是故伊尹起於莘野
傅說舉於版築太公興於渭濱始也養之如此終也
任之如此今日科舉既得出身之餘惟論歲月官資
而已竟不問其學何所本才何所堪言及於此雖欲
自已其流涕痛哭不可得也上之人旣以是待天下
之才人才所學視有司一舉業之外少留意[illegible]
舉業本意未始不善何則本之經書以觀其義[illegible]

學泰之論判表策以觀其理治之方胡瑗所謂經義
治事者固以兼舉而並行矣　聖祖謨訓極有深意
前輩先達功業頗尚今日舉子不必有融會貫通之
功不必有探討講求之力但誦坊肆所刻軟熟腐爛
數千餘言習爲依稀彷彿浮靡對偶之語自足以應
有司之選矣學術至此其又可悲也夫今九州之廣
四海之遠聰明才辯固自不少皆科舉之學誤之也
天下人才不過三等天資明敏者上也學問後通者
次也上焉者其於科第早得數年次焉者其於科第
遲得數年大約如是而已矣早者血氣未定一日心



與物交有引於功名有引於富貴間有有志學術而
重爲政事所縛者既有志又有地千百之十一耳是
上焉者科舉誤之也遲者血氣既衰力不迨志是次
焉者科舉又誤之也舉天下之人才皆誤於科舉如
此不幸者不可追矣又幸而得入太學者正宜與之
講明學術致力於身心而不徒詞章留意於經濟而
不但記誦知是行是雖歲月有淺深皆不失爲君子
人也異日有位可爲望焉若復程督舉業是以有限
之功爲此無用之事朱子所謂伎倆愈精心術愈下
不若不教之以全其朴忠之爲愈也何則舉業者進

取之殊非致治之路也其弊也浮華而無實用救之
之地在今日之太學耳蓋郡學所儲未成之才也太
學所養將用之才也二曰開薦舉以寓激勸之微權
國家取士於科貢仰視前古似爲少狹然亦足以
周天下之用取才期於是用而已矣又況太學之士
皆名待用薦舉若無俟也此有說焉　朝廷官人制
爵等差曰守曰令曰藩曰臬曰卿曰大夫曰公曰孤
以其章服辨其資階此皆非其人性分之所有也蓋
假此以妙其用使少者賤者僥然知其尊且貴而服
從之其中才者則又歆豔而企及之故曰爵祿束帛
所以磨世厲鈍也以執事之碩德重望試於太學之
中熟視疑察其終不負執事者歲一二人特章論列
之雖薦未必用用未必顯天下已曉然知太學有薦
舉之路孰不樂居之砥磨拔濯以應執事之選哉其
功爲不少矣三曰隆禮貌以愛惜人才愚聞太學與
百司非但勢不同其意亦不同也何則百司謂之政
大學則司之教百司謂之治屬太學則謂之師生百
司有五刑太學則有二物百司主法太學主恩今日
彝倫之上生徒步趨拜揖一不敢越厥度高拱堂陛
指麾而已豈百司政象哉愚以爲不如是則道不尊



退而聽事署宜齋威無益拜跪一切罷去以勵諸生
之節執經獻疑從容窮日以承執事之教愚以爲不
如是則道不行若夫高堂深陛不敢仰視固已扞格
不通矣良法美意安從致之孟子論政所以必本之
仁心仁聞也蓋養人才如養山林非但雨露滋之又
勿使牛羊牧之而露滋之牛羊牧之竊恐濯濯不勝牧
矣其末也則在於端文體以救俗學之弊傳曰太上
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文非君子之所先亦君子
之所不廢也文體關時理不可亟又君子所不得恝
也是故爲文不本於六經皆苟而已前代文體具有
成論獨宋南渡以後纖弱破碎議者謂其國體然也
元人承宋矯之以麤豪叫囂益不足觀我朝又監元
人之失頗以歐蘇爲宗愚見世之好歐蘇也亦嘗取
歐蘇之文閉門而讀之未見其足法也喟然嘆曰由
六經而至歐蘇有之矣未有由歐蘇而造六經者也
夫歐之文溫雅其學勝蘇之文通達其才勝無歐之
學與蘇之才而爲其文所謂效季良不得者也　國
朝百餘年文運亨嘉宜在今日伏惟留意焉蓋六經
者道德之淵藪也由漢以來用文取士不可改已不
敢不本之六經者猶詢途之人中道而迷其路有

人於此指之曰此南也此北也此東西也若人此往
猶可以達大道而之都如曰此有捷徑彼有便途皆
見其不東蹈海則南走越耳是没齒而不能至都也
爲文本經此正示之向方庶幾異日因文以見道耳
夫是四者愚昧不敢自必謂何庶乎人才學術可得
一變也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於乎
天下之事爲之不憚其始之難而後獲其終之定必
探其本之故而後致其末之理是故爲執事類數而
條說之以俟採擇焉若所謂學名者名不同而義同
雖謂之名同亦可也孟子蓋有見矣且夫成均者五



帝之學成之爲言就也均之爲言平也天之生才於
是就焉天下之才於是平焉上庠者有虞之學庠之
爲言養也所以養耆德也東序者夏后之學序之爲
言次也次序先王之道而學之也右學者殷商之學
學所以學士之宮也周制曰東膠又天子曰辟雍蓋
膠之爲言糾也所以糾收學士也辟明也雍和也化
道天下之人而使之成士也蓋皆主於教士非若專
於養老專於教民專於習射其事分其義殊也大學
之道載在周禮者則有三德三行六藝六儀與樂德
樂語樂舞見於王制者則有四術四教若多於孔門

之傳授然周禮王制所云皆修身之事或以道言或
以教言實相表裏也所謂師之職愚聞古之教者不
獨以禮而必以樂故大司樂樂正皆樂之樂也教國
子以三德者師氏也養國子以道皆保氏也司成之
名起於唐蓋總統學政者也司業之官設於隋其本
於樂正司業者乎雖有不一同職於教養而已矣所
謂士之義者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則曰選士司徒
論士之秀者而升之學則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
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則曰造士大樂正論造
士之秀者以告於王則曰進士夫選者擇也擇而取



之也俊民之秀也造成也成其才也進者進而官之
也此其義與所謂歷代之學者則東郊虞庠辟雍頖
宮周之五學也明堂靈臺辟雍漢之三雍也國子學
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算學隋國子監唐之七學也
太學武學小學律學宋之四學也數雖不同以愚考
之其重在太學則一而已矣何則周之虞庠小學也
頖宮諸侯學也辟雍與東郊同地曰東郊又曰辟雍
別諸侯也漢之明堂靈臺各有所事惟辟雍爲養賢
之地唐之六學皆領於國子監宋之四學今司業爲
之其亦隸於國子者也與今之六堂皆統於彝倫大

同而小異焉但漢之三雍本於周盛之故唐之七學雜以一藝之名宋承唐餘猶存故轍我　朝則以率性修道誠心正義崇志廣業爲名直追三代而上下之今之士居之敢不顧名以思義此亦過之甚也伏惟明問前代太學諸生有舉旛而救師者有倡義而不汙朱泚者有殺身以爭宰相之用舍者有捲堂而論丞相之起復者其忠義節槩爲何如而生肯自處若人下乎於乎彼數子者皆所謂遭時之不幸者也其忠義節槩誠激昂千古執事以爲何道而致然乎夫天下之榮美人常不爲者知不足也知而不



爲者知之未眞也惟其其知是以力行數子蹈之也竊嘗觀之西都學術去古未遠衰季之世猶有存者故宜有舉旛之士德宗之世陽城館繼在太學故宜有倡義之人近學於宋爲盛故宜有殺身去國而不受者彼皆顯然知名義之可重而綱常之爲甚其爲之也豈有待哉求知古人亦教之古人而已矣夫苟教之既已知之則必行之幸而爲賢宰輔爲良有司不幸而見鮑宣遇朱泚目擊李綱之去國與史嵩之之起復則亦且成爲何等術求爲黃憕伯不能矣孟子曰浩然之氣塞于天地之間有所養也若夫

不教不學之人簞食豆羹尚不相能安望其捐軀赴死以扶天下之大義乎此則不知之罪也是故士習不美是未教也教矣不率是未善也善矣不悛是棄物也迸諸遠方終身不齒其亦古之道乎天理之在人心不由外鑠豈由外亡是在執事教之而已矣愚生鄙野蚤乏父兄師友之功罔知避忌狂妄於大人君子之側無所逃罪然自度惟執事可以聞此言也幸甚先教而後誅之



儼山文集卷八十五

儼山文集卷八十六

題跋一

門生黄標校編

題海叟集後

海叟集舊有刻又别有選行在野集者暇日因與李獻吉員外共讀之又删次爲今集云云先生多瓌奇有才辨雅善談諧卒亦以此自免於難然其詩乃雅重悲壯渾雄沈鬱殊不類豈先生别出其餘以應世而中之所有固自不可測耶深先生鄉人也恨相去遠無從考論姑誦其詩以附孟氏之義云

題蜀本史通

深在史館日嘗於同年崔君子鍾家獲見史通寫本訛誤當時苦於難讀也年力既往善本未忘嘉靖甲午之歲叅政江西時同鄉汪君舜典以左轄來自西蜀惠之刻本讀而終篇已乃采爲會要頗亦恨蜀本之未盡善也明年乙未承乏于蜀得因舊刻校之補殘刓謬凡若干言乃又訂其錯簡還其闕文於是史通始可讀云昔人多稱知幾有史才考之益信兼以性資耿介尤稱嚴覈其是非任情往往摺摭賢聖是其短也至於評隲文體愔薄庸排亦可謂當矣善讀者節取焉可也



題史通後

按史通十卷舊本定爲三十八篇篇繫一事惟因習分爲上下篇上篇舊稱闕文今本存三十七篇比因訂正曲筆鑒識二篇錯簡乃類爲一篇以還之於此未必其本書也而文無煩綴矣知幾之爲此書也高自標致嘗謂國史以敘事爲工敘事以簡爲主故自子長丘明而上皆涉評彈然此書之詳尤亦不少矣笑前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嗚呼修辭之難也如此

題七賢過關圖

右畫小景谿山樹石間爲關門下有關門騎而東者七人爲黄牛一爲騾凡五爲馬之蒼者一從人八各有所負持爲琴書囊箱之類皆日用所需物若移居然位置筆意頗有佳趣衣冠似魏晉間豈世傳所謂七賢過關圖耶今爲梅仙王公進德所藏公方供事
京宮闕爲　今上眷遇日向柄用其所嗜好者乃皆琴書圖史之屬有甲第在東華門外清整雅潔未嘗與俗人往來休沐之暇即閉戶焚香彈琴讀書或展古名人墨妙臨寫不釋手故書法遒麗遂成名家與當代之張東海蕭海釣輩可以並駕也尤好接

禮賢士大夫讓座設榻皆欣然不厭煩予　召自蜀藩入掌大官適主其家每接緒論宛然一儒者乃於席間覽此圖亟爲稱賞非徒以其藝焉而已公卽裝池成卷求予題數字踰年而未有以復也按七賢過關事無所考豈竹林之人耶或曰卽作者七人爾蓋畫家多尚興致不屑屑形似要在得其意於筆墨蹊徑之外可也公遭遇　聖明參與帷幄密勿之地以其愛畫之心而爲愛才之舉則天下必不至有遺才如此圖中望望而去也予重以是望之

書偶軒先生小傳後



傳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蓋言有死道也何則置身險阻犯瘴霧風濤之毒死一也抗手夷庭有跋扈彊梁之虞死二也所死不同處死則一而已雖然唯仁者不以夷險貳其心然後能委順唯勇者不以禍福奪其志然後能明道故曰非體之難所趨之難也蘇子卿陷身匈奴者十有九年當其犯險阻叢脞厄瀕死者數矣世恒爲子卿重亦其能處死也若偶軒先生黃公之死於海非所謂仁者耶公死後二十年深從公子今御史君如金遊公之從弟諱乾剛從公於難者亦有子曰希英同舉　孝宗朝進士故深聞其事甚習乾剛雖無使責然因使而死謂之死於使亦可也非所謂勇者耶公旣膺卹典久而御史君兄弟俱以文學紹庭愈遠則愈傳而愈烈可無憾矣然使國之忠良家之弟弟陷彼兩賢惜也悲哉

題蘿山集

潛溪宋先生景濂開國文人第一百五十年來博學洽聞未見其比也深讀先生文最早時則無從得焉妄意先生於此毋乃小有所讓抑亦昔人所謂難兼以長者近得蘿山吟藁五卷讀之鍜鍊之精工體裁之辨治氣韻之偉麗詞兼百家亦　國朝詩人之所



未有也欣躍累日若還至寶於是歎前輩之高雅世未易盡知而又以愧深之寡陋徒相值於遲暮焉而未暇學也是歲己卯長至日書

書戰國策後二首

余家窮鄉又故農也素無遺書迨余又力薄故其致書比於他難也卜丘六時喜讀蘇氏書側聞先儒悉謂蘇實原於戰國因訪諸友人得一斷簡蓋齊策至楚策凡十卷受而讀之其事至不足道而其文則至奇時恨未覩其全也壬戌之春會試南宮始購得之猶非善本下第南還避谷亭者幾兩月始伏讀之[illegible]

殘闕者多未免遺恨嘗作三論兩補亡十五擬代雖
詞采無取當復棄去然於是書不可謂無意也正德
改元余第進士之明年始於同館徐子容借得善本
手自補校而余之所有戰國策者乃僅可讀於是竊
歎夫學欲及時而淵源不可少云
編以是書古昔大儒多以其縱橫之習鄙而棄之故
視他古書舛錯尤甚中間雖經劉氏曾氏之手今所
傳本則鮑彪氏吳師道氏所爲校釋蓋因劉曾之舊
而加密焉者鮑氏嘗詆高誘爲陋儒然鮑之高論自
專動以聖賢律游談之士是其所短而吳氏主於攻



擊鮑氏持論往往失之太過及有不若鮑之得其平
者間因校讎之餘正其句讀通其訓詁而二家之言
復時折中之藏去以便私覽尚冀他日之復讀也策
首舊載諸序猥雜今定以劉序曾序爲冠其餘別爲
一卷以附其末云

題所書後赤壁賦

國初書學吾松嘗甲天下大抵皆源流於宋仲溫陳
文東至二沈先生特以毫翰際遇　文皇入宮禁近
屢遷爲翰林學士故吾鄉有大學士小學士之稱民
則不作行草而民望時習楷法不欲兄弟間爭能其
所存有如此又聞之前輩言民則蚤年書甚瘦勁渡
江以後務爲豐腴妍媚以合時尚　文皇每不喜歐
體以爲織竹編葦有衰颯氣象予家所有二沈手筆
不少而以民則赤壁賦小楷爲第一惜乎止得前篇
爲寫後賦以具蘇文之全非敢方駕於古人聊以示
兒曹耳

題誌窮錄後

嗚呼此安成之風化世所謂三窮之國而一代名賢
尚士之所爲歌詠敘述今中丞弓岡周公之世澤在
焉深讀之既而後知天人之相爲倚伏者昭昭也哉



窮於此達於彼窮於今達於後窮於爲善必達於獲
福若是錄者可觀也已初安成之周族古而傳舉至
贈御史梯雲公凡幾世矣許孺人之相梯雲公也年
十九而公卒卒之四十有六日而弓岡生是時舅姑
年五十矣夫一門之內祖窮於獨婦窮於寡子窮於
孤斯非天下之至窮者乎斯天也既而　朝廷旌門
矣孺人受封矣弓岡有子矣斯非天下之特達者乎
亦天也嘗聞友人呂仲木有五苦之論則許孺人造
周之功爲不細此則人也夫天之福善人之感天莫
不昭昭也哉方其窮時使孺人一念可奪則周氏

一脉無餘矣雖天亦將何所施其報乎所謂忠臣烈
士嚴師大賢節婦慈母鼻祖孝孫孺人一身寔兼之
乃岡方以道德風槩左右　聖天子功業日躋　恩
榮時須上及厥祖下廕後人則周氏之三世且將爲
三達矣孺人之於周功德何如也敬書諸末簡以示
有永

題方氏世像

自封建廢天下無世家五方之都會風氣通洩獨榮
最易獨重山深谷往往能葆其渾朴之族而引之予
觀開化方氏此册三朝之禮度數公之儀範若身見



其歷歷於一日間也思道尚思所以引其世哉

題李楝塘詩文卷後

嘉靖壬辰予歸自晉陽舟次阿城七級之間待水南
下時李侍御衡　命西巡得朝夕談敘因出楝塘詩
文凡十巨册皆當代名筆展翫再三如入寶藏因以
歎侍御養志之勤予許爲作傳先成二詩繼贈侍御
侍御仲子生歲侍相與論文談道時時成一小詩皆
隨筆寫之侍御父子各持去者與寶物等予取適不
問所憎愛也舟過沛中流有炎滿艘而爐併與符印
俱失相顧錯愕不暇爲謀而向之十册留予舟四壯
者獲全相眎驚喜而予之筆墨一空侍御父子尤
之予亦促歸悵恍如夢既而南北不相聞者三月侍
御控訴　天子再給符印俾終巡事便道過予東海
予爲述懷并記一時遭際如此

題張九苞高房山畫卷

此予同年張進士九苞所藏畫筆簡淡深遠無纖穠
習氣房山以畫名元盛時其人品亦高極爲趙松雪
諸公推許是當爲眞蹟但後所題至正丁卯殊爲可
疑按松雪集載題高彥敬畫詩一則曰堂堂侍郎公
二則曰尚書雅有氷霜操又曰與公攜杖聽潺湲則



房山當爲松雪前輩矣松雪卒在元英宗至治壬戌
時年六十有九後十九年順帝始以至正紀元不應
此時房山尚在也况至正又無丁卯歲耶按史順帝
以癸酉即位改元元統又明年重紀至元后六年又
改爲至正是歲辛巳也訖于二十七年丁未而元亡
後二十歲始得丁卯實我　太祖高皇帝洪武之二
十年也不應復以丁卯繫之至正此其可疑者也豈
此畫舊無題識後人愛而或以意增書之耶

書名籓至德詩後

深既題名籓至德之什復序次所以以道君臣之分

嚴而雍睦之化大可以風四海傳百王無疑也頌詩人之旨不白似於美盛德告成功之意有歉乃復申爲之說曰先王之制禮凡以修德也先王之作德凡以永世也世之修短卜於德德之大小卜於敬敬之存忽卜於心心之出入卜於人人以檢心心以主敬敬以畜德德以延世夫然後中氣應而和聲協於是託之人文被之管弦薦之宗廟此帝王之業而咏歌之至也周之先王蓋嘗卜世矣故其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周之德至文王止矣故其詩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蓋言文王之子孫皆百世也百世之子



孫皆修文王之德也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神功聖德媲美文王盤石之宗屏翰皇室　晉王殿下孫則六世也文之昭也於今　天子孫則君臣親則兄弟也一以世天下一以世其國帝德王道於是乎告成可謂以克永世者矣如此詩所歌玉芝白鶴有合於六義之旨趣此雅頌之道也將見前星有耀世府儲祥其世又豈特如周所卜而已則是册者固將與河圖大訓同爲國之寶符豈但如周家所謂卜世而已以被弦歌薦清廟則是詩之義也深故不厭其複而以是終焉

## 書靑烏先生葬經後

右世傳靑烏先生葬經以爲漢人而史失其名間嘗取而讀之詞義淺於葬書決非兩都之舊好奇者反有取於景純之成書剽獵撰次姑因葬書所引經曰者以傳會之將以誇世而眩俗中間雜以術士巫師之說而錯亂刑關恐亦已非當時之舊矣豈術家之言秘嗇隱藏故應爾耶乃爲節其浮僞正其次第叶以古韻始爲可讀而地理之學頗亦緒見於此又恐非後世卦例星峯繆悠之談所可同年語世當有知言者而重愧余之僭於是也今按葬書所引經曰



凡三十而此書所存者無幾據其所存則反不若葬書之精與此又後人竄竊之一證也豈景純所受之靑囊顧自有其書與抑亦趙載者之竊讀煨燼所剩與皆未可知也余嘗覽近代之載籍實雅近古惟魏伯陽之參同與郭景純之葬書爾然參同以艱深之詞文淺近之術地理則以繁難之術亂易簡之道將是書者固龍虎上經之類與雖然葬藴之禮實繫人事之始終而仁孝之道於斯爲有助固非神仙荒唐之事可無待於世也故爲之論著其所以以俟君子

## 書遯行小稿後

嘉靖癸巳浙江按察使芹泉姚公遷山東右布政使僉事碧湖洪公遷廣東左叅議予亦以副使遷江西右叅政同日報至例當辭巡按御史而後去時御史九畹尉公南巡于台遂以三月六日渡濤江聯舟而行七日辰時抵嵩壩舍舟就舁行萬山之間至寧海禮成由奉化甬江曹娥而北予少後望日午刻復抵嵩壩得詩共十八首皆途中之作夫登涉羈勞酬眺實遠故屢形之言既已入舟苟非假息廡有應酬蓋有不暇者亦勢也聊復存之以紀一時之感寂如此

書學古編後

元人於書學有復古之功吾子行尤長於篆籀圖印之學今京師學古編非善本間爲校正數字重次第之託吾友姚尚絅録之以便考觀

題七寶寺僧詩卷

嘉靖甲申六月晦秋之三日也予遊七寶寺入門考驗覽觀知寺舊爲陸寶院吳越錢氏以塗金經至遂易今名若加一寶云然陸寶本以陸氏家山名非以寶數也其承傳久矣少憇方丈中颯颯有秋思僧靜菴焚香作供出此卷蓋張學政友山先生手筆初爲法忍寺作復作此以遺碧山僧皆其所自珍愛者耶



友山名琛鎮人也有文翰名此作亦自清逸可託因附記歲月于此付靜菴嗣碧山藏之

題利路紀雨詩三首

嘉靖十有四年乙未予領益州自秦趨蜀以五月八日戊辰至廣元古利路也蓋行百有十里甫就館而雲雨交作入夜霑足明日南行一百三十里至柏林驛而雲氣坌涌命舁夫促步以至堂坐未畢而淋漓四灑矣從官候吏與一時父老咸胥雨列庭中讙呼叩頭曰此方一旱四十餘日公來而雨隨之某等小人有命矣舉手加額至再至三予慰而起之既以爲喜復以爲愧也因識以詩

是日東南有虹霓氣映以雨脚微成五色黑雲中神龍蜿蜒上下予行峻嶺西日未蔽光射之爛然身在天日雲雨之際又一奇也晚宿驛亭蓋古葭萌縣云明日復行百有十里至槐樹驛據七盤坡之麓時北雲閣雨適蒼谿令何繼來迓遂率之登山嶺道觀致禱而下明日行八十里午抵閬中今之保寧府治也是日亦有雨意而物望尤切自顧六十老人千里棧道既窮日力兼抱隱憂與民俱病矣方當休假而纔華曾不過付之浩歎明日壬申晨興而天公晴潤

心愈惻惻乃命郡縣長吏合屬僚屬秉誠祈天予遂
齋沐將以詰朝群望是夜三鼓雷雨大作簷溜如注
約三四寸餘不覺失喜推枕次前韻一首
予復將有事於順慶爰自嘉陵曉渡因上錦屏登書
閣北望盤龍玉臺諸山而罷循江南行入山山稍窮
行人知潴水畦稻桑桐栢竹藹藹有吳越風致古稱
揚一益二正爲農桑論也八十里至南部縣聞顏魯
公離堆記無恙否云離堆瀕江去此尚五十餘里而
崖刻已漫滅久矣因歎金石之不足恃而忠義之氣
則萬古如新有摹致碑字并題名乃宋人書而亦既



剝落矣入城西門有橋題曰狀元蓋爲宋陳堯叟堯
咨及馬涓云按三狀元史稱俱閬中人今割地入南
部得專之矣縣前有山若列陣名曰跨鰲又云前連
蓬萊後枕閬苑大蓬萊閬苑道書所稱海上真仙靈
異之境嘗有擬之中禁者不知此何以云蓬萊當指
蓬州大蓬而言閬苑即閬中本名隆中以避唐諱爾
隆閬聲相近意蜀語爲然從好事者遂附會其說如
此又志稱閬中山水甲蜀遂將比於蓬萊閬苑也是
夜宿城東分司明日月望而登北岩始命駕之而
出西南行數里觀鹽井多在山麓有深至三十丈者

人以竹木作高架汲出煎熬亦有水淡者復以竈灰
雜土淋鹵熬之頗亦艱難頗利於旱爾所謂造化無
全功者殆此類耶又百里至大寧公館已屬西充而
保寧南界盡矣予所行總六百里而東西不與焉可
謂大郡矣夫郡有田蠶鹽稻之利使有司勤課以時
人皆力作爲益不小豈非保蜀而寧之哉此古人命
名之深意也因併記之以備郡乘十六日丙子發大
寧三十里至鹽溪館小憩有風從南來習習而吹片
如簇須臾川谷冥蒙絕有雨意遂三疊韻冀終惠焉



儼山文集卷八十六

儼山文集卷八十七

題跋二

跋劉都司家藏卷

右卷所錄今四川都指揮使司掌印都指揮同知劉公永昌之大父都督僉事劉公諱紀之手筆也紀際遇 聖神細大必書其中 禁廷秘事有可以備史乘之闕者永昌攜至蜀司裝池完好間以示故史官陸深深諦玩累月仰見 先朝之禮意欵密與前輩之敦朴縝慎皆有後生之所不及聞者起敬起慕之不暇況爲劉氏之子孫者哉惟我 英祖復辟一事有大功於 宗社子孫都督公其功臣之一也永昌食其報以爲忠臣孝子與 國同休以光門閥固宜覘此爲至寶永昌武舉鼎魁直言義氣爲今 上皇帝所親信天下之所共知者其勳業正未可量又將傳之子孫爲大訓也深竊聞 景帝不豫時中朝大臣相約具封事上請建儲於燈假未及投進明日上元四更而南城之事舉矣疏稿留在禮部尚書姚文敏公夔家後姚以示郎中陸和今觀此所記乃爲正月十七日當以都督公爲據從實也



跋羲獻六十帖

此帖予於平定白二守應衡監所既曰此出楊氏高少卿頡之考予兩試同年又同爲庶吉士頡之得此石於京師時予嘗與王欽佩共閱之蓋金城黄廷臣先生所爲石用端溪紫袴而潤模勒皆工亦近時之佳刻而已損動若此廷臣名諫蘭州人嘗爲翰林學士以事出爲知州先生究心字學別有從古正文行世帖中釋文跋語蓋手筆也夫篆生隸隸生草草生楷故楷寫草草寫隸隸寫篆篆草多存隸皆唐間人能於楷中兼草體雖不同而法各有辨也先生好以古偏旁附麗楷法不免過奇如此帖釋文於草書亦時誤讀問爲校定數字然今世書學亦豈復有斯人哉爲之感歎因跋其後



再跋羲獻六十帖

予復得此帖於應衡諺云琴聲難學而易忘予亦謂此寡好而易壞正不厭其多也歐陽文忠公跋雜法帖云老年病目不能讀書又艱於執筆惟此與集古錄可以把玩而不欲屢閱者留爲歸潁銷日之樂也文忠大賢愚不敢望萬分之一而病目廢讀既已有之潮田捐舍與長林修竹在三江之口者恐不減潁上行將歸矣當有此樂又曰物雖不足然後其樂

窮使其力至於勞則有時而厭厭然內樂猶有待也外物則退之所謂著山林與著城郭何異宜爲有道者所笑也則其旨深遠矣因併記於此以自覽省

跋郭熙長江萬里圖

此卷長江萬里圖爲張及山大叅所藏予於京口見米元章澄心堂紙一卷筆力奇恠有意外集家居時異人持至一卷夏圭墨氣古勁可愛此卷則規模郭熙而平遠清潤有不盡之趣宋室倚長江爲湯池故當時畫手多喜爲之卒不能守而鐵騎飛渡矣乃猶與爲之浩歎夏山家金華山中景物絕勝而宦業牢貯此物將行住坐臥不離耶復相與爲之大笑



跋宋刻絲作樓閣

右刻絲樓閣製作甚工世所罕見也諸物種種咸可辯識庭下花一類頗似今八仙狀豈古瓊花耶予欲題曰揚州看瓊花圖以歸表弟顧世安藏之世安博物好古良是予言嘉靖庚寅予爲晉陽之役三月三日渡江泊瓜洲候風北望維揚城郭咫尺不知古觀新葩視此竟何如也舟中一再展圖聊記于諸作之後

跋趙子昂臨張長史京中帖

右趙文敏公臨張長史京中帖筆法操縱骨氣深穩爲真迹無疑且不用本家一筆故可寶也聞公嘗背臨十三家書取覆視之無毫髮不肖似此公所以名世也觀此信然嘉靖九年禊飲日跋于舟中

跋張翰宸書

右小楷宋濂傳一通行草玉連環歌一通南翔張翰宸先生書姚文光紹所藏裝池成卷以示予二文皆醫家言而文光亦好書習醫故尤愛之翰宸嘗署嘉定校官　國初以能書名在宋仲温陳文東之間今觀其行筆用鋒楚楚有法前輩自可想也夫書學必解點畫波磔之妙方能成家其猶醫也必知望聞問切之道乃可濟世諺云學書止於廢紙學醫將至於廢人嗚呼可不慎哉文光其寶之



跋東海草書卷二首

東海先生以草聖蓋一世喜作擘窠大軸素狂旭醉寢盈人心目而此卷矮紙疏行尤極清麗明窗淨几之下娛悅襟抱者不少況詩律散語俱有關繫處不但其子孫當寶之也後有吳文定公爲陳冷菴跋識蓋冷菴所得今爲先生之孫敷善所收祖武于澤不但尋常所當寶之書畫也冷菴名琦字粹之罷察官

歸至口食不給予少時猶及識焉清癯鶴立望而可敬又聞文定公起歲貢先生獨識之曰歲貢中亦有此人耶遂以狀元及第卒爲名臣五六十年前先生風範如此最後東橋顧華玉衡山文徵仲文翰有法皆吳産也語云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深於是爲之歛衽敷善其尚寶之敷善名其性後樂先生之長子涵養粹深慨然有求道之志又不但以辭翰世其家而已

此卷柬札皆後樂先生所得於交游者末有二柬一則與龍山大柬一則敷善所得可謂一家之文獻足徵者矣卷中皆一代儒碩鉅公予之師門在焉餘多常同　朝而敬事之者有不及識無後亦復名流抑亦一代之文獻足徵者矣顧其所言不出寒暄問訊之常禮而敦樸和厚之風藹然可掬予生也晚二復於此爲之感歎因題其後歸敷善藏之



跋十七帖

右修內司十七帖予偶得之友人敗篋中帖首塡損三行每行舊有縢黄旁注細字再爲表工抹損然拓手甚高眞所謂海雲過青天也余諸帖唯此最古最佳最先得故余尤最愛也

再跋十七帖

右十七帖不全石刻在關中近時蔣侍御伯宣亦刻石於吳下顧不若此刻猶存拙意也黄伯思亟稱此帖爲書中龍蓋妙在行款耳此本行款當爲模勒者展促亦失之矣昔唐太宗購二王書右軍書有三千餘紙取其迹以類相從率一丈二尺爲卷此帖亦一丈二尺凡百七行九百二十三字余收有淳熈修內司帖一卷行款正同後復得趙松雪對臨墨蹟皆神采煥然可寶也往時周府東書堂晉府寶賢堂各用入刻皆不復知此矣漫記於此



再跋十七帖

此十七帖張都憲西野先生自京師寄入成都行款模勒皆有古意但中作蘭亭圈塗又是一刻末亦少數行

跋溫泉石刻

乙未初夏予入關浴于溫泉起覽諸石刻命拓數種此華淸宮詩與今所行三體唐詩前二句數字不同疑當從石按杜常字正甫本宋元豐間人據此刻明甚伯弱精選不應開卷便謬甚矣編纂之難如此此帖字畫亦佳

跋東書堂帖

予聞東書堂帖舊乃石刻據此跋則木帖矣王槩後官理卿至刑書謚恭毅借搨時重修之已非初帖矣

再跋東書堂帖

此跋則成化辛丑重翻本予道汴間見貽者則又重翻矣每翻每下有宗室號西亭者好文學爲予言定王初刻帖久亡之 憲王別鑄銅作帖爲定王埋蝕世復鮮傳聊記于此

再跋東書堂帖

昔人云蘭亭無下本本本勝也此東書堂所刻二王帖往往有姿韻因剪裝



跋師山集

川貴參將孫君仁自徽來赴任由香溪覆舟僅得免其鄉人鄭君應宜簡以此集俯械至孫君尚手濕封投予予命童砑帖之裝爲四冊師山集 國初有大字本新安再縮小刻之此刻頗精宜簡所爲也宜簡爲師山後人往年嘗拃其遺令手漿卒翰林予爲作跋此集別爲編目錄置之卷首蓋法當爾

跋李蒲汀尚書所藏鴈山圖

東橋先生自桂林瀟湘來守台游此山以爲奇深自武夷三峽還 朝見此圖亦復以爲奇也蒲翁端坐廟堂以極臥遊之趣八荒一闥殆此類耶

跋李昇出峽圖

是卷雪景山頭皆襯金着色法度森整而筆墨清潤極爲精工心知爲唐人之作而卒未能定其名氏舊有籤題小李將軍紙最古而字畫草率因未之信予睹得之京師閒示知書者以爲當出王摩詰予家所有王維雪溪圖并小幅風舟圖與此皆不類又嘗見輞川圖與高上奕棋小幅惟奕圖用筆與此同因題爲王摩詰而攙去舊籤見者同聲以爲摩詰無疑閒



居以來校勘頗勤遂定爲李昇出峽圖云昇唐末成都人也初得法於李思訓思訓時號大李將軍其子昭道號小李將軍皆唐宗室至昇畫與昭道並馨故亦名小李將軍宋宣和畫譜者論序如此乃知前人題識雖小亦未易輕也又按畫譜記御府所藏昇畫五十有二出峽圖在焉流傳數百載而完好如新意必經好事之手或有神物呵護以至於予大抵法書名畫所貴收藏苟存愛古尊游之意其於檢心畜德未爲無助彼徒以爲文具玩物則喪志之戒伎[illegible]晉子孫其念之宣和書畫譜皆出蔡京之手其[illegible]

自繫人品已難甕掾至稱昇筆意幽閒清麗過於恩訓往往誤爲王右丞者殆有自來云觀於是卷可以神會矣

跋唐人雙鉤大令帖

書學至於臨摹鉤搨能事畢而流斯下矣雖然其法亦漸不如古若雙鉤惟唐人最工嘗見歐虞褚薛皆爲之此卷獻之諸帖是白麻紙紙縫上有御府法書印蓋宋思陵時物也其爲唐人手筆無疑舊藏王寧駙馬家識以承恩堂駙馬都尉永春侯圖書二印按寧建文間駙馬以罪幽于家永樂改元始封永春侯



帖後跋云嘗購得唐人雙鉤羲獻帖各一卷羲帖已而此卷存付其長子藏去又囑以深寶愛之當時默藏好尚如此予在長安愛其舊也收得之庚子九日題

跋商父乙鼎

右鼎得之京城考其尺度量容與商父乙鼎皆合銘文三十字都完第宣和所圖則腹著饕餮而間以雷紋豈識同而款異耶古人有製數器而秖用一銘者然余尤愛此器之渾素厚重也因託林君翔之寫之而郁宗周作圖如右

跋蕩南詩

蕩南朱先生君佐舉弘治丙辰進士令欽最有聲稱予聞之鄉同年王仲錫知其政事如此亟相慕焉自後宦歷參差無緣納交惟時往來于懷而已嘉靖丁酉予自蜀藩召爲光祿卿四署多才士不下三十輩而獨以朱君守宣爲奇已乃知爲蕩南之子也守宣一日出此冊予讀之文學又如此時先生年已逾七半八任眞率物蕭然物外若神仙然因歎前輩之不易及而重愧予相知之晚也因書其後命守宣寶之

跋韓熙載夜讌圖



圖畫本以資游息至於事端波流之際則有鑒戒存焉故善惡之跡皆君子之所不廢也此卷所圖韓熙載夜讌其事至不足道其描寫景物意態備盡委曲一展閱間令人可喜可愕煩心滌思寧不一灑然耶介谿先生舊藏此圖今位秩宗佐　聖天子議禮制度身任繁劇當其繼日待旦之餘所以宣湮塞而通高明其亦有取於此也夫其亦有取於此也夫

古銅印章跋

今　宮保太宰松皋先生許公之爲司寇時也得古銅印一紐于闞伯仁氏闞得之邠人之闢地者[illegible]

曰廷實之章與公字正同古今人名字相同理或有之顧隱見之時若有數存焉士大夫之博雅者並以爲公瑞少師大學士桂洲夏公題之曰神錫金符紀瑞也鵠化龜師古固有之玆豈影響之驗已乎公摹其文圖其形裝池爲卷謂佩印以示余按印者信也古公私皆有之其製金銀銅凡四品惟天子曰璽丞相列侯御史大夫二千石已上皆曰章千石已下則曰印晉志亦載相國太尉御史大夫皆金章金鈕古蓋同稱云是印銅製板紐有稜紐下有穴方寸餘而小篆朱文若私印然而命之曰章豈其人嘗通顯爲公侯與惟朱文入印實始於唐而漢器物銘多作陽識是印填繆側譔具存古意殆非近世之所能爲也然自晉唐以來撫廷美顯聞者而竟歸於公將神物預擬以有待耶是未可知也惟公父子兄弟皆位公孤而宰衡之典若合符節重以碩德宏材被
今天子特達之知綷容廟堂陶冶一世之人材　朝廷之美家庭之美身兼有之是印也豈聲稱之同已乎謂之神錫固宜聊記於此以符封拜之兆云



跋邊伯京草書千文

書法弊於宋季元興作者有工而以趙吳興鮮于漁陽爲巨擘終元之世出入此兩家是卷千文爲邊隴西伯京書自敘出於漁陽結構圓密波瀾煥發殆未易優劣也按史元順帝以至順四年六月即位改元元統凡二年乙亥則重紀至元凡六年辛巳則改元至正不知何以復系至元於辛巳耶豈作是書時乃正元之日而遠方尚未知改元耶石抹元之宦族仕浙者尤盛景良未詳其履歷此必伯京爲浙時爲書耶自後數年而元亦季矣我　朝三宋者出追踪魏晉開一代書學之源而今賢才輩出駸駸古人矣鄭思肖啓範得此卷持以示余爲論文翰與治化相通者若此思肖治理文章亦欲等秦漢上之顧於此卷欣賞焉異日當軸取人之善亦若焉可矣



跋所書黃甥良式綾卷

黃甥標字良式予赴　召侍予北行及赴調又欲侍予南行至杭予辭之以此綾索書舊作舟過嚴瀨行青山中如畫不覺盡此嘉靖己丑七月廿四日儼山轉拙翁

儼山文集卷八十七

## 題跋三

### 跋月影圖

予道順德覽新志讀揚生月影辯而喜之其曰非地影者亦似矣而未盡蓋月中亦有影故也夫道體之全一有神有化有物不測之謂神無窮之謂化有形之謂物陰陽神也寒暑燥濕幾於化矣天地日月物也是故日月者水火之精也水火者陰陽之所成也水內涵火內暗故而為濁凝而為冰水體則然也然而為煙灰而成土火體則然也月中必有影日中亦



然所謂金烏玉兔者故日月不離於物也狐兔者自下視之取象也猶觀遠山然近則否非地影者蓋月有魄而無質也故無所受與鏡鑑當異造化之理甚深有言語所不能盡者聊附此說於後以就正焉

### 跋李嵩西湖圖

此宋時行往之臨安當是西湖門第有蘇堤而無岳墳豈思陵時耶或云李嵩手筆然無題識可考觀其粉金題額非宋人不能書也予夙有山水之好頗留意錢塘之西湖昨歲出持浙憲興舫往來若為已有既去而未能忘之今嘉靖戊戌臘日邂逅此幅恍如身到時適有　山陵扈從之行表弟顧世安黃錫村從旁賛賞以為人世等潤屋留此可以遊神往蒙中白令聊湖山也予笑曰吾老矣不復能有登臨之興倘遂歸休得從二三子於江湖之上尙作何事以樂餘年是卷也寧非予錦湖之一曲耶聊記於此

### 跋安明叔西湖圖記

韓昌黎畫記如唐朱氏摩詰輞川圖皆詩也明叔為予作此記鋪敘詳贍有次展閱徼而之彌往頗中倉洪嘉以小楷寫之亦復楚楚可樂也已物至於可樂外此何矣世恒謂古今人不相及豈其然哉



### 跋鮮于伯機草書千文

此卷千文予嘗見之其一勒石於日下按察司後堂其一表弟顧世安所收京師見之本乃臨書也與此卷結構行欵俱同因學前元時書名與趙文敏松雪相埒或謂過之好事者至云松雪每以己書之幅易困學一幅茲卷以其軌已也斯言何謂而學書家乃有發塚嘔血之事將後人之談柄耶顧松雪書法盛傳于時而升堂入室者往往有人其甚乃有奪胎亂真至不可辨詰而困學之法傳者落落此卷跋尾所云南方士大夫以予北人麤識點畫固是攜謙

不方重出若云雪寒晨起筆澀不調等語豈容一朝之頃爲一任俠連書三四本殊以爲疑而未之解但筆力當以此卷爲勝壬寅巧夕試筆

跋師子林圖

此卷師子林圖徐幼文作凡十二段段有題名以古篆隸寫之獨損其一按圖當是雪堂云各係以五言詩凡十二首不書名氏後有少師姚榮公跋尾想見一時之文雅可積後來之郡乘榮公稱余友幼文洪武間爲師林如海作十二景余嘗題其上頗有稱與卷中之詩當出榮公無疑而呵翰盡皆簡健按幼文



名賁仕至河南左布政工詩能畫與吳門四傑其一也師子林在吳城東北隅本元僧維則之道場取號奇勝則好聚奇石類狻猊故取佛語名菴首圖一石題師子峯者是已或云則得法於本中峯本時住天目之師子巖蓋以識授受之原也姑蘇新志維則字天如姓譚氏至正初人而跋尾稱如海師豈即其人與但榮公跋於永樂丁酉似爲其徒猶至京師而作故有四十餘年之歎而與成於幼文如海之謝世矣嘗聞榮公以少師還吳訪其師於師子林爲所拒至必滿深以微服往叩後門求見有僧瞋目端坐止以下

捫其項曰和尚留得此在蓋榮公功成貴顯猶本僧服故不曾蓄髮徐云和尚撒下自己事却去管別人家事恁麼榮公憮然而去可謂本教中之喝棒手乃大善知識豈即維則與又聞榮公法名道衍嘗學於相城之靈應觀道士席應眞者盡得其兵法機事執弟子禮豈還吳所見乃應眞耶顧風旨嚴峻耽耽事功異學中自有之不必深求其人亦可也暇日偶閱此卷因重裝之聊記于此若師子林之題詠尚多而幼文亦自有作天如詩尤可誦併錄于後以資閒中之一覽



跋南牧稿

余論文嘗欲如觀海海水也然可江可河可湖可淵可瀨可濤可澄不欲如淵漠汩溺激折縱不可涸才一體耳讀斯稿可以僭吾素也

跋邵二泉西涯哀詞

右戶作邵二泉先生國賢詩一卷皆西涯李文正公卒後之作以致哀慕者萃寄都諫俞正齋國昌國昌示余讀之迂曲之情不可已敦厚之義不可窮寔近世以來師生之所鮮有千載而下讀之猶將涕泗滿襟況於識西涯知二泉如吾國昌者往歲丙子秋余

起告比來丹丈廣川適聞文正之訃亦有一詩哭之曰細推天運幾生賢人是山川五百年廊廟江湖今復少文章功業古難全重來東觀嗟何及再過西涯定惘然白髮門生傷往事每看遺墨淚雙漣壬申二月余嘗與修撰何粹夫塘檢討崔希道銑謁文正公於私第議及　國事公手揮雙淚意甚悲愴落句蓋紀實也因附卷尾以諗於正齋云

跋顔帖

右多寶塔銘予借臨於金陵羅敬夫惠敬夫予鄉同年也云家尚有舊本遂舉以歸之然完好猶是百年



前物予後凡得數本皆不及己巳歲南歸命工重裝蓋有感於生世之晚也

又跋顔帖

予於書篤好顔書已幾於道矣予所有大字則東方像贊行書則爭坐位藁又得蔡成之分家廟碑數行廟碑字結體小異而此帖沈著森嚴大小勻稱予嘗書內館時嘗倣之時同年王欽佩號吾野嘗詆顔書爲村夫子其所臨摹者則歐陽詢穆伯潛素拙於書詞翰書輕佻若不檢士而於顔好之忘味云予每與以爲笑豈能者固不能賞而能賞者還不能之人耶

漫識于此然名天祐睢州人王名崇穆名孔暉

跋淳化帖

予未嘗見淳化帖舊在南雍得此帖於同舍郎趙安夫家比於長安觀汪太史抑之家淳化帖與此正同戊辰冬南還與曾司業振之聯舟同下於漕河觀振之所藏十卷者後有宋元人跋字與此又同乃知此亦淳化帖也重有感於昔之家頤爲貫此帖余聞淳化帖用澄心堂紙李庭珪墨上有銀錠紋余所見者皆不然豈別爲翻刻而尚用其名耶當求識者察定之



跋蘭亭

昭陵永閟千年蹟定武猶存幾樣碑今人間定武又閟不可見矣世遠則同歸於盡何物不爾近世蘭亭翻刻稱汴中絕佳金陵購得此本紙墨又佳也又安知後之歎此不如彼者耶

跋石湖一曲卷

吳之石湖有二其一在閶闔城之西南上方山之麓宋范文穆公成大所居而因以名者也其一在吾松城之西南　水之上吳氏居焉松湖大不及蘇而景物幽勝水堤清嘉亦一奧區也勝國時吳氏有字益

之者仕以州別駕歸石湖修隱操抗志文雅隆居仁
所爲作記者也益之幾世孫稷少有美質文名燁然
起鄉邦舉甲戌進士爲郡理官來京師出此卷示予
受而讀焉夫人以地重人亦有自重者焉然後相爲
不朽也始之微而終顯者繫其後始之顯而終微者
繫其先先後相承有交重焉者然後爲世家爲舊族
爲故國使江山生色閭室起敬而世恒以是爲難也
是故登臨古蹟則有興衰之感水木在顏未嘗不致
考於本原爲舜弼亢宗嗣先鄉往來艾文章政事他
日不難於文穆公之重石湖也特未知范氏之先與



益之輔之者竟何如哉舜弼宜珍襲此卷爲吳氏之
河圖丹書可也按居仁字宅之元鄉貢進士黃溍若
榜第七人文詞富艷與鐵崖楊廉夫曲江錢惟善交
游聲稱埒於一時既其殁也同葬干山世謂之三高
墓云此記文既典贍書亦遒麗可寶云

## 跋聖哲圖

右宣聖并十哲像爲今大宰水村公所畜既重裝爲
一冊將錄史遷諸傳於右方乃退考史記德行首科
特少伯牛仲弓二傳而一時紀載多非實錄昔人謂
子長疎而不學豈容欺哉適有浙刻宋高宗七十二
賢贊墨本因爲列寫雖辭之雅淳然一時人君知所
崇尚如此其功倍於章縫之士遠矣按高宗所書塗
贈皆仍唐舊又爲附錄開元襃表之制於後以備一
家顧未復以孔子世家一論冠於首夫孔子以布衣
終而遷知升之諸侯以啓萬世王祀之尊雖聖人之
道不因是而爲隆替遷於是乎有功矣水村公出入
將相留情此圖固有深意至其鑒別古今圖書以考
證史傳之訛關殆今世之歐陽公劉原父米芾而下
弗論也獨謂此圖乃宋人之筆卷尾模滅數字當是
重和元年寫其按重和宋徽宗紀年信然無容辨者



深嘗見友人許謙廷綸所藏房杜小像真蹟與此行
筆正同意爲唐人所作而卷尾題字細加檢認畧新
約若必一妄男子所汙後爲識者去之而未盡也深
非知畫者特以理辨夫畫家之駁柔粉墨雖極工巧
決有承傳千載猶一日也乃若大賢君子之風神意
度與夫光儀氣貌之精微所謂與其人俱往者此則
流被於近而漸遺之於遠無疑也今是十一像氣韻
典刑出於意表之外此必近古之人能之而決非後
世之所爲也因留齋宿參校宋像朝夕瞻對如身游
洙泗親接聖賢於晤語之間取以爲省射修己之助

者良多又不特區區識其器數而已古人謂詩畫[illegible]有益者如是因併著鄙見且求是正於公云

跋陽關圖

右唐王右丞詩世所傳陽關三疊詞也調存而疊法疑往在京師日與王陽明都南濠論此或以爲每句作三疊歌或以爲止歌落句三疊已無定說而紀載亦各不同意當時必有譜而今無所從考也或以爲每句一疊每歌一疊輒減二字至三疊則歌三[illegible]言皆成文頗有紆徐婉曲之調似盡離別纏綿之情殊爲有理而亦未知卒合於本詞否也此圖余所藏



李嵩舊本思齋子命工模之西上景物藹藹有思致可備臨觀非徒以工爲也因錄本詞於左方并識是說以審於思齋子

跋范石湖詞

右宋范文穆公九日小簡題曰石湖燕山作當是隆興議和失受書禮汎使金國時所書壯浪奇偉可寶也公此行危甚立後而行至金以附奏并受人通書事屢瀕于危猶以重名爲金所敬信而免高宗臨遣時亦甞勉以當[illegible]復之事故落句云惟有平安信隨雁到南州[illegible]之前自後一月歸矣公宦業文名爲南宋有家在石湖之上故號石湖居士云此卷今爲歙黃子韶所藏嘉靖甲申中秋攜過江東山居相示觀賞者久之敬書其後子韶名沺文雅士其父南山翁常與予交好云

跋陶氏家譜

譜牒於士大夫家關繫甚重而尤重於武爵者之承傳士大夫以文學名家宜不難於[illegible]修其[illegible]以干戈[illegible]用世名宜未暇[illegible][illegible]門以茲譜者不[illegible]可重耶公武[illegible]以示史[illegible]是可謂門之文武[illegible]而家[illegible]



孫也敬書其後而歸之

儼山文集卷八十八

題跋四

跋溧陽史氏族譜

江南世家寔惟溧陽侯之胄蓋自漢歷宋以來然成晚相王恩澤貴富前此史氏有之矣君也又爲之恬退之操則于今光祿少卿知山先生不尤盛哉知山名後字巽仲舉進士　孝廟朝給事中於留都忠貞安雅明於大體不事表襮奉身而退極山林泉石之趣若神仙然今　皇帝纘紹敘復遺舊乃陞卿寺先生陳謝之餘益堅初志他日且當有光于　國史況



茲家乘所係欽暇日手自編次成帙寄于江東讀之統紀明明義例嚴整善哉惟魏晉以門第掄材隋唐尤重故氏族之書甚爲不輕當時宰相皆帶知譜事而國朝一局隸在翰林者姓望族咸加一等近代稍弛可謂立賢無方而豪傑之興信有不藉于文王者矣雖然神明之胄聖賢之後必爲齊庶而先人之功德參天地者至使其子孫不少蒙一視焉吾於斯譜也有感

跋五賢像

余閒居鄒侯思齊致一泉書院新刻五賢像書畫文跋皆在平生師友之間而五賢尸又極力向往之時一展閱爲之悠然忘日而鄒亦係之矣思齊侯身逢末造業不遂志吾家文公手扶中興罪踵功來范文正始進之日厄於時宰司馬公亦遭黨人之禍惟韓魏公始終枝遇無少間隙而相業遂爲近代之冠昔人論公不獨材德之全而福亦備焉嗚呼又安得備福如韓公者濟世哉思齊其鑒之

跋九歌圖

楚辭九歌凡十一首蓋以九命篇非必取於數也自後遂爲文章家之一體此卷九歌歌爲之圖才具十



首而禮魂一首闕豈亡其末簡耶太原宋進士應宿文明所藏古之君子左圖右書所以取至近而游高明也此卷合圖書爲一所取尤近文明尚同先賢雅高古之辭以識夫鬼神祭祀之理不益有裨於學耶書作隸古不俗首有西涯李文正公題篆尤可重云

跋解學士書卷

學士解公才名蓋世其詩豪奔放而意向特謹嚴如此卷前書正自可敬也姚文學文大携示閱之累日不忍釋手別有李文正吳文定王文恪三跋正爲此云乃知斯辭一字一朝英物今爲吾郡張子奇所藏可

寶也

跋米元章書卷

右四帖爲一卷其首爲米海岳次二帖無名最後則名而不姓皆元人書愧余之寡陋不能一一審別然遺文舊事賴此以傳不但充玩好而已海岳書於晉人最有功故其淵源高於宋一代此爲慧日峯錄一菴記惜其起語處損闕數行行筆則規模聖教序而波法特佳識者當自着眼也

跋東園遺詩二首

東園十三景賦詩者涿郡陶宗儀吳郡楊基富春吳



穀大梁董昇　倪樞　邵煥上海馬琬天台李垚嘉興郭亨江右謝俊凡十人人十三篇凡百三十篇所稱東園者蓋吾松陸氏景周云其人無所見觀之園池亭館幽絕雅致而風騷相流激計亦一時之勝也是卷今藏王子貞中書皆當時手筆惜也紙墨焦弊首尾衡決一時藻翰之盛計亦不止於此也因錄次爲一編以備郡中故事在勝國時浙西人士洽季宋晏安之習務以亭館相高而吾松尤號樂土四方名碩咸指爲避影託足之區故衣冠文獻爲江南冠按十人楊基字孟載陶宗儀字九成二人最知名餘詩皆有典刑可諷誦獨邵煥者題曰里人竒復孺之子弟群從云按復孺名貞字復孺之祖桂子字德芳號玄同自淳安來家小蒸後復孺徙居潢溪之上號青谿居士詩中往往有青谿語則東園者豈當橫泖小蒸之間與異日東還扁舟杖藜徘徊其地時歌佳句慰昔人於山光水色之間而故家文獻儻有無恙而幸存者豈非一快事哉正德十二年丁丑夏五月廿五日書于長安寓舍

予既錄東園詩于貞復以餘卷來既復得詩九十一篇賦者七人曰曲江錢惟善曰扶風馬文璧曰竹素



生衞毅曰璜谿爲以墨曰薔薇洞隱者謝復曰吳郡傅著曰平陽曹紹紹復有序　篇且曰附於思復翁所敍後思復者惟善字也今曲江詩存而序逸與陸氏東園始末世履尚無於考更當訪而求之此特一家事耳何與於重輕之數哉顧彫殘放失之餘猶令人撫卷興嗟不能無慨於其子孫之不肖見於文獻有藹藹於此者乎此予輯錄之志也

跋所書陸放翁詩

古稱賦詩非必命意摛詞自已出也若左氏所載可考已要之宣志敘事如自已出者爲佳　深　少喜誦放

翁詩臥病山堂適檢渭南集文學姚時望以此卷要予書慵惰之餘因相與共誦之每一篇稱快即爲泚筆書之不覺滿卷昔人云莊周齊物故與蝴蝶相化果然正不必異同意見也

跋絕句詩選

右詩離爲四類曰暢快曰婉約曰風調曰壯浪本以聲選也而主於唐其有音節近之者亦兼取焉而辭義則斷自山林諸合作者不與焉雖謂詩之一節可也

跋所書陳虞山詩卷

虞山與深同以詩經舉于鄉御史江石虛先生爲考官連名薦錄各刻經義爲程文故與虞山兄弟也及虞山爲諫官深爲史官然彼此出入若相爲就避每以爲恨既而深謫南劒比轉官臬虞山亦自葛陽遷浙憲相值公館爲之劇談兩晝夜平生出處學術之詳爲之一快因出是卷遂有此作夫人之會合不在榮盛之時乃多出於流落之後亦猶擎副搖妖折於華年而連見於衰遲之候人事可勝道耶秉燭記此於懷玉山房

再跋虞山卷



己丑臘朔予自葛陽來從雨上懷玉昏黑始到張然寫此卷爲明日早行計耳于今年五十三矣歲暮險途精力衰憊詩文字畫之間極爲潦草回想南都待榜三山街大中橋與虞山把臂論文時何如也古人所以有老大傷悲之歎與是夜雨聲潭潭迨曉不絕遂不能成行空齋瀟灑頗有餘暇復書此爲跋尾夫得予有遲速會合有蚤晚豈獨人事盡然哉雖陰晴有不可必天道每如此彼役役於妄境倒顛故步者果何爲耶虞山其審之當有以復我二日重題

跋家藏韓幹畫馬

右八馬深家太史公竹坡先生購得之以呈先大父筠松翁翁目之曰八駿圖最所欣賞長兄友琴先生受而藏之深兒時影畧記其如此蓋吾邑一士夫家故物倉卒流落後有題識甚偕尚藏其家正德戊辰南歸明年理先世舊物友琴先生持以見畀是時筠松府君即世餘一紀矣相與拭泣裝爲橫卷每以自隨因誦東坡所題韓幹十四馬詩按圖而索正爲是作是殆韓畫也惜自後涉而下亡其六焉庚辰之歲因有損脫付之重裝而先兄友琴亦復小祥矣感此之餘乃錄蘇文忠公詩跋其後以示子孫夫法書

畫果入神妙猶爲無益於世而巧偷豪奪貽禍以累
德者不少君子之所爲殷鑒也徒以是吞縶吾家此
澤所以重者有不在區區藝能之末亦復以示子孫
是歲秋七月朔日

## 跋所贈沈子龍詩

子龍自爲諸生時予識於一見蓋不特以其文也頃
年果能脫穎名場鄉里頗以予爲知人予他無所長
獨於鑒識天下士歷歷有奇驗豈多言偶中重予不
幸耶今歲庚辰會試予爲鄉郡士預卜呼盧成梟擬
招至成均東署聽捷廿六日爲會吾門有廖生道南



者遲至遂留與會予心實廖然私望尚在鄉邦也既
張燈小燕賦聚奎亭詩各持片紙觴詠雜飛以候漏
下三十刻各心動有從座逸去者予諦視子龍意度
閒雅若不介懷方與客圍碁決勝既乃出古琴爲鼓
一弄行已而報至廖生果以詩經魁天下吳君與成
亦占前列吾邑李君廷夙繼之子龍氣益和閒旋益
整飭余心益重之乃送廖吳去赴公事復呼酒與子
龍飲劇談古人道德之高懿文章之升降與吾鄉風
俗之轉移不覺臘光已動候吏速予趁班矣遂與之
別士之出處固自有非一第豈足爲子龍多哉因[illegible]

以詩

## 跋忠賢遺墨卷

右師山鄭先生遺令一首凡八十六言嗚呼其事至
烈矣裔孫暘間以寄示江東陸深旣命其族人廉與
偶裝潢成卷倂附以余忠宣公手柬一通元史列傳
二通呂旭鄭忠歌詩二通纂其首曰忠賢遺墨按史
師山先生名玉字子美歙人隱居教授徵召不起忠
宣公名闕字廷心廬人進士及第守安慶官至行省
叅政二先生鄉郡交好考之柬中語知爲其迹也顧
其死節適亦同時遺令所題戊戌者實至正之十有



八年也忠宣死於是年之正月師山之死後六七月
耳豈旣聞忠宣盡節與忠宣之妻耶卜氏實從以死
而師山之妻亦自許不疑豈觀感者有素與何其道
之相似也居常無事友朋麗澤豈惟相敬愛相激賞
以流聲引譽於無窮至於變故之來死生之大而所
以相信者益深使後之人跡其故而論之疑若素講
而夙諳焉者何其至也慨惟元氏以材力興非有豐
功厚澤殆其季政弛縱不綱偏愛國族而中原仁義
禮樂之懿素無所優允蹈之實至於南士尤肆觝排
醞成禍敗浸不可措忠宣眷深責重守當盜衝明人

節於孤城俱碎之日心安義得於茲爲正而師山徒以布袍巖棲之士遭逢周夏變夷之師雖持定志從容自裁視軀命如捐弁髦可以爲難矣南士獨何負於元哉予既悼二先生之節而因以附著深慨云爾賜字廷賓受遺令者忠之世嫡也嗚呼尙愼藏之哉

跋秋錦堂卷

菊備四時之氣根歸於冬茁於春苗於夏有華於秋是故芬芳爛熳足歷嫵媚春妍之花則不俟旬日老圃云然君子聞之曰菊以秋芳畢俟時也學以壯行懋進德也非足於是乎有守德足於是乎有爲吾友許君逵大種菊數百當秋盛開錯色若織逵顔其所居曰秋錦堂或謂逵夫學而才屢北場屋以自况爾余曰有是哉淺之乎知逵夫矣

跋顧九和宮諭海棠詩

海棠花中絕品不見賞於名公如杜少陵至東坡定慧院之賦而世知貴重物之遇不遇固如此哉此詩吾友顧宮諭九和所作爲二守吳侯敬夫寫之便面詞翰深有晉唐風韻敬夫吾鄉佳士博學淸才遊南雍時嘗試第一進士業爲後學法式而竟不得進上試天官復爲第一釋褐進階大夫再佐大郡聲名藉甚起是亦海棠也九和此書其偶然耶抑有意耶或未可知而事之相類同如此哉

跋墨竹

墨竹起於李夫人其法具於與可答東坡書世稱與可爲竹聖豈虛語哉　國朝來最擅名者金陵王孟端中書婁江夏仲昭太常婁江出於金陵其後畧變然瀟灑絕俗中書爲多精神氣力太常亦自至到此册余北上時茂勳所惠者凡八幅晴雪風雨老少濃淡各不同要之爲學仲昭者

跋所書瞿甥學召詩卷

予汎錢塘行嚴衢間溪山佳勝入閩關尤奇絕不可名狀抵衢坐臥在畫圖中官舍據山椒一望錯繡復有小亭池供登臨之適公事簡稀幅巾竹杖又畫工不能盡也慰小閣弄筆寫南來詩滿卷不及半以寄瞿甥學召知予老懷者是



儼山文集卷八十九

題跋五

## 跋文與可畫竹

老可畫竹妙在與竹傳神余家吳中有竹數畝當萬竿搖月時余手持老莊書露坐其上回顧紫影每撫掌笑曰此眞一幅文與可也及來長安遂與竹絕忽覩此紙摩挲再三曰此余家園中分出一枝也不覺憫然

## 書輯跋

書一藝也已者至於嘔血以傷生吝者至於發塚以



禍死貪者至於犯禮律而爲盜賊之行雖以唐之文皇而猶有蘭亭之舉措無惑乎其他也近世趙文敏公孟頫每以已書倍易鮮于樞之書得即焚去旣幸其早死又惡其有身後名信然噫嘻亦甚矣惟巙巙學士子山之於周伯琦可謂有大臣之度者昔至正間將改奎章閣爲宣文閣先時子山每令伯琦日篆宣文閣牓數十伯琦殊不省識一日有旨命子山書宣文閣牓子山上言臣能眞書非古古莫如篆朝廷宣文閣宜用篆書伯琦篆書今世無過之者順帝如其言召伯琦書下筆稱旨由是伯琦益見柄用古人於一事之微其委曲成就有大體如此大抵君子之人其意遠其心仁知天下之大非一手足之所爲備也是故小善必容若將趨之而萃以濟務斯不亦見者遠乎知器業之成非專工不至也是故一藝之微終身不變而卒以傳世斯不亦存者仁乎余悼書學成偶有感焉因識之

## 跋張碧溪詩

詩必窮而後工此特世俗論爾世俗者以饑寒爲窮以富貴爲達爾殊不知舉一世之人尊銜大爵貫朽粟腐者不少也而詩人則或曠代而僅見雖以唐學



之盛終三百年李杜兩人而止爾宋雖謂之無詩人可也由是論之則造物者於溫飽之具舉以與人也若不靳而獨於此事若深吝若秘惜若不欲令人闖覘者故吾必以爲詩工而後謂之達爾石季倫潘安仁之詩非無工也終以富貴之極同盡東市彼二人者使知勇退乎散之方周將以詩人名在當時則以考終在後世則以免訾矣故吾又謂詩人非徒可謂之達謂之安且壽焉亦可也慈谿張碧溪先生字子成蓋近世詩人之工者也其所爲之累者正坐米鹽細事余愛其人嘗誦其詩而不免悲其窮間嘗舉酒向

碧溪頗以此而易彼何如碧溪爲余笑而不答此卷爲新君宜重所書病起快讀因繫其說如此後知者信焉

跋宋人臨閣帖

右閣帖第九卷內大令書吳門沈啓之持示以爲宋高宗所臨蓋據印識云然秋雨樓居得細閱之紙墨皆非近世所有但工力靜專而筆意婉媚殆類閨閣之製蓋臨摹者手多藏遊故爾慨想思陵好文筆札爲帝王第一一時妃嬪多事毫翰若憲聖吳夫人輩各有攻綴豈此乃宮闈中習倣之作其佳者乃復傳世耶聊記於後以俟博雅君子

跋石鼓詩

右石鼓詩儒先辨論至多蓋風雅之遺云鼓今在北監予爲司業祭酒時處其日物也欲爲鑰之而不果別有樹碑一元司業潘迪以今文寫之仍其舊闕潘碑與鼓積有存亾矣潘仕大德間虞文靖公集助教成均時嘗謂十鼓其一已無字其一惟存數字潘虞相去不遠其言如此今去之又將二百年石可知矣詩之存者頗賴諸家文字集錄以傳石顧足恃哉博洽之儒如王順伯鄭漁仲又好古而搜訪訓釋靡餘



力矣然存斷闕焉歐陽公集古所錄才四百六十有五字胡世將資古所錄僅多九字乃稱先世藏本在集古錄之前孫巨源於佛龕中得唐人所錄古文乃有四百九十七字視資古又前矣又前之則韓文公所見紙本已訝毫髮備盡復有年深闕畫之歎韋應物亦謂風雨闕訛而杜工部直云陳倉石鼓久已訛矣其上下世數如此近世吾衍子行尤號博雅自謂以甲秀堂譜圖隨鼓形補闕字列錢爲文以求章句又參以薛尚功款識諸作斯已勤矣亦僅得四百三十餘字每鼓列行裁分爲十而章句次第又與諸家不同子行介士未嘗入燕止於畫中見鼓爾不知近日何緣得此十詩完好乃爾耶此詩出於修撰楊用修慎若所從來果有的據豈非千古之一快哉如以補綴爲奇固不若闕疑之爲愈也予方選四言詩不覺欣喜而錄之首簡

跋漢魏四言詩

右四言之製弊於東都幾爲毛詩抄集矣獨曹氏父子以豪雄之才起而一新之若強人意而孟德尤工猶恨鹿鳴之句尚循舊轍余選漢詩以魏武終焉

詩大序跋

詩大序或以爲孔子作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或以爲衛宏皆無定據考其文義蓋先秦古書云頗有錯簡而窮經之士未之或知未免傅會牽合以成破碎決裂之弊竊敢正之如左亦思以還之於舊也

## 校定詩大序跋

按古文皆漆書竹簡而韋編之韋易絶而竹易紊是故古文傳世錯繆實多如此序者窺豹一斑爾安敢自信間有闕誤亦復擬而存之以備一說且以求正於君子云

## 跋石齋諸詩



右詩凡若干諸體咸備諸大夫上爲我少師公而作也深得而卒業焉作而歎曰人將託於物乎物重則人傳人果繫於物乎人重則物亦傳石齋之義諸作盡之矣獨於今之世上自廟朝之賢達下及庸衆之齊民隱而暗室屋漏僻而深山大谷之間遠而至於四夷凡聞所謂石齋者咸若親見公焉此豈有待於言語文字爲哉必有所本而非深之所能知嘗欲請質於公焉而亦未能也敬書其後

## 跋雜詩與鄭大行

右詩舊新間出據所有者錄去昨歲西來邂逅吳門識公吾茲寓榆關于野以使事至相從凡六七晝夜講學論文無所不言言之而不入者蓋寡矣户是邂無宿世之交不知方今才俊如于野者幾人故能使予離然有故舊之樂而忘羈旅之懷所得多矣因書末簡以識歲月

## 跋淵明圖

此圖今在序令蔣君文蔚所藏陶令高節去之千餘載得於想像彷彿者且猶然而況於親炙之者乎蓋有超世而獨存者此類非耶文蔚起甲科負才爲遭時得志於此畫宜有不暇將所謂超世獨存者固出於筆墨之外而臭味嗜好之同殆未易以形迹求耶跋其後還之



## 跋許僎近田詩卷

我 朝國作靈長基本厚大故世臣之家實多象賢然未有若靈寶許氏之盛者也深曉生猶及事襄毅公山谷翁松皐翁則同爲翰林官皆爲尚書前輩父子尚書才六七家然未有而世三尚書者也若繼爲太宰又古今之所希有許氏之盛豈偶然哉松皐翁作近田詩以示家子參軍與參軍奉以爲別號深得而讀之於是見松翁之實學而許氏之家傳如是也

是豈偶然哉參軍其實之

跋莫子良送行詩

中江莫子良舉戊戌進士予時叨充讀卷官得所對策佳甚封上　御覽親批第二甲第四人是秋天曹首選爲南虞衡主事賦此敘別異日清華之任終當有待也子良之大父宗大舉癸卯鄉闈第二人子良甲午亦第二人其父汝明省軒則起癸酉今備大禮闈又吾松文獻第一家也子良其行矣

跋龍江泛舟曲

律詩變小詞詩餘小詞之變也詩餘變爲曲子金元人最盛有腔有調有板謂之北曲南曲北曲之變也病餘間一爲之將令小僮歌以陶寫衛律詩人之意者風土之音存焉爾所謂纏綿宛曲之辭綺羅香澤之態殆南曲之謂與



儼山文集卷九十

# 儼山文集卷九十一

門生黃標校編

## 書一

### 與夏公謹都諫

足下受知　聖主大行所學甚慰甚慰往在廷下嘗奉教翰比日再辱手書奏議極感極感顧罪纍之人不即裁謝亦恃吾公謹有以亮之也夏初入晉飲強供事頗喜此方朴野若可以張布者而上下物情亦復惘然令人頓忘其孤迹也近時頗有大難虞者旦日間別當奉聞且僕之去國也重負者　聖恩耳然於事幾之微未爲無見不自量力亦欲效馳驅於其間叵意輒方發而軸先折矣秋來一間頗得洗脫與老妻弱子在谿山佳絕處以自慶殆天所擬此意未易與他人言也但當日與見山形迹不過謂之公事不和而已兩無私怨與奪之權　朝廷實主之公論在士大夫在萬世一身之去就甚輕也僕雖萬里之行意甚安之此又衆人之所未論者自北來悠悠之談乃皆謂見山將甘心於僕而僕嘗併得罪於羅峯此言喧傳於是人人始以僕爲奇貨而競欲免之矣但恐積微成著致誤時賢此非筆舌可盡也昔柳子厚與蕭思謙書云僻知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讎人之

心日爲新奇務在苟可以速援引之路而僕雖坐
益困辱萬罪橫生意當非之宗元實均名不自愛重
在八司馬列若其黨就勢成誤國不淺實天下之所
深讎也無復悔悟而乃深文以委罪厚己以薄人其
天下之險躁士也及觀陳師道間訊黃魯直便至仕
者不相陵否僕始疑魯直文人不過以言語詞章取
悅時宰耳仕者同類何至相陵至於舒亶李定之於
蘇子瞻然後知天下之物情變態其所由來者非一
日矣意又憐之竊傷今之人去古之人又遠矣義命
之說僕蓋聞之自頷荏苒歲年便已五十有五矣精



神氣血筭是六七十老人桑榆之日無復再中蒲柳
之姿自應早落徒以先壠猶荒丁男當娶此心未嘗
不一日南望悲傷也人情不遠公諒宜有以體之且
大君臣之交方固朋友之好未替當斯時也豈不能
待乎偶以偏心與之較文義之微諍毫釐之分坐成
蹉跌如此者雖敗猶榮乃若蓄憂疑隱忍之心以須
浮雲飄風之會綴後奇中如此者以榮爲辱千里之
繆古人所以猶也亦自先人見背祿不逮養已辨終
焉之計秉志不堅妄曰用之則行今倚此大錯矣嘗
愛歐陽公兩言有所不爲之謂和有所不取之謂介

晚節末路誓當守此由今觀之亦可謂無所不爲無
所不取矣又嘗自惟性好潔高難其再守此宜公諒
之所知也古人有言感恩則有之知己則未也今知
己非公諒而誰哉聊因公差人便附此不盡
去歲今日亦是九月十九在延平晨往羅源里謁
豫章先生祠堂還到公署西窻下結字滿一卷無
一筆訛誤桁子從旁侍筆硯晉陽風日今年亦住
恍然如一日事但作此紙時在貢院中堂宇峻深
明窻甚幽閒而下筆輙脫謬老衰便驗於此矣公
諒勿訝勿訝



與方叔賢冢宰

深自先人背違旋遭擯毀結廬田中已有終焉之志
自外　朝籍者餘四五年矣辱公薦揚遂承　召命
中途聞擢附驥翹　延首勝感激思奮深爲祭酒公
在禮部深竊延平公在吏部山西之　命又辱吹噓
是皆愛深之至者矣雖然愛之至又不若知之深也
比有陳乞　命下之日只煩早賜成全之則知己之
恩大矣譬如奕棋滿局皆敗尚須廬山老此一着也
意雖言且感與淚俱

與徐子容貞侍

比奉華械副以手墨底刻成刻昨有小柬上西樵致謝矣想知照近日卜乞休之章爲乞致意西樵幸勿復以漫語視之緣先人之葬尚草草弟輩不可託須躬親落成小兒來年已十七兒媳又長兩歲二三月間要成婚事六十老人止有此子亦須此父親爲之若使男女失時念此豈能一日留身在外作癡兒耶此言惟崦西可告此事亦惟崦西可謀免使再舉至叩至叩至情至情歲暮縱復氷霜入晉時刻無行李上車尤爲捷徑也言不能盡踐踵以俟　俞音不任拳拳



與周白川尚書

前歲揖見入侍得誨慰勤勤骨肉之感也銘刻銘刻恭惟清望碩學遭遇孱深神明所相中外倚毗無任欽仰深衰退日甚無足齒錄三十年來本願從公五湖烟水間耳此盟恐不復媛矣東望萬里時邇奈何敬此附起居併惟爲　國爲道保練以究大業病目淹纒臨紙惘然不宜

與康德涵修撰論樂

何栢齋曰今世詞曲與古樂同此言有理顧曲折細深今須別爾何者古樂主聲詞所以諧其聲也孔子所删删其不合於管弦者如素絢不録是已謂之爲逸詩者非也惟聲最易亡三百篇之聲未及漢已亡今特傳其詞耳漢樂府名新聲故詞難詮次新聲又亡至魏晉之詞頗解而聲又亡後周得江左樂工至隋唐聲又亡唐詞多今律詩而聲又亡宋歌詩餘聲又亡至金元時曲子盛行今所傳者南北調二聲在耳謂即此是古樂深未敢信也大抵古人審聲以選字然後鍊字以摛文後世先結文字乃損益律呂以叶之去元聲遠矣恐亦非古也即今詞曲論之亦有聲意二端聲一定而意無窮凡聲急處是欲趕板意緩處是欲合家蓋有眼以度腔詞係在指撥遲速惟意若明皇羯手笛以合霓裳是已是故聲傳節拍意傳義理此感通之妙古今無二謂即此是古樂深亦未敢信也若傳王粲張飛等作傳奇俱合鍊鍜人才意所以鼓舞人精神不倦此却與詩之正變合不屬義理宋儒所釋正風變風大雅小雅是剩語也深行將衰憊兼老病廢忘漫浪及此何當面質爲樂願承教



與陳省齋

深不肖於今公卿中受知受愛之深未有過於執事

者也衰病之軀由陝入蜀百無一補徒負初心所幸
德音伊邇甚慰瞻依顧未能一承下風以敘契闊之
懷爲愧爲渴恭聞討賊臨邊義明氣壯想成功當在
日下矣拭目露布北來以覩盪平之績爲快蜀賦所
逋屬在災荒空乏之日措辦殊爲費手卽日遣官部
運用助先聲伏乞照數檢入後至之誅容勉力奉補
亦不敢濡滯也餘具咨移轉達爲惟台鑒幸甚

與何栢村總兵二首

承頻首連日西事在念悖執事在耳零星功級毋濟
運謀此等正可慮可笑者不知此外別有方畧否得



手劄公牘爲之憮然西番自古不能爲大患害大要
撫禦得其道而已李文饒苦心經畧只緣中外議論
不同遂至無功前史可覆亦可鑒也昨曾告秋崖兵
憲云誅賞二字須要用譬如奕棋不可失先後着耳
茲亦以告栢村大帥究劇信手餘惟爲　國爲民珍
重不具

比日承遣人馳背存候無任感慰西番事無的信何
也自用兵以來已及一月進退無據雖得之傳聞者
殊不成次第撫按兩院大失所望栢村不得不獨任
其責也聞栢村初戰甚好却恨執之不能堅爾兵宜

頗跡多於往年五寨之輿不停當致有今日此事少
俟須當付之查勘也知之知之深老書生不知兵事
亦與按察之官體段不同但欲保境安民不妄費不
妄殺爲本分職業爾川機弄術以成就小功名正不
願諸公爲之見周參戎亦望道此意七月上旬恐番
人有動靜却須戒嚴幸密之餘洗耳捷報以賀邊鎮
事重惟自愛

與朱秋崖憲副

昨奉小牘一以謝教一以謝過想蒙照原比日再承
手翰并公移敬當如命奉行顧才識有限耳番情文



字塘爲啓撫按不鄙陽之與聞備見經畧妙用使老
迂之人驚汗欽服俱從貴司議行僕無能贊一詞也
惟有往歲軍前用過錢糧贊司一萬兩査有下落其
餘未見消報爲察院比較作第一件未完該吏往往
滯泣哀訴究將何爲如果事涉嫌疑勢難推究煩爲
徑自呈奪以[illegible]杜絕別有違礙亦望具由當爲轉達
可也但惟付之高閣僕受累多矣奈何奈何令承差
甫鳴遼化守之弁留意署令來濟用兵議取二千兩
按臺允支但庫藏空虛復有大木之費卽已呈請撫
臺爲斡旋第之解運可託之人須臺下委的當人臨

庫支之庶不落人圈套也此事亦別有行先報此

與王舜卿

久失奉問比日得書爲慰秋崖僕素厚僚友之間蒙
渠敬愛但恐信不及爾近事雖小跡甚狼狽復恐以
此爲秋崖累故議擬閒脉覺費分疏也想山村野況
中或自有實話幸爲亮亮僕老境功名俱出望外顧
才綿任重自有速謗取侮之理恐不止此一事爲然
正如牛羊之入庖廚趨死地也而身則無罪此與朱
陸異同大不類見秋崖爲我謝之令兄相知最深身
後有何衣章僕豈敢有所愛也但武定侯所刻者實



未之見便中不惜見示爲叩山中夏爽纂有圖書爲
樂近呂都憲道夫亦將至天涯無事也餘自愛

與郝鉞中兵憲

茲者富鄉止城門之外然以行速遂不及追候無任
懸企胡僉先來得公文极承扶持知感知感但此事
甚有難處者若欲仰出必須觸入僕不敢爲也若以
原村對衆散之亦無不可者指揮張和年少狂妄行
事貪鄙人言藉藉俱有指實非徒得之傳聞而已其
叔參將麟屢有昔言訓之執事稍宜戒飭亦保全之
道也悍愛及之觕敝劉汝成監收之差兩院頗有異

同惟此事擇其可託者徑爲傳達可也草草附還專
煩速報之

與汪器之

壬申秋會山信宿清港奉別是香後至廣信附上鄙
作閒書想已徹左右歸途至杭而病作遂 乞告去
春伏臥中側聞將與門自恨不能偏舟奉候徒有此
心嚮往而已邇者番自講筵出莅南雍海內得明師
範其爲慶幸何可云喻僕廿餘年之侍從而復背爲
春明之遠別是足以仰窺執事所養之深厚矣之欲
私致一賀者又復在此僻居海角若面墻壁日遠大



人君子之教爲何但心疾漸成將復可日長日杜門
止辦枯坐恐不復策勵可前唯有輒負知已之感而
已奈何奈何令兄先生居京師況味何似令弟又復
失意何以堪處在掖院長計相得甚歡日絆衙罷葸
羣之中尋從冊冊與江山相映發殊勝未能奉後塵
爲恨臨風依依他所欲言者不盡

奉劉野亭閣老

卽辰當臭清和伏惟台候納福以菲步瞿兩門墻
計違台顏已踰十載未嘗獲一奉狀門下小伸起居
之敬罪愧何如恭惟執事正道正學追配古人不但

出處進退足以繫本 朝之輕重而一言一動之間皆足爲世師表播在人傳極深向仰未由摳衣侍側以卒所業爲歉耳深去秋起疾入館供職前月方滿一考憂患奔走之餘百凡衰退負恩負教實亦未知所以自裁也崔侍讀子鍾南還云當出門下謹此修問尚冀順時保練以副華夷之望

與李默吉

去冬自仲默處奉手教子鍾子容處覩佳篇於賤子極荷存念顧不自量力扶病來此病日益深而毫髮無可効慙負知已何如入春以來緬惟起居佳勝學



植邃深敬服敬慰比承之禮闈舒生芬者偶出本房亦有夏生言者詞翰甚有法度云曾受先生指教江西之政凌洩鼓舞者多矣外此有陳生沂梅生鶚者皆名士大率此科人材亦自不少恐要知之輒以爲瀆外小詩扇附子鍾侍讀先生轉呈結腸之作少俟病甦請教非敢忘也餘惟情照

與顧未齋宮諭

深臥朔江村如坐井底久闕修問非敢忘之也春初大病幾至不起遂爲小女納壻擾擾憒憒入夏以來漸甦然精神志趣已如再世人矣水竹之間結一小

巷累曰面壁吸術茹蔬以送昏曉無日不在是間也比日沈希賢過舍奉手教情意拳拳無任慰沉佇閑起居佳勝有少瘡疾不至甚苦想適力勝之也然知令郎此遊賢關不及餞送爲歉承問及近況老兄尚未相識否五十之年僅存一子薄田故廬不失先人之舊復何所望耶飛走之氣血衰疾豈少勝人間之樂以此爲累矣野會之約其似疎於地之近貴邑者青龍盤龍皆有小[illegible]佛宮曾見足登覽澱山金澤但極宏勝此皆近[illegible]之次也請爲定期須俟秋分後作半月約過此則有收成事催人矣如何如何餘非面莫盡



儼山文集卷九十一

書二

與林見素尚書

黃如英至郤承手墨高篇并西征全集捧誦之餘如獲瞻對經綸之才剛大之氣高雅之韻未知古人誰當爲之伯仲也敬什襲爲傳家之寶不但師法於是而已竊念深以晚末辱登龍門曾獲一言之與承爲終身之榮此特深之自負耳安意公之於之也又矣公於天下上自不薄如深何足爲門下重輕自十五年以來獨慕徒勤而寒溫之常禮未敢通一詞於左右今乃始知深自待之薄也罪愧何言恭審師展台嚴起居萬福登臨吟嘯供高明之適想象風流如睹雲漢此特公之土苴耳若大精義妙蘊豈鄙劣所可測識耶無緣執役門下日近道德之光一洗凡陋之習爾往歲賜告還山中承鄉先生曹定翁先生教愛褊舟百里每辱過從時一道公姓字輒敬歎移日深退而未嘗不私自慶幸古之人有望塵光於數千載之上至欲爲之執鞭而不可得者深之所得者多矣茲以視老抱痾樹目簷楣之忝遂成早退孤負知己感歎何如敬和祥題令翁山莊詩一首附呈一覽聊



申仰慕之私衰老千里莫勝馳情緒莫爲道爲 國自愛以副華夷之望

與王荊山都憲

昨承手教領悉慚罪不暇伏惟明公德政威望風行江南者儼如神明二十年猶一日也深當是時初入仕途每每覘仿一言一行以爲師法私自今日此非近代人物自是先後同朝班雖迂況路迥未獲朝夕親炙以慰素心每一過明公館寓未嘗不停馬致敬亦之露斷而投刺也亦非一日矣所願執鞭投玫以致報於明公者嘗恐無地此心計當通於神明豈君敢飾說於左右近者叨官國子深愧非薄有負相委託之重不意令孫汝梅來游橋門此雖職事亦某所以求報於明公之萬一也但在稠人之中未能遂爲之賞識爾非豪傑過以爲難爲兼動明公不得已之說捧讀之餘寢食不暇晨入國學細檢科條自祖宗以來舊規成憲試爲明公言之每日坐堂抽籤點班若遇背書日則堂上長抹籤率領班生送過博士廳挨名驗背其堂班生皆其所讀之書新入監生則按日分背監規各官所臨衆目共視若因令郎一人將遂免其一班乎瞻仰之地勢有不能特自今

以往祇因令郎一人并與其抽籤背書者諒原之不
行乎條教之際法亦不敢撓欲有請於明公者久矣
即此一事情法兩全必有善處亦皆有以救之况今
聖駕在邇百事宜慎正賴牽轄之臣審度禁令之守
法耳而法之行也必有公平正大之體不偏不倚然
後可以當人心厭物論亦使職事之所宜盡不敢有
分毫加之意者而亦豈非明公之所爲發憤痛繩以
樂於群工百僚之交修共勉者但恐汝梅父樂放縱
一時不堪約束家庭之間寖說失實致明公之過聽
耳故敢委曲道達兼布所以觸冒之私如此伏惟亮

之容卜日請强聒之罪

答羅紫翁太守

性嚴自西歸以危疾遂省不遂瞻拜歸後爲閑獨之
行遠承益遠聞問無階惟深向仰比蒙　恩內轉首
夏已供職伏審台候萬福神明業相爲欽恭惟晚事
擬古人物　代師範自出處進退之大以至顰笑話
言之微皆有關繫此輩更所共知非一人之私言也
[illegible]不肖早承知教幾老無聞所一企望如沐春風猶
鼴鼠飲河僅取充腹而深源遠派有所未能知也仰
日蒲輪之召惠然肯爲蒼生一出當俟於上東門外

爲之執鞭以資顯俟兹令郎承　命省覲三山
榮樂輒附壽意神化身將仰覲涵亮鄉衛中秋於
正及爽快萬萬爲道爲　國行宜以副中外之望

與陳晚淮京兆

[illegible]執事之知後進年近三十始從宦外然未嘗一
登執事之門其所以不過望見眉宇於衆人中亦一
時而已然然文章之美道德之雅固已心甚向於吾
之邦有若於朝夕所見者[illegible]精英山川所結而爲都
會郡邑其中必有人焉爲一方之元氣宿學而養望
早退而壽考者若執事所謂吾邑吾郡之元氣非邪

比者家父壽日過辱不鄙賜以雄文近娃在錄至奇
古朴茂而浩然之氣不啻少北此又足以兆執事之
壽康未艾非特爲吾家之寶而已也極感極
感病食京師未緣奉侍伏惟保嗇不宣

與顧東江學士

[illegible]自去冬值叔喪事後皇懼杜門兼以多病又遭歲
饑日衆食家不免區畫塗爾匆匆度日將及大祥悲
哀倍不啻逾來者何似不得以時奉射階企奈
何近日[illegible]伯以提學之命來索古文大成序謂執事
已自有衙想有大製作以傳矣[illegible]得畧觀此書編次

猥雜殊無義例當得執事重加校定乃成書耳聞楊郡博云郡伯難於改作此則過於奉承而畧於公議也奈何深意欲移書提學論列其委曲庶幾見從乃不幸郡中此一費爾不審尊意如何鄙作錄上請教不吝刪改幸甚

與曹定菴憲副

別後屢辱記存兼手教佳篇抵京多病多事踰時闕奉狀起居跂企祝願之私無間朝夕卽辰壽履康和動定多福聞有家孫之戚遠惟悲感無緣奉慰想定力能遣之也儲懋中近還入翰林鄉邦有人爲慰爲快月箋之作去秋入都遲不及見涯翁故爾蹉跎已留爲今歲次第矣少當充壽箋之敬深比承校文本房頗得一二佳者舒生芬其一也此恐長者所欲聞輒以爲報會錄一冊附將遠誠餘惟宣節加飡以膺洪祉



與沈西津方伯三首

緬惟執事擢科第時僕方束髮操筆爲科舉文字然與執事有通家之好聯姻之雅不可謂不相知也而亦不可以謂盡相知也當時執事之知僕謂可以下今日而已矣僕之知執事者若芝草若鳳凰若麒麟若隋珠和璧望其外而念其爲天下之奇寶也中間執事登

朝爲天子近臣僕束縛校官聲與聞不相及者久之壬戌之歲竊與計偕來會於都門及下第南還匆匆兩月而別去去冬北上會執事於常州道中嘗出高作見示竊之終帙知執事之志於道進於文凡向之臆度料想者始竊見其槩矣雖然亦未敢自信也今年僕忝登第會執事以使事還京握手劇談於是芝草之祥瑞鳳凰之靈淑麒麟之仁厚隋珠之照夜而和璧之藏肪者乃盡得之奇矣哉僕之知執事也僕遨遊兩都凡大人君子之側未嘗不奉贄往交之而當世之號爲大人君子者亦不以僕爲不肖而進之故聞人頗不少矣然能知文章如執事盡言不諱如執事樂近人之善休休有容如執事求之大人君子之列固已難矣大文章不患其不知患其知之而不肯盡言也盡言矣而患其以驕與忌乘之執事知而能言能言而能容僕又曷敢自失於執事也哉謹以所著雜文數首詩三卷伏惟一覽僕之能果盡於是乎否也謂盡於是不盡於是是在執事而已矣僕何與焉臯悚不宣



春間奉手教兼佳貺伏審榮遷展省忠孝兩極黃金

垂帶滿錡生花鄉人不見此亦已久矣雖大拜崇階鼎來伊始而閭里之光可謂一時之盛也無緣得克賀窺兼敘契闊之私爲慊耳計維揚夜別春秋屢易而深之心志灰折已成老醜非面莫盡委曲如何如何向來一出違老㮣幼尤非本情第望執事入都得以左右提携耳　召命匪遠當令舍人束裝以俟也侍行草春華一路想均納福麒麟消息竟復如何日夜以此爲執事祝望耳便中幸示好音以慰區區沈東之來贅幕下輙此奉問獨恐多病餘不盡所欲言

亮亮

月餘不奉候昨獲瞻對風神清腴方與世安袁第慶慰闊再辱手書似有不滿僕者讀未終篇不勝皇悚恐執事偶未之察爾今世好盡言直道喜規人過者無過執事豈忍不爲執事盡之昨柬所云平心者因來劄云自少至老於人了無妬忌故特奉頌盛德非敢奉勸忘情也今爲執事盡之夫人心無形雖有形而難見故心不可以平不平言先儒嘗有平心之說蓋借衡平以爲此心喻耳衡今之稱梗鈞石銖兩各以星分推移以權重輕畢應初不容有一毫人爲之助今世稱等金銀之器至今俗謂之天平云衡之爲物也投以鈞石則應之以鈞石投以銖兩則應之以銖兩夫是之謂平若本輕也而欲使之重則衡低本重也而欲使之輕則衡昂是之謂不平其於人也心具乎性性發乎情情之所向輕重生焉輕事而應之以輕重事而應之以重是之謂平若輕其所重而重其所輕是之謂不平此平心之本旨也執事似以寛縱爲平心豈誤耶精察而熟思之義理自見矣來諭所引律文多未合何也准者但准其罪不在除名之例此是例分八字之義元不屬名例律內名例律自有稱與同罪一條是蓋據成案以再解以准之義



稱如皇稱供稱之類若稱准盜則免刺若稱以盜與眞犯用此爲合律若稱准而刺字稱以而免刺者合坐官可出入人罪依律議擬似難便科律令重刑至於風聞言事未嘗施行者豈容深文必當有以服人之心方是法家若夫排陷裝誣別自有律執事嘗以漢廷老吏自居豈獨疎於此耶僕本書生不諳吏文試扣所疑如此願受教焉若謂深助泛交而薄至親出兹人之下策則僕亦未敢以執事爲知己也病餘荒絮莊不祖幸甚惟不罪幸甚

與朱子文六首

清僧至得書惠與鄒父處忽親覩手筆益勝欣躍學
鄉評每以足下與僕為敵僕浪得名耳實當退避三
舍近作不吝遠寄至時一把玩儻有求亡於僕者庶
得微實耳如何如何
別久瞻戀之情非一端近兩得書惠極感親誼恍如
接顏範也奉化故是劇縣子文初政已為卓越所甚
慰者兩耳冰蘗之聲今日仕路多蹇中外皆然雖故
鄉亦未能高枕而臥也如何如何深自北來旋承擢
篆數年隨行逐隊空言漫語知從政之難自今日始
也小兒女輩三月末到京叨遠庇粗安餘無足錄者



尊甫聞已過南雍亦屢得教札仁甫薄有詿誤士綱
政聲甚佳芋西動靜想悶悉所喻當如命恐不足為
重耳餘惟保練為祝
歲莫懸望久而疑其遲遲既得手教知所遭非常雖
出無妄令人駭聞之為之驚歎累日出至險而履坦
途豈倚伏之理天將大任隨之耶即辰春和起居多
福此中事體當無他變木村公處屢曾及此茲去吏
有公文宜即起貴任俟　朝覲奏對日部中必有處
也幸毋他慮他日得與考功備道之也僕處此粗遣
兒輩叨庇俱就學堂時事嵗价想能一一南行急草

手未燭附此殊不盡所欲言
自六月初旬抵家屢承尊翁令弟垂情皆極感慰上
塚買後事匆匆一月攜家方來泛錢塘徑卓坪度分
水嶺入閩游武夷諸峯徘徊歸宗巖皆滿所求山水
之願宿疴老態顧恨此行太晚也昨於廿一日到任
以寄寓閩中瞻望甚邇頃當以公事遂恭承有待有
待敬令小僕奉內尊札附上近詩一紙發笑秋氣漸
深納惟眠食珍重為祝
頃見錢方伯云王都憲伯圻來巡視浙中郡帶金山
地方想是三省入轄只恐故鄉海警吾邑未能高枕
也如何如何北來消息紛紛時事又一變唐虞之治



企何企何僕處此粗遣家人輩不免啾唧無明醫可
訪奈何揚伯止五谿先生容也欲往訪謝僉憲莘津
道之草草餘惟順時節宜以需寵擢
崇安曉發殘燈未爐承專使教惠種種可謂攜載而
來矣感愧感愧一行人賴尊庇均安鄱湖逆　勅使
廣濟得部撥自此去此風塵邅然未知所稅駕也此
來已絕生還之望尚荷　聖衷具悉隱微士大夫公
論猶在或可恃此歸見江東父老耳餘非面莫盡也
居延九旬頼僚友知愛與七民瞻戀若不忍舍者

知何以得此兩司諸公故舊居多間有未相識者莫不握手如故人以此感激頻會間一一致謝舍人王旻實憑來愧窮途無以副其望貴治下借一言慰之冬深珍重爲祝

儼山文集卷九十二



儼山文集卷九十三

書三

與倪小野正郎

比日陳子新過江東承惠手教副以諸佳作欣喜無量具聞起居之詳復以爲慰聞有小恙想遂勿藥閭宅自老夫人而下均享福履每作南望豈勝向仰之至自念山陰海上扁舟之約彼此同期歲年之間歎此未能往而彼亦未能來也奈何奈何深憂患之餘遂成衰老凡諸外物等付悠悠收斂此身置之泉石竹樹之間是中便自空洞絕無他慕惟有知舊時時往來于懷耳輒奉懷思不測是何境界也數日前夢小野科頭對奕作顛倒歌呼之狀如在長安旅邸便爾得報他亦每每還復偶然爾一笑一笑山居多暇得與兒子輩對案讀書或觀弄筆作字爲樂想了新或能道之也



與何栢齋侍郎

伏計奉違之日倏忽十有七年矣自先人背養祭壽餘生無復有望於世報在群疑積毀之中杜門待盡每一念省安否頗覺心者或並前日未易以語人也特蒙此存賜之珠玉復以衰老爲念此意亦未易以

語他人也感激何如比蒙收召實出望外即日當北渡瞻望甚邇謹此具起居之敬併不吝教言尤出望外也餘惟為道保愛以膺大拜不宣

與劉子

介谿至舍下留兩宿奉所惠手書如獲瞻對聞起居佳勝奉侍為樂去歲作衡嶽之遊想遂奇觀也深是後一月亦遂起告北抵京勉供舊職但憂患疾病之餘遂成衰退大業遼遠終負斯志爾計審召命已臨不審為斯道能一出否古之君子其於山林廊廟不必專有所主若其志之所存雖甚不得已未嘗一日



不欲見之行也足下克養完翁衣缽精深非淺淳所能佐贊君以足下之惠得本領工夫契闊考德問業有所矜式則區區鄙私不能不眷眷也昨會劉憲副嘗與之細論計非篁墩所能盡也相望萬里未緣參承惟為道自愛

答張君玉

深比方臥病杜門忽承令郎枉顧強起以野服奉見於寓樓追念長者二十年之遊從知遇豈裘葛耶及拜手教累幅委曲誠欵洞出肺肝具見長者風神精采真有積有德之人俶任欣慰深厚愛最早最深今老矣不自量力輒復出故處憂患數仍心志衰耗頗先人之業足以自適近築一隱居當三江之合流頗有竹樹泉石之勝又累土作三山謂清齋景便可以望海其下葺退居之室榜曰靜勝今年四十有九矣因命其左齋曰知非右齋曰知還靜勝之後復作一室度明年可成成即當顏曰知命但不敢爾醫藥稍暇時時燕處其中大概以筆硯為累即辨一味枯坐耳何由得奉長者一經其處隨意點染悉成勝緊跋想如何是中藏書滿架所欠者白齋集耳往歲在京嘗決務買一部念白齋當自寄到遂輟又往往於友人



家見白齋集輒復再過不意於今日付與續集得之快事快事向晚到手自有滋味若此郡令君啓範嘗有場屋之雅間每一相見便問長者興化事蹟啓範亦知向往者日赴召命去矣今既不能久留力疾附此以代起居之敬殊不盡所欲言者萬萬為道保攝以膺上壽

與徐子謙郡伯

往歲臥病時極荷道誼之安詞翰之教承以為榮承以為感去秋起告近望節蓋在京潤之間竟以追攀不及為恨還京碌碌無足為報舊痾尚未得脫然每

懷丘壑之適此意渺然果能遂否即日郡政多暇想
居萬福高才夙學少試一郡敦本復古之政計已次
第欽慰何言望之來佐此邦想快人意也便中詣此
修問餘惟保煉以膺大擢

答方時舉少參

比日伏承遣使珍惠極感記錄奉展手教無任瞻企
因念契分如執事相望百里而二十年之間才一二
會晤人生竟如何耶即日具審尊候弁閫宅萬福欣
慰無量但浙藩未赴此自新聞兩疏交陳殊爲異事
執事德望才猷中外倚毗騏驥方發軔於康莊此豈



回車時耶未由面奉委曲爲歉深今年四十九矣掛
冠妄歸負力事猶省並特知非而已兼之衰病使得已
成老醜春來一病幾至委頓爲有婚嫁事了此便將
然矣營小隱居在江上頗有登臨稼圃之趣賤子自
適恐非所宜聞於左右也力疾奉復容圖頌謝不宣

與陳玉疇侍御

深昔南雍時最辱厚愛感不可言自顧庸懦歲月如
馳而所以報執事者尚未有地不識執事之教縱令
以往猶可以覘得否也恭惟執事以碩學宏才陶鑄
畿內文風士氣一□□□額以峻擢在邇士夫皆將

爲借箸之舉而廟堂之議亦欲暫淹以慰士望吾
曰執事將薄而不爲深未敢以爲必然也伏惟爲道
自愛以膺大祉

答朱世光侍御

深獲侍教範極慰瞻依蒙賜款洽榮貴多矣別後審
仙舟尚留南浦無任欽企之至延佇爲勞比承古經
新刻高辭妙翰若駢珠聯璧捆載而來把玩之餘負
貧兒乍富令人應接不暇慰荒之情如何可言是豈
惟林壑之光且將子孫世以爲珍也不□□謝深疎
誕之蹤爲世鄙棄恭惟執事宏才正學清裁高風固



宜激昂雲霄之上而獨加禮於不肖拳拳若是非深
所敢當也比日使車至止物情湛然勸懲所及殆出
於指使之外此豈他人易以及哉一斥一黜藉之自
安又深一人之私感也時下溽暑仰惟行臺嚴凜保
愛爲視新涼當寄拙作請教高篇候病間勉力追和
深衰老頹惰負知爲傷臨紙不盡所欲言者

與楊叟羽

久不得叟羽消息殊以爲念相海一策進爲大爲三吳
出色也欣慰欣慰如王崖東從武貞邑幸清拂一二
閒虞山之勝久矣有小山居可置否能結一草堂相

待他日稱觴往來爲打乖窩如何如何費當自任也
但吾夢羽方將騰翀霄漢而跼步以此詫之不幾於
枘鑿耶遠當一笑餘惟爲道自重

與夏桂洲閣老

深無似衰病僻居自公之還南也可因而不可見今
旣在南矣又可望而不可親跂瞻竊想奈何爲情邇
辰長春台嚴崇相動定萬福高祜　賜第在卄山碧
水之間感念舊遊恍如再到初不知形骸之爲累也
此意未易以言了惟公亮之比日徐御史宗魯從京
示新刻試讀前序目錄乃知文章家有人而公論自



在所恨目力短澁未卽卒業還復恍然茲表弟顧定
芳南使道當出門下敬此布忱不札門待盡無足爲
道感知之私與日俱積亦未易言盡也冬和萬冀宣
節保重以迓　龍召不宣

與嚴介溪閣老

深無似受知至久至深前歲東歸重辱垂愛抵家之
日惟有北望感戀無已跧伏田野間側聞大拜之命
聖眷無前亦惟有舉手加額爲祝而已恭惟台候
萬福功在鼎鼐領閣間無階益深瞻企江東舊居向
承駐節每登小樓恍如公之在闌檻也此意非他人

所能知眞切眞切深入骨髓抱病已成衰朽茲遣小
兒楫北來補歷少爲門戶計爾幸有以敎之老妻久
淹病臥宛轉牀蓐聞特命尊夫人不置可憐此意亦
非他人所能知也亮之亮之特命楫兒詣東樓見軒
達之亮亮餘惟爲　國保攝以慰中外重望不宣

答許松皐太宰

深無似誤辱知愛者踰三十年無任感激跧伏田野
每每念之側聞召命起自家山惟有北望爲　宗社
稱慶無階上記少敘鄙私方切感愧顧辱手敎遠貽
獎借太過豈鄙薄之所敢當哉敬當珍藏以傳示子



孫使知不見外於大人君子永爲世寶爾欽佩欽佩
近田巷久淹歸几茲因小兒楫北來補歷捧以請敎
幸原亮之餘惟爲　國保攝以慰中外之望不宣

奉李蒲汀尚書

奉違門墻無階聞問跧伏田野惟有感戀表弟顧世
安還遠辱手敎新詞捧以爲實賴情之餘不知所以
爲報也伏審台候萬福閫宅仙眷迪吉爲慰霖雨之
望日夕跂踵此海內同情不但門生故吏之私已也
深薄劣抵家多病至今春尤劇小兒楫例當北來補
歷因就秋試少爲門戶計爾顧此行父師之託端有

望於門下念此子頗淳謹曾辱青目想蒙與進此骨
肉之感也伏惟留神萬萬

與孫毅齋宗伯

自前歲東歸極蒙款愛抵家多病不獲以時起居徒
有瞻望額辱手教遠須捧以爲感伏審向來台候萬
福　聖眷優崇霖雨之望日夕跂踵恭聞　顯陵之
行備承濃賞即日有留用之命皆大拜之兆也黃扉
伊邇鄒邦有光其在鄙人尤以爲慰深春來痰火大
作醫藥罔效俟命而已小兒楫勉令北來將就秋試
蓋爲門戶計耳念此子孱弱又未立嗣依歸有人所
賴執事耳幸有以教之骨肉之感至叩至禱



與張陽峯宗伯

深不肖跧伏田野無階聞問忽辱記存特枉教輸副
以陵祀諸作舂容雅健真太平宰相之言也每以誇
示鄉里襲傳子孫爲寶緘閣內召　聖眷優崇又當
代之所希有也喜忽之餘特深向往茲辰伏審入
朝視篆大宗伯矣金甌之覆計在旦日此亦海內之
同以爲望者也匪佞匪佞小兒楫向辱額愛茲來補
歷敬令起居以近德容尚祈終教之想蒙不外多病
臨書不盡所言

與余芙之太史

舊歲寓京邸姚生一貫來承手書名畫爲惠甚渥爾
時南歸匆匆遂阻裁謝抵家碌碌多病多事益取疎
外比日姜明叔過舍具審起居佳勝德望遠孚但傳
有枉顧之信殆成虛耳如何如何昨少湖來相對兩
日夕每道高雅不置當時買山收租之語今日兩禿
翁政可辨之此豈亦畫餅耶表弟顧世安奉使道西
湖之上恨不能附青雲也聊布所懷目力日短殊不
盡所欲言

答羅整翁太宰



深薄佑早衰臥病海濱者已再閱歲矣忽辱手書佳
惠感極而繼之以泣也豈勝欽向恭審台嚴巢相萬
福自違道範以來四易寒暑屈指明後年計登八旬
念欲捧觴道路匪遙而人事難必徒深瞻望伏惟安
車蒲輪之禮　國典同存而天下之望所繫尤重萬
惟爲道保愛爲祝深手足俱廢託門生代筆以達無
任皇悚之至

儼山文集卷九十三

書四

## 與楊東濵十五首

唐橋夜別情感萬端抵家不至勞倦否深南來一行人皆頓爭庇粗適輕舟軟輿上下山水間如在畫圖不知身是遷客也入閩尤勝大都丹崖碧潭隨處而有至於橫嶂絕壁倚天卓立白雲英英叅錯其下劖削點綴疑有神工鬼斧不可名狀每每忘返悔恨不強東濵來共此爲之悵然八月廿一日發任正當木犀盛開山中老樹有兩人合抱繁陰蔽天清香數十里愧無少酒量酬之公廨在山椒四圍紫翠在一指



顧間後有小圃有方塘流泉時時獨坐耳目清淨可以忘老於此矣知之知之辰下文候何似諸郎進學爲慰世相日在念奈何無以振之也致意見怡直吳千兵爲謝之不悉

昨風作潮張江門如海甚得奇觀浮舫無數恐非盛幹輩能捹命採撥也致夫七十束㢠襲下綫此便可令人持具來也草草

厚庇情眷眷固病憊提貽矣成成容謝遊理天地間甚大仕宦沒溺人最深此古人見成話頭煩東濵爲我大書榜之座右草草附濵勿罪

曉將有佳月別具畫船載鼓吹可況何如拱候遄行

和章辭翰雙絕令人爽然繼之以感歎也內典謂世界本幽陷奈何奈何昨載至潮石數株西堂前添却一倍磊硯新涼得月能過我爲信宿留乎乘興隨居延服待旦夕聞命下便作山中無事老人矣餘面盡不宣

山居初就日有遊人每一躋攀東濵未嘗不在念也適日道體何似靜養爲樂僕新置二畫舸只用四五人可行約載數客其一設絹牀假臥其一具鼓吹先



將風日妍美溯按以出浦隨潮上下選勝而登或尋小港以訪故舊節序挽而去雖滑泥亦可勧此或占人所未有也今秋稍健頗念京師同輩多入鬼錄不能不爲之嬰情耳娛老之計聊報知己他人固未易言也亮亮

夜來勝東遠過宿山館因作數大字遂至腕痛老態衰憊不復欵洽今早去謝想遂佳晤儻能同度爲數日之晤得傾倒也如何如何家嫂病勢可醫但舍姪輩心力不稱人意重可傷也十月天氣如春田野間極有好意味不勝跂望幸情照不次

廿殺下及一捏手正是惡滋味也清明時節棹船等
鼓行江南道中亦復奇勝三月三日渡江過儀真從
陸抵環滁兩中望醉翁亭甚適自此渡淮泗洄黃河
登太行陟上黨涉沁橫汾入晉陽郎日將出鴈門入
雲中歷覽長城之塞帥諸生較射慨然有北向燕然
之志每當意會處未嘗不念東濱同之比來起居何
似幸自愛

某到此粗遣出巡將及千里往返山川有極佳者大
率太行西麓為山西萬山中得一平曠有水處便立
州縣城堞外四面皆山真所謂萬疊雲屏也五臺尤



靈崔而長松喬木高下森矗如虬龍有輿只行樹梢
也六月須挾纊都無暑氣尚欲抵雲中觀漢武五將
軍出塞之地上黔距間然後南還耳匆匆報此

儻夜歸宿山中晨起觀初日散影過田滿地皆白雲
以軟輿經過瀰漫靡窮俯見城郭此身真在天上須
臾扁舟亂流如汎瀛洲還坐南榮映日從兒子寫漢
書一兩段方啜新稻飯一盂此樂恨不與東濱共之
急足報去能乘興來此一話如何

連得手教皆極感慰兼省風神瀟洒閒適為樂深謀
歸未能頓有山水之適以自遣耳匏繫瓶觸私心奈
何兒子楫每承教愛此兒稟氣薄弱但習為淳謹是
非之心不爽爾豈可便使之涉世況苦於多病文學
未必能工應舉甚非吾願亦自江西令人止之已無
及矣懊惱懊惱如深科第非不高年歲非不早今白
首奔波討寶受用處難得欲示戒於此兒也煩東濱
以靜定涵養誨之世間浮華事恐渠未有的見耳至
懇至懇試錄一冊漫往令郎賢親一讀此中有意義
不可以尋常程文視之餘保煉為祝

此因修井發地得一石刻甚奇偉細觀當是黃書蘇
文考其文義為畫竹設當為墨君堂賦但今蘇集無



之恨實陋無從審定也借脫去前後想不知石總幾
段此特其中一段耳齋數之餘臨去一紙請博雅者
為一校勘有興即請過同視之如何如何

別後戀戀為懷適華札佳味遠致甚慰甚慰渡江無
苦令人欣然吾人胸次要閒寫精神要發舒然後陰
魔退聽也頃常提掇如此却是曾點舞樂地也知照
呵凍作字覺老態不罪不罪

某嶺南中多暇喜為人作草書彼處士大夫皆贊歎
恨不多得以某此歸之速某亦覺運臂落墨殊勝少
壯時宜與汪閒齋作郎論此惟病惡筆惡紙恐是老

衰退步處可性也今早發至紙不住內選寫去兩幅煩爲評之若毁棄失實便當與東濱絕筆矣

昨張勵齋行文附啓殊不盡情故相娃南還念欲傳情言更難盡瞻望之餘奈何爲懷卽辰想道候佳勝日有眞樂深老與愁緖無端覺人間世太易促也江雲海月之思何嘗不在夢寐千萬珍重以需復會相娃此來甚不副所圖一則機會難乘一則力量未拓姑令養晦以俟幸有以敎之一時朋游稍謝吾東濱曾盛光也西巖令第爲致區區不既



昨以田家事催我東渡西郊泥月何重陽修故事也花間與客坐水晶亭子得佳章累幅不覺脩壓生香此又一境界也晩桂將舒早菊欲放芙蓉映條柳在秋水蒹葭之外何當置東濱於其閒讀道書也

## 與曹茂勳四首

深自十五六歲蒙爲所定交當時但謂深能爲時文可以取科第深亦以此自進於執事未有如古人之交者也然執事天資峻絕意氣邁澤其去今人遠矣深生長蒿萊之巷少無淵源之澤伥伥流浪未始知有古人之道天不罰棄俾得從士君子後奔走苦辛之餘少有所得思欲致之執事以報知己昨走拜奉執事微言察執事殊無相信之意當日議論亦但及文藝而已他蓋未暇吐露也執事自謂力不及爲是誠不可古之人其所得爲皆爲之所不得爲者皆天也孔子有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若預料得爲與不得爲以爲進止竊恐學問之道不如是之易且棄也東還聞吾父兄子弟動輒稱尊字蓋有微視舉動以爲法式者則執事不可謂不繫吾海邑之風化也得自輕乎哉三代以來朋友道喪諛悅逢迎最可悲痛使深而無知則已深旣有知不忍爲也學制一篇奉上覽正堀恭記一首幷寫去僕之志聊於是見一二叅



昨偶遊茄栖因以馳附鄙意香樵少許恐執事讀深之文倦而思睡累啜以助終篇不勝慰幸

令伯至辱手敎兼悉居起甚喜爲慰索令祖册稱人墓誌已爲撰成猥爲陋之筆不足發揚先德是懼是愧行狀中有數處未安悉加潤色作誌乞知之殖字是不得正終之稱况是君后所用綱目凡例可考見也故僕只書卒繼聘二字義是再娶也祖堂恐不當稱之許諾此節文字委曲反覆却是執事欲與祖堂諱其爲妾古人妾齊妾接乃是定分名正而言順此正不當爲之諱耳故僕於誌側室二字爲綱却用繼

副一段接之自見其爲不輕矣多材藝至通曉一段
此雖是祖堂實事然婦人之職無非無儀欲以是爲
盛德傳之後世恐不可况多材多藝四字尤不可施
於閨門故僕却敍此事於誌尾以見其爲令祖堂之
餘事而亦能如此精絕不滋重與中敘祖堂起家一
段尤未安細讀文義却是當時曹氏凡百大小皆出
自祖堂不復知有嫡矣古人嫡庶之分恐不如是其
爲祖堂累甚爲不淺故僕盡用執事之文而小變法
度見其若有承統而祖堂之功在曹氏者益顯嗚呼
金石文字有天下萬世在後敢不愼重僕文雖下劣



然却是字字較量過也更有未安處乞以書來僕尚
當改定不敢憚勞也若入石須得名書者爲佳或卽
託楊伯立作楷亦妙刻成須搨數本見寄僕官銜本
不欲書但前輩皆如此姑以備一代之體也不識如
何居指揩閭不遠無得傾倒耳僕日與人事相俯仰
舊學益就荒落殊非初志邇知山林之日長學問之
深之語爲古人實見一涉仕路安敢望其長進耶伯
立向不得消息聞之來人頗不似初喪時守禮可惜
也匆匆不及附書幸諭郎意近日科場文字只宜平
正順熟不必過於出奇此在令郎輩尤所當知續之

乃郎試復居優可喜可喜性恨者故舊僕落落然不
相及此何理也幸道達千萬秋凉孝履萬福
去冬曾奉一書兩歲間不得執事片劄兢胡親知契
舊如茂勳者而乃爾耶惶悚惶悚家兄在寄知動靜
萬福爲慰深今歲存更憂戚每思東還之樂竟不可
得往時看海月宿百菊亭扁舟短服出沒浦雲荻花
間與知己者共斟飮酒比一思之恍如隔世何時能
復有此事否雲溪亦無消息何故人皆棄我甚耶漫
一問之當有報我者
自入春以來深未嘗通問於執事執事不以僕爲罪



矣亦未嘗蒙執事片劄知執事非忘情於僕也自謂
當解官奮而來會合有期矣日夜懸望此意竟虛僕
始悔前日之不通問爲累而又以不得執事片劄無
所於慰也此情當何如耶人言學成而不遇知己者
則不偶夫以執事之學而得士廉爲主司竟爾不偶
何耶將所謂聲與不彰是不肖者之責耶意者其有
司之不幸乎或天意竟將晚成也自愛幸甚柴廷用
至聞三郎有疾今當何如大郎學業已當大就其餘
諸郎想皆彬彬如此執事亦足以自慰矣深旅食京
師常忽忽不樂有難以相告者月初蒙　恩待罪史

官紙懷慚爾奈何奈何家人東行聊此奉啓續之伯立皆不及奉書會間儻出此紙足矣時下嚴寒保嗇自愛

與李百朋二首

勵齋來得手教審起居多福賢郎向學極慰遠懷古人有一品富貴春花雨後紅耳人生行誼感應如響造物之巧誰則逃之後來善惡之師也吾百朋聰明學識俱過人目下似淹滯又安知天不報之以久大耶居安身健課子明農復有文淵爲樂此自神仙境界珍重珍重深老矣十年去國萬里一身比蒙 聖恩垂念拔擢清華玉堂重上眞如夢寐過望過望過分過分便中聊此附 只祈惟爲道加飧以需尊罏之盟不具

山居新作樹在玉華之頂昨乘月登之殊有異景因念吾白山無由縮地也奈何奈何雨後新凉得暇幸枉過一敍懸企

與姚時望二首

別來不審貴恙何似所託想一一用情深無復南顧矣提學到吾家子姪輩恐作一番書餅耳如何如何令郎當在高選却有費用辦否楫兒只令讀書與靜坐夙興夜寐便是功夫罡生稍稍講論至叩至叩寄得途中雜詩一卷付楫兒之知我近況也所喜舊病盡失頗耐勞苦復恐是秋後熱匆匆不多及

小僕來得所寄書甚慰甚慰令郎已入學雖是小試三代書香亦邑中盛事恨不能爲助也舊恙秋來都好小兒得拘束講益大矣想能體悉鄙懷楫將冠頗時望字之乞一說爲教如何僕意楫以操舟必先舟作乃繫安危欲以思豫與豫舟字之必得發揮乃可令郎能來與小兒講學已命楫禮之俟當圖報也

與姚子明二首

伏暑恐虛微得報小試獲售爲之喜慰爲我時望亡友含笑而揮淚也但不能奉餞耳僕別且暑之楫兒學未成逆叅當道與近論所謂附青雲也何幸何幸已命相侍世契之雅想敦念之流耳聽捷音容賀賀極草草

古體求作篇成謝感謝但作長篇須要轉摺變化轉摺在換韻變化在押韻君押韻不穩便成弱昨明卿歌頗得意可同此言參之

與姚玉厓

別後自春徂夏皆在病鄉一味畏濕耳今歲雨多生

実故比之前兩年發重望七老人不特受制時假而巳玉屋何來何如今日已買得余山之昭慶有茂林修竹佛屋拆盡別作小亭館以為娛老之計當有翛然之趣不知玉屋肯來同住否世安翁將目往門巳兩月餘秋巳新不可無一訪也特兒航去來必相見專此起居邑中小考如沈生俞生亦不見在科舉共有廿一二人豈村亦是詫異事大小小事皆難逖摭什之一矣餘惟保嗇以躋上壽不具六月十九日

## 與馮會東二首

昨夜風雪中遂宿湖缺口幸無他可勝瞻望承示和竟其作適得東坡韻咏雪兩篇見今部雅製持誦欣羨為雪竹喜賀不已異時當奉謝也謝謝張遜之山石肯惠然要須禮求之牡丹恐俟來年秋分可移亦宜愛護以待呵凍草率莞莞

深春來抱病久臥郊居人間事都謝却栽石巳命兒輩處之來意多感力疾草草不具





書五

## 奉梅月伯父

陸資到奉教言深感至愛備審壽體康強細觀字畫皆無異少壯足以占壽年綿遠不勝為慰所示翁姪入學門戶之光皆嚴訓所及但須努力向前以期遠大姪之所望於後人者此心更自切也老父仰望伯父大人時賜勸勵得以頤養老境修墳造房等事一切當付與深也如尚有過當處乞念深含容之深自入冬來舊病漸除但新差司禮監教書雖則五日一往內臣有三百餘人俱從教授兼出入步行十餘里極為辛苦職業不敢憚也京中事體　聖駕雖回在宣府祖宗法度具在人心安然如故况關係甚大乞不勞過疑也家小春間須作來計遲速之間伏望主張行業祖能備辦也家人如教禁治家小起身以後浦東大小事宜俱望教戒時世如此安危未保不可自受累也餘惟頂時保重以享上壽

## 奉東隱叔父

淳翁到京具審壽體納福并諸留靜不勝欣慰家小及兒女在路安寧四月廿二日自河西務起車抵慕

入城雖受辛苦幸無險阻皆賴叔父餘庇也姪君此
守官粗遣但監事煩冗早莫奔走兼晬下不測每懷
憂懼爾家小既來於姪雖使老稚左右無得力人仰
望叔父時加撫問不至寂寞也今年科場兩弟考試
未知何如當此之日家門已大須防小人凌蔑惟有
子弟勉勵讀書可以支撑今各房中惟有此一路可
行叔父教子之心甚切故敢及之餘惟順時保重為
祝

與唐龍江二首

近趙國賢還曾具啓達伏審邇辰台候萬福府堂暨



賢妹甥輩均安為慰深 衰病日深思歸殊苦比兼攝
潤東奉答哀紙 時並信州左人亦欲開何修 八朝
國史不知會典結局未今郎聞已授官矣未有的報
幸示知江西科場吉安最盛有時名者皆不在牓昨
覩有鐵録吾郡之否亦聞科求所無答文體將一變
耶江録漫往不知舊生徒有幾草草附瀆餘惟若時
保愛不盡所欲言者
深僻蜀二載如在世外東望故鄉聞問為難兩辱手
教無任感 此家 恩出峽抵荊州取道北上復過
安陸 陵州 山水之間念皆執事過化之地也

為之慨然如提頑範方今 天子思求耆舊而用之
恐陰中未得高臥少須勸起以慰蒼生之望 此行
速為入謝將圖自便然吾後補過之方幸有以見教
也至叩至叩兒女輩在家過辱骨肉之愛非謝可盡
行次草草不謹直齋年西公會間為道瞻企之私餘
若時保攝為禱
屢辱教惠極感記存具審道候萬福為世所衣足慰
昵依邇聞海寇擾攘寒族高門唇齒相依仰乾事為
悍悷也況老荊弱孫尤在咫尺幸再清拂今日始知
城池之有用也留意留意兩甥失解南還及壽筵骨



肉團聚人間至樂惟兒多病且留過冬他不足道也
采衰病侵尋受疑滿腹臨紙無任惆然世全甥家昨
存候異鄉骨肉賴此與世安耳恐要知餘惟若時珍
重

與袁弟顧世安十六首

令祖時亦當門五株柳負郭一頃田此東歸景物如
此余既無田雖柳亦不可得近營別業以待東歸姑
欲插柳須乞五株種之乃可冬月將盡幸能惠我否
久別欲一話風日和暖時望過一宿至叩
本乾但知其善詩未知其好道也非昨見示幾為失

之此人博聞多藝夜來與陳生同榻往來辨論僕[illegible]
几聽之自足為樂吾未暇究竟其淺深何如但其器
根不凡妙具圓融豈所謂湖海之遊生者耶賢弟問
作伴數日未必無益齋持玩物吾第一見之足矣恐
別有主者明日止為郁直齋李南園二公天氣佳甚
一來如何
昨啓付吳聞書甚慰昨見劍立乃郎云有書尚未送
至今早唐士同寔副家人到及見孫廷吉聞及頌適
有一二不如意事令人馳念不能已處今之世務須
安靜含忍為上吾弟素有見處自能中節如劣兄者



不待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矣舊病侵尋昨事多
棘老幼在念奈何為債弊廬薄田已是讀書待老頗
悔此出之謬也豈世緣尚未了耶身外事自可付之悠
悠矣姑娘而下想均納福粟例再闢恐令弟亦須乘
此會耳孫壻小試僥倖不負美才聞之喜慰何朝元
在京時曾有言欲求自便計今尚在否從厚處之須
令子毋間各遂孝愛之心與區區豢養又過一等也
如何如何浦東兒女輩想蒙顧愛非言謝可盡風塵
渺然未緣骨肉之聚臨紙悵然
兩日有遠客接先隴事殷奔走不給奈何日下恐已

康復不復致問承示病源正僕數年前舊犯須早圖
之若所謂積熱恐無之蓋是肥甘釀成垢膩滯在脾
間下虛上壅為痰脾上受痰遂作汨泅瀰漫而熱耳
非壯熱也醫家用苦涼之藥最有近効浸成後患尤
宜詳審積滯感時氣必作痢宜用白芍藥浮萍等劑
分理之不可驟服止藥今後須食淡省思為要訣此
一件乃脾家內外扶持之妙藥也閩中晚菘菜肥白
連根一截用甜水煮成清湯極有自然滋味侵晨空
心啜碗許最宜養脾利膈白芥子時嚼數顆亦好
屢承骨肉之愛非謝可盡此日世芳盡臣二生入監



又辱厚惠所命領悉久客天涯見此骨肉令人喜極
而繼之以泣也百凡不勞挂念近又得沈方伯家人
寄到書知老父移居比宅心背俱剜四弟失教以孝
弟之道致此狼狽亦[illegible]之不孝不德為之留望惟有
痛哭而已悉曲情事亦惟有賢弟知之族中兄弟俱
多離心而嫡血子孫尚不可恃賢弟早晚善為調護
家生死不敢忘也若有緩急之用可分付陸傑顧慶
二人處之若再有重大事賢弟權為處置亦生死不
能負也桂兒奴狗狂蕩如此原用人欠當皆亦窮秀
才命中招注須發遣到京終當重治緣無的當人始

終其事須深來春自還可也幸密之密之新府尊行
時已嘗致囑去知之
深拜啓昨相姪還病目寄數字爲伯比家僮至頗訝
賢弟無書想卽辰文候納福官事竟如何也聞九皋
大疎來署縣事吾邑之福欣慰無量近知治吾家作
過嗜奴老懷遠客爲之快暢已作書與子堺輩致感
謝之私而已深方慚恧未敢頌言謝之僕謫候便先
爲深致此情至叩至叩
楫兒欲出就試深慮其體弱幸教以持心養氣之道
不知賢郎諸姪亦有出試否後生輩但不可留意得



失以長浮躁之氣爲佳爾崇明之變近如何當道諸
公必有撫綏之術從中幸示知餘不盡所言者
深賀暑出巡江湖之上得書如擁冰雪慰不可言楫
兒承教愛幸與觀場之末然甚慮其涉世之太早也
賢弟近聞出上合陵能携楫兒爲旬月之行深大願
而非所必也如何如何還急足夫揮汗數字到省別
令家人還修問也極草草
比還　朝人事倥傯殊非老境所堪也奈何奈何會
馮汝學說賢弟事甚悉爲之驚悸世道如此且安心
耐之釋氏以忍辱爲修行第一義賢弟自能容受之

不必介帶可也甬川少宰特蒙留情知之知之秋間
望賢弟入京古人云金門大隱遑浪語耶深之草草
附此殊不盡
世臣甥來纔纔道起居之詳令人遠想慨然也自夏
初入都門蒙病之餘殊覺人事委積隨分應酬倦卽
擲置世間榮辱毁譽事一毫不復動念但靜中別起
一段思慮雖道即釋氏之所謂魔也當持定力勝之
賢弟能北來可共辦此功業如何如何
家　恩內轉實出望外兼聞　詔旨曉暢雖二代
恩典或可得也故遂乘此春和入朝自荊襄北去勞



勩亦不敢辭也老境奔波乃爾惟賢弟亮之家事乞
與楫兒一一處擇欲亟還田甚好甚好吾當成此子之
志但須賢弟酌處不使有後累爲佳住大江濱求婺
燃燈作書殊匆匆賢弟能以涼會否賢弟有意北來
秋涼能遂相見乎深北去盤費人力俱欠亦望與楫
兒議處不令廢學業至叩至叩
老入劇何樂自萬里雖片紙數字猶難得寄雖寄亦
未知得達否況他乎亮亮聞賢弟亦時有啾唧此恐
是少年作用太過或時事不如人意動火耳吾此來
每有所悟亦有一二高人如何栢齋先生相質問日

今通宵宴坐青燈熒然頗有趣味但時有歸心作魔
耳留與吾賢弟盡之第未知世緣何如也還復慨然
度人經此間有印本寄一部去西樵別當覓便補之
閭宅寶眷想皆安世道日下待省一事且省一事餘
付之老天而已匆匆不盡所欲言

昨別後入舟作小憩風水俱令人疑懼還入寺中
避暑見郁宗周來云見小輿道中知賢弟已入京受
累極懷感愧也夜來小女病作比常稍增鬱熱故廢
爾懷抱轉無賴奈何舟人似催發南去三四公都到
行止未定 深意欲俟一兩後解維前途任運而已此



間無人商量周一之望速之來同載也如張希周差
事何時可辭　朝抑恐不能待煩一問之六弟汝由
姪感渠意甚好世全甥致謝不悉

見南載有發者歸心如飛欲隨意去耳入京人望促
之幹辦來不知周一之何日下灣也跂足而待附此
見意

舊恙比之去歲稍減重裘絮帽枯坐一齋者六七日
老態時當如此爾忽聞有人入都力疾附此紙宅上
俱安諸郎皆玉立森森從德尤解事明敏夙成昨入
學爲提學所稱許亦復作微語爲教戒知之知之崇
擢之便修賀茲致少物夫引達誠馨入故鄉風俗日
下亦欲攬回節忠信素薄奈何奈何得書弟在　朝
老僕居鄉亦自遭兕柱翁處每欲作書較止以傳聞
無真的信見聞爲致傾向之私不盡餘自愛

灣下執別無限情感十七日午刻始抵河西風水淹
延皆竭晝夜之力前途任運而已去　國之人不當
作尉書亦自老懶遂放舟去見桂翁爲道此舟中
眠食頗勝惟此而已亮亮

與黃竹泉三首

令弟登第至多承遠惠書物一一謝不盡即辰伏想尊



姐甥輩俱安好也 深自長兒亡後憂苦萬狀鬚髮盡
白兼有老親之念忽忽如在囚繫中恨不一日東歸
得見親戚骨肉爲樂也奈何奈何令弟翊卿書來說
阿弟李延徑勞恭事 深並不知其情但可之嘗問忘
夜乃其積習必有不當人意處吾姊丈當教而改之
可也至叩至叩今日適有丁祭事忙因祭歲行便草
草附此雖七叔宗闊兒處皆不及作書詩恭容別寄
上也餘惟情照萬萬

承以貽伊一雙爲兒與病骨爭權甚矣寢但飲啄
無豐腴恐戀故土乘長風而東耳珍謝珍謝

屢承厚愛不勝慚感竹泉卷納還頗恨諸作未足以發揮高雅耳姑俟情事少伸當別圖之令弟淵卿與河翁房產事想有善處之道幸早斷之恐甚別義也特人奉請更瀆黃甲近當肥美茲欲遠餽煩爲覓數積佳者恃愛干瀆不次

與黃甥良器二首

扁爲書去四字易後二字以寓孝思易前一字以避俗紙用礬重甚不宜筆只寫去一幅亦不佳可求佳紙至當寫去聞新樓成東望在日余老矣何時一登以望大海爲快也昨承園果乳酥之惠感感俗事擾



擾無一刻閒暇病餘無可驅遣稍覺淹遲勿訝甥壻卯石償有剩便中爲致一二斛許不一不一

近日人來得畫卷多謝裝束之勞手東亦作一卷極見賢甥致意世誼令人感慰爲寫跋語去藏之載來石題一檀扇爲謝大抵湖石須以無斧鑿者爲甲老奴欠眼孔非賢甥初意也絹畫一幅寫舊作其上樓頭秋色可臨懸如見老夫也今春發瘈火殊惡昨日始甦過山居打坐須盡此月方接人事賢甥有暇可以扁舟來覓我水石間也四軸已寫畢祖奴須不起俟別致之餘不盡欲言者

與黃甥良式十二首

比聞舉得男喜慰不可言是日報至予坐南樓適傳秋闈消息欲以應科名之如何連日匆匆未及作答知之薄具少物充粥米幸收之餘留面悉

別來三年行數萬里棧道劍閣瞿塘灔澦水陸極天下之至險而定亦天下之至奇此生[illegible]之與可謂勝餞而予已老矣連年三月三日每有異今年以是日渡漢江由襄樊而北四月初入　朝遂蒞任隨分供職昨以孟秋時祫始與　聖主相授受蓋八年鈞天如夢寐也承遣人遠來欣慰無量得安南議見學



識長進且有志也此等事自有一副當人才當之予素不與聞其事此中非紙墨可了北來且自見之如之入監已成就如此亦好第恨無以助之當以逆旅主人爲任也稍見想蒙教愛秋試聽之老天而已餘惟自愛

賢閣病何如恐是血虛畏燥耳與汝姈所患頗相類否却好尊醫血惡寒而生於寒行於熱而畏熱要知之唐詩絕句付來一閱明早望日須赴監當守法如是不具

知吾甥已入潞河得遂親桑梓亦是一樂吾欲更就

一詩爲別紙成一句云老懷旅思更逢秋後不復能
續意可想見得書感拳拳一之同此致意張宗之孫
甥即道吾意致書無不可者餘不盡
昨嚴照來得書具悉蔡老朴曾不甚知事本再上明
日當發抄工部西磐尚書面許爲行却並先築城事
若一舉兩得亦吾鄉邑中百世之利也此宗人至又
得與小兒書讀之得失固自有命爾且當了臨事令
渠從實地做工夫賢甥歷事已辦但未知何日得見
甥面也縣縣聞汝老始東來小莊不免有擾謝謝所
論沙冤本吾民有司失於撫馭遂至如此又不能無



師老費財之虞事當如何茲遣學召回欲移家北來
百凡望周詳慎密處之至望至望至託至託杭嘉避
地之策與松城卜居如何亦希酌量蔵募候報信也
續紘成亦足喜餘不盡
近得書知有杭州避地之舉不審海上事情竟如何
耶令人聰臥不安不圖老景遭逢乃有此付之浩歎
聽之老天耳京師事勢又未易以一言了也奈何奈
何又聞河決鳳陽兩洪似絕若春水可乘且攜家北
來儻更有阻則卜居松城亦爲穩便耳賢甥必能爲
我謀之草草附此日下當別有的確信息也留意留

意
日來屢承惠海鮮池魚甚慰病起但脾胃尚未開健
差勝前日骨立耳知之知之刻書復成幾種可草草
印來一閱病餘因清出推記畧有數卷寫得十葉付
去就煩一校勘若雷同剿說抹去可也予此等文字
大意欲窮經致用與小說家不同幸著眼可命照入
刻行款寫一本來有商量處也字天殊無好況晴霽
西來一敘懸望懸望賢痛不減不多及
比復惠鮮魚感感連日病勢覺退但脾胃未開耳求
醫了無影響可恨可恨吾甥作事必精所刻書不下



古人可費亦不貲也篇名嫌不響可隨作說海如何
有緊要與典禮書多入幾種爲佳賢痛輒劇指不多
及日下望西出開否亮亮
小說若刊須覓得吳中匠手方可發還凡種檢入但
說渠板多寺勘得精却不在工價也予家所有俟
天晴當出選書學史兩冊頒便病日當一看
老懷爲病困殊無賴昨許三府過訪慨然有築城之
議但其言太易耳說漳州賊閩定海等皮守稱
老兄索糧一萬三千其無忌憚若此時事可慮也又
云漳州賊往往蘇城市以宗時交通更不可測沿海

一帶尤可慮也近便處有得力人能覘候動靜否煩
一用心爲之不宜露消息也至囑至囑候報脊痛差
作字艱難不多及
二文皆宜抄錄夜來樓居風雨不成寐却恐今年無
麥也奈何奈何痘疹書校勘得可寫便寫入刻早完
亦一作事了留意天晴過此
痘疹論已入刻未吾甥所作後序亦佳老懷殊爲喜
慰劉栢山此行在近可促匠手早完欲送與一部以
答其意耳稿中散集及摩史俱便病目連日雨中藉
此消遣尚未畢也松籌堂集聞是此老手編果精當
否可細讀三四過西來商議其中若有關係　朝廷
典故及可備郡乘闕遺者另錄以藏此看書要法也
志之志之夜來病思甚不佳奈何奈何稍晴望即來
夜話伺伺

先君生平手札多不屬草開行一二在漫稿中
復就鄉邑親舊家錄之合下八百件存什一於
千百爾惜哉不肖孫偶据泣血謹書





書六　　　門生黃標校編

山西家書二首

從遼州出巡回省得汝書文理雖通未見長進起可
用心讀書作文如今秀才難做況　朝廷行揀汰之
例甚嚴山西處所有選百來名者進學亦甚難此中
却有好秀才十五六歲三場文章斷斷到處有之
亦有是上年科舉者吾兒自宜勵知汝年子俱好
心甚喜慰但知汝有腰痛宜有此其是跌
撲來吾甚愛疑姚時望吾愛此人恬靜
欲養汝德性故留之可簡好人爲汝師
範若姚昭庵輪此二生汝到衙中作會看書
考文朋友之助亦自有益切不可放心使性爲游戲
無益之事且過今歲年明春我亦甚疑汝須以遠
大自期家事一定與汝無與最要孝弟和敬處宗族
早晚奉事母親如今不小矣只此至囑
此處亦有好秀才不減吾江南童十三四能作三場
文字俱通走科場者又江南之所少也餘便寄數卷
回汝苦用心可也餘不能悉標

浙江家書一首

我廿六日已到任今打發陸鑑先回報知一路事俱可問鑑山立伺開年遣回崔來鳳先生是添註官甚閑吾兒可收拾來此講學汝母親須待二三月看此間光景座船來請也汝來須是正月半前叫箇關頭船坐來勿使人知至囑至囑

江西家書十一首

我離家已兩月餘汝用功何如古人言寬[illegible]易明哀着課程緣汝氣體弱又有舊病[illegible]大事在養心養心先須養[illegible]性靜定有可進之資不[illegible]



接見人務要揀擇無[illegible]畏之如蛇蝎可也抄回文字臣李六峯極稱之友恩是一部

近日相姪在武當還與剡甥人[illegible]供會[illegible]知吾兒在家學業不廢并見汝書字皆慰客懷但聞崇明有警慈汝母子驚惶今日李提學來自蘇云已定疊甚喜甚喜此事自有天數也汝欲隨例出試亦好只慮汝干涉人事出入官府勞苦不堪耳只要小心敬謹若作文寫字必須整齊有法度與朋輩交接謙和簡默自重為上自餘家務俱不煩汝也寄回聖政記一部十二本此即 太祖實錄要熟看中間頗有誤字錯簡闕疑可也象箏四管收用

我出巡在九江六月五日得家書始知汝考試的信但列名在四等得與觀場亦是當道獎進之意汝宜自立以無負知己也若往南京只與姚子明同船甚好館穀薪水費當一力助之其餘量力各為幫助亦是汝報其師之意也須往丹陽上陸路顧一女轎多備一二夫力擡之行李盤用江行載入城顧一關頭船甚為方便不可於此等處惜費[illegible]城須化[illegible]轎下處可請問顧五叔必[illegible]至囑至囑落下處後



宜杜門靜養令精神強[illegible]來自彰無益之事料汝決不肯為但人事奔走與往來亦[illegible]可闕者亦思撙節之至囑至囑

最宜擇交若浮華輕薄之士致敬而遠之不知三試錄曾取下樓看併有辛酉同年序齒錄否只在叢書中不曾清理付汝若得入手看之但是我同年或同年之子孫俱要致敬盡情以敘世講之誼至囑此等事須場屋畢日方可行之未入場之先且須與子明成陳子充與唐門親戚舊科舉吾鄉老成質朴者去投卷看班圖先了公事雖出口行路亦須遜避謙恭

若見達官長者尤宜寡默恂恂汝早有令名古人以
為不幸須防造物忌之至囑至囑其餘事宜汝當隨
事省察存心為上酷暑兌中不能一一
卷面并三代脚色務要如式親書為上若倩人慣熟
者寫之亦可須要一字一字對校點畫偏傍所繫甚
重也每場各宜安放臨時仔細看詳須縫一洗舊青
布袋借取容卷從頭中懸掛胷前防衆中不測袋須
舊青布者恐靛色易汗卷面也入場我有舊青三梭
直身是會入會試場者汝可與毋知[illegible]之且
留與同孫作傳衣也㦤 襄綴襟頸帶今年八



月近寒須防風信場中 妨耳要帶好木梨蜜
蓋用筆須試過稱手者乃濟事多[illegible]燭下
謄眞尤要仔細須再三看題目次序恐坐失格是一
番徒勞耳初場七篇文字破題要整齊瀏亮講股要
分明切理繳束處要出新意以見精神切忌短弱作
結老健有波瀾通忌晦澁中場作論於時文中作古
文間架要雄深雅健最忌熟爛與套子說理文字要
鋪敘義理明潤成章與作史論立議論不同格表只
要飽飣圓熟須看時代若唐表只看韓柳等作宋表
要典則雅麗俱須照管題目用意措詞五判畧知律

意便可用事填去以通暢為上五策先要識策眼如
君德便須與相業相並之類只在策問中已含此意
了認得了大頭腦便縱橫說去其體方雙關文字多
便好看要事實至囑至囑
陳秀至始知有臨場再試之舉但慮吾兒氣體不耐
許多勞苦老懷懸懸大凡世故亦要練習今是冠年
矣但不可隨世毀譽葦莩於得失之間以動其中耳
故今陸欽由江行來看汝欲知入場的信若不得入
場便須東歸積學待時未晚也是學處因在嫌疑之
除不可致書若科場完 學亦可但不可干人



為引吾兒自當以遠大 心以明道希文為的
在吾兒勉之而已吾鄉水土薄風俗日下須奮發激
昂自拔秋來懷抱不甚佳候吾兒信為慰八月朔
時文新變得險怪今科欲一洗之此人心之公亦天
理亦世道關繫不小江西程文吾與有力焉近已見
兩京浙江湖廣皆有復古之意可為文運慶北京錄
公謹寄來湖廣錄多出於崔東洲之手吾兒宜觀之
吾鄉文運甚厄奈諸君不聽好說何戒戒
每見吾兒論吾升沈事詞意輙不平此雖父子之情
却甚不可吾老矣出處進退有義有命各求得其本

心而已自後見人問及但曰家父亦安之如此即了
荷委曲之不惟於吾無益亦非養汝和平之福也至
囑至囑所要江西文卷無甚愜意者要不足爲吾兒
法耳寄去數篇卽此中巨擘其不記出處者是考卷
知之提學先生許抄錄數篇來忙甚未得到手俟別
寄葉掌教先生兩子已到省方與謀但深根脚是上
次考冊等第殊難下手未有以報也
我八月初七日署掌司事要脫進場之勞至十五日
科場事務又脫不得却辭了司事連夜幹辦似過勞
廿八日鹿鳴宴罷更衝出　作甚苦甚苦是夜右
臂如割亦是作闈兒務　南昌道中假臥小艇
後加倍痛楚至無安身處喚醫診視云是痰火且小
作運動方甦自後每至三更後卽痛痛卽起坐掉臂
日間穿衣作揖與把筆書判却似少解以此知宜動
不宜靜也如此二十餘日今可矣汝母之症恐亦是
如此今且令人扶掖在房中走幾步或坐眠椅不可
倒身貼席試之如何此病只是血虛多勞多思所致
可延明醫仔細胗視請山立早晚照顧常見人醫血
虛多作風氣濕氣後成大患蓋血虛乃是不足風濕
猶是有餘二症用藥不同可請問顧五叔斟酌之云云

兒前書勸我求退我有何貪戀耶顧　國恩未報恐
兒輩坐享難消耳先欲効勞徐俟機會也
八月廿六日主簿劉永濂自淑太宰處附至汝書并
頭場題目知汝勞苦吾念甚憐之九月十六日驛夫
持書錄至再知汝二三場勞倦吾恨不能止汝此行
奈何奈何想今已到家不至作病否要靜定養心爲
至至囑至囑吾十四日已見南畿試錄解元乃是儒
士彌封拆號豈有意必耶汝告入學又添一番擾攘
恐汝因此奪却工夫汝宜自勉汝學未成未可有過
望但人生出處各自有　云強學待問可也發
周秀回爲他一年在外　稍本分有送府縣書
錄一一付與吾兒裁處分送之我起居事務可一一
問他汝母病勢緩急可與盤纏打發早來陳秀是夜
先來後令桂甦一來亦得
念吾兒獨學於家海濱新縣殊少麗澤之益欲告吾
兒者非筆墨能盡賴兒知向上不恥於是非頗足慰
老懷耳今歲科場吾計兒曾作過幾篇恐是好尚時
新體製爲點落爾且經學尚未經師講明金華姜郎
中綱字幼章丁丑科程文甚佳今罷官歸家甚貧吾
向自比歸與之同行且致意欲延至吾邑今汝從之

可與儲芧西老先生商量且家西園中居來與吾
□講館穀束脩不難也議定可報來吾從江西致
書大凡講學須明經明經以經世爲大吾兒此行游
諸老間亦有所觀法乎讀書之暇亦須整頓家事别
辦男女灑掃室堂蔬潔祭祀延接賓客約束婢僕閑
理園田之類畧畧經心但不可爲利耳吾少時讀書
亦只是隨世俗以徒榮華溫飽故不能大有爲於天
下吾兒勉之舟次龍津驛

四川家書七首

六十生朝杜門謝客惟□儀鄉東望悒快而已



想汝母親并汝姊諸骨肉不知何以爲情耶吾留滯
在此不意作許久前時五月間信是虛傳昨推北太
僕點陪者此兩闕北行西遷皆非吾願若得南闕甚
好亦且聽命而已此間事亦有難處者早晚殊勞苦
幸此身康强勝似在家聊以自喜耳家事遠吾不能
計慮吾兒量能照管但凡事務減省併工學業科場
近吾老矣汝母病近醫藥如何此心懸懸言不能盡
偶有人便附此不知何時可到也此月中欲打發山
立同一人回且稍待未定未定餘不及一一書族中
至親并顧五官人學召輩只報與康寧而已

自舊歲十二月十四日張忠來得家信汝雖不報同
孫吾慟苦奈何此兒終坐閩乳之故此爲父母者之
過往者不可追後車之轍可以爲戒切記切記正月
七日唐信臣報汝母病愈頗得喜慰但老年瘡纏恐
元氣不能復大憂大憂六十壽誕不知汝輩如何爲
禮吾惟有拈香拜禱而已送曆承差近兩三日前自
南都來傳閩相計當在新正得到想家中必有人同
來甚慰望慰望顧提學先生進表行云欲至吾松寄
家小乘便附書未卜何日可得到真所謂家書抵萬
金也此間一行人作俱好但東歸無期耳可再四慰



安汝母親官中事不甚費力覺精力勝在江西時比
在家大不同汝輩亦可安心眼疾漸痊眼力漸減汝
可視吾手筆家中凡百想汝能料理聞汝已食糧亦
家門之光不可廢却工業至囑至囑餘俟良便
寄回逆臣錄一部彰善闡惡錄一部可看其大綱科
場中首一問策要問此兩書也知之知之所可照舊
年分送其餘酌量吾兒與學召商量處之或寫我名
亦可
前廿四日顧提學僉憲行曾附家書但不知何日得
到也今因楊同府行再附此紙楊如上任可與顧丘

叔同去隨分行賀此間人口俱安刻日望得國相承
差到耳張忠或再至上海也汝母親得安好汝可上
緊學業更須於應事接物上體驗天理人欲之分孔
子曰克己復禮爲仁此是終身受用大學問目前小
小毀譽不必留意也老身遠在萬里家事勢不能及
汝可向上向學至囑至囑餘可寄聲内外親戚東歸
想不久也
三月間書寄顧提學楊同知不識何日可到我此間
百凡只如常眼疾似輕終是力短耳六十老人亦是
常事五月十二日承差自京還潘巡撫先生陞督木



侍郎　朝議欲以我代之但　命未下若果有此東
歸未知何日兼是此間地方亦有兵荒難處之事奈
何奈何我中心只愁汝母親病圖歸一見汝侍奉盡
心盡力得好些便半眠半起老景僅不妨但不可令
管家事爾家事且只令各家人照舊掌管要戒飭此
輩安分營生毋蹈前轍汝一心只向學轉眼明年又
是科場矣我只看汝此一着至囑至囑學召前失不
寫書想不在家汝姐如何可傳我意要伏侍母親也
顧五叔并族中不得一一作書可道意今後承差來
順差可與銀五錢特差一兩知之

朱兵備富太守書近日方到知汝母親病日就痊可
甚喜甚喜但年已衰老終不能無憂也奈何奈何吾
在此思家之心不能奮飛但萬里去就殊爲難耳自
入冬來吾情況不甚佳兼政務冗碎須一一理會費
心力不可言要取一房有家小得力家人來用緣置
二三婢子皆不甚得力要伴送乘春水出峽回來吾
遂作歸計也至望至望家事吾不及問想吾兒自能
隨宜料理之只望汝來秋科場一舉吾一生事決矣
汝姊夫婦并汝房中嗣息吾尤以爲望也陞遷消息
已靜聽之命但得脫此地方自作計較明年六十一



歲吾豈久戀榮名者知之知之寒甚忙甚寫此不盡
臘月十二日
二月十八日抵荆州已脫三峽之險是日遂得李譚
二吏齎汝家書至得汝母痊好信息慰喜不可言蒙
　恩得轉入京實出望外但衰病日益甚無以報
國爲之憂懼憂懼廿四日即取道襄陽南陽入　朝
矣此官列居禁近　聖明嚴核故不作東還恐遲負
耳新　詔亦有三代　恩典亦欲乘此機會汝母子
自可安心不必懸掛兼我舊病最忌濕熱以故北行
欲趁四月初旬到任殊爲匆促汝今歲亦有科舉恐

又涉一番人事有妨費也汝知之知之今打發陸欽回秋冬衣物可即遣的當人同送從閘河至京一一細事俱分付陸欽汝可與毋親從宜處分欽亦不可重託知之知之坐船寬燃燈附信可意會也

儼山文集卷九十六



# 儼山文集卷九十七

## 書七

### 京中家書二十二首

自黃甥家人來得吾兒六月間書知爲考試留松至今尚未知院試吾兒名在幾也末世浮薄滋僞不足介意次第程子看詳學制罷去月書考以息爭此是大賢經世深意可思之思之宋朝惟呂申公韓忠獻家世可法吾意欲兒隨衆就試以養氣體省奔波不知誰同相處姚子明想其事否餘可擇交語云泛愛衆而親仁吾兒以謙厚存心最好鄉人來俱稱道此雖不足恃詩云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可用以進德也至囑至囑今打發祥兒周秀二人徑往南都恨不及汝入場左右之吾老衰日甚望汝不淺待此翻消息吾亦當結局矣爲汝毋病耳非言可盡非言可盡努力努力　恩典得及三代吏部再題上即出謝矣許仲貽有書知之八月三日

山立侍我三年往來水陸二三萬里小心謹慎早晚醫藥劬勞過於骨肉吾兒知之今遣與唐中舍同行陸仁作送還此間薄有所助亦不能加厚吾兒可經紀其家使不失所至囑至囑唐世全待我敬愛倍常

兒時可致謝併謝龍江翁也差去桂魁周秀討廿一
二日可抵南都吾兒試事惟當盡人以聽於天但吾
兒早有令名可思所以保之此書到日事當已定吾
此間得信早有分曉別有書去也汝母聞病漸好老
年人不可恃第一不令管家事閒靜中又防有悶鬱
處可思所以承順之家事大小吾兒須要周詳慎密
最是門戶要緊要緊各家人俱要守本等餘事可閒
山立仔細八月十八日

曉來始得南京鄉試抄白名字吾邑竟無一人上錄
豈氣運所關耶吾兒且可因此積學未遲也目今可



一意奉汝母親以安我南顧之心此間官事亦有轉
動機括但我在仕路三十餘年未嘗有一希冀幸成
俟命而已知之知之家事我悉付汝自宜勤慎謙和
但家下倚靠生事之人不可不嚴以待之事露即送
官府重治我家前車可鑒毋得再令小人藉手以為
功名也至囑至囑門戶早晚切宜著緊關閉房屋上
緊補完其間區處吾兒自主張為之我亦不與也奉
母之暇自宜治心養氣讀書窮理以希古人汝得名
太早吾私憂之學孫夫婦欲要北來當別有書九月
十九日

人來傳汝三叔行事殊可喜不敢信至親人到方聞
得的確但只是為科第初無大失只是吾老矣恐招
尤取侮為家門之玷吾作書勸之所謂掩涕泣而道
者吾兒早曉當愈加謙慎積誠意感動之亦可說破
此意也如今　朝廷甚明我輩文官家不好如張孚
敬閣老家事危不可測知之知之不能盡不能盡

昨寄一紙寄與蘇州陸馮泖恐到遲今附唐子登監
生知汝下第還康健為幸自古得失窮通俱有定數
如今歲又不測乃爾凡百只有安命俟有定耳須要
進學不可疑阻吾處此頗安穩前月衙門有火災甚



費賴　聖明孝兒罪過又恐流言驚汝輩也知之知
之汝母入冬來何如前附茯苓方可常常煎服想有
益而無損也處龍井新剏要節慎風食家事種種吾
悉付汝隨宜料理仁義為上不必更求增益以奪汝
向學之心此三年正好用工以遠大自期待要與古
人為儔後此汝父母老矣惜陰為囑為囑族中諸骨
肉并世安至親等俱一一致意棣姪近有書物至可
謝之長子不幸殊可惜也長安東軒十一月七日

領子龍上舍來為乃祖東江公乞論得文僖銘祭
[illegible]家　亞聖[illegible]學亦孝子慈孫也南歸附此令

年幾貴試錄陸續寄回小示南方到已完矣吾兒想曾
看眼吾以廣西雲南考俊以其有規矩也語云三人
行必有我師焉不可漫過如有好可衒出寄來以考
所見如何何見包中書自南來得見提學先生亦有
稱許且感舟楫大江之變近陸策衆人並行所說亦同
果然吾兒當勤惕向上以求無負知己也家事只宜
敬慎收束吾兒將此事操練熟以爲他日科第之地
亦無不可但不可學騎奢侈耳冬寒者一二人回
探望汝母只要左右奉養工爲上此間懸望
差一的當人到餘不一一十二月二日

寄來墨卷觀之辭理不失格式但是氣未貫耳將
抄出細批還得失有命不足計校正須更下三年纖
密工夫也用以呈石門老先生極口稱美有批語來
帖併還思以報知己也在囑至囑新解元卷亦自有
好處皆空疎爾未乃輕視之臘月廿四日燈下

正蒙一書難讀吾嘗欲箋注數語不敢輕下筆橫渠
先生以氣爲道與吾者見不合今得此書寄吾兒試
之有所得處可寫出寄來日常當用工夫不可間斷
却要理致分明行事須義利路頭辨別耳盛名之下
難副吾兒自須喫緊

龍江令堂老夫人訃音雖無的報吾亦不曾奉慰汝
可行弔禮爲我具祭作文一軸郁直齋儲芋西皆可
隨宜沈西津俟其發引吾有脩　玉牒事且兼學士
聖上恩威似不可測南歸事且不敢言及吾
兒爲我父長作區處可也汝母有一日者云過今年
尚當強健且看秋冬間姑以此來弁出觀山水勸之
汝可忖量以慰其心須時時報的實信來族中親戚
俱可慰違下第諸人歸可勞之宋子明孫汝爵有
書禮至別當奉酬可先謝之日下大忙不能一一

今年江南文運似尼鄉中才兩人劉德斉復下第頗
可念顧通夫姿性聰慧過人且相聚講學用工以待
時未晚也吾辭於初三日恭新　命恩始終十年不
欠一日復上玉堂豈有數耶　玉牒纂修須待書成
意作南歸恐不得如願奈何奈何別來今日到傳說
汝母病愈但不見汝手書爾意甚懸懸汝可盡心侍
養　冊立事尚未有期且候的信作行計也　屈鶯
沙河失　朝候謂俸二月知之知之翰林院到任擇
在初十左右事畢令姚更回報恐此信在後到百凡
事可敬慎世道日下吾兒務以寬厚仁惠爲本餘別
有信報知不一一

今科會試錄出於未齋甬川二老先生之手方役得
成化弘治之舊只照此說理修詞自可合格矣不必
務爲浮詞漫語以取主司之厭薄也作舉業須體貼
經傳爲主只看蒙引與虛齋所選程文亦可
我自十五日入閣下讀　殿試進上卷今早五更入
　華蓋殿拆卷還姚雯尚未行復寫此報今科名第
皆　朝廷親定枚閱此卷甚精且當真不世出之
英主也初內閣擬蘇州陸郎這作狀頭其卷甚佳
御筆批作二甲第五取袁煒第一　文華宣讀已出
復召二老簾未齋入改爲第三　親擢才瓚作狀元



吾松二人皆在前列莫如忠初亦擬在一甲之列黃
子儀文字亦好但有謬誤處須得與吉士選也試錄
名字一本先頭卷官俱有今寄回可藏之
近黃甥標至具知家事委曲三月七日高石灰人至
書亦到殊念汝子母中夜爲之泣歎吾既留滯於此
且有職事付託此出　聖主淵衷未敢作辭謝計也
奈何奈何吾兒破謹勤慎鄉人來頗有美譽吾晚景
頗以爲慰須向百尺竿頭進步也古人云愛身明道
修己俟時此喫緊第一法也眼前不如意事亦須區
處要令胸次灑然不可傷氣尤宜勸毋親減煩惱省

閒事至囑至囑吾兒少便得名却須忍耐忍之一字
衆妙之門吾老來亦只學忍也知之知之五月廿六
日
孔子有言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吾
兒所具報客嬌激之言但安之不妨吾一生存毀
譽中老覺得力若做鄉原濟甚事不足與校也例卑
修行却不可放過
寄至古文二篇不妨熟讀已爲批抹塗改可玩味
之自汝學爲文吾皆在奔波之日無暇指授決廢前
日寄來三場卷亦已令人錄出亦要細批不曾得工



夫辨得文章是儒者末事亦須充養始得吾家有老
泉批點孟子可讀其次多讀漢書韓文左傳却被近
時學壞了成一套子矣
朝廷每有大事必令與議但乏書考校此間亦復置
買攷部兼抄得奇書亦有數種四川板禮記集說便
寄一部來家內藏書可曬晾收來再做數廚櫃亦不
難此傳子孫至寶也可倩山立並作柱兒等識字人
逐一清楚作一書目寄來殘闕者卷數明注其下只
作經史子集分類標出宋元板并近刻分作三四等
有重本者亦注出此間可損益也畫卷字冊亦須架

閒古人重收藏也
歐陽文公圭齋云士大夫形形天地可託者二一曰
有文二曰有後二者未必得兼吾孫年成名科第皆
占高選今官翰學士薄有文名筆札著述流傳海內
未必一一合作古人於今人亦不爲少若吾兒何止
不墜家聲無憾矣六月十日自東閣寄杭諸書
昨日有書與高石友張九錫令日行再附此此人在
京吾待之頗盡委曲到家可隨衆行賀禮今歲京師
濕熱如江南梅雨尤異故自五月初腰痛牙疼殊不
快近日已癒但覺人事勞擾日用廣費耳吾亦懸念
汝子母顧瞻桑梓如在天上奈何奈何此間人伴緊
用鈴東陸方夫婦却用心不至如人言也吾兒治家
閫有條理昨世如此更宜收斂家人輩治生斷不許
放債若曾滌生家質貸本或以租米換布來此亦
可緣我要知家事酌量酌量飯米可隨便附搭蘇
物蜜果之類要用六月十三日
得汝所撰翁松川君行實文字亦可觀但欠世次事
蹟評贊遂觀後吾兒到京南時要求行神道碑文字
須慎之今且先將神主粗抄寫生卒年月并查考確
則尤夫人同寄來汝祖妣張太夫人石尚未埋但要清東



南宅上所以久俟者正爲今日爾可查出墨打四五
幅寄來或先抄白亦可　勅命亦要膳黃來二代共
四通此要作新　誥命按據墳山工作秋間可再加
修理粉飾之吾兒便可承當此非人不得此等子孫祖
宗有靈亦不廢祔牌樓題扁吾只欲書一官盖大事
惟簡重若事誇耀便小家相汝三思之
即日世安四弟俱已入城骨肉團圓於久別之餘亦
是旅中一樂但汝母子懸隔安否在念却又添一倍
情緒也吾此間人作粗安亦無他難事只今年濕氣
過於南方者意調理醫藥不離頗覺衆年酬應費力
爾亦以節省爲事使用人事須用家資甚貼可於房
錢內寄得三百兩來應手却係貸可積蓄銀如此計
較亦要兩便耳知之知之家中諸事四弟輩亦未會
細話吾兒能審處自有天理切不可傷氣致疾至囑
至囑古人云恐過心清涼不必與俗人校短長也吾
賴　朝廷　祖宗清衔美秩已爲過分吾兒能做好
人富貴何足道也六月廿二日
此集劉德夫先生爲庶吉士時館閣中試題月課先
生丙辰科户部庶吉士時嘗得其抄本讀之甚加敬
慕其製作和易典雅雖後來踰進之氣吾兒觀之如

何如何廿二日對面
昨廿二日有書附吳黃門乃弟今相姬行甚促再附此相來吾兒倂道會書汝哥有勞有力相亦滿口稱吾兒行誼吾甚待之厚但其所爲所望者皆非吾力量可爲兼於事體甚礙其不得意而還觀其詞色似怏怏然吾兒可善待之善待之世道下移人心叵測宜加意加意汝哥前可桌知鄉東川并四爺俱到別居早晚相見事尚未處也此間有一處相應房子可借千金若決成須家中取銀六七百兩來此房要作久計也意要請汝哥來再有處置定當報之吾兒可



用理身子存心養性爲第一義家事須宜收束著落吾不從中制也六月廿四日





# 書八

## 京中家書二十三首

周郁卿來甞爲致力豈在高選知之知之昨有書附王世美家人行日下要遣一二人同具細報恐皆先此紙到也吾兒三場卷近稍稍出示館閣名公無不推賞已今錄出細閱却有說理不透遣詞欠圓處秋京得職一一批抹去要知時格泛濫殊不及前輩之精約也吾兒感傷之餘須留意保養雖是讀書作文功夫忌過苦杜元凱所謂優柔厭飫孟子勿忘勿助



之間當熟翫味之交游一節尤宜慎擇前示雖出於人言要處處汝早晚奉勞多方寛諭慰解與汝姊共慫恿之作此來計此自有深意餘須恐事養心七月十六日

聞得造牌樓一事出自當道意思亦是相愛相厚知感知感但吾平生不喜作此等華耀事況無相應地方若立在西街却犯白虎太盛且逼近約齋先生家無甚意思吾欲造在浦東祖宅却稱四柱可與三叔四叔等酌量必在街上益慶橋南有地步否崇姪回再作計較家中事體緩急宜作急報來七日

汝毋病餘汝宜勸慰我心亦欲一回南部關亦可得
但　朝廷聖明不敢言私近日品論廷臣各加優劣
說如今翰林都無人只陸深舉動好將來可以入閣
且遲些遲些前在山陵亦說陸深只是驁且　天語
如此聞之感懼感懼汝不可多對人言未齋八月廿
一日到任知之
昨廿九日得唐阿舅家人寄至書是五月廿五日發
行是日溫石齋尚書改禮部代未齋詹事府到任赴
公宴晚回始得黃標處人寄七月中書併知一切亦
殃此間廿六日庶女亦驚風而亡一時氣數如此無

可奈何見汝母子書中皆無悲哀過傷之情吾心亦
泰然為慰此等修短事在天地間自有一定之命吾
人惟有修德以應之古人云祈天永命是學問最難
事吾兒勉之勉之可向汝姐夫婦說可戒躁怒積陰
隲利心放寬些以為後嗣計至囑至囑崔縣丞昨來
見亦多言汝力學向上勉之勉之　朝廷　恩典九
月廿一日頒　詔吾兒須來承受要收束行裝別報
九月初二日
昨日小倪膝六寄書回到即復得張蓉喜音為之欣
然計新生孫正及滿月想汝母子當具湯餅享客此

亦人間第一等樂事也乳名吾為命之曰開喜予聞
而喜也况是廣時進士宴名亦以此識之推命章文
排算甚宜養云是日主坐長生聞吾兒面生紅瘡此
是心火過勞傷肺金所致於後嗣難育之象此等調
攝自養當寬所謂寬者非弛縱頹靡之謂也凡事即
從容順應要令無迫促急躁意思便是此盡性至命
之事到此方是學問今日張文光亦到相見得書知
汝行宜寡過足慰晚景但風俗日壞海濱尤甚吾兒
宜力行古道可也九月七日
明堂禮已成文武官表慶大宴於　華蓋殿廿二日

五更入　朝得　旨免　賀還領燕今早謝　恩還
禮部送到　廷試錄即附姪主事回吾兒可分送尊
長處有未能多陸續印還可送致也適又聞族中可
笑事吾兒不必過為疑慮亮　青天可恃也陸宗之
十日早下船有備細書付與此先後到也新孫滿月
想吾康獨此意感還耳廿五日早　扈駕七陵還期
不出月也百凡事宜包荒含忍是非言語不必計較
俟便再書九月廿二日
出四雞初鳴即擬進　太祀　高后樂章六成入東
閣候至巾時　御殿下朝歸抵家已張燈矣連日夜

身心寢食但不得逐六七十老人恐難堪吾家族中
復有幸災樂禍之心正所謂內迫外迫人生處此何
樂耶唐鍪甥到相見未及細敘畧道吾兒行誼亦加
賛歎世道如此正要吾人力挽回之齊家治國是一
理只須順應切不可多疑過慮致生疾病不得爲仁
孝也愼之愼之作惡降殃天道不爽不願家門有此
也奈何奈何冬至　詔下恩典吾兒作行計宜豫宜
豫十月廿五日
吾兒論吾轉官事此自有定命斷非人謀可與也望
人薦引防人擠排此等意念一毫不可留置胸中便



成妬忌種子也吾一生官貲十餘轉皆未嘗有所擇
今官清燕可以省事可以養生亦可以寡過吾未厭
也知之知之十月
處族之道當以孝弟爲本而其尊敬當施之賢者至
於任用必量其才力過則有悔而恩義於是不終矣
吾家諸姪中惟標模可託可教外族惟黃標可與識
論此外非老耄所知也吾兒要須泛愛親仁始得
十六日有寄與陳岳稚長書十八夜宿翰林院之後
堂寔學山家人書亦到知汝毋康健并孫兒易長心
甚慰悅中間所論遷轉事汝父一生不甚計較惟聽

命而已別有詳悉報汝今早入　朝頒　詔仰賴
天地祖宗三代俱蒙　恩贈清卿學士叨冒逾分三
十年來辛勤願望於此足矣但願吾兒立志勵行爲
好人以全門祚傳之子孫吾更有何事耶　恩應想
待　東宮册立吾兒可得也目下須積學俟時治家
睦族以慰予南望之思欲令一二人回自作細報知
之知之冬至晚燈下
吾兒不欲收買古董甚正當正當吾所以爲之者欲
爲晚年消日之資亦不可爲訓也若是古來禮樂之
器又不可直以玩好視之今寄回鈞州缸一隻可盛



吾家舊崑山石却須令胡匠做一圓架座朱紅漆前
寄回銀硃兩包此出涪州俱是辰砂研成秪宜入漆
不可雜用了知之知之鈞州葵花水底一副又有菱
花水底一箇可配作兩付以爲文房之飾餘不再收
可也玻璃瓶彩漆架不佳可令蘇工製一烏木架可
寶也
前有十六日附陳岳稚長書廿一日頒　詔已有三
代　誥命感謝　聖恩無德可報何有吏部手本當
差一人回議焚黃立祠堂禮春帖正門我欲題一方
風教仁人里三世冰銜學士家於汝意如何如何吾

毋懼海濱士薄不勝重大只如此亦已爲一時冠汝
宜知此知此轉遷事吾一生惟有義命不必過望借
福可也　恩蔭未有期汝須靜俟奉母讀書整頓家
業開貢行學中淹滯得拔矣明日是汝母生日且在
此視廷壽孫亦是一百二十日不勝南望感悵但不
知學召行止如何王庫官行附此此人來宜禮待之
聽言斟酌後附信
十六日早入　太廟陪拜至午方出天氣晴明　聖
容悅豫親見夏閣老手持　黃票似是　詔書條件
俱出　御製也知之知之此間事情盡出　聖意如



我轉遷皆　朝廷自主張無能爲力但覺　聖意眷
注日加每有文字坐名撰次且稿　進呈並無點竄
即此恐無以報答余進事靜以俟之此亦吾素行也
吾兒不必徒羡當權實難實難所論儲氏事甚當吾
兒用爲殷鑒可也府縣諸書只如禮酬答老年覺事
多非敢有慢也族人鄉里吾處之大抵爲上者慈惠
爾此古人所謂祈天永命者
初三日王侃庫官行附書四日遂遣　章聖太后上
仙舉哀成服至十三日　扈從山陵北去十五日三
更還館往來半騎半轎天氣極寒擁重裘雖勞幸無

恙也連日有　顯陵還合申宜議命未定廿四日申
時奉　御札與甫川同於次日上議　旨未下　聖
駕南行已止恐流言訛傳致生驚惑吾兒須安靜待
之無事無事矣學山黃門奉使行欲寄信忽張蕃朱
貴等同到得書知汝母康強爲之[illegible]世道下移
吾兒以謙恐勤慎處之此心灑然矣[illegible]不必介
介有命也十二月廿六日
汝所論交游事不必有促迫氣象海濱小邑風俗頹
靡之餘豈能便有豪傑之才可友吾兒且爲裝所貴
瑳兼得時名斷不可過高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



能此聖賢成法也更少以恩澤濟之至囑至囑所詎
章文懿公語非也乃劉忠宣公名大夏者是也
今早張文光來見我先謝他寫扁書字照掛須擇名
筆楊文貞公新居須請楊仲舉先生先行過以仲舉
長者也汝輩宜體先賢此等意思吾意兵堂金馬非
人間可偏不若只用學士第二字爲穩實耳有一對
聯託姚雅寄回到本八日書行後附
昨　山陵之行賞銀八兩近爲四川採木工成賞銀
二十兩紵絲二表裏此間日用須得家中每歲廿兩銀
三百餘兩方敷去歲用帳算清發回查照此等事不

必報知汝毋可也汝毋雖屢報好信來終是老年要調理加慎加慎知汝在家處族極難要寬著心胷隨機應之李序菴閣老十二月十六日故太不甚好可憐可歎四川寄回板不知如何再可破價收買數副擇得一具佳者寄來此不必諱常事常事切事切事

十二月

東宮冊立事准在新正吾當有廕子　恩典吾兒前旨欲留與慶龍此亦吾意但念孫尚小吾兒成名自有進於事例未晚也若舍子而廕孫恐於事體不便若　命下吾兒勉承之且免升散之擾況及汝毋來



老時了此兼可入此監科舉也思之思之

舊歲廿六日有信附奚黃門是前後兩封却恐到遲今因黃標家人行寫寄今年京中甚安適從早朝退後河凍忽憶離家四年是月吾未嘗別汝毋子如此之久也為之慨然奈何奈何吾今年六十二覺衰老不耐煩懷抱多不樂每日排遣夜間不得熟睡日中世安標甥時來作話以為慰吾官至三品學士况遭逢　恩典推及三世計年來家計亦自豐足此心慊他厚望惟汝輩前在念事事絕倚汝既有志以聖賢事業自期不必與世俗較短長但處事貴脫灑切不可留滯傷氣橫逆之來孟子比之禽獸方寸要令海闊天空可也己亥元旦

近日選古文凡有數家惟此為得中附回熟讀之自可得文法也三祭文序事質實頗有好處故不批還大凡作文須要從胷次流出方成作家細看兩漢韓文當有自得處又須從與自己合處用工切不可隨人贊毀也上科三場卷向暖得暇亦細細批回

扈從之行兼掌行在印信殊不得已但賴　天地祖宗餘庇及　列聖在天之靈　宗社綿長之福自可無虞遠方傳說想作一番喧擾只以鎮靜處之汝毋



可加意安慰安慰念吾家三十四年來享　朝廷榮顯富貴如此自合思報況我隨事斟酌汝宜安心合族爺姪子孫畧可以善言勸諭之　追封三代得兼清銜廕子入監皆吾邑建設以來所未有不可不知感報十四日發京別差的當人回細報學召想已到家收拾家事停當以待二月十二

昨十一日有旨附黃標家人已行連日收束扈從買車而發即得宮僚之報已蒙　聖恩改還詹事府詹事兼翰林學士所謂宮端光學古今清美之秩甚愧慚懼此天地降鑒祖宗積德所致不知所以為報也

兼今日吏部　題奏　麽子本上一兩日得　旨暫
陞署領部文而還一日兩　恩並美兼得蹤吾兒亦
思所以爲報也可向母親前委曲開慰令其歡樂也
三四兩爺便可出此告知明日五更入　謝恩即上
車就道矣二月十四
聖諭禮部掌行在印　御筆親寫作翰林學士矣故
宮僚之選得兼此銜介谿先生贈詩是實事實景寄
回便可懸之中堂永作家傳之寶有和章二首并示
吾兒亦可和作或求邑中文人才子和之成一小集
亦可謄黃可多抄分與各房藏之







書九

京中家書二十四首

昨早日出時從　駕入午門此行勞苦一生所無
主上英明獨斷我與李蒲汀張陽峯三人扈從家
聖眷從降係兩級三月聞三姆產後病不起又聞家
中火災日者云我命最怕戊辰此月是巳陸係張蕃
計三月望後當到不知汝治行如何又聞邑中火盜
燒焚心意甚懸懸此是天運聽其自然人事惟有積
德修善可禳或避地亦是一策但得汝子母同來京
豈不爲好汝母不欲來只是怕病耳可早晚勸之日
下可打發的當人回別有細細處分汝宜三思之三
思之四月十六燈前
恩歷一事諸公多勸送之小孫在門甬川尤拳拳此
皆知愛吾兒也吾意決與吾兒此則本分事於大體
上亦穩當後來續承吾兒自力致之兒且腕却升散
送迎之勞閉門加工來北京鄉試一科此後事不可
預必聽之天可也但須勉勵德業以圖補報耳
誥命三代軸文森森可得驗封手本當先得之寄回
以行　焚黃之禮神主改題前書已報汝宜考檢禮

制行之吾家兩處墳山文獻俱不足意有所待茲賴
天地祖宗巳得如願汝曾祖考妣木主塚中生卒年
月開寫明白汝當以意撰一行狀來汝祖考妣誌石
俱未埋可打兩三幅汝據此亦作一狀不妨加詳末
齋閣老行狀原稿幷吾自撰行實與汝祖母賢母事
蹟曾求蒲汀作傳者俱在綠漆竹絲食籮內擱置浦
東樓上可仔細尋檢抄來欲求館閣諸老文字入碑
中此事猝難就手可從容爲之著忙則無頭緒也
家事吾一付之汝自料理雖不求贏積可也產業增
置汝酌量之惟舊宅逮傍祖塋閒界可增價成之汝



要禮部墨卷春暖時當爲處置吾意近時舉業俱不
如三五十年以前有理致可看近作雖不經目亦可
只看五魁卷有多少疵雜處餘可知矣昨聞無競性
人文章却是用川老先生所作知之新年不知提學
先生出歲考否瞬息科場又到宜努力汝父母老矣
家事只提大綱所讀書須於切要處用工此間有些
書春闈見便寄回也世安叔說汝體氣弱胸膈有憤
鬱之疾吾甚愁之學問要知性命此大頭腦處身外
物可以理遣也
連得吾兒書皆與我論官級轉遷此是人間父子至

情但汝父自發身以來未嘗擇官而仕亦未嘗厚望
於人至於淸階榮任固聽其自至耳況近日陞擢皆
受知　主上親爲注擬雖吏部亦不得與聞此又希
世之遇顧衰鈍不能報稱爾知之知之雖然文名不
如行名好官不如好人吾兒勉之勉之
吾方自詹事府公座還此是初日　聖旨督責甚嚴
殊爲勞苦六月一日雷變　奉先殿大小衙門修省
賴此閒人作俱安但世安病復作方在調理今其家
知之
龍江老先生家墓誌已爲撰次知之若舉殯時在親



戚中禮宜從厚可代我作一祭文以豆粘卓三牲禮
奠之吾家官資在前行禮不可簡得此正義禮也黃
良式求陳娘子墓誌潤筆不薄我以五兩折祭柩歸
吾兒可從厚行禮大小家事皆是良式計較各有成
說可一一問之汝所論轉遷但聯　亦是汝父子至情
但利用安身吾一生所學其餘俟命而已若要趨利
避害只管便安處著腳恐犯天律此等皆與標細論
矣
昨三林塘港口祭宋回救字報去今姚霽還附去春
帖一聯此出顧中書字求筆可恕之後厲雖涉誇詡

亦實事也姚生此來可氣待之近時風俗甚不好吾
兒加意以處鄉曲慈惠可也
黃甥標兒偶見女滿前殊可憐措今決意作歸計矣
乃叔黃潮一房絕後產業傾費當屬異姓吾兒可助
其成若有借貸如所欲與之此子想不負也吾族內
外親人如此之才識不多可扶持之此處要與某此一
功名其命如此奈何奈何顧世安病體[illegible]其家
有的當人可諭令遣一二人來我恐照料不及可上
覆五嬸處置或與世芳商量但不可張皇令人知也
其餘家事悉付吾兒自處



寄回黃手本可珍藏傳家若行焚黃禮可照文公家
禮改題神主廟只[illegible]學諭等官須備表裏席
面加厚使破費不宜倚借若請府官鄉官亦好但家
下爺姪輩恐不得力吾兒一身照顧不到反失禮可
量力為之
墳山上修理事不知兩爺如何吾兒可不惜財力以
為光顯祖宗之報亦不必區區計較也若商量得焚
黃禮可少待之候乞得新銜尤為光顯併欲與瞿夫
人請贈有例奏疏已寫[illegible]之日此要酌處
只題主禮亦可與龍[illegible]可緩急

昨晚[illegible]到得書知汝母送女過蘇送行學召[illegible]
書說頗喜悅康健雖然恐非老年病後所宜殊為懸
念想冒暑還家矣無他慮否須是事之令黃甥良式
再還念此子兩度來京皆是倚仗於我願其命薄盡
成狼狽驅馳最可憐惜其破費亦不少也茲回欲與
復家產汝可量力助之我亦許矣此子不是負人者
知之知之此間大小事體我悉與之酌量披露心腹
視之如子汝可與謀議行事吾三族中後生聰明皆
不如也但凡事多疑且好氣勝吾兒能以義理相與
涵泳浸潤可為益友也知之知之慎之慎之兩日前



有與顧慎顧浩等書計先到閏月一日
部文到日汝可就起送行撥須再報為往家事收拾
想各有頭緒凡事只求穩實吾鄉時俗一毫不可效
尤也此吾兒事吾不與矣　車駕回京之日未期若
汝母肯北來喜孫可出路覓舟寬大乘秋水至京骨
肉團圞此家　國太平盛時福也
顧未齋翊本禁約假冒霸滑屢鄒東郭進　東宮圖
冊道報抄回可細看知時事如此　主上聖明不敢
以一毫文飾上瀆吾兒所論託病解官等事禍福身
家尚可測耶良式能具論可一一問之仔細仔細

自承天還京雖勞苦與常頗覺身體徙浪脾胃勝前痰火比前減半分明是土氣燥濕所為須與良式論此有日東歸不愁無娛老之資但愁無逸老之地若選擇得高明避濕去所在二三百畢門作小齋高閣以為閒閑面壁之計此是晚景前程也亦當與良式與姑爺齋士周同一之謀之如何如何一之丈雅有信誼若為家可以禮待之莫失莫失家事悉付汝吾只一子豐約從汝但見在家業必須處置有條理使後人可守此亦學問中第一事也連年有積畜汝與業之學秋冬間可溫習明春出門便是信人知之喜



孫可加意照料樓下側風最宜迴避至囑至囑閏七月四日

連日有　朝參公事以　奉先殿重修省　聖意殊嚴厲也適王鎮撫襲職還來言松城下處彷彿記是琢溪所居今屬楊氏前後俱靠河水宅後有一池塘云是唐堯賓教諭族中若王君來此可令曉事的當人相奪成之可否不宜苟草　汝母子居海濱風俗日下兼近來火盜屢作不可不深長為慮縱吾他日得歸老江南欲就城郭居住知之知之

吾兒昨論正蒙頗見學問所得正要不隨人毀譽此老商處在勇於求道其變化氣質知禮成性自是聖賢事業每與前川論其偏處卻是太和所謂道變氣為理兩故其書多與佛老相出入似不及周程淳粹吾兒且存此意於胸中涵濡之久別當有見

潘少參子仁行間附書知之沈鎬正月末書近日始到中間論吾官資遷轉正不須如此校其貺名位有命禍福無端須順受之多少安樂豈可於是中置恩怨耶吾兒要當大着心胸始得吾老矣一生名位所至俱可不辱鄉里第愧不稱耳只待考滿二品一滿便作歸計也宜體此意六月十八日



書來欲為吾集文稿備會清出三冊是丙子以前所作是姚天齋寫清放在浦東樓上兩間壁廚內丁丑以後文字俱散漫稿簿俱留在家可來開清出令人寫淨須我自刪定編次也墓誌向什姚時望可問子明討之此事大難別作報

今早自闕下回適莫縣丞來辭云從陸還故附此此官淳實亦解來京不會十分管顧得可辨禮謝之只竹溪家解碑所託人不甚中用我　屠僞南去卻借了五六十兩官債孤兒寡婦殊可念也須與濟助之竹溪有此舊物毋今散逸可也近得徽州江綺寄到

四月間書只有學召信知汝爲他在所念在心程兒
寫來朱氏房宅若要三百兩可恐衞成之不必計較
也知之知之今年收拾家事處分停當正月間起程
來就鄉試不爲遲也再候的信喜孫將週要保護至
緊至緊七月一日
書畫是我一生精力所收俱各散漫不曾收拾不知
汝有暇清理否我重入翰林屢有　朝廷文字應酬
苦無書檢閱此間有人事書亦復收買幾種今寫書
目去來時可帶得緊要的數種若宋元板除此間所
有盡可收束做書厨夾板截來我平生文字稿簿可



一收束一字不可失也交游書札自可作一櫃藏
起樓上俱可架閣也書成窠者不必帶只唐宋單幅
可携十數軸卷册都可帶來字帖有古而好者量携
之三日燈下復附此
汝以明年春來京老母幼子處之甚當從水不如從
陸行李務從省便人事之類此間爲汝畧備黃良式
云亦要明年來科舉但其意未決若與之同行尤好
尤好若良式不來可以家事託之亦可亦可良式云
要出市居當與謀之此兩便也吾邑近浦瀕海連年
人心風俗日趨下流况火盜屢見不可無先事預防

之術近常與公輔當軸者論此有築城之說不見吾
鄉人有樂從趨事之意吾亦欲省事不敢身爲只好
默默贊耳縱使功成利不在吾一身一家而已此事良
式知之詳悉若爲吾身家計惟有遷居入府城爲上
策吾逓次有書及此亦嘗託一二人謀之不知如何
良式回可與謀此若移家入城後汝來京吾心可安
有府縣可託資耳須詳慎詳慎七月廿九日偶理文
字間喫點心折却當門左一齒吾語頗覺漏風此是
老倍爲之慨然累日汝母亦有此家事悉付之汝縱
我歸休之日亦不理家事矣吾兒勉之勉之秋冬間



收拾處置另告
吾自乙未春二月攜家入閩遂入蜀今屈指五年餘
矣聞之故鄉風俗大不如前恨不能沖霄縮地一歸
覩之又愧忠信孱薄無益轉移此吾所以有移家上
居之計吾兒恐未盡知此心事也昨霍尚書渭厓先
生來京一相見便稱與吾兒還田之事且云吾得之
談先生見要知之終與其難也姑弗論其他且如吾
祖宗以來勤儉敬慎孝弟力田以起家積而發於吾
身吾爲仕族近見弟姪二三人皆不如貞溪處吾家
門祚衰矣吾兒勉當振起之其道以寡慾爲要吾嘗

愛歐陽公云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爲之謂耻吾兒謹識之已亥九月

三弟栢姪來京正當考察自陳之際恐懼修省多懷慚畏幾之慮凡事簡省不得加意加厚今賴 朝廷
祖宗蔭庇父子榮美而還冠裳名器燁然在躬惟願其好善修德以延時禮之族相聚月餘皆可累日想能感悟是吾老景手足之樂亦是老景家門之福也吾兒當致恭禮義以修子弟之職自餘細故小事皆不足較也昨九日得華亭附朱知縣乃弟書知母親康健甚慰甚慰吾孫頭瘡却是胎熱可求明醫治之明春北行便可作急收拾停當以俟九月十一日



儼山文集卷九十九

儼山文集卷一百

書十

京中家書二十首

築城之說本出 內閣吾無意必其間毋見促我爲之吾對曰老先生爲我欲城一方居之我不若尋一城去住却其事如此此吾所以有遷居之計也近聞崑山有閣老城之說毀譽之可畏者如此吾兒以鎮靜處之可也十月廿四日

天子親饗 太廟行古禮 皇后亞獻 妃獻 列聖命婦助祭用幃幙列班於 廟廷一代禮文之盛惜汝母之不及與也吾爲之南望慨然可從容達吾此意以感動之十一月三日



方在收東山陵之行黃驗封郎中親送敗給追贈手本至 朝廷曠蕩之恩 祖宗豐厚之澤臣子希闊之遇友朋悻愛之情一時併具所謂喜極涕零不知爲子孫者何以爲報也寄回便可據此焚黃敗題神主且汛掃東廳權作祠堂禮節請龍江翁斟酌之

連日欲打發陸欽回有數事未定不曾起身昨日顧浩來陸吶繼至具知家中事心甚牽掛前書所謂世道正指骨肉間設謀欺害等事吾兒不可不長慮

顧也俸姪來告葬事已有定期但墳山當造吾平生
精力盡費在此兼有　勑命字在誰敢輕易搖動祖
穴只容五塚盡地氣已覺難勝七房穴本是我房侵
過葬定豈容再讓榛辭甚直若已葬過如禮如法此
於禮律無礙若未成葬可再令榛房人到京當請明
於撫按與守令自有主張也只有吾兒北來決須拜
毋一來待科舉過後有處若宦途留滯難處難處此
吾兒孝誠宜熟思熟思世安在此計議最熟標甥能
詳之
三代　誥命軸已送科掛號三月初間用　寶　制
詞出於名筆吾甚愛其簡嚴厚重眞　王言也今日
買得唐褚遂良所臨蘭亭帖有米元章趙子昂諸名
賢題跋乃希世之寶也吾家有月半眠食二帖皆足
為傳家珍玩知之知之家中累歲收拾書畫皆吾精
力所在有未經裝表者俱是陸欽經手可作一箱帶
來兼收買得倩綾錦來為裝束過蘇却與周一之顧
倩得一表背人來尤有用須湯氏乃可向曾與一之
商量者黃良式亦知之此等事既可以娛老亦可以
為清人事故及之發行若趲得四月中旬到庶老幼
俱安至囑至囑



昨夜燈下周林陸俸到得汝書具知家下大小事務
甚以為慰復以為念也老人旅懷奈何奈何　聖駕
南巡恐不能免使有的信星馳歸報也吾意欲汝携
家來京此實為風俗薄惡乃出避地下策耳吾嘗細
與黃標論量再三再四豈標忘之耶或不欲盡告汝
也吾亦不欲盡告汝也汝婦意無他以為毋親來此
可以為樂可以養病兼風土比舊不同以此恩情耳
無他無他汝意亦是孝情亦是孝情所謂異中之同
也今因姚某回先附此家中事付汝處分待報後為
動靜可也十二月十七日
舉造田是吾兒好事今聞有紛紛作弊者頗恐吾兒
受累耳所謂一法立一弊生要斟酌之糧額重輕吾
借省兩鄉為中數今聞有司為均平之策不知料理
得如何此是末齋之意今已當軸矣如丈量一事此
公不甚知訣竅吾亦不曾細論也
人傳海盜大發時荒歲貧理勢必有但未知事變果
如何吾邑人貪利而無遠慮此地又有典當大鋪誠
大盜之招也可慮可慮所在　內閣二老便向予說
築城之事吾每以溫言解之曰待吾還入一城中住
却末齋應辭道明春盡並入京矣此道理當然吾兒

決作奉母北上之計可也新太守是黃華字秀卿號紫谷其人天下之選也與新大尹想有更新之政一郡之福也知之知之松城買一房遷居亦是喫緊處吾兒未可付之孟浪也日下別有的當人回報

前日陸勧回限在年內到家今打發陸欽回專爲汝母子搬家比來計連夜爲此不能安寢每日與世安計較此事亦甚難處就中不如來爲上策上策汝母病後與汝離別必至苦思自能增病若一路作遊山翫水之行老人必然舒暢此可盡汝孝誠我在此孤旅晚年夫婦得共團圓亦是至樂若費用稱家力可



辦不消求人況我亦常有痰火發作病隨年長官中人事并門戶無人可託吾兒到此事有統一只四方回書酬禮不至受累況汝速來 國恩古人云爲國忘家此乃大事忠臣孝子當勉力爲之自餘皆可處分古人所以鄙懷土懷居也只有新婦妊身 朝廷南巡二事吾兒宜斟酌之得發行趁早爲妙十二月七日

知均徭事出銀想有司立法之初如此不必告乞饒免且隨衆納銀自有公論也況我家三十年來蒙
朝廷恩澤甚多所謂秋毫皆帝力也只奉府縣出銀亦是忠 君報國一事吾兒知之知之昨曾與南原論定復附此

得汝母書不欲北來亦是連次受累慮情奈何奈何只宜早晚寬慰不可勉強況 恩典在冬至南郊方有文移往來起送却恐途中受寒熱新孫且不可遠行汝姊病後甚難甚難吾兒須打算與汝母離別得半年中可保無事只汝自來亦可也別有書

牌樓扁字求眞能書者寫成一時技藝只如此學士是五品倒不及三代榮 恩得此亦是千載奇逢正可標揭以示後人遠勝於盡寫官名衆於一榜耳昨



與黃甥標評論之撫按諸公皆有作興者俱要查題府縣學官題於左方

牌坊既蒙當道作興亦甚感悅榮美之事世所難得須承以謙所議題扁如吾兒意無不可者昨與黃標論此只有一官分樹二三坊者若以一坊并寫三官恐非制度吾意只題爲學士坊兩旁雕花補之或題解元鼎魁以足鄉會試似爲得體如何如何

署書難得佳者前日寄來尺寸失寫官尺周尺難令人寫却不知樓上大小入目如何須得人在樓下勾勒合式方可傳遠無錫王惠可請來一寫更與唐承

宗陳起龍蔣垍揩摸入刻力得定當此等文墨非正
吾兒少年日力可工吾恐不能遠制也努力努力
此間時事早晚未定昨附奚學山今日未時　部下
侍從還所回　御札議亦下得　旨知道了不至相
左矣請乞三代　誥命因吉日行關過吏部題本後
郎有千本先寄辦焚黃禮三十餘年辛勤得此兒妻
當知所自也家事吾兒只照天理行去吾與翁泉安
敢不加親愛亦欲教之以延門祚一味姑息非祖宗
望我之意此亦自有斟酌於其間也吾兒一意奉母
向學開頁行汝頭上尚有幾人也便中報來

姚子明有母喪可爲助銀米少致弔慰之意孫汝鳴
拳拳之意吾甚感但老懶不曾致謝會間可致此意
沈明卿海嶠歌甚佳也中前甚少此作可爲致意要
當以古人自期待可也

適有星士推汝命今年科場甚利使我老父母早見
兒成名豈非晚福科場後汝母子欲歸何難也吾鄉
近知荒歉盜賊雖免一宜北來吾兒在家獨學未曾
友天下士以充拓見識二宜北來近年北方地氣溫
潤與往時不同且多明醫良藥汝母必喜三宜北來
且早來　謝恩恐負泥慢之罪兼吾老年有骨肉之

樂此等吾兒又宜熟思之只小孫未宜出路娘子或
未能料理門戶吾兒又宜熟思之不若作一併出路
也且吾兒他日亦要事　君獨身遠客亦要令家小
習慣之不宜畏避也昨吏部右堂推上有　旨再推
蓋爲宮僚不可輕動故爾如張甬川兩疏給假送母
皆不允可直任滿乞養病爲吏科所劾吾與兒別整
六年人情世態種種變改要須早來庶面議以爲善
後之圖耳吾欲告汝者筆不能盡百凡動靜俱付之
老天途中不宜惜小費不可干人交際之間當以道
義爲主至囑

昨日陸仁沈廷桂來得書知家中大小事體汝子母
有北來計甚慰甚慰吾爲此般却是爲汝母病後衰
年消遣優養以永日延年其次慮家中無得力仁義
宗族可託汝子母難以相離雖吉凶禍福皆所不計
豈念家事耶吾老來倚靠　朝廷　聖明所享所遇
皆過分過望至於家產之厚薄用度之豐約此是吾
兒事若其處分料理又已付之吾兒吾不與也吾兒
不必過爲避遜之詞惟是汝娘子娠孕一事殊爲酬
酢難處耳適與世安計較須是趁早入京或多置知
事老媼一二人或在嘉興蘇州別顧一座船備用如

何如何一則天熱二則科場近不可遲疑也
崔東洲已陞太常寺卿掌國子監知之近日吏部之
推不點者想　聖意留爲　日講之地汝到此自知
吾老年只求淸燕耳聊示汝知兼向母親處說知夜
來感寒作吐瀉殊無苦知之
此間只盼汝母子二月廿七日起身不見有端的消
息懸懸之望日夜在心又聞道路饑荒寇盜復以爲
憂也但要謹愼小心歇泊處務須支吏少睡最怕汝
冊驚動凡百都付之老天至蜀至蜀聞河水此時想
有人須計量炎熱熟思審處今差承差胡承宗同沈
廷桂換來承宗是山西舊人頗實落故用可善待之
途中行止事宜悉已分付汝再當駕馭之沈廷桂愚
很不中當事只我家人無一人可託者奈何奈何見
面時細商量也吾身比往年覺得病少近日講經筵
兼講行義　上命至榮後來　恩典亦重平生願望
而不可得者賴天地祖宗無以爲報所惜到手遲常
費力也汝毋須左右順適要令忘憂至囑至囑

儼山文集卷一百終　　姑蘇吳應龍書

# 陸文裕公續集序

江西提學按察司副使致仕進封中憲大夫婿生唐錦撰

近代文章家非周秦不談非西京不談
然騁宏博者唯叢靡是務而精觕醇駁
無所決擇往往蛟螾混處而雅鄭之互
鳴也慕古奥者則刻削斂鍊務極艱澁
棘喉滯吻若梵唄然殆不可句而大雅
之風泯矣周秦西京固若是乎哉文裕
公儼山先生崛起東海之濱天才學力
超邁卓絕駿發精英其光燄燁燁逼人
宏博而不繁古奥而不晦周之典雅秦
之雄暢西京之豐蔚精密蓋無乎不備
也縱橫運化名一家言所謂黼藻化工
芬馥宇宙浩然獨立乎萬物之表者非
先生其疇當之平生撰著自
講筵史局郊廟臺省以及山川林館之品

題祠墓金石之鐫刻與經史之折衷古今典章之辨議家傳人誦貽徧寰區片楮隻簡為世至寶可謂極文章之盛矣矧先生經綸匡贊之業雖宣發未究而河嶽默運之功良不可誣則夫先生之所以傳世垂範者豈唯文哉先生既歿神觀化其子太學生楫字思豫發所藏蒙類而成編凡為集百卷外集四十卷



咸登諸文梓壽其傳矣玆復訪蒐散佚隨遇劄錄編為續集十卷刻附集後以傳嗚呼自古文章大家傳世之作未有若是其富也有之未必若是其精且醇也思豫皇皇乎赤水玄珠之求為不孤矣是固稱揚明著之所賜也況其英敏博洽克光家學所以竟先生未究之業者其在斯歟若先生之爵里名氏夫人皆知之玆不敢贅

嘉靖辛亥歲仲春朔旦

陸文裕公續集目錄

卷一

賦二首
水聲賦
四老圖賦
五言古詩五十七首
擬古三首
秋懷三首
贈別徐呂國二首
南望水漲舟不得去同行者謀就陸戲成句
慰
和趙頫菴燈花
邯鄲縣南見捋柳芽充饑者
儼山精舍晚意
風雨夜擁爐防警輒見從傍嬰作啼思
雜詩三首
元旦日餘
雨夜無寐泛然成篇
聽雨
吳人以巨艦截湖石至雨中鬪之



寓樓寄儲芋西
題茝蘭
洗竹
九月朔長興
謁漢高廟
贈別汪天啓同年
過黃篁墓
和陸太宰水村世通軒詠懷
送徐昌穀湖南纂修
詠蠶食葉圖爲康脩撰德涵作



張太史常甫得告
雜詩
釣臺
玉華雜詠三首
宿佑聖觀候明發
武城觀漲
安山道中晚棹
題陳光祿惟順迎暉書舍二首
近田詩
晨興見白髮

裕州宵行車中聞雨
月下發河間
新城趙涿州喜見西山
送王存約赴惠州二首
寓谷亭二首
送朱子文令奉化
我有平生人
霜後拾槐梢製爲剔牙杖有作
江行望洪都
閒居二首



卷二

七言古詩十九首

謝聶文蔚惠臨川集
蒼鷹圖
次荅沈叔明石屏歌
次荅姚子明石屏歌
七峯歌
竹齋歌
怡菊歌贈童相士
送朱玉洲旋南雄
大風
山雞歌示徐元度
岐陽石屏歌
題鄭俠流民圖
月瀾歌
呂梁行
題文徵明畫
七十歌
十一日安陵始得風過桑園
贈別殷子
和王元章梅花酬姚時望



卷三

五言律詩五十八首

春早
東池
花朝
曉發北津將過慶雲會鄭方齋通守
從井風樓前渡江
江上登望
瑞陽

五月七日雨中宿觀瀾亭
舟中
五月晦江上送宋義卿民部
初秋對月
南翔寄姚文光
別朱升之
秋齋夜聽雨
夜宿清江浦懷夏公謹
薄暮放舟
十一月朔與錢國輔江門觀漲



與張山人夜渡
雨夜
微雪不成
臘庚申雨中步出西郊視葬先兄素菴
和答黃勉之
題西青小隱
乙酉歲除二首
和劉仲素雞鳴山
十四日濟淮
湖泊阻風

過故城
長至入侍 內殿遇雪
自 朝天宮還經海子雪甚有懷顧未齋
再集五賢堂次至日登山韻奉答嵩野
題來青軒
次韻何仲默別鄭山人兼柬李獻吉
人日過徐子容
三日雪中入 內署
與盛希道太史談玄二首
謝類菴惠山菜數色



自忻州還度石嶺關
宿南關
萬善驛小憩
望日觀冰
井陘道中遇雪
入平定州
曉發包家集
東鄉長至
露坐
自山南過宣妙寺復會周約菴小飲

送顧願齋進表
習池
登祭江亭
車旣驛乘湖順風北下
上虞道中
玉山西下換小舟乘月
次韻送李都閫
常州道中遇雨
荆門驛逢張常甫庶子
五言排律 一首
夾馬營大風

卷四
七言律詩 五十二首
春分日大風
大風
早朝
出北城與嚴唯中倪本端同行
題同谷草堂爲許廷綸
對月
送黃子和主事赴揚州鈔關
秦淮漁笛
題陶雲湖墨花水仙
子殤後一首
苦寒歸心愈切次胡可泉韻
晚泊
閏月廿七日雨雹圓如龍眼書異
題孫思和東遊山水圖
次韻白鴈二首
自沁北行踰山間見梨花
夜集夏桂州宅送崔後渠

和答胡汝載
和張甬川卧月書懷
謁曹九峯先生墓
自天姥望天台
慈化早起喜晴遂發
雪後入 禁中供事
郊壇演樂
禁中齋夜
臘日嚴寒新製狐裘服之
丁丑除夕

別李時元下第
和易欽之遊廣恩寺
視牲
右廂齋居
送陸良弼調楚雄
分題燈下細書許處副盧師召乃翁
清明日午軒前丁香盛開偶題
歸途再同林介立經行蓮塘
送林以吉提學
食茭

食酥疊前韻
謝顧未齋惠蓮實疊前韻
疊韻答柴德美黃門
和俞國昌食蟹與秋字
初試羊毦有作
戊戌元旦早朝
早朝
和宮端後渠玉芝賞蓮之作
疊韻答介谿賞蓮
恭謁 顯陵二首

中秋月下懷高進之
送方矯亭赴南祠部
次韻贈錢廷輔廷佐兄弟

卷五

七言律詩五十三首

遊儲芊西園池乘月夜汎
縣衙隨班
歲暮風雨中發藏書示楫
三日雨後登儼然亭
寄黃希武提學

夏日樓居
火花次楊東濱韻
南溪
九日山居次李空同集韻
春日齋居對雪
病中簷外石榴花盛開
雨中宴莊氏東園留題山亭
二日過唐橋莊
秋懷
甲申元旦待漏入縣齋隨班

春晴登樓
鳳岡書屋爲寧波朱允升賦
六日始晴
盆石
送何鳳峯郡伯入 覲
登南廣福鐘樓
晦日出城送葬曹啓東憲副
秋日無聊偶然作
贈別尤宗陽還吳門
懷都下友人



喬白巖太宰家山留題在逝亭
廿四日曉發平樂白巖追送山行數十里中
途微雨有贈
書院池亭忽有玄鶴下集因養于庭
東阿道中對雪
和陳中川秋夜東闕寺
發平灘
送胡汝載丞武昌
蕭海釣文明先生挽詩
連日遲李獻吉不至有作

西堂分韻
安鴻漸贈詩兼惠紅酒狐裘途中和荅
寄曹季君
送何文徵赴開州
番陽祭院課種竹
宿常山集真觀
途中見縣僚迎春
遊武夷
秋曉汎九曲
遊歸宗巖



次韻荅萬石梁大參
長至班罷
出北郊候客因入金繩寺獨坐
病後閑眠 次韻酬衛漁川
遊烏尤寺 閶門登城晚眺
京師寄姚玉厓 寄汪思雲并壽

卷六

七言律詩三十一首

送皇甫子循謫黃州推官
華侍讀鴻山以紅氊紵靴相贈奉謝

劉都閫以紅花本見貽
秋初望西山有霧氣如雪偶成
送劉朔兆元會試
自睢陽入梁有懷何鴈峯憲副
送王禮侍思獻　冊封
次韻徐登州留別
送劉懋徵赴夔州
利路紀雨八首
送徐伯臣出令奉化
送王世美赴承天銘碑



十一月二十日次太平驛見梅花和謝僉憲
　邦正壁間韻
次韻答嚴介谿
次韻答霍渭厓
送鄒東郭學士赴南院
南還途中有作
潞河候水次張石川韻
和答陶南川兵侍
青羊宮餞顧陶齋郎中
寄顧東川表弟
席學士鳴吾孫園之招席上和曾都諫韻
和姚尚美龍山會詩
老母病愈
五言絕句　四十七首
十二日試燈
漫興二首
初夏八首
敬亭
思亭
醉窩



觀水碓
西巖詩七首
辛丑歸途中絕句五首
過宋玉墓
和李蒲汀　顯陵道中柳陰小憩四首
和安鴻漸登樓曲
方春野挽詞三首
吉蘭寄李百朋
咏石七首
題江海春雲卷三首

七卷
七言絶句六十七首
春日送客即事
漫興
登樓
雨窓春興
題畫
晚放舟東渡
題陸封君怡梅卷
吳江長橋奉和楊邃菴閣老

買得一小舟往來江上題曰水晶宮
架石
客至小酌花下
春日雜興
題屈處誠雪竹
爲方思道題畫眉折枝
張仙斜
重陽後六日登鏡光閣五首
送楊百川赴南太常典簿
寄龔錦子

任城題楊閭直夫泉香書屋二首
崇法寺
馬嵬
飲酒
都司紅蕉爲逸騎所傷
桂洲夜宴出青州山查薦茗
張甬峯少參以詩促曆次荅二首
病起獨坐東堂
來青軒和張玉溪韻
送人往姑蘇

嵇忠穆墓
曉過虢寨
題西域圖
題竹送王秉哲
題雙峽
題畫鷹
雪後次西峯韻二首
題倪雲林畫詩齋詩轉壽唐龍江
題黃千塘詩畫
送饒生文華遊瑞安

題馮會東雪竹卷
寄南莊
贈董子元
題畫萱
題畫寄陶良伯
題悅茶卷
寄龔錦子
題馬麟畫蘭
梅雪三首
挽人失偶

題竹隱卷
過無錫
人持元史至用二十陌得之
壽陽察院次壁間韻二首
試院初寒偶閱陶詩
寄姚文光
鄉人送菊列之堂中
題豐堂漫興
過溪莊留題
謝何登之惠玉蘭

卷八
序 八首
贈楊司封仲玉序
縣侯張八峯考滿序
鯉庭雙壽序
壽沈西津方伯六十序
海國留春卷後序
鄉同年會序
歸田錄序
唐母張孺人六十壽序

卷九 九首
送臨江俞節推之任序
通判原公利民偉績序
賀大理丞李仲陽序
送黎侍御巡按南都序
賀君內子輓詩序
張母翁孺人八十壽序
新江十詠詩序
贈翁嵩副存覺自蜀赴浙序
壽汪宦俞孺人七十序

卷十
記四首
小沼記
塊菴記
遺橘軒記
鶴沙家慶圖記
跋三首
跋世壽堂卷
跋定武蘭亭卷
跋鄭文峯所藏劉松年赤壁圖
書二十四首
與董中岡二首
與郁直齋七首
與戴子孝一首
與唐竹溪一首
與顧東川表弟二首
與董子元二首
奉宗海從兄七首
與徐伯臣二首
陸文裕公續集目錄終



# 陸文裕公續集卷一

賦二首

## 水聲賦并序

陸子北征困於道路日不數里而歸隸局促[illegible]獻疲蓄洩稍慾則舟膠于沙夜宿[illegible]水努歸而過者淙淙汩汩臥不成寐[illegible]倚枕聽而賦之

鞺鞳鞺鞳乎鼙雷搏地轟與歘歘乎將翾風撼而砥柱折與呹呹乎龍嘯於穴與哮哮乎長鯨之吼日與逢逢乎周庭鼉鼓何搾之不絕也呟呟乎蕭寺梟鐘而進人



無節也閑閑乎共工之首觸天柱與隱隱乎穆王之駿複道馳掣與鏦鏦乎長平機發金革偕糜與烘烘乎咸陽火縱而玉石裂與南薰和兮調揚泰山顛兮響長洞庭奏兮未闋華州哭兮不傷將使褒姬輕裂帛巫山醒襄王胡騎解重圍而鍾生改聽乎宮商也陸子竊驚惕若心兵靜言審之胡為乎鳴舟人告予是曰水聲

## 四老圖賦并序

清河公暨其夫人受封之又明年也公壽八十夫人未及者二年蓋今昔之所難也其子

職方郎中允敬方佐　天子削平群盜不能一日去謀所以爲壽者乃以四老圖使其友陸深賦之將寓歸樂公之志焉其辭曰

倅四老之軼群兮乃山澤之列仙何冠裳之陸離兮儼商周之所傳宅乾坤以爲家兮采桃實以爲食馭陰陽之逸駕兮縱吾轡之所極邈商顏以求侶兮過絳邑而問年濟道遥於野中兮各陳詞而競前覩君宇之軒揚兮知顏色之獨好忘榮名而不顧兮亮有得於要道欽丹青之輝映兮羨高風於異時邈芳躅之孰繼兮顧於今而見之乃有遺安先生南州淑氣



子肯父堂毋以子貴娩雙美於共世兮若鸞鳳之在霄固松栢之貞茂兮閱歲寒而後凋倚澄江之如練兮接蓬瀛於咫尺宴瑶池之白雲兮映氷雪於姑射所貴君子之年兮作邦家之寵光詠南山之篇兮聊寄情於霞觴聯桐里之鬱鬱兮再繁蔭於鯉庭相天誅之九伐兮固昔授之一經方將履太和而超無爲兮偕群仙以容與橫大江之雲濤兮爰徵詞而臨楚

五言古詩五十七首

擬古三首

擬行行重行行

悠悠日將遠思君心甚邇所嗟異居處同生不同里
別離既以苦會合諒以難逝川期東海行雲戀故山
自知去日貌難比舊時顏出門即遠道雨雪紛浩浩
潦泥緇素衣安得白日照矯首念征人憂傷易終老

擬西北有高樓

層樓一何巍亭亭切雲霄綺疏縹緲間椅梧匝周遭
不知誰居中哀怨逐風飄爲言本邯鄲闕河望迢迢
區區懷苦心三載非一朝援琴以寫之意重絲難調
初爲陽春曲再行鼓山高妙音本絕世賞識何寥寥



思爲雙黃鵠比翼與俱翔

擬孟冬寒氣至

歲盈易寒風曠野何蕭條深居戒遠趾四壁亦飄搖
陽和日已徃陰沍日已驕門外遠書至啓函知故交
慰我以好音期我以明昭感茲殷勤意千載詎能銷
素心抱愚衷欲吐還自韜

秋懷三首

越人挾燕石買之曰千金和氏抱荊玉至死悲不任
燕石媚光彩舉世傾所欽彼璞一麤糲在中誠難諶
不惜大寶湮傷哉和氏心

二

鴻鵠非雙人挽弓欲射之蜻蛉亦何意兒童解黏絲

人生寄一世毀譽安所期高樹多天風高堂多赫曦

貞白苟不虧豈能隨崇卑

三

試歌淸廟篇餘音過流雲千人掩耳過萬人不爲聞

時歌後庭曲和者日紛紜已矣何足論吞聲泣沄沄

贈別徐昌國二首

北風起天末送子城東闉願言遲數日款款得具陳

我有一端綺持以贈夫君不願爲黼黻不願爲袴裩



願爲平居服昏旦常相親垢敝忍棄捐愛惜情如新

二

北風吹我襟嬰子不得見跂立倶足短淚落迸如霰

草村探寒涼二曜急流電游子在路岐孤蓬馬悲顧

未明戒先驅薄暮苦後殿空谷多松栢念此步不進

南望水淺舟不得去同行者謀就陸戲成自慰

春江多柳花風起花還飛以陽欲飄蕩委地相因依

行止諒有數蚤暮同所歸百年總行旅安用長歔欷

羲和無東同安樂誠幾希珍焉泣岐子人遠事已非

飄飄山水間志願良不違獨多清風來暮多繁星輝

古稱太史公千載欽嘉徵

和趙類菴燈花

誦君燈花篇佐我燈花燦旖旎欲浮香敷披似春半

團栾競霞呈岐枝誤星散娛翫夜三更遲回腸九轉

獻祥諒無私涼德歌有覥南郊禮將成預兆明庭宴

無狩春風吹偶見春風面影捉書屏斜蕊墮銀槃亂

君才本天妙況復論交淡游戲賦燈花骨驚人衍殿

嵬漢淩六朝高風駕前彥倘許盟後塵鉛槧從茲辨

寒燈復作花政爾從人願

邯鄲縣南見捋柳芽充饑者



青青楊柳樹努眼學窺春春風漸暄妍品彙一以新

如何遭採折捋之衆屯屯初旋擷早茗尤恐歲未真

問此胡爲爾荅云療饑貧芋豆本可茹何暇辯芳辛

既免私家競復有官道遵連朝斷烟火持此抵入珍

地爐酌野水拾薪煑清淳辛將糠粃雜持腹藉輪囷

去秋泥潦凡今春點差頻焉知歲年計聊度日暮身

嗚咽語難了淚落如可紉見此三歎息臨岐倍傷神

黎民有菜色何況等木皴道路正供億一日須萬緡

民腹已如此民力那堪論王政先煢獨漢治資良循

天恩倘可乞咫尺當重陳

儼山精舍晩意

風蟬咽翹林江鷗泳別渚雲霞變初秋焦枯慰時雨
豈乏淩沖志蓬瀛渺何許兀坐當軒楹涼飈滿衣𥘺
中炯常晏如外紛亦屢拒會心適案前額影閒獨語

風雨夜排悶防警稚兒從傍屢作啼思

幽居寧免懼所恨乏鄰里雞犬偶不寧兒女成悲啼
齋氊有舊物綠林多稚兒所關東西陌頗受狐鼠欺
明燈守長夜風雨正凄其豈云網可漏無乃歲凶饑
春陽正駘蕩民物方皡熙願言寄當路莫憚催科遲

雜詩三首



四叙若轉次君子感變遷昨日夏熱酷今夕秋月鮮
涼飆振天末草樹失故妍玄鳥逝將返蒼鷹扇高騫
苟無幽風人何以卒歲年

二

古井春無泉槁木夏無枝仲尼歎糞土詩人詠德基
中夕起坐歎歎息將奚爲去者日已遠來者安可期
不見今名士監古乃得師

三

敝帷殉老馬恩義貴有終三良從下世黃鳥哀國風
蟻穴墮太山蛆流毒桓公楚豈萬夫望夏來不能窮

浩歌當永夕沉思夜將中

元旦日蝕

白日衆陽宗王正四序首况此月初吉食之亦恐醜
故老相驚嗟百年未曾有頗聞 文皇時茲事亦匪
偶當其君臣會災祲豈能久宋公才一言熒惑乃却
守于今太陽尼從申直至酉群僚萃南宮簪組紛前
後救變報初虧稽首拜三朝元辰虧伐鼓中故情獨
厚高高昔聞閑哭食未滿口午疑暈微缺忽若鏡中
剖須臾如月初恍欲露星斗慘淡不可辨氛霾互纏
糾天人會相通垂戒固不苟吾聞月掩日其事果然
否無乃陽道衰遂爲陰所走月本傳日行代明得稱
耦倘使日景虧月光安所受其衰或滯泄吾欲徵神
瞍載觀春秋書一一各有取下土蟣蝨臣慚無捧日
手



雨夜無寐泛然成篇

海隅苦卑暑溽溯恐遠生思凌千仞岡一眺白玉京
玉京多仙侶招邀有深情餐啖皆淳和被服何輕盈
俯視塵中世朝夕競浮榮

聽雨

摵摵入井際肅肅自簷楹幽居忽復旦迥野薄江城

何息從茲始塵鞅詎能嬰園田被膏潤琴書有餘清
浮生本未定譽毀等陰晴聊有盈觴酒獨酌慰幽情

吳人以巨艦載湖石至雨中閱之

濛濛江天雨遲遲湖水船誰施巨靈斧劈此青數拳
縹緲星夏雲嬋娟隔春烟雖乏衛公識偏懷米生顛
蹇予頗好奇有癖在林泉有興度壑瞑孤榜逆溪緣
品貺剔苔蘚摩挲計躔鑴逝歸亦來與臥遊裁短篇

寓樓寄儲芋西

天低歲云晏故鄉復僑居與子共巷陌相望一水餘
瓦屋正鱗次石橋亦虹舒心親物無礙會數意猶疏



乾坤本逆旅日月自居諸來此飲名酒相對校詩書
華髮不可變功名等為虛及時須行樂政恐不待予
申章示同志聊以酬遂初

題茁蘭

滋蘭茂九畹靈雨茁其芽和氏抱荊璞以身明不瑕
芳潔貴自保物色寧有涯但使臭味同歲晚何足嗟
猗猗闕西彥風流如謝家光輝媚幽巖旖旎揚芬華
溫恭君子持令德戒紛奢豈乏桃李姿貞白世所嘉

洗竹

蘭以當門鋤竹緣太密洗託身苟失所彼美徒漫隱
郊居時雨餘芽蘖手自啓好風來林端煩襟蔭樹底
生事雖甚微麤足辦鹽米會心即交游異姓等兄弟
君行迫始衰聊復勸四體伐檀識素餐相鼠歌有禮

九月朔晨興

落葉紛可掃客行殊未歸大化無停運倦翼多早飛
凌寒懷執熱撫序悲授衣物候變南北世故有依違
兩湖成代謝所嗟知者稀

謁漢高廟

玄冬躡白日曠野吹大風旅行齊楚交密與豐沛通
殘碑半亂立乃有高皇宮堂堂赤帝子儀像居當中



天運苟不極未肯生英雄一時風雲會百輩皆王公
野人守敦樸香火祈年豐那知千載上行天乘六龍
丈夫事眞主聖人優百工成敗復成歎豈必非遭逢

贈別汪天啓同年

借問何所悲相知新別離掩袂各揮涕步步不得辭
恐墮兒女情揮酒盡一卮念我同門友高舉振羽儀
東西各有適與子頗獨偕叶意多覺別促情親身不
違仰眄白日速嗟此道上泥久要四海志歲年空路
岐慷慨發我歌我歌當向誰諒子重察識會面知有
期

過黃憲墓

當年自無嘗千古如識面安用金石堅始知係泰殘
曉行襄江濱殘月墮西堰濱濛草露晞翁嶠標題見
相從牛醫來古意倘未變

和陸太宰水村也適軒詠懷

地即大隱勝材集補天餘達人秉高尚詎云朝市拘
復庇本四海俯仰托茲廬雲石自流峙吹噓及根株
命鶴沼徑曲鑿泉當坐隅遂使耳目曠頗勝絲竹俱
心融境斯一理適情自娛載理閒鶴譜時臨換鵝書
藏習富在谿佐世登唐虞跡品荷陶鑄謨纑思踟躇



室適人茲遠歌嘯日正舒賤子獲聽履自負龍門如

送徐呂叙湖南參修

取友在異世貴此肝膽通與子同鄉國筆硯亦屢同
一別歲月速那得不匆匆宵戒一觴酒起視夜方中
追子恐弗及繆綢敘難終夾居長安道參商各西東
況茲萬里隔目斷雙飛鴻江湄長芳草鬱紆傷我衷

詠蠶食葉圖為康修撰德涵作

啖葉勢未已謀生意何愚但知厭其腹寧知用其軀
恩深報必厚功高禍與俱物理固若此感歎將焉如

張太史常甫得　告

閒子有遠役我心已南悲菀彼桑與梓藐在天一涯
恨無雙羽翰高飛鎮相隨持此一寸心隱抑詎當知
宵起步廣庭天高列星遲人生有會合世故多別離
別離勿復道但問別者誰

雜詩

覺氣雖自持容顏豈常好秋高風露勁黃落紛[illegible][illegible]
豈無長生藥馳心違至道淨宇澄垢懷冥觀契玄造
逝矣三十年念此苦不早瑤池與玄圃微風蕩芝草

釣臺

雙臺切高雲碧溪下長風本懷戀比鄰長嘯辭王公



把釣已忘魚入夢猶非熊人境有雋虛客星動高穹
江山自朝夕禽魚或西東朝市各取適出處俱自躬
豈曰萬戶侯非此一畝宮咄嗟保厥始優游慎所終

玉華雜詠三首

蓬萊

群仙歷萬劫三山乘六鰲琪樹連瑤草珠宮貝闕高
歸來玉華子新製六銖袍

碧香閣

雨洗碧色鮮風來清香遠田田既堪悅亭亭若可飯
幽期當南軒微波坐成晚

問月臺

月出青山外浮雲為掃開鈌圓緣底事弦望孰和催

有言俱不省流影照高臺

宿佑聖觀候明發 是日小至

宦業祇簿領游日擴林泉偶此山陰雪來衝霽中烟

新陽一以長天道會好還招邀復材彦探討事幽玄

初逢潛虬蟄還過種玉田曲檻俯躍鱗艦窗墮飛令

時聞林端磬幾遇雲外仙相將願有遂所適期無前

武城觀漲因憶陳后山五月一雨涼中宵大江

南之句情景悠然援毫有述



長河五月雨一夜十尺強大星映南斗微風生發涼

坐此景物暢懷彼路阻長人生百年內弦望倏相將

苟非金石固動靜各有常大化無停息仰視河漢光

安山道中晚棹

洋洋水波逝水欽川上懷逐將去齊魯明當度江淮

遠役尉塵鞅高居理岩齋少田二三頃娛樂東海涯

芳春景物麗夕陽襟抱佳神遺有遺軌長使願無乖

題陳光祿性順迎暾書舍二首

鷺嶺

白鷺斜行下青山百里長登高一以眺風物近瀟湘

謝安如可起飛去逐鸞凰

寺烟

有寺隔東鄰人烟日中滿感此盈虛間沉吟坐來晚

曠古遠者心尋山不辭遠

近田詩 并序

太宰松阜翁作近田詩以示其家子與僕忝

以為別號深讀其詩序窺見翁之實學近實

若此因和一章近世有講學者長虛務遠賴

翁此作可以一變深亦為之惕然蓋不獨可

以傳之一家也俱其實之



豳風爾甫田鄉吾戒捨已牧歌祥在川谷並聞一理

斧本太岳後繼世疊金紫屢屢示新籍下帶有深旨

西周常毛萇累世由農起千載公劉詩配天后稷祀

致廣本慎微舉遠必自邇請觀阡陌間東西僅尺咫

耕耘貴及時稼穡便佐使履杖傍門廬饁餉出童婢

收成俄頃間瑪用枉邐迤心田尤近之力耕從此始

請先聽我歌我本田家子

晨與見白髮

川上期有聞覽鏡髮改素古人悲染絲一變不復故

神工自中播形勞豈外慕伊余本懦儒復滿毋知懼

悟言養生篇引領遂初賦大化運自然頹景不可駐
達人固忘我君子保末路華落見本根相將歲寒業

裕州宵行車中聞雨

計程兩旬日乘傳二千里山川氣候分值此廉纖雨
輦路斂輕塵遥山渺烟樹淅瀝響達軒夢想春江滸
行役雖苦疲陰陽有變理物情荷 恩慈天須損
明主甘霖在咫尺滂沱慰中土

月下發河間

西北列玄陰屢氣何凜冽鼻息凝霜冰纖指不得結
出郊遂無際戎顏肩欲裂崎嶇雖強柴頗勝風沙汚



新城趙涿州喜見西山

杳杳青雲間崒嵂黃金臺行人多苦寒常恐北風來
風起則黑氣加山當空北人以為候漸近始分明熟視翻還猜相逢陌
上人顧問首屢回所期既以遂鬱紓開我懷

送王存約赴惠州二首

消埃難為功犬馬終戀主新辭掖垣直郡符遂中剖
平生弧矢懷慷慨赴南土身遠跡甚邇愛深心愈苦
於惟 孝皇仁貽謀適前古網羅天下才拔十望紆
五鼎湖一睇瞻臨風淚如雨

二

朱方赤日永揚舲江路長亮無沉湘賦寧少伐木章
川原孕靈淑藻麗發景光冲抱秉素尚令德謁餘芳
徽音幸毋阻一寄鱗鴻將莫以仳別恨置此水炭腸
地理任險易天運變炎凉

寓谷亭二首

幽蘭出佳谷託根岐路傍路傍多風雨侵凌良獨當
榛荊雜菅茅紛紛逞相望白日萬里遠腐草流螢光
感此忽永懷氷炭入我腸千古曠達人去住貴能忘
松菊有良侶諒茲非故鄉安得垂天翼附之東南翔

二



駕言登高丘悵焉南望天涯彷彿北堂樹稷郁時敷披
心恍神與俱長跪畢我私初言定省違次言苦路岐
三言近起居四言長相思五言母慈重未能報男兒
涓涓殊不已涕泗交相垂浮雲自南來雙目忽如遺
浩浩千里外想仰徒噫嘻日夕山下歸露草青離離

送宋子文令奉化

少小同鄉校文翰事幽討比身雙南金抗志萬物表
鄙余慚先登還子在遠道邇來叩 帝閽拔擢任令
實經綸以為期勖哉吾自保

我有平生人

我有平生人區區管鮑看金石諒匪堅何況蕙與蘭
聯袂慷慨歌歌聲激雲端青雲爲之開白日照肺肝
恩情中道阻盟誓日已寒四海非不寬吾心自不安
清宵入我夢援琴爲君彈

霜後拾槐梢製爲剔牙杖有作

金篦與象籤淨齒或傷廉青青槐樹枝一一霜下大
偶聞長者談物眇用可兼搜剔向老齒其功頗勝鹽
兩堅苦難入薄肉忌太銛眷此木氣餘柔中未全纖
復有苦口利用之代鍼砭余官自槐市日夕映齋簷
西風動中宵乾雨鳴疎簾呼童事收拾把束若虬髯



試以苛箝餘風致殊清嚴作詩示君子取才慎棄捐

江行望洪都

吳楚並南紀風物共清嘉澄湖寄魚鳥聯山起龍蛇
人力務稼穡土膏雜桑麻秋氣日漸勁四野番幽花
旌旗發南灘樓船奏清笳極目有蕭致兀坐澹不譁
雲開帝子閣水深高士家南浦斂碧波西山結綺霞
撫此大藩地豈曰盛繁華緬懷寄民瘼何以答皇衙

閒居三首

壁月墮止水可玩不可親幽人俯闌曲羽扇一角巾
悟我真色相澹然忘此身

二

軒中何所有四壁微風發其大不盈畝納此一輪月
嬋娟萬里情徘徊照短髮

三

書簷淨流雲鮮月代秉燭上有梧樹枝下有寒泉綠
夜深地復靜俯仰皆自足

陸文裕公續集卷一

陸文裕公續集卷二

七言古詩十九首

吳中新刻臨川集甚佳雙江聶文蔚持以見贈攜之舟中閒帙感懷寄詩爲謝

少小有書未能讀暮年好書讀不得豈惟簿領少餘閒兩眼眞蒙淚旋拭簾前見物私自憐霧裏看花慣曾識憶昔家住東海濱世務耕農寡文墨勉勸詩習起家門每事收藏節衣食一從翻閱上皇都十載具官充史職長安朋輩心多同古典探搜輩尤力荊文丞相宋熙豐國監選文舊曾刻猗于諸司六館成



手許校磨工未即當今楔棗稱吳中摹模宋板傑奇特是非本定空愛憎報復何窮盡翻覆文章功業兩難朽治亂與亡三太息蘇州太守古鄭侯貽我遠勝黃金億樓船風雨滿章江把玩新編坐相憶

蒼鷹圖

蒼鷹瞥地風蕭蕭狐耶兔耶狂欲跳老拳未放輕一攫側目政爾愁雙翅天空秋老關寒晚落日孤林萬山遠覽圖令人氣滿膺荊榛匝地彌蘭畹林生五嶺大平人何事落筆心先嗔忠貞立朝奸佞懼貔虎羆登山林春錦衣周君人中傑意氣要與鷹爭烈封侯萬里看下鞲一灑平蕪遍毛血

次荅沈叔明石屏歌

效古初開綠野堂偶覓屏石增清光此屏來自萬里道産向滇南山水鄉點蒼秀色多烟景雲霧重重玉龍隱星斗高侵太白峯海天常拂扶桑影疑有陰陽變晦明臥遊坐對俱崢嶸若非黑白分明見必是丹青點綴成猗予少日多遊興今已白頭幸蔗境愛月時登庾亮樓歸田重理陶潛逕摩挲此石得大觀羲娥來往雙轉丸獨倚巖巒酒醒後便覺空同眼界寬微茫雲外見新月晃漾峯頭餘積雪長夜高堂如有



神衣冠滿座皆含羽多君珠玉羅胸中落筆宛有唐初風爲我石屏歌一闋安得持獻 天子明光宮

次荅姚子明石屏歌

乾坤奇秀皆儲精老我山水偏多情是中猶有愛石癖一見奇石雙眼明十年去國行八省參謁杳無逢迎晚蒙 聖恩召自蜀置之金馬白玉京晨趨黃扉暮紫闥左圖右史心無營賜金月俸有餘鏹買得一屏當座橫人言此屏本無價我亦得意還若驚烟雲縹緲天台路巖巒隱映芙蓉城瑤池東來降王母仙掌擘出傾巨靈有時坐對一長嘯便覺毛骨隨風

軺滇南蒙段昔開國此石亢頁萬里程携歸東海添秀氣聊與平泉作後塵得君長歌更增重五色光談輝文衡

七峯歌

七峯主人家七峯七峯東來如七龍地當北斗星辰見泒接南山雨露濃綠江亭館連雲起方丈瀛洲天尺咫帆檣渺渺萬里船烟波日日東流水主人元是孫子荊漱石枕流非本情胸吞雲夢已八九眼視四海皆弟兄况有文章稱大手遠追建安成七友雲樹鶯花一萬重琳琅金薤三千首逕峯絶壑迴還孤虧



蔽陰陽自有無寂寞可憐楊子宅丹青空事輞川圖觀國才華工好古別啓圖書群玉府黃鐘大鏞序殷周太華長河儼賓主門外聯翩長者車峯頭縹緲列仙居青天白日常應爾金塢珠樓總不如江南自昔多佳麗誰復豪華誇甲第桑梓依依見此心兮裘永永承先世天鍾形勝待公侯莫因風物重淹留願將郭隗千金價更起元龍百尺樓

丹陽孫思和新作七峯之居與江山相映發予曩在翰林時許以題識以冀身遊其間爲偉麗特絶之觀蓋久而未果嘉靖癸未思和東過海上要予夙諾聊成短歌庸答雅尚七峯其能出長風凝雾林與江聲海濤相應和乎是歲十月旣望

竹齋歌有序

豐城王君鑑之以竹名齋游宦所至輙以竹齋開蓋紀勝也凡勝無常物勝則人附物人勝則物因人仰七政而思舜覩河洛而見禹物之勝也陶靖節之菊林和靖之梅人之勝也物勝則重其人人勝則物因之重自古逮今一也竹之勝自孔門所美淸修節槩之士咸願附焉鑑之其有取於竹哉故予爲作竹



齋歌

君不見仙尉齋前數竿竹勁於龍顏嫩於玉向晚氷霜如有情多時盤筋寧無肉一從手種春雨餘擢動青冥散炎燠未論留汗等琅玕先須截管諧琴筑曾聞子猷傲山陰何如衞武歌淇澳虛齋中含八面凉恍疑瀟湘秋萬斛軒窓隱映月漸移枕簟飄蕭粉初撲堪擬封侯自千畝正有幽人在空谷涷雷驚筍起卧龍怪石蟠根解群鹿遶簷日日報平安一歲淸風三百六齋中本是瀟灑人歲寒之交元有神當年隨

計赴 上國尚書字相俱心親人言松栢並奇操共
愛金玉尋芳鄰葵京爭誇見彷彿黃金別築高嶙峋
劍江回首舊隱地花縣拜命新行春馬來小試釣鼇
手東海裊裊番絲綸九苞彩鳳下覽德千里青雲高
致身仇香枳棘昔同調將詡徑路今通津雙將形影
照南浦若比甘棠尤通眞我歌竹齋君試聽 天子
用爾清風塵會須嶰谷逢伶倫

怡菊歌贈童相士

品菊如相馬不在驪黃間以此役相天下士伯夷陶
令何爲顏維時日月俱逢九千山蕭森松栢後且看



歸去三徑花況有生前一杯酒酒酣耳熱歌嗚嗚白
眼仰視雲天無花頃選脫俗進爲有火色誰丈夫
拂衣起就菊花舞白頭童顏風縷縷金錢若解買秋
光更種明年一千樹

送朱玉洲游南雍

玉洲勝絕天下無皎如秋月懸氷壺連城豈爲索高
價千頃直欲吞江湖幾年東海抱絕藝適來長安稱
鉅儒黃金殿前看落筆滿紙一一驪龍珠庭前郎君
名進士門下諸生朝大夫自有鼇頭須手致更從
北闕向 南都千金駿骨非難事萬里鵬風有壯圖

太史近占乾象好文星明歲照三吳

大風

雄風括地西北來吹我狐裘薄如紙吳兒炙熱不耐
冷我亦何爲行至此丈夫有志事四方阮籍劉伶畏
生死有人逐日走未休有鳥銜石塡海水此事無成
節可壯錦帳紅爐是誰子河山三晉古有靈前唐神
堯後唐李兩家際會未易同風虎雲龍共時起紅塵
莫漫障白日待汝終朝聊爾耳

山雞歌 示徐元度

徐生妙小頭角殊袖中能裁碧紺珠客邊候我長安



陌雙手遊茶行酒盃汝翁今年未三十見汝半尋如
玉立將時前稱丈人行再拜乞我題詩急感汝殷勤
未能副反爲驚看復廻顧錦翼離離繡頸齊一隻山
雞墮宅秦漢世初傳樂府詞殷宗曾感中興期竹箭
穿泥麥覆壟五色鳳凰空見奇鳳凰遠向西山逝南
國詩人歌泄泄男兒容易厭家雞古聖終然悲共雉
萬里烟霄早致身望中一片五花雲製裘未論千金
價形影尤堪補袞文題詩贈汝還憐汝聽我題詩作
哭語終嘗徐氏號麒麟莫後王郎擅鸚鵡

峨陽石屛歌 爲太守子乾所惠

岐陽之民像侯德遠致山中一片石依稀宛見城郭
面彷彿尚帶山川迹一從乘驄換五馬露渚烟村坐
來隔摩挲三復如有情指麾從吏貽江濱長卿多病
枕書卧驚起門外高嶙峋倒履相迎問來使開械再
拜生陽春荷侯此惠百感集媿我家徒四壁立忽焉
屋底開嵩晴搖蕩虛無翠爽濕祈恩舊惠俱在眼萬
壑千巖互相入滇南大理空自珍江上數峯尤絕倫
天然飛走肖麟鳳蕤爾然淵同瑶琨坐當保障屹不
動豈皃靚物終懷人自是侯家有餘積留待他年隔
朝席泥金孔雀映夫蓉郎君近作乘龍客胡爲致之



向儒素恐使湘靈勤深惜君不見唐朝太宗重叢個
遍題姓字爾宸春天生異質當大用安得隨君獻入
光明殿

題郭侯流民圖 爲曾丞之主事

近時畫手數吳僕泰和郭詡差可擬良工位置着意
深何但烟雲生筆底此幅淺淡頗有工描寫人物間
闊裏骨肉牽聯老稚兼衣裳襤褸面目黧云是郭使
流民圖彷彿啼號聲滿耳風回草樹生晝陰翠壁華
堂容有此雲間才子曹濮陽曾藏丘壑心如水揭來
射策光明宮便欲飽煖同還迴倦貲積月數不盈旣

壺太半收書史時騎瘦馬向長安買得殘縑大小李
會心論格不論錢袖來向我陳終始關同荊浩久已
無馬遠夏珪呼不起郭生自是畫狂人東抹西塗聊
復爾太平有象雞狗肥世路無情鄉井徒君不見治
亂興亡各一時邇伏調和與燮理民瘼寧知千百端
君門空瞻一萬里摩挲此圖展轉不已荊文相公歷
豐天子

月潭歌 有序

月潭以盛宗舜氏閑人境俱勝每當秋月印
川時又若宗舜氏之在予目睫也宗舜明於



地理之學予葬先太史公宗舜寔有力焉茲
將謁天官作月潭歌遺之

青天一片月墮影萬丈潭上下本空同水月自相涵
月潭先生人中豪家住東海之東皐心胸瀟灑了不
染肯與世路衝風濤早年文史富筆硯中歲節介何
其高秘傳別有郭氏訣直欲萬里空秋毫月潭子眞
地仙尋山問水廢白日彈冠結綬還當年方今 天
子神且聖虎拜鵠立今繁肩顧將玉兔長生藥升獻
水底驪龍涎乾坤明照湖海開予欲秋江弄月與

呂梁行

君不見呂梁之水天下奇奔騰轟渚無停時飛沫走雪燿日色龍吟鯨吼啼蛟螭恍如鼇足昨夜折銀河倒傾忙驟馳又如天鼓落下界神丁六甲相追隨舟人伏枕不敢睡稚子未解驚滿頤黃河源自星宿海千里萬里歸天池濟川以南數十泉匯同漯會來於斯蓄受既富發泄盛俯視此理良無疑不信請看田道間夜來春雨今朝泥

題文徵明畫

筆下塵埃一點無閒圖知是賀家湖秋風九月菰蒲岸橫着溪舟看洛皃阿明此藝稱獨步前身妙絕元



姓顧安得置之水晶宮卧看雲烟落毫素

七十歌

歲月流落何草草古今七十世稀少我生二十五始仕自計五十歸須早餘年二十付閒適等此三分少壯老邇來倏忽四十五鬢髮斑斑志灰槁況懷憂患在遠途慘淡冠裳雪皜皜人生苦非金石固恒恐形神不自保悲歡晝夜正相半此後信可知懷抱欲從今日巧相補利路名塲迹如掃五年纔復能幾時一寸光陰璧非寶虞翻骨相久巳寒子雲曉事恨不蚤故園花柳雖未成願得強健曉亦好文戰要難爲達者乘險那得窺大造試將此意一問天長風南來萬里道

十一日安陵始得風過桑園

人生快意寧有此帆腹飽風走溪水憶昨躋攀分寸間今之北船無乃爾天公大運詎兩全怨者自怨喜自喜半生紛逐向畏途首肯分明到物理華閣滕王高宴中青衫司馬扁舟裏古來此事信有然坐看明月江心起

贈別殷子

殷子有奇骨昂藏若駿馬康莊在遠道伏櫪甘土苴



長安一朝別我去再三挽留不能住潞河新有下灘船到家正及朱炎暮君家本在齊魯墟楓林琵琶臨前除小樓畫檻蔭林樾中有前世千卷書北窗慈母髮垂領倚門望兒悲短景小弟今年十四五弄筆時時學馳驟上奉母顏下課弟日有餘功擬叢桂病骨偏宜秋氣涼藥囊閒却參苓劑登高廻盼望泰山恍見仙人時往還翩翩白鶴不可惜流光日夜凋朱顏朱顏一徃那再復惟有功名留汗竹志士偏增日暮悲佳人易感窮途哭憶昔虛堂坐論文辭鋒往往追先秦談詩屈指數漢魏歎息六代何無人殷子奇氣

鮮有匹人間八寶光耀日吳郡徐子吾畏友每每到君賓高逸君不見九方皐胡能按詩求馬毛願子加餐善自愛天閑十二終當豢爾曹

和王元章梅花酬姚時望

歲寒冉冉餘冰霜留此一樹先春芳山農能事數獨步淨掃楮素揮兎芒龍池波騰鶴眼裂噴薄玄雲泌蒼雪須臾樹梢送長弓掛此一片寒潭月賞心詩客多風韻欲挽筆力回春信競搜奇事出枯腸亂插繁花向春鬢青錢沽酒白玉缸自勸一觴梅一觴調羹有時會結實物色夢落商家王山林托交盟未冷衆醉何須悲獨醒中分一頃養鶴田半頃種花泉半頃



陸文裕公續集卷二

# 陸文裕公續集卷三

## 五言律詩五十八首

### 春早

春訊今年早東風隔歲來弄黃初上柳試白已傳梅
高閣消殘雪重淵動蟄雷好花臨水背應恠未曾開

### 東池

梅花白雪塢楊柳綠烟堤野曠春偏晚江深日又西
為尋彭澤宰如到武陵谿茅屋人家裏時時聞鳥啼

### 花朝

故園新甲子今日是花朝雨意含高閣風光到小桃
陰晴候農圃山水動漁樵夙有林泉癖淮南謾見招



### 曉發北津將過慶寧會鄭方齋通守

初破桃花浪遥過杜若洲禹功今尚在江水正東流
浩蕩蓬瀛路追隨李郭舟壯心何處極聊此付春遊

### 從丹鳳樓前渡江

春色臨江閣年光遍海城東風吹又轉芳草望還生
天路青雲迥鷗波白羽輕平生濟川意野渡更分明

### 江上登望

江流何渺渺孤帆澹秋暉遥知三山近復送百川歸
蜃樓横碧落龍湫臨翠微徘徊那可極返照上人衣

端陽

畝畝驚時序端陽復早晴遲知　宣賜裏空有侍臣名舟子漁龍渡騷人稽酒情千年渾舊俗地接楚江城

五月七日雨中宿觀瀾亭

溽雨江天暗通宵水氣多壯心驚歲月人語隔烟波舟檥供高枕江湖付短簑浮沉聊爾爾擊節自長歌

舟中

稍稍時雨歇悠悠午夢醒極知行吏樂誰遣鬢成星草長鼓龍窟風回鸛鶴腥滄浪問孺子一棹過前汀



五月晦江上送宋義卿民部

重五期不至望六送行舟梅雨快初霽荷風如早秋天涯俱宦轍江上倍離憂欲采幽芳贈因過杜若洲

初秋對月

今夜新秋月三江復故鄉龍歸行雨後螢助擣衣長梧葉三分變蓴絲十尺強人間自離別天上亦河梁

南翔寄姚文光

欲訪高人宅先爲倒屣迎何如溪上路空復雪中情風雅還千載雲霄近五城東流與歸棹曲曲大江清

別朱升之

次多別語情極易忘言送客風生舵懷人月到門夜長偏旅榻秋早是江村復向論心地何年共一樽

秋齋夜聽雨

林屋意自愜雨交群息初氣通琴帳潤聲斷書簷疎獨火明深竹方牀滿古書夜闌清更徹豈敢少吾廬

夜宿清江浦懷夏公謹

懷人不能寐風雨滿船窗爲問揚州勝瓊花解作雙河流赴東海淮甸自名邦並有澄清志聯舟涉大江

薄暮放舟

金鼓送歸舟星河欲共流微霜初入夜落葉已辭秋



人語江聲杳漁燈岸影稠逍遥吾取足何處是滄洲

十一月朔與錢國輔江門觀漲

水檻漂磯釣江門不掩風望窮東海若身擬燭銀宮浴日中流急浮天一葦通魚龍吾得免消息任虛空

與張山人夜渡

入夜水雲闊烟霏共渺茫遥空聞鴈陣遠火識魚榔野渡虛舟楫寒更犯雪霜吾衰倦行役復此戀江鄉

雨夜

入夜簷花細迴風雪片輕歲寒如此候愁絕最關情燈火虛齋永園林曠野平重門須及早波激大江横

微雪不成
尚臘猶應雪前春未謝寒入簾看片片隔竹聽珊珊
旭日含花動流雲帶雨乾來年如失望誰續腐儒餐
臘庚申雨中步出西郊視葬先兄素菴
和淚北風雨傷心西郭墳江聲空逝水山色有浮雲
未起隆中卧先修地下文池塘春又到南鴈不堪聞
和荅黃勉之
國器推豪俊鄉評熟姓名風帆同儼塞歌調獨淒清
故里層雲映長河片月生非君敦素尚老去君爲情
題西靑小隱

幽人肥遯處一片夕陽深入望迷秋水横空帶晚林
琴書元寂寂門巷自陰陰雲路蒼茫裏鴻飛不可尋
乙酉歲除二首
燈火高樓夜人間歲又除團欒兒女會蕭颯鬢毛初
椒葉頻傳令桃符只自書百年强過半非是更何如
二
揚爆明連漢流星紫入烟千門俱守歲一夕共增年
寒勒梅香細春回竹葉前江湖身倘健歌詠祝堯天
和劉仲素雞鳴山
步入招提境下方秋水浮雪深枯壁定雲迷遠江愁

鐘伴黃昏去泉依白石流共僧分一榻十日不梳頭
十四日濟淮
雲霞開曉色舟楫亂黃流千古濠梁意當年 帝業
州地靈山繞闕天近水環樓壯志隨丹檢芳春感勝
游
湖泊阻風
風水一相激江湖因改形去來本無定恩怨空有情
客路逆山暝漁燈極浦明卧龍何處所歸鴈自知更
過故城
葵薊日已遠薄行齊魯郊孔顏千古樂管鮑一生交

無復歌長鋏何心學解嘲舵樓風水急落日掛林坳
長至入作 内殿遇雪 丁亥歳
鳳直通明殿雲空雪片飛履高防失足憐濕畏霑衣
宮蹕傳來遠[illegible]管望不稀陽和通 帝德瑞白滿
皇畿
自 朝天宮還經海子雪甚有懷顧未齋
密雲迷辰光澄湖抱上方混鵝聲轉細礙馬路偏長
道護三陽泰花添兩鬢蒼高樓正奇絶清宴憶春坊
再集五賢堂次至日登山韻奉荅嵩野
路向高峯入筵隨落日開客憐今雨到人擬古風同

遠暝含殘雪新陽動蟄雷愛君清徹骨不爲看山來

題來青軒次韻

禪定無來往塵緣有送迎箅於冠蓋入先動塔鈴鳴
天近多仙氣山深少世情極知公爲國未問水雲程

次韻何仲默別鄭山人兼柬李獻吉

歲晚同爲客銜杯對別尊獨憐辭 帝闕不羨或王
門行計惟詩卷相思有夢魂南還逢李白悵望幾黃
昏

人日過徐子容

積雪霽人日苦寒欺客襟相看一杯酒不負百年心



劉向俱中秘相如獨上林共君回首地十載賦春陰

三日雪中入 内署

瑞雪三陽候祥雲萬里同鳳池留伴待鶴馭入群空
林花猶怯凍宮柳未禁風老覺才情減梁園賦獨工

與盛希道太史談玄二首

愧乏山林骨欣逢大隱人晴參言外意已識相中身
斜月前谿水微風別浦津青山誰可住春入柳條新

二

我有江南屋花叢掛月痕湘簾風不捲寶鼎火初温
仰面長窺牖低頭夕掩門千言難易辯無語向君論

謝類菴惠山菜數色

戢戢雲能把盈盈露帶溥琅玕難比色苜蓿正虛盤
百事俱堪做千金欲報難偏慚名未識細檢國風看

自忻州還度石嶺關

北望沙塲磧南來石嶺關遥山看圖合新水送潺湲
短髮蒼茫裏高情紫翠間曉陰渾未散暫此寄悠閒

予入晉以四月二日宿權店三日過南關抵盤
陀八月東巡還亦以二日抵權店是晚遂宿
南關三日午餉盤陀豈有定數耶

一飯盤陀驛青山是再來登臨殊不盡節物苦相催



樹色庭除古秋衣篋笥開天涯俱作客去住莫驚猜

萬善驛小憩

西山初出險南日正隨陽客路逢殘歲人情懷故鄉
河流看渺渺雲樹入蒼蒼天地留形勝中州古帝王

望日觀冰

十里湖南路連空入望遲日華流寶氣風景接瑶池
岸谷人間事冰霜歲晚知揚雄工奏賦羽獵想當時

井陘道中遇雪

三白豐年兆連朝瑞更多巖巒皆入畫郢曲況聞歌
點綴乾坤好調停節候和青山如好客乘興遠相過

入平定州

雪擁頹回馬山寒少見人歲長不記曆風暖即知春

永否謀生薄烟霞即事新此中有眞隱能望豈能親

曉發包家集

殘月曉猶上清霜春正濃背山過疊疊前路去重重

野店客期集沙村人力農中原戎馬地開更憶飛龍

東鄉長至 去歲至萍鄉

至日復至日萍鄉更東鄉長途雙客鬢浮世兩年光

水轉谿無路林寒夜有霜天時與人事消息看相將

露坐



露坐消江夜開簾納水風十年常作客百計若為工

星斗三天上鄉園大海東南飛烏鵲侶未必美冥鴻

自山南過宜妙寺復會周約菴小奠

深慰停舟待還承高奠闢雨中多寶樹風外妙高臺

老愛塵凝榻心驚夢破槐空門多意味欲去重徘徊

送顧願齋進表

有美文章伯樓船出漢嘉萬年　天子壽一統　帝

王家灘靜黃牛峽江回白鷺沙太官供　賜酒湛露

映流霞

習池

襄樊戎馬地山簡愛高閒勝事傳千古江流抱一灣

碧山羅戶牖翠篠蕩潺湲東望增鄉思　宸遊正北

還

登祭江亭

春深羊傳廟江湧鹿門山一上孤亭望遥空獨鶴還

浪沙明落日苔砌暈成斑耆舊登臨地高風乍可攀

東底驛乘潮順風北下

人生快心事風水送歸舟況復青山曲頻過碧樹洲

草深藏乳鴨波遠沒輕鷗苦愛觀風地終慙爲國謀

上虞道中



山海無藏秀乾坤有奧區土風兼百粤習氣近三吳

潮落曹娥渡天垂賀監湖畫船牽錦纜時復下菰蒲

玉山西下換小舟乘月

平生愛山水清興此宵偏兩岸爭開畫中流獨進船

星河相隱映波月共嬋娟又向灘聲裏珠明練倒懸

次韻送李都閫

相望極天涯兹行況近家弦驚雲外鴈弓卧壁間蛇

南國收蠻霧重湖靜浪花宏開仁壽域那致獻餐霞

常州道中遇雨

片雨江南路舟行幅畫圖樹頭勻著翠荷葉亂跳珠

秦望烟光晚晉陵雲氣孤所嗟舟子意露灑與泥塗

荊門驛逢張常甫庶子

忽報荊門驛俄傳學士舟喜來狂欲舞起坐病俱瘳客簡衣章改人家麥已秋風波自淹速意緒且綢繆

五言排律一首

夾馬營大風

不知遊子意正切故鄉情飄颻自南北颯飄亂噌吰撼樹動地軸飛沙迷日晶急流江故逆去梓布頻揖前途勞問訊舟子重論評觸日白雲舞浸空紅雨傾奬輢泥不度鵲託杪偏驚萬闕心疑動危峯勢若撐人間因苦樂天道任虛盈宋祖龍飛地　高皇虎脫嬰百年兩陳迹雙眼獨分明更發斜陽裏浮萍是此生



陸文裕公續集卷三

陸文裕公續集卷四

七言律詩五十二首

春分日大風

九十日春分一半四千里路長風沙寒衣欲變難爲客曉夢無憑數到家關塞每憐新過鴈山城深護未開花向陽賸有閒庭院滿意東來吹帳紗

大風

昨夜雨沙今大風美人高閣怨飛蓬掃除萬結渾欲斷梨花一株容易空豈是宋都過退鷁亦愁鄉信阻歸鴻江南茅屋吾所愛莫教吹捲瀼西東



早朝

聖人勤政百工良鐘鼓聲嚴夜未央仗馬但聞嘶落月朝鴉不見帶朝陽班成鴛鷺當　堯陛影動雲霞護　舜裳綏步歸來綸閣靜尚添官燭校文章

出北城與嚴唯中倪本端同行

天門積雨洗炎蒸日射西山紫翠層白髮先朝老供奉青衫騎馬向　諸陵幸陪鴛侶時相並欲挽龍髯卻未能流水稻田城北路去來吾記昔年曾

題函谷草堂爲許廷綸

表裏河山故國西昔人曾貫一丸泥逃秦客去雞猶

唱擬杜詩成手自題天際浮雲積紫邏夜窓燃火照
青藜卧龍未許終藏雨指點南陽是隔谿

對月

庭樹扶疎月轉陰烟銷畫燭候蛩吟隔簾秋色三千
里伴影離人一片心門寂紅顏頻對鏡帳寒清夢尚
揮金去年燕趙今吳楚指點明年意更深

送黃子和主事赴揚州鈔關

潮弄船聲發建康計程明日到維揚官橋夜鎖初來
客輦道春搖故國楊傍斗五雲常捧日横空一劍獨
飛霜政成不隔來年路儒雅風流日繞腸



秦淮漁笛

桃花新水滿江流一棹波連白鷺洲網趁夕陽魚在
貫酒隨村店蟻初芻高悵閒弄江梅曉古調遥翻蠏
竹秋幾度曲終湖正落有人指點說東遊

題陶雲湖墨花水仙

淡妝高韻北風寒傍水猶宜月下看神女誤遺金約
指良工新製水晶盤綠羅帶引風初定碧玉璫含露
未乾細檢畫圖知苦意春光不愛染雲端

子殤後一首

小巷深深日似年柴門寂寂掩風烟一川花柳春無

賴三五嬋娟夜可憐狼籍頭顱多殢酒飄搖魂夢但
高眠少年事業眞堪笑囊有殘詩近百篇

苦寒歸心愈切次胡可泉韻

鬢無楊震四知金手種桓温柳十尋殘菊傲霜如戀
容棲鴉帶日自投林閒來曝背猶堪獻驚起衝寒苦
未禁夢繞故閭春事裏烟波門巷落花深

晚泊

風濤滿目月黃昏晚泊澄湖獨樹村漁艇隔溪常宿
火茅茨臨水半開門夢從五夜多逢故古詩多夢故人人
過中年易感恩聖王如天司節候陽和須向歲寒



論

閏月廿七日雨雹圓如龍眼書異

亂颭明珠玉不如兒童驚喜走階除拾來顆顆圓相
並理裏星星滿有餘造物自應工變化陰陽誰為管
盈虛為農復恐傷農事細檢春秋起例書

丹陽孫思和東遊每當山水勝處輒繪為圖冬
夕過儀山示我光福一段賦此

有君畫裏泛扁舟今夕披圖數勝遊水面青峯七十
二山腰黃橘幾千頭帆開遠影江湖闊天接中流日
月浮試問虎溪橋外水為誰烟浪下蘇州

次韻白鴈二首

秋傳孤鴈過瀟湘人在高樓望故鄉顏色總㧾新變態羽毛錯認舊隨行關山雪後寒無影禾黍風前夜有霜羸得光輝照塵世久從靈沼近文王

來從星漢下瀟湘粧點楓林入醉鄉錦字傳情通萬里銀箏移柱送斜行溶溶月色憐孤影渺渺歸心滯曉霜堪歎楊雄頭盡白惜將羽獵奏君王

度太行而西多土壠所稷風物都澹泊自沁北行谿山間始見梨花道傍雜卉紅紫斑斑時四月二日也慨然有懷　京國舊游

一路尋春何處尋山中春色夏初臨依微楊柳風無力惆悵梨花月有陰陶宂尚存三代制耦耕應抱古人心舊游忽憶憐芳事雲路西南隔上林

夜集夏桂洲宅送崔後渠

無限高懷付酒邊燭花如爲吐紅蓮雨餘殘暑消簾幕月轉微風裊篆烟東閣大開留別客玳筵高啓列群仙不知今夕爲何夕疑在珠林玉樹前

和答胡汝載

瓊林珠閣不勝寒慚負時趨白玉闌獨抱琴書甘寂寞誰從花竹問平安沈腰巳瘦頻移帶潘鬢新添欲滿冠相對長安同作客檝詩特地勸加餐



和張甬川臥月書懷

可憐三五月嬋娟度榻穿幃攪客眠只照長安情不極共看千里意俱懸金波欲動江湖迥銀漢斜流殿閣邊萬戶千門深夜裏滿輝應爲搗衣偏

謁曹九峯先生墓

渝才巨筆更逍遙白玉樓成赴紫霄池上夢驚生碧草碑前人到奠芳椒陰森氣候還松蓋抒落年華但柳條多少漢朝金紫貴將軍只數霍驃姚

自天姥望天台

何處天台有石橋行人指點碧雲霄劉郎欲度何由得隱士難迴枉見招齋磬出林春滿永征旗繞澗暖烟銷仙凡咫尺空惆悵馬首東來客路遙

慈化早起喜晴遂發

兩宿僧房病後身高情聊與白雲親青山似畫開門少紅日如輪世路新吳楚地連多客戶瀟湘天遠有騷人南中歲晚饒風雨愛聽鐘聲報四鄰

雪後入　禁中供事

瑤翻層雪護黃金天上清寒分外深山遠　帝京開玉庫氣凝宮柳長瓊林鳳凰池畔風先合鵁鶄樓頭

月有陰雲物不須書異瑞秖占三白慰民心

郊壇演樂

金湧隄沙接鳳城西山晴雪照人明闕雁出郊依黃道臺殿凌空鎭太淸陽氣正凝南至日禮官頻展奉常牲　聖人制作覘遭際身到鈞天聽九成

禁中齋夜

寂寂齋心夜氣濃玉河西下鳳樓東忽驚凡骨留天上賴有仙僚共雪中蓮漏暗通風力勁瑣窓斜映月痕空大烹本爲牛羊薦鼎鼐調和愧未工

臘日嚴寒新製狐裘服之



六十一回經歲寒狐裘初試向長安南人不識千金價北地尤珍一腋看白盍已非前轍遠紫貂雖好策勳難衰慵尚戀　君恩重辦得朝趨候夜闌

丁丑除夕

門掩虛堂晝燭輝隔宵先自理朝衣氷霜遠道臨靑鬢星斗中天護紫微豈有涓埃報知己且將身世付忘機物情自與流年換今昨無勞論是非

別李時元下第

吳山蒼蒼共燈火潞河悠悠即去迹作可後期還磊落莫因遠適悲江湖晴風浪掟四月麥宿兩帆輕十

幅蒲南國詩成須早寄風塵淸夢客樓孤

和易欽之遊廣恩寺

春日忻逢水西寺入門無數香烟凝鄉園千里遠作客塵土十年終愧僧風光每向閒邊見山色試憑高處登未問西來栢子樹可憐淸沼玉壺氷

視牲

向晩郊壇第幾巡願儲精意奉明禋去來路熟渾忘遠西北山多欲𩂯春終見牛羊歌帝右未因鼷鼠變齋晨東風又遍天街草　御輦須憐碧玉茵

右廂齋居



槐影參差月滿空橋門雲館鎖重重齋心自覺春宵永瘦骨偏承夜氣濃北斗旌旗驚閃爍南郊圭璧莫從容相如最有凌雲筆恨殺文章草漢封

送陸艮翁調楚雄

長沙才調賈生同古郡滇南楚更雄萬里驛程山共水五更心事雨兼風極知駿骨㝡堪築未爲脩門懸騄工交契十年情不盡長安幾度別離中

分題燈下細書壽副憲盧師召乃翁

靑藜火底坐揮毫猶有蠅頭滿薛濤似與黃庭傳妙訣還將白練寫風騷懷人詩就石湖曉寄子書成劒

閣高見說方瞳今已碧更從天際送鴻毛

清明日半軒前丁香盛開偶題

小院迴廊曲曲深為誰頻結兩中心東風吹到第幾
信節序俄驚百五臨簇簇紫茸如可嘆蕭蕭華髮豈
勝簪故園買去開還早相伴溪梅水竹林

歸途再同林介立經行蓮塘

榜栧芙蕖一徑長未秋先已動新凉塵心到此消應
盡暇日來多儘不妨空翠拂衣山有氣柔芳過雨水
俱香千尋萬雉金湯地信有人間吏隱堂

送林以吉提學



泥封芝檢下青冥　帝輔　皇畿重典刑秋滿大江
雙畫楫風隨驄馬幾長亭滿蹊桃李含時內到處篇
章發地靈更向斗南占氣象雲開五色見文星

食菱

一曲菱歌江上秋畫船歸近望江樓北來物色渾如
玉南望鄉關第幾州風味疑從仙掌墮水芳曾傍錦
雲浮歲寒獨枉佳人惠消得相如一片愁

食酥疊前韻

瓊花凝露拂高秋玳瑁筵前十二樓軟滑不須論北
塞溫柔元自出南州夜寒錦帳笙歌細春煖金尊琥
珀浮惆悵清寒玉堂客得聞風味破新愁

謝順夫齋惠蓮實疊前韻

長卿病肺幾經秋繰餌頻須正倚樓忽枉新篇題玉
井渾如高詠借荊州細傾圓實珠璣亂尚帶清香玉
露浮見說功多心獨苦采蓮歌罷使人愁

疊韻答柴德美黃門

灝思芙蓉露下秋遠過王粲賦登樓時焚左掖三千
疏曾定山東一百州獨客琴書殘臘盡中天臺殿瑞
烟浮夕陽無限憑高興與汝同懷北顧愁

和俞園昌食鱸再疊秋字



鱸魚雖逐海門秋遠客思歸正倚樓張翰因風辭洛
下東坡乘月向黃州鱠成飛雪銀絲細目斷烟波釣
艇浮勝有詩筒報知己且憑斗酒慰羈愁

戊戌元旦早朝

曉日曈曨映彩霞先春欲綻上林花侯藩接穫朝元
旦　聖主垂衣御正衙楓陛天高嚴虎豹繡旗寒襲
候龍蛇　九重禮樂登三代四海車書正一家

早朝

宮井疎鍾曉色催五雲百和繞蓬萊優游萬國　龍
顏動森列千官雉尾開寶鼎赤墀籠曉日　玉音丹

陛隱春雷城鵶高拂扶桑景白玉橋頭侍從回

初試羊毦子有一端藏笥中者十年玆教內館
始製爲衣以禦北風感而有作

蕭颯頭顱感是非半生何敢愛輕肥相將歲晚看新
製指點年華亦故衣北郭嚴凝隨瘦馬西州辛苦到
殘機病來却恐渾憔悴且試休文舊帶圍

和宮端後渠玉亭賞蓮之作

玉亭清切五雲邊盆沼誰移玉井蓮來賞正逢初過
雨倚看須著半含烟何妨絕代稱君子准擬前身是
水仙四十年來同榜客一尊相屬醉花前



疊韻答嚴介谿賞蓮

紅衣翠蓋玉闌邊一曲新涼聞采蓮芳潤似擎金掌
露遠清疑惹　御爐烟主人元是瀛洲客勝賞真成
陸地仙別後難忘定何處一樓風雨五更前

恭謁　顯陵二首

曈曨曙色映祥雲臺殿巖巒錦繡紋春氣正濃連王
氣人文逾朗應乾文水知宗海千川合脉是皇龍五
嶽分願獻周原瓜瓞頌萬年長擁　聖明君

龍蟠鳳翥有餘奇　聖敎皇情無盡時華表欲棲千
載鶴靈風常滿萬年枝橋山弓劍瞻雲闕寢殿衣冠
展月儀地接三都中都祖陵南都孝陵北都長陵元咫尺天開一
統正雍熙

中秋月下懷高進之

湄溆虛堂欲暮秋故人青眼夜深留微風明滅漁舟
火四壁淒清戍角樓身世渾疑非幻境心期千載有
神遊庭前忽報中秋月踏碎花陰未肯休

送方矯亭赴南祠部

詞人南國古來多又渡秋江渺渺波兩地客懷俱寢
爾十年心契奈愁何鳥啼畫省常封印簾捲鍾山且
對歌後夜黃金臺上路鴈書頻望下星河



昨弘治辛酉南畿秋試獲識吳江錢廷輔廷佐
兄弟君聰珠駢璧文采映射心竊賞之既別
去無從聒言時時往來於懷今嘉靖丁亥夏
廷佐以扁舟訪予江村始知廷輔方應郡貢
去而廷佐先領正德己卯鄉薦矣轉盻三
朝垂三十載而予亦老矣爲之感歎次韻奉答

秋風一曲伯牙琴曾和鳴臯鶴在陰別後相思多夢
寐重逢今日是山林大鵬萬里須摶海駿馬高臺爲
築金見說松陵富酧倡直從皮陸到如今今吳江即古之松陵

陸文裕公續集卷四

## 七言律詩五十三首

遊儲芋西園池乘月夜泛

峯巒巖壑俯中流何處三山與十洲新雨不妨泥滑滑好風先送水悠悠鷗無機事迎人下客有高懷盡日留向晚星河迷上下笙歌燈火木蘭舟

縣衙隨班

幄殿高懸絳節朝龍紋浮動瑞烟飄地當東海開黃道仗倚中天切紫霄花縣千城臨禹貢華封萬口祝唐堯年時正憶臚傳裏玉筍金鋪具百僚



歲暮風雨中發藏書示楫子

歲寒風雨合江樓燈火樓頭數夕留新　命誤蒙吾已老舊書多在子須收星辰萬里搊閶闔寒環珮三朝侍冕旒抱得寸心終許國未應猿鶴怨林丘

三日雨後登儼然亭

蕭蕭竹樹夾溪深一雨初晴長綠陰眞意倘逢空老大野芳雖少亦山林好風似舊穿高榻流水如知繞素琴東去大江知到海為誰烟浪送歸心

寄黃希武提學

憶昔長安夾道居玉堂黃閣晚來初槐陰滿院或共賦藜火隔窓時校書歲月悠悠成浪迹烟波渺渺正愁予聞君咫尺騎驄馬病臥扁舟限所如

夏日樓居

小樓長日轉朱炎擁髻殘書手自籤性癖眞成文字蠹官清擬辦水晶鹽白雲出岫來當戶綠樹搖風送入簾却喜到門塵事少始知吏隱信能兼

火花次楊東濱韻

巧恐銖兩結根芽暗裏機關頃刻花風火陣中疑帶雨樓臺影裏半為霞催開始信由人力搖落寧須待歲華丈菊瓶梨俱爛熳好開懷處是還家



南溪

四面谿山如畫裏扁舟南下更悠哉薰風五月常先到梅花一枝偏早開茅作小齋俱背水月臨午夜獨登臺朝宗萬派俱通海逕向鄱陽一脈來

九日山居客至以大風不遂登高因次李空同集韻

澤國風濤鬱未開長綠病骨懶登臺無期遠客還能至有幾重陽得再來黃菊自應籬下看清霜如為鏡中催當年空負凌雲氣獨把茱萸首重回

春日齋居對雪

盡日風雲掃不開雪花如剪下高臺幾家菜麥香猶淺何處漁樵晚正來去路欲迷南過鴈餘寒尚阻北枝梅病來辭賦渾忘却慚愧梁園授簡才

病中簷外石榴花盛開

病臥高樓傷客心隔簾花發苦陰陰朱房宿露輝朝日碧葉穿雲映遠岑大宛移栽今滿地茂陵回首欲霑襟一枝爲插如年少愁鬢天涯不上簪

雨中宴莊氏東園留題山亭

洞中山石俯波光窓外林花薦野芳況有管絃相映發儘教風雨佐清狂虛疑四老烟霞地正是三江雲



水鄉我欲卜鄰酬望想自應圜社寄篇章

二日過唐橋莊

畫船如鷁水雲邊問過南溪五里橋行人渡口出復沒急鳥沙頭鳴更擢相携看菊畱茅舍獨往尋源隨海潮無限高情付江路林梢落日見漁樵

秋懷

斜風細雨滿蕉窓蘆葉蘋花繞大江潮上水痕魚六六秋隨天遠鴈雙雙破除俗累還高卧翻卷談鋒願豎降物色若教供指點青山合比鹿門龐

甲申元旦待漏入縣齋隨班

樓閣參差一水西攬衣猶自候朝雞葭灰已應三陽轉　帝座遥聽北斗低步入花封和雪動聲傳嵩祝倚雲齊太平有象　君王重天保詩篇手自題

春晴登樓

新晴樓館拂雲開萬瓦含風接上台短堞漸隨陽瀨長長江元傍海門來雲山疊疊春千里世事悠悠日幾回倚遍闌干思無限黃金誰築最高臺

鳳岡書屋爲寧波朱允升賦

鳳凰岡下結幽居能讀先人萬卷書手種碧梧深雨露誰題凡鳥到門閭楚狂空有歌相和阿閣曾傳事



已虛見說上林工奏賦白頭未必老相如

六日始晴

春日常陰到人日今年人日隔宵晴雍熙有象回天地鼓吹無能荅　聖明江上舊便高枕卧花間新辦小車行東風又動吳波綠流過閒居獨有情

有拳石類靈壁嵌崟可愛作盆池貯之庭中

湖上青山得共分映空搖漾綠生文下蟠或有蛟龍窟高踞疑空虎豹群雨後愛看封碧蘚月明如見吐游雲九華雪浪西題品願附蒼蠅尖第聞

送何鷹峯郡伯入　覲

六龍天上中興年五馬雲間早著鞭蓬閣九霄圖書裏衣冠萬國　冕旒前淮南臥治須台鼎宣室論才促　御筵試向王正占緯候風雲日月滿堯天

登南廣福鐘樓

百尺闌干倚暮鐘江流曲曲臥長龍望窮南畝棲禾黍天放西風吹菊松落日樓臺俱渺渺浮丘升擧自重重凌空爲盡悲秋興一上高樓與轉濃

晦日出城送葬曹啓東憲副

入雲城堞俯危闌石磴沙堤路幾盤滿目山光無近遠一番人事有悲歡聊生政可三杯酒進步何須百尺竿細柳幽花倍惆悵東風漠漠釀春寒



秋日無聊偶然作

問余何事每悽然尺璧光陰閱歲年舊書今存蠹穴新縫貂已剩鵠懸常餘孤枕還鄉夢頻乞東家買藥錢自信英雄須到骨業身隨處了塵緣

贈別尤宗陽還吳門

臨岐莫惜恨喑喑投贈天涯紙半函澤國鄉音三泖北江湖夜雨一燈南浮蹤去住僧留偈世味寒溫佛飽參歸去若逢人問訊文章可[illegible]

懷都下友人

梅蒸懸榻甚慵開徙倚堦除破碧苔短夢空遺蝴蝶化尺書頻問鯉魚來迷人芳草偏留雨極目浮雲忽送雷千里相思多少恨驅除無計且銜杯

喬白巖太宰家山留題在邇亭

晉陽文物上卿家小作江山殿歲華望到白巖明玉雪（相去十餘里）由來綠野鎖烟霞雲窗覆奕傳仙譜石室藏書帶相麻同是登臨還在邇遙尋何用訪丹砂

廿四日曉發平樂白巖追送山行數十里中途微雨有贈

山中秋色半陰晴上相肩輿許並行別有歲年悲短髮（與白巖別廿三年矣謂予如昔但髩髮有白者）老無文墨愧諸生細談舊事兼新事還聽松聲共水聲珍重桑榆最名勝龍光咫尺是　神京



青院池亭忽有玄鶴下集因養于庭

橫空一鶴下危闌隱隱丹砂變羽翰疑是歸鴻須繫帛莫將野鳥誤稱鸞青田到後雲天遠北海從來歲月寬（白鶴千年復化玄）欽咏漸馴宜試舞客衣偏感化長安

東阿道中對雪

天爲山行借雪看路隨天遠更漫漫詩成驢背偏如意病後狐裘少耐寒投簡有才懷帝子折梅無使寄

長安惟餘一片郊原與白馬翩翩兎窟乾

和陳中川秋漿東關寺

太原城畔東關寺合讓元龍獨倚樓回首風烟成隔歲當時遊賞正高秋黃花破帽寒猶戀紫塞浮雲晚更稠今夜燈前聞古調三巴最苦若爲酬

發平潭

流年如水客程遲又是王正第二朝關塞極天三晉國風烟入望五雲霄名山有副藏遷史擊壤無功頌帝堯千里不妨隨驛使一枝聊自寄鷦鷯

送胡汝載丞武昌



詩律從來徹骨清哦松端不負兹行星辰南斗占郎位江漢西來抱縣城鸚鵡洲邊芳草合鳳凰臺上遠山晴秦明門外衝寒別欲折梅花重有情

蕭海釣文明先生挽詩

朝野名傳翰墨餘白頭空有讀殘書南荒秋早逢搖落四海人多問起居塞下當年曾失馬釣絲終歲竟忘魚入哀此日還成賦慚愧先生識面疎

連日遲李獻吉不至有作

幾日都門長者車風塵不見正愁予只今對面還千里何處相思有尺書秋色天涯催客暮山光樓外爲

誰舒空歌杖杜回長嘯終愧緇衣歎索居

西堂分韻得新字

帝里風光屬小春播門高燕集嘉賓城臨北斗看山近人愛斜陽送酒頻億昔園南同作客相逢回首各傷神情深渾欲忘歸去怕見樓頭月色新

安鴻漸贈詩兼惠紅酒狐裘途中和荅

恭承 帝遣出詞林珍重高懷抵萬金醇酒已從心醉後綈袍何止故情深秦關日月時分照燕海風雲忽送陰一路畫圖隨馬首據鞍聊得繼高吟

寄曹孚若



憐子獨住神仙府憶爾清齋御史臺月近上元如有喜賦成郊祀愧無才香飄 御輦和雲度寒勒宮花作日開已覺歡聲連萬國更瞻佳氣滿三台

送何文徵赴開州

江東文藻竟誰如新綰銅章左佩魚天上風雲元咫尺兵前草木正蕭踈烟樓夜遠三刀夢露冕春行五馬車便欲修成循吏傳即看名滿薦賢書

番陽察院課種竹

偶來種竹當公事此去成林知好看春雨龍孫過墻起月明鳳羽滿階寒恍疑臺殿臨淇水旋着闌干護

石壇欲報所思頻悵望自將顏色比琅玕

宿常山集眞觀

病懷自愛尋山懟面面芙蓉映遠峯向晩樓臺樓宿
霧報晴鐘鼓動秋風千里地脉閫關北八月星槎浙
水東懷國望鄉俱不極一龕燈火翠微中

途中見縣祭迎春

綵幡銀勝颭微風塵影人聲蹴踏中殘歲雪消江□
外一年春到海雲東文明有象占天運草野無才□□
化工須信烟波通雨露輕陰催煖護眞龍

遊武夷



清遊妙得此山中一度來過一不同泉石烟霞時上
下陰陽昏曉自西東溪流九曲層層去雲鎖千峯面
面通向晩天風隨仙樂月明知是武夷宮

秋曉泛九曲

縹緲烟霞曙色分蓬壺玄圃只徒聞丹崖倒射潭心
影錦浪初生水底紋合有仙靈藏蛻骨定無富貴築
浮雲擢歌九曲應誰和獨倚秋風弔二君

遊歸宗巖

異境靈源閟復開直從一水接三台閫山形勢何如
此朋輩登臨有幾回片石隕空風出洞孤松架壑□

聞雷白雲已滿層臺下雲裏更尋高處臺

次韻答蔣石渠大參

得陪驂從出城遊兒愛烟嵐向晩收楊子何心能頌
莽仲宣無計且依劉林間鳥鵲聲急□裏江分燕
尾流酒量近來因病減令人苦憶醉鄉侯

長至班罷

歲晩滄江客未還履長冠冕尚隨班五更滴水浮銀
箭千里瀋封傍雪山舊典歲修知　國體孤臣身遠
憶　天顏新陽一脉須調護環珮歸來學閉關

出北郊候客因入金繩寺獨坐



初過城陰駟馬橋綠溪水竹正蕭蕭得閒自恨流年
晩愛客渾忘去路遙風捲旆旌驅陸海天寒樓閣霽
烟霄南中景物長妍麗囊底無勞歎皁貂

病後閑闢

萬里橋邊萬里身西風搣搣髮毛新天應憐我長羈
客事到求名始累人滿院蒼苔行省宅一川黃葉大
江濱少陵老去多秋興且傍雲山結四鄰

次韻酬衞淮川

□良眞倚玉爲林虛負知音愧此心世路百年風浪
迴天涯雙鬢雪霜深依依別思俱通夢藹藹奉雲欲

化霖拋却簿書山水裏停驂時得和齊吟

遊烏龙寺

插天一柱障東南高下僧房共佛龕巫峽地靈勞鎖
鑰峩眉天險隔烟嵐常驚虎豹蹲蒼莽疑有蛟龍起
碧潭爲問魚蟲箋爾雅景純曾此事幽探

閶門登城晚眺

雉堞雲平臨北斗橋門流水接西湖綢繆巷落縈鉸
火輪轉東南鎖舳艫西子館前多半夏越王臺下有
靡蕪晚烟生暈溪風靜欄楹千家入畫圖

京師寄姚玉厓



十度書來九不酬近傳宿館是蘇州文章合動群公
賞山水眞當萬戶侯未見故知能薦馬但聞東道暫
依劉相思又上金臺路滿地西風吹暮愁

寄汪思雲

白玉堂深午漏遲黃山高處倍相思人於鶴背腰纏
貫心似蛛絲手論棋聽雨樓頭眠較穩望雲天際立
多時十年萬里常爲別稍對金臺一賦詩

壽汪思雲六十

黃山六六歲華新綺席宏開進八珍手捧千金作義
事眼見四朝臨 聖人尊盟愛結煙霞侶驍爽偏宜
竹樹鄰天上長生先詫籙共君華髮守松筠

壽汪思雲室余孺人七十

越山高處入青雲仙里華堂啓壽尊日映萱庭花晚
翠風含椿樹露朝新筵開綠曙重茵席濟鎖斑衣五
色文從此鶴齡齊廣節會看花誥玉樓春

陸文裕公續集卷五

七言律詩三十一首

送皇甫子循謫黃州推官

雪堂舊路君重到赤壁文章五百年一向東曹分郡擻郄從南斗望台躔流塵遠道征袍上宿雨清秋客鬢前明發大江過夏口中流應有濟川船

華侍讀鴻山以紅氊紵靴相贈奉謝

紫氊縧履慰新寒 扈從秋 陵路幾盤飛舄空傳雲外到舞裀不數堂中看著來紅軟身先健臥對青山夢亦安情似綈袍人似玉滿懷瓊玖報應難



劉都閫以紅花本見貽

才賞名花當送春移根西向伴吟身為誰池館能憐舊到手風光又斬新謝令空題紅芍藥杜陵偏感白頭人公庭事簡餘芳草留取青枝襯綠茵

秋初望西山有霧氣如雪偶成

日照西巖曉霧封恍然遥對雪山峯奔波十載有萬里雲水半生知幾重天上樓臺新雨後長安風物早秋容長邊館閣慚無補日近烟霄五色龍

送劉甥兆元會試

天府春色採支來遠送魁春折早梅江上形容吾老矣望中臺閣子行哉科名莫以文章小甲第須掄將相才記得當年登科處黃金城闕杏花開

自睢陽入梁有懷何鴻峯憲副

雲間遂作三秋別濠上相為一宿淹人世百年悲喜共客程千里雨晴兼棠陰鶴乳思方去玉節金符令更嚴後夜梁園回首望鼓城山月水晶簾

送王禮侍思獻 冊封

八座清嚴玉署寒新持龍節下雲端分封典禮存周制奉使威儀視漢官南斗文星占氣象北堂萱草慰平安還 朝正築沙堤路看草黃麻墨未乾



次韻徐登州留別

相看把袂又微曛春燕秋鴻各總群江上不題鸚鵡賦潮州應少鱷魚文 先皇賜第 恩如海五袴歌聲響入雲一柱朱幡更東去行春空谷馬蹄聞

送劉德徵赴夔州

昔從夔府望京華今去江南萬里賖亦有詩篇如杜甫莫因辭賦弔長沙人從五馬憐春色地接三巴切暮笳 天子正思甦遠郡長城時見倚雲斜

利路紀雨八首

自廣元至柏林驛道又旱得雨口占識喜

甘棠寔恐負初心時雨何期更作霖行處萬山鶯薄
暮望中一片見濃陰飛揚豈爲催詩急飄灑終憐潤
物深安有隨車方往轍虛煩父老沸佳音
抵保寧是夜雷雨大作明復晴霽出謁文廟
遂由城北門過社稷壇轉入西門禮城隍
神拜張桓侯墓復出南門觀浮橋廢置乃
自東門還分司疊韻
慰却三農渴望心通宵需潤已成霖客盤鳥道清新
看雲護龍湫散遠陰賜雨極知天意厚節調空感
國恩深蜀川花鳥今無數隔葉鳴鳩多好音



自大寧至瀘溪館小憩復有雨意遂再疊前韻
瀘溪已入順慶之境以未忘閔雨故附之
利路云
兼程計日竟何心聊慰蒼生久望霖疊嶂溪山千里
道蕭蕭竹樹萬家陰閒看行蟻占遲蚤試策新秧問
淺深五月南來多沐氣併將風雨佐虞音
自射洪適梓州雨候同栢林驛三疊
人心盡處合天心消得巴渝三日霖自信本來調水
旱却緣底事怨晴陰雲封蜀道千山重江到瞿塘萬
里深舊是吾家歌吹海（放翁自蜀有十年歌吹海之詩）買教絃管織

餘音
午後微雨明早發中江新漲壞橋拏舟而渡
始知四郊得雨甚渥四疊
泉聲曲曲度江心知是前山雨化霖巫峽風烟天漢
漠巴渝歌舞晚陰陰春回羅稏連村合涼沁芭蕉到
骨深聖主中興多法古宜王雲漢有遺音
予卜以六月十一日履任六日到省中諸公
憂旱甚勤九日晨入撫院遇雨未愜十日
雨如傾注未已喜而五疊
飄蕭竹樹動鄉心却是西川雨釀霖水繞巴江流漸



長雲來巫峽氣常陰不妨栢涵參天下復愛棠棲隱
地深欲爲吾民歌帝力陽春白雪有餘音
十日晚同朱秋崖憲副鄭海灣少參同齋夜
分禮成星月朗然厥明有事公室小宴時
得雨六疊
好雨知時慰客心須將滴瀝比甘霖紫薇花下涼先
動翠栢叢中曉更陰賦就漫誇神女麗夢回巴感
聖君深遲憐谷口躬耕處試聽康衢擊壤音
十二日復得雨大足七疊
汲慚虛名愧此心且成三日雨爲霖騎聲一夜喧郊

潑雲氣千峯結晚陰喜極翻嫌歌管脆病餘渾怯酒
杯深窻前最愛芭蕉響疑有人傳太古音

送徐伯臣出令奉化

徐卿家世更能文新綰銀章下五雲龍種擬看究龔
北牛刀聊復試雞群氣横湖海神仙侶坐擁江山錦
繡紋欲向風霜占大節却從氷蘗樹奇勲

送王世美出承天寫碑

江漢星分本上游中天一統帝王州時膺壬氣蟠
龍虎實有文光貫斗牛詞客曉從三殿下筆端人擬
五雲留丹青琬琰俱能事延攬登臨總勝遊



十一月二十日次太平驛見梅花和謝僉憲邦
正璧間韻

山雲黯黯復冥冥釀雪為霖總未成忽見梅花如着
意即看詩草可憐生月來粉蝶渾無影風度黃昏似
有聲況與歲寒期更早玉人消息最分明

次韻荅介谿 志榮遇之處

風雲肯護六龍行慚愧 恩題翰學名碧漢遥憐通
閣道翡流元不隔蓬瀛尚餘忠赤供趨向豈有文章
佐 聖明幸傍紫垣占象緯泰階平處玉為衡

次韻荅霍渭厓

西望蓬山紫翠鋪蓬壺瓊島切清都仙才何用東求
海王會仍須繪作圖金榜日高懸五鳳玉河水滿浴
雙鳧遭逢若論 恩波闊愧向瀟湘萬頃湖

送鄒東郭學士赴南院

手綰銅章白玉堂天南星斗避文光清華官府真仙
界佳麗江山舊 帝鄉擲地賦聲添紙價傳心書法
長秋陽河堤待築還 朝路雙闕天連一水長

南還途中有作 是日長至

兩日出城重作客一年長至馬蹄中履霜夜展東陵
祀到海山迴萬里風平望歲華趁御柳南來王氣滿



珠宮何人寒谷能吹律正見祥雲映日紅

潞河候水次張石川韻

心同野鶴恣高飛學得屠龍與願違魂夢九天雙鳳
闕江湖滿地一漁磯安身已辦烏皮几稱體新裁白
苧衣賴有河邊同載客不應林下見猶稀

和荅陶南川兵侍

片雲將雨過西山望斷東歸水上灣海近似聞龍臥
起天高不礙鶴飛還桓公老去琅琊樹白傅歸來洛
社閒更遣餘工擬叢桂案頭湘管紫琳斑

青羊宮餞顧順齋即事

青芊翠栢白雲阿又是春風一度過宿霧欲收初露晃餘寒猶在薄俵羅行邊巷陌流塵遠物外樓臺勝事多無數鄉心山水隔酒闌重與聽驪歌

壽顧東川表弟

春明絛戟錦衣鮮近捧丹符下九天標柱舊題酧駟馬繡筵新啓集群仙人如白玉臨風樹袖有黃庭煉石篇無限韶光正明媚杖藜携酒過東川

廖學士鳴吾孫園之招席上和曾都諫曰宜一首

偶借春風半日閒來尋綠野共開顏蒼松翠竹含新雨金殿朱旗對遠山勝事已傳豐沛裏高情多在水雲間玉堂青瑣俱仙侶文雅風騷莫放慳

和姚尚芙龍山會詩

金錢片片籬邊買得天家一段秋橙橘飽霜黃樹頂芙蓉印水茜江滙縱橫數陣飛歸鴈欸乃一聲歌牧牛人世都來能幾日牀頭詩債會須酬

老母自八月末失調至于十二月逾一時六日始離牀褥扶杖引步負暄弄孫于簷下若春木向榮朝暾屏翳前十月廿八日爲誕辰湯藥之中惟焚香告天不得備禮是日乃取庖



酒拜獻闔闔相保得遂母子姑婦之歡因志以詩

蕭蕭雪鬢病餘深半倚蓬窗尚擁衾教子揮金酧國手抱孫低語調鄉音恐餘舊日空明鏡喜是今朝捧御簪重覔斑衣補春酒長箋題遍鶴飛吟

五言絕句四十七首

十二日試燈

三五近春宵長空萬里遙預祈華月滿先借絳燈燒

漫興二首

兩兩鳥對語翩翩燕又來草堂渾似昔時有好花開

二

簾紋青窣地橋影碧涵波江館騰騰路漁郎欸欸歌

初夏八首

雨打蝸牛篆水回科斗文芊夷花正發咄咄欲書空

二

竹粉輕過院秧針短出湖瘦節妨草耳高服距山腰

三

行蟻醒槐夢游蜂靜蜜衙嫣然成一笑更愛雨中花

四

散步常依樹高眠且枕流北窗陶令宅南國庾公樓

五

雨意初蒸暑林聲已變禽兼旬斷來往無日罷登臨

六

竹閣開林樾蘭舟過石塘歲年占五穀風物近端陽

七

雨歇鳩鳴午風行麥送秋村村雞犬裏疑有故時侯

八

晚潮常帶月夏雨不過田身世江湖裏人家水木邊

敬亭

竹色寒不改綠陰常到門年年春雨裏簡因長龍孫



思亭

杉檜鬱參天山深含紫烟秋高霜露裏落葉滿亭前

醉窩

愛酒不愛醉酒深如有神同來送日月無奈獨醒人

觀水碓

閒棧茶商籽急水激飛輪桔槔已多事愁殺灌園人

西巖詩有序

西山在今都城之坤隅是中多巖岫洞壑之勝都閫劉君世臣奠産也嘗遊其地愛焉即以西巖自號雖宦轍四馳人稱之必曰西巖云西巖本出揚州之族與予俱爲南人同宦西蜀有鄉邦之好爲作西巖好七章贈之所地可歌不必在金臺之右易水之左也

我愛西巖好桑榆一徑長巖突奇欲採攫落任風霜

二

我愛西巖好風光足大觀彼波分太液咫尺是長安

三

我愛西巖好三台接九天何時飛闕裏東海看桑田

四

我愛西巖好龍中動八荒五丁翻地軸一矢射天狼



五

我愛西巖好居延出酒泉星流白羽箭風吼紫金鞭

六

我愛西巖好川西與浙西林逋湖上興杜甫峽中題

七

我愛西巖好他鄉說故鄉揚州迴鶴背燕闕射龍光

辛丑歸途中絕句五首

忽憶乘高蹋因知逝急流陶潛初能令李廣不封侯

二

吾鄉餘長畝家嚴具敝樓舊巢飛燕子古壁

三

椰徑縈隄曲柴門逐水開無心詩出處有客賦歸來

四

四十年前路三千里外心人生幾兩屐開處萬黃金

五

畏影常依樹尋盟每閒鷗天邊孤竹國雲裏仲宣樓

過宋玉墓

楚國餘文藻當春過故丘爲君悲不已安敢向高秋

和蒲汀 題陵道中柳陰小憩四首

花霧濛濛遠山雲冉冉高壇陪金紫客時覩赭黃袍



二

寢殿祥雲合山陵王氣高風光饒帝里春色滿鳳袍

三

路細青山轉天空白日高同來三居從碧柳陰朱袍

四

天子回頭路風雲北斗高穿林迴雉扇度嶺耀龍袍

和安鴻漸登樓曲

團圓三五夜待月上高樓誰知風共雨又妬一年秋

方春野撫詞三首

春野依然在春風依舊來去年巢裏燕不見主人回

二

楊子談玄宅陶潛漉酒巾一時俱寂寞愁絕不堪論

三

樹邊滕王閣溪流徐孺祠昔年遊賞處花落雨絲絲

書扇寄李百朋

鉤浪生春水茅亭盡日孤十年身不病天遣共江湖



詠石七首

呂公 中峯有一石狀如呂公

呂公本俠士詭稱回道人黃金亦可變誰云非法身

簑衣眞人 石枝耀縷一冊若簑衣

眞人已忘我猶著雨簑衣一朝塵刼盡風雪不知歸

麻衣道者 類衣人石紋若麻積

當年錢若水寒夜擁爐灰若是公侯骨定應期不來

邋遢仙 形骨呂修不受束縛

古來神仙侶均爲柱石材得志有廊廟有時居草萊

劍石 背呂公而立遠石劍

葛陂化爲龍八公亦鍊石借身遠報曾疑血令成碧

紫雲

積翠競萬壑孤頑自離群因風欻欻墮夕陽明夏雲

紫芝峯

采芝堪療饑煮石亦可餐悵望商山老浩歌蜀道難

題江海看雲卷三首

南有一片雲因風墮東海彌天作霖雨望之若可采

二

海上會看雲飄飄迥不群披朵紅日近錦綉總成紋

三

吾看句

我愛看雲客江行復渡江東風一夜雨夢遶紫荊總



陸文裕公續集卷六

陸文裕公續集卷七

七言絶句七十首

春日遶客即事

春陰漠漠晝沉沉度嶺穿林深復深闌路望窮人正

去野花開處鳥能吟

漫興

水郭江村不受塵性將石竹伴閒身玲瓏滿月看雲

骨瀟灑含風對玉人

登樓

掉臂歸來萬里身倚闌無數物華新細尋往事知多

少我是明年五十人

雨窗春興

泉石烟霞共此身總於春雨長精神窗前更有芭蕉

樹一夜輸心似向人

題畫

溪山疊疊雪初寒江水悠悠一釣竿着得羊裘竟何

益簑衣和月下前灘

晚放舟東波

偏舟搖蕩滿雲東疑有神仙向碧空製得六銖衣試

着新涼浮動一襟風

題陸封君怡梅卷

我家放鶴坡頭樹種近西湖處士居獨板橋邊山十里杖藜來探雪晴初

吳江長橋奉和遼憲副老

長年此地往來過風景時時付短歌千尺卧龍如未起水光山色奈愁何

買得一小舟往來江上題曰水晶宮

三江西下五湖東風月烟波四望中我買一舟輕似葉分明搖動水晶宮

槊居



標排甲乙位高低愛殺山翁手自題多少黃金教歌舞落紅空濺雨中泥

客至小酌花下

客到東軒慰病身嫩凉天氣露華新人生有酒花前飲酒色花枝俱照人

春日雜興

惜春無計爲春留獨倚元龍水上樓無數飛花隨宿雨海門東去更東流

題屈庚誠雪竹

蕭蕭雲物滿堂寒屈老風神向筆端帶雪琅玕三百

簡蔣家徑兼見袁安

爲方思道題畫眉折枝

中山紫翠護層層合起高樓對雨凭愛汝一雙花底鳥爲春啼殺海棠陵

張仙斜

驂鸞歸去是何年覆釜山頭有菜田名姓却隨丹竈在縣人相對說張顛

重陽後六日登鏡光閣五首

層層樓閣俯京畿一帶清溪白鳥飛直北長城千萬堞江山如此美人稀



天涯秋色倍思家南雁歸來燕里沙今是重陽第幾日登高無處問黃花

曲闌矮几坐晴波柿子胡桃落葉多爲愛城西好風景相期一日一來過

匹馬來尋水西寺春風憶我慣曾遊壁間題字悲歡共簾下爐烟盡日浮

城外光陰日易斜城中車馬足風沙此時極目登臨意猶有雲山幾片遮

送楊百川赴南大常典簿

南國容臺我舊遊淡花疎竹映高秋送君秋日容臺

去無限鄉心逐水流

寄龔錦子

春風三月滿汀洲來看瓊花憶壯遊二十年前文墨社思君不見過楊州

任城題楊閣直夫泉香書屋二首

水紋花氣潤精神疑是成都賣卜人傳得一區楊子宅藥苗間洗雨中春

常山人家盡不如君家宛在畫中居草堂新開何所有半貯參苓半貯書

崇法寺刻竹

養花天氣帶微寒林下輕烟製月團忽過僧寮題竹坐春醲如酒對琅玕

馬嵬

秦關山勢拂雲來才過驪山又馬嵬今日豈知當日事解花含笑為誰開

予素不能飲酒昨至成都僚友並勸予獨燒酒云可祛暑濕也命家童以蜜和之初吸半酸漸至引滿後能加一酌極有効自後每晨起便飲飲之懷沖和與年少時嗜酒迥異不意老來始知其趣乃爾日飲兩三度陶如也家



童為喜謂自飲酒來顏色頗異竟於此將有所得耶笑成一絕

向來酒醆太無緣多負風花雪月天今日天公憐老大放懷加量到西川

都司紅蕉為逸騎所傷

粉墻高映綠成陰待看紅芳雪裏深一任摧殘付蹄齧人間何限惜花心

桂洲夜宴出青州山查膏

南珍盧橘與枇杷北果紅林帶晚霞清潤入脾消酒渴甆甌如雪更宜茶

張西峯少參以詩促曆次韻答之二首

幾時不見張公子風調才情正可人頗怪歲寒催短景為君遲送一年春

秖辦送迎酬過客那知城市有閒人何須風曆看時令才有花開便是春

病起獨坐東堂

病後光陰迥不同怯寒些些怕當風不知短髮今何事盡點霜華入鏡中

來青軒和王溪韻

磴轉峯迴年夜年占賸喬木暗流泉西天正在西牕

外一片丹青落照前

送人往姑蘇

春病春愁撥不開欲因東海望蓬萊扁舟不得從君去同上姑蘇百尺臺

嵇忠穆墓

滿川花柳闘春分城日初高艷綺雲恩怨一空人代换道旁猶表侍中墳

曉過戲寨

壁間黯黯路漫漫茅舍雞聲夜向闌浮世無端渾似夢春來客夢更無端



題西域圖

自從博望通西域唐代諸家最盛強今日玉門關外路不須請組繫名王

自劉元海唱起中原則致契丹金元之盛防微杜漸令人三歎息於徙戎一論也西北諸胡回族尤黠驁猛嗜慾出於其性此圖所繪頗得其情狀於丹青之外蓋錦衣沈君所搬展閱之餘不能無感於近事因書一絕其後云

題竹送王秉哲

平安不用報泥金春雨龍孫君過林忘得清風滿人耳汗青留秘玉堂深

題雙嶼

水面波心相對開海門西望妙高臺不須更問蓬瀛路獨棹扁舟自往來

題畫鷹

素練秋高草樹枯來從東海勢應孤卽看一擊還千里更愛凌風不受呼

雪後次西峯韻二首

長安旭日照西峯照見峯頭千尺松龍甲虬枝風鬣動蒼顏翠色露華濃



獨上高樓望雪峯有人卧雪伴長松不知門外停車蓋鐵被敲稜聽正濃

題倪雲林畫壽齋詩博壽唐龍江

倪郎逸筆壽齋詩博壽龍江海鶴姿如此山林歲寒節便拚千丈髮成絲

題黃斗塘詩畫

飛鴻雪跡為誰留筆底青松走翠虬憶得縣衙公事散聽風聽雨水西頭

送傾生文美遊瑞安

碧峯黃葉釀高秋滿架圖書手校讎曾見說遠遊南海去好隨龍氣望瀛洲

題馮會東雪竹卷

強項折腰還一時要看雪裏兩三枝春風桃李花無數白白紅紅吹又吹

寄南莊

相看無限故園情獨倚西樓向晚晴秋水一奩天上下荻花楓葉隔江城

贈董子元

汝家舊業天人策漢室公卿第一流猶有箕裘待華



胄杏花春雨曲江頭

題畫堂

樹背殷勤祝歲華短鋤將雨護春沙朝來省識丹青意留取堂中日日花

題畫寄陶良伯

東谷先生谷水東黑頭歸去五雲中門前五柳今如許不負陶家有祖風

題悅茶卷

水竹交居事事宜更將春思闘槍旗分符調得中泠到未放松陰鶴步遲

予與龔鎦子別凡十年矣丙戌冬初再得書不勝馳想題此寄之

人間真有揚州鶴海上寧無青鳥書一紙應須萬金價相思又是十年餘

題馬麟畫蘭

秋風九畹正離離畫裏相看一兩枝欲寄所思無奈遠間拈湘管對題詩

梅雪絕句三首

嶺南多梅卻少雪塞北苦寒花絕無爭似吳峯千尺白暗香疎影兩三株



主人亭子青山曲雪護梅花傍綺疏扶起隔宵淹酒病裹頭袖手仗消除

淺沙細水獨相親無賴飛瓊妬早春本是玉肌偏耐冷捲簾孤負惜花人

挽人失偶

春辭原上花鈿兩鸞去臺空鳳獨飛寒夜燈前開故篋不知淚滿舊縫衣

題竹隱卷

拋間緣謝畏途短床方簟竹間鋪睛餘滿地西風後亂掃枯枝下酒壚

前十年顧豐堂曾識金宗魯後十年宗魯之子
復至江山如昨而余已老矣不知今吾故吾
寧何如耶漫與一首
曾看老馬五花紋驥子風神又出群世上驪黃總相
似不知誰為掃千軍
過溪莊留題
漠漠平田水漫流溪莊端合雨中遊主人愛客千金
詩報爾天香萬斛秋
謝何登之惠玉蘭
揚州何遜最能文江水東流隔暮雲我有好峯三十
六玉蘭花發正思君



陸文裕公續集卷七

# 陸文裕公續集卷八

## 序八首

### 贈楊司封仲玉序

我 朝兩都並建士大夫宦歷同謂之 天子禁近之臣自北乞南者著例輒聽其去非獨以便臣下之情亦以養廉靜之操也自南入北者必以薦拔遷擢論不得自乞其法意微矣楊先生仲玉以桐鄉令五月試開化三年政成入為刑部主事閱三月以養母便乞南改吏部主事去予方卧疾于家聞而慕之及起告來先生之子兵科給事中士宜以行卷請叙先生之行也予不及送顧有言焉及讀少宗伯東江顧



先生所贈序稱楊氏之先世積善于己獲報于天故先生兄弟父子之間科第人物聯美並秀為一時郡邑冠昭乎天人之際可以勸矣予何加焉惟昔往歲以使事過三衢方是時先生令開化適群盜發饒信閒而開化當盜衝先生亟請城焉既得命親閱版築屹然保障而開化可守矣巖村者開化之間道也先生瞷其地曰僻而捷請守焉上官不以為然賊竟由巖村口入賊既入開化間先生據城不暇寢食者凡六旬獨以恩信招集勇敢殺賊甚衆及上首級歎曰

殺人以成功名吾不忍也卒爲有力者冒去以得賞賊旣退殺掠慘酷居民凋耗上官欲按舊籍定賦先生曰亡者民也存者籍也亡者實存者虛以虛存徵實役其何以堪吾又忍爲之遂躬歷鄕鄙閱實口數以新籍從事余採諸道路之言如此復訪諸士大夫皆然予竊識之今得牽聯書諸簡末使後有考焉先生蓋勇於爲善而獨廉靜於進取者耶楊氏之獲於天者宜益厚矣則是行也果不足以盡先生而足以爲先生賀先生之兄伯玉憲副與予爲忘年交憲副公直諒不喜人諛佞年未及而身先退廉靜之操尤



爲卓立夫屈伸進退之間君子所以與道消息者也余無似不足以與於此士宜幸有以質之

縣侯張八峯考滿序

嘉靖癸卯八峯先生令上海之三年　今上皇帝中興之二十有二年也仰惟　皇上深仁厚澤浸漬海隅而綜核之法精我侯以宏材碩學輔理赤縣而循良之政舉蓋千載一時也侯舉戊戌進士有聲當道者器之試令於海海東南壯縣素號難治侯之令海也先德教而後政刑敦本實而汰浮冗嘗有言曰使吾有赫赫之名吾寧徐徐之爲愈也使吾爲快心之舉吾寧遲志之爲務也是故一年而道行二年而信孚三年而化成海之爲海亦旣改觀矣今獻績于

朝當爲治平第一侯自此升矣夫君子學成而仕患無其時時矣患無其遇遇矣患爲他奪而業之不能竟也我侯身際　聖明適合當軸而又實以三年之俸階志遂而業成上獲而下得可不謂千載一時也哉十日戒行邑之士大夫相與餞之江上有爲達才之論者曰侯豈百里所能淹哉司封駁持諫諍以左右　天子發舒輔相之業吾海上固桑鄉也有爲留行之計者曰天下一縣之積也使侯之道行必有轉



移感應之機風動阿衡猶運掌也兩者不能決以諗于深深曰皆是也凡人之情有愛之者則不忍其去有望之者則不顧其留雖然大小則有間矣與其私於一方孰若公於天下八峯其行哉昔王文正公子明宋之賢相其送薛簡肅之爲轉運也曰東南民力竭矣薛公一奉其言爲世名臣竊意當時文正深居廟堂之中未必親覩東南之實且眞仁之朝宋事將非矣願宰相一言雖百世猶頌之惟我　聖祖肇基淮甸　皇上龍飛江漢東南氣勢豈前代所敢望哉況今天下一統幅員萬里又無燹寇興靈之役中外

臣工注意根本之地者議謀迭出海實東南之一邑固在祉席之上矣但今日之事則我侯之所身親目擊者也侯亦有意於文正之言否耶今　制凡考滿自外入者先上其事於考功考功殿最之乃上其事於天官卿天官卿殿最之然後上其事於　朝　天子親殿最之其高等則有　錫宴賜物之典或有面對輪召之舉侯時在列倘以東南民力關於　上事有所濟則回天沃日之功又當出王文正之右矣是誠千載一時也侯唯唯起與揖拜而別御史顧君定方輩亟擬以告諸士大夫曰古者行必有贈禮也斯可以爲八峯贈矣請書于簡



## 鯉庭雙壽序

嘉靖甲申歲秋九月未盡一日董徵君三岡翁初度辰也寔開六袠配孺人氏宋同焉翁孺人有德德翁與孺人者咸以雙壽壽翁初翁屢舉子輒不育昨歲始得男男甚偉長必後董人尤以爲仁者之報進士董君羽用既祝焉曰是宜稱鯉庭雙壽庶以彰天之報仁人乃手書翁之懿行足以祈天永命者百十以告于儼山人陸深曰翁子儀之伯父也子儀猶之子世知子儀者伯父深矣伯父母之壽故子儀之慶尤深焉夫可慶者壽可傳者文可文者情文以彰壽壽以徵德德以永世於有道者望也此子儀之情也敢請予發書不敢當者久之子儀之請至再而益勤因念今世號稱巨族世家者爲不少矣而詩禮甲科之盛則吾郡開焉吾郡詩禮甲科之家爲不少矣而父子兄弟之盛則董氏擅焉乃若出處之皆賢繼承之不替則尤盛於董氏予初登　朝從廷尉中岡公郡伯宜菴公之後而太守守菴公寔有京闈同年之好已復連姻曩歲拜太夫人於里第時與三岡翁游處信宿醇然君子儒也方時年甚強氣甚壯偉貌而王



晳其貴介公子也退乎其容綽乎其禮度謙謙乎不示人以城府則名門之令器也聽其議論辯而理考其踐履密而誠觀其運用出而不窮蓋練達經綸才也游心物外不以世慮紛擾茂林修竹之間杖屨往來却而望之又神仙流也予敬且慕焉頻年以來德義益闡惠澤益廣充養益邃而春秋益以高矣承事諸兄閒藹然孝友之光爲世矜式天殆明德俾有賢嗣翁殆今之仁人耶傳曰仁者壽夫仁道之難也久矣千載一人若猶接踵況於並世而雙一家所萃饗偕老之福如翁如孺人者是又　國家禎瑞之符而

非董氏一門之慶雖羽用愛深情至恐亦未得專而慶之也自是而壽愈升則慶愈大慶愈大則傳愈永傳愈永則德愈深而風愈遠古人所謂不朽者蓋若是深知翁故史官也庸書以俟并以復羽用云翁名懷字世德御史介軒公之季子別號三岡人稱之曰三岡翁亦壽也

壽沈西津方伯六十序

大方伯西津先生沈公既致蜀政歸歸數年年始登六十今嘉靖辛卯六月九日實惟初度之辰僉謂公官至二品矣用之尚未盡其才或者天將益之以筭



乎深曰何但已也　聖明圖治惟才是求惟求老成是事　天子且用公於六十外益之以筭者庸知非所以盡其才乎僉又曰然是宜賀且祝也相率先期登堂舉禮請詞爲侑沈氏之良有雲谿先生者明於大道善爲盈虛之詞曰榮名外也神明內也外益形內益生外厚矣而生無益者有之未有趣於外而中之有也其惟核之存乎其惟兌之塞乎惟聰之黜而明且闇乎以無爲爲爲乎吾家弟之所知也是故抗志物表獨超大原雖涉世多虞而險夷欣戚之境莫爲不一繫於中是壽徵也有百戶侯昌胄者志於大業善爲康濟之詞曰文經武底治之道也禮禁法防理之制也故變化消息與天地俱大人思以一身易天下故曰安我所以亨天下也存我所以厚蒼生也仁壽之効成而吾且與共其不朽吾家兄之所辦也是故歷中外卓有政績居常未忍忘世於凡　國家理亂之原閒焉必議議焉必詳精神意氣之駿發日盛而月新是壽徵也於是進士存肅捧觴趨而前曰二父之言良是夫修身以至於永命爲邦而迄於治安此豈常人所能哉吾叔父實兼有焉雖然古君子之道放之則運六合而有餘斂之則藏一身於無



迹此豈有二致哉吾叔父豈有閒焉顧吾叔父廉直自信動與時忤耳頃云及家器尤虛天道於仁人何如也方今　天子神聖斷然爲威福之主清問明揚使是非忠佞大白於天下以究中和位育之化吾叔父孫與廷祚誕毓多男以衍螽斯瓜瓞之風存肅忝以詩書承公後歲歲當率宗人如此一觴此存肅之志亦存齋之所爲祝也先生以爲何如深聞之曰懿哉雲谿之言淵乎有兄道焉戶侯之言秩乎有弟道焉進士之言藹乎有子道焉是可以訓矣深少而鄙公有五年之長竊幸同　朝猶兄弟也膏馥所溉亦

既多矣使公之道行與公之身壽方且恃以爲重寧
非慰且頌哉自惟沈陸世居海上百年以來迭相婚
姻先世長老皆淳樸和厚故多壽考至於今未衰也
又幸從公以科第起其家益有榮光焉一脉之承傳
又寧無望於公哉公將滿期耄閱歲寒歸然松栢之
韻使宗黨姻戚求有矜式庶幾人以道葬年以人壽
此又深之祝也是故特書爲序以張之鄉邦且使兩
家子弟共聞焉世教之抑世守之固有出於言語文
辭之外者不知公以爲何如也

海國留春卷後序

右海國留春之詩凡若干首并以海國留春之序一
首此鄭侯啓範自上海令赴　召起而上海士大夫
所爲作也蓋以留侯侯不可留遂以思侯云侯莆田
名家蚤冠舉進士負奇傑之才博學而明於理令上
海滿三年矣惠政焯焯以百十計最其大者右文興
學稽古鄉民有丕變爲海環地六百里齒聚而易爭
故好訟海地之所産利薄而費穰故吝財訟之至也
至於忘曲直而擾公私吝之至也至於逋賦貢而喜
怨誹二者海之難理也甚矣自侯之來百事改觀同
未嘗遺一介行境内又未嘗輕取一介於人人故海



之民甚安之其去也海之民甚思之夫海之民能思
之未必能言之海士大夫能言之未必能傳之故彙
而帙之并以贈侯將使天下後世知侯者衆也衆謂
深宜序其後深辱侯知且耆顧不文未必能傳侯乃
爲之序曰環數百里而爲縣壯縣也以進士令壯縣
擇而使之也進士令壯縣舉矣才也舉壯縣滿三年
得召才之著也召去且將爲給事中爲侍御史當其
才也夫縣令給事御史極内外之選也然縣令給
事御史品皆在第七自進士爲之皆初階也自此以
往陟臺省與　國政充其才也雖然其事則皆縣令
之事也縣令之事吏戶禮兵刑工古之六官也故縣
令才也然後爲才給事才御史故初之難者縣令也
上海視他壯縣尤稱繁鉅侯舉之已無難矣而況于
其他乎自此而陟臺省閣　國政特出其餘耳深病
且老矣願拭目以觀侯之進且以永海國之思也君
侯之留於海者衆矣故序

鄉同年會序

弘治辛酉　南畿録士凡百三十有五人正德丁丑
之春三月二十有四日會于京師與者凡二十六人
越七日再會前此甲戌之春嘗會矣凡四十九人至

是則會愈數人愈寡而情愈親嗟予士方年壯志鋭輒欲盡攬天下之材傑而交之然嘗患乎不專及夫歷閱久而事變更升沉散聚樂於中然常患乎不樂暢洩鬱之情以聯渙散之勢此則茲會之意也朋友之道其來久矣惟近世同年之交同升而臣有兄弟之義同師而出有几席之親是故疏而密遠而近門有不識面目一問姓名而情好已敦雖其子子孫孫猶將世世講之矣況於地鄉人接生長于里之內為鄉同年者哉是則茲會之不容以已也雖然情必附義私不勝公此古之道也諸君子知所以會者乎以



同年之好也亦知所以為同年者乎 國家設科以待天下之士固將以同文求之夫文同則道同求同則進同然而出處顯晦中外遠近大小參差勢有不能盡同而同力同心以報 國致忠無乎不同者是則茲會之先也深不敏敢以為諸同年告與會之士某授某官行世因以為贈

歸田錄序

歸田錄者沙邑陳公詩一編也公在 英宗之朝往為河南布政都事公既歸老之首也其後人錄之以明公之志公卒之餘三十年其孫璵始由閩省檄貢在今 天子之庭既留南雍又二年始歌鹿鳴於庭天又二年始出銓俾同年友陸深咏歌之既又屬以序頃嘗奉君語間及先公嘗婉辭以避吾中語則輟察其意蓋悼公之不得志又重慮聞者之未悉也乃盡扣之曰先公士乎曰士也治經讀史負不群之志操筆撰文時輩推服曰先公仕乎曰仕也廉而有識長於剸治[illegible]以[illegible]亦自高不知為小官也以是為當道者弗容然[illegible]百[illegible]亦莫能加民譽日增而曰先公歸乎曰歸也有田數畝以給食課童婢以足衣讀書賦詩以終日英氣壯志常發於酒酣耳熱之後



深之得於公孫者如此及讀公是詩果模素英發古之風節人也徐考所至皆不稱公公有經史胡為八舉皆北公有才政胡為官不再遷是豈皆遇也乎由今觀之則天之報公也不必於其身將隆其後斯於一時者流於百世高階通顯有與公同時者今其鄉鄉子弟有不能舉其名事其門戶亦就凋廢公雖一命之士去於世也遠矣天下之士識與不識咸樂繹公之美讀是錄也皆知於今有公也進而與公之孫交也皆知公之有後也於公孰賢哉公諱某忠肅公之後璵字良玉積學富文將盡發公之藏者是為序

## 壽唐母張孺人六十序

唐母張孺人以辛丑生今歲再行辛丑花甲重周而始開七袠古稱中壽是巳十月十有二日爲初度之辰兩族子姪暨郡邑姻婭相率登堂爲壽而以侑觴之辭屬予惟吾郡士族多舊家而張唐尤顯城東三節之門尚書南山公祖也孺人其女孫也唐氏居金雁者世世以積善稱郎中西園公復以甲科起其家孺人其冢婦也予陸氏亦習松郡忝列　朝紳適從尚書郎中公後且敬且狎兩家皆不予鄙子楫遂娶孺人之季女有婣好焉故知孺人爲詳從今竹溪



若游縉之雅故敬孺人爲最蓋有年矣予適家　恩歸休楫亦以應卒業太學侍予南還數請於予曰唐自西園公達世家道中落賴我竹溪公以詩禮繼家聲以儉勤保家業彬彬然日益昌大孺人內贊之力居多兒將以此爲祝予曰是婦道之常爾未足爲孺人壽也楫曰唐自竹溪公達世家日益昌賴我孺人周旋百盡訓迪嗣子以有聲太學唐祚之衍未艾兒將以此爲祝予曰是母道之常爾未足爲孺人壽也惟孺人之大節在造唐其足以格天也必矣茲當食報之秋吾知天之所以壽孺人也必矣孺人惟一子自治方其早失怙也孺人憂其無以立夙夜訓誨身兼師保今自治之學有成矣氣體充裕矣嘗俾西園公爲有孫竹溪君爲有子而自治將多男則含飴錫類其所造唐者比於安國運豈出忠臣良將之下哉今玆稱壽正祝頌之始耳兒輩觴酒上向足爲賢母榮哉於是楫跽而前曰是兒之所欲言而未能者也請書爲賀遂書



陸文裕公續集卷八

陸文裕公續集卷九

序九首

送臨江俞節推之任序

天下之事必有始故善作者不廢善成者不遺斯古今之通義也雖然道化與時降汚殆未可執一而論其始卒未嘗不在豪傑之士必先識之得之以爲理相時而動罔不吉其至也率於化會於道而天下之理成矣今天下之理曷爲乎始孔子之言曰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夫飲食者嗜慾之道也生人所不可一日無者也有嗜欲而後有爭訟有爭訟而後有師又天地之大義也故自乾自坤自屯自蒙自需而訟而師雖聖人之序易也亦不得而與焉訟者小刑也師者大刑也今之世即使刑措焉而六官之職非理者未之有也 國家百有餘年涵煦而生息之至矣閭閻之下以褻以嬉日用飲食詐僞日滋漸張勢也故所在相告訐深文巧詆鞭笞不得停囹圄不得除在上之人有以齊之而以理理之法固當爾雖使聖賢復生理今之世純用禮樂焉而於刑罰不究其有能致理也乎竊嘗研推三代之治與今日之宜斷然以刑爲之始而不能不



厚望於司刑之官也惟我 皇朝於刑是審是愼內而兩畿則以臺憲重臣董之外而諸藩則屬之按察使若府則特設推官一人焉是蓋配六官以爲理矣歲時復出大司寇審恤行天下加詳允焉乎今刑未甚措而禮樂未甚興將予之所謂始者非耶抑司刑者未得其理而理之耶皆未可知也今 天子踐阼百度更始首降 德音拳拳於欽恤之道士也乘大運膺官守攄夙學庸非一時耶吾郡俞君世美以成化癸卯鄉進士屢上春官富文史識道理今年夏謁選天官天官卿才之俾節推臨江府事臨江大郡也民庶而訟繁劇謂非君莫宜將之任謁余言爲行李敘君固豪傑之士其於天下始固識之得之乎哉今出佐大郡爲詳刑官將與而措之不難矣雖然計君之職亦難矣夫環一郡之刑獄皆於君焉平反焉然非能自致於理也必且合乎上之意以得乎下之情夫上得以勢位臨之下得以利害動之惟上之狥則廢職惟下之狥則廢法二者不可均也一視之於理禍福利鈍不遑計焉雖然處下易處上難夫下之人動以利害世固有不畏利害者矣而下之利害且有時而不行也惟上之人不但臨之以勢位又能以名

動之世鮮有不好名者矣徒取敏捷辨事之名以為榮焉而下之情多失其實雖知而不問問而甘心焉何取於理哉君且安焉食其祿居其位可乎不可也寀不佞敢以告君并以風當世之詳刑者

通判原公利民偉績序 代作

地勢入於東南吳故澤國也松為吳甲郡地分東西鄉東瀕於海乃高阜西薄諸湖則洿下焉時或霪雨兼旬則西為巨壑或彌月不雨則東或龜坼民於是乎艱粒矣夫一郡也而利害迥異旱潦在天者不可必有相之道則存乎人焉故古之言治水者二濬與



防而已今 天子向意東南軫念及此蓋自府僚縣佐而下凡職是者皆慎其選匪賢且才弗得任視他特加重焉先是水利掌於浙臬慮其事兼而任分也故特出部署一人以代之又慮其官暫而權輕也故特命令郎中傅公某專掌之而吾侯以倜儻卓犖之才服是命而期至上下得人一時胥慶焉粤惟東南之地既非西北諸方比沃壤宜稻粱故莫利於水一失其平轉利為害猶反覆手也而吾侯心切民隱慮關 國家廣詢博訪諏厥便以為利民計相時之宜度地之利高者濬之以疏其壅淤澱塞之妨下者堤之以殺其奔騰澎湃之勢耆農老耕皆安所業焉其也試以目擊一二言之槩可類推矣肇家濱密邇縣治自邑以西阡陌皆取給焉故嘗堙淤民恒苦之侯至自松驛厥地以為是當疏者乃檄諸縣鳩工集財夫丁凡若干人皆即日從事侯又親臨以程之畚鍤之聲相聞於道未及浹旬而向之堙淤者類皆通焉是河逕學宮之南迤邐而西蓋當一邑文明之地源脉久蕪不獨田夫有旱暵之憂雖登臨弔古者平沙淺草淒涼滿目蓋有慨歎而興怨者矣今既得侯以通豈復有昔日之遺恨乎故嘗循河而舟焉則啓土



成畦叢叢然若山之障乎兩旁也又嘗登高而陸行焉則碧漪縈匯宛然乎一邑之襟帶也鷗鳥浮沉柳樹下上遂為一方之勝槩焉嗟乎是豈直為文觀哉居民投田其旁者歲耒耜而欣欣伊誰之賜歟夫春秋之法凡勤恤民隱者皆在所當書以侯之績之偉如是固大書特書不一書而後已也顧非其人歟侯姓原氏某處人官今松江府倅云

賀大理丞李仲陽序

今上將用一人丞大理下公卿議以監察御史李先生仲陽名上報可而先生遂進為 天子輔弼之

臣矣監察御史林君孚可合同官者而問賀於深深應之曰先生所謂當世之才而名位則未極者也昔先生從先封君遊嘉定矣深少而聞之知讀其文矣聽以博長而釐　朝先生賜之交獲識其人矣倖以猶既乃南巡得被其政矣正而理義過桐鄉考於其治矣豈弟而民思之也若是者深竊以爲用先生之未及盡而丞大理亦常資也於先生何賀焉孚可諸君子各以意封曰　天子懸位以待天下之賢者賢者必得然覩跡之感異固人情也仲陽吾之所知者而吾獨得無情乎吾是以賀曰此朋友之義也可謂



進而不忘者矣曰天下之要以天下之賢者處之不賢而處天下之要吾等與有責焉仲陽所處吾可以慰矣吾是以賀曰此秉彝之心可謂公而有體者矣曰君子之仕也行其學也非榮其位也而位弗相値則有枉其學者矣仲陽値其位而大可見之行也吾是以賀曰此公善之心也可謂仁而同物者矣曰天子爲官而擇人人得而官理大理者古廷尉之官所謂天下平也平而天下之理可幾矣吾是以賀曰此社稷之志也可謂忠而及遠者矣夫進而不忌則有功公而有體則有勸仁而同物則有容忠而及遠則有章有功可以大也有勸可以化也有容可以受也有章可以久也大而能化受而能久請以是爲先生賀可也遂書爲序

送黎侍御巡按南都序

議者皆曰今之御史美官也御史而巡按又美也按而得善地又美也其不以士之學而仕仕而行行有不得盡其學而行有難於仕者而御史者行之易也御史而巡按行之速也按而得善地行之而速其效也是其所以爲美也雖然以僞論之殆所以爲難也御史以言爲職天下事御史皆得言之言之而善其



後爽考其人如其言不已難乎其出而巡按則尤難爲者夫獻其言盡其議其成與否額緩與速我猶不得獨任其責也一旦奉　天子明命轄數百里之地數百里之地左仰而右望一人是頼固非曩之徒言可槩又況浹歲責其成者哉維僻遠之地爲易稱耳蓋事簡俗變簡則有餘變則有功故也非若通都大邑百廢具舉刻期而集心係于播有日不暇給者矣而縉紳大夫又瞪乎其後也議其得失如較白黑毀譽之來固朝行部而夕廊廟若此者皆黨之所以難也由其難以成其美豈非存乎其人哉新喻黎君乾

兆官至御史御史而巡按按而得南都南都固吾地
也今之所美備之矣然度君果能是也乎僕知黎君
者也眞其人哉夫士必有學而後行之大必有氣節
而後行之沛然君聚書充棟暇則較閱若經生然聞
嘗本緒論叩其所得深矣其立朝屢抗大議蹇蹇諤
諤不少徇從挾其所有如是乎可量也然則今日為
御史御史而巡按按而得吾地有不舉舉而難者未
之有也於是嚴吾士惟中乾兆之姻家也喜是行必
成其美率我同館之士凡三十輩賦詩餞之既成而
屬序於僕維昔崧高烝民此同朝餞送之始也然成



於一人止於一篇未有若今日之盛也而二詩者於
山甫申伯之德業極其鋪陳若不容口至於今讀之
人不以吉甫為佞故僕於序是詩也舉其美列其難
易而并著黎君之大者將以諗於天下後世天下後
世之人讀是詩也亦不以僕為佞固願且幸也時黎
君之母太孺人適登八十乾兆素謀歸壽詩令便其
將遡江而上率其族人子姓共拜於堂下然後循江
而下以視事焉共其公以慰其私此皇華四牡之所
無者是又一美也故序

賀君內子輓詩序

婦人之德無故無稱凡稱必故也婦人之職不越閨
門其稱賢婦繫其夫其稱賢母繫其子匪專辭也專
辭則故故者婦人之媽也相夫子以正終無得而稱
焉斯婦人之道也武昌賀君天爵之內子吳氏婦人
之賢也不幸孫死其賢愈顯余來南雍辱交於賀君
既久竊歎其於人也有一晉書繳文既工既勤氣銳
志專無少外奪其斂而學一也客至則潔觴豆有
餘有芳酒醴以時殽核惟旅其恭而禮二也衣皆麻
枲不御繒帛雖簷而整望之有章其儉而要三也及
是內子之卒予然後知君之賢與有助焉卒之日在



南雍之寓殯殮既具天爵嗚嗚哭不休曰天乎奪吾
良佐家[illegible]心矣吾將以究吾學中饋無所託矣吾
曷以飲食吾友衣裳顛倒矣吾曷以取吾衆聞而
悲之乃訪古蒿里薤露為詩若歌以悼其厲以寫其
賢以弔賀君之不幸君重惟內子客死且無嗣恐遂
湮其賢也乃彙次成帙屬予序而傳之予謂君之內
子厲莫大焉享年不得登三十相其夫不及食其報
客死之日無三尺之孤此豈惟賀君之所痛天下之
所共悲哉將死者有知未遽逝也雖然氣之聚而生
其散而死方其聚也不能不散脩短數也惟有賢傳

則爲不朽厲而以賢其與不厲而不賢又果孰爲脩短哉於是乎生者死者宜皆無憾也夫詩總若干係於左方覽者當各得其旨焉故序

張母翁孺人八十壽序

孺人氏翁翁莆大族也入我　朝有謚襄敏者官至戶部尚書爲時名臣孺人之祖也孺人幼有淑質以女德聞一鄉擇歸東崖府君遂相府君以文學起仕至龍門令以婦道聞一郡東崖府君吾上海令張侯國鎮之父也國鎮以名進士令海有美政豈弟慈祥人父母之士大夫望侯容色如楩楠杞梓鬱茂參天



又如明珠玉樹光彩照世退而私相語曰侯固學成意必有本將山川之間氣耶亦父母之訓成也何淵源迥異若此侯嘗貽書吾兒楫曰秉壺有母行年八十養在里第瞻雲千里靡日不思母每作手教至必曰汝父所蓄出焉尚餘汝之上海猶龍門也其一心爲國以報　天子又曰循良之政古人所賢汝之上海乃製錦也其加意民瘼以無負所學則又曰功名之際宦有三事先襄敏公之望與東崖公之名舉目在前汝之上海固發軔也其懋思先德以振家聲乎老且康無于思也秉壺每得書必焚香百拜奉之惟謹故海政甚治惟尊翁儆山知之不識果能慰吾母否也今歲辛丑十一月廿又五日實惟初度之辰將致一觴爲壽惟儆山一言侑之予聞之歎曰此一世之賢母也吾邑六百里孺人之膏潤及焉予何敢愛乃作而言曰世稱八母惟嫡尊且貴焉而壽世之所難也壽矣耄耋尤難也壽矣而賢又難也賢矣多男有如國鎮後之者則又難也　制進士有錄錄世系也錄必先嫡至貽封亦必先之孺人播螽斯樛木之風以大張氏之後東崖公三子孺人娌保過於本生國鎮爲季已先錄之方將入爲臺諫副至卿輔孺人



當躋百齡　嘗封鳳誥一品之貴又將先及此則古今之所難而亦古今之所徵且愛也徵愛所萃歌頌興焉是關雎麟趾之義也莆陽文獻當有鉅作揚之顧予不類爲歟　聖天子將采詩陳風孺人之懿又當先及孺人於是可慰而國鎮之爲養大矣乃製爲三祝之詞授侯寓歸俾歌之以侑觴其初曰瞻彼壺公峻極于天時出雲雨覆露八埏壽筵啓兮當筵前太夫人中坐兮擁列仙其次曰東望瀛海中有三山六贅引首蟠木爲關流霞再進兮同潺湲笙歌沸兮舞斕斑其三曰二儀交合六合同春邑有賢令家有

慈親對南山兮綺席宏陳回古風兮今孺人

新江十詠詩序

君子去其鄉則思何思欲見之也欲見之者何厚之道也何爲欲見之厚也重本也凡事必有本水有本源木有本根作室者有基本而况於人乎人之生於是鄉也山嶽儲精水土孕靈父兄宗族之攸萃一旦去之曷爲而能已於思乎既思之遂去之者何古者男子始生則懸桑弧蓬矢志四方也將行道於四方也夫以孔孟之聖賢轍迹幾遍天下而獨於齊魯之邦未嘗忘情焉凡以重本也夫人之情既不能無思



思而不能遂見得見其似者可矣此圖畫咏歌之設古人之所爲不廢者與是故輞川以摩詰之丹青平泉以文饒之手筆彼皆百世傳也而况于今乎林君德潤鄞産也來教於吾海邑居常爲重本之思其鄉士郁古淡爲作新江十景圖以慰之十景者何曰梁山伯祠曰厉將軍廟曰高衖義塚者古也曰龍潭禊禬者功也曰葉蓬齋鼓曰寶慶晨鐘曰夾塘觀漲曰新渡横舟曰五港秋月曰百丈春波者勝也士大夫聞之各因題賦詩焉浸成巨卷而授予序按新江在鄞城之西十里許而所謂十景者相望於三四里中於德潤之居環而列焉德潤當鳴鐸授經之餘每一展玩按圖咏詩則水木桑梓之念勃然以興他日致位顯融所到益遠相與提携之久又有今昔之感而益思所以爲鄉邦重者不必親到其地而凡杖屨之往來童子之遊釣者已歷歷在目不自知其身之爲客也是卷胡可少哉凡有事四方者可以法矣

贈翁憲副存道自松赴浙序

松天下之雄郡也　朝廷必擇士大夫之賢且才者守之士大夫之得守松者亦以賢且才自待是故松治常天下之最也而守輙遷及夫遷而去也民各因



其治思焉其民之雍然以長也其治和其民之穆然以深也其治肅其民之驩然以固也其治惠其民之秩然以婉也其治文其民之儼然若有恭也廓然若自失也其治寬以仁君子幸於是乎有考焉朝陽翁侯存道以名御史出守松不及三年遷爲浙江按察使副其去也民思焉所謂雍然長者穆然深者驩然固者秩然婉者實兼之而儼然若恭廓然若失者尤甚蓋侯之治以寬爲之本是宜繫民之思推郡前陽李君與侯雅知善來攝府事率其屬從往送焉蓋從民之思也而謂深宜序昔侯爲御史時余初登　朝

從班行末望而偉之廉問焉曰翁御史孱從朝士游稱有風裁者亦曰翁御史又聞與湖襄之士游數能按者亦曰翁御史閩之士從考首肯焉又曰是嘗治吾興化者固宜然侯所到皆有聲去皆見思若是然則自松而遷浙又自浙而遷而去也其民有弗思者乎其士大夫有弗交譽者乎夫浙亦天下之雄藩也將於異日乎有考焉前松守宜春劉侯今爲其布政左使劉侯之治尚嚴翁侯往以寬濟之其有合乎兩松守並時俱涖於浙又皆賢也藩臬兼資政刑相弼浙不謂得人矣乎故得牽連書以爲浙之士民賀



壽汪思雲室余孺人七衮序

大江迤南山川雄麗甲宇內而生人稱爲多偉丈夫奇男子隱顯不常而常可稱述蓋自古然我　朝涵養休息幾二百年宛然周南之風化浹洽又江南之上游也山益高俗益美氣益完固蓋不獨男德爲懸而又有女德焉汪生尚庠欽產也遊上海以母命請爲祝曰吾母余孺人今年以八月廿又四日登七十尚庠謀捧觴歸壽以闡孺人思雲居士汪處全之配也予聞其賢舊矣尚庠雖無請予當有詞況請之勤乎予乃進尚庠而告之曰家之興以婦子之賢以毋

夫之相以妻汝知之乎汝父思雲與予交三十年矣雅懷貞操挾高貲游江湖間求一世豪傑上與之上下其意氣重義尚禮無世俗翻覆之態殆以商隱者與然什九在外而家門之政自孺人一身當之思雲三十未有嗣孺人每語之曰吾無以侍君汪之大事未遂君寧獨我望與遠近良家子求可得也胡爲栖栖若是儉乎思雲感其意爲置側室已而孺人卽舉三男而側室繼出三男人以爲賢淑之報焉六男繞膝孺人撫之如一庭壁長一一爲婚娶恆誨之曰爾父不得已業商爾輩各宜以經學光汪氏吾願也於



是二子遂以邑庠士遊太學聲名籍籍起鄉人榮之行將以科第顯有日矣孺人之教澤及汪氏者何如也且夫梁鴻之譽賴孟德曜而益彰范滂之學行則自其母成之若孺人者宜於家繁於嗣善於守所謂令妻壽母非耶雖然壽亦多端矣蓋自五十之艾以至于期頤均之謂壽而七十則人稱之爲稀年若孺人之賢亦世之所希有也夫以希有之德而享希年之壽此固天道之所厚庇而陰隲焉者也尚庠歸以予言爲孺人壽觴侑孺人侑凡聽之亦必喜而悅既喜且悅則心日樂而氣日充矣由是而底期頤可俟

也尚庠乃再拜請書遂書爲壽

陸文裕公續集卷九



陸文裕公續集卷十

記四首

小沼記

劉子奇地窊地爲沼於庭庭方廣不踰尋丈沼居其半僅足行庭中衣前後裾常欲涉沼波是故曰小沼京師地高燥水泉雖曠野皆難得況城市乎必欲置諸家庭間雖小又難也初劉子作沼課僮汲井輸水日不足既而時雨適至沼遂溢因甃以磚而水始渟泓僅乃一泓蒔藕其中浮以蘋藻於是沼成陸子淵過而睨之俯見眉髮歷歷可數藕若脈淤而藻若緯



波若徜徉終日不忍去劉子遂命觴於沼上子淵賞其奇頗而問曰夫見不足者羨有餘子日觀於海者類爲水見至足也子楚人也而家於洞庭夫洞庭天下之說也浩渺瀰漫千里一望者嬰而習之見而狎之矣又奚羨此一勺爲哉劉子仰而笑俯而歎曰夫亦各適其適耳吾固不知洞庭之爲大而茲沼之爲小也鳥適於木非必皆鄧林獸適於陸非必皆野是故水一也余誠生長洞庭之上見敗舟沒人而洞庭之害者衆矣而吾茲沼幸不至是且一物得適而安危異焉吾未能相易也子淵聞之曰近於理矣

小沼記正德二年三月六日

## 塊庵記

吳江東陸生以塊名庵夫苟物雖微且惡或中於人之所好木之朽折薪好之塵垢醫師好之甃壞老農老圃好之況其尊者乎獨塊何好耶之塊然而已人無知愚賢不肯授之塊皆弗欲生自少日放言高論希大慕遠已不見好于其鄉既學文辭脫棄時尚卡世之所不好者為之及而行古人之道正其本責其末斥其浮崇于實人皆望望焉其去之也不有類于塊故得以塊自居雖然塊也者積而至于尋丈放于頃畝之外皆塊之為也滋稼穡養百物出其力以利于世及其至也諸侯藉是以為社稷天子因之曰有天下塊之德生恐其弗勝也故記于壁癸亥之歲日長至自為文云

## 遺橘軒記

金橘橘類也其大如彈小者如豆其味酸其木扶疎其實純黃可以實籩豆或以之漬蜜香美可久江南園圃多有之或以為庭實秋冬時晶熒隱映可觀而蘇之洞庭擅厚利焉一名金柑昔人所咏分金者是殆其一種與弘治末江南連歲大寒河冰盈尺凡[illegible]



之附熱者輒死柑橘無遺雖洞庭百年之植皆盡往往吳人之所厭飫者頗取給於他方余家西堂庭中一樹先大父手植也可五六十載輪囷盤屈有奇觀焉正德戊辰余以憂還家林木變衰花竹蕪萎而是橘也獨以其蔽於屋一角尚在方其盛時園圃聯榮美實充物奚獨顧此一旦經變之餘人方幸其無恙而加愛焉豈知向日之所蓬藋而蒿艾之者亦是物也故夫事有時貴物有託存此類非耶遂作小軒臨之除去穢壤疏剔條幹其僵瘁未凋之色與余衰毀僅存之形又相當也因題其楣曰遺橘且用比之於桑梓云己巳二月朔日記

## 鶴沙家慶圖記

雲間山水自西來結滄海東匯其最勝地曰鶴沙晉華亭侯別業也因得名最古其地最著姓曰談蓋自司空公而後益繁焉談氏之子弟其最佳者余皆獲與之遊焉曰舜年者與同館硯攻進士業最相友善舜年之兄曰舜耕與同場屋角藝俱敗去因而相知於是以文義下上者十年於茲矣最久雖然余未獲升談氏之堂而於其昆季群從猶未數數然也竊意必有仁厚壽考之人與文章博雅之士相稱以當茲

地之勝正德丁巳余自史局東歸談茂才曰寶之者謁余江東手持一圖曰家慶者再拜言曰寶之家翁杞石先生與家夫人金今年登並五十六月八日誕辰也兩從父東石西石先生繪此圖爲壽先生從父之知已也而家翁之頓交焉者也敢以文請挹其容煦然而敬恭也聽其言粹然而辯也課其進退揖遜若有承而出之也余甚異之迺進自賓階與之坐而諸焉杞石先生者名[illegible]字舜錫舜年之最長兄也以行誼聞昔人稱王謝子弟靡不佳者其故家流風致然今夫以舜耕舜年者爲之弟而有寶之者爲之子



又故家焉其人何如也余所謂仁厚壽考者其斯人與余聞談氏愛石肇洞庭之秘發靈壁之藏環居而山焉嶮巖峭巁類海上三山之爲而奇峯幽洞足以供瞻眺入詠歌雲霞縹緲之中時有驂鸞鶴者彷彿來焉於是舜錫稱杞石舜耕稱東石舜年稱西石夫山氣之融結者也其德靜若君子之廉介而有恒者也故孔子曰仁者樂山繼之曰仁者壽以類從也夫居山樂山聖人尚因其情以占其效之必至而況嗜好之篤如杞石之爲其效又何如也又況厚之以耆儁之風衍之以詩書之澤者然則今之五十慶之所由始也他日將膺　國慶　天子且致慶頒少役焉豈特家云乎哉雖然舜耕舜年之繪圖者弟也寶之之乞言者孝也皆不可以不記

跋三首

跋世壽堂卷

夫金玉之純固也山嶽之靜常也松栢之貞茂也物且然耳若周氏之世壽固有本哉深竊論周義翁之壽足以繫興亡之故爲不徒矣三代而下惟宋失天下最無罪惟元興最爲事變嗚呼能夷人數百年宗社於強弓健馬之間而不能禁一老坐觀其子孫之



漸滅死解何其快也若翁者手挈華夏之禮以遁華夏之主於克復華夏之始又何其奇也翁六世孫震以名進士筮仕鄱陽令鄉徙未艾是能毗輔華夏之道以益昌翁之世者又不徒爲壽而已矣震其懋之哉深乃於鄱陽觀是卷而書之翁生於宋景定之五年鄉飲禮行於　皇明洪武之五年卒於鄉飲後之六年震生於成化之五年舉進士於正德之六年深書于七年是震令鄱陽之明年也

跋鄭文峯所藏劉松年赤壁圖

右赤壁圖宋劉松年所畫按赤壁之勝具於蘇子二

賦一時景物復具於此圖當是一幅今釐而爲二爲鄭司徒文峯先生所藏予家有鮮于伯機行書後賦因舉而歸之文峯遂裝成一卷相與賞歎以爲物必有合固龍劍也予謂合不合無足論惟竹之得其所托似非偶然者文峯高雅所至有江山之助以爲廊廟之儲竹頭木屑猶在所録況圖書也哉雖然黃州赤壁托東坡以傳樊口赤壁亦傳自曹瞞之攻戰後世忠憤之士多幸周瑜之有功至雪堂謫滯皆以爲舒亶李定輩承附時宰故江漢間兩赤壁各繫漢宋之事覽斯圖也千載之具是非定矣此卷胡可少哉



文峯其寶之

跋定武蘭亭卷

昭陵永閟千年蹟定武猶存幾樣碑令人問定武又閟不可見矣世遠則同歸朽滅何物不爾金石爲傳世之器果足盡情耶近時禊帖稱汴中者絕佳予金陵購得此卷紙墨又佳蓋數十年前物也又安知後之人不與歎於此耶

書二十四首

與董中岡二首

恭諗榮還即欲趨侍以悉夙懷顧多病多事然此心南僑已久今姪至知已弄璋是足以當二品官千鍾祿矣他尚何足介蔕時下春和倘能一出深當作侶以搜奇選勝於茂林修竹之間浮世得喪不過夢幻想高雅之懷自有妙悟非深所能助也如何如何深登堂展謁無日不勤比緣稍倦殘暑遂負中秋之約方懷悵悚忽奉手書備荷藹然措辭惕若少俟命舟南浦敬下陳榻也再承全篇累幅明珠良玉令人把玩不釋手勉爲效顰寒疵難繼容更請教所示紫岡之卜敬如尊命無不可者茲草草具日以上俟議定以原契去也但孤姪在縗絰之中固襄大事意望



今歲之租尚煩執事者指揮爾如何如何委曲事宜悉告來使幸扣之倘有示不吝別紙病暑憒憒裁荅不謹

與鄒直齋七首

唐橋舟次奉違教範忽復經歲瞻仰惟勤想公愛我當不異此懷恭審道候清嘉爲慰往時梁上斑跡得伏法否近聞崇明之警天下事衰亂釀禍率皆有漸故園薪木何嘗一日不在念也潛消鎮定屬望要途亦恃有卧龍長嘯如何如何深處此隨分供職頻作谿山之行覬會意處亦復忘紛第苦目疾殊不快暢

何當數追左右以助鹿尾耶合姪相自武當登廬阜
東還扣之或有奇事也遥計壽筵宏開必隨賀賀上
巨觥致頌餘惟台亮
相姪還僧具啓達伏諗台慈萬福爲慰今歲夏熱殊
酷適以事過江州南康乃在廬山之麓番湖之陽避
却秋來乘攝湖東茲將上懷玉盤桓上淸宮以尋神
仙之窟宅樓船已次龍津便中特以奉報世間凝㲉
韜晦事已付之度外王法公道吾靜以俟之儻不遇
亦已矣自古至今士之不遇者何限也往歲嘗告執
事欲求故鄉一塊安樂土恐亦未便可得也柰何柰



何節非函真甚近見鄉錄四五處文氣皆和平世道
豈將復耶跂予望之餘不盡
昨承惠古紙感感詩帖改字尤爲汞荷荷作詩一事
古人論之詳矣要先認門庭乃運機軸須發之性情
寫乎胸次然後體裁格律研焉方今詩人輩出極一
代之盛大抵古宗選律宗杜可謂門庭正機軸工矣
皆爭過於摹擬頗傷骨氣昔宋時有優人諧館閣者
衣破碎之服揚言於衆曰我李義山也爲三館諸公
牽撦至此今日文選杜詩亦可謂牽撦盡矣惟直翁
可逸此聊爲道之幸見教一二至望至望小兒近日

又作得經義五篇皆朋儕中擬題㕥爲令孫與黃生
一目同作爲教兼煩老手細批各篇後乃見措愛若
徒以好語復之非所望也至禱至禱
嘗聞前輩言今世無文章但有減字換字法耳不意
猥老及見之吾夫子稱堯舜之德業以爲煥乎其有
文章文章一也無古今之異有此等文章則有此等
事功大可憂也豈可以尋行數墨間爲小事哉恨吾
非泃且病猶有感歎與退避而已君子習斯文一變
至道不得不有望於當世之大人君子吾直翁豈可
多讓哉偶作瑣綴錄在几本去雖未敢據以爲準則



有多少朴質前輩尚可想也幸教示
深此行匆匆實多愧畏辱峯峯教愛臨發遠餞尤深
銘刻叨庇歲暮復任蹤分供職所幸公衆多故舊兼
有湖山之勝但覺興味迥別老態殘生何應爾耶柰
何柰何近小兒南來念欲從二三名士游以廣見聞
此又舐犢之常願辱憐愛惠之好言此意尤難忘也
謝謝所要明經士想爲令孫擇師模須校選奉報亮
之亮之時下春明伏惟尊候多福吟嘯爲樂湖上閑
亭花竹當漸佳恐者有赴　召未得具饗也不盡
昨承狂顚欵語領教益多故舊凋謝景入桑榆雖日

日得此猶爲不足又何暇知身外事耶敝廬頼庇落
成後即讀書教子自可爲局中末着矣此意執事或
能亮之邇得京中七月廿四日書報晉溪公此時尚
未有凶兆荆山貞孟浪也白川南轉恐亦未爲的實
知之兩生文卷納去此如上路人取道不謬矣但要
脚頭不任京洛可到也無事他求陰雨愁人聊此不
具
聞公種樹且將架否令人欣然便有山林之趣深適
東渡故園竹木森秀果實叢生摘取數顆奉酒南行
詩渴此事即爭二三五年有實受用矣連日齋居清晏



海叟集亮入品藻如之何此老詩有氣骨科時年少
喜方人皆以爲高過吳中四傑人多不服惟王文恪
公以爲然追念長安詩社中品評編校將三十載而
獻吉仲默俱已下世爲之慨歎此老別有全集俟荐
眼後更須裁訂商量也

與戴子孝一首

別去懷仰殊甚不識何日是君故鄉團圓之會途中
亦復無恙否深叨遠庇客居粗安但覺與世齟齬耳
思與君孤舟漫遊高樓劇話處恍然一夢而事都不
如意然後服君之練達而始悟僕之迂狂也無奈賦

性頑鈍雖蹶而不悔近得秘法朝參之餘杜門焚香
一味參禪習靜雖書冊盡皆捨去乃大有益瞻望千
里何緣得與君極論耶所留卷尚未寫得緣釋褐後
即有入館事繼之　國哀匆匆容徐圖之故鄉知契
見問即望致意便風附問指不多及

與唐竹溪一首

昨者問俗亭餞送高情雅愛無任感刻別來途次賤
累輩叨庇俱安將抵滸下忽蒙　恩命孤遠之蹤辱
聖主特達之知出自望外顧菲劣無以報稱爲懼入
朝射謝皆幸成禮五月望後已到任屢蒙　宣賜品



物絡繹在道近拜侍　經筵之命　寵光　恩禮遂
與卿輔器等榮感之餘惟增慙懼忽忽月餘未聞報
謝乃勞遠使多儀豈勝慰浣

與顧東川表弟二首

自滸中分首南路備經憂恐出閘河始就順境舟次
幸不熱士大夫頗多慰藉甚適至六月六日始抵家
暑濕煩毒又耳聞目見者豈鬼魅之區耶鄙之不恐
笑之不可欲泣而道之不能雖一日不得安處又吾
弟日望不還正如芒刺了却楫兒婚禮又候過半月
遂南來不知吾弟是何日到家爲何事留滯乃爾自

杭州尚望追及也七叔以八十之年率諸子弟暨叔
湖山之遊却又是一段奇事七月廿三日遂泛錢塘
一路溪山如畫風水兩便兒輩遊姑蘇頗忘旅懷
八月初度嶺皆安好入武夷過邾生朝極登臨游覽
之樂形容不能盡有一二門生追隨四五日窮九曲
尤奇勝此處却寬廣有田成段落源頭活水分紫而
濩時正見秋黃之際至此雖描畫亦不能盡矣鮮魚
白飯輕徭薄賦極可治生人世仙界無以過此廿一
日上任解舍皆寬敞後有高丘園亭流泉繞階除入
廚中時時拄杖登高谿山皆入几席府治中風俗甚



佳豈羅仲素李愿中之遺化未泯士夫只有三四家
皆朴實勤儉如古人卜居無以過此吾弟能飄然一
來可謂壯也人還附此不盡
深再拜九月十九日往謁羅豫章先生祠堂山行去
來計五十餘里還見張頑者得手書始知北歸慰喜
無量此處一一皆有北信不過四十日世態反覆若
此深之南來殆有天幸耶須書備稱溪山佳勝且風
俗淳朴真可以忘老矣稱兒學業日有進益比之京
師大不同早晚與之論道理講學問殊不落莫古稱
忠義之人是處便有山川鬼神呵護此理不可誣但

所謂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且須受之不必校不必校
今年故鄉歲事如何吾弟得暇扁舟南來復有奇趣
也政望政望鄉侍御被劾可念近日有信與作乃翁
碑別有數處請文乃苦事苦事餘乘便再啓

與黃子元二首

山亭舊遊殊動世契之感故不能久留艤舟遂抱病
甚苦不意發奇石相贈益令人悵然慚愧與頌謝交
勝也柰何柰何衰老之人復蒙　監書臨門並當拜
命松城得握手尤望尤望臨川集脫落當覓一全本
奉觀官箋三寫去舊稿承命也



昨承頒賜小兒承教無任感慰所留紙寫去途中寄
白巖先生二詩以吾子元有通家世契爾能和至尤
望尤望聞收蓄本朝先達紀載甚多乞一一日出寫
至與實家所有者比勘之如何如何張月鹿云視枝
山所著蘇村小纂在文府亦望發來一日山居卧病
殊苦春寒有文話商量不識扁舟肯北下否拂榻以
俟

寄宗溥從兄七首

西門別後在途備嘗辛苦幸不落入賊手道路之難
未有甚於此時者言之可懼六月初冒暑入城供職

七月間乞　恩得給賜　勑命兩軸但念先母平生
受盡勤勞竟不能少俟爲恨涕淚如何弟宦況如故
京師風土頗相宜無恙報此足矣秋成不知如何山
東北直隷盜賊猖獗此有大氣運無可柰何郗希正
還便時在閣下看教職卷耶此古人云烽火連三月
家書抵萬金不知此書何日到也餘萬萬不能盡
自十月五日八郎死後苦痛萬狀此兒聰慧過人今
既殀死後事可知矣往時雖屢遭此但今氣血已衰
尤覺難忍幸九郎得好室人漸徙客中聊爾遣日天
道遠未可測觀之國事家事人事意欲求退此計已



決少俟機會下手耳　主上務明察而英武獨斷爲
臣子者精白承休之不暇甚爲可愧可懼也王世明
房宅欲交易若果成爲歸老之策亦是鳩居鵲巢省
後來費力且恐浦東不足安居也幸甚斟酌兩月來心
事憒憒百念灰冷闔宗潤兄病已全愈但澄之兄尚
未脫體不知近來如何吾一輩兄弟數年來衰謝若
此豈是不肖叨冒寵榮爲天所厭或是不能積善隱
惡所致也可懼可懼大伯七叔處皆不敢報書俱煩
吾兄奉慰一一張約齋先生處望申悃愁腸痛苦不
能盡述

去歲一冬不得家中消息極爲想望深居京邸及如
常近日　聖駕東還例霑金織　賜衣紅青二品實
暖三時但虎虎花綵似借武階得爲便服皆出　制
命也榮懼兼之約齋先生或能備道時事當執問其
詳歲暮有書止家屬之行所慮道路饑荒風波不測
若夏麥有收可作行計伏望自老父而下慰安之向
承示及前程一事曾與約齋先生細議高下前却之
間吾兄惟意所安者深當量力處之更望裁示老父
今歲八十有一恨不能遂戲綵之歡兩小兒或能作
舉兒其態也與言及此不勝神魂飛越惟吾兄體之



念之
此承手教不任感激賤累雖極荷周旋北來途次亦
安穩舍客居甚爲閒闊但南望老親不覺涕泗之交
下也此情柰何顧門戶非大耶復隱忍於此以有所
待向來守官粗遣近方謝印上下之情不至枘鑿而
抗頹任怨勢須久而後定也大比在邇吾兄沉鬱已
久理宜大發秋風消息已爲洗耳歲暮擬對床於長
安矣小考開已過尚未有的信今歲方在側頭恐取
人之路太窄入廉免至冬烘亦一便也
新年來不得家信又聞家小北來心甚疑望二月書

筵不得預如負芒刺此時正在禮闈校閱將定辱二
王考先生許壽以文而同事諸公俱作壽歌都諫俞
國昌題曰禮闈遥祝將成大軸寄歸弟因居家間久
茲來供事瞽謁公誠但過勞病作僅能畢事今歲場
中主於崇雅黜浮貴理學變文體而一時負名之士
或不在選所得皆實才也舒芬王正宗二卷皆本房
奇作舒以經學勝王以後場勝後舒遂大魁天下頗
愜輿論今特寄二子卷併場中批語試細觀之或出
與鄉中諸後進一看可以思齊他尚有佳作因人事
不能盡錄陸續可寄也靳公竟以物議去國眞可惜

矣
比日家人至得書兼知吾兄所以拳拳爲弟之情百
凡加意何敢忘何敢忘弟自入冬以來病勢漸去十
月初間議有南司業之行便欲欣然承之復有留行
者近又有司禮監教書之命生徒幾三百人皆權貴
難制馭而批授問難極爲勞攘五日一往徒步十里
似非病後所可堪也柰獨客萬里懷老念幼無時少
忘屢欲爲退休計顧家門事大未敢輕爲自便如何
如何京中時事人心安堵　天命祖德宜若無事但
聖駕一還則無復他慮矣朝士間有送家屬還兼引

疾去者亦各行其所見耳弟之家屬勢須一來舟可
用自獲府縣中決不可干茲雖有書特致問訊此事
不欲與之言也臨行事宜更望斟酌或決之龜卜耳
十二月初還遣一信來爲行止承示宗澤兄葬事如
此亦可其間委曲吾兄自爲善處古人所云忍之一
字或可行之大抵此人倫之變也吾兄出處事弟亦
謀之俟有便委曲當別陳
京中事體委曲約齋先生必能道之約齋行後兩日
而司業之　命方下自今移居到任俱已定疊叨祖
宗厚廕與夙承訓誨廁大臣之末霑侍從之榮所得

不爲不多矣自度任益重而官益冷夫任重則人之
責我者益備官冷則我之副人者甚微能不重爲戒
懼此言惟吾兄知之審之思老念幼之心無日不切
秖恐南都卒難得耳柰何柰何春初家屬權且北來
乘機旋處之不敢不安於命也

與徐伯臣二首

卧病索居思一見故人而不可得如長谷尤難爲懷
不知新涼可期否向許寄邵復孺先生詞稿近亦收
得一二種手筆即當奉覽前輩盛美付之落莫庸非
後死者之責耶臂病將廢衰殘可憐適示銅物當爲

原缺

## 題陸文裕公續集後

右陸文裕公續集其子楫既刻前集百卷外集四十卷復蒐輯遺逸以成是編爲十卷合百五十卷嗚呼富矣哉禮部尚書華亭徐公謂公問學宏博詞賦精工在　國朝可與宋文憲李文正爭衡信斯言也考其篇帙實與潛溪麓堂相埒盖公自舉進士取高第即讀書中祕進官翰林編摩史



局講讀經筵中雖宦跡邅迴間親民社而模楷成均紀綱學政典奉常職宫詹終身周還於文儒之官故其啓沃宴間粉藻揄治折衷往昔矜式髦彥既有以鳴一代之盛而緣情體物闡揚贈處者無不領袖風人華袞當世下至瑣言尺牘亦皆握瑜披錦人傳寶之是以若是其富也抑公甞語師道曰昔人言人未五十不可著書吾爲此言所悞五十以前志氣壯盛耳目精明不以此時有所就過此憊矣悔之何及公是時年始踰五論撰甚富而言若是豈公所謂著述别自有在而此特其緒餘耶盖公生有美質髫丱大成才既卓逸志復英邁肆意於學奔軼無前故能窮該百氏研極六籍精括天人細入蟲魚無所不窺見之論議直欲凌轢風雅軒輊盤誥而究其



所存則雅志於立德立功故氣節政事稍見端緒即足以風厲百世而卒不登大用以盡展其所藴世方惜之其以文士名藝林固非其所屑也及至懸車之後乃作傳疑録屬纊之年方集山居經則始斂其大有爲之志以爲立言計而非向之區區應世者比然後知昔人五十著書之言似不專爲理明見定發亦以用舍默語固當於

艾服決之耳而公所為悔者其果有意存
乎然公著述之旨雖若在此而不在彼而
公應世之文乃彬彬作者成一家言天下
學士大夫咸宗而歸之蓋惟其有立德立
功之心故言必載道而氣節政事之風厲
於世又足以重乎其言則其為不朽者莫
大於是而又豈專意著述無本以出之者
之可及乎若夫卷帙浩博輯必欲窮搜而



並存之則邵文莊所謂道極乎變而後可
以言道文極乎變而後可以言文亦欲以
見公之全也昔曾南豐序王回之文片言
半簡皆附而不去曰欲明深父之於細行
皆可傳於後世則輯之用意其固仁人孝
子之心也哉

嘉靖辛亥夏五月朔長洲陸師道謹題